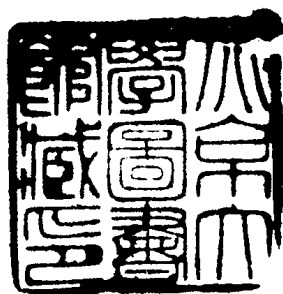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一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1/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一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一〇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文章正論二十卷(二)

〔明〕劉祐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徐圖刻本

一

文體明辯六十一卷首一卷目錄六卷附錄十四卷附錄目錄二卷(一)

〔明〕徐師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建陽游榕銅活字印本

三五九

文章正論二十卷(二)

〔明〕劉祐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徐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章正論

十五卷緒論五卷》提要

文章正論卷之十二宋文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校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祐曰古之君子非有意於為文也或數陳王
首或講明正學不能不假諸詞說耳以予觀
於宋之諸賢若周程張朱之理學韓范富司
馬之經濟文文山謝疊山之節義劉元成胡
澹菴之建白所謂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
可以無此文者諸君子足以當之是故取之
多而不厭以其有裨於世道不寧以文章論
也

贈韓通中書令誥

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
大節周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定交伯府

委贖前朝荷戈共歷於艱貞錫壤迭分於戎律朕以
三靈睽佑百姓樂推言念元勳方疇異渥蒼黃遇害

良用撫然追升浴鳳之池式表潛龍之舊

宋王氏曰唐太宗贈姚崇素蒲州刺史誥曰
唯能大決竟率制戈之意而疾風勁草表歲
寒之心我藝祖昭韓通曰易姓受命云云大
哉王言表忠義以勵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
陽氏五代史不為通立傳劉原父議之曰如
此是第二等文字

王為晉侯之
命誠若知且
不復中興建
之辭雖切情
之辭雖切情
而可卜矣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悲傷痛悼真是感動人心

此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侵擾宮闈既二帝之蒙塵
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眾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
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無辭狀事迫於危而
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
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廢之質
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
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
撫躬獨在涕淚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萬壽之
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鮮大德雖舉
族有壯軀之累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
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
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
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
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帽同底不平
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伐金之詔不
出於臣子之
本心而特起
於奸構之生
事自伐不服
可以伐人

伐金詔四方詔

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
報之讎秦茲醜虜猶托要盟浚生靈之資奉溪壑之
欲迹其不恭姑置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未庭
而敢為桀鰲洎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納
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
名師直為吐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
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恨

文庫正論卷之二

宋以忠厚立
同而大綱不
如法至矣世
之錫要未悉
其一二尤不
能容安望其
而美也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田錫

臣伏念自忝諫垣。今已周歲。無一言可裨時政。無一
善上答君恩。蓋以陛下文明。無事可諫。朝廷公共無
事可言。然尸祿曠官。憂慙益切。盡忠補過。夙夜寧忘。
今輒以軍國要機。朝廷大體。布在一疏。上達四聰。乞
陛下寬鈇鉞之誅。容微臣盡易竟之見。所謂冒萬死
而不顧。當可言而不疑。又伏念陛下登位已來。未嘗
罪一直言。未嘗戮一敢諫。天慈寬裕。睿鑒昭彰。雖前
王好諫之心。未如陛下。而諫官敢言之節。不及古人。
不唯負陛下超擢之恩。抑亦虧臣子公忠之道。何以
文章正論卷十二
安一膳之飽。何以安一裘之溫。胡顏立侍從之班。無
藝帶清華之職。碌碌隨衆。遑遑惜身。不如馬之代勞。
不及犬之吠盜。臣所以奮發之志。思有所伸。激切之
詞。不敢自隱。伏乞陛下察而恕之。又望陛下容而用
之。臣所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今為陛下
引喻而言之。臣聞古先聖人。牢籠天下。弛張睿略。舒
卷人心。使萬人之心。如一心。四海之意。如一意。其若
馭馬。又如鑄金。善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善
鑄者。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失其機。又失其時。
則萬人不一心。四海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不善鑄

金。使之馳而不馳。使之止而不停。使之圓而不圓。使
之方而不方。若是。則危與亂。雖未萌。而不得不憂。不
懼。故古人云。居安思危。又曰。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
之末。天下分離。中原土疆。不過千里。自先帝恢張皇
業。開闢天下。平吳取蜀。易如破竹。唯河東遺孽。終不
能平。洎陛下。一舉取之。功名光大。世宗先帝。所不及
也。然自河東破後。聖駕迴旋。諸軍之心。皆望賞賜。四
海之內。亦俟霽恩。豈謂陛下。未覃賞捷之恩。未行策
勳之禮。經今二載。所謂踰時。今北方之戎。不來朝貢。
幽州孤壘。未復封疆。臣以國家兵甲之強。朝廷物力
之盛。戒戎人甚易。取幽州不難。然自古制御蕃戎。但
在示之以威德。示之以威者。不窮兵黷武。不勞人費
財。示之以德者。比之如犬羊。容之若天地。或來朝貢。
亦不阻其歸懷。或背驩盟。亦不怒其侵叛。臣伏慮陛
下以幽州未取。戎賊未平。一旦又來擾邊。萬乘復思
再駕。欲快聖意。欲展睿謀。雖舉必成功。動無遺策。然
臣請陛下。或展郊禋之禮。或行封禪之儀。因此賞河
東之功。因此示策勳之信。人心解怠者。復悅。軍功勞
苦者。終酬。帝澤滂沱。物情通泰。所謂陛下。駕馭其意。
容鑄其心。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

之方則方。苟不以威信鑄其心。恩惠馭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使之圓則方。當是時。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陛下必思臣今日之諫也。此謂軍國之機一也。又念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師老費財。兵書曰。鈍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於邊鄙。唯務廣於德業。武有七德。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陛下何須取之。必若聖德日新。皇風日遠。夷自入貢。外域自然來降。苟不來降。又不入貢。彼國自有灾癘。彼人自雁凶荒。尚書曰。惟德動天。又曰。四夷來王。周易曰。聖人先天下而天弗違。天且弗違。況四夷乎。臣嘗讀韓詩外傳。言成王之時。越棠來貢。九譯而至。周公問其所以。其人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合往朝之。皆太宗征遠。魏徵苦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郡三百有六十。羈縻之州有八百。屯田置戍。悉在外荒。豈是一一加兵。然後方來內附。今陛下取交州。何遠。況大國取交州。何用。交州謂之瘴海。去者不習土風。兵在彼中。留滯頗久。願陛下且罷斯役。暫息南征。交州未平。不足損陛下功業。交州既得。不足光陛下威聲。臣但以師老費財。為可圖。鈍兵挫銳。為可惜。蓋計之役。費用非輕。皆生民苦力之往。

悉諸國所供之賦。乞陛下惜輕費之用。望陛下念征戍之勞。此謂朝廷之大體一也。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臣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采。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敕而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陛下德音。或有不知。而不錄。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今尚關負。又中書舍人。是陛下近臣。司陛下誥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迴。未嘗見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陛下訪之以事。臣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方奏。伏乞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各盡其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有集賢院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秘書省職官。而無秘書省圖籍。臣伏讀去年九月十一日所降制敕條貫。百官仍於朝堂習儀。及委

憲司中舉此則陛下思復古道大振綱網臣唯見所習者儀未見所舉者職如職業各舉則威儀自嚴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禮法何患百官不整肅何患庶政不允釐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郎得以紀錄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祇應顧問中書舍人得備顧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悚一人尊嚴起吾郎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國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敕無誤出

文庫正論卷十一
八

政事無錯行此則朝廷之大體二也今天下一家海內萬里四方所湊輦下駢闐萬貨所歸京師富盛軍營馬監無不高嚴佛寺道宮悉皆壯麗陛下又新西苑復廣御池池若漢之昆明苑若周之靈囿足以為陛下宴遊之所足以見聖朝宏太之規唯尚書省是前代所營公署低隘南宮二十四司不在其間六尚書無本廳諸郎官無解宇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內前廊下禮部無貢院試處非省垣每年考試舉人權就武成王廟非太平職司之制度非清朝文物之規模乞陛下俟西苑畢工御池罷役重新省寺用列職官

此則朝廷之大體三也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錮之囚荷以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人何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臣謹按刑統准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鉗鑼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載刑書未見以鐵為枷者也凡今州縣欲笞一小罪繫一輕囚必詳格文畫依典法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為枷事出法外伏乞陛下釐革此法免傷皇風昔唐太宗因看明堂圖見人五臟皆繫於背聖慈惻隱於是免人徒刑况太平之時將刑措而不用至仁之主宜欽恤以居先此則朝廷之大體四也臣所言者要機乞陛下審而察之所舉者大體乞陛下採而用之臣不任感恩思報激切屏營之至拜手頓首謹言

文庫正論卷十一
九

第一敗言相
之忠者第一
敗言相之邪
者末則言相
之病位言相
而無取焉願
似李應陽
序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成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
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
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
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
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夫夙興
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
因舊治。設宰相。臣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丹鳳門即
朱雀門。凡
宰相來朝至此待
王漏及晨而趨朝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
明。相若啓行。煌煌火城。相若至止。嚶嚶鸞聲。金門未
闢。王漏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若其
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
之。兵革未息。何以彌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
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陰陽
雨晦災眚荐臻音
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欺詐
日生。請修德以禳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
四聰甚通。相若言焉。時若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
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
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

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
詞以悅之。辨吏弄法。若願聞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
陷。假寢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迴。相若言焉。時若
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
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
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
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取焉。棘寺王禹偁
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乎執政者。

文章正論卷十一

十一

請除非法之刑

錢易

臣竊聞聖人之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故刑之設也。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從輕。察罪肆赦。聖人實有憫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于無刑。爾非欲毒於民也。凡有罪之獄。則五辟五聽。無有疑屈。然後擇其時而行之。又痛其不可盡行。乃施許贖之典。則若之省刑愛民。斷可知矣。堯之時。誅四罪。止曰殛鯀于羽山。竄三苗于三危。放驩兜于崇山。流共工于幽州。何獨不言殺鯀誅三苗戮驩兜斬共工于其處。然此四者皆殺戮滅絕之典也。

文章正論卷十二

十二

錢易

獨理才及別
或子亂兩言
上獨刑法之
不通之萬樂
莫不悲公
時並集思
廣益入注
二後之

蓋堯之仁聖而四者雖凶尚惡言殺。是故國之慎者。莫先乎刑。刑之傷者無甚于殺。乃修其法式以節其用。貴刑踰法。法有所據。不本於法。則刑黷。刑黷則法無據。法無據則國政暴。國政暴則臣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專善惡之心。以獨理天下。獨理不及則幾于亂矣。秦任商鞅。仁智不行而厚於法。天欲喪秦而始皇復酷於民。并三代之法。悉一時之威。行肉刑族誅之例。為秦民者皆寃之。殘害父母之體。令受苦痛。一人有過。而九族遭戮。漢祖既入關。蕭何以文無害。居宰相故約秦之法為三章。文帝有德。詔除肉刑。此

文章正論卷十二

十三

錢易

蓋秦漢是非。明在簡策。夫古之肉刑者。剝極黥。則之類。然此刑者。非死刑也。以其身命尚存。令受是刑。後代尚以虐而絕之。死刑者有二焉。大斬小絞。絞者以首領猶全。故分二等。百代奉之以為常法。有司承式。罔敢增變。竊見近代已來。非法之刑。異不可測。不知建於何朝。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而行之至于今日。或行劓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越。與造惡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支解斷割。斷截手足。坐釘立釘。懸背烙筋。及諸雜受刑者。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置之闕闕。以圖示衆。四方之外。長吏殘暴。更加增造。取心活剝。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為變。數歲前。蜀部兩迴作亂。事敗之後。夕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能除之。則永為訛法。今蓋以已死之刑。復加斷截。斷割。此即古之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凡罪當死。故重矣。刑止于殺。則絞斬行焉。復使先受苦痛。斷截斷割。然後就刑。然亦非欲黜於刑。所貴誠於後人。令無犯者。臣淳化中。寄居壽春縣。見巡檢使生釘一賊於集衆之際。有盜人物者。此豈嚴刑可誠乎。若使嚴刑可誠。則秦之天下。無一黔首。

為盜賊矣。漢文措刑亦劇國矣。三代以來，躋民仁壽，當先刑矣。齊之以刑，亦不當言民免而無耻矣。臣愚見以為一人愛民，民誠則懼，雖未至而怨已深。伏惟陛下仁理天下，德感中外，事天地如父母，愛赤子如嬰孺，僭偽悉蕩，祥瑞疊現。古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近代未復古者，悉復之。臣恐近世非法之刑，非陛下能除之。則後代相承，遂為常行矣。臣又竊見唐太宗以人之五臟繫于背，有罪者仍不令鞭背，蓋慮傷其命。故于今稱善理天下，能致社稷，皆曰文皇放死罪四百，令歸畢農，然後就法。至期而無一人不到者。文章正論卷十一 十四 四月五日

此豈在嚴也。且近廣州僭稱帝號，理廣以酷施于毒刑。湯前鋸解，靡所不至。廣民冤之，立於刀刃。今之史傳貶以尚刑，太祖神德皇帝平之而絕其法。廣之于今，歌頌鼓舞，方保其生死亦無怨。今或非法之刑，不除，亦恐政闕，況剖心割脛，獨夫受行之已為萬古所笑。今以此為刑，臣耻之。陛下必亦耻之。非臣盡心報政，孰肯言於陛下。非陛下大聖仁慈，孰能信臣而行之哉。臣不勝深有所望。乞自今後，明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斬，則仁政王道盡在此矣。陛下從而行之，則誅臣一身愚直之罪，亦幸矣。

水旱上開似
要天子人
京公曰寡人
生于深宮之
中長于婦人
之手未嘗知
事未嘗知勞
苦未嘗知危
言也知分之
漸矣

李相論治

五季懷亂極矣。宋興太祖太宗平列國御北夷真宗之民稍寧矣。洛水李沆作相止紛更務休養也。

李沆

真宗即位，沆為相。王旦參政，既與契丹和親。旦問曰：「和親何如？」沆曰：「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沆曰：「取四方水旱盜賊不孝凶逆奏之。」旦曰：「小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常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人主豈可使一日忘憂懼邪？」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後王欽若丁謂進，道上巡遊大修宮觀。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待之厚，不忍。乃嘆曰：「李文靖聖人也。」李沆接賓客，寡言。馬亮謂沆弟維曰：「外議謂公為亡口飽維乘間達亮言。」沆曰：「今之朝士得上殿言事，上封論奏，了亡壘敵，夕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杜有強虜，西有戎遷，日盱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啟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忘言，即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為我謝馬君，沆嘗言居重位，實亡補萬分，惟中

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以此少報國耳朝廷防制
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即所傷多矣儉人苟一
時之進豈念民邪上問沆曰卿獨亡密啟何也對曰
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人臣之有者
非諛即佞臣嘗惡之豈敢效尤沆常讀論語或問之
沆曰沆為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未之能行聖人
之言終身誦之可也上嘗問沆為政奚先對曰不用
浮薄新進喜事之人如梅詢曾致堯是也後有薦二
人可用者上曰沆嘗言其非君子歐陽修曰相殺三
十年後使人主追思其言以何道也蘇頌答曰無心
故也

大事正論

卷十二

十一

宋

北征誠當
未修第內治
通書花賦詩
昌足以繫
解之顯耶

諫北征

張齊賢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開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
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以生靈為念乎臣
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忻州捕
得契丹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料
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為我有者
蓋有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來有軍
寨入寇則田收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
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
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
利此則我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取人舉事動在萬
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則我虜不
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外
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
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
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
人如是則邊鄙寧寧則輦運疲輦運疲則河北
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秦織廣務農
積穀以實邊用且我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
諸死地而為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

止乎爭尺寸之事。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焉。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慮。群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者。彼為此。效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謹於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偽命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

文章正論卷十二

三十一

事如指諸掌
豈特名相抑
蘇軾將

論澶淵事宜

冠準

臣伏奉聖旨。壁畫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至何處者。一臣伏觀邊奏。大戎游騎已至。深祁以東。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玳。楊延朗。田敏等。又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具翼。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騷。兼使賊盜團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啟戎心。臣欲乞先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即仰近城覓便掩殺。兼令閭道將文字與石普。閻承翰。照會掩殺。番賊近召募強壯入賊界。燒蕩鄉村。劫殺人口。仍乞昭管南北道路。勿差人探報。番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謀。三則石普。閻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洛地里不遙。張得倚角之勢。一隨駕兵士。衛扈宸居。固不可與大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軍至貝州。兵馬大駕未起。已前不過三萬人。萬一犬戎至貝州。已南下寨。游騎漸更南來。即須那起定州兵馬三萬以上。人騎令桑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手下兵士。出士門路。

與定州兵馬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洛川以東之
奇聖駕順動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
超等在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
等處兵馬令作會合次第及前來累降指揮索搜候
抽移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得幸大名一或恐萬
一定州兵馬被犬戎於鎮定間下寨抽那不却邢洺
之壯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壯縣分老小大段驚移須
是分定州三路精兵差在彼將帥等會合及分魏能
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兵馬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拽如
此則犬戎必有後顧之患亦未敢輕議懸軍深入若
是車駕不起轉恐苗戎殘害生靈或是鑾輅親征亦
須過大河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置會合兵馬燕
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略即承清問合聲
鄙誠伏觀皇帝陛下睿智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
而決勝尚猶虛已以詢謀燕被犬戎頗乏糧糗惟腥
膾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
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清天聰伏增戰懼

王青昭應之
諫非五鬼之
譚沉亦無煩
三策之秋當
亦人傑也哉

諫作王清昭應宮

王曾

臣伏聞朝廷設諫爭之官防政治之關非其官而言
者蓋表其忠況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苟進思
之無補懼竊祿以貽譏臣伏觀國家誕受殊祥荐膺
秘籙祚洪圖於萬葉超盛烈於百王陛下富貴寶符
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為至矣
而清衷濬發成命亟行自經始已來元徒斯廣輦他
山之石相屬於道塗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土
陶甓揮錡運斤功極彌年費將鉅萬掩祈年之舊制
踰睨日之前聞輟貴近以董臨假使權而領護如此
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為不厚矣崇飾臺觀之規
不為不壯矣然則臣之愚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
敢緘默臣以為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僦
已行未可悉罷苟或萬一采芻蕘之說省其功用抑
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憂國之遠圖也所謂五者
之目請為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創立宮規制宏大凡
用材木莫匪榱桷竊聞天下出產之處收市至外般
運赴宮尤傷人力雖云役軍匠寧免煩擾乎民況復
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邇者方畢封崇煩
煩經費今茲興造尤費資財雖府庫之中貨寶山積

奢築之下。工徒子來。然而內帑則積代之蓄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歛之惟艱。雖極豐盈。尤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於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眾畢臻。暑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其或鼠竄郊鄆。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豈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裁成不失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罔恃陰陽之序。臣謹按孟夏無葭大衆。無起土功。無伐大樹。今肇基卜築。衝冒醇蒸。傲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早暵。卒瘁雷電。迅風拔木。飄瓦淫沴之氣。比屋罹災。得非以失承天地之明效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切聆中間符命之文。有清淨育民之誡。今所修宮閣。蓋本靈篇。而乃過興剗闕之功。廣務雕鏤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遵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還思回慮。懲往念來。詔將作之官。息勤苦之衆。輯寧群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祇快望。必若光昭大瑞。須建靈宮。將畢相勞。聿爰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摹。減其用度。止敦樸素。無取瑰奇。惟將之以誠明。仍重之以嚴

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節歛為要。俾四海之內。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太宗皇帝建太一上清等宮。亦不使窮極壯麗。臣竊惟陛下宜遵而行之。取為法制。以示不敢踰。即鳴謙大德。光於千古矣。柰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并觀西京造太宗之影殿。東嶽置會真之宮。計其工庸。亦皆不啻十家之產。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為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謂海內承平。邊隅清宴。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或築宮。無損於事。則臣復謂其不然也。方今疆場甫定。虜廷有姑息之虞。民俗苟完。倉箱無紅腐之積。况關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民。農桑失望。雖今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產。秋冬之間。饑歉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鬱於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冊。足為商鑒者。陛下覽之詳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淨無為者之安全乎。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驕。見旅至於左右大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疎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元。使忠謹之謀。未行良為此

也。惟臣出從幽介。遭遇文明。特受聖知。度越流輩。官為侍從。身服簪裳。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効。稍軀思奮。今也其時。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為陛下別白而論之乎。是以輒率妄庸。輕冒宸嚴。感發於中。無所顧避。陛下寬其鼎鑊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鑒古先。試垂採擇。無謂創一靈宮。為一細事。而弗恤也。臣以為興役動衆。尤係事機。不可不察也。當使鄉校之中。豪姦之黨。無所開竊議之口。則微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

是矣宋之盛
于老也給
朱能之天書
中致于靈書
之道術半生
天下焉能久

諫天書

天書傳平孫與諫其宗也王欽若問冠準道其君以作偽也

孫奭

臣切見朱能者姦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唇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讎。二人皆坐誅死。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券等。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而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塗覆。四海沸騰。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靈寶符。安能排難耶。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

二十五

法先帝之英斷。金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論老莊

范仲淹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如愛身之親也。莊子曰。善無近名。言為善近名。人將嫉之。非全身之道也。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貞。斯人之徒。非壽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鉤。以邀文王。夷齊餓死於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惰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為善近名。豈無偽耶。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本。性。本。善。三王身之也。躬。行。義。義。義。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及通敗德。弑父叛君。唯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武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

胡時化曰起
句不九時字
引本意姑借
用耳末端功
能之意

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光以足加帝腹。明道舊故。因共偃卧。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故人服子陵。共卧耳。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盛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上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徵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采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文章正論卷十一

二十八

後漢書
卷之四
不問以物之
最妙處在
語乃知此
與岳陽祠
廟美廣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文章正論卷十一

二十九

京師天下根本
宋仁宗時陝西四路安撫沿邊招討使范仲淹上論
其力未壯之時
出於宋之謀
料其未壯之時
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會進劄子言西
洛帝王之宅絕無儲備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為名使
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
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
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
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營洛已晚臣
今別有愚見請一二以陳之臣竊聞修建北京以禦
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為倚何如河朔地平
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
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
馬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
久人不知戰聞寇大至群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
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瓜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
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絕無險阨之地僅乘輿安然
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面乘凍而渡
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宮禁府庫皇宗戚里

論修建北京狀

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
池可倚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
豈無回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
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為請
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
拒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為亂舊將哥舒翰以四十萬
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進討
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
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
廷將往乎昔煬帝盤遊淮南遠遼關中唐祖據之隋
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於朔方天下不復
為唐矣德宗欲幸益郡李晟累奏乞幸山南以繫人
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
兵如京師搖動遠遼重兵則奸雄奮飛禍患四起臣
聞天有九閭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
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
軍民百萬足以為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
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
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

垣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固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弗出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忘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鈔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修築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扞朝廷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請問而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況臣素來愚拙，唯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矣。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君之僭，未甚為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

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天下幸甚。

尚以飛梁公之
之功莫大乎
是以人稱之
好其人者也

唐狄梁公碑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輝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嚴嚴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拜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大章正論卷十一 三十四 莊子

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睚眦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集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椀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牧

鼓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檢使。素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負。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况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支。彼成非本心。唯陛下矜焉。勅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也。大章正論卷十一 三十五 莊子

相携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眾。除一亂臣。彼將從革。聞王師來。棄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膽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素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

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馬。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身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成。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壯狄再寇。趙定閭出公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外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

文章正論卷十一 三十六 四百五十五

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眾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迺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築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愛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築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鸛鵲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

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子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執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為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麗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常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

文章正論卷十一 三十七 四百五十六

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
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
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論議
數十萬言。李善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夭。金石不
柔。受於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
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
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
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貶守
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
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
文正論卷十二 三十八

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不回。我公哀傷極
天之士。逆長風而孤騫。翹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
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
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
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答詔問

相州韓琦罷政。神宗詔以邊務琦意先伐謀

韓琦

陛下以壯虜生事。深思預防。詢及孤愚。臣觀近年以
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為恤。虜人見形生疑。必
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舉端。屢遣使以爭理
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術。如何。爾其所致虜之疑者
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舶招
諭而來。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
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為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
一路。戍其老弱。以數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
二也。遼近四山地勢高仰。不可為塘濬。向聞遣使部
兵。徧植榆枿。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
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
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外城池。工築
竝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
新樣。人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外三
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
可疑之形。七也。夫契丹素為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
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
伺朝廷。況代壯初。而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和之。

虜情無厭。浸淫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己直。縱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陳盟好。臣昔曾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實避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切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違者。坐徒。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畝。商旅嘆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恐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挫。衆心離怨。此則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利害。但得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恃驕慢。爾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燕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官龔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之敗也。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且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壯朝通好之久。

文章正論卷十二

四十

自古所無。豈有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廢屢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命。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勢。恢復故疆。快天人之心。雪祖宗之憤矣。

文章正論

卷十二
布與京下儲梓其喪邦也忽諸

四十

三年之喪天
下之道也
易月為始
大臣齊情
復何教天
下以孝乎
周數辭而
諸臣子之
宋之名臣

辭起復表

富弼

喪次銜哀甫終卒哭使華傳命繼至契盧心積驚憂
情深屠裂雖屢傾於丹懇尚未錫於俞音天遠莫量
物微難動不避褻煩之咎更陳隕絕之詞必冀神聰
俯從哀請伏念臣早罹家難偏奉母慈懷以悲思最
鍾愛育享祿未幾遽纏風樹之悲報德永違徒懷霜
露之感寢苦枕塊而適抱至痛食稻衣錦則若為自
安實非人情尤紊邦制況今中外無事左右得賢共
輔聖明之期安有瞻曠之務曲蒙下詔更起孤臣在
陛下駁國之方蓋欲不遺於舊物於朝廷敦化之道
必恐有誤於蒼生何須稽故事以遂前世之非正可
存禮經以圖今日之善行之即是義不為難豈惟於
陛下有復古之風抑以俾愚臣得事親之道一為匪
疾兩得其宜兼臣悲傷之餘衰病交至精力已耗神
觀未還假使充負豈堪應務苟令終畢於祥禪庶幾
稍復於幹魂待此從容可備駟策伏望皇帝陛下日
月隱昭天地包容盡母氏平生之恩憐人子罔極之
苦曲矜末志得滿鉅憂生意凋零或尚未捐於溝壑
清光咫尺終期伏望於雲天悲感增深懇願垂顧

論選舉

慶曆元年弼為右正言知制誥上奏曰臣伏以取士
之道為國家之大務也三代兩漢專求實行是以風
俗淳厚百職修舉隋唐之際純用文辭以為賦相高
以聲譽相尚公卿將相於是乎出國朝沿隋唐之制
以進士取人祇採辭華不求行實雖間設制舉然大
率亦以章句為務是以擇之彌謹而失之愈疎且以
陛下臨御以來計之積二十年所得不減三千餘人
其間確然為名公巨賢者無幾近日竊見朝廷欲選
一二良吏而終未得其故何哉蓋入仕之初但取空
文不求實才實行之所致也今天下外事邊鄙未寧
若不求人將何以濟求人之本惟科場最大科場之
法行之已久盡革則駭眾不革則乏人臣欲今後科
場考試以策論為先校度所放人數且取其半餘半
詔天下諸州於境內搜訪士著之人自來為鄉黨所
推或德行純備或志節方勁或學識該敏或智畧詳
明或有才可以治民或知兵可以禦敵如此之類者
仰逐州官吏同共察訪委實應得上項條目即具名
奏聞仍以州郡大小限其人數令長吏以禮津遣平
終集于都下朝廷再加較試量高下擢用若舉薦不

當明行降黜。或所舉得人。則優與酬賞。昔漢尚書令左雄。建明孝廉之法。頒下郡國。是時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黜免。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東漢得人之盛。惟此為最。伏惟陛下勉而行之。不數年。當盡得天下實才。實行之士。萃於朝廷。緩急應用。百務俱理。又何患乏人哉。必若行此。取士之數不加。而得人之實則多矣。至於明經選試。尤為無法。乞今後不較字數。專以經中否為格。仍試時務策三道。以定高下。每度所放人數。祇取其半。自然得人。而不至冗矣。

文章正論

卷十一

四十五

議西賊議和利害狀

歐陽脩

宋以金幣奉夷狄苟安目前謀國之亡人也
修病之

臣伏自知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眾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壯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謬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謬謀。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美之士見遠。

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
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
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奸邪之人欲急和
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
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
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
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
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
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
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
文章正論卷十一
望聖心急於庶政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
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
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
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
西民困之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
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
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
議不沮而善算有成則社稷之福也。

湯可大曰歐陽脩本論
得大本大未
先在反切

歐陽脩本論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占然不惑而有力者莫
不欲去之已常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獲
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
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
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
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
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
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
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
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
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
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
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
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執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
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
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
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
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
牢酒醴以養其體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

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

文章正論卷十二
四

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合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面。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禮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十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并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

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假而為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卒而有以不惑者。方艷然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還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

文章正論卷十二
四

文章正論 卷十二

五十三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此三句是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此轉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務說小人無朋二字尤妙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踈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若計數共大叔達謂之八凱伯奮仲堪叔獻季孫伯虎仲熊叔豹季理謂之八元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

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

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漢之

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張儉李膺郭泰等為之魁及黃巾賊起角張

大亂後方悔悟桓靈獻三朝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

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前乎李德裕之黨多小人

謂之牛李黨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

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宋全忠時盡殺

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

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

世然皆亂亡其國天子看到此二更相稱美推讓而

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

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

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

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夕且大莫如

周然周由此而興者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夫治亂

興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絕二妙

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相繼去朋黨
之說歐陽永叔憂之既上疏論四賢皆公忠
愛國又上朋黨論以破邪說天子感悟

縱囚論

文有氣力有光譏點讀之可獲人才氣善於
立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

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

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

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以自歸以就死

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

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

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

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

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

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

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

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

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

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

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

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

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

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

五五

五代史伶官傳論

五十五

五代史官者傳論

讀之使人憤痛而悲傷深於世變之言也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於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畧辨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官者之言也自古官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官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於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

文章正論卷十一

五十六

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世所載官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官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官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為宰相顧力不足為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官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召天下捕殺之而官者多為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官官給事而吳越最久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官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為悲夫

文章正論卷十一

五十七

物華評歐公
上印自美體
太好處有不
可及處却不
是閒冗無事

上范司諫書

日月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
奏更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
外事多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
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
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
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
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
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
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
文章正論卷十一
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
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
宰相等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
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
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於殿
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
官卑行其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
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
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不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
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

議者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
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
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
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
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
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
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諄乎有聞而
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
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
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
文章正論卷十一
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當退
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
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纓兩事耳當德宗
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而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
效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立而須七
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
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
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
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
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

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
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
議而樂謹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
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
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
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
待，始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
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
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文章正論卷十二
修以直道望范公及居諫職朝夕納諫知無不言所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非苟言之亦乞諸之者歟

潛夫云：珠骨
由而親便，雖
大馬車見不
貴千萬而不
休人一錢，情
不和，果腐人
一斗，不為人
其田之風亦
可以提矣。

義田記

錢若倚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踈而賢
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
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
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
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
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幼者
十千，放之娶者九十千。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
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侯乏者與焉。
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
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
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
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既位，充祿厚，而貧
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飲，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
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相子曰：「
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
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
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以此為隱君之賜乎？彰
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
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

有等級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觀。文正之義。賢於身後。其規摹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與之。飾聲色之外。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為卿大夫為士。康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已。族之人黜囊為溝中瘠者。豈少哉。況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略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東門子
素伯文高平
州學記亦已
有有學巧處

袁州學記

李泰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僭師。苟且文書。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尾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才放失。儒效闊疎。無以稱上意。旨通判穎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兄舍相。舊夫子廟。墮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諗於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廢六國。歆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藥孽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哀得聖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法。是惟朝廷教學之意。若其美筆墨以

微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差抑亦為國者之憂

天極圖先儒
說之詳矣第
易之辭也而
紹作經之實
此楊維玉通
所以來義賦
之誤

文章正論 卷之十三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太極圖說

周敦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
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
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
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
文章正論卷之十三
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哉知矣。
五行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立人極焉。故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
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
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能無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先見范景仁勇決皆余所不及也

伊川擊壤以自樂其道明德立之時乎雖其遇之否泰身之休戚何足以奪其情

伊川擊壤集序

邵雍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戚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戚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識于怨愁榮達則專于淫佚身之休戚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為利覆則為害是利害在人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

不為水之所害。人若外利而蹈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內利而蹈水。利而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馬水馬。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邪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

文章正論

卷十三

六九選四百八

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情哉。鍾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眾。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文章正論

卷十三

七

明道定性一
善惡哀樂之
情而且以太
公順應為主
蓋得性之真
者

定性書

定性題答張載也中庸之旨也

程顥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
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
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
物為外卒已而從之是以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
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
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
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
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
文章正論卷十三
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
於西也非惟日亦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太率患在於自私而
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
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
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鑒也與其非外而是
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
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

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
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
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
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
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
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
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
遠古人所非惟高明裁之

文章正論卷十三

九

君道之正始
在于學問而
終在于用人
神宗用人未
當而明道反
覆論之可為
國病而藥矣

論君道

河南程顥告神宗也王佐之才也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趣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儒賢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漢可大可謂
起于學校而
帝三之治
尚于此術人
君與學校以
重儒術庶幾
師道立而善
人多彬彬稱
文治矣

論學校

神宗熙寧元年監察御史衷行程顥上疏曰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耻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脩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乃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幸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脩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

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于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千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文章正論卷十三

切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有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陰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為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

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不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

經筵劄子

河南程順傳幼君也樓鑰曰此伊訓說命之文也

程頤

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傳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切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左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

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其德義。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輔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有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文章。正論。卷十三。一十六。小人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張子西銘一
段其言速其
辭文其言曲
而中較之東
郭則大徑庭
矣

西銘

張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有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
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
天下疲癯殘疾。惻隱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
凡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統乎孝者也。違曰悖
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
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
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
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
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
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
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指陳利害
先周至宋神
宗之信居實
不如其信介
角何

應詔陳失政疏

司馬光

諫水司馬光諫神宗也王安石小人之闇者妄投君奸創立新法將亂天下也

臣伏讀詔書。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時求諫。聖人所為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為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臣受國厚恩。備位侍從。鄉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浼聖聰。間以衰疾。自求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遇陛下。蒞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居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嘿不言也。竊觀陛下英敏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銳精求治。耻為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為。惟心置腹。人莫能間。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耻為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

人異己。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立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群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之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踈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任。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屬矣。其懷忠直。守廉耻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使為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群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奏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唇吻。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暇。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為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翫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為哉。或者更增為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

事改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盡力。則謂之非材。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賊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救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口不敢言。庶人饑寒憔悴。怨嗟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謹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謀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關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歛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言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代瑣

水利之興。有官亦有民。官者有司。民者有德。必與民共。而後利可久。而害可除。已也。

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為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為也。凡此六者之為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慕貴富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叙利害。以煩聖聽。但願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為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為害尤太。夫利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為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錙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脩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秋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為人耕種。資米食以為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識之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為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

至暮唯錢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斗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為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惠。農者天下之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為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飲錢之咎也。北盡塞外東破海涯南踰江

文章正論

卷十三

三

五

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以下大抵乏食採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是數月將何如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繚紲唯恐不追婦子遑遑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為窮則吟歌窮則攫民困窮已極而無人救恤。贏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為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在所嘯聚連群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

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歛復值饑饉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上方晏然自得以為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為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不能者也。易復之初六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蓋悔弃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耻疆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賊盜群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蓋始寤公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於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心祈禱唯冀陛下之覺悟而亟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於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觀陛下詔書寅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惻以求至言。是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欲有所改為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衣魚之爛而益薪不

文章正論

卷十三

三

四

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
議為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已出詔天下青苗
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
年催納更不收利息其免役錢盡除放差役並依舊
法罷市易移此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
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開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
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委州
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懽呼上
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霑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
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為非而捨之彼
如魚之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
也臣竊聞陛下以早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
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
於四海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小得失臣固不
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為朝廷深憂
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浸增恐萬一
溘先朝露齋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黃泉是以冒
死一為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
也臣不敢復言矣

文章正論卷十三

古

文淵閣

君實謂介夫
之言從容婉
婉不激不厲
句句藥石字
字誠懇道盡
衷也

與王介甫書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
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
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
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常同僚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
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
敢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
之道出處語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
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同也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
數相違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
變移也切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
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
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
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
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暮年而士大夫在
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
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
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
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
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

文章正論卷十三

文淵閣

無為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為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謗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歛。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為不知禮義。信。况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耶。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耶。則罔民是盡。以快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圍視。銜鬻爭進。各鬬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此其為害已甚。

文章正論卷十三

三

韓公

矣。又置提舉司。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為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已。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者。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歛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者過之。及其失也。乃與不肖者不及也。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

文章正論卷十三

三

韓公

以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疎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達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遂于馮為楚令尹有寵於遂子曰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遂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劾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鄭侯絳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群下曰遠覆而得中猶弃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若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顓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爨雞主司晨太主吹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

子與老氏之說不同安石以紛紛更制蓋不審何而深達欲取點與之意

其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顯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公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執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介錡鼎鑊無恐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艱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游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

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聽眒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制置條例，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歛盡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棄者取之，斲斲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眾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

文章正論卷十三

三十一

四百里

濶可大曰用
心太過自信
公厚二言
安石之為人

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有可信，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遠天下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悍然不樂，引疾卧家，光被旨為批荅，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切介甫不相識，察被督過之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勘會，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為心未肯俯

從光切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群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為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為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為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

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具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罵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進資治通鑑表

先奉勅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為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便。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用覽。臣嘗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秉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辭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偕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群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違。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守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乃聽以

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自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挾摛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迄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抵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重念臣違離闕廷十有五年。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左右。顧以驚寒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岳。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濟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奏表陳進以聞。

神宗獎諭之曰史學之廢久矣紀次無法議論不明豈足以示懲勸明久遠哉卿博學多聞貫穿古今上自晚周下迄五代發揮綴緝成一家之書褒貶去取

有所據依省閱以還良深嘉歎今賜卿銀絹對衣腰帶鞍轡馬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今世之先
急後謀官
之體也世
無超然名
深計固宗
利有所屬
苟不聽為
主所輕或
中不出上
下之情遂
隔

諫院題名記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制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忘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仁宗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仁宗刺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與王介甫書

劉邠

見所與曹公立書論青苗錢大意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而能判曲直豈不為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為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於公以為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已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為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為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俗益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為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複將有四五倍蓰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為最要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解救其材者猶能小為方略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

難從及至勸其為利取財於民廣肆之意不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為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為桀跖嚙矢析楊接摺也商鞅為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為漢變法後亦殺為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為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既滿我且見其不復為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蓋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敝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論王安石

呂誨

臣切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捨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偽而辯。行偽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尤病諸。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為學士。搢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之臣。以適其用也。及進貳台。席食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觀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所共知者。臣略跡十事。皆目覩之實迹。異上寤於宸鑒。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鶴鵠公事。舉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僊。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卧。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府。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避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

文章正論卷三

四十一

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

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况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已。非則歛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導誤。斷謀殺公事。力為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門下。唯恐其後。背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遂近臣補外。皆不附已者。妄

文章正論卷三

四十二

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勅。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者。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黼座之前。唯肆強辯。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誼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本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滿。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凌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克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于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

文章正論卷十三

四二 卷四十六

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姦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榷財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奸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繇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

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于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澀懇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偽。况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寬。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

文章正論卷十三

四三

四二

宋家百年無
事如八元
未壞者猶
病補偏救
加以王道
國脈自安
昌矣安石
乃按術利
之勤醫也
宗舍解之
而惟醫之
是任國家
氣盡矣呂
身也
以疾喻政
天下非為
身也

呂誨以疾喻政

臣輒罄愚誠上干宸慈伏况微臣本無宿疾偶值醫
者用術垂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
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安投湯藥率任情意差之指下
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炙鑊之苦又
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
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托良以為憂豈是思逃祿以偷
生不俟引年而還政顧惟素志幾負明時力既不足
誠豈得已况恃睿聖風謀孤忠進非左右之容退知
榮辱之分與之全節示以曲成臣不避再煩天聽欲
乞致仕仍不願改官早賜俞可臣無任顙天懇激之
至

人皆知青六
國事秦不知
秦六國皆不
德則可以德
之說得一邊
天下無敵于
之說得一邊

六國

蘓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
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
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備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
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
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
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
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
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
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
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
故不戰而疆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
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
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處而不助
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
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
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
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謾
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
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

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約之術。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約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天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辨奸論

安石有浮名上下俱為所惑或錄洵作辨奸以刺之先見與呂誨同而衆莫知也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宜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大羖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凡

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惑。慮豈乃易升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則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謂可大曰天
下勢而已矣
尚其勢之所
尚而威惠各
當其宜強弱
可無論已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于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于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也。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臣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錫而不振弱。甚者惠藝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無

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張而天下震懾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衰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于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于涸而陽不至于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于陰陽者固死于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服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據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

文章正論卷十三

五

四

張強不知謙
恃在區區
恃而老泉
蓋斷之也
大體修人
德新常時
惠務時之

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以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我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大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大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幣帛之耻不為怒也若此數者大弱之實也父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

文章正論卷十三

五

一

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臣以為弱在於政而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與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弱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偕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文章正論卷十三 五十七

文章正論卷十三 五十七

一旦發怒烈衆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戮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欲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

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然懼刑罰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輕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臣故曰乘弱之患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懾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繼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弃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伯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伯也武王秉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朋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於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天下之民化之其風淫嬖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勦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任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顓魏皆不

說以刑罰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伯而謂
湯非王而文非伯也得乎故用刑不必伯而用德不
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
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
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至誠至仁
天以誠為本
高明者固執
又誠之之道
誠何獨不以
要道告耶

治道論

蘇軾

蘇軾告哲宗也軾懲王氏之誤國故欲尚忠厚務簡靜也

人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
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為非道至仁之
外更作他德皆為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
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
毫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
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
之有也絲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
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
千里之外疆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
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
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
歛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
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
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
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
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
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
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

言以濟暴行為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為菴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舍己而從眾。眾之所是。我則與之。眾之所非。我則去之。夫眾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眾而用一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以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

文章正論卷十三

五十六

天亦至明
而猶節其
命。而愛其
神。明人主
之志。天亦
明。而猶節
其命。而愛
其神。明人
主之志。天
亦明。而猶
節其命。而
愛其神。明
人主之志。

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書曰。臨下以簡。御眾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而晉。條目滋重。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二條。而姦盜不勝。民無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難續塞聰。耳目所及。尚不敢盡。而况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鈎考簿書。撫按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道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倉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為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子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

文章正論卷十三

五十七

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十萬緡求其所捕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羅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為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為身謀非為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文章正論卷十三

卷十三

一

三十四

廟可大曰兵
凶器也窮兵
黷武者未必
成功而鮮不
遺害於後代
方乎切諫之
其知用兵之
苦乎

代張方平諫用兵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得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至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宜譴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甚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

文章正論卷十三

卷十三

一

四

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庚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沒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

文章正論

卷十三

一

百四十八

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徂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偷惰。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

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詳向為橫山之謀。韓絳効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然。而天怒民怨。衆兵皆叛。京師騷然。陛下之汗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彛。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笑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

文章正論

卷十三

一

百四十八

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于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割鱗魚鱉。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死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環之美。必將投筭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者。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作。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痛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

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厲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譴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於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無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

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慟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籍口矣唯陛下哀而察之

呂東萊評此篇前說前說略放一步與他言前亦與他言者天抵作文體式要如此頭仍舊使孔子不為亦自相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茫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說顏淵嘿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恠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恠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荀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

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戾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刳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文章正論卷十三

一六六

荀卿

東家曰此篇便內外相形一句始知本無此意要說他後而作文字之法不是故先張大以虛作實

秦始皇扶蘇論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殺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睨視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大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恠。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

文章正論卷十三

一六七

四人

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慘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鞅立信於徒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

原孫云以法毒天下三句乃粘商鞅始見殺下油漢武果殺戾太子反叛意氣勢融不血突

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鷄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附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義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王隱曰通鑑大文字一處成不

教戰守

城郭此策說破宋室膏肓之病其後靖康之禍如逆觀其事者信乎有用之言也至其文闕衍浩大尤不可及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教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恭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痿廢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之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

論致病之由
可謂然則
亦如是故
與邦而大
無事每難
之利

兩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
力作而窮冬暴寒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
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
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
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
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
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
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
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
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栗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
聞文章正論卷十三 七十四 諸評
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
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
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
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
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
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
出於東非有難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亦不能免也
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
事之中一旦出身而陷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不測
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

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厭
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
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
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
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
此所以為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
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
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
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
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
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文章正論卷十三 七十五 諸評

建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明倫彙編
典章典
禮典
卷一百一十五
表忠觀碑文

表忠觀碑文

建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
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
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
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侑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
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
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
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
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
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
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醢
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

府庫籍群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
功於朝廷甚大昔寶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

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
融而未及百年而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
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
因院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
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
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
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
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
錢氏之意臣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
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若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
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
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宋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
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睜如神人王帶毬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
我繼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
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文章正論 卷之十三終

文章正論 卷之十三

主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
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文章正論 卷之十四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論呂惠卿

蘇轍

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
意變亂貨幣宗長狂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
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如
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飲使天下相率
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
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
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
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
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為腹心安石山野
之人彊很傲誕其於吏事真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
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
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
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
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
對力進邪說榮惑聖聰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行內
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辯以難琦說仍

為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剽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其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用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污公卿。不止如此。獨文章正論卷十四 二 劉三百七

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為過矣。若其私行險薄。非人所為。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邪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讐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梏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買田產。使舅鄭廣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塞周輔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為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

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挾擿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耻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已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麀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狗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弑君樂布惟不廢彭城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文章正論卷十四四時

為名臣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于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相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朱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

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邵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竊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鉄鎖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論分別邪正劄子

論邪正藉諫諍宗也召惟辨邪正為職一
辨而天下定矣調停臣自謝身安也范呂誤
國之大罪焉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聰竊觀聖意顧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文章正論卷十四

文章正論卷十四

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周易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莫居于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

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復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圉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令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右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踖躅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

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倖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有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睚眦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無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

文章正論卷十四

一八

非手書

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文章正論卷十四

一九

段平仲

安石素性
和喜宗與
世觀其子
又其子則
慨而高其
不而激其
信

孔子世家議

王安石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
特起則曰列傳此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
振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
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
教化之盛焉奕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至
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
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
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
亂其列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文章正論卷十四

一十

漢可大曰召
公周堂之賢
相也管蔡流
吉周公歸政
益周公之不
置不悅周公

召公不悅論

漢之諸儒皆以為周公攝政而召公不悅以孔氏古
文考之則召公之不悅也周公既歸政矣然召公之
不悅何也曰成王可與為善可與為惡者也周公既
復辟成王既即位蓋公懼王之不能終而廢先王之
業也是以不悅焉夫周之先王非聖人則仁人也積
德累行數世而後受命以周公繼之累年而後太平
民之習治也久矣成王以中才承其後則其不得罪
於天下之民而無負於先王之烈也不亦難乎如此
則責任之臣不得不以為憂也周公曰君惟乃知德
文章正論卷十四

文章正論卷十四

土

知德

周公儻在是乎曰憂其可憂疑其可疑召公之所以不悅也憂其可憂而卒之以不憂疑其可疑而卒之以不疑周公之所以誥也五聲之相得也五味之相入也其始不同而卒於和也聖賢之相揆也亦若是而已矣以此謂召公為不及周公則吾於征苗以伯翳為賢於禹也其可乎然則召公固無不悅周公之事乎曰自堯舜沒至於周而賢人為衆詩曰肅肅免置楸之丁丁赧赧武夫公侯干城言免置之人猶足以干城乎公侯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言其為士者亦皆有德之髦也當此之時而召公為臣則其為賢亦遠矣以召公為不足知周公也則凡在周之士大夫宜無一人知周公者矣然則周公孰與之謀而就事乎且以召公為不賢而不足以知周公也則文武周公曷為任之至於此極而召公又安能以其令名終也以召公為賢而不悅乎周公則其與之共事而不爭又不去焉何也夫聖人之所立賢人有所不能知者矣顏子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子之於孔子有所不能知者也雖然未嘗不心悅而誠服之也此其所以為賢人也如賢人之於聖人既不足

文章正論 卷十四

十三

以知之而不能悅也則是聖與賢幾異類而相反也或曰子路之於孔子嘗不悅也曰由之鄙人也何足以語召公也哉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文武周公之使人猶孔子也文武周公所以為三公與孔子所使治千乘之賦者其智之不同亦可知已然則成王之疑周公也召公曷為不諫曰召公坐而論道以相成王者也其朝夕所以開王心者史能悉記之乎

文章正論 卷十四

十三

侯以快意一時此則孔氏所諱也

文章正論卷十四

十六

十六

固以民為天
民以食為天
天以食為天
上無窮而民
大之古下無
相與伊以之
行之新法以
之新法以之
為五七

論新法進流民圖

鄭俠

臣伏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于今經春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聲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變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于于此臣竊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試之刑其致之有漸而米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為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欽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祉若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養愛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彊大勝天下乎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憤剝削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夫民之死而不恤夫陛下所

存如彼聲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馭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其易楚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為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以使之然耶以為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變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文章止論卷十四

之臣而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於昆虫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傲則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為心而羣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仕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

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于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罪千萬重之天關以告訴于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竊惟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輸粟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續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觀圖衍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

重館閣之選

劉安世

哲宗時右正言劉安世上奏曰臣伏見祖宗初定天下首闢儒館以育人材累聖遵業益加崇獎處於英俊之地而厲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廩食大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豪傑名卿賢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今歲以來寢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歛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帖職名漸開僥倖之門恐非祖宗之意伏望陛下明詔執政今後館職無俾輕授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審察其才實可長育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召試而命庶使名器漸重不容幸得循致賢能以備官使安世又上奏曰臣近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召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觀所降指揮尚有未盡輒復論列庶幾小補臣嘗謂祖宗以來新進入館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惟是縉紳宿望治效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帖職今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職並依條召試方得除授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才之如何資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為更張弊源尚在

臣愚欲乞特降指揮依倣故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制庶能塞僥倖之門重館閣之選

易之泰曰小人道消否曰小人道長其初下也下之兩立也故其初下也去邪一錄教陳四事世說盡去元寶之死黨乎

去邪疏

右臣今月二十四日延和殿進對。嘗論蔡確朋黨事。雖粗陳大槩。而臣內有誠懇。未能盡達。天聰事體至重。不可不憂。惟陛下無憚煩。而詳覽焉。臣聞蔡確章惇黃履邢恕四人者在元豐之末。相與交結。號為死黨。惇確執政。倡於內。履為中丞。與其寮友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公然朋比。傍若無人。以至先帝厭代。聖上嗣統。四人者。以謂有定策之功。眩惑中外。無敢與辨。及司馬光被用。奸人懼其為己之害。乃使惇於上前極口詆毀。陛下以惇無人臣之禮。逐之於外。確又以碩賊汚事。罷宰相。履恕坐事。相繼外補。既而惇在蘄州。肆為不法。強以賤價奪民之產。確在安州。不自脩省。作為詩什。謗訕君親。臣竊謂惇確所以桀驁狠愎。無所畏憚者。蓋四人從來更相稱譽。自謂社稷之臣。心有所恃。故敢如此。若不早為辨正。以解天下之惑。臣恐異日必為朝廷之患。臣迹雖疎遠。不知先帝傳位之詳。然縉紳士大夫間亦嘗講聞其略。今試條析為陛下言之。臣聞元豐七年秋宴之日。今上皇帝出見群臣。都下謠傳以為盛事。明年三月。神考晏駕。眾謂前日之出。已示

與子之意。其事一也。自先帝違豫岐嘉。二王日詣寢殿候問起居。及疾勢稍增。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還宮。非遇宣召。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無私。保佑慎重。其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嘗啓沃。而太皇太后內出。皇帝為神考祈福。手書佛經。宣示執政。稱美仁孝。發於天性。遂命草詔。誕告外庭。蓋事已先定。不假外助。其事三也。陛下聽政之初。首建親賢之宅。才告畢功。二王即日遷就外第。天下之人莫不服陛下之聖明。深得遠嫌之理。其事四也。臣之所聞大略如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

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臣雖愚陋。心常疾之。近司馬康赴闕。邢恕邀至河陽。燕語之次。稱贊確等不已。順其微意。類皆押闔。蓋欲康來京師。傳達在位。陰與確等謀為復用之計。朋黨害正。一至於此。臣竊謂惇確等謀用事十年。小人黨與內外結固。造作奸言。欺惑愚衆。臣恐日月浸久。邪說得行。離間兩宮。有傷慈愛。則確輩萬死。何干於事。伏望陛下起福於無形。防患於未兆。明詔執政。及當時受遺之臣。同以親見策立。今上事迹。作為金縢之書。藏之禁中。又以其事之本末著之實錄。然後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

確近以貶竄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欽乞並行廢斥
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貴奸豪弭息它日無患惟陛
下取臣千慮之得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文章正論卷十四

三

六十一

御府中正中
皆與理陰教
與古後統則也
此祖妣則亡
與為立后之
聖成云

論立后上

太皇太后

范祖禹

臣伏奉詔旨 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
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
此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
王重之今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慎也臣謹
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為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曰
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
聞古之帝王所與為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
後勲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
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者黃帝娶於西陵之
女是以為嫫祖為黃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
三五皆黃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
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媯汭遂有天下大禹娶
於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
年成湯娶於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
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大王娶太姜是生王季
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
歌之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
生賢女為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
祥親迎於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婚禮未有如

文章正論卷十四

三十五

四十一

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盛。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盖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禮本夫倡。詩始后。

文章正論卷十四

三

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由賢妃。其亡也。由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妹喜。商之興也。以有娥。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鑒者也。秦漢以後。婚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明德。出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亂。不足為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

文章正論卷十四

三

家。惟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驕。鈞惡戾虎。而剋者也。伐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為文帝。為漢之賢王。以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婚為大。大婚至矣。大婚既至。冕而親迎。敬之至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捨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盖深非之也。孔子遂言

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歟。禮又曰。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為過隆。願陛下勿以疑為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于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國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案禮。冠婚。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夫天下豈有獨尊而無配偶者。扎至於鄙陋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冊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

皆以為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為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陛下下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況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陛下留聽。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宣仁晚政輔
佐幼君其功
不幼君其功
死之下即霍
成王宣帝非
常之報報之
夏將焉過

論聽政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后登遐。陛下
彌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總攬庶
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
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
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
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
職。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
心。推廣聖孝。發為德音。行為仁政。以慰答天下生民
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陛下
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
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
德至隆。成王追念其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
祀周公。以為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
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
宣帝。霍光既沒。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
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
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之以非常之禮。而況太皇
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
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陛下之恩。

文章正論

卷十四

三十一

三十一

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然則今陛下所宜先
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
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
於英宗。鞠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太皇太
后之於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出
綈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
陛下。儲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
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既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
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
族人。不唯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
故。疎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
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羣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
己意為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
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
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凡皆為趙氏社稷。
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佑陛下也。故身當其勞
苦。而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而親黨多僥
倖。濫恩。仁宗既親。萬機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
怨。今太皇太后自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
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

文章正論

卷十四

三十一

三十一

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祖宗以來。唯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聖性寬裕。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內裁抑僥倖。以肅宮禁。九年之間。終始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為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是。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聰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

以儆羣愚。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之心。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為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為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祀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為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若聽小人譏說。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為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者萬行之本。本既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為朝廷之計。亦非為先帝之事。皆為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今又欲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衣不解帶。憂

瘁泣涕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具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太皇太后聖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人衆多。恐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纖介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憂君之至。惟陛下深留聖思。

論農事

論農華陽范祖禹論哲宗也。農德之本也。王安石以虛名被用。臣皆尚奇功。騁詞言也。

臣竊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澤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脩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雖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

唯躬儉節用無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脩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饑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於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蚕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家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

大章正論 卷十

三十八

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閔春蚕既併功績紡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貞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種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

人主操子系之權見賢則當進見不賢則當退退不格者論載人之福若之不事也

資格

孫洙

三代而下選舉之法何紛紛乎其法始得者終必失也故孝廉之始得也人務本行也其終失也計口課舉也辟者之始得也人樂自脩也其終失也流競成俗也限年之始得也誠德養器也其終失也少成不貴也九品之始得也家舉人興也其終失也愛憎在吏也清議之始得也名實相尚也其終失也浮偽相沮也銓選之始得也權不外假也其終失也美惡同流也故孝廉失之課辟舉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偽詮選失之雜是六者之法皆足以救一時而不足以通百世也故始終各有得失焉今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法乎臣請言其弊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闕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耻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眾也萬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

大章正論 卷十四

三十九

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
格闕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物歲月而妨之矣力不
足以稱其位增累致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
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
官者資格牽之也令夫計歲闕而爭年勞者日夜相
關也。有司躡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羣爭競矣其甚
者或懷黃勅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
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耻者爭于資格也。來而暴
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賊敗至死不
黜虎吏剗牙而食於民賢者齟齬於巖穴而赤子不
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
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後行之於唐
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以罪之不待後世之
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
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為
常法方且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
矯故曰萬事抗弊百吏廢弛法制頽爛決潰而不之
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利之者蠢愚而廢滯
者也便之者老而昏庸者也而於天下國家則
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為簡而易

守也。百品千聲不復銓叙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
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為要而
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選然而登之
矣上下相冒而賢才去愈遠可為太息也為令之急
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為先後用才為序
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叙無以深資久考者為優
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廢功不興者臣
愚未嘗聞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果卿皆由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窺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搆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

文章正論卷十四

十四

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又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玉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沒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敝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法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

於起且什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歷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生死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列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向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與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文章正論卷十四

十四

進四明尊堯集表

陳瑾

臣竊以畎畝受君精誠雖至芻蕘議政迂濶難行
向不習而常傾片陋敢期於得獻獨因睿斷許貢危
衷謝伏念臣糞土下材大馬賤質數罪故多於擢髮
含生無意於兼魚初欲縻捐終難緘默因續前言之
緒聊輸垂絕之忠非敢有善言惡惡之辭但欲明尊
尊卑卑之義此螻蟻所能知也在縉紳安可藐然
十卷之私書奪此與彼十九年之懿績可從而違
陛下於繼述之初首辨明於茲事微臣持將順之志
在流竄而靡忘鋪張痛詆之言編類厚誣之語初謂
文章正論卷十四 一四十二
熙寧之輔不規有商之臣於成湯敢肆厥欺疑安石
有所弗忍及究觀於魁筆始粗見其持辭因思大典
之久誣益願忘軀而往訴合浦十論申舊疏之餘言
四明八門撮其要於一序實欲彰火德之盛不敢畏
王氏之強寧碎首於邦誅忍謾心於國是彼效尤於
往轍亦苟逞於陳編難以縷闕略舉綱要謂藝祖濫
誅無罪謂真宗矯誣上天訕薄裕陵攘奪先美以託
訓為藉口之術以歸過為自譽之媒但矜詆訾之極
工固顧威靈之如在幾乎罵矣豈不痛哉讀其書寧
忍終篇稽其文可為流涕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為儒

君子大聖人也唐虞三代以來所未有也安石乃自比之其安石之大其其所以自比之法歟

宗守善之宮肇觀其形為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謂更
書獻倭而請觀光乎仲尼乃子雲聖父之贊比諸孔
子實下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真儒之將聖
當時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比
安石為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為何代之主又况一人
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
百官氣鬱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
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平九年安石之屏亦金
陵棄置不召者十載一字咸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
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從此不遜之像因壞先朝
三舍之法遂費今日千倍之財人材之可擢不殊國
用之添費徒廣浚吾民之膏血增彼像之精神美成
其私怨集於國陸贄設枝顛之喻承業以財盡為憂
忠於古人愛君之誠異乎今日養士之意又况臨川
之所學不以春秋為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
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
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賴川舊學記刊于四紀之
前辟水新雖像成一壻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
使臣氏浸至於強梁乃元祐助發其氣焰昔宣仁權
國之際謂介甫即行甚高宜贈崇官仍加美謚司馬

光書之于簡。呂公著行之於朝。不以稽弊為心。徒發鎮浮之議。負安石者。重加黜責。欺神考者。略不誰何。遂致於枝蔓而難圖。豈非由徧助之大過。雖當時未見誣史。而先朝自有聖批。恬不奉行。養成乖悖。蒙蔽裕陵之衆美。眩耀鍾山之一書。四輔之行。謀畫本生於日錄。三衛之設。規模初足。於新經密密乎。鄧蹇之安排。草草乎。京攬之傳授。考其音聲。則箎唱而埙和。譬諸手足。則左弱而右強。凝如冰山。烈若原火。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歿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驅。丹誠

文章正論 卷十四 四十四

上格。天語遙詢。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好時之罪。淵水在念。臭磔寧逃。恭惟 皇帝陛下。天地晉容。日月徧照。覽熙豐記動之史。倣虞夏採詩之官。念輿議於多方。證私書之百毀。舜纂堯緒。孜孜乎善繼之勤。武廣文聲。斤斤乎不承之美。茲所謂一人之慶。可以得萬國之歡。凡有識知。孰不將順天地尊卑之已定。首足上下之宜分。孔志在乎春秋。漢律嚴於名分。戴上者皆知此義。尊堯者豈獨臣書。燕馬以市骨為先。鬻驥者必將來矣。鄭校夾防川之壅。有舌者其忍默乎。臣命可危。衆口難遏。伏望 皇帝陛下。念臣役志於享

上。憫臣積禍於敢言。恭以尺朽之廢材。貢一得之愚慮。言多妄發。事則有稽。宣宗當紹憲之時。寧容德裕之奪語。武帝以述景為事。忍視馬遷之短辭。父子至情。古今一揆。不懲謗史之罪。則何以謝過於宗廟。不毀坐像之悖。則何以示順於華夷。國是方強。勢難遽改。大器至重。要在深思。庶乎苗莠之分。始於剋讎之辨。至美成於剛健。大患生乎因循。儒宗數人。自是一家之說。聖主獨斷。乃為我宋之休。天心獨愛之甚明。人情企想而有待。鮮神考在天之怒。成聖主奉先之仁。克果斷於蔡方。人將大覺。善光揚於堯績。士可無為。於一顰一咲之中。成允文允武之業。臣將獻駿惠太平之頌。豈特進狂簡不裁之書。曾臆無奇。但盡恭於文字。筋骸已憊。當致命於君親。仰酬再造之恩。退聽一成之議。闔門待盡。殞首知歸。

文章正論 卷十四 四十五

謂可大可
實更安新
法
蔡京奉
行之
奸不惟
能助
小人
抑且
能助

論蔡京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語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為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專於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下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已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為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文章正論卷十四

其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叙復。京嘗暴疏請誅滅摯等家族。雷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其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何以塞邢恕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末命。京帶開封府劄子。携劔之內。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令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惇之貶珪為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惇有詞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為執政。於是京有缺望。而與惇睽睽。四年三月。林希為執政。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睽絕者。為國事乎。為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固絕之。我教下而卞不從也。我固怒之。我與弟卞不相往來。父矣。我緣國事。今與愛弟不相往來。而況與惇乎。臣切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寧也。京往餞之。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牒閤門者。初以

妹行為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弟下為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即不知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為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蓋以韓忠彥曾布不能為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下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

大章正論卷十四

四

大章正論

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群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先帝。與下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責禍於博下。曲為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復留。后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係於一京。崔群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首領茲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為大患。而不能一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胷。何補於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也。臣嘗為下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者。為國事耳。非特為國為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連遭私家將安歸乎。下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默憂。非一日也。真宗景德中。北虜至澶淵。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計。

大章正論卷十四

四十九

大章正論

則天下分為南北久矣。賴真宗用寇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陛下聰明仁勇。融會南北。去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第一心。皆宜去國。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會昌中。工部尚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皆宰相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既敗。貶元龜為崖州司戶。元賞為忠州刺史。迴者蘓軾及轍亦兄弟也。古今故事。非不明白。何獨一京獲為計免。枉朝廷之法令。以徇一京。不知祖宗基業。何負於蔡氏乎。且自京下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為少。彼皆明知京下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為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朝廷之用。所以消除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術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為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后。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李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陛下

文章正論

卷十四

五十五

五十五

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昇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惟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者。同兒戲。陛下皆不早悟。漸成孤立。后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八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或以為買直歸怨。或托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后。責其怨望。此古人之所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溫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天下幸甚。

文章正論

卷十四

五十五

五十五

蘇京者。彼僭便安石之死。黨宋室之巨蠹也。陳確知京必亂天下。前後論列三十餘疏。以擊不遺餘力。誠為宋室除亂本也。徽宗惑其奸黨。寵京而斥確。賢否倒置。甚矣。且任用者皆京之流。而貶確者皆確之類。北轅之禍。其自作孽。不可活者歟。

皇后必慎所
以正名以妾
明禁矣況為
天子而可不
慎立后乎

諫立后

鄒浩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令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宗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既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宗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宗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况孟氏罪廢之初天下不疑賢妃以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

文章正論卷十四

五十二

四

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下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可不惜哉且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為妻况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為妻者臣寮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為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措手足其為害何可勝道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觀陛下天性仁孝追奉謨烈惟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為法斥兩漢而下不取今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為五伯之所不為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意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諭也臣觀白麻內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為所資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之系實為馬援之女德妃之

文章正論卷十四

五十二

四

時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迥然異矣。若曰賢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先獻故事。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邪。必欲以此示天下。果信之邪。燕臣聞頃年冬享寧靈宮。賢妃實隨駕以往。是日雷作。其變甚異。令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雷。又自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來陰靈不止。以動天心。則上天之意。益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攷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留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傳說不告以拒諫。而告以從諫。則聖臣雖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太宗猶有耻君不及堯舜之臣。況直可以為堯舜。如陛下之聖。而於身親見之乎。是以不敢愛身。冒犯天威。圖報陛下。親自識拔大恩之萬一。而區區血誠盡於此矣。惟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為吝。則萬世之下。所以仰望陛下之聖者。亦將在成湯高宗之上矣。豈不美哉。豈不美哉。伏望聖慈深賜詔納。不以一時改命為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為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

文章正論

卷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為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不勝幸甚。

文章正論

卷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王安石傳
其論非議六
經學術之誤
也而頗以之
配享孔子城
皆宋儒之
過也

論王安石學術之謬

楊時

諫議大夫楊時論王安石學術之謬。奏曰：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盡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而京之所為，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為言，而京得以肆意矣。然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其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之，則其為邪說可見矣。神宗皇帝常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為天下守財耳。此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自奉。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后王黼朱勔祖其說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踰為享上，實安石竭

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使使群動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夫鳧鷖之五章，特曰鳧鷖在疊，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后艱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艱難耳。自古釋之者，未有為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其后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侈靡為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睿斷王安石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為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

文章正論卷十四

一五七

任伯雨具大
事六件以開
章惇蔡卞之
罪其辭懇切
而君不知時
事可知矣

論章惇蔡卞

任伯雨

臣先累有奏狀言章惇蔡卞迷國罔上脇持哲宗以不孝之名迫懼哲宗以不利之實激哲宗使怒惑哲宗使疑謗毀宣仁聖烈保佑之功傳致元佑皇后疑似之罪引功自處歸過哲宗挾天子賊害忠良肆讒說戰危神器自古姦臣為害無甚於此去年上封事數千人乞斬惇卞天下公議只此可見蓋卞謀之惇行之蔡卞之惡有過章惇臣前來奏狀已言之今更詳具大事六件於後一元祐六年哲宗皇帝始納元祐皇后前此未納后時禁中嘗求乳婢諫官劉安文章正論卷一四
世等連上章論列皇帝既未納后不知宮中求乳婢何用宣仁聖烈令兩府宣諭是外家高氏所貢安世乃止紹聖初蔡卞還朝論及此事以為宣仁有廢立之意乞追廢為庶人一自紹聖以來竄逐臣僚應哲宗皇帝批出行遣者並是蔡卞誣罔先於哲宗前密啓進入劄子哲宗依劄子上語言批出至令劄子見在一紹聖三年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章惇欲召禮官法官共議蔡卞云既是犯法何用禮官乃建議乞掖庭置獄只差內臣推治更不差有司同勘若非蔡卞建議哲宗未必廢元祐皇后一編排

元祐中臣寮章疏乃蔡卞建議卞與蹇序辰自編排惇不曾與及卞具姓名乞行遣惇即奉行一鄒浩以言事忤旨蔡卞即首先奏云呂公著曾薦浩浩以此詆讒故哲宗愈怒遂編管浩卞又執奏乞治浩親故送別之無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許置獄一蹇序辰乃下死當管建者詳理訴之議實惇助之章惇遲疑未許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以此惇即日差官置局凡此皆蔡卞謀之章惇行之也按卞狡險陰賊機滔天惇雖凶狠每為制伏執政七年門生故吏徧滿天下今雖薄責如下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只如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惡過於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順流三程一日可到愚妄朝廷僅同兒戲蓋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故寧負陛下不負惇卞大姦元惡未正典刑人情憤歎天象示戒故自今年正月至今兩月陰雨蓋蒙氣之證於此可見昔周饑克商而年豐衛旱伐邢而得雨今惇自以異議當受大戮所有六惡伏乞陛下早賜宸斷明正典刑以答上天蒙氣之證候正惇卞典刑之罪乞陛下差人於朝堂道路間采聽若人人不相慶

臣甘伏罔上之罪

太章正論卷十四

卒

太章

滿可大曰荆公按已學以亦知而悔年右為神考師是也師錫道其何失言之意吾道之誠忠

與陳箴中書

陳師錫

奉別累月不敢作書為問而傾嚮之心食頃不忘李君至辱手書伏聞謫官東去裕如也繼衛守急促回又得所惠答喜聆起居冲勝甚以為慰蒙示日錄論及二編具悉公之忠義尊主之心天日可鑒然其言數齟齬者蓋公之言未能信於人也未信於人者以公之心於此事自未通徹耳敢以所聞奉洩儻以為然當有裨助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公特謂曾丞相為人所賣不當進日錄以為國史之證也公知其為私史耳而不知其為誣偽之書也公熟閱之當盡見其誣偽之書也不知其為詆謗之書也公精考之當盡識其詆謗者昔當見葉致遠言荆公晚年自悔作此書臨終命門人焚之下焚他書以給公公歿下遂縱橫撰造恣逞私意甚者至於因事記言為異日自便之計有知識者孰不欲辨明第以人微言薄不足以及勝朋奸之凶焰故隱忍耳吾友奮不顧身挺然明此一大事豈特怯懦之人仰嘆不已而宗廟之靈聖考在天之憤實有望於吾友也然吾友謂安石聖人也與伊尹同侔此何言之過也吾輩在學校時應舉覓官析字談經務求合於有司不得不從其說至

於立朝行已則是是非非。烏乎私也。春秋孔子之所作也。先儒斷天下之事。決天下之疑者。春秋也。安石廢而不用。正君臣定名分。春秋之法也。安石治平中倡道之言。曰。道隆德駿。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與之迭為賓主。夫天尊地卑。不可易也。明此南面。堯之為君。明此北面。舜之為臣。自古未有君而北面者。安石以性命道德為說。乃謂君可北面與臣迭賓主耶。吾友謂安石神考師也。此何言之失也。神考於熙寧間。兩相安石。首尾不過九年。逮元豐之親政。安石屏棄金陵。凡十載。終身不復召用。而亦何嘗師之有。自古有大車正論。卷十四。一五三。天下之君。未嘗不守祖宗之成憲。明訓。後世子孫。妄為更張。鮮不召亂。豈有掃蕩我祖宗之憲之訓。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力行之者。夏之時。五子作歌。則述大禹之戒。曰。皇祖有訓。商之時。傳說之訓。高宗亦曰。監於先生成憲。其永無愆。周之時。成王命蔡仲。則曰。率乃祖文王之彛訓。是三代之君。亦各述其祖宗訓戒如此。安石乃盡取變亂之可乎。吾友又曰。安石有剗弊革故之功。此何言之陋也。祖宗之法。行之幾百年。累朝聖君賢臣。不敢輕議。道明愈久而愈通。法則久而必弊。因其弊而革之。雖弊不窮。仁皇之

末適當困弊之時。而神考初政。有為必有剗弊革故之臣。苟得忠厚之人。則祖宗之法。尚可因弊革故。再新無窮。不幸遇安石。力掃蕩。一切顛倒。之當是之時。士知其非。民不從令。安石乃以商鞅必行之心。立賞罰以變天下之法。橫目之民。但趨賞避罰。安知長久之利害。于今五七十年。成敗可見。風俗之醇醜。於祖宗時如何。廉耻之廢立。於祖宗時如何。人才之美惡。於祖宗時如何。民力之貧富。於祖宗時如何。今則元臣耆舊。彫喪殆盡。遺民父老。在者幾希。而上下八方。且紹之迷之愚。恐更一二十年。事窮力殫。弊盡百出。土崩瓦解之勢。見而祖宗之舊制。上下罔知。雖欲紹復。不可得也。孤忠所以痛心疾首者此耳。若謂剗弊革故之功。非敢聞也。吾友又謂安石有講解經義之能。有作成人之才之功。此何言之弊也。安石之學。本出於刑名度數。性命道德之說。實生於不足解。經與義皆原於鄭康成。孔穎達。旁取釋氏表而出之。後學不考其本。因受其欺耳。吾友所論善則善矣。而未盡也。輒以此澆聞此事。匪易辨。更須執考日錄根本。識其真偽。乃可正此事矣。至懇至懇。吾友方遷請。然居善地。不足憂。惱師錫緣。編排舊疏。早晚必有行遣。決

無輕恕之理。相見無期。萬萬自愛。李君遣人附此書。幸勿秘之。勿重期罪也。

文章正論卷之十四終

李綱

文章正論卷之十四終

李綱十事自
姚崇然崇
代宗之明
是以成宗
與之盛治
綱之宗之
綱身一日
于朝廷之
上安

文章正論卷之十五宋文元文附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中興十議

李綱

議國是。臣竊以和戰守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景德中契丹入寇。羅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切寨之小。而和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甸。廷臣以初春固守為然。而不知時事異。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欽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路。百工伎藝。悉取之歸北。終也劫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陛

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
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
朝廷所以擇患禦侮。救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
從而可也。陛下父兄沉于虜廷。議者必以謂非和則
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臣竊謂為天下
者。不顧其親。顧其親而忘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
孝友也。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皋間。太公為
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勵羽不敢害。
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
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呂卻謀立子圉。以靖國人。秦不
文章正論卷十五
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
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於此。劫質主人。以兵威臨
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
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謀。凌懦畏彊。初無惻隱之
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之審。固臣子之
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
議為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
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
也。子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
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累端。

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聽命。必盡以天下界
之。敵而後已。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
之策。而戰姑俟於可為之時。何哉。彼既背盟而劫質
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
寇。則多方以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
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汾河江淮之南。治城壁。
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
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
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脩。士氣漸
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
文章正論卷十五
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
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克。而二聖保萬壽之休
亦將悔禍率從。而鑾輿有可還之理矣。議巡幸國
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靡有變故。豈特仁
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下之利。方
今多難之際。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
起之虞。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
為陛下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
巡幸之禮。今當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
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之具儲峙。糗

故令階進二
不惟折奸世教
可防風紀亦
陵之漸

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鑒興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問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懷戎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其利有三藉巡幸之名國勢不失於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覬覦三也至於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荆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溪戎守臣因陋就簡勿事壯麗且圖來日惟取便安因緣極擾者重責于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赦今臣伏讀陛下登寶位赦書所疑者三祖宗

文章正論卷十五

四

行濫賞我此臣之所以疑者二也祖宗登極於有罪安置編管羈管等人次第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叙用或復官以其罪之輕重為差故恩施而威立邦昌偽赦一切復官而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憲今陛下出政於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別是非行嚴實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務姑息哉此臣之所疑者三也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為正當如此也將以邦昌偽赦寬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昌與聞國事欲以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為過矣宜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惡逆不赦選人不循資安

文章正論卷十五

五

故事而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冒處王爵。極其褒崇。不聞泥首以自拘。方且偃為得計。人之干紀。一至於斯。儻或逃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揖遜之謀。以罪為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祐我宋。必將有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特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垂萬世亂臣賊子之戒。議偽命。運會之

文章正論卷十五

六

四夷無事

阮何代無之。為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時。則伏節死義。有死而已。國家涵養士類。垂二百年。遠遺金人之變。劫質二聖。擁鑾輿而北。遷逼立臣僚。易姓建號。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於俄頃。稽顙屈膝。奉賊稱臣。有為金人之股肱。驅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者。有為金人之喉舌。傳命令廢本朝而建偽楚者。有因為姦利。汙染國戚者。有為偽楚之輔翼。總其政事者。有受偽楚之官爵。與聞議論者。有肆為惡言。以辱本朝。以諂邦昌者。或草勸進之表。或定冊立之儀。視之恬然。不以為怪。夫節義

四夷無事
戰則亡
後辱不戰則
亡黃龍府兩
宮何以生入
王門關乎

者。正所以責士大夫也。至於武夫。則當開略。昔李唐有安祿山之亂。大臣如達奚珣。陳希烈。皆相賊用事。而其餘受偽命者。肅宗反正。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令伸。以有中興之功。今宜依此。考核其罪之輕重。以為之用事者為一等。以受偽官遷職者為一等。以北面而臣事之者為一等。其有致仕及曾乞致仕而不許者。猶有羞惡之心。並與旌別。至以忠義為賊所殺。如李若水等。皆追贈而優卹其家。則善者知勸。惡者知戒。天下之士。不變矣。近年以來。士知利而不知義。故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為得策。一經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七

四夷無事

變故。坐視君父如行路之人。自非一振國威。大變其風。天下未易理也。議戰。臣聞二帝三王。皆有戰績。夫豈不欲坐致治安哉。勢有所不能也。本朝藝宗太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二百年。夷狄賓服。外患不興。豪俊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故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古之為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

輒潰不能取勝則積威約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
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
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鬪必不可也昔周
用鄉遂之兵而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
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用管仲
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
有天下國家者強兵戰勝之術槩可觀矣為今之計
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
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
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而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
文章正論卷十五
勾踐有會稽之耻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
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
年為期則戰可以得志矣議守居山者必高垣墻
固柴柵以虞虎狼居野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
賊夫金人虎狼盜賊也曾不過為防虞之計而裂地
厚賂以予之譬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
財幣畀盜賊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
然後為可用者謂大舉以報今日之耻也至於守備
當日為虞害防患之計夫金人既已得其所欲挾二
聖卷六宮而北之矣逼脇邦昌使僭偽號其意亦豈

并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
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於外必為臣民之所推故
留此以為中國繫端也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
欲以力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
之所未及者留繫以為異日之圖今日守備之策當
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為守朝廷量
以兵力援之而於汴淮汾江置師府要郡以控扼修
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
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
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
文章正論卷十五
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至越軼使國勢漸定人心稍
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患矣議本政朝廷天
下之大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
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稟
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
朝廷卑而天下危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
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
本故也其初為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
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
咸自已出故能削平僭偽號為中興自崇觀以來政

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為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愚誠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耻宗社生靈幸甚議責成夫廢覈實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有所不能今以州縣之間任一官効一職者數改易之猶不足以為治况於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五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副易者十五人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置施設議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逆無所適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於其間反為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所謂黏罕幹离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取勝也陛下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久任而責成功勿為細故之所搖勿為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乎可為也議修

文章正論卷十五

十

續修

德國家新罹夷狄之禍百度多廢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去就之際伏望陛下目新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之智以察物卑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遺貨利以法成湯之明至於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度同漢高祖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納諫勿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勿以小累為無傷而弗去日慎一日新而又新思宗社之危而不忘之於寤寐思父兄之辱而欲見之於羹牆出於至誠悠久不息則天下民心自然感動以圖中興有不能也

文章正論卷十五

十一

續修

潘可大曰澤
力字東字常
此後之新集
都者不至偏
安江左蓋其
保唐比于張
巡而當時不
如唐肅長使
黃維漢滿謀
附以夫

經國疏

宗澤

建炎元年開封尹宗澤上奏曰臣伏見我國家承平
幾二百年數世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嬉猶夷
度日不復以權謀戰事為念乃以賊虜詭譎為可憑
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
刺挽射之伎俾嚴攻討其間有實欲賣勇思敵所懼
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因循苟且以致賊
虜顛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然茲非賊
虜之能也皆由亡誠實之士鼓唱驕逸率以飲跡逃
避曲辱不耻為智為勇爾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
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助賊張
皇聲勢且為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直兩手
分付與賊虜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
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監臣恭惟
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賊大獲而歸去冬
與今春夏賊虜猖獗大臣柔邪諛佞蓄縮畏避者不
敢畧有拒抗語但詭譎為計實包藏為智謀賊默為
沈鷲遂致二聖蒙塵后妃配王與無辜之人流離壯
士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燕所
為也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和議者肅之嶺外

文章正論卷十五

十一

天下冤抑之氣一旦舒快自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
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廟朝之耻激勵卒伍
勸率義士俾思勤絕以正夷夏不意陛下復聽姦邪
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為退走計臣願陛下試
一思之陛下初陟位何故以講和為非遂當時議臣
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與賊虜為他日之畫
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奉太廟木主
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
生靈如蠹壤草芥略不顧恤比賊虜遣姦狡小醜假
作使偽楚為名來覘我大宋虛實臣見如是因納諫
狀與留守范納乞收賊虜奉使之入置之牢狴素取
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懷冤之心俾肯力戰仰贊
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遷置別
館優加待遇臣奉此詔命憂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
二三大臣何為於賊虜情款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
計謨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
時若鑾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奕宏
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之臣尚狃和議皇惑
聖聰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
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

文章正論卷十五

十一

以臣言以狂頑盡賜以褫削投之瘴烟遠惡之地以快
姦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切之至臣籍蕞闕下以
俟誅戮

文章正論卷十五

十四歲至

第廣門詳胡
侍郎諫書論
理勢廣廣源
烈然理盡詳
正而氣極不
家亦有中然
不可及者在

上高宗封事

胡銓

謝靈運云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
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內人物也
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
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
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
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劉豫臣事醜虜南面
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
慮掉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
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
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
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
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
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
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
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
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
所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
官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
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

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可止。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

文章正論卷十五

十六

四

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狼復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文章正論卷十五

十七

三

論黃潛善汪伯彥
馬仲
高宗即位馬仲上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
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處事未嘗愜當物
情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蹙威權日削且
三鎮未服汴都方危前日遽下還都之詔至於鑾輿
未能順動其不謹詔命如此草茅對策不如式考官
罰金可笑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覿黃哲輩諸
群小以掌誥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給張閭以言事
被逐邵成章緣以上言遠竄其壅塞言路如此祖宗
舊制諫官御史有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以進
三省不敢預厥有深旨近擬用臺諫多取親舊不過
欲為已助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
有材皆可任重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
能如此或責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蓋謂陛下
制之不能施設也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蓋謂事
繇於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如此呂源狂橫
陛下逐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其彊狠自專如此
御管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潛善伯彥
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眾兵其務收軍情
如此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則力庇

論黃潛善汪伯彥

馬仲

高宗即位馬仲上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
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處事未嘗愜當物
情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蹙威權日削且
三鎮未服汴都方危前日遽下還都之詔至於鑾輿
未能順動其不謹詔命如此草茅對策不如式考官
罰金可笑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覿黃哲輩諸
群小以掌誥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給張閭以言事
被逐邵成章緣以上言遠竄其壅塞言路如此祖宗
舊制諫官御史有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以進
三省不敢預厥有深旨近擬用臺諫多取親舊不過
欲為已助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
有材皆可任重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
能如此或責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蓋謂陛下
制之不能施設也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蓋謂事
繇於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如此呂源狂橫
陛下逐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其彊狠自專如此
御管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潛善伯彥
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眾兵其務收軍情
如此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則力庇

王安石之罪據其所為豈不辜陛下倚任之重然陛下
下隱忍不肯斥逐遂使遺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期在
何時耶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時幾易失望
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
明日改衛尉少卿仲以論事不行辭不拜

稷迂齋評陳
東為大學士
以天下為己
身死生以之者
社稷之臣也
如賢嫉善妨功
害能者
社稷之賊也
陛下聰明英睿
獨智旁燭賢邪
判然天下
戴以為社稷之
主而在廷之臣
奮勇不顧以身
任天下之重者
李綱是也
所謂社稷臣也
其庸繆不才
忌嫉賢能動為
身謀不恤國計
者李邦彥白時
中張邦昌趙野
王孝迪蔡懋李
梈之徒是也
所謂社稷之
賊也
陛下斷然不
疑拔綱於九卿
之中不一二日
任為執政
中外相慶
知陛下之能
任賢矣
斥時中而
不用
知陛下之能
去邪矣
綱任而未
專時中斥而
未去
復相邦彥
又相邦昌
自餘又皆擢
用何陛下之
任賢
猶未能勿貳
去邪猶未能
勿疑乎
今又聞
復罷綱職
事臣等驚疑
莫知所以
綱起自庶官
獨任大事
邦彥
等疾如仇讎
恐其成功
因綱用兵
小不利遂得
乘間
投隙歸罪於
綱然一勝一
負兵家常勢
小勝固未足
為喜而小挫
亦未足為辱
况示怯示
彊奇謀秘計
豈可遽以此
傾動任事之
臣臣等竊聞
邦彥時中等
盡勸陛下他
幸見事有急
各陳乞親黨
外任遣家屬
隨之遠去
豈身為大臣
不能以一家
死社稷之難
其意

乞復李綱舊職疏

陳東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如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判然天下戴以為社稷之主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梈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為喜而小挫亦未足為辱况示怯示彊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見事有急各陳乞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身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一十一

止欲倉卒之際各保妻孥耳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聞然騷動弗安其居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賴聰明不惑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諸謫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享高爵厚祿為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於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唯鄭居中力爭以為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其役邦彥等畧不可否於其間實陰助黼以貽今日之禍陛下新即寶位遽有變亂之虞邦彥等不引咎歸己自求貶放而尚偃蹇固位忌賢嫉能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未可知且虜人既和之後尚敢縱兵肆掠屠戮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聞陛下任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綱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吊咸謂不日為虜擒矣則是陛下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

地得之甚難。又况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河北。則朝廷復可都大梁乎。自真宗仁宗兩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祖宗境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叛盟乎。綱孤立無助。天下共知。其可以大用。臣等請為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棧為避水計。獨綱慷慨為上言之。至為姦臣譖逐。文章正論卷十五
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深顧北之憂。而左右無一人為陛下請行者。綱獨奮然而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集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一進一退。在綱為輕。在朝廷為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閩外之事。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為未足。

取信。試御樓呼耆老一問之。呼軍民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陛下不可不審。

忠公以通天
下之心上臣
之盛執也檢
何人斯是以
結此

劾秦檜專主和議

黃龜年

時邊報王倫來歸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臣人者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僭亂慮人主之照其姦則合黨締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故附下罔上之黨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盛威福在已欲永塞言路書上檜罷併劾檜黨王暉王昞王守道皆罷之檜大章正論卷十五罷仍授觀文殿太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政如故龜年又奏曰比論秦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曲全大臣之禮柰檜姦狀暴露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群盜必分首從為之從者皆已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義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既然則何忌憚而不為檜厚貌深情矯言偽行進迫君臣之勢陽為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阻格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私已有

一即可黜况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為多乎章凡三上遂褫檜職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苛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讐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

大章正論卷十五

二十五

九十七

丘璣山曰宋臣飛沮李綱身罹三敗幾何宋之心誠忠而恨宋自用終釀禍

論遣使劄子

胡寅

懷以和愚宋亦自張浚好先用周鼎安

臣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何辭遂行然臣再三思慮未曉其說須至剖析聞於聰聽者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略亦精於用兵其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卑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虜兵亦不來及癸丑遣使則鈞引虜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虜境晝夜驅虎略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給匆匆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況何鮮一使臣其何能任胡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人口舌下虜為莫大之耻終不屑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足意而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虜賊臨以兵威肆其恐脇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

文章正論卷十五

二十六

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曾謂何鮮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虜賊之所大欲有無厭之心正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况豫賊祈哀乞援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於一堂之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為其封疆矣河之北粘罕自以為其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馭風徑至虜廷哉必渡清河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為賊今豫肯實吾使人達之於虜我臣恐我伐凡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虜

文章正論卷十五

二十七

之勢如兩家有沒世之怨一弱一強強者侵陵不休弱者亦固其門墉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悅以金帛適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強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胡英傑勒曜垂珪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色寬殘不義特盜賊之靡耳非有保國永世兼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動兵壯者老老者死其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沉酣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今冬黨助豫賊時於一表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

謀臣戰主
之則當時
良將不少
為和議者
心腹已清
而能為

之險以禦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兵交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屈當反為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之心迎合粘罕之意為身謀而已。陛下寤寐賢才日昃不倦菲衣節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士固將父兄據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脛之耻也。若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伍叛散以為無復有輸忠効智建立功名之日使和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為之漸以國與人取悅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警效之音者。况今歲月已久虜必重閱懼我知之今以虜為父兄之讎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而不絕則虜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邇必無可達之理乎。臣聞善為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使倖以為之漢高祖出關得董公之謀以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三

三

弒君計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強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燒關舉卷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自操為賊亦能三分鼎立至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為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之故卑下於操以苟存邪孟子曰若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壯向更無他策儻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議必恐不能為至於何辭之行決須取辱臣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三

三

宋制以忠厚
主國祚惟忠
厚每持故武
一君子推過
其不而而去
出頃惜若不
忠置之死地
者蓋有所以
嚴之也

論吳并莫儻徐秉哲

臣謹按吳并莫儻徐秉哲等致身侍從偷生惜死奉
女真之意將祖宗一百六十年神器泣涕來往交割
與叛臣張邦昌為邦昌之臣行邦昌之政施施然自
肆非不得已也怨在七廟天下仇之貸死投荒失刑
甚矣猶萬萬一以紂公議者謂無前洗之理耳今乃
節次用赦許令自便是教人使反覆賣國戕毀三綱
豈撥亂反正之道乎昔者世衰道微暴行有作臣裁
其君子絀其父孔子為此大懼而作春秋以俟後世
有能舉其法者其法謂何莫嚴於討賊矣陛下志
在春秋固將見諸行事深切著明況當艱難之時逆
臣僭竊反面事之者皆我臣庶天下大變也若不申
著君臣之義以立國政則亂綱解紐賊亂接迹人欲
放肆天理淪滅亦何所不至哉所有吳并逖便指揮
下臣惶恐不敢書行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一十三

星海曰一人
元良萬邦以
目安富胡馬
南牧之時不
言陶樂而首
動其美陸秀
知本矣陸秀
夫日書大學
微此意

論治本

胡宏

宏上書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
莫知其鄉若為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
不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
而不自知此臣之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逆臣
僭位於中原牧馬騷擾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
心為大憂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於天地宰制萬事
純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
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發智巧不陳於
前妃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沉思
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
必有歉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
良心可察而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為天子瞽瞍以
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以窮欲哉而瞽
瞍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戚戚然有憂
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微宗皇帝身享天下
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
至為帝一旦劫於離敵遠遯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
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
公嚴辛若盤隘其煩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鐵

文章正論卷十三

一十三

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歎
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於此矣夫以臣之疎賤念此
痛心當食而嗑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為况陛下
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
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壯面讎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
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
故歎偷安江左貪畧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
以為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
何誤耶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讎子孫之所以
寢苦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
太半正論卷十五 三十二張表四十七

夫婦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
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內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
遠栖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驚驚萬姓未知攸底
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亡三綱之本性
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是非
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臣賊子
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
肆而天理滅矣將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而致昇
平乎末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
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
於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推中正之易而
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
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
能保全三三心腹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
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
在已也

誠意正心之說上而取開而晦者終不吾知其精誠動盡力快持誠至矣宗之終不獲何我

辭崇政殿說書封事

朱熹

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佗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為之滌腸瀉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為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三十四百五十五

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實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肅肅后妃有闡睢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三十五 梁金夏

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僕御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

天下大本國
家急務操之
左右之忌不
能言非
宗不能容

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
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
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
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
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官宦
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
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
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
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
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
文章正論卷十五
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后世法程也陛下試以是
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
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
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
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覩其外則爵賞之亂貨
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
之則陛下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
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打
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者獨有前日
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

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
崇獎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達以
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
不當論况其有才達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
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
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夷狄傳於後
世且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論
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
不比人類顧乃榮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
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
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
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至其納財之塗則
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
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
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
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
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
况中外將帥其不為此者無幾陛下亦未有推其類
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
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

織後擬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感寒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謗譏悖逆絕理至亦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為將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歛。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足矣。然後示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下一受其獻。則后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執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

自古言公私
字未及君
切如此者而
以內外及君
子小人分公
私尤人止易
疏之弊

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克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其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隣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

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碌
 憐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
 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
 禍根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脩紀綱壞於上
 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
 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
 下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
 有以正之哉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
 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
 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師傳保者詳矣
 文章正論卷十五
 陛下聖學高明洞貫古今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竊
 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畧之甚也由前所
 謂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畧因是亦
 以是為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后
 官寮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
 時使邪佞僂薄關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
 謂講讀間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
 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
 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
 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

賈誼治安策
 類此者彼
 詳于身世
 而此則
 又詳於
 經世

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
 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其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嘗
 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后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
 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傳賓客既職
 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
 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保賓客既不復置而詹
 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
 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傳賓客則無
 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
 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褻雜進之害此已
 文章正論卷十五
 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
 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
 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
 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
 別置師傳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
 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官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
 之出必由於此而后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
 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傳友咨議
 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眾職妙選耆德不雜他
 材皆置正員不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

屬已畧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從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剏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剏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實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剏斷畧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晚輩之執政臺諫者，而用

文章正論卷十五

四十二

四十三

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給，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脩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為臺諫為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

文章正論卷十五

四十三

四十三

者之未重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動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汚廉耻廢壞頹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勵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今文章正論卷十五

日矣而今天
下尤甚非聖
賢君子不封不
能一且除
之

隨群逐隊排僂升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熾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紀綱為何如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敗于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向則千金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符券為詩文宰相可噉則噉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劄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譏眾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于眾以為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

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若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后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位

文章正論

卷十五

四十六

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慮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后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果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消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

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為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以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叛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

文章正論

卷十五

四十七

之內帑願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叛曹其為說曰內帑之積將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叛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三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叛曹不得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消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叛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

茅廣門評十
羊九牧自古
病之不惟病
千官其病民
尤急監司既
多未必皆賢
加考考則下
民皆脂足
免往來案

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脇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為賢於是中外成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也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已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脩而推之則臣聞目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括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伍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借價輸錢以若晚唐之將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

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次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官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帥律之為何事而惟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狀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疆國勢豈不誤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為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嚴而儲蓄美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為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顧故朝廷不免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強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為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為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類往往亦為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則此

當時議之大
皆乃在歷代
言雖非以名
正無不定一
正君而圖定
何有吏秋錢
思以格若心
之非也

屬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闊，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叛賣矣。叛賣不至其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計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絀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其大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遊民，各自為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為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

文章正論卷十五

論

論

論

論

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為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前日有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博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

文章正論卷十五

論

論

論

論

戊午議
之奸且帝諸臣爭和議也新安朱熹序誅僧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義也故
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
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
為不如是則無以盡子吾心云爾然則有其君父不
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
而求為之必報其讎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
君父之讎不與其戴天寢苦枕塊不與其天下也而
為之說者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

戊午議

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
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
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
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
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
必報其讎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興誓雪父
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
至於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
捷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
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自虜遶力主其事常

文章正論卷十五

五十五

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
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
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飲食其肉而
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
藉口攘却眾謀焚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
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
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
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
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
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
大夫徂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
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願以亡讎忍辱為事理之當然
主議者慕為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
蔡未之議餘言為進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
公聞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
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
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讎人役之歎者一旦
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忘其疇昔
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
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

文章正論卷十五

五十五

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謂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為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墮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疆之勢也。今南壯再權。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讎者。固已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難。因讀魏元復所叙次戊午

文章正論卷十五

五十四

文章正論卷十五

五十五

陽明

讜議為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決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復所為叙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儻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謀之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乾道改元六月戊戌。新安朱熹序。

崔太史銑曰。朱氏感於孝宗而作也。孝宗有雄志而亡。惟才誤於張浚而喪師。甘心叔姪以奉夷南渡。名臣介介自守。亡經國之畧。又有竊位盜名者。自趙鼎之外。足算也。士習靜亂保境。又弗及焉。

日狹當威莊珍滅文侯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豈自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也當獻公珍滅威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豈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邪嗚呼私生於愛而害愛者莫如私天下未有私而能愛者也獻公昔私申生至於盡滅威莊之族以除其禍愛之亦至矣曾未閱時孽於驪姬遽移其愛於奚齊其為奚齊而殺申生即為申生而殺威莊之族者也向之愛申之心果何所在邪申生之愛既可移於奚齊則異時奚之愛亦可移而之他矣

文章正論卷十五

五十八

矣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今之愛奚齊者亦未可保矣然則徇私者豈能真所愛哉果出於真則必不可移矣林向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天性之愛豈外物所能移邪獻公苟能悟此愛之非真一念之忠識天性之愛則本根枝葉與生俱生而不可離何憂乎士蒍何憂乎驪姬哉

論攘夷復讎書

陳亮

亮又上書曰臣嘗嘆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耻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與師以獎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掃蕩犬戎洗國家之耻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后正紀綱脩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為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即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仇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讎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為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有出入之地者示天王不可置中國於度外也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

周平之子宋
高誠相符矣
然平特立子
晉文素衷二
公者各自為
計未有以復
讎告之者宋
高之朝平種
之徒紛紛致
其動志恨復
而不寤高不
安乎矣

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兩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兩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興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每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意。論恢復則曰脩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為美。臣以識心見性為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為一辭。以磨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讎。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為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間謀。結豪望。論富強則曰廣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

文章正論

卷十五

六十一

四

籠絡為明。臣以奮勵驅馳為寂察。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為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為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辦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既揆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仗。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嚮。而效忠款。陛下喜其願指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乖矣。陛下勵志復讎。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今者賢士而獻之門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

文章正論

卷十五

六十一

四

監司幸其復為侍從而有求其郡之守嘗為臺諫也則監司懼其復為臺諫而有所擊至於縣令之與在朝某官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民訴其守則執其人封其辭以送其守民訴其令則下牒以與其令是為守令報讎也守令從而甘心焉後有冤者夫誰敢自言此之謂不敢問朝廷舊歲免和糴而江西之州有因秋租而每斛敷和糴十之一者朝廷罷兵再歲而舊歲江西之縣有督馬穀如星火者大旱不歲而不末減饑民流徙而不知恤監司視之亦如秦越也此之謂不暇問郡縣之胥馮守令之寵以暴吾民民大章正論卷十五

潘可大曰潘王之扶非理宗之心也與相類然武公伯以修德名蓋前德幸極而聖理也不然聖基亡宋之禍

上殿劄子

真德秀

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夫自萬世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別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凡使生人之類各有寧宇不相鬪暴賊殺者此唐虞三代數聖人之功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夫所謂五常者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別即所謂禮智者知此而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虧亦未有三綱廢而五常獨存者嗚呼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棟幹真安生民之柱石歟人而無此則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則中夏而商夷矣臣嘗讀詩至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小雅之詩財二十餘篇而綱常之義略備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賴此而已而至於盡廢焉是自為夷也四夷交侵之禍安得不以其類至乎又嘗攷觀古昔有當

滿可大曰漢
武表章六經
內多欲而外
施仁義不輕
宗重義理
三綱而廢
其名未得其
實

文章正論卷十五

宋六書四百五

衰微削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絕猶足以僅存者亦有治安疆盛之世綱常墜地卒至於大壞而不可拯者周自東遷日以卑矣然威文出力以獎王室則猶有君臣也諸侯會盟以定世子則猶有長幼也故能擁持虛器尚數百年晉氏之興奄有吳蜀再傳而至惠帝可謂極盛矣而陽德不烈陰惠內熾讒巧交煽國本遽搖諸王跋扈主威遂奪三綱盡廢而劉石之變興唐之明皇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官闈怙寵黷亂天常姦諛肆欺潛竊國命克邪造孽狀本支三綱盡廢而羯胡之難作即晉唐之事以驗序詩者之言千載相望若合符契有天下者柰何其不監哉惟我祖宗繼天立極其於事親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主御臣之方大抵根本仁義故先朝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善者以為三代而下皆未之有猗歟休哉聖子神孫所當競保持而勿墜也恭惟陛下天啟獻明肇膺大寶此正端本澄源之時臣來自遠方竊聞朝野之論以謂陛下有承順太母之孝有憂憫元元之仁苟推是心何往非善獨不幸處天倫之變有未盡其道者雖棠華之愛方篤而布粟之謠遽興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苟乖於理害且隨

文章正論卷十五

宋六書四百五

之綱常大端是謂人極人極不立國將柰何且民無常情惟上所導大學曰上老者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遜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作之則興故慈孝隆於上則下有忠順之風愛敬虧於上則下有陵犯之俗影響相從至為可畏伏惟陛下深懲往悔而思所以補過者焉夫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陛下欲報先皇之大德則繼志述事所當先衰麻之數哭踊之節其次也欲報慈闈之至恩則先意承志者不可後脩禮之奉跪拜之恭其末也兢兢朝夕惟實德是克惟大政是習使朝廷以治而宗社以安則子道脩矣誦二南正始之詩而思異時之擇配者不可不謹玩大易正家之義而思平居之反身者不可不嚴近而九族必有以廣親睦之仁內而六宮必有以肅雍雍之化則家道正矣委任臣工者人君之大體躬親聽斷者人君之大權二義並行初不相悖必使政令出於公朝而絕多門之私威柄歸於王室而無倒持之失則君道立矣子道脩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禮之源而君道之立則又天下大義所由定陛下儻能明此三者而行之一本於誠則不求感人而人自孚不求

政宣十失其
此在信任後
臣必自毀而
後人毀之
者自毀之
也其和戰
宜尤屬後者

今將戒前車之覆永神詭之安其道非他願以政宣
為鑑而已臣嘗安論政宣致禍之由其目有十夫君
臣相救維是幾安朕朕不良萬事墮壞其在虞廷猶
以為戒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
之門專以淫侈盡上心奢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極
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東南甚至內進曲宴出女樂以
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
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易曰師正夫人吉又曰師
出以律否臧凶言總師必得老成厚重之人用師必
有節制訓齊之律反是則凶也自童貫高俅失主兵
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陞級之法不行潰敗者
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恤而誣以逃亡於是賞
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詩曰諒天之怒無
敢戲豫故天之渝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變而
無禡者政宣之世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
黯無光洵洵欽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
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為嘉祥變異為休徵此上不畏
天戒其失三也大舜之聖舍己從人成湯之德從諫
弗咈自昔未聞飾非遂過而不亡者政宣之際以言
為諱張根論征欽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

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
出大學朱夢說以昌言官寺竄斥池州於是布衣不
敢言矣鉉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人言其失四
也夫君子在內其卦為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政宣
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為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
代鴻碩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貶
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握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
安得乎其失五也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任人
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柄貫攸濫厠樞庭
具軺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詩書即膏粱子弟非奴
才輩正論卷一五
事關其即翼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
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顯為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
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
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真
尅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
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勔以
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
此屋歎愁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

為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覲國而實實行遠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識壯事既興遂付戎律以僕諫之才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師得以馮陵未幾副之以蔡修易之以譚稹其為驚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疆國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一十五

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疆敵為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與遼國交兵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姦臣腐夫希功寡謀唯恐無以順達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

陳處待元之
不整擊可行
金人之終龍
宋人之智而
愚之覆轍也
得之左
之宜傷然

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鼓結余親為造孽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乖宜其失十也今陛下聖德清明萬無此失然臣獨怪一人憂勤恭儉無媿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諫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獲申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譖猶或得志蒙蔽之私日熾駁飲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獨請為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韃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隣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猶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患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詞假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一十五

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黨端。點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豫圖所以應之也。自三數年來。謀國者不深惟長莫而切倖安。曩者虜在燕幽。吾以歲時聘問。已非獲已。彼既播越而南。獨不可遷延其辭。俟復燕山。然後至帛往來如故。迺使大宋臣子拜大羊於祖宗殿廷之下。其誤一也。歲幣之弗遣是矣。然不以還燕為詞。而謗曰漕之渠乾涸。使殘虜得以移文督責中原。豪傑聞之。寧不以寡謀見哂乎。其誤二也。並邊遺民皆吾赤子。窮而歸我。當示綏懷。疆吏非人。唯知拒卻。固已絕中原之望。甚者視為盜賊。戮之焚之。上流制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主五

一。故吾江表得以媿旦夕之安。及符堅既滅。慕容旋起。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鵠張。盡有河朔。而楊劉群盜。又皆往往服從。臣恐與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為江左苟安之計也。或又以為安邊置所。諸侍日豐。以此餌敵。何患不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縢遺虜。雖後世偃兵息民之權宜。然用之於國勢盛強之時。則足以示恩。而不至於召侮。景德之事是也。用之於國勢委靡之時。則適以召侮。而不足示恩。宣和之事是也。儻不思自疆其國。而倚賂遺以幸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而當強大之魏。若朱易為力者。然其君臣相與策勵。遂能挫曹公虎狼之敵。晉氏東遷。至岌岌也。徒以將相有人。處分得所。卒能破符秦傾國之師。今國家幅負萬里。貢賦雲集。帶甲百萬。江漢為池。豈下於吳晉者。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赤白囊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為。少定則又帖然矣。國家平時。不愛名器爵祿。以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懼也。夫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決潰。下流必無獨寧之理。今京淮以北。數百里間。干戈槍擐。戎馬雜襲。正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主五

如熊咆虎闐近在藩垣之外。而或者乃曰無預吾事。彼其中心實不謂然。姑歆架漏目前。攫取名器爵祿而去。至於宗社生靈之憂。而使陛下獨當之耳。彼孽臣為一身計。可也。陛下為人子孫任九廟之託。柰何付安危於度外乎。陛下誠欲尊國勢。以弭外虞。則政宣之十失。必當懲。近日之三誤。必當戒。庸人之論。必當破。自彊之計。必當立。至誠一心。對越上帝。廣謀兼聽。曲盡下情。以收天人之心。以合中外之助。庶天下事猶可為者。若或上下悠悠。養成深患。機會浸失。事變日殊。臣實未知其所終也。

文庫正論卷十五

七十六

公道直道本
當一日亡于
天下而公或
為私直或為
依其私回之
柄在司世道
者耳

御試策一道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悉矣。臣之所以忠於陛下者。亦既畧陳於前矣。而陛下策之篇終。復曰。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臣伏讀聖策至此。陛下所謂詳延之意。蓋可識已。夫陛下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直言罪士。不惟不罪之。以直言。而且導之以直言。臣等嘗恨無由。以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積。幸見錄於有司。得以借玉階方寸地。此正臣等披露肺腑之日也。方將明目張膽。寒寒諤諤。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發也。陛下胡併與激者之言。而厭之邪。厭激者之言。則是將胥臣等而為容容唯唯之歸邪。然則臣將為激者歟。將為泛者歟。抑將遷就陛下之說。而姑為不激不泛者歟。雖然。奉對大庭。而不激不泛者。固有之矣。臣於漢得一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款聞大道之要。為問帝之求道。其心蓋甚銳矣。然道以大言。帝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也。使仲舒於此過言之。則激。淺言之。則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說曰。正心。武帝方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仲舒乃告之以直實淺近之理。茲陛下所謂切至之論。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七十七

也。奈何武帝自恃其區區英明之資，超偉之識，謂其
自足以凌跨六合，籠駕八表，而顧如此語，忽焉仲舒
以江都去。而武帝所與論道者，無有人矣。臣固嘗為
武帝惜也。堂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賢亦萬不及
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泛，切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
得二說焉，以為陛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曰：重宰相
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閉。
所以昭蘊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
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
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世主不能正
心修身轉移
天下類影
明經薄書以
萬乘而為官
人使史之守
關於大體甚
矣

宋大遼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
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上瀆宸奎而統帥職級閤
職超遷，亦以賞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賊前洗上勞
漢汗而選人通籍姦胥道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
甚至間閭瑣屑之閭訟卑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廷
盡由中降。此何等蟻蝨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
於為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為奉行文書之府。臣
恐天下公道自此雍塞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皆由
中書樞密院。仁宗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
者猶以事當問出處斷為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
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
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
啟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間創御筆之
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為職。其後童貫梁師
成用事而天地為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
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
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二曰：收君
子以壽直道之脉。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頽
靡。所以光明而張主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
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君子

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為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鵲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死守忠之姦。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觀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為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

大事正論卷十五

卷十五

卷十五

納汗山藪藏疾。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於已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小予奪。小小廢置。亦其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姬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於求和事之譏。臺吏至於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定間。歐陽脩以言事出。未幾即召以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

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目橫為疑。嗚呼。茲非富弼忠於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啟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為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已。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于霜臺。為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悵然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功化之淺深。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大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為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遽。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端冕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力。而志勤道遠。渺焉未有際邪。臣始以不息二字為陛下勉。終以公道直道為陛下獻。陛下萬幾之暇。儻於是而加三思。則躋帝王軼漢唐。由此其階也已。臣賦性疎愚。不識忌諱。握筆

大事正論卷十五

卷十五

卷十五

全
劉文田人

[illegible]

七文章正

卷十五

全 國 日 本 書 院

小人不能無
得人若類
殺其得以為
長君子不能
無一失人若
類指其失以
為罪所以然
者惟譏人固
極類我二人
四

文章正

煩陛下慨然於舊弼之思。且漢文帝拊髀而嘆無煩牧唐穆宗當饋而嘆無蕭曹。夫無煩牧無蕭曹是誠可嘆也。今何至乏才如是。而陛下直以漢文唐穆之嘆用之。凶狡貪墨之人。萬一聞之四方。則於聖哲知人之鑒。亦不為無玷矣。而况觀人之法。亦視其所主。若所主者。寺人瘠環。是即瘠環之類也。豈有進不以正。而可以當大事乎。陛下方為權臣所操。而不得伸者。十年萬一信任匪人。又為所操。有如晁錯。所謂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究於天下者。不知天下後世。以陛下為何如主也。臣被命於改元之

文章正論

卷十五

一十六

附錄

後世凶暴為才。狃乎氣質之偏。順而長之。小人之才也。君子之才。可以開物成務。小人之才。至於敗國喪身。幾微之間。安可不察。今陛下以委任之才。而悍然有感。使出於一時之忿懣。而不得其正。則忿懣之平也。猶可反諸正。若遂執此見。以為觀人之法。使此曹得志。則必引其儕類。以紛亂眾事。如呂惠卿之覆王安石。蔡京之逐韓忠彥。雖於受知受舉之地。且不暇恤。而何有於同列。於是時也。賢者必相攜持而去。凡粗有知識者。亦皆懷懍乎有危亡之憂矣。乃者侍從臺諫。聞無一言。僅有給舍論列。亦未有所施行。乃因其自陳而姑聽之。愛護存全。若將有待。誠恐宿根未翦。一旦發見。則必如章惇蔡京始焉。恤公論而強從終。必逐諸賢而後用。臣竊有深憂焉。今陛下並建二相。必將進退人物。一新中外之觀聽。此正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天下國家安危之候。天理人心去留之日。臣願亟軫宸慮。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仗之機。必知贊御之易於移人。必惟公論之不可不恤。念忠忱謹實者。雖無目前速效之可見。而決無反覆難信之憂。凶狡貪墨者。雖有一時逢迎之可悅。決有包藏不測之患。書曰。天位艱執。德惟治否德

文章正論

卷十五

一十七

附錄

亂惟陛下思患而豫防焉臣以譴逐之餘誠不自意
再望清光惓惓憂國之忠裝懷積臆將為陛下歷歷
言之獨念進退人物乃治忽安危之幾用敢不避狂
僭輒以是為群言之首雖攘臂當虎為士所笑然懲
羹吹齏臣實耻之惟陛下幸赦其愚

正氣歌

文天祥

子因北連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
非低小白潤短聚汗下而喘此四尋
氣半朝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為水氣
泥半朝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為水氣
道四塞時則為日氣管陳薪爇人時則為米氣
則為火氣倉腐汗垢時則為人時則為米氣
驛有難運怪燥汗垢時則為人時則為米氣
臭暴死或腐臭汗垢時則為人時則為米氣
數氣當之者鮮不為腐而出時則為人時則為米氣
則于茲二年矣傷如是我善養致然而然亦
安知所養何氣有一子以我善養致然而然亦
波氣有七吾氣有一子以我善養致然而然亦
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達
文章正論卷十五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在漢蘧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
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
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
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叩鑪甘如飴求之不可得
陰房闃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皁鷄棲鳳凰食
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嗟我沮洳場。為戒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
 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戒心悲。蒼天曷有極。
 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文宋瑞指南錄為或人賦云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
 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付西風。黑
 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楮公。龍首黃扉真一夢。
 夢回何面見江東。

文章正論卷十五

九十

群勝忠孝心
事如青天白
言詞婉切可
實出肺腑情
二表爭先也
清之而不滯
酒者其人必
不忠孝矣

張子與詩云
此去好過三
寸舌再舉不
值一文錢滿

子曰天祥之
急于死為君
仿得之緩子
先為親而亦
所以為君

上程御史書

謝枋得

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于雲樓御
 史中丞相公執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
 欠一死。其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
 大惡極。獲譴于天。天不勒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為命
 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寢。其自今無
 意人間事矣。禮曰。傷於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
 葬。其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復之。而後痛楚不
 能禁。其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
 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願
 勅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
 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大元
 欲求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
 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隆旨。督
 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
 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
 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異才而
 及其非其人。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大
 元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楊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
 事為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

士時豈知其有母之喪哀經之服不可入公門草土之銜不可徹毀姓名不祥者不可辱古靈薦藁也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遇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烟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哀匿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為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其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情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為不孝莫大焉大元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且夫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三代而下真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隆中執事生古郢皆荆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心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舊能言之此執事所熟聞亦執事所願學今天下果有人物髣髴孔明者乎其斯人應斯詔固世道之福亦儒道之幸光岳之氣久裂者未全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疊八紘羅六合以求才老者怯而不可用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

文章正論卷十五

九十三

九十三

九十三

九十三

九十三

九十三

成丁而不可得姑取吉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饋可無思拊髀可無數野史記之曰其裁上下之相蒙也此豈大元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人豈不自知其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不知其有母之喪耳倘知之必不以不祥姓名漬旒冕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大學生叫閭闔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此嵩之所以壽終吾宋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文天祥起復為閫帥徐直方起復為尚書陳宜中起復為宰相劉黼起復為執政饒信斗笏穿窬之徒鑽刺起復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為肉為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其不可進不以禮

文章正論卷十五

九十三

九十三

九十三

九十三

九十三

九十三

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為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忠其不能為忠臣猶願為孝子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其之心使其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其家在弋陽執事僑寓江相望二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牆惟服色悽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白于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執事豈不聞其為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其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已也不備其稽顙再拜

文章正論卷十五

九十四

三

此書議論
直以集由
更自任其
可以愧天
下之為臣
不忠者

與魏參政書

九月吉日。前宋逋播臣。大元游民謝其謹齋沐頓首。致書于大參政公閣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逋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姦民誣告而枉死。後來冤狀明白。姦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謂厚矣。其雖至愚極闇。豈不知恩所以寧為民不為官者。忠臣不仕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文章正論卷十五 九十五 謝其謹齋沐頓首

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不能為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號雪樓將隆旨宣喚之後。今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其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參相公拘管周先生道院。日夜勞動。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不憂其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為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公憂慮亦大勞矣。先民有言。慄

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其茲蒙大參相公縲紲而到大都。以縲經見留忠齋諸公。且問諸公。容一謝其聽其為大元開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其成其為大元。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間。其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縲經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門。大元有命。當歷薦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年書獻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其書中第一義也。其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煙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文章正論卷十五 九十六

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為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妬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其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為妬婦矣。恐徒為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干冒鈞嚴。不勝悚慄。

耶律中書輔政

宋子真

楚材一書生暴夷敬而從其言忠信之至也

清可人曰茂
太祖命徐達
進元帝至紅
羅山亦遇角

文正公卷十五

公諱楚材字晉卿遼之裔也元太祖召用之語之曰
遼與金為世讎吾以為汝報之公曰臣父祖以來皆
北面事之既為臣子不敢懷二心讎若父夏人常八
斤以治弓見用乃託公曰本朝尚武而公欲以文治
左矣答曰治弓尚用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
邪上出征得一獸公曰此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
是惡殺之象上天遣以告陛下願承天心有此數國
人命實陛下亡疆之禍上即日班師丙戌靈武下諸
將爭掠子女財帛公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
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太宗即位諸
國未朝者多冒禁應死公言陛下新登大位願亡汚
白道子從之夷俗以白為吉也天下新定所在長吏
皆得自專生殺少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
襁褓不遺者公首奏禁絕太祖西征後倉府亡斗粟
尺帛中使別送等倉言雖得漢人亡用不若盡殺之
使草木長茂以為牧地公即前曰天下之廣且富何
求不得但不為耳何名亡用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
鐵山澤之利一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

潘可大曰
此將以生人
也

十萬石上令公為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皆
用儒者極天下之選因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
雖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諸路長吏兼領軍民
錢穀肆為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課
稅所掌錢穀不相統攝遂為定制權貴不能平長吏
石抹威得不激怒皇叔專使奏公專用南朝舊人且
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事
連諸執政同列股栗咎之曰何必更張計必有今敗
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戒為之果獲罪不以累
公上知誣公逐其來使月餘威得不被訟上命公治

文章正公卷十五

之公曰此人倨傲亡禮狎近群小易以招謗今方有
事南方諸侯他日治之上謂侍臣曰君子人也汝曹
效之八月上之雲中諸路所貢銀絹米穀藉陳於前
悉符元奏之數上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以能使錢穀
流入南國復有卿此者乎公曰臣最不才故留於燕
耳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中貴奏撥戶一萬為
采鍊金銀栽種蒲萄等戶公曰太祖有旨山後百姓
與本國人同兵賦所出緩急得用將河南殘民貸而
不誅可充此役且實山後之地從之壬辰車駕至河
南詔陝洛秦魏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米

人生數百
年助千好
事之德非
自與衆孔
之不同

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緩復資敵悉可誅公奏給旗
百面各歸已降之郡所活不可勝計國制敵人拒命
矢石一發則殺亡赦汴京將陷大將來言此城相抗
日久請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
土地人民耳得地亡民將焉用之上疑未決復奏曰
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室之家皆聚城中
殺之則一亡所得是徒勞也上詔除完顏一族外皆
免後取淮漢諸城作定制焉河南初破被俘虜者聞
大軍北還外去者十八九詔停留外民及給食者俱
死一家犯金餘皆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兄弟

文章正論

卷十五

一百

論

被俘者不相顧逃民踣死道路公進言曰十餘年間
存撫百姓以其有用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今敵
國已破去將安往豈有因一俘罪數百人乎上傳其
禁金亡秦輩十餘州不下公奏此皆吾通人故畏死
力戰宜許以不殺遂開門出降上議割製州郡分賜
諸王貴戚為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
多與金帛足以為恩上曰已許公曰若樹置官吏必
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是歲始
定天下每戶出絲一斤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與所
賜之家上田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

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銀一萬四十斤為永額朝
臣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
太原路課稅使副以賊聞上讓公曰卿言孔子之教
可行儒者皆害人何故有此輩公曰君父臣子之教
豈歆陷之不義或時有之有國家者必由三綱五常
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也豈可因一人有罪而廢萬世
常行之道邪初公所定稅額歲銀一萬定河南平人
口滋息增至二萬二千定回鶻安天合倒身事公求
進公雖加獎借不能如望即奔鎮海百計行間首引
回鶻撲買稅額增至四萬四千定公曰再增亦可不

文章正論

卷十五

一百

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民窮為盜非國之福近侍左
右皆為所陷上亦惑之公爭論聲色俱厲卒不能奪
乃嘆曰撲買之利興必有驅逐而暴其後者民自此
大困窮矣公以身殉天下之急每陳利病休戚辭氣
懇懇不已上曰汝又欲為百姓哭邪宋子真曰元承
大亂之後天網絕地軸折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
有父子者加以南北之政相戾諸國用臣之事言語
趨向不同公以書生孤立廟廊之上而欲行其所學
難矣哉幸賴天子之明言從計行故亦快直前力任
之而不顧然見之設施十亡二三天下固被其賜矣

非公不知人之類何如也

文章正論 卷十五

一百一十五

立國五事

河內許衡告世祖也為中國脩彙倫也

許衡

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
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
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
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
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以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
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其一
曰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
心疑目眩變易分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
鄭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
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為之哉考之前代北方
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
最多他不能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
國家而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
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
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
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

用人立法治
之大端莫先
於利無遠弗
其所以能
御戎中國
服戎人
耳

文華正論卷十五

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亦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庠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

一三四

文華正論卷十五

廟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奉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三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汚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績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為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為臣之難臣已告之安世矣至為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惠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出其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眾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況天下之大兆命之眾事有萬變日有萬機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

一三五

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為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言一動。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柔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為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而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然又有眾寡之分焉。寡則易知。眾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皆包拯劉嚴峭直。號為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夫拯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

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有不可勝既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子者未必為有功。奪者未必為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干譖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政。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遇。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况如廝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

知其賢而不知其奸
能用其賢而不知其奸
而不能用其奸
等其奸而不知其奸
自古治日少
亂日多蓋
此也

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恒難合况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如何也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為心也險其文章正論卷十五

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殷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榮陽之難紀信至擒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向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持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况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為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處數是以小則有旱水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為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艱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

也。臣竊見前年秋字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三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一百一
戴原

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勝。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害。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下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為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于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

文章正論卷十五
一百一
戴原

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

太極者理而已矣易有太極陰陽之謂道也必欲假名於象也

無極太極說

吳草廬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脉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為稱者也真實無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神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位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棟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棟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為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以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為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為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為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為天下眾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為民之極京師為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強為稱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其辭

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
 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
 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
 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
 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
 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
 生是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
 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
 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干貨賄侵
 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
 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
 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
 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
 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
 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
 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
 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
 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星湯曰孔子
 云禮與其奢
 也寧儉與其
 奢也反禮之
 本也又子居
 相位而受與
 貧賤君子之
 義而卒化之

季文子論妾與馬國語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
 仲孫它家五畝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
 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愛妾也華文
 子曰吾亦願之修也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
 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
 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
 華以爲國光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
 仲孫它之父獻子因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
 七升之布子服也馬餼不過稂莠稂莠也而無實
 文章續論卷十六
 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愚人者蓋食
解大夫者均
食天子者王
食其食者
重食人之食
而可以不要
人之要乎

曹劌敗齊師左傳莊公十年

齊師伐我桓公以魯莊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
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其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
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
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
加也必以信無虛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
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忠之可以
一戰上思利民則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其戰于長
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
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
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
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
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胡氏曰
者不而善師者有之備至其善陣也則有文焉
況兵乃相接人
以詐謀取勝乎

桓公霸諸侯國語

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師
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
絲舌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荆令
支斬孤竹而南歸制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
歸牲為載陳其牲為載書加于以約誓于上下庶神
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方舟
設泚乘桴濟河編木曰泚至于石抗縣車束馬踰大
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大行曰辟耳拘夏皆山谿西服
汭沙西吳南城周桓公使仲孫湫徵諸侯戊戌而城
之反胙于絳使陽明立晉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
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以平宋亂會于北杏以
紀會于鄆以救鄆會于榘以遷宋服會于鄆以定伯再
以明五禁會于葵丘諸侯甲不解纍纍所以兵不
解纍解兵殺無方殺服無矢服矢隱武事行文
道帥諸侯而朝天子周葵丘之會天子襄使宰孔
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胙
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
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
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承

集 310—165

仲之始反役
地治義召
後之國者
不一所得
子所及而
已而信之
之術窮矣

管仲使反侵地國語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隱
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隣國桓
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
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覲於諸侯以安
四隣則四隣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
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
士皮幣玩好使人嚮之四方以監視其上下之所好
玩好物貴則其國裕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曰吾
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
文章緒論卷十六
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
潛二使海於有蔽似海渠弭於有渚渠弭海也水
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
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四使海於有蔽渠
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
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紫夫吠狗二使海於有蔽
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隣大親既反侵地正封
疆南至於陶陰西至於濟北至于河東至於紀鄆有
車八百里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

成秋無親
古記之重耳
早託齊楚反
何至周旋十
九年而後國
受惠懷之福
向使天不假
年雖為無謀

狄偃冀芮託國議國語

公子重耳出亡驪姬此妻以殺太子申生又謀重耳奔及柏谷下適齊楚狄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
遠而望大朝齊楚侯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
歸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望其若以偃之
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
不通可以冀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
晉國可以監諸侯之為視其為其無不成乃遂之翟
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公使晉華伐屈屈曰盍從吾
兄冀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同不免於罪
文章緒論卷十六
且夫偃出偃入難難與聚居異情謂其居而惡也
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秦穆公夫人吾君老
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告悔
是吾免也免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絳
言四年復為君穆公納之秦

唐可太曰依
不之論以是
統緒安國家
國大孝也
言酒掃校國
自人重禮恭
虛地則君亡
自安乎此不
事之大也

狄偃冀芮復國議國語

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
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鉢導重
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
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
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
則必樂喪以哀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
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故何以導民不我
導誰長之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
也聞之喪亂有大大大喪大亂之刻也鮮不可犯也
文章緒論卷二十六
父母死為大喪讓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
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
供備灑掃之臣死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
敢辭夫固國者在親眾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眾
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
卻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
以求入吾主子為內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
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無恒不可失也非
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也方亂以
擾就適禦我大夫無常苟眾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

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不吝既入而後圖聚
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
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
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于秦乎大夫許諾乃
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先置公子夷吾是為惠公

文章緒論卷二十六

三

敘晉文公本末左傳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事在蒲城五年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也。保受於是乎得人。以有人而校。罪莫大焉。也。校報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武子司空季子。晉臣曰季也。時狐毛、費他皆從。狄人伐廩谷。廩谷如別種也。魏姓之。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趙衰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不復成。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釐姜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也。薄迫。僂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

亦可大曰重耳之與非也。天助其人也。賜子野人而食。其與也。孰

國。若以相。若遂以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乃饋盤飧。實鐸焉。公子受飧。反鐸。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唐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大或胡姬之離外之患。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曰：狐偃、趙衰、介子推、欒枝、魏武子、司空季子。皆晉公子之從者。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餐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王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畏其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內女五人。懷贏與焉。懷公故號為懷贏。秦區沃盟既而揮之。

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也公子懼降服而囚服而去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
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
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
重耳重耳敢不拜

文章緒論卷十六

十六

壁頃之罪同
而一舍一駒
臣見保全功
臣之心亦見
激勵隱憂之

晉楚城濮之戰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
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
中軍齊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却縠中軍
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
欲與楚國人不款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
襄牛襄牛衛地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原楚人救
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子叢晉而殺謂楚
人曰不卒戍也終戍事而稱故殺之晉侯圍曹門焉
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
大車輿人諸城上輿人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
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兒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
曹數之以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
獻狀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令無入僂負羈之宮而
免其族報施也報施魏犢魏犢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
於何有從亡之勞魏犢負羈氏魏犢傷於胸公欲殺
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胸見使
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曲踊
乃舍之殺顛頤以徇于師立舟之僞以
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宋大夫公曰宋

夢子王使闕勃請戰闕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焉

戰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晉侯使欒枝對曰寡

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為大夫退

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止不獲敢煩大夫謂二三子

煩闕勃令成勅戒爾車乘五萬二千五百人詰朝將見詰朝

晉車七百乘韜韜韜韜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韜

乘言駕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

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

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

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闕宜申晉臣蒙馬以虎皮先

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楚右師屬狐毛設二旆而退

之旆大旗也又建一旆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曳柴

率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

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晉師三日

館穀館舍也食楚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

宮于踐土衡雍鄭地今榮陽卷縣襄王聞

晉楚鄢陵之戰左傳成公十六年

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

晉子驕從楚子盟于武城為晉伐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懼敗諸洧洧水名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

氏退舍於夫渠夫渠水名不傲傲宋師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

將鉏樂懼宋恃勝也宋恃勝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

鴈為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

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

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

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邵

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邵至佐新軍荀

瑩居守卻曄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蟹來乞師孟

獻子曰有勝矣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

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

子令尹將左重右子辛將右子夫過申子反入見

申叔時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

之器也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刑詳義禮信

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

動不失利則時順而物成群生上下和睦周旋不逆

求無不具下應各知其極無二故詩曰立我烝

陳大子不憂
外而憂內戰
之皆也至
子亦視所死
則近極矣

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
同以聽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
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
潰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
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
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
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
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
我偽逃楚可以紓憂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
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
文章緒論卷十六
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
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于秋
三十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
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
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也數秦秋齊楚皆疆不盡
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秦楚而已唯聖人能
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憂則憂蓋釋
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未備一軍
更患之范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
行首行首者當陳前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

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
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
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王卒
以舊罷老鄭陳而不整不整蠻軍而不陳蠻者楚
陳不違陳不違各顧其後莫有關心舊不必良以
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
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王曰驕而
左右何也驕走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
張幕矣曰度卜於先君也度徹幕矣曰將發命也
文章緒論卷十六
甚器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與平
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戰乎曰未可
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伯州犂以
公卒告王公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
之戰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
軍萃於王卒萃集必大敗矣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
復三三復三三曰南國賊射其王中厥目國賊
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淳於前淳乃皆左右相

免胃趨風部
至乃所以族
也乃自謙以
禮固如吳

違於淖也步殺御晉厲公欒鍼為右也彭名
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
以其族夾公行二族服故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
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且
侵官冒也戴公為失官慢也夫將而御離局也
部曲為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也
癸巳潘庭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也
楚七札言其能陷也一發以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
於戰也王怒曰大辱國也不詰朝爾射死於
言也詰朝爾明朝是戰也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
大章緒論卷十六
泥呂錡占之曰姬姓日也姓事姬異姓月也異姓必
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及
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始射呂錡中
項伏殺也以一矢復命言一發邵至三遇楚子之
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楚子使工尹襄問
之以方也問遺曰方事之殷也也盛有執韋之跗注君
子也也韓赤也跗注戎服若識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
傷其邵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
戎事以君之靈聞蒙甲冑也不敢拜命敢告不寧
君命之辱也故不敢自安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

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也從逐其御杜國羅曰速從之
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
乃止也二年韓厥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軫
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也前而後登其車以距鄭伯車
邵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
旌是以敗於焚乃內旌於後中也二年唐苟謂石首
曰子在君側敗者一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
乃死也執御者一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
楚師薄於險也薄追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
國故子必射也王命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
大章緒論卷十六
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也言二子皆有囚楚公子茂
至見諸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
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
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又問臣對曰好以假
不可謂假也言好整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公許之使
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也曰寡君之使使鍼御
持矛也是以不得攜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
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也知其以往言受
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也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

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死也繕甲兵繕治也展車

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裔皇

狗曰蒐乘補卒也秣馬利兵秣養也脩陳固列也

犀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也王聞之召

子反謀殺陽堅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子反

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

三日穀食楚粟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民

不佞何以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

之謂周書楚師還及瑕瑕楚地也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

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王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

殺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

過亦所以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

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蓋圖之子王自殺對曰

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則敢不義命已

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與文子出
與文子出

趙宣子論伐宋國語

宋人趙宣子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

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

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

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

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趙

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子曰大

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鍾鼓其

其罪也戰以錙于丁寧錙于丁寧如錙頭與鼓傲其民

也襲侵密嚴為襲事也掩其不備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

焉明嚴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鍾鼓為君故也明君

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於宋

同化曰絕
少多無秦
背盟之罪以
實之

晉侯使呂相絕秦左傳成公十三年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秦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
誓重之以婚姻穆公之夫人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
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
奉祀于晉穆公之孫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韓宣惠王
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
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
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
僖三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晉及鄭盟諸侯疾之將
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晉及鄭盟諸侯疾之將
十年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
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
寡我襄公送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
滑伐保城誣之費
滑晉即即于費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
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
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
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
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
我社稷帥我螽賊以來蕩捷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
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也伐我涑川俘我王官

晉侯使呂相絕秦左傳成公十三年

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桓公秦我君景公引領西望
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
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
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秦穆公
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
追念前勳言辱果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
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
而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
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
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
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
上帝秦三王楚三王三王成穆康共余雖與晉出
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
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懼就寡人寡人
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
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徵亂君
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
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
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

晉

文章緒論卷十六

三十

悼公初政以樂
能生能赫然
非明車公預
之樂矣

悼公初政國語左傳成公十八年

樂武子書使知武子晉公子如周迎悼公

立百官謂改舊時育門子選賢良門子卿大夫適子

興舊族出滯賞有功於先畢故刑被刑居作者畢赦

囚繫有間罪之說者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淹賢人以

父尊親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主

施舍之詞王父不敢不承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

禁淫惠薄賦歛有罪戾節器用時用民訟無犯時私

為太傅使脩范武子之法以士會嘗為右行辛為司

空使脩士為之法以為當為弁糾御戎校正屬焉

屬焉糾地校使訓諸御知義成上尚荀賓為右司士

軍尉以攝之省元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

為司馬張老為侯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

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

訓群駟知禮凡六官之長之六卿皆民譽也舉不失

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公即位使呂宣子相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

子首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爲子羽

邲之戰楚人因知楚晉呂錡御前善射襄老獲其尸

射殺臣因之以歸既而晉人歸殺臣與襄老之尸以

求知楚人歸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晉楚戰

之子羽知楚字鄔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晉楚戰

呂錡射共王中目楚喪以定晉國而無後無在顯其

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

子會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執秩以定晉國至

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使諸侯使諸侯至於是賴

文章緒論卷十六 三十二

夫二三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

子魏頤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頤

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狄潞氏秦襄公

伐晉次于輔氏敗晉功晉景公治兵以潞氏秦襄公

景鍾之鍾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

子星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太傅知右

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事定功明使爲司空知

樂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政使爲戎御知荀賓之有

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

惇惠荀禮文敏賢也果敢樂無忌鎮靖使茲四

人者爲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

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靖

者脩之惇惠者教之則福而不倦文敏者道之

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脩之則一

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

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

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知張老之知

而不作也使爲元侯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疆

也使爲典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

爲典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

文章緒論卷十六 三十三

使爲贊僕始合諸侯於虛打以救宋取彭城以封之

故悼公救之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且觀道逆者

能恤大事使佐新軍檄呂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

侯會於雞丘於是平布令結援脩好申盟而還令狐

文子魏卒公乃以魏絳爲不犯不可使佐新軍魏

使張老爲司馬使范獻子爲侯奄代張公譽

運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結盟之於是乎

始復伯語

服在致辟後
小可也奉命
也子產有文
即國是賴

子產獻陳捷於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子展子產伐陳遂入之報陳從子產獻捷於晉戎服
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陶正之
後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
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
陶父之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封舜之後於陳夏之後
加隆示教而已則我周之自出於陳周之自出至于是賴
桓公之亂桓公死於乾谿蔡人欲立其出蔡甥公我先君
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又與蔡人奉戴厲
公至於莊宣公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微舒獄成公
文章緒論卷十六
播蕩晉又我之自入自晉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
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
可億逞其欲逞志於鄭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請晉未
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陳從楚伐當陳陸者并堙
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上辱大天誘其衷啟
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于我謂陳侯喪服擁社用敢
獻功晉人曰何敢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
致其辟法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
自是以衰差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
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

城濮之役晉伐楚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
服輔王服以鄭文公戎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
莊伯訪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武文子曰其辭順犯順
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
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
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文章緒論卷十六

三十五

一或五利魏和
一或五利魏和
一或五利魏和
一或五利魏和
一或五利魏和
一或五利魏和
一或五利魏和
一或五利魏和
一或五利魏和
一或五利魏和

魏絳請和戎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孟樂山戎國名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戎子魏絳晉侯曰戎狄
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
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我而楚伐陳必
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
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如
言不次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
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
恃其射也射不脩民事而淫于
原獸淫放棄武羅伯困熊羆危四子皆羿而用寒
浞寒浞伯明氏之護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
之夷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內官而施賂
于外愚弄其民欺罔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樹之詆讒
以取其國家樹之外內咸服詆讒羿猶不悅改將
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姬
于窮門國門之子靡奔有鬲氏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其
妃生澆及豷恃其讒譖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
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承處澆于過處
豷于戈過戈皆靡自有禹氏收二國之燼燼遺以滅

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少康滅澆于過后杵臧豷于

戈后杵少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改有窮之號
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
王闕王闕曰芒芒禹亦畫
為九州畫分也經啟九道啟開九民有寢廟獸有
茂草冬有攸處德用不擾神各有道在帝夷羿冒
于原獸冒令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念四武不可重
重猶也用不恆于夏家好以好武雖有夏獸臣司原敢
告僕夫僕夫不取斥毒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
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
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戎狄易土
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
狎習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
師徒不動甲兵不煩四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
戎脩民事田以時能言善謀

郵無正論壘培國語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墮音墮其壘培壘音士
吉射圖趙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戲與吉射也壘
氏所作曰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既不墮又增
培曰必殺鐸也而后入大夫辭之辭請不可曰是昭余
也擊也郵無正進郵無正晉大夫曰昔先王太子少蒙於
難也文子簡子之祖趙武也蒙從姬氏於公宮有
也難謂莊姬之說趙氏見計孝德以出在公族大夫也有恭德以升在位在卿也有
武德以羞為正卿趙氏之典刑刑法也而去其師保在公宮也基於其
身以克復其所身基始也始更修之於及景子長於公
宮景子文子之子簡子之父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
趙成也從其王母在公宮能纂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子教
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
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父兄同宗之子皆
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
道也妻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言見壘培可以
何為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趙宗趙宗也若
不增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趙宗趙宗也若
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
子五癸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免難之賞賞賞也言見戒

而懼懼則有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伯樂無以其賞
足為免難也如伯樂氏如之曰子免吾死敢不歸歸辭曰
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怨怨若怨焉怨怨若怨焉

郵無正論壘培國語
以資趙也夫

楚師軍於郢
遂次于衡雍
楚伐晉故之戰于郢清
楚師軍於郢
遂次于衡雍
楚伐晉故之戰于郢清

莊王不為京觀左傳宣公十二年

楚師軍於郢遂次于衡雍楚伐晉故之戰于郢清
當曰君盍築武軍苦節而收晉尸以為京觀其尸上
知也夫文字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
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
卒章曰者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
六曰綏萬邦屋豐年次三之數與今詩頌篇夫武
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
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
文章緒論卷十六
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
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
利人之幾危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
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
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大魚以
者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
無所謂無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謂晉民又何以為
京觀乎杞于河作堯君宮是成事而還

始順其言以
解之繼後其
辭以視之得
所招之詩成
而新招之詩
不能止重王
之舉也

子革規楚靈王昭公十二年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頰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罷尹
干陵尹喜師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楚
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造
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
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臣放與之語曰昔我先
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
有分我獨無有分四國皆晉魯衛今吾使人於周求鼎
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執昔我先王熊繹
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文章緒論卷十六
唯是桃棘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成王母晉
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
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
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
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執周不愛鼎鄭敢愛
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
皆才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執
是四國者毒足畏也四國陳蔡又加之以楚敢不畏
君王執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鉞斧也
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

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王出復語
右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
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
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
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意詩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
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
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
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
寐。數日。深威子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
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
於乾谿。

此與嘉穀伯陳納相問事同皆告蔡國之君者言雖善不得入於正論也後以此

美則聰明人主之所樂也德則歸土不以其水露之何如耶

伍舉論章華之臺

靈王為章華之臺。靈王楚恭王之庶子熊虔也與伍舉升焉。曰。臺
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寵謂以賢受安
民以為樂。民各樂安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
以土木之崇。萬形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置
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
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
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
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
元駟騅。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賴子。其大夫侍
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
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軍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
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
者。而後使太宰啟彊。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
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富都那容貌都閭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好
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
美縮於財用。則墮。縮取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
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
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適者騷。

離而遠者距遠。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為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當時也。遠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無室曰榭。榭不過講軍實。講也。軍實也。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也。事也。其度於臨觀之高。榭不蔽目。明而已。其所以見之。其度於臨觀之高。榭不蔽目。明而已。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目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

之正楚其殆矣。

文章論卷十六

四十六卷之三

以離為喻。子張之諫。張王何人。斯秋君。已不正其治。得正其終。

白公子張諫靈王國語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子張楚大夫。白公也。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也。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殤宮。中。殤。天。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凡。百。殤。制。服。其。身。知。其。居。殤。若。今。世。云。能。使。殤。也。凡百。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聳。收。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專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濟川。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獻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入。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諫。歲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謂也。心類德音。以得有國。類善。近臣諫。遠臣謗。與人。

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
嚴田。以屬諸侯。屬會也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
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
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
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鼻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
殺。雖不能用。吾勲實之於耳。勲實也對曰。賴君之用也。
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犀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
瑱也。瑱犀牛角也。規疎也。瑱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遠
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太上以德服
人其大以禮
和接未聞耻
人以自榮無
禮遠冠可以
為用

遠啟驪陳辱晉使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楚子朝其大夫曰。晉
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
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而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
晉。吾亦得志矣。可也。大夫莫對。遠啟驪曰。可。苟有其
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
主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享。頻有章。小有述。職
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
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
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
文章緒論 卷十六
四九 尚全四三

皆疆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歆教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有司大曰大
下之惡一也
在罪人于王
國是天下之
害也然
王之王已
不宥誅人焉
問盜之有竈

矣言上亦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遂赦之

文章緒論卷十六

五十二

據圖云惟善以為實晉之大夫皆卿材也雖實遺之且楚強得善人亦且輔其主為政蓋其不野是實而附是附

蔡穀子復楚伍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穀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逐之伍舉本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穀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維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廷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養民刑以救民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

文章緒論卷十六

五十二

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諸戎車之缺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若多鼓鉤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懼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中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諸雍子君與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為謀王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丘蒐乘秣馬摩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杆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苦敖之乳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繼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

文章緒論卷十六

五十五

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遺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文章緒論卷十六

五十五

一、

四明大學

孟明有馬。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馬。

文章緒論卷之十六終

十八

文章緒論卷之十六終

庖丁解牛
正斷輪泰且
此馬皆以技
得道無異焉

文章緒論卷之十七戰國文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卷生主

莊子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
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
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
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
所踴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
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
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
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
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
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
況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
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族於刃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
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族
於刃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
行為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

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所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其知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鬻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涵可大曰秋水篇亦汪洋渾渾然其然也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雨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

灌可大已不
期精粗不分
病狂此莊子

莊子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
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
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
然則吾失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
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
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彊今古故遙而
不悶撥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
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
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
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
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
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
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
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
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
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
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
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
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
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

文章緒論卷十七

四

五

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汚行殊乎
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
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
不可為倪聞曰道人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
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
惡至而倪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
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
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
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
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
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
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
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
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
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
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
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驎
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鷦鷯
夜撮蚤察毫末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
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

文章緒論卷十七

五

五

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含，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玄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塞，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魚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苑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騖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踴躍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

潘可大曰：天之所謂生知，性之也。孔孟之所謂生知，性之也。恒言而愈明，甚子而愈晦。

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鑿鑿蛇蛇，憐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變謂蛇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循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

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論天人真人
似失渺茫而
實以五經實
道術為天下
裂即儒者之
官亦不是過

莊子雜篇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文章緒論。卷十七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墨綽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舌，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

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
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辯而不謨天下之人各為
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
將為天下裂

聖人生成天
地聖人豈有
各相持以成
歟天地無心
聖人有心而
無為

天瑞篇

列子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
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
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
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
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
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時易變
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
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
下為地。中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
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
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
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
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遠所宜。宜定者不出
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
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故有生者。有色者。有味者。有形者。有聲者。有聲
者。有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
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

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
味味者未嘗呈嘗無為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
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
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
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德之厚薄我
之貴也命之
厚薄非我之
貴也大德者
必受命而命
與德連力其
知命何

力命篇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袒褐，食則菜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謬然，有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邀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媿之色耶？」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媿，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子並，而貴賤貧富與子異，子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

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媿。皆失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王止矣。子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叔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有廣廈之蔭。乘其輶輅。有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寤也哉。

孫子論虛實
其意然有本
焉曰主孰有
道是所以虛
實而實實也

虛實篇

孫子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戰地而趨敵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無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不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

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吳
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故曰勝可為
也敵雖眾可使無聞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
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
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
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
所以勝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
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
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
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文章緒論卷十七

一六六

可以主六國
之從者無如
趙可以倡六
國之從者無
已燕秦端摩
關一過而諸
侯相親賢子
兄弟矣

蘇秦說燕文侯說

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
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
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
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
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
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敵
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王
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
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
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
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
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
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
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
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

文章緒論卷十七

一六六

潘可大白秦
說六國合從
不曰其國攻
秦則其國攻
之而曰秦攻
其國則其國
出其蓋秦亦
知天下之勢
不足以及秦
而恃以阿為
耳以圖富貴

蘇秦說趙肅侯說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
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秦陽君妬君而不任
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秦陽君捐館
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
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
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
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
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
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
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
必致旗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
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
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擒將而
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
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
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
則割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
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
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

文章論卷十七

二十

韓

文章論卷十七

王

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
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
所以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
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
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
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
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
趙之南救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
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
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
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
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
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
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
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俟於眾
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
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
為一并力西嚮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
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
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

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琴瑟之音。前有樓閣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讓。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剗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臬。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文章緒論卷十七

王三

韓魏以堅甲助秦利刃。其地之險。天下若曰。秦不侯也。求韓魏後能口。韓魏後能口。韓魏後能口。

蘇秦說韓宣惠王說

韓北有華洛成臬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殺洞胸。近者鏑命。韓卒之銳戰。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冷門鄧師。宛馬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挾咬肉。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蹶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臬。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

文章緒論卷十七

王三

潘可大曰專心并力一意也況諸侯之國乎人各有心此不旋踵而盟敗也

蘇秦說魏襄王

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潁潁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輶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敕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救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奈何毫

文章 論衡 卷十七

高

魏

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救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之

文章 論衡 卷十七

主

魏

齊之無恩秦
信如秦言矣
不如此說韓
魏之時胡何
不曰兵半折
國危亡耶

蘇秦說齊宣王說

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平謂
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
山三軍之衆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
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
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
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
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
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任成帷舉
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
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
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
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
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
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
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
晉之道徑乎元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
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
之議其後也是故惴惴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
不能害齊亦明矣不深料秦之無幸齊何而欲西面

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
國之實臣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篇以權藉
時勢為主而
引証列國之
事蹟綜變化
及處置大小
國激談戰攻
之弊屢用何
以知其然也
段段有景讀
之聲聲不厭

蘇秦說齊閔王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其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
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
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執者百
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執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
千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箭利金不得
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
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
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隳矣。此
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邇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
文童論卷十七
三
桃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
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年之郭衛非強於趙也
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
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
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
城故剛平之殘也中年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
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勤行之者何也衛
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
敵強國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
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

此獨以戰為
與兵構怨而
此獨以戰為
起收功蓋深
為識時務之
論

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
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
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歆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
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
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
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
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
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彊大
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
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
文童論卷十七
三
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眾強敵罷
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
行此則名號不讓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
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隣不反寡信諸侯
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高積朽腐而不用幣
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
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
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樓越
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
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

宮好謀。陳蔡好詐。宮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
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
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駕馬先之。孟賁之
倦也。女子勝之。夫駕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
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
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
則霸天下可踴足而湏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
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
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
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
文章 論衡 卷十七 三十一 亦主四百千

以不戰為戰
是戰之勝者
也。以不攻為
攻。是攻之不
者。也。總之不
若。行仁政而
於天。下無敵

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
蘇。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而華樂故。其費與
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
所出。矛戟折。鏃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
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
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
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禱殺。舉衝櫓。家雜總身
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暮數而
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
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
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
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
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
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
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
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
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由
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
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
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

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壯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幟拔之樽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竿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

文章緒論卷十七

三十五

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櫟中為戰具境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商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樽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擒於齊矣衝櫓

文章緒論卷十七

三十五

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壯之堂上禽將尸內拔城於樽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漢書卷之五
蓋昏庸蓋亦
聰明而特強
辨耳如謝樂
問書亦甚痛
快然責人則
明責已則闇

燕王謝樂問書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請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隣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

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撓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故以書竭之。

文章緒論卷十七

三六

胡特化曰古
人告君自伊
訓說命及孔
孟下至戰國
之蘇張皆是
對面立談無
以書者寓書
論事首見于
鄭子產晉叔
向蓋由越國
然猶與其臣
未與其君也
越國寓書于
君始于樂毅

樂毅報燕惠王書

燕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田單聞之，乃縱反。燕王不覺，於是樂毅及西將而召毅，毅知燕王不善召之，畏誅，遂將失齊，又怨毅之降，趙用毅而樂毅亡。韓以代燕，乃使人讓毅，且趙用毅而樂毅亡。云云，於是燕王復以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歛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

文章緒論卷十七

三九

顧反命。蒞丘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蓊丘之植。植於汶篁。寧臺燕臺也。大呂齊鍾。名元英。燕宮名磨室。亦宮名。蓊丘燕所都。地名。蓊丘所植。植齊汶上之竹。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慚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文章緒論卷十七

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廢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

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傳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留意焉。

或謂此書非仲連作也史多與縱橫變化曲盡情狀戰國以來此書當為第一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說之將下魯連乃為書遺之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規謀也秦救之而楚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救持也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勝決也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救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

文章緒論卷十七

四十一

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據

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王以制群臣下卷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指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齒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

文章緒論卷十七

四十二

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念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

真西山曰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之節也魯連子特為齊計耳故動之以休兵歸燕又動之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於其文而不察

潘可大曰始以大儒歸周以仲尼子子誠知儒矣

儒效篇

荀况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設國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藉焉明不滅王之義也周公有一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禮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仰易變化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雖窮困東餒必不以邪道為食無置錫

之地而明於為社稷之大計。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一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一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必蚤待之者也。居於闕黨之子弟。罔不各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行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誼。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偏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偏知人之

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偏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偏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而之情。以相荐擢。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商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者。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備指。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理。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不狂惑。慙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

蓋可大口分
不亂於上則
所以信任不
儒者下則所
以貴任乎儒
者重儒效之
以天下有之
以失

可以為名也。詩曰：為邦為域，則不可得有覩面目。初人固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辯，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鎰之寶，雖行貸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賈之不可僂售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是杆杆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與，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愈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偃身而好升高也。指其項者愈衆，故明王謫德而序位，所以為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以容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已，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矯飾其情性，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上則能太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井井兮其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已也，分兮其有終始也，猷猷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昭昭兮其用知之明也，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綏綏兮其有

文章緒論卷十七

四八

文章緒論卷十七

四九

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隱隱兮其恐人不當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浹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以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以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以通之也。天下之道畢矣。鄉是者滅。

文章緒論卷十七

子

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管極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鬼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文章緒論卷十七

子

百

有法不可以
無人有人亦
不仁心聞民
不仁心聞民
先王之法也
周官去度森
云詳至粉飾
後世有所特
獨也

君道篇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
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
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
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備矣無
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矣不能應事之變足以
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
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
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
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
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
怠一人以擇此之謂也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
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
籌投鈞者所以為公也上好私曲則臣下百吏乘是
而後徧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
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弊者所以為噴也上好貪
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
人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
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
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恭辭讓

文章緒論卷十七

王

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符節
別契而信不待探籌投鈞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
不待斗斛敦弊而噴故賞不用而人勸罰不用而人
服有司不勞而事理政命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
順上之法象上之志勤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藉飲
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
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誅四海之人不待令而一
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潘可大曰春
申君楚秦攻
楚及出身代
太子以正國
本何其智也
及入李園之
說廢朱英之
策利令智昏
而自賊悲
矣

楚黃歇說秦昭王

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而驚大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

文章緒論卷十七

五

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繫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慮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獄，相隨於路。鬼神狝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

文章緒論卷十七

五

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銓胡陵礪。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

文章緒論卷十七

五

三百八十八

楚人說項襄王
者人蓋不九
五伯而稱三
王之道德不
徒稱勇士而
稱聖人以高
之是豈戰國
之言哉

楚人說項襄王

小臣之好射。騏驎羅鷃。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驎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郈邿者。羅鷃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鳬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懷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郈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矰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射鴈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砥。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

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方。新繳涉澠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執有地利。奮翼鼓。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樓新自秦來宜其為秦趙也亦為是言者蓋蘇秦所謂外快秦以內劫其主者也度卿以依立之勢而行難矣哉

虞卿論媾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矣。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耶。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納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

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今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救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

文章緒論卷十七

一五 卷四十九

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予秦地何如？母子孰吉？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公甫文伯之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救，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

文章緒論卷十七

一空

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言無效，請伏斧鑕。於是秦昭王大悅，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范雎見於離宮，佯為不知，永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敏，敢執賓王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群臣莫不灑然變色。

文章緒論卷十七

三十四

易容者秦王耳。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

穰侯之尊不
至如范雎之
其特欲吮其
喉而奪之位
之故危言以動

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之勇焉而死，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篳，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莊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

文章緒論卷十七

三十五

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

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闢。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伯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文章緒論卷十七

之士辱兵頓首。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籩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得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謬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伯。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故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

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伯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使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主。制生殺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今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救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官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殺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

文章緒論

卷十七

六

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主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華陽。涇陽。高陵。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封以應。號曰應侯。

文章緒論

卷十七

六

人火公卿長
袖善舞多錢
不遇有時也
不能違時矣
前據人主之
尊六會其時
既可為我

蔡澤說范雎

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趙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蔡澤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疆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項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亦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歟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

應侯之始進
也曰叱亡不
足為臣憂而
澤竟以死亡
之說激之去
蓋應侯亦無
所以養其心
利富貴則輕
死亡既富貴
則雅恐死亡

身無二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擒將破敵擡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護不得殺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為伯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離困辱悉忠而不憚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富貴而不驕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僂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具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尊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

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顯矣。閼大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顯孰與閼。天周公執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脩政治。亂強兵。批患折難。廣地殖谷。富國足家。疆土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也。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秦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

白起之結廉
侯忌之也前
而此後蓋以
事以起蓋即
動所自為其
聲動尤顯

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或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燕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數叱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決裂阡陌。以靖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蓄積。習戰陣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

無能廢無用捐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闕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計遠謀。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穀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伯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

文章緒論卷十七

十五

或歆大投。或歆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歆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容鑒於人者知古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

終哉。即君何居焉。恐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熟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歆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歆。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

文章緒論卷十七

十五

說難正轉非
之所以此也
夫人臣修之
家獻之廷宜
有言不顧焉
而自以爲能
者乎

說難

韓非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能道說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其是韓下富國強兵而以求其任賢反勢用御之虛而加以武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法介胃之士今邪枉之臣觀其所用非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其所用非變悲韓非知說之難內邪枉之臣觀其所用非變悲能自脫說之難曰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

文章緒論卷十七

一五六

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現厚利遠於我之情而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現厚利公志於國而商鞅說以市王收也而不用也索隱曰陰一作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

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

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爲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已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馬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貴重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辨則以爲多而交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歸所說之所矜作誠而滅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知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

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母以其難概之也；自勇其斷，則母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母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辨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汗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曠日離久，而周

文章緒論卷十七

二十八

澤既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必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統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

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則彌子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

文章緒論卷十七

三十九

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而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貴公

呂不韋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文章緒論卷十七

利而勿利不
見不聞老氏
之術也

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太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歸。服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為。

文章緒論卷十七

公一五五五

文何足以汚蘭閨今錄之者使人因文考世
若為斯立罪案耳
周恭叔跋秦匱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
以愚百姓者乎是嘗使趙高以立胡亥者乎
是嘗殺公子與恬殺者乎是嘗教其君嚴賢
責而安恣虐者乎使其國不得傳者斯人也
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此亦可以評李斯之

太史公曰余
讀天問招魂
哀郢諸篇悲
其志及過日
羅對屈原所
自沉淵未嘗
不流涕因見
其為人及見
賈誼以書平
之又降以彼
其材何國不
容而自令若
是及讀鵬鳥
賦死生輕
日失矣

文章緒論卷之十八西漢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賈誼弔屈原賦

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
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
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關茸尊顯兮諛諛
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
廉莫邪為鈍兮鉞刀為銛吁嗟嘿嘿兮生之無故幹
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驟寒驢馳垂兩耳
大章緒論卷十八
兮服賈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
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埋鬱兮其誰語鳳漂
漂其高帶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
深潛自珍偃蟻瀕以隱處兮夫豈從螳與蛭螾所
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驎可得係羈
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
也瞞九州而相若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
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翩逝
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
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楚人命鵬曰
鵬周公晏芳
之室遺流言
以說王仲鳴
晚光收怨起
我論陳治安
東為漢百世
終不為子
賦乃下濕
而命不得長
心矣

賈誼鵬賦

單闌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鵬集余舍止於
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
識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鵬。予去何
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鵬乃
嘆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兮。
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
而殫。湯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
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
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傳說胥
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說
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悍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
蕩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塊坱
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數有命兮。焉識
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
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
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
自私兮。賤破貴我。達人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
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歸。生怵迫之徒兮。
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窘若

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
真人恬漠兮。猶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
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
命兮。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溪
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
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帶芥兮。何足以疑。

錯之策貴至
穀而賤金玉
生財之正道
也乃官山海
計折物以心
始弊矣

龜錯論貴粟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無捐瘠也言無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

文章緒論

卷十八

五

農而止之商
而通之農所
當專商可獨
戰我孟子枝
舉王政次及
農非無偏尊
之道也

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取倍稱之息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輕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

文章緒論

卷十八

五

慕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
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漂漂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
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
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
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
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
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
而亡粟弗能守也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
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
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
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
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
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滿可大曰五
帝神聖其臣
莫及三王臣
主與賢五伯
不及其臣吾
於是信世之
有臣而無其
君未有有君
而無其臣也

賢良策

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
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
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
失德夏以長祿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英豪
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
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
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不能燭而
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三公
九卿及主郡吏各師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
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
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
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心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
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
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
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 蠶錯
錯對曰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
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
桓得甯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
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

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于玉版藏于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竊等乃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無有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

文章緒論卷十八

露降五穀熟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

滿可大曰天
子以四海為
家有一夫不
得其所病
同易富天下
之天下易富
下難開利之天

文章緒論卷十八

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蓋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非以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觀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欽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舉大者罰重舉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辜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僻之行外無騫汙之名事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業甚美大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

不及其臣而能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逮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隣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

文章緒論卷十八

十四頁

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嗜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群臣從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苛刑罰暴酷輒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途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疎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道途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

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鮮燒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舉人亡孥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舉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帥愛亡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母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其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也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

文章緒論卷十八

十四頁

歲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裁擇

昭與淮南書
甚激甚烈獨
不以之自律
乎何至殺漢
使而來喪服
也

薄昭子淮南厲王書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更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聽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母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虔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休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

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變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辜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群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

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文字多用四
六駢體而引
用事實太多
非體之佳者
其言謬誤
甚矣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陽客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燕太子丹

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

於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

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

昂食于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

臣畫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

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

察之。昔王人獻寶。楚王誅之。王和得王。時藏之。武王

成王時。抱其類。獻文王。王使人復曰。石也。則其左足至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

此患。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

母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

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此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

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

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

燕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

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

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

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

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臆腳於宋。卒相中

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

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

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

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

奚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審威飯牛於車下。桓公

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

二主用之哉。惑於心。合於義。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

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

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

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

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

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浮辭哉。公

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

集 310—241

猶可大曰武
仲之弱點非
美淮南王之
其堂誠安國
將以邀美名
為篡弒基耳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
獨養耆老振墮之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
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
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
之地薊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
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
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
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
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
文章緒論卷十八
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篳竹之中習
於水間便於用舟地溪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
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
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
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者視之
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太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
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
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蠻夷也且越人愚黷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
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
革無時得息也聞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鬻子
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
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
入越地輿輜而踰領舵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
溪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
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未曾施兵接刃死傷者
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聞忌將兵
擊之以其軍降虜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
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
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
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
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
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
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其心今方內無
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膏漬山谷
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罷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
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強能難邊

滿可大曰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豈能無然不為遠征伐哉然南葉漢之祚而弗虎符威山東不臣之心蓄之素矣

城淮南金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食糧廼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繇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廼足輓車奉饌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癘

文章緒論卷十八

二十一六八四四手

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得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之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溪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之勞倦越廼出擊之秦兵大破廼發邊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散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

文章緒論卷十八

二十一六八四四手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徵幸以逆執事之旗行所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蔽為圍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輔依憑王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響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

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素山而四維之也庚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太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善見者不見天下自見而已矣善聞者不聞天下自聞而已矣自聞精神而已矣

劉安精神訓

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聒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狀皆人累也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懼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為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入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桶不斷素題不枿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白狐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

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
鮮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
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
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
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蜃蜺顏色不變龍乃弭耳
掉尾而逝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
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
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
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子頂膈下迫頤兩解在上
燭營指天匍匐自窺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
文章緒論卷十八

武帝征伐四
夷遠近者
不願陳東
哥而主父
言遠蒙召
于是見武
惟欲廣收
才不構合
入之盛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
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
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
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
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
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
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
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
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
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
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
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
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北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
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
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
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可勝哉其執不
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

轉輸北河。黃勝二縣名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凡六斛四斗為鍾計其得一路所費男子

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幙百姓靡敝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

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

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

從之如轉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

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

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

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

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

天下之費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畝所

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賢禽獸

畜之不比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

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

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收愁苦而有

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與故國交市已利故尉佗章

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

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

之而加察焉

難蜀父老檄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

濊輝生需需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

攘威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駢定策存邛畧斯

榆塞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

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

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都

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

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怨不能卒業此亦

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犍之與中

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

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救所

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

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已不化俗也余尚惡聞

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其

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

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

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忌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

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

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

羈縻勿絕制取夷狄之大義始而不柱之干始而欲知以大喜功之主不可勝救也

文章 緒論 卷十八

九

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
當斯之勤豈惟民我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胼胝
股無肢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
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璫拘文牽俗循誦
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為
萬世規故馳騫乎無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
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
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
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域
文章緒論卷一八
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
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
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
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
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
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比出師以討強胡
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
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闡沐若微特柯鏤靈山梁孫
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
使疏遊不閉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

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
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
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
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
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
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
聞音猶鵲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
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
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
請以身先之故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文章緒論卷一八

三

詩

東坡曰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達君之惡以
患苦其父母之邦其猶蜀父老云以誨天子
以余觀之不忘猶作封禪書如相如真所謂小
人也哉

不獨有司
而三老
弟之教不
忠死之自
取得告諭

喻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隸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情。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聞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

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唯無忽也。

漢書曰朔上
苦陳張儀
國之策推
效焉終不
因著論設
難已位卑
自慰論云

東方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誦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者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擄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庫倉澤及後世子孫常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內以為帶安於覆孟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泥塗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

文章緒論卷十

三

四百七十五

文章緒論卷十

一

四百七十五

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帝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齒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云鼓鍾於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鵲鵲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長度地有長形君子有長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

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
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笮窺天
以蠡測海以蓬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大理哉其
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鼯鼯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
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
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惛於目而拂
於耳謬於心
而便於身明
主之所樂聞
也悅於目而
順於耳快於
心而毀於行
言而毀於行
也兩善得
何居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
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
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
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
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
耳不聽鍾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
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
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
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
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
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
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
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
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
昔者闢龍逢諫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紂此二
臣者皆極慮盡忠竭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政直
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
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
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

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於累庸惡來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瑀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溪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溪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文重緒論卷十八

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合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溪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捐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奢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稅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園囿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史遷是非雖
顯謬于聖人
而不虛美不
隱惡固良史
也即有罪猶
明十世宥之
才如此而輕
用腐哉

司馬遷答任安書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專
子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少卿任曩
安字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
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也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
如是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
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無
誰語謬曰誰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
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容若
僕大質已虧闕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
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點汗書辭宜笑會東從
也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
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
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
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久不
報幸勿為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
端也取與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
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
之林矣故竊莫惜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
辱先詎莫大於官刑詎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

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
雍渠奄人也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
絲變色趙談也與商鞅父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
事有關於官賢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
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
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
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
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嚴冗之士外之不能備
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
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
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于此矣鄉者僕亦嘗則
下大夫之列漢太史令千石陪奉外庭末議不以此
故比下大夫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閭茸之
中閭茸微軀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仲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
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
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
衛之中周衛言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
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
管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僕與

李陵之事
偶為談耳
而為傳則
至李廣傳
下為之錄
也其才矣

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趣舍所趨也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夫

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室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高故云耳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延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鄉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謂摧破匈奴之兵也僕懷

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拳拳忠誠之貌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牆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受辱其次剔毛髮受辱其次受榜受榜受榜受榜受辱其次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溪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

歷引仁聖賢
必為自解脫

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李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文章緒論卷十八
勇怯執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廼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涉

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繼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諺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特霑衣也。身直為閹閹之臣。寧

得自引深藏嚴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廼教以推賢進士。無廼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廼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司馬遷自叙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馬氏去周適晉。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賁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坑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賁玄孫卬為武信軍將。而狗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與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悼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

潘可大曰論
六家而于道
獨詳此太史
公之先黃老
也

祥而衆忌謹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
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
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
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強本節
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
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
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
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
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
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
大章緒論卷十八
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
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太用則
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夫陰陽四時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
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
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
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
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
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

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
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毀土俎糲梁之食藜藿之
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
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
尊卑無別也夫勢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
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
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
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
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
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繚繞使人不得
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
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
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
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
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
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
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
聽竅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
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

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庀因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印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載之統，封太山，而子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

文章緒論卷十八

五十一

遷延周南

太史公之心
且欲上舉春秋
秋下舉作者

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我，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厯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治，下辨人事之紀，別嫌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雄雌，故長於風。』

文章緒論卷十八

五十二

亦延周南

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
以禮以節人樂以諱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
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
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
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
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
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
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
事而不知其宜適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
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
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
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
義之旨至於不知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不君
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
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文而
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
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
者難知壹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
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大子上遇

文章緒論卷十八

五十三

身毀不用而
欲有所自表
見文采于后
世太史公可
以不怒矣

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
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
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
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
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
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
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
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
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
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
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
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
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
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
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
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而論兵法不韋
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因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
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
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

文章緒論卷十八

五十三

此則
生中緯也
公孫弘儒

麟止自黃帝始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
道廢秦機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
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
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
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見錯明中商
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
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
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
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茲欽念茲網羅天下放失舊
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推
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
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同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
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救通變作八書二
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
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
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
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
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詠
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太史公曰余
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日者薄技也
其言有合于
道或曰清先
法補之

日者列傳 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
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
之起由漢興而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
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
論議誼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
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筮之中今吾
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知矣試之卜數中以
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 天新雨道少
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
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
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
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
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
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
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
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
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
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
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

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屢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汙而前。趨而後。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也。

文章緒論卷十八

王莽傳

乎。盜賊發不能禁。夷狄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鷦鷯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芴蕕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基。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衍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伯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

文章緒論卷十八

王莽傳

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妄。聚藏之不用府庫。徒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盈。月滿必虧。先王之道。存亡亡。公貴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亡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

文章緒論卷十八

五十九至三百五十五

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父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父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文章緒論卷十八

五十九至三百五十五

潘可大曰人
才難得亦難
知唐虞之世
惟周以後主
當其聖者無
合或有不合
天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荷肩也。純綿也。也。美熟哈賴者不足與論大牢之滋味。美熟也。哈賴也。大牢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五始元者者四時之始王受命之始正月始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成就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文章緒論卷十八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鏑昌故曰越砥也南水斲蛟龍陸剽犀革也刺截忽若簪已畫塗於死而之虞塗路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弊策吻馬口也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馭膝駢乘旦駕馭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馳騁忽如影靡之疾如日影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如行歷一之追奔電逐遺風遺風疾風也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

至寒之懷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嘔喻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跡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園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齊桓公詩以九見者桓公禮之薄月四之土並至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惴惴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營審威飯牛雖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疏釋蹇而享膏梁與幽也潔也厚也以純為履也高肉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列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人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在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述鍾達門子鸞鳥號猶未足

以喻其意也。述鍾或曰號鍾琴故聖主好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王惟然交忻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抑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輒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承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煦嗟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托赤松子喬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文章緒論卷十六信乎。其以寧也。時上頌好神仙故未段

蘇東坡曰楊惟好為艱險之辭以文深易之則若正和之矣此正所謂離象法言皆是也終身雖是而變其音即便謂之經可乎

學行篇

楊雄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或無焉。為衆人或曰。人羨父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礪諸有王者。錯諸不礪。不礪。錯焉。攸用。礪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頸鈴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父則肖之矣。逮我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子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執。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漬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觀君子者。問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歟。爾曰。吾執問鑄金得鑄人。學者所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莫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關之市。不勝異意焉。一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關之市。必立

學者審其是
楊雄之言也
以非一個是
程子之言也
是字即充所
稱中字

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
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己矣或曰焉
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也仰聖人而
知眾說之小也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
文武汲汲伊霍憂其已矣或曰進曰水或曰為其不食焉及或曰有是
或問鴻斯曰非其性不往非其正不居漸猶水乎請問木漸
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裁亦猶水而已矣吾
未見好斧藻其德者斧藻其察者歟鳥獸觸其情者
也衆人則異乎賢人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
禮義之作有以矣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
文章緒論卷十八
一六五何類見也
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
得之者也晞驥之馬亦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
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晞之則是曰昔顏常
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
考甫矣如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就禦焉或曰書與
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
費策決科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
為道乎為利乎或曰耕不獲獵不祭耕獵乎曰耕道
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德也吾不觀參辰之相比
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

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
顏頤之黨甚於鸚鵡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明而不心
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主
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而井相與言
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
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生也以其所以
葬葬之至也或曰荷頤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
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顏
其劣乎顏其劣乎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
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
文章緒論卷十八
一六五何類見也
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
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
子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若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
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
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曰未之
思也就禦焉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微精妙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

文章緒論卷十八

河廼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畫計策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蹙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構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陁。微要也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

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援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也恢大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實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狼望匈奴以中地名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匈奴口也廬山匈奴中山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支章諸論廬山卷十八
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質信也謂時所期處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額制額制謂以高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怙附屬也其彊難誅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彈貨伏尸流血破

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
 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踰烏桓
 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謂西戎也。南種也。藉蕩姐之場。蕩姐，羌屬也。
 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刈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
 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三時固已，犁其庭，掃其閭也。犁耕
 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惟比狄為不然，真
 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
 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
 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
 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
 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
 往辭，歸怨於漢。言單于歸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和因以自絕，終無比
 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
 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
 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
 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
 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較擊於外。較，擊也。言使車交猶不
 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
 三十六國費歲以千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
 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

失之費，一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於
 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丁傳董賢
之柄王莽
之制
不制何如

楊雄解嘲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有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聲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

文章緒論卷十八

七十一

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權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咲而應之曰客徒歎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群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志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彙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頑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禹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微以糾墨制以鎖鉢

命清靜作符
安在哉又何
之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卨人人自以為谷絲戴纓垂纓而談者自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執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解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鳬飛不為之少昔三人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免而吳亡種彘存而粵伯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厄穰侯蔡澤以禁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重

文章緒論卷十八

七十一

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騁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咲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古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訕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歛談者卷舌而同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趾卿使上世之士處虛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跡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開罷又安

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
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
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
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
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
子乃以鵠臬而笑鳳皇。執蠓蟬而嘲龜龍。不亦病乎。
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俞跗與
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
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
微索。翕肩蹈背。扶服入索。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
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欽頤折頸。涕
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附其背。而
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曼敬委
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
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
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救。秦
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
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
時。則惑矣。有建曼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
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

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雖其人之磨
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
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
董臺。西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
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譽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
僕誠不能與此數子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漢與百牛經
其有微於道
其有微於道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
皆列於學官來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論其
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
士貴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
其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
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
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
遷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
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
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
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
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
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
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
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如
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
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
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
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

文章集卷十八

王吉

王吉

文章集卷十八

王吉

王吉

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
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雖於
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歆以為宮而得
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
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
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
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
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
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
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
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
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
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
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
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
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
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
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文
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
子同之故不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衡命

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道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三策論古其
增五難於今
其宜獨惜其
間之義可

諫伐匈奴書

嚴尤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蟲之螫歐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軋報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俱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敝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給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薪炭熏蒸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

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輕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

朱浮目寵為
遼東家而終
之曰定海內
者無私仇者
之以自比之
初心開之以
誠善諭矣如
寵之不怡何

文章緒論卷之十九東漢六朝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朱浮讓彭寵書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

文章緒論卷之十九

上篇四十一

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鳴之逆謀稍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

也。今乃惠安自北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廊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遠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絕邪之諛言。長為群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仇。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

樓廷齊云此又是一樣文字體格其實陰為幾時之意而陽味之之進等解送

班固賈戲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賈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列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以聖哲之志棲棲皇皇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服浮英華湛道德臂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振振拔跨騰風雲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據意序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恒恒音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波濤擣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辱主人迫爾而笑曰若賈之言斯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突與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涂蕪穢周失其馭侯伯

方軌戰國橫驚。於是七雄號關分裂。諸夏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雪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擗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也。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蠅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執。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

文章緒論卷十九

四

四百七

而焦瘁。福不盈眦。既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古士而是賴。庠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徵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適。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濶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卷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翼仰太繇。枝附葉著。譬猶中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墜而施化。豈云人

事之厚薄哉。今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敦而度高庫。泰山懷汎濫而測深庫。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執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傳。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竇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筮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昔君

文章緒論卷十九

五

四百八

之門。闢究先聖之壹與。婆娑庠術。藝之場。休息虛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庠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其亞與。若廼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於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直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壹陰壹陽。天墜之方。廼文廼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喆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蘇氏之壁。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虞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汗。魚鼈媒之不覩。其能奮靈

德合風雲起忽荒而驟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
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蘇隨之珎也時闇而久
章者君子之貞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
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權巧於斧斤良樂軼
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蘇鵲發精於鍼石研桑
心計於無垠僕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
斯文

僅有感矣

此祖楊雄解
朝枝葉文米
似之中問說
所降之端曲
所詳盡君子
熟讀深思以
今觀古於是

崔駰達旨

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傳學有偉才盡通古今
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大學與班固傳毅同
時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
其大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楊雄解嘲作達旨
以答焉其辭曰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
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
其質今子韞積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
俯鈞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願於幽微測潛

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庭上不登三公之門進
不黨以讚已退不黜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彙真
抱景特立與士不群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
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
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礪忠孝
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鎔錙於明智不
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閣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
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
深林蟲蚋之趣大沛胡為默默而久沈滯也答曰有
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

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宏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盟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生有疇咨之憂條垂蠲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皐陶

文章編論卷十九

八

力牧之畧尚父之屬伊臬木論奚事范蔡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木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臧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簾伐尋抱不為之稀執拱把不為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斗呼衛驚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噫不倫黨苟以循己汗血競時利合而友

文章編論卷十九

九

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當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攬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脩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坯冶一陶群生待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減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

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文章緒論卷十九

一林虎元

清可大曰此
一篇無差半
尤人之意似
其解嘲作

蔡邕釋誨

時五侯七貴皆居顯位不交當世咸東方
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
糾劄羣言題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勸
云爾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
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
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
鞭之言寧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養牛之事夫如是
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
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
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
文章緒論卷十九
曾不能拔萃出群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彞倫掃六合
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
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
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
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蓋亦回塗要至倪
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
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
老愀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睹曖昧之利而忘昭哲
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謬爾歛
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

極君臣始基有義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祚之隆亦
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紘
弛王塗壞大極。隨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
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
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說崇
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
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帶而
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
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穀。夭夭是加。
欲豐其屋。乃鄙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
守晨沮溺。耦耕願歎。抱璞遂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
斯征雍渠。駢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
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
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黃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
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
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折絕地之基。皇道惟
融。帝猷顯丕。泚泚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群品。濟
之乎雍熙。群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
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緹。鴻漸盈階。振鷺
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

滿可大口也
夫清字南石
之荒度德盛
而有天子之
之者若仲尼
之有天下
而落我一書

浮磬不為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嶽集。武功定而干
戈戢。儉狃襲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
事也。則義寧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
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誓御
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
理鬣。餘官委貴。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
後。巡放展。不足以況其易。夫有逸群之才。人有優贍
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矇矓不稽謀於先王。心恬
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榮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
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
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闢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
騁駑駘於脩路。慕騏驎而爭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
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重胥之辜。
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以知
畏懼。子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竭而躋之。怨豈
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
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閘所防。帶
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貴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
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
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

望舒眺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
 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
 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慶否樂天知命持神
 任已群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
 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
 仁義之淵數繫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
 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
 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
 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
 也勲績不立予之章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
 文章緒論卷十九

葉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真棄此焉
 如靜以俟命不數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
 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
 語薦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
 衡軛倭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驂騮非子享土
 於善圍狼暉取右於禽凶弓父畢精於筋角飲非明
 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倖於談優上官
 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
 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
 乃揚衡兮笑援琴而歌歌曰練子心兮浸大清滌穢

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
 欲息兮無由生踰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曹操之先世
有惡德而禍
於操身乃為
亂世奸雄傳
位幾幾天之
如施惡人何
如亦漢之
亂世生之也

袁紹檄豫州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
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
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
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
福由已時人迫脇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
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
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
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
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
文章緒論卷十九 一十六 時三十八

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
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與金
輦壁輸貨權門竊盜昂司傾覆重器操贅閣遺醜本
無懿德德衰鋒狹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
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
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
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眊短畧輕進易退傷
夷折劒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
行東郡領兖州刺史被以虎文獎就威柄冀獲秦師
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發虐肆行凶忒割剥元元殘

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並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
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縣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
自是士林悼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攻
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
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救人之黨故復援旗擐甲席
卷赴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
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
後會驚駕為友布群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
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
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協遷 省禁卑侮王室
文章緒論卷十九 一十七 時三十八

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
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
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
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睚眦
被以非罪榜箠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
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
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
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肅
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
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模金

校尉所過。噓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賈繳充蹊。坑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耻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大羊殘魄。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降車之隊。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滌。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燭飛蓬。覆滄海以沃熒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覆亡迫脇。權時苟從。各被創夷。

人為警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楊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跼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脇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強寇弱主。違眾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

文章 卷十九

一十九

泰皇倒徒三
之名以文學
城觀之象
萬千盈於毫

登樓賦

王粲
祖至魏志曰王粲字仲宣登之而富陽縣中辛
祖至魏志曰王粲字仲宣登之而富陽縣中辛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

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

李尤高安館高頭也增爾雅曰仇室靜幽挾清潭之通

浦兮倚曲沮之長洲

志出漢中房陵東山沮水同背墳衍之廣陸兮臨阜隰

之沃流

丘爾雅曰彌終也謂沃陸道也北彌陶牧西接昭

黍稷盈囷

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征賦曰曾不得乎少留遭紛濁而遷遊兮漫踰紀以

迄今

主也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

也詩曰左不懷歸毛義曰任當也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

風而開襟

荆山之高岑

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上而濟深

也毛詩曰濟有深矣不可方思

隔兮涕橫墜而弗禁

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

論語曰子之在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烏顯而越吟

故楚辭曰鍾儀幽而楚奏兮莊烏顯而越吟

且楚辭曰鍾儀幽而楚奏兮莊烏顯而越吟

論語曰子之在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烏顯而越吟

也呂氏春秋曰小人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

兮侯河清其未極

詩也爾雅曰極至也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

力

章句曰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

也詩曰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

樓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

氏傳注曰思杜預左風蕭瑟而並與兮天慘慘而無色
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通獸狂顧以求
俗文曰暗色曰慘修與黯古字通王逸曰任伯達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但有征夫而已
周易曰闕其戶闕其無人憐傷也毛詩曰勞心
惻惻而憐惻惻毛詩曰勞心惻惻
但毛詩曰惻惻毛詩曰勞心惻惻
馬彪上林賦注曰除樓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交戾也王逸楚辭注曰除樓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方言曰參分也韓子曰
開有鼓瑟者毛詩曰耿耿不寐易曰初九盤桓
利居貞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毛詩曰展轉反側
文章緒論卷十九

不忌恤之奉
其位而不不知
司馬遷已言
其其子孫百
不足之至死
不備其親用
久也

求通親親表

曹植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
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
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唯堯則
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
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
睦平章百姓及周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
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
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與而不離親親之義
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
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
恩昭九族群臣百寮番休進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
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
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
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循人事叙天倫近
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
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
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汪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

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遠遊冠名。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駙馬謂都尉也。奉車安宅京室。執鞭珥筆。珥。侍中職也。揮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

文章緒論卷十九 二十四 唐書

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藜藿。固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大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爾。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迴光。然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禍始。不為福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

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鶴立。轉身也。不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聽也。

臣子懷抱利器
其當自試乎
我試而有功
則愈試而
無功則敗
矣

求自試表

太和二年曹植還雍丘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乃上表求自試也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莫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勳濟國輔主惠人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諱云彼已之譏不稱其服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武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萃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

文章 論衡 卷十九

三六 曹植表

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鈎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念其慢主而陵君也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轂鳴車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劍而死王曰金鼓未接而死何也對曰昔車右為先君所車轂鳴而死今臣越軍關寇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死乎遂伏劍而死越軍聞主謂轂鳴陵君謂越劍也慢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係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者豈好為夸主而曜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驥突刃觸鋒

文章 論衡 卷十九

二十七 曹植表

為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得虜其雄卒，截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關，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園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袂，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王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文章，緒論。卷十九 三十八 屬帝

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鐘，名績垂於竹帛，未嘗不撫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而秦魯以成其功。秦將孟明氏為晉所敗，復使為政，卒敗晉地，以和後齊，桓公與魯會於柯，桓公登絕纓盜馬之臣，璽沐執劔，桓公乃還，還侵魯之地，絕纓盜馬之臣，赦而楚趙以濟其難。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

告王曰：「飲人酒，何責人？」王曰：「乃命羣臣，皆絕纓，然後舉火。」楚與晉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絕纓者。穆公失馬，野人取之，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恐汝偷飲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為晉環之，野人率三百飲人畢，力疾歸，道大柱，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事而言趙者，植之誤也。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

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麒麟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秦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徇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千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文章緒論。卷十九 三十九 屬帝

建安七子
弱而辭支衰
俗之文也

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璋發迹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傾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前有書朝文章緒論卷十九
三十一 吳郡周十
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忘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摘撫

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菰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攀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明時化曰李
容本蜀人先
主帝室之貴
正言順大非
昔操漢賊之
比密國亡歸
舊君何忍自
稱蜀為偽朝
乎子每讀全
此為之不滿
惜哉

李密陳情表

臣以險巖夙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
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
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
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奉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
五尺之童孺執事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
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
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
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
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
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
臣上道州司馬臨門及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
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
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
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
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殊私
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
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
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
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

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
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
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言微
志庶劉僉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
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嘗謂忠孝一道未有忠而遺其親者子順孫之類
也至以偽朝名蜀則忘故君時順逆矣傳謂
密受學於譙周君臣大義素未明也宜乎其
言若是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嘗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善介善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文章。論卷九。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人能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虞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

康與嵇相成
康蓋有托而
述焉者也是
時君臣易位
銅常甚頹竹
林之賢豈放
達哉蓋不得
已也胡遂猗
之以為清談

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曠。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畧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頑頓轡。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鉤。饗以嘉穀。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我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庶幾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揮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

怨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
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
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
鳴聲聒耳器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
心不耐煩而官事執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
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
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
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促中小人之性統此九患
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
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
文章緒論卷十九
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
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
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
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
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
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唯達者為能
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
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鴦維以死聞也吾頃學養生之術
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

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
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途窮則已
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
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
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
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足下若羈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
下猶知吾潦倒粗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
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
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
文章緒論卷十九
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
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鵠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
塗期於相致時為懼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
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
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
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稽康白

養生之養生
主稔康之養生
生論皆方外
之談然莊終
能掉尾於泥
中而穩之青
白眼得莊之
外邪是以不
免

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
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
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
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
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
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
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
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饑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
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
文章論卷十九
三十八
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
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
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
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
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
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
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
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
害生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
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

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
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
也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
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
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
薰辛害目豚魚不養當世所識也蠅處頭而黑麝食
栢而香頸處陰而癭瘻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
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
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
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誠知性
文章論卷十九
三十九
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
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腑藏醴醪
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
神哀樂殫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金易
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
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之絕風寒所
災首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
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
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閔若無端中智以
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

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
先見以覺痛之日為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
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
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
盡此而已矣徒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
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立服藥半年
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呖瀟
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
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
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
文章緒論卷十九
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
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
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
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
追術者以小遂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
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思寡欲知名
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
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
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
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

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
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
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明之可
素大日辛以
形迹微高
匹碑所殺天
之不與夫
如長夫

勸進表

劉琨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碑頃首死罪上書臣現臣匹碑頃首死罪死罪聖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王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文章緒論卷之七
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現臣匹碑頃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君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童金聲夙振家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藹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存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大宰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

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扣心絕氣行號巷哭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廁昂司承問震惶精氣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現臣匹碑頃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本或殷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安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驚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大戎茂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承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顙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

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近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微猷獄訟者無不思於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莫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現臣匹碑

文章緒論卷十九

四十一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民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盟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胸懷臣不勝大馬憂國之情快觀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

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固極謹上臣現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薛閭訓臣碑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輕車將軍關内侯臣郭穆奉表臣現臣匹碑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文章緒論卷十九

四十一

遊天台山賦

孫綽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也。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環。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迥。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峰於千嶺。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焉能舉而宅之。遠寄宣樓。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余所以

文章緒論卷十九

一千六百廿九

朱子登天台山
以地觀情
也彼起何
水之觀即
文辭起何
稱焉

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太虛遼廓而無閼。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為川。瀆結而為山。阜嗟台嶽之所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陰生宿以曜峰。託靈越以正基。結根竊於華岳。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觀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者以守見。而不知之者。以路絕。而莫曉。西夏蟲之疑水。整輕翻而思矯。理無隱而不彰。落二司以示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觀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苟台

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恋。暢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龍。陟峭崿之崢嶸。濟楫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藉萋萋之織草。蔭落落之長松。觀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嘒嘒。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

文章緒論卷十九

一千六百三十

玄蹤。陟降信宿。迄於仙都。雙闕雲竦。以夾路。瑤臺中天。而懸居。朱閣玲瓏。於雲間。王堂陰映。於高隅。彤雲斐亶。以翼轡。皦日炯晃。於綺疏。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建木殲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虛。目牛無全。凝思幽巖。朗詠長川。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褰。法鼓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肆觀天宗。爰集通仙。挹以玄玉之膏。漱以華池之泉。散以象外

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
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而同出消一
無於三幘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
宣觀兀同體於自然

神大用則竭
形太勞則疲
入不能安運
命不務邪侵
不先定其形
神是不安其
以立命吾知
其非正命矣

運命論

李康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
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
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倡之而必
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
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
豈徒人事哉援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
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群龍見而聖
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
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
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術
誦三畧之說以游於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
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
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
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
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魚
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
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王亂亡者亦如
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

不邀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遠隆戚施之人。悅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耿耿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錮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王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躐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策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閒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

文章緒論卷十九

一五二

五十三

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紆而守敖吏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投袂而登鐘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策。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語默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正。璇璣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運者帝王所樂以生也。命者天下之命也。

文章緒論卷十九

一五三

五十三

係之於九秋
之於奕伯倫
之於酒樂之
傲外慕夫外
慕從業者皆
不造其堂不
齊其誠者也
固神完而守
固執

博奕論

章曜

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
而懼名稱之不逮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
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
清德義之淵栖運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
賢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况
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
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
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
囿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
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
好博奕廢事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
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
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
暇存也至或賭及不物徒基易行廣耻之意弛而忿
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
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蕪土之實技非六藝
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
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

文章緒論卷十九

五十五

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
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
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
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肝食而何暇
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
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畧之
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
包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
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
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
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
方國之封枯基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
之樂足以蕪世局而賢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
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願聞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
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倚頓之富也用之於
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文章緒論卷十九

五十五

星海曰桃花源記與歸去來辭同意蓋源為源秦之說以自寓耳非實事也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且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月華所講生
藏性相悉其
接君親者或
行者或云三
越上者曰沙
門最上者曰沙

頭陀寺碑文

王巾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

是以掩室摩竭用啟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
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目無所繫故若存若亡
提國處寂滅道場此言微心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
路摩竭之國用開不言微心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
善哉善哉乃至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問曰
意者忘言也杜然語彞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
口謂不言也然語彞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
者亦研幾於六位明言無言俗語借言以明理故此
行二曰稽疑八曰無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
德三曰稽疑八曰無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
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
地人太極天地之始天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然
父繫所筌窮於此域亦因辭以明理也故爰以立辭
明窮所以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
矣至如涅槃彼岸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形乎彼岸
智度論亦以涅槃為彼岸也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
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有流無明四流安見流
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有流無明四流安見流
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有流無明四流安見流

也大都言非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
有非無也而象故名之不可見其終始之所由隨不可
有求之迎而望之不可見其終始之所由隨不可
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果意生謂二
善與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
空谷之傳聲隨聲而應非有私也釋名鐘空也內空
則大扣之故聲隨聲而應非有私也釋名鐘空也內空
立圓對謂有威斯對而無不應也况法身圓對規矩冥
運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無量義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
生王室如來佛號維摩詰下當佛子託五行之軾拯
溺逝川天竺五乘四辟支佛五菩薩今乘五乘一人二
文章緒論卷九
代講行故改馬開入正之門大庇交喪正思惟正語
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正戒於是玄關幽鍵感而
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審波閉喻法海也玄關幽鍵
遂通遙源也言如來說微妙道門行不捨之檀而施
洽群有心愛深生而酌不竭也道門行不捨之檀而施
有俱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衆生爲緣則慈無所
真故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是爲演勿照之明而鑒窮
沙界勿以明斯物則真明演故導亡機之權而功
濟塵劫之物有機心則去累斯起故誘以無機之智
功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徒金沙

言如來演行聖化功微塵拂衣於安羅樹間惟光
服我於金沙池中將歸乎涅槃示有所終也惟光
惟惚不覺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不覺之無
無明也昧隔也無所從來亦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
無爲之寂不燒焚燦燦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
謂遊處也燒亂也寂然不動也焚燦燦火也堅林調衆
其化而無爲之其質雖盡身不壞也焚燦燦火也堅林調衆
木也火焚之其質雖盡身不壞也焚燦燦火也堅林調衆
夷也象既沒謂如來已入涅槃穿鑿異端者以違方
爲得一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爲得一穿鑿異端者以違方
辯偽者比微言於目論僧肇論曰言爲而辯順非而津
自即其見毫毛而不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
文章緒論卷九
頽綱俱維絕紐降伏一切此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
頽綱俱維絕紐降伏一切此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
際則火宅晨涼華嚴經云不壞法雲偏覆一切火宅
火宅乃涼也際境也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日
喻問也重昏暈迷也言二比丘演明故能使三十七
佛法如日照通衢已言二比丘演明故能使三十七
品有樽俎之師勸正四如說三十七道品曰四念處
正道分言此諸品爲佛子持之要而二比丘與行此
十六種無藩籬之固佛九十六種謂外道破滅佛法者
以通然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教人習佛法也肆習也
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節

二時之時
在表秋不足
以站斯道之
中佛在中華
時使萬古

周莊王魯莊公為二莊時夜明乃佛生故云夜景之
鑒漢明帝晉明帝兩明皆圖畫佛像以崇其法
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列刹相望也澄什結轍於
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佛圖澄羅什法師並高僧
惠遠二高僧名皆游於吳也結轍謂轍跡多也通林
禮記五年以長則肩隨之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
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址則層峰削
成日月之所迴薄通照也西眺城邑百雉紆餘左傳
曰都城過百雉國之東望平阜千里超忽信楚都之
勝地也宗法師行潔瑤璧擁錫來游錫杖也大智論
以為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則起緣散則離合存
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
文章緒論卷上
猛鷲百齡長年也中身中年也下身後身也
是諸天王化身作鷹以代鴿也班荆蔭松者父之
校我荆已身肉與鷹以代鴿也班荆蔭松者父之
野之居班松謂山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
象堵為方丈高丈一丈面一丈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
稽孔府君諱觀史孔觀會稽人除冠軍長為之雞草開
林置經行之室經行息之處安西將軍鄧州刺史
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特節都督鄧州諸軍事
鄧州刺史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以法師景
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法師景行如大迦葉故
寺之稱首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修

堂宇未就而沒高軌難追藏舟易遠人以為固不知
有力者負之而趨喻人性命曾徒閱其無人椽椽毀
為造化所運忽焉而終也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
而莫構可為長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
業成帝諱道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
功弘啟興復又光波四表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
難步中雅頌駢合韶濩禮記步中舞
一候解嘲曰東南一尉西社一候而朝也沙場遠方也
粵在於建武馬建武齊乃詔西中郎將鄧州刺史江
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江漢子也江漢即鄧州明帝
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為方成謂楚龜蒙象調為教
文章緒論卷上
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
以行州府事故稱行事智刃所遊日新月故
於遊刃有餘地斷割之道如刀之道勝之韻虛往實
歸勝應經而往實而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
於幾立慨深履實悲同棄井論語吾往也孟子掘井
泉猶棄井不及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庀徒揆
日各有司存以日作也匹婦切毛詩揆之於是民以悅
來工以心競使民來樂役而子來也莊子舜之治天下
不力亘丘被陵因高就遠高就遠也借地勢也層軒延

表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遠逾相連貌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腹網施於殿屋者丹腹也殿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化萬品相重九出也枝交錯面千計萬品言多也崖谷共清風泉相渙易風行水也金姿實相永藉閑安妙其明經曰如來之身金微也如無數珍寶安樂息心了義終焉游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鑠文於鐘鼎凡有功德者銘書於王常言時稱代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也功美敢寓言於彫篆庶髮髯乎眾妙子法言童文章緒論卷十九
又玄象妙之門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涉器千名含靈萬族易形而下器謂品淳源上派澆風下黷源本水別流也愛流成海情塵為岳情想至多若流水成海仁撫期命世皇大也來極新故曰惟仁撫皇矣韋來迦衛言佛之將見於世乃瞻顧中土韋來迦土奄有大千遂荒三界佛以一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殷鑒四門幽求六歲始應界為一佛土奄等三千大千世界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出南門天帝化作老人即遊而還愍念人生壯不出西門天帝化作死人即遊大子曰善哉唯是為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作沙門

家既歷深山到幽關歲月亦既成德妙盡無為世夫出家者帝獻方石天開淥池道見棄衣取石來置為無家者帝獻方石天開淥池道見棄衣取石來置天帝知佛意即願那山上取四方成理澤衣取石來置池邊白佛言欲潔淨成知佛意即願那山上取四方成理澤衣取石來置受飯食指地水出成知佛意即願那山上取四方成理澤衣取石來置下瑞應經曰時人連河水流甚疾佛在其中欲出神通斷枝水滿起高出人頭令底流甚疾佛在其中欲出神通斷其樹池上素曲有樹名迦和絕大佛修好通莊九折安步三危視如折三危並安步而行也莊道也起波濤謂其感應也者山廣運給園多士起波濤謂其感應也者山廣運給園多士給孤獨園多士金粟來儀文殊戾止金粟來儀文殊戾止子也戾至也應乾動寂順民終始子也戾至也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文章緒論卷十九
本不然今則無滅僧肇曰小乘以三界為然故滅今何以滅乃象正雖闌希夷未缺正法無羅漢自縛於今真寂滅乃象正雖闌希夷未缺正法無羅漢自縛於今見名之曰夷希之老子曰現之曰希不於昭有齊式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世音喬叶韻於美辭言齊有存如網欲絕而復結舟楫而復棹復結舟楫而復棹禪慧攸託二行也名區謂置寺即六度之倚據崇嚴睨通壑溝池湘漢堆阜衡霍言崇嚴之高通壑之大堆阜睨通壑溝池湘漢堆阜衡霍言崇嚴之高通壑之大也卑臙臙武亭阜幽林薄也卑臙臙武亭阜幽林薄茲邦后法流是挹邦后謂王也氣茂三行情超六八耳三明謂天眼明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入其

於此起越 眷言靈宇載懷興聳靈宇寺也 丹刻翬飛輪
負離立記美其輪焉美其與也 象設既闢睟容已安
也睟容潤澤也 桂深冬燠松疎夏寒深謂葉密也
辛而神足游息靈心往還勝幡西振貞石南刊經勝
標西振寺在楚地是以其碑南刊

文章緒論 卷十九 六

書體似郭陽 五之鬼無 之鬼無

諸建平王上書

江淹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郭氏忠於燕惠王
仰天而哭正夏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齊臺下擊
海水又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
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
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
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王暫停左右少
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柴樞之人布衣常帶之士退不
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隆
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
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
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抱朴子軍衛曰大將軍當明
知三五橫行天下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俯
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
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
貽謗缺即缺也迹墮昭憲身限幽圉履影吊心酸鼻
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每一念來忽若有
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
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
以血者也下官雖乏卿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

口吞舌伏七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
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
光塞河西北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
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園門含憤獄尸一物之微
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
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晏子春秋曰景公田于梧丘夜夢五大夫倚徙
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先王靈公出畝有五大夫來
驚駭志斷其頭而葬之命曰周殺行命至掘奔亭夜
具在人來告冤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為亭長
有婦人來告冤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為亭長
藝壽所殺埋井中殺掘之果然不任肝膽之切故因執事以聞

梁昭明大子蕭統文選序

式觀元始眇觀玄風式用也眇遠也冬穴夏巢之時始
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質樸也言古人未興
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為
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
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言玉輅因椎輪而生增冰由積水而成然玉輅無質積水無寒何其蓋自設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
疑問以發後詞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
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理也物謂文章緒論卷十九二十七
輅水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
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賦事曰風布義曰賦取類曰比感物曰興政事曰雅成功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
各隨作者之志以名之頃班固云賦者古詩之流荀宋表之於
前荀卿賈馬繼之於末賈相如自茲以降源流寔繁
宋玉賈馬繼之於末賈相如自茲以降源流寔繁
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游則有長楊羽獵
之制班固西京賦相如上林賦並託憑虛亡是
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
廣之不可勝載言紀事詠物其流既廣不可盡載又楚人屈原含忠
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

之文謂漢武秋風辭八字謂魏文帝樂府詩三言篇辭
 引序碑碣誌狀寄辭以遺思序舒也詩其物理也
 出誌以記其年代狀以摹其德行衆制鋒起源流間
 俱為悅目之翫譬喻也陶貞也匏笙也白黑曰黼黑
 不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撫餘閒居多暇日余自
 移畧忘倦不日影言日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
 七代數逾千祀姬周姓也悠邈言遠也七代謂詞人
 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縹青
 文章論卷十九
 用以盛書細淺自非畧其蕪穢集其清英欲兼功大
 黃色也映書也半難矣畧除也集取也蕪穢也清英妍也兼信也
 亦不能言文章之多若不去取雖欲倍加其功太干
 偏覽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
 爭與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其可重以芟夷加之
 剪截芟刈也夷平也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
 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選又亦畧諸若賢人之
 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辯士之端謀夫謀策之端
 也水釋泉涌金相玉振相聲也所謂坐狙狙丘議稷
 下狙丘稷下皆齊地之丘山也田仲連之却秦軍食
 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去聲高祖用食其之計

文章緒論卷之十九終

難之曲逆之吐六奇。陳平封曲逆侯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
 載。既見墳籍。旁出子史。諸子史謂史書也。子謂若斯之流
 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
 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
 異同。紀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年。方之篇翰。亦以不同
 若其讚論之綜。緝辭米序。述之錯比。文華。論言得失
 綜緝猶合綴也。序序事也。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
 與夫篇什。雜而集之。什拾也。言讚論用思深遠。自周
 室迄于聖代。迄至也。聖代謂梁也。都為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
 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之。
 文章緒論卷之十九終

難曰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
 門。士之接易
 居。魯之思國
 宜。武。器。之。機
 也。情。激。烈。毅
 然。成。命。之。勇
 也。

文章緒論卷之二十唐宋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園校

上裴吏部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
 郎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
 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辭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
 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九仞。曾與負北
 向之悲。積粟萬鍾。李路有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
 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蓄自衷。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
 應斯通。是用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
 人惻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
 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干時。高
 談王霸。銜才揚已。歷詆公卿。不汲汲於策名。不戚戚
 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
 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則多慙。
 阮瑀。入幕則高謝。郝超。夫。聶政。荆卿。刺客之流也。田
 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
 損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
 士。正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

而報施所以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
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慈藿無甘旨之
膳松檟闕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憂
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
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
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
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洩興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
於衷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
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
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為
文章諸論卷二十
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
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情者哉僕有乾
沒為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公以驅馳內
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肯背恩
以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
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
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流沙一去絕塞千里
子愴入塞之寃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
薰之不訾而更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
錫道類切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

願憫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
老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

集 310—308

潘可大曰以
管窺天之
左旋星之
火而星之
成銅儀不
出銅開矣

渾天賦并序

楊炯

顯慶五年。炯時年十一。待制弘文館。上元三年。始以
應制舉。補校書郎。朝夕靈臺之下。備見銅渾之象。尋
返初服。卧疾丘園。二十年而從宦。斯亦拙之效也。代
之言天體者。未知渾蓋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為福
由人。故作渾天賦。以辯之。其辭云。

有為宣夜之學者。喟然而言曰。旁望萬里之黃山。而
皆青翠。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皆黝黑。蒼蒼在上。非其正
色。遠而望之。無所至極。日月載於元氣。所以或中而
或異。星辰浮於太空。所以有行而有息。故知天常安
而不動。地極深而不測。可以為觀象之準。繩可以作
談天之楷。式有稱周髀之術者。驟然而笑曰。陽動陰
靜。天迴而地游。天如倚蓋。地若浮舟。出於卯入於酉。
而生晝夜。交於奎合於角。而有春秋。天則西北既傾。
而三光北轉。地則東南不足。而萬穴東流。比於圓首。
前臨胃者。後不能覆背。方於執炬。南稱明者。北可以
言幽。此天與而不取。惡煌煌而更求太史公有睟其
容。乃盱衡而告曰。楚既失之。齊亦有未為得也。言宣
夜者。星辰不可以闕狹。有常言蓋天者。漏刻不可以
春秋。各半周三徑一。遠近乖於辰極。東井南箕。曲直

殊於河漢。明入於地。葛稚川所以有辭。候應於天。桓
君山由其族難。假蘇秦之不死。既莫知其說。儻隸首
之重生。亦不能成其筭也。二客嘗聞渾天之事。歟。請
為左右揚榘而陳之。原夫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混
沌沌。陰陽之本。何太虛之無礙。偉造化之多端。南溟
玉室之宮。爰皇是宅。西極金臺之鎮。上帝攸安。地則
方如碁局。天則圓如彈丸。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
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長而多暑。影短而多寒。太陰
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眾星傳月之光也。因其波瀾。
乾坤闔闢。天地成矣。動靜有常。陰陽行矣。方以類聚。
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部之以三門。張之以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
其尺地也。九萬一千餘里。日居而月諸。天行而地止。載之
以氣。乘之以水。生之育之。長之畜之。亭之毒之。蓋之
覆之。天聰明也。聖人得之。天垂象也。聖人則之。其道
也。不言而信。其神也。不怒而威。驗之以衡軸。考之以
樞機。三十五官。為群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
封畿。中衡外衡。每不召而自至。黃道赤道。亦殊途而
同歸。表裡見伏。聖人於是乎發揮。分至啓閉。聖人於
是乎範圍。可以窮理而盡性。可以極深而研幾。天有

自古受命而
興局當不廢
日月星辰及
至五家三代
紹而明之內
冠帶外夷狄
以元之亡也
皆星出界

北斗杓携龍角魁枕參首天有北辰衆星環拱大帝
威神尊之以耀鬼配之以勾陳有四輔之上相有三
公之近臣華蓋耀耀俯臨於帝座離宮奕奕旁絕於
天津列長垣之百堵啓闔闔之重閭文昌拜於大將
犬里囚於貴人太階平而君臣穆招搖指而天下春
東宮則析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為傲客房為駟馬天
王對於攝提皇極臨於宦者左角右角兩耀之所巡
行陰間陽間五星之所次舍後宮掌於燕息太子承
於家社宗人宗正內外敦叙於邦家市樓市垣貨殖
畢陳於天下北宮則靈龜潛匿騰蛇伏藏瓠瓜宛然

文章緒論卷二十

九

而獨處織女終朝而七襄登漸臺而顧步御輦道而
徜徉聞雷霆之隱隱聽枹鼓之硠硠南斗主爵祿東
壁主文章須女主布幣牽牛主關梁羽林之軍所以
除暴亂壘壁之陣所以備非常西宮則天潢咸池五
車三柱奎為封豕參為白虎胃為天倉婁為衆聚旄
頭之北宰制其胡虜天畢之陰蓄洩其雷雨大陵積
尹之肅殺參旗九旒之部伍樵蘇之地出於園苑萬
億之資填積於倉庫南宮則黃龍賊象朱鳥成形五常
之座三光之庭傷成於鉞誅成於鎖禍成於井德成
於衡執法者廷尉之列大夫之象少微者儲君之位

處士之星天弧直而狼顧軍市曉而雞鳴三川之交
鵜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寓其精南河北河象闕
於是乎增峻左轄右轄邊荒於是乎自寧乃有金之
散氣水之精液法渭水之橫橋像昆池之刻石歲時
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朝夕織婦之室漢家之使可尋
飲牛之津海上之人易覲日也者衆陽之長人君之
尊天雞曉唱靈鳥畫跋扶桑臨於大海若木照於崑
崙太平太象所以司其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其寒
溫龍山銜燭不能議其光景夸父棄策無以方其駿
奔月也者群陰之紀上天之使異姓之王后妃之事

文章緒論卷二十

九

方諸對而明水決重暈布而邊風駛纔盈蚌蛤則虜
騎先侵適聞麒麟則暗虜潛值五星者木為重華火為
熒惑鎮居戌巳斯為土德太白主西辰星主北俯察
人事仰觀天則北參右肩之黃如奎大星之黑五材
所以致用七政於焉不惑同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
中國赤角犯我城黃角天之爭五星同色天下偃兵
趨前舍為盈退後舍為縮盈則侯王不寧縮則軍旅
不復或向而或背或遲或速金火犯之而其憂歲鎮
居之而有福觀衆星之部署歷七耀而駘馳定天下
之文所以通其變見天下之賾所以象其宜然後播

之以風雨威之以霜霰或吐霧而蒸雲或擊雷而鞭
電一旬而太平感膚寸而天下徧白日為之晝昏恒
星為之不見爾乃重明合璧五緯連珠青氣夜朗黃
雲旦扶握天鏡受河圖若曰賜之以福此明王聖帝
之休符至如恠雲祲氛冬雷夏雪日暈長虹星流伏
驚陰有餘而地動陽不足而天裂若曰懼之以災此
昏主亂君之妖孽昔者顓頊之命重黎司天而司地
陶唐之分仲叔宅西而宅東其後宋有子章鄭有裨
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
文之觀日吳範之占風有以見天地之情狀識陰陽
之變通詩云謂天蓋高語曰惟天為大至高而無上
至大而無外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群神莫尊於上帝
法象莫大於皇天靈心不測神理難筮日何為兮右
轉天何為兮左旋盤古何神兮立天地巨靈何聖兮
造山川顓何細兮師曠清耳而不聞離朱拭目而無
見鵬何壯兮搏扶搖而翔九萬運海水而擊三千龜
與蛇兮異其長短之質椿與菌兮殊其小大之年鍾
何鳴兮應霜氣劍何伏兮動星躔列子何方兮御風
而有待師門何術兮驗火而登仙魯陽揮戈兮轉於
西日陶侃折翼兮登乎上玄女何寬兮化精衛帝何

耻兮為杜鵑爭疆理者有零陵之后間絃歌者有蓋
山之泉若恠神之不語夫何述於此篇以天乙之武
也焦土而爛石以唐堯之德也襄陵而懷山以頤回
之賢也貧居於陋巷以孔丘之聖也情希乎執鞭馮
唐入於郎署也兩君而未識楊雄在於天祿也三代
而不遷桓譚思周於圖讖也忽焉不樂張衡術窮於
天地也退而歸田我無為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
然而然。

鵬也莊子之
寓言也非若
鵬也龍之
有實可據然
賦出非時韓
子且謂之不
祥李太白之賦
誠亦與宜
鴻范而已矣

大鵬賦并序

李白

余昔於江陵口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賦已傳于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及讀晉書觀阮宣子大鵬讚鄙心陋之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今復存于集豈敢傳諸作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辭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于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微至恠于齊諧談北溟之巨魚吾不知幾千里其名曰鰓化成大鵬質疑胚渾脫脩鬣于海島張廣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一十二
百十五

瑕于天門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赫奕乎宇宙憑陵乎崑崙一鼓一舞烟濛沙昏五嶽為之震蕩百川為之崩奔爾乃蹶巨壑摩太清亘層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搏九萬而迅征背嶭太山之崔嵬翼舉垂雲之縱橫左迴右旋倏陰忽明歷汗漫以天矯排闥闥之崢嶸歟鴻濛扇雷霆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固可想像其勢彷彿其形若乃足縈虹蜺目耀日月連軒沓拖揮霍翕忽噴氣則六合生雲灑毛則千里飛雪邈彼北荒將窮南隅遞逸翮以旁擊鼓奔颺而長驅燭龍銜光以照影列

缺施鞭而啓金塊視三山杯觀五湖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任公見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彎弧莫不投竿失鏃仰之長吁爾其雄姿壯觀映背河漢上摩蒼蒼下覆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以旁歎綰紛乎八荒之間隱映乎四海之半橫大明而掩晝若混茫之未判忽騰覆以迴旋則霞廓而霧散然後六月一息至於海湄歛翳景以橫櫓逆高天而下垂憩乎決渚之野入乎汪漭之池猛勢所射餘風所吹溟漲沸渭巖嶽紛披天吳為之怵慄海若為之蹙蹙巨鼉冠山而却走長鯨騰海而下馳縮殼挫鬣莫之敢窺吾亦不測其神恠而若此蓋乃造化之所為豈比夫蓬萊之黃鵠誇金衣與菊裳恥蒼梧之玄鳳耀綵質與錦章既服御于靈仙亦馴擾于池隍精衛殷勤于銜木鷄鷄悲愁乎薦觴天雞警曙于蟠荒跋鳥炳耀于太陽不曠蕩而縱適何拘攣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道遙無厥類而比方不矜大而暴猛每順時而行藏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為漿戲陽谷而徘徊憑炎洲而抑揚俄而希有鳬焉謂之曰偉哉鵬乎若此之樂也吾左翼掩乎東極右翼蔽乎西荒跨躡地絡周旋天綱以恍惚為巢以虛無為場我呼爾遊爾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一十三

呼我翔於是大鵬許之欣然相隨此二禽已登於寥廓而尺鷃之輩空見笑于藩籬

施公位極人臣功蓋宇宙與宋景文並驅真唐室純臣也宜張說之碑以表出

施公神道碑

張說

叙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亨育之功存畫為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入致君堯舜何代無人
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翮言為代之軌物行為人之師表蓋維嶽降神應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陝公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勲王室建旗萬府公統緒而孤克厲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日流武庫則矛戟發文房則禮樂盡存弱冠補孝敬
挽郎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鄭並有聲華入為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眾進夏官
負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顧終以飛龍利見延駟乘之恩自時厥後恒當大任
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為禮部尚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總靈武軍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監牧出典臺宋常越許申徐潞楊周十郡景雲初以藩
郎舊僚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汎愛而涇渭不雜真率徑盡而應變無窮常推是心

以御於物故所蒞必毗庶風偃驚狼化從言不勵而
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觀頌未暮聞歌既登邦政
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今之中書是為理本
謀事兼於百揆論道總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
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退拜開府
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職
西掖頗限局禁求侍晨昏優詔既許尋令還職公固
請以泣制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暫
關其後剖符江表敦諭起復衰麻外墨樂棘內毀變
禮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預聞興復疇其并賦累

文章緒論

卷二十

十六

百五

讓而停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色
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
不違事義也讓公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
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
冕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傳爵土於祚胤保祿位
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於
東都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牀輟春曾未云
比制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
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視藥于薨也
中使吊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子昇子栞

思綴遺美以真罔極有詔掌文之官敘事盛德之老
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鏤澤豐珉
日月臨照於佳城煙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為
群玉之山禁其樵蘇即表三司之墓銘曰源深自厚
派別從吳避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獄漬宜符
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攢植
文鋒迅驅纔安卑位即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
再三軍國一二訐謔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
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
外或形放中恒禮拘箴雖緘口諱亦忘軀但觀渾璞
誰詳瑾瑜伊臯尺寸管樂錙銖名正身遂言誠願乎
方彛漢祿更辱齊組既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
日去西晡上惻旒宸旁悲路衢監田美玉荔浦明珠
載廣休慶爰弘典謨豐碑廼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
仙毫特紆鐫金刻石鳳篆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濡
銓能敘事埋鬱詞敷求舊銘實慚殫而蕪緬思雲霧
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比嗚呼
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文章緒論

卷二十

十七

林

五

孫退學韓吏部子月餘詩
川不故地倚
莫不故地倚
天不故地倚
如不故地倚
難生馬大動
出於辭朝客
之實戲而公

建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
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金聖賢相逢治具畢
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
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
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
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
欺予哉第言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
於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
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
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擯
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
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
可謂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
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詰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
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
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
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
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
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

文章緒論

卷二十

十八

韓愈

作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
寒年登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
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
構榑侏儒椳闔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
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
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
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
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
荀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
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
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
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眾猶且
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
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
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
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無計班資
之崇卑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
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
苓也

文章緒論

卷二十

十九

韓愈

原毀之意與
釋之為意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急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不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

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不計其尤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薄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眾曰其良士其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眾曰其非良士其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與

樓遷齋評子
得志其行
山尤其行
卓與者此
以不死笑
為乃事起
下乃事起
此乃事起
與此乃事
銘之原亦

柳子厚墓誌

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為錫亦在
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
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
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
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
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
相徵逐。謂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
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
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
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
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
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願藉謂功業
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
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
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
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
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
致必傳於後世。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
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林公崖評左
送隱者必左
仕者便不平
正此作感
隱者又不
成了仕者
論平正且
其間又多
言是命世
文非肯作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
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
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
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
於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
樹旗旌。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
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
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
而惠中。飄飄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間居。如
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
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
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
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
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
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
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之遇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
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
進而趨。口將言而囁。處汙穢而不羞。觸刑辟而
不懼。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

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湘。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縹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昌黎韓愈上章
相書為屈
獨謂不足
推獎二鳥之
光榮一飽
之無時則公
受志可見矣

初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才。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朋。多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才。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者。載也。沉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的人生二十八年矣。名

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者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恠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恃於教化。妖淫諛佞。講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宅。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文章緒論卷二十

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余依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脩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役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其自進也。抑又聞之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遺逸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之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續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

之逆順章句之長短。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鄉昧昧。唯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於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沉溺。闊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義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揆。其常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辱賜觀焉。千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文章緒論卷二十

十八

神明之後不
與生同當性
而後入以爲
神而生以爲
之可歸者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黿。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短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鮑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蓋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竅而趺居。獨收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註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

文章緒論卷二十

二十九

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弘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恠焉。後因貢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入所募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畫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三

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昞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諫。秦真少恩哉。

而朝而漸夕
而所成不
之孟晉之門
以著籍也
宋清之風可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成。興。清。清。疾。病。死。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其。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佛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爾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之不廢。卒以富。求者益眾。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

得不死亡者眾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一子謂柳子
厚封建論亦
則謂其不
得已及湯武
私之數語可
為萬世不易
之定論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則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威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而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

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也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列群后蕃布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平王室東遷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九伯誅莠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尊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三十五

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

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首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震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治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犬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三十五

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

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其人戚之而已。蓋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縱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之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

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子厚知文以明道即所謂文者載道之器也不知有為道能文之謂道即為文

谷章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可見師者。雖當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恠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臣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恠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大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羣黃吠。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亦病乎。非獨見病。亦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執。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恠於羣目。以召開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聞。豈可使呶呶呢。者。早暮帶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

文章緒論

卷二十

三十九

文章緒論

卷二十

三十九

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恠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為文。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果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

當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僣。寒而驕也。抑之欲其興。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伏惟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文章緒論卷二十

四十一

不言鍾乳不
當服而言服
是以按本寒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情。悶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麤礪。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感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麓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膚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巢愉愉。由其麓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頓不發。叢齒橫額。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僵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閉。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割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

文章緒論卷二十

四十二

水雖離奇液構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
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
踣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
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
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
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
其羊關穀而輟輪者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
可以為大醫西子之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山
西之冒沒輕儇資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閭外
山東之稚駼樸鄙力農桑啖粟粟者皆可以謀謨於
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
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
類馬尾鬣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
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
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注曰始興為上次乃廣
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
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
不必利己姑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
然明矣故畢其說示元再拜

附錄子厚少年
必便富貴
故是後
之五就
其功此子厚
本意

寄許京兆孟容書

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
書叩頭悻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
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恠
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
積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是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
骨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
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
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
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
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
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艱兀事既壅隔狠忤貴近
狂疎謬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
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不
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
旁午構扇便為敵仇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
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
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
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
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癘以希望外之澤哉

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執。乳乳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慄慄然歎歎惴惴。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一四四

此誠夫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遣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急。晝夜哀憤。俱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紮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令已三易主。書存亡未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

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累。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慰。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過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一四五

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荆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瓊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洵忍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撫膺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東筆。覲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

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
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四籍
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
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
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托先人之廬以盡餘
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
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
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腑焉無任懇戀之
至不宣宗元再拜

有化者有化
化者聖人所
通者化之而
不可知之也
謂神也

時化

元結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
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
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
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
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
犬豕父子為憎惡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
化為讎敵宗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
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
權所恣忠信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
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
所傷州里化為禍邸姦凶為恩幸所迫厮皂化為將
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盡
於草木原野化為狴犴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為鼎
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為宮寢或曰數於祀禱翁
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狙
狡詐誑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
辭顏容為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感促之色翁能記
於此乎

說世化可為
痛哭流涕
後世道之權
也耶不在人
居

世化

元結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邸舍雪霜化為衣裘呻吟化為常聲糞污化為梁肉一息化為千歲鳥犬化為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關斷骨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耶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深林叢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耶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耶人民相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耶人民勞苦相寬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耶人民多飢餓溝瀆傷道路糞污非梁肉也耶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萬千歲也耶僵主腐卿相枕路隅鳥獸讓其骨肉鳥犬非君子也耶

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直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干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蒼蒼蒿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閒遼夔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問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意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以畫錦為榮
又何望衣敝
華也哉故項
王亦曰富貴
不歸故鄉如
不歸故鄉如
不歸故鄉如

畫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
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
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
旦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
駢肩累跡瞻望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
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
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
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
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
文章緒論卷二十一
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
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
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
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
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
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榮一鄉哉公在
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湘乃作畫錦之堂于
後圃既又刻詩于石以遺湘人其言以快恩雖矜名
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
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

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與
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
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勳勳而後絃歌者乃邦
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
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
書

文章緒論卷二十一

至

一百一十

山谷與何仲
翁書云或傳
北勝歐陽公
醉翁亭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醴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偃偻提携，往來而絕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眾賓歡也。蒼頭白髮，頽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

其樂，醉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文章緒論卷二十

五十三十八

一亭之微
上之功德
公之文得
守之意矣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
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溪藏中有清泉潄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
之於是疎泉鑿石開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
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
暉姚鳳於滁東門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
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闕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
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
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
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
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
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
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
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
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
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
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
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與予遊也因為本其

文章緒論卷二十

五十五

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
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
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文章緒論卷二十

五十五

此門評此
錄之為名
筆學者遂
傳以為絕
千竊謂老
以強辭正
離故性其
折文屬特
耳似屬烟
波百

春秋論

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功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金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

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之作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權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疆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

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畧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文章緒論卷二十一 五十八 三百五十七

高祖論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足搖目以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使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侯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父喉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足搖目以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使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侯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父喉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

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
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
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
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素傑諸
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夫高帝之視
呂后猶賢者之視重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
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
為是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
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
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
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
最為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
百歲之後推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
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即漢開金縢
之端唐建和
親之獎宋分
南北之朝斯
害不必與兵
動衆跡跡而
掠奪日削月
削無非為夷
秋盡豈路夷
為萬世不易
之典也耶可
慨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
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盡釋其末。以息
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
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
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
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
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
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
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
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
而賄日益增。迄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
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
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
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
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
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
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
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
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

之強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以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威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大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矣。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

文章緒論卷二十

六三

戰之策當時
未必不以為
然。而其後如
我。縱橫卒如
我。之。所。料。研
謂不幸而有
知言之者
謂是夫

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驚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頰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

文章緒論卷二十

六三

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文章緒論卷二十一

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疆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敝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故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亦文章緒論卷二十一

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其所以某日攻其所以如此謂之聲命邈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青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敝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師滑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道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彼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一六八 四百七十五

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敝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劉漢之傳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文章緒論卷二十

空七

謂中韓原道
德之意則可
謂之意則不
可夫學孔子
之道者其派
發之學老子
之學老子
之道者乎

韓非論

蘇軾

運筆機思明爽嚴切如此之文業舉子者宜佩之衣帶間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
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
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
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
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
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
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
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一五五
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
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
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
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
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
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
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
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
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
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

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其所以
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
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
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
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
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
畏今其視天下眈眈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
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
情明是非其極慘嚴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
思之事固有不可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
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
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滿可大曰結
屠又許之為
人傑正如韓
文公諱臣餘
攻擊不遺餘
力結句乃曰
陽子將不得
為善人乎如
此方是公論
若斯人之過
攻人之善皆
老手

范增論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也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執物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櫛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七十四

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七

謂時化曰主
意謂子房本
天勇之人唯
少年氣烈不
能涵養忍而
以就大功名
父老之怒罵
正以折其不
能忍之氣數
以能忍也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拔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貴冑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及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

吳者。三年而不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余。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呂東萊評此
篇前西引八
事說景帝時
雖名為治平
有七國之變
此篇作大漸
天樂作大漸
漸引入來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寔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宜豈惟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安。而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

文章緒論卷下

十五

鼂

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也。

東坡之學非
其見用即非
其石之執也
亦不過申說
之刑名

厲法禁

奇構妙句起脫不群

昔者聖人制為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下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劓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為得者，用法始于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故也。今夫州縣之吏受賂以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于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一主本兵部

為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疆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為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况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煩，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夫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鞠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請歷者，而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一主本

至於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為者也聖人為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七

翻然勃然四字形容氣勇若在毫髮間

倡勇敢

文字止兩大段而迴旋進退有巧思讀之者目見其筆勢飛揚不可遏也
唐荆川曰此篇體方而意圓
而者不可測至於氣之一字尤中兵精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輔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挺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復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鍾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聞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不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

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眾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眾。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

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湖學山評此
賦學莊駁無
一辭不似
非倫然不
絕倫之識不
能也蕭酒不
奇出塵絕俗
如東雲御風
上術九宵之
何物范六含
升下挂之萬
入其靈臺以
羽也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
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
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
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
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
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
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
如慕如泣如怨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
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
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
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
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
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酹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
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
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
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
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
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

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
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
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
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
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
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
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
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昌東萊坪此
賦結處周詳
文公石鼎序
獨明意指
為道士亦
使高道傳
也誠山徐左
龍事以此

後赤鯀賦 學莊子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
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
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
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
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婦而謀諸婦
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
酒與魚復遊於赤鯀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
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
文章緒論卷二十 上五 醉子

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
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
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
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
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
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跹過臨臯之下
揖予而言曰赤鯀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鳴
呼噫嘻我知之矣噉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
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事康門詳首
二句盡力
大非韓人不
足以當之
子厚繼以爲
實公大過
於孔孟願記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於天
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
故申呂自嶽降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
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
良平失其智賈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
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
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
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
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
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
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
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
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
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
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
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嶽之雲而不能回憲
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鉞李逢吉之
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

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難。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行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蓋萬懷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傍。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

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鰓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攝牲鷄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漢可大曰安
石不曰知禮
詩前知禮乎
蓋為知禮乎
言無窮人而
知禮何

禮論

王安石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誅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擊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刼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刼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

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耶。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以使為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與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文章緒論卷二十

全元明兩司三

以孔孟律戰國士自是皆要之文所當起非若左國之類靡蓋朱子所謂亂世之文

戰國策目錄序

曾華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為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

文章緒論卷二十

九十四

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文章緒論卷二十

九十一

功成身退
公之大德
修德自保
不以文勝
毅以文勝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崑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為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其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聖賢易制之
人才既竭有
為之歲月積
焉至此可為
悲歎

吳畏齋微謝贊啓

開禧兵隙將開憂國者慮其不終已丑之元
具長濟自鄂召過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
來訪余亟送出南水門謝不敏既而湖湘之
大達未幾遂以松檟歸復出關西時比為
運事已竟約余念數路出師且必能且是時
官遣吏王有慶多費實無益於事天下集心
而謀國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啓代贊及之
騎紅過賀曾親聲款之承倉鼠歎斯尚墮塵埃之
夢喜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竊以宋受天命何
帝百庚申虜汗中原又閱一甲子自崇觀撤藩籬之
蔽而炎興紛和戰之謀誣謗敗事而異懦則有餘浮
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攣而廢無庸者
以積累而升牢籠易制之人才玩惕有為之歲月肉
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骨信而爭逆亮以難從
而求繫遂致錯固狡兔之窟猶欲睥睨化龍之都決
策和親姑謂秦春之熟計卧薪自勵誰為勾踐之盛
心金湯恐喝於豫圖王帛聯翩於遠醜百年棄置亦
已久矣萬口和附以為當然不特手足混於無別而
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於常輪而未知所止有識每
一寘念終夕為之寒心今雖欲為後乃益甚竊聞九
世之大議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默開議
論噂噓堅關狐疑徒欲快一旦而僥前功詎曰討黃

許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祿之寵。還城保障。以廟堂使閔而不免於屢遷。戎閫事機。以主帥泰安而常淹於難達。偃然以承平文飾之體。巍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反內徙以自虛。軍中之弊。猶日。股而不止。歲市駿而不能償耗。誰興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漕而不足餽軍。孰啓神爵屯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負。柰何欲興不世之雋功。尚爾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効於涓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矧欲致臧宮鳴紉之議。試除悶悶。毋謂平平。

文章緒論卷之二十
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貫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陰夷。歸自乘輅。公議浩然。而歸重。昇之顯閭。天心昭若。以可知。上方勤西顧之憂。公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游爾寒裳。旌旗千騎之來。竟然望履。聳別城之觀。望屹外閭之藩。宣當進遠猷。庶銷過計。某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屢矣蹉跎。雖粗有少年之志。斐然狂簡。得毋貽小子之嗤。或可執鞭。願供磨盾。其諸軟熟之貢。徒致高明之煩。嗣聽策勲。別當修贄。畏齋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語。謝曰。抗身名以衛社稷。久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門間。將表食牛之

氣有來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士。風烈承宗。詞華振俗。喜北平之有後。幸郎君之克家。庾氏卑官。王孫令器。必有表荐。以發忠嘉。至於陳誼之甚高。與夫期行之太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一郡守之憂。某行官。沔鄂之間。即有兵民之寄。當呼老校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群公貴人。嗣故侯之名緒。叙謝之意。勿草莫殫。於是一得之謀。頗徹於諸公間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宇文顧齋聞之。從章以初錄本去會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荐。且有志識不羣之褒。初未相識也。故余投謝駢儷有曰。初不求於識面。實自得於知心。蓋指不章緒論卷之二十
此他日。又特剡亟稱之。于廟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緒故笈。偶見存本。因悼殄瘁。潛然出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己者焉。

跋文章正論

雲間潘可大譔

可大方在諸生輒已攷二慕古而當
在名賢尤切鄉注之故雖蟻伏中澤
迺于館閣臺諫諸昆老先生以勛節
表著者即物色而心存焉蓋聞名諫
議者

文章正論

卷二

東萊劉公想見丰采願為執鞭舊矣
無何乙酉以薄技奏有司謬為今
直指徐先生所拔士先生告二稱說
古三弘獎者願而推轂劉中丞甚力
曰吾鄉先達云嘗手一編以示可大

曰文章正論寔劉公所編擇以課子
者得受而卒業焉自漢晉迄宋唐代
不數人二不數篇原二本二無非據
經明道而雅契于聖賢者把玩迴環
楮敝墨渝不釋也因竊嘆夫二之衡
文者非標奇以獵艷則鈎邃以提玄
辟之舍炫實而采香華嗜雕胡而廢
玄酒無惑乎文之曰詭也已矣立見
編以旌鏡之奚翅詞林正鵠將去道
人心且潛移而默挽焉謂為狂瀾之
砥柱非邪行且入梓矣爰効芻蕘潛
塵末簡庶幾哉自附于執鞭之誼以

文章正論

三

復于

徐先生先生許以不

萬曆辛卯濟稿既望頓首敬書慈谿

公署

文章正翰

三

跋文章正翰

文安從生哉以涵之之言宣之言
正出而文夫文涵誥心宣誥言
宜人而能亦宜人而正乃為
正而正也何也心無所正者不
正非正也古人唯心正故其文
正行于世垂久而經皆本生心以
應之其心之正人心之正願後以不
美文之適与古不異其至周未文
勝於子憂之謂文之興喪在天
地也人之心與焉為之正非憂生
文之善惡也世之人以之喪也憂之

言之被淫邪遁生于心發于政
害于子平自任也欲正人心自邪
說詎彼行放淫為其究歸
及獲曰雖正外庶民興乃正宣人
此其如文而正人心者亦其如之
顧不重乎哉夫文難正亦難選

文章正論

二

說其工忘其末正偏僥倖焉由矣
西山氏正宗以來續選靡不錄在
眩而折衷東萊

大中丞劉公志後大文上小如子
哉修在之林系訂西山及崔太史
氏選其揚六籍序次在國次秦

漢迄唐宋為平曰為稍正而工附之
題曰文之章正為政信六執在取
裁

直指徐公以親風暇日為校註
出梓廣陵授騰鳳跋其後勝鳳
不文何所能致強然以因陋就荒

文章正論

三

形其六籍為己春秋列國名之十
大夫為征伐盟會時出之言相我
勸能攻爭者自操者因畔必大
物為憚善去先王之澤未遠即
言不公醢正釋習先王之遺風乎秦
漢而小之之正鮮矣第人以不終

磨礱平之之時之生之生之生
而移正之或可解其疑矣六籍安
得廢焉茲

二公所以選而梓也

二公均為魯產孔夫史公所謂聖人

之遺化而為禮樂之國哉通文不

興人心未正其弊如海蓋其指孔

子之憂世之懷匪直取之文而已

今讀其言以待文如海云

兩淮都轉運總司日運使司

江蘇騰鳴謹跋



文章正論十五卷緒論五卷

內府藏本

明劉祐編祐萊州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大同巡撫是書錄歷代古文自左傳訖於元季以足垂法戒者為正論以詞勝而理未足者為緒論自序擬諸真德秀文章正宗崔銑文苑春秋其持論未嘗不正然以李密陳情表列諸緒論義頗未安又以宋人五經序升諸左國之前亦涉標榜之習德秀姑無論恐尙未能逮銑也

文體明辯六十一卷首一卷
目錄六卷附錄十四卷附
錄目錄二卷(一)

〔明〕徐師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建陽游榕

銅活字印本

文體明辯序

文體明辯六十一卷綱領一卷目錄六卷附錄
十四卷目錄二卷通八十四卷嘉靖三十三年甲寅春迄隆慶四年庚午秋用十有七年而後成其書大抵以同郡常熟吳文恪公訥所纂文章辯體為主而損益之辯體類五十今明辯百有一辯體外集爲類五今明辯附錄二十有六進律賦律詩於正編賦以類從詩以近正也輯旣成繕寫貯藏以俟正於君子乃原撰述之故而序之曰夫文章之有體裁猶宮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爲堂必敞爲室必與爲臺必四方而高爲樓必陝而修曲陝與狹通見詩雅爲宮必圓爲雉必方爲簠必外方而內圓爲簋必外圓而內方夫固各有當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意爲之其不見笑於識者鮮矣況文章乎夫文章之體起於詩書詩三百十一篇其經緯各三風雅頌爲經賦比興爲緯書體六今存者三此蔡氏周官太祝六解而言大辭詞命誥會誥誥也何當作辭存者三誥誓命也誓即會也何有訓周無之然無逸等厥後顏氏推名之推論凡文各本篇實訓體也或謂文本無體亦無正變古今五經良有見也

之異而援周孔以爲證殊不知無逸周官訓也
不可混於誥多士多方誥也不可同於訓此文
之體也其文或平正而易解或佶屈而難讀平
正者經史官之潤色佶屈者記矢口之本文乃
文之辭非文之體也十翼皆孔子手筆序卦雖
云夾雜要亦聖人之精蘊存焉此釋經之體非
屬文之體也其答齊景公問政止於二語答魯
哀則七百五十餘言此隨宜應對之辭而門人
記之非若後世文人秉筆締思而作者也至如
以叙事爲議論者乃議論之變以議論爲叙事

文體辨序

二

者乃叙事之變謂無正變不可也又如詔誥表
牋諸類古以散文深純溫厚今以儷語穠鮮穩
順謂無古今不可也蓋自秦漢而下文愈盛文
愈盛故類愈增類愈增故體愈衆體愈衆故辭
當愈嚴此吳公辯體所爲作也曾成童時卽好
古文及叨館選以文字爲職業私心甚喜然未
有進也幸承師授指示真詮謂文章必先體裁
而後可論工拙苟失其體吾何以觀亟稱前書
尊爲準則曾退而玩索焉久之而知屬文之要
領在是也第其書品類多闕取舍失秉或合兩

類而爲一或混正變而未分於愚意未有當也
竊不自量方更編摩而以庸劣絀居瑣垣然退
食之餘志不沮喪蓋忘其非吾職也已而謝病
家居積累成裘更以今名聊畢前志雖於先正
述作之意不無異同然明義理抒性情達意欲
應世上上贊文治中翼經傳下綜藝林要其大
旨固無戾也初擬上進故註中先儒竝稱姓名
後雖莫遂不及修改覽者勿以罪予則幸矣是
編所錄唯假文以辯體非立體而選文故所取
容有未盡者亦有題異體同而文不工者復有

文體明辨序

三

別爲一格如六朝唐初文陸宣公奏議今竝弗
錄博雅君子當自求之至於附錄則閭巷家人
之事排優方外之語本吾儒所不道然知而不
作乃有辭於世若乃內不能辦而外爲大言以
欺人則儒者之耻也故亦錄而附焉萬曆政元
歲在癸酉三月朔旦吳江徐師曾序

歸安少溪茅乾健夫校正

閩建陽游榕製活板印行

文體明辯卷之首

大明吳江徐師曾

歸安少溪茅乾健夫校正

閩建陽游榕製活板印行

文章綱領

總論

宋倪思曰文章以體製爲先精工次之失其體製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

大明陳洪謨曰文莫先於辯體體正而後意以經

之氣以貫之辭以飾之體者文之幹也意者文

之帥也氣者文之翼也詞者文之華也體弗慎

則文麗意弗立則文舛氣弗昌則文萎辭弗脩

則文蕪四者文之病也是故四病去而文斯工

矣

北齊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

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

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

春秋者也

梁劉勰曰六經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

性靈之與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論說辭序則

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

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

春秋鉅制爲根百家騰躍終入環內故文能宗

經有六善焉情深而不詭一也風清而不雜二

也事信而不誕三也義直而不回四也體約而

不蕪五也文麗而不淫六也

唐柳宗元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辭

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

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

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

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

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

宜流於誦誦也雖其言鄙野亦足以備用然而

闕其文采則不足以竦動時聽今示後學立言

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

假道焉

宋周惇頤曰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皆

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

遠

宋葉適曰爲文不關世教雖工何益

後魏祖瑩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死人同生活也

宋呂本中曰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度越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爾如張長史名旭見公

孫大娘舞劍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習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觀

舞劍有何干涉非獨作文學書爲然也

北齊顏之推曰凡爲文章猶人乘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

文苑新辨

不卷之首

二

宋呂本中曰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至

宋范曄曰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

後拙其芬芳振其金石

梁劉勰曰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議在咫尺而思隔山河

晉聶虞曰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

情相悖

大明王世貞曰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

撥關鍵金石綺綵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

宋呂本中曰或勵精潛思不便下筆或遇事因感時時舉揚工夫一也古之作者正如是爾唯不可鑿空強作出於牽強如小兒就學俯就課程

爾

大明皇甫汈曰語稱潘綽十年吟古鏡蘇涓一夕賦瀟湘才有遲速而文之優劣固不係焉拙若

文苑新辨

不卷之首

四

枚臯何取於速工如長卿奚病於遲

大明王世貞曰才有工而速者如淮南王禰正平陳思王王子安李太白之流是也然鸚鵡一伸

子虛百日煑豆七步三都十年不妨兼美

北齊顏之推曰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

宋呂本中曰近世歐陽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

大明顧元慶曰歐陽文忠公晚年嘗曰竄定平生

所爲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氏止之曰何自苦如
此當畏先生嗔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後
生笑

宋歐陽脩曰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
大明皇甫汈曰昔人歎今之藝者卽醫而斬其病
唯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子建好人譏彈應時
改定此其所以難及也

魏文帝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
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
文章之無窮

文修明辨 卷之百

五

大明李時勉曰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
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爲病矣

北齊顏之推曰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
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
彌切一字愜當一句清巧便神寓九霄志凌千
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加以砂礫所傷慘
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
吉

論詩

大明徐禎卿曰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合風雅頌

度

周卜商曰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
興五曰雅六曰頌宋朱熹曰風雅頌者聲樂部
分之名也賦比興則所以製
之體也

梁鍾嶸曰興比賦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
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
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蹟若
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

大明徐禎卿曰昔桓譚學賦於揚雄雄令讀千首
賦蓋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詩賦羈精

文修明辨 卷之百

六

譬之絺綌而不深探研之力宏識誦之功何能
益也故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
約其趣樂府雖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求可以
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肯繩古以崇辭雖或未
能臻其與吾亦罕見其失也

宋呂本中曰學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間人
詩爲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
也

宋嚴羽曰學詩先須熟讀楚辭朝夕諷詠以爲之
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

五言皆須熟讀卽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傳取盛唐名家醞釀會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

大明楊慎曰近有士人熟讀杜詩余聞之曰此人詩必不佳所記是棋勢殘者元無金鵬變起手局也因記宋章子厚字晦之臨蘭亭一本東坡曰

章七終不高從門入者非寶也此可與知者道

大明徐禎卿曰鹿鳴頌缺碑弁之宴好黍離有推

吐之哀傷氓蚩晨風之悔嘆蟋蟀山樞之感

慨柏舟終風之憤懣杜葛藟之憫恤葛屨祈

文修明辨 六卷之旨

七

父指之譏訕黃鳥二子之痛悼小弁何人斯之

怨誅小宛雞鳴之戒惕大東何草不黃之困班

巷伯鴉奔之惡惡綢繆車華之歡慶木瓜采葛

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役伐

檀七月之勤敏棠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

婉變氣詞哲匠縱橫畢出新闢

宋嚴羽曰作詩須辯盡諸家體製然後不爲旁門

所惑今人作詩差入門戶者正以體製莫辯也

世之技藝猶各有家數市縑帛者必分道地然

後知優劣况文章乎

又曰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卽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驚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

又曰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

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

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

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唐代宗以後之詩

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

文修明辨 天卷之旨

八

辟支果也學漢魏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

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

道亦在妙悟唯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然悟有

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

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

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

又曰盛唐詩人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

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

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

代乃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甚

者以罵詈爲詩失之遠矣

大明朱承爵曰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外乃得真味

唐劉禹錫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文故詩貴和平令人易曉溫柔敦厚詩之本教也

宋楊時曰學者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諷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

宋嚴羽曰夫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

文字辨

元

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

唐劉禹錫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一達於詩者能之

唐殷璠曰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編記若能審察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舍

梁沈約曰天機啓則六情自調六情滯則音韻頓舛

大明何景明曰意象應曰合意象非曰離

大明徐禎卿曰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

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胸中必

因思以窮其興氣有羶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

難妥貼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管以

禦其侈此詩之流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

或約旨以植義或宏文以叙心或緩發如朱絃

或急張如鐘括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足

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而引泣或因拙以得工

或發奇而似易此輪扁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

大明李東陽曰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

文字辨

十一

耳主聲

大明王世貞曰大抵詩以專詣爲境以饒美爲材

師匠宜高措拾瓦博

又曰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卽才之用調卽思

之境格卽調之界

又曰詩旨有極含蓄者隱惻者緊切者法有極婉

曲者清暢者峻潔者奇詭者玄妙者騷賦古選

樂府歌行千變萬化不能出其境界

唐李德裕曰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

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

足曲詞寡累句

宋梅堯臣曰思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唐皮日休曰百煉成字千煉成句

大明皇甫汸曰評詩者須玩理於趣中逆志於言外若謂諫草非獻君之物鳴鐘豈夜半之時則是明月不獨照乎巴川而周民咸無遺恤於雲漢矣

唐元稹曰詩無姿態則陷泥俗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獨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

宋嚴羽曰詩法有五日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

十一

起曰音節其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悽惋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槩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沈著痛快其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難以加矣

梁劉勰曰詩人善於形容言峻則高幽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千孫千億備少則民靡子遺辭雖已甚其意無害也

大明王世貞曰許渾之賦宋祖凌敲以爲有三千

歌舞李頎之味鄭櫻桃以爲宮中美人作詩者不可不精史學

不潘大臨曰作長詩須有次第本末方成文字譬如做客見主人須先入大門見主人升階就坐說話乃退今人作文字都無本末次第緣不知此理也

宋唐庚曰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詩疏不可不閱詩材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繹鳴懶婦驚之類尤宜入詩用

宋嚴羽曰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

十二

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大明皇甫汸曰作詩須量力度才就其近似者而模放之義則成家矣若性質恬曠而務求華艷才情綺麗而強擬沈鬱始雖剏輦終失故步所謂行岐路者不至懷二心者無成也

宋呂本中曰初學作詩寧失之野不可失之靡麗失之野不害氣格失之靡麗不可復整頓宋唐庚曰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故謂之詩律

大明皇甫汈曰語欲妥貼故字必推敲蓋一字之
瑕足以爲玷片語之類弁棄其餘此劉生名所
謂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者也

宋唐庚曰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爾皎然
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溝詩云
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怫然作色而去
僧亦能詩者也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
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如何
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

大明皇甫汈曰今人贈送首原世家中述歎歷末

文休明辨 卷之首

十三

致覬望義同頌規旨畔風雅復失作者之意此
詩之極弊也

又曰自詩識之說興作者遂多避忌沈逆驚喪不
堪贈速短促凋衰詎宜稱壽早降免失忌獻於
達官落下遺出惡聞於始進推此類也能無病
於言乎

大明楊慎曰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
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誦詩也太六經
各有體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
春秋以道名分後世之所謂史者左記言右記

事古之尚書春秋也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
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
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
二南者脩身齊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鍾鼓苒
菜芣苢天桃穠李雀角鼠牙何嘗有脩身齊家
字邪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於變風變雅尤
其含蓄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
則曰離離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
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不必
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

文休明辨 卷之首

十四

載翁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叙饑荒
則曰牂羊羶首三星在罍不必曰但有牙齒在
可堪皮骨乾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
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訐訕乃其
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爲己寶又撰出詩史二
字以悞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併
省又如今俗卦氣歌納甲歌蕪陰陽而道之謂
之詩易可乎

大明王鏊曰余讀詩至綠衣蕪蕪碩人黍離等篇
有言外無窮之感後世唯唐人詩或有此意如

薛王沈醉壽王醒不涉譏刺而譏刺之意溢於言外君向瀟湘我向秦不言悵別而悵別之意溢於言外凝碧池邊一作頭奏管絃不言亡國而亡國之痛溢於言外溪水悠悠春自來不言懷友而懷友之意溢於言外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興亡而興亡之感溢於言外得風人之旨矣漢司馬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官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致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大明王世貞曰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

文休明辨 卷之首

十五

包蓄千古之材牢籠宇宙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霞錦照灼然後徐而約之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縱橫無首無尾了不知結束之妙又或瑰偉宏富而神氣不流動如大海乍涸萬寶雜廁皆是暇璧有損連城然此易耳唯寒儉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爲窘也賦家不患無意患在無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運之

又曰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唯收爲尤難如作平調舒徐綿麗者結須爲雅

詞勿使不足令有一唱三歎意奔騰河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留有餘中作奇語峻奪人魄者須令上下脉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跡方成篇法此是秘密大藏印可之妙大明謝榛曰近體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猗蘭抽絲詩有造物一句不工則一篇不純是造物不完也全篇工緻而不流動則神氣索然亦造物不完也

大明王整唐曰人雖爲律詩而以韻勝不以釘鉅爲工如崔顥黃鶴樓詩鸚鵡洲對漢陽樹李太

休明辨 卷之首

十六

白白鷺洲對青天外杜子美江漢思歸客對乾坤一腐儒氣格超然不爲律所縛固自有餘味也後世取青媲白區區以對偶爲工鸚鵡洲必對鸛鷺堰白鷺洲必對黃牛峽字雖切而意味索然矣

大明楊慎曰韓文公贈張曙詩云久欽江總文才妙自嘆虞翻骨相屯以忠直自比而以姦佞待人豈聖賢謙已恕人之意哉考曙之爲人亦無姦佞似江總者若曰以文才論何不以鮑照何遜爲比而必曰江總乎此乃韓公平生之病處

而宋人多學之謂之占地步心術先壞矣何地步之有

論文

宋真德秀曰文章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

大明唐順之曰文章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者不足以與此兩漢而下文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摺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家本色縱橫家有縱橫家本色名家

文休明辨 卷之四

十七

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各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

漢而上雖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絕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

北齊顏之推曰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胃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

宋田錫曰文以意爲主主明則氣勝氣勝則銷洋精彩從之而生

唐柳宗元曰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

文休明辨 卷之四

十八

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有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

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
以之爲文也

宋蘇軾曰吾文如萬斛之珠取之不竭唯行於其
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耳

大明袁表曰立言之道有六難學難乎淵該事難
乎綜覈詞難乎雅健氣難乎充和識難乎通融
志難乎沈澹蕪是六能而假以歲月立言之道
庶矣

梁沈約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
也易讀誦三也

文休明辨 下卷之首

十九

宋歐陽脩曰作文無他術唯讀書多則爲之自工
又曰爲文之法唯在熟耳變化之態皆從熟處生
也

宋朱熹曰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關輟
宋歐陽脩曰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搏節使簡
重嚴正時或放肆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
宋謝枋得曰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麤入
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宕入純粹

宋蘇軾曰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
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非平淡乃絢爛之

極也

大明唐順之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

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

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

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

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

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

宋姜夔曰雕刻傷氣敷演傷骨若鄙而不精不雕

刻之過也拙而無委曲不敷演之過也

又曰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

文休明辨 下卷之首

廿

大明王鏊曰爲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
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爲孟也歐
陽學韓不覺其爲韓也若拘拘規倣如邯鄲之
學步里人之效顰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
辭此最爲文之妙訣

大明丘濬曰世之作文者類喜煅煉以爲奇不究

孔子詞達之旨事剽竊以爲工不識周子文以

載道之說雖有言無補於世無補於世徒工奚

益

元子奎曰文字須有數行整齊處須有數行不整

齊處意對處文却不必對意不必對處文却著對

宋謝枋得曰凡議論好事須要一段反說不好事須要一段好說如此則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

又曰凡作史評須設以吾身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段萬世不可磨滅之理

宋呂本中曰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

文休明辨 六卷之首

十一

世

宋張載曰發明道理唯命字難

宋楊時曰爲人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

及章疏文字尤不可無

宋呂本中曰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略不

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

又曰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三之不能去

其一進使者而問故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

之所以答夫子一進字足矣豐不餘一言約不

失一辭諒哉

宋洪邁曰作議論文須考引爲實不使差忒乃

可傳信如東坡作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

人殺蓋髡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

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持

考之元康二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

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

人固無恙也是尚足傳信乎

大明薛應旂曰吾聞之其行敦者其文實以切其

政平者其文簡以明其行與政矯而譎者其文

夸詖而支離

文休明辨 六卷之首

廿二

大明王世貞曰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

曰斂華而實也至於五代而尤極矣歐蘇振之

曰化腐而新也然歐蘇則有間焉其流也使人

畏難而好易

又曰楊劉之文靡而俗元之文旨而弱宋叔之

文雅而則明允之文渾而勁子瞻之文爽而俊

子固之文腴而滿介甫之文峭而潔子由之文

暢而平

論詩餘

大明朱承爵曰詩詞雖同一機杼而詞家意象亦

或與詩略有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長篇須曲折									
三致意而氣自流貫乃得									
大明王世貞曰詞者樂府之變也一語之藍令人									
鬼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乃為貴耳至於慷慨									
磊落縱橫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則寧為									
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									
宋真德秀批點法									
點									
句讀小點 ●									
語絕為句句心為讀									
文體明辨 大卷之首 廿三									
菁華旁點 一									
謂其言之藻麗者字之新奇者									
字眼圈點 ○									
謂以一二字為綱領如劉更生封事中之									
和字是也									
抹									
主意									
要語									
撇									
轉換									

截 ○									
節段 如賈生可為流涕者一之類									
大明唐順之批點法									
長圈 ○○○○○○○○ 精華									
短圈 ○○ 字眼									
長點 、、、、、、、、 精華									
短點 、、 字眼									
長虛抹 〰 敝									
短虛抹 〰 故事									
抹 〰 處置									
文體明辨 大卷之首 二四									
撇 〰 轉調									
截 〰 分段									
文體明辨卷之首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一

卷之首

文章綱領

卷之一

古歌謠辭歌○謠○誦○賦○

歌

擊壤歌

曹撰人闕

卿雲歌三章

虞撰人見各章注

夏人歌二章

夏撰人闕

麥秀歌

殷箕子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一

采薇歌

殷夷齊

商歌

周甯戚

獲麟歌

周孔丘

上郡歌

漢撰人闕

劉君歌

漢撰人闕

諠

康衢謠

唐撰人闕

黃澤謠二章

周撰人闕

黃爵童謠

漢撰人闕

小麥童謠

漢撰人闕

古鄴城童子謠効王粲刺曹操

唐李賀

謳

築者謳

周撰人闕

誦

朱儒誦

周撰人闕

詩

南風詩

虞舜

祈招詩

周祭公謀父

辭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一

射鳥辭

漢虎賁郎姓名闕

諺

古諺語

四言古詩

補亡

補南陔三章并序

晉束皙

補白華三章并序

晉束皙

勸勵

勵志九

晉張華

榮木四章并序

晉陶潛

簡寄

贈秀才入軍

文選五章今取三章○夏馬餘開○息徒蘭圃○浩浩洪

流

晉嵇康

懷思

朔風詩五章

魏曹植

停雲四章并序

以上正體

晉陶潛

責讓

自劾詩

漢韋玄成

訓誠

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一

三

戒子孫詩

漢韋玄成

投贈

贈士孫秀始薨

魏王粲

楚辭上

離騷

楚屈平

遠遊

楚屈平

招魂

楚宋玉

卷之二

楚辭下

九歌十一章

楚屈平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太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文體用辨 天目錄卷之一

四

禮魂

九章

楚屈平

惜詞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楚宋玉
九辯 <small>賦之上古</small>	楚宋玉
卜居	楚屈平
漁父 <small>賦之上又</small>	楚屈平
惜誓	漢賈誼
弔屈原	漢賈誼
哀時命	漢莊忌
招隱士	漢淮南小山 <small>姓名</small>
易水歌	漢荆軻
越人歌	越撰人闕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一	五
大風歌	漢高帝
飲子歌二章	漢武帝
秋風辭	漢武帝
烏孫公主歌	漢細君
引極	唐元結
山中人二章	唐王維
望終南	唐王維
日晚歌	唐顧況
訟風伯	唐韓愈
書山石辭	宋王安石

寄蔡氏女二首	宋王安石
秋風三疊 <small>賦之上華</small>	宋邢居實
卷之三	
賦一上	
古賦上	
長門賦	漢司馬相如
自悼賦	漢班婕妤
擣素賦	漢班婕妤
思玄賦	漢張衡
歎逝賦	晉陸機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一	六
秋興賦并序	晉潘岳
閔已賦	唐韓愈
別知賦	唐韓愈
閔生賦	唐柳宗元
夢歸賦	唐柳宗元
病暑賦	宋張耒
服賦	漢賈誼
鸚鵡賦	漢禰衡
鷓鴣賦并序	晉張華
登樓賦	魏王粲

遊天台山賦并序	晉孫綽
甘泉賦	漢揚雄
黃樓賦	宋秦觀
昭然臺賦	宋蘇轍
屈中廟賦	宋蘇軾
屈原廟賦 <small>以七正體而辨微聞出於其中</small>	宋蘇轍
卷之四	
賦一下	
古賦下	
子虛賦 <small>從漢書本</small>	漢司馬相如
文選明辨 天目錄卷之一	七
上林賦	漢司馬相如
西征賦有序	漢班固
西征賦	
東都賦	
明堂詩	
辟雍詩	
靈臺詩	
寶鼎詩	
白雉詩	
藉田賦	晉潘岳

大禮慶成賦	宋張耒
黃樓賦并序 <small>以上受體而流於文賦之漸</small>	宋蘇轍
卷之五	
賦二	
俳賦	
文賦并序	晉陸機
蕪城賦	宋鮑照
雪賦	宋謝惠連
月賦	宋謝莊
文選明辨 天目錄卷之一	八
嘯賦	晉成公綏
野鵝賦	宋鮑照
赭白馬賦	宋顏延之
無鶴賦	宋鮑照
螢火賦	唐駱賓王
賦三	
文賦	
長楊賦	漢揚雄
阿房宮賦	唐杜牧
秋聲賦	宋歐陽脩

前赤壁賦	宋蘇軾
後赤壁賦	宋蘇軾
颶風賦	宋蘇過
賦四	
律賦	
寒梧棲鳳賦	唐王勃
明水賦	唐韓愈
披沙揀金賦	唐柳宗元
有物混成賦	宋王曾
金在鎔賦	宋范仲淹
文體明辨 <small>天目錄卷之二</small>	九
長嘯却胡騎賦	宋范鎮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宋秦觀
卷之六	
樂府一	
祭祀樂歌辭上	
漢郊祀歌	漢人闕
練時日	
帝臨	
青陽	郭子樂

朱明	郭子樂
西顙	郭子樂
玄冥	郭子樂
惟泰元	
天地	
天馬 <small>凡二</small>	
景星	
齊房	
后星	
華燁燁	
文體明辨 <small>天目錄卷之一</small>	十
五神	
赤蛟 <small>以上郊祀辭</small>	
晉郊祀歌	傅玄
夕牲歌	
迎送神歌	
饗神歌 <small>凡三</small>	
晉天地郊明堂歌	傅玄
夕牲歌	
降神歌	
天郊饗神歌	

也郊饗神歌

明堂饗神歌

齊二郊樂歌

謝超宗

肅威樂歌

引牲樂歌

嘉應樂歌

昭夏樂歌

南郊

北郊

永至樂歌

文體明辨

六目錄卷之一

十一

登歌

南郊

北郊

南郊

文德宣烈樂歌

武德宣烈樂歌

北郊

地德凱容樂歌

昭德凱容樂歌

嘉祚樂歌

昭夏樂歌

南郊

北郊

昭遠樂歌

隸幽樂歌

休成樂歌

梁郊廟明堂雅樂歌

沈約

俊雅

本三章今取一章錄於黃門鼓吹類此不重出以其與三朝同用也

皇雅

本三章今取一章華蓋拂紫微

文體明辨

六目錄卷之一

十二

滌雅

牲雅

誠雅

本三章今取一章○我有明德

獻雅

裡雅

本二章今取一章○盛樂斯奏

登歌

南郊

本二章今取一章○既明

北郊

本二章今取一章○不墮既培

明堂

凡五

宗廟

本七章今取二章○殷兆玉崖○有夏多罪

唐冬至祀昊天於圓丘樂歌八章

降神用豫和

皇帝行用太和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迎俎入用雍和

酌獻飲福用壽和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武舞作用凱安

送神用豫和

唐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樂歌八章

大禮明辨 六自錄卷之

十三

撰人闕

迎神用順和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圓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迎俎用雍和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圓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武舞作用凱安詞同冬至圓丘

送神用順和

唐玄宗祭皇地祇於汾陰樂歌

迎神用順和

林鍾為宮

太簇為角

姑洗為徵

商呂為羽

皇帝行用太和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迎俎用雍和

酌獻飲福用壽和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大禮明辨 六自錄卷之一

十四

蘇頌

何鸞

蔣挺

源光裕

撰人闕

宋郊祀樂章

降神景安

高宗紹興中撰

降壇乾安

北朝下章並齊宗朝撰

終獻正安

送神景安

高宗紹興中撰

韓思復

從愿盧

劉晃一作晃

韓休

王駿

崔玄暉

賈曾

諸望燎位乾安此與下章並

諸望瘞位乾安

唐祈穀于南郊樂歌

褚遂良

降神用豫和詞同冬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迎俎用雍和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文體用辨

云目錄卷之

十五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

宋高宗祈穀樂歌

撰人闕

降神用景安詞同冬

盥洗用乾安

升壇用乾安

上帝位奠玉帛用嘉安

徽宗

太宗位奠幣用宗安

還位用乾安

奉俎用豐安

上帝位酌獻用嘉安

太宗位酌獻用德安

齊雲祭樂歌

謝朓

迎神歌凡八

世祖武皇帝歌凡三

青帝歌凡三

赤帝歌凡三

黃帝歌凡三

白帝歌凡三

文體明辨

六百錄卷之一

十六

黑帝歌凡三

送神歌凡五

隋零祭誠夏歌

撰人闕

唐零祭樂歌

撰人闕

降神用豫和詞同冬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迎俎用雍和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武舞用凱安	<small>詞同冬至圖丘</small>
送神用	<small>和至圖丘</small>
宋明堂歌	謝莊
迎神歌	
祭歌	
太祖文皇帝歌	
青帝歌	
赤帝歌	
黃帝歌	
白帝歌	
文禮明辨	天目錄卷之一 十七
黑帝歌	
送神歌	
隋五郊樂歌辭	撰人闕
青帝歌	<small>角音</small>
赤帝歌	<small>徵音</small>
黃帝歌	<small>宮音</small>
白帝歌	<small>商音</small>
黑帝歌	<small>羽音 以上郊社</small>
隋朝日夕月誠夏歌	<small>章一</small>
撰人闕	

朝日	
夕月	
唐朝日樂歌	<small>貞觀中造凡三章</small>
降神用豫和	<small>詞同冬至圖丘</small>
皇帝行用太和	<small>詞同冬至圖丘</small>
祭歌	<small>黃玉帛用肅和</small>
迎俎用雍和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	<small>詞同冬至圖丘</small>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文禮明辨	天目錄卷之十八
武舞用凱安	<small>詞同冬至圖丘</small>
送神用豫和	<small>詞同冬至圖丘</small>
唐夕月樂歌	<small>貞觀中造凡三章</small>
降神用豫和	<small>詞同冬至圖丘</small>
皇帝行用太和	<small>詞同冬至圖丘</small>
祭歌	<small>黃玉帛用肅和</small>
迎俎用雍和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	<small>詞同冬至圖丘</small>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撰人闕	

武舞用凱安	<small>同冬至</small>
送神用豫和	<small>同冬至</small>
宋高宗朝日樂歌	<small>章</small>
撰人闕	
洛神用高安	
圓鍾為宮	
黃鍾為角	
太簇為徵	
姑洗為羽	
初獻升殿用正安	
人似明辨	<small>六日錄卷之二</small>
撰玉幣用嘉安	
奉俎用豐安	
酌獻用嘉安	
亞終獻用文安	
送神用理安	
宋高宗夕月樂歌	<small>卷十</small>
撰人闕	
洛神用高安	
圓鍾為宮	
黃鍾為角	

太簇為徵	
姑洗為羽	
升殿用正安	
撰玉幣用嘉安	
奉俎用豐安	
酌獻用嘉安	
亞終獻用文安	
送神用理安	
宋祀司中司命樂歌	<small>卷五</small>
撰人闕	
文體有辨	<small>天司卷之二</small>
迎神用欣安	
升降用欽安	
奠幣用容安	
酌獻用雍安	
送神用欣安	<small>以上月星辰</small>
唐祀風師樂歌	<small>玄宗天寶中造凡五章</small>
包佶	
迎神	
奠幣登歌	
迎俎酌獻	

亞獻終獻

送神

宋祭風師樂歌凡六章

撰人闕

迎神用欽安此下二章並高宗紹興中造

初獻盥洗升降用欽安

奠幣用容安神宗熙寧中造

初酌獻用雍安紹興中造

亞終獻用雍安熙寧中造

送神用欣安紹興中造

大明辨 大目錄卷之二

二

唐祀雨師樂歌安宗天寶中造凡五章

包信

迎神

奠幣登歌

迎俎酌獻

亞獻終獻

送神

宋高宗祭雨師雷師樂歌凡七章

撰人闕

迎神用欣安

初獻盥洗升降用欽安

奠幣用容安

初酌獻用雍安雨師雷師各一章

亞終獻用雍安

送神用欣安以上風雨雷師

卷之七

樂府二

祭祀樂歌辭下

宋高宗祀嶽鎮海瀆樂歌凡四十五章

撰人闕

大明辨 大目錄卷之一

廿二

東方

迎神用凝安

初獻盥洗升降用同安

奠玉幣用明安

初酌獻用成安嶽鎮海瀆各一章

亞終獻用成安

送神用凝安

南方

迎神用凝安

初獻盥洗升降用同安

奠玉幣用明安

初酌獻用成安嶽鎮海瀆各一章

亞終獻用成安

送神用凝安

中央

迎神用凝安

初獻盥洗升降用同安

奠玉幣用明安

初酌獻用成安嶽鎮海瀆各一章

亞終獻用成安

儀用辨天目錄卷之一

二三

送神用凝安

西方

迎神用凝安

初獻盥洗升降用同安

奠玉幣用明安

初酌獻用成安嶽鎮海瀆各一章

亞終獻用成安

送神用凝安

北方

迎神用凝安

初獻盥洗升降用同安

奠玉幣用明安

初酌獻用成安嶽鎮海瀆各一章

亞終獻用成安

送神用凝安嶽鎮海瀆各一章

隋社稷誠夏歌章凡四

撰人闕

春祈社稷各一章

秋報社稷各一章

唐祭太社樂歌凡五章

文體明辨天目錄卷之一

廿四

撰人闕

迎神太樂舊詞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圓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迎俎用雍和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圓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武舞同凱安詞同冬至圓丘

送神太樂舊詞

宋高宗祀太社稷樂歌凡七章

撰人闕

迎神用寧安

函鍾爲宮春社秋社及臘各一章

太簇爲角

姑洗爲徵

南呂爲羽

盥洗用正安

升壇用正安

奠玉幣用嘉安春社秋社及臘各一章

還位用正安

本明辨二目錄卷之一

廿五

奉俎用豐安

初酌獻用嘉安春社秋社及臘各一章

亞終獻用文安

徹豆用娛安

送神用寧安

望瘞用正安以上社稷

齊藉田樂歌章二

江淹

迎送神升歌

饗神歌

隋先農誠夏歌

撰人闕

唐祀先農樂歌卷五

撰人闕

迎神用咸和北下四章並褚亮等造

皇帝行用太和同冬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迎俎用雍和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同冬至國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武舞用凱安同冬至國丘

送神用承和太樂舊記

文體明辭天司錄卷之

廿六

宋祀先農樂歌卷一

撰人闕

迎神用靜安太宗雅然中造

皇帝升降用同安仁宗景祐中造

奠玉幣用敷安真宗熙寧中造

奉俎用豐安仁宗明道中造

初酌獻用成安高宗紹興中造

文舞出武舞入用正安明道中造

亞終獻用同安並紹興中造

飲福用禧安

徹豆用敬安

送神用靜安

唐祀先蠶樂歌先五

撰人闕唐書云內出

迎神用永和

皇后升壇用肅和

登歌前幣用展敬

迎組用潔誠

飲福送神用昭慶

宋祀先蠶樂歌先六

文獻明辨天目錄卷之一

撰人闕

迎神用明安高宗紹興中造

初獻盥洗升座用翊安此下二章並仁宗景祐中造

直幣用娛安

初酌獻用美安此下三章並治興中造

亞終獻用惠安

送神用祥安以上先帝先蠶

宋祀高禘樂歌先十

撰人闕

降神用高安

圓鍾為宮

黃鍾為角

太簇為徵

姑洗為羽

升壇用正安

奠上幣用嘉安

奏組用豐安

青帝位酌獻用祐安伏羲高辛位酌獻並同

亞終獻用文安

送神用理安右高祖

文獻明辨天目錄卷之一

撰人闕

隋蜡祭誠夏歌

声蜡自神樂歌先五

撰人闕

降神用豫和魏同冬三篇丘

皇帝行用太和同冬至同丘

迎神太漂舊同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迎組用雍和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同冬至同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武舞用凱安同冬

送神太

宋高宗蜡祭樂歌二十四

撰人闕

東方百神

降神用熙安

圓鍾爲宮

黃鍾爲角

太簇爲徵

姑洗爲羽

文體明辨

廿九

初獻升降用肅安

奠玉幣用欽安

大明位

神農位

后稷位

奉俎用承安

酌獻用擇安

大明位

神農位

后稷位

亞終獻用慶安

送神用宣安

西方百神

降神用熙安

圓鍾爲宮

黃鍾爲角

太簇爲徵

姑洗爲羽

初獻升降用肅安

奠玉幣用欽安

文體明辨

三十

夜明位

神農位

后稷位

奉俎用承安

酌獻用擇安

夜明位

神農位

后稷位

亞終獻用慶安

送神用宣安

南方百神

迎神用簡安

初獻盥洗升座用穆安

奠幣用吉安

酌獻用穆安

神農位

后稷位

亞終獻用曼安

送神用成安

北方百神

文體明辨

卷之二

三一

迎神用簡安

初獻盥洗升座用穆安

佐幣用吉安

酌獻用穆安

神農位

后稷位

亞終獻用曼安

送神用成安

以上
婦祭

隋釋奠先聖先師誠夏歌

撰人闕

唐皇太子釋奠樂歌

卷五

撰人闕

迎神用承和

皇太子行用承和

祭歌奠幣用肅和

迎祖用雍和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武舞用凱安

武舞終
凱安終

送神用承和

迎神
送神

宋釋奠樂歌

卷四

撰人闕

文體明辨

卷之一

卅二

迎神用凝安

此下六篇並
大晟府擬造

黃鍾為宮

大呂為角

太簇為徵

應鍾為羽

初獻盥洗用同安

升降用同安

奠幣用明安

大觀三
年造

奉俎用豐安

此下五篇並
大晟府擬造

酌獻用成安

[illegible]

京兆府君	高祖宣皇帝	世祖景皇帝	太祖文皇帝	世祖武皇帝	中宗元皇帝	肅宗明皇帝	顯宗成皇帝	康皇帝	孝宗穆皇帝	文體附辯	哀皇帝	太宗簡文皇帝	烈宗孝武皇帝	饗神歌	唐太廟樂歌	迎神用永和	皇帝行用太和	酌瓚登歌用肅和
傳	曹毗	曹毗	曹毗	曹毗	曹毗	曹毗	曹毗	曹毗	曹毗	三四	曹毗	王珣	王珣	張說	凡三			

迎俎用雍和章

酌獻用文舞見樂類

羣室奠獻各用其室之舞見樂類

皇帝飲福受脰用福和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同和

亞終獻用武舞見樂類

徹豆登歌

送神用雅和

宋太廟樂歌凡二十章

撰人闕

文休明辨二天目錄卷之一

三五

皇帝入門用乾安高宗明堂前朝享造

盥洗用乾安高宗郊祀前朝享造

皇帝升殿用乾安高宗明堂前朝享造

迎神用興安

黃鍾爲宮高宗朝享造

大呂爲角北下二章並高宗朝享造

太簇爲徵

應鍾爲羽高宗朝享造

奠瓚建隆中時享造

瑞木

馴象

玉鳥

用同和之舞見樂類

奉俎用豐安建隆中時享造

初獻盥洗此下四章並高宗朝享造

羣室酌獻各用其室之舞見樂類

還位用乾安

降殿用乾安

入小次用乾安

文舞退武舞進用正安此下二章並高宗郊祀朝享用

文休明辨二天目錄卷之一

三六

亞獻用正安

終獻用正安此下三章並高宗朝享用

用定功之舞見樂類

出小次用乾安

再升殿詣飲福位用乾安

飲福用禧安高宗明堂前朝享造

還位用乾安高宗郊祀前朝享造

徹豆用豐安建隆中時享造

送神用興安高宗朝享造

降殿用乾安高宗朝享造

還大次用乾安高宗明堂
朝享用

後周大袷歌凡二
章

撰人闕

昭夏樂

登歌

宋袷享樂歌凡六
章

撰人闕

迎神用興安高宗紹
興中造

黃鍾爲宮

大呂爲角

太簇爲徵

應鍾爲羽

文體明辯天日錄卷之二

廿七

奠瓚用嘉安仁宗至
和中造

酌獻各用其室之舞見樂
舞

送神用懷安仁宗嘉祐中造
以上宗廟

樂府三

王禮樂歌辭

宋理宗寶祐二年皇子冠樂歌

撰人闕

皇帝將出文德殿用隆安

賓贊入門用祇安

賓贊出門用祇安

皇帝降坐用隆安

皇初行

賓贊入門

皇子請受制位

皇子升東階

皇子升筵

初加

初醺

再加

再醺

文體明辯天日錄卷之一

三八

三加

三醺

皇子降

朝謁皇帝將出

皇子再拜

皇子退

皇帝降坐右冠
禮

宋冊立皇后樂歌凡十
三章

撰人闕

皇帝升坐用乾安孝宗淳熙
十六年造

使副入門用正安淳熙三年造

冊寶出門用正安淳熙六年造

皇帝降坐用乾安淳熙三年造

皇后出閣用乾安寧宗嘉泰三年造

冊寶入門用正安淳熙三年造

皇后降殿用永安

皇后受冊寶用成安高宗紹興十三年造

皇后升坐用和安嘉泰三年造

內命婦入門用惠安淳熙十六年續造

外命婦入門用成安淳熙十六年造

文體明辨六日錄卷之一 三十九

皇后降坐用徽安

皇后臨閣用奉安紹興十三年造

宋崇恩太后升祔樂歌

撰人闕

入門用顯安

神主升殿用顯安

迎神用興安

黃鍾為宮

大呂為角

太簇為徵

應鍾為羽

疊洗用嘉安

升降用熙安

酌獻用明安

亞獻用神安

退文舞進武舞用昭安

終獻用儀安

徹豆用成安

送神用興安右安禮

宋上徽號樂歌四章

文體明辨六日錄卷之一 四十

撰人闕

冊寶入門用顯安此下二章並孝宗淳熙十五年

冊寶升殿用顯安

上徽號用顯安寧宗慶元三年上孝宗造

迎神用歆安此四章及下三章並徽宗上崇恩太后劉氏造

黃鍾為宮

大呂為角

太簇為徵

應鍾為羽

疊洗用嘉安

升降用熙安

酌獻用明安

退文舞進武舞用昭安徽宗冊贈明達皇后劉氏造

亞終獻用和安上崇思皇后造

徹豆用成安上明達皇后造

送神用歆安上崇思皇后造

宋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冊寶樂歌凡十

撰人闕

皇帝升坐用乾安哲宗特造

皇帝隨冊寶降殿用正安光宗紹慶四年造

文德明辨二天錄卷之一

四一

中書令奉冊詣皇帝禪位用禮安北下

並高宗紹興十一年造

侍中奉寶詣皇帝禪位用禮安

冊寶授太傅奉詣東階下寧宗嘉泰二年造

太傅奉冊寶出門用聖安高宗紹興十一年造

太傅奉冊寶入宮門用正安紹興四年造

太傅奉冊授提點官用禮安北下三章並紹興十一年造

一年

太傅奉寶授提點官用禮安

冊寶升殿用聖安

冊寶詣宮門北下二章並寧宗慶元二年造

太皇太后皇太后出閣升御坐

內侍官奉冊寶詣讀冊寶位理宗淳熙三年造

太皇太后皇太后降坐端閣元二年造

宋上太上皇帝太皇太后冊寶樂歌凡十

撰人闕

皇帝發冊寶降殿用正安光宗紹慶四年造

中書令侍中奉冊寶詣東階下用正安

孝宗乾道七年造

皇帝奉太上皇帝冊寶授太傅用禮安

文德明辨二天錄卷之一

四二

孝宗淳熙二年造

冊寶出門用正安乾道七年造

冊寶入宮門用正安淳熙十年造

太上皇帝出宮升御坐用乾安北下三章並紹興十一年造

熙元

太傅中書令奉太上皇帝冊升殿用聖安

安

太傅侍中奉太上皇帝寶升殿用聖安

太上皇帝降御坐用乾安寧宗慶元二年造

太傅中書令侍中奉太上皇后冊寶升

殿用聖安紹興元年造

皇帝從太上皇后冊寶詣宮中用正安

乾道七年造

太上皇后出閣升御坐用坤安淳熙二年造

內侍官舉太上皇后冊寶詣讀冊寶位

用聖安紹興元年造

太上皇后降坐歸閣用坤安嘉元二年造

號

宋冊立皇太子樂歌凡五撰人闕

皇帝升坐用乾安此下二章並孝宗乾道元年造

文體明辨不目錄卷之二

太子入門受冊寶用明安

太子受冊寶出門用明安乾道七年造

羣臣稱賀用正安太宗至道元年造

皇帝降坐用乾安乾道七年造

宋高宗親耕籍田樂歌凡七

撰人闕孝宗上院撰

皇帝出大次用乾安

親耕

升壇

公卿耕籍

羣官耕籍

降壇

歸大次右籍田

隋大射登歌右射禮

撰人闕

文體明辨不目錄卷之二

四四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一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二

樂府四

鼓吹歌辭

黃門鼓吹

晉四廂樂歌九章

正旦大會行禮歌

勗歌

荀勗

華歌本四章今取一章○以明我后

張華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二

今錄歌本十九章今取二章○聖主君四海○明聖皇帝

成公綏

王公上壽酒歌

玄

傅玄

華歌

張華

食舉東西廂樂歌

今錄歌本十二首今取四首○實○建○皆我三○振○

華歌

荀勗

華歌本十二首今取三首○實○建○皆我三○振○

張華

宋四廂樂歌凡六

王韶之

肆夏樂歌本四章今取一

大會行禮歌本二章今取一

王公上壽酒歌

殿前樂歌本三章今取一

食舉歌本十首今取二章○

梁三朝雅樂歌凡九

沈約

俊雅本三章今取一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二

亂雅

賓雅

介雅本三章今取二章○壽隨

需雅本八章今取三章○五味

擊鐘以俟

雍雅本三章今取一

北齊元會大饗樂歌辭凡六

撰人關

賓入門四箱奏肆夏

皇帝出閣奏皇夏錄

皇帝當衣群臣奉賀奏皇夏詞不錄

皇帝入宁變服黃鍾太簇二箱奏皇夏

皇帝變服移幄坐於西箱帝出升御

坐姑洗箱奏皇夏詞不錄

王公與贊奏肆夏詞不錄

上壽黃鍾箱奏上壽曲

皇太子入至坐位酒至御殿上奏登

歌本三章今取一章
章六人齊統曆

食至御前奏食舉樂章不十章今取二
章○形庭燭焉

文德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三

儀分

文舞將作先設階步辭此下四曲並
見樂舞類

文舞辭

武舞將作先設階步辭

武舞辭

皇帝入鍾鼓箱作皇夏詞不錄

宋朝會樂歌凡九

撰人闕

皇帝升坐用隆安此下二章並真
宗景德中造

公卿入門用正安

上公上壽用和安此下十一
章並真宗紹興中造

皇帝初舉酒用瑞木成文

再舉酒用滄海澄清

三舉酒用瑞粟呈祥

羣臣酒行用正安

酒一行用文舞此下二曲並
見樂舞類

酒載行用武舞

皇帝降坐用乾安以上
樂舞

晉冬至初歲小會歌

張華

文德明辨 云目錄卷二

平宴會歌

張華

晉中宮宴會歌

張華

晉宗親宴會歌

張華

宋徽宗大觀中聞喜宴樂歌

撰人闕

狀元以下入門正安

初舉酒賓興賢能

再酌於樂辟雍

三酌樂育人才

四酌樂且有儀

五酌正安

宋徽宗故和中鹿鳴宴樂歌_五

撰人闕

初酌酒正安

再酌樂育人才

三酌賢賢好德

四酌蒸我髦士

五酌利用賓王_{以會}

騎吹

宋太祖開寶元年南郊導引歌辭二首

文體明辨_{天目錄卷之三}

和視

五

宋寧宗明堂大禮導引曲

撰人闕

宋真宗親享太廟導引曲

撰人闕

宋寧宗親耕籍田導引曲

撰人闕

宋孝宗乾道中發太上皇帝太上皇后

冊寶導引曲

撰人闕
宋光宗恭上壽聖皇太后至尊壽聖皇聖

帝壽成皇后尊號冊寶導引曲

撰人闕

宋寧宗嘉泰二年加上壽成太皇太后

冊寶導引曲

撰人闕

宋徽宗政和三年追冊明達皇后導引

曲

撰人闕

宋真宗奉太廟寶冊導引曲

撰人闕

宋顯仁皇后山陵發引導引曲

撰人闕

文體明辨_{天目錄卷之三}

五

宋欽宗山陵發引導引曲

撰人闕

宋莊文太子薨發引導引曲

撰人闕

宋神宗元豐二年慈聖光獻皇后神主

還宮導引曲

撰人闕

宋光宗紹熙五年孝宗神主還宮導引

曲

撰人闕

宋神宗元豐八年神宗神主祔廟導引

曲

撰人闕

顯仁皇后神主祈廟導引曲

撰人闕

宋神宗熙寧四年英宗御容赴景靈宮

奉安導引曲

撰人闕

奉安神宗皇帝御容赴景靈宮導引歌

辭

宋蘇軾

迎奉神宗皇帝御容赴西京會聖宮應

天禪院奉安導引歌辭

文體明辨云目錄卷之二

宋蘇軾

橫吹

擬古橫吹曲

隴頭水

梁車敕

前出塞九首

唐杜甫

後出塞五首

唐杜甫

折楊柳行

宋謝靈運

折楊柳

梁鼓角橫吹曲

撰人闕

瑯琊王歌

鹿鳴思長草○客行依

紫駟馬歌

隴頭流水歌

折楊柳歌

慕容家自魯企由谷歌

撰人闕

隴頭歌

白鼻騮

後魏溫子升

文體明辨云目錄卷之二

擬白鼻騮

胡吹借曲

薛平王歌

捉搦歌

履

橫吹別曲

隔谷歌

木蘭辭

古辭

短簫鏡歌

漢短簫鏡歌本十八曲
今三曲

撰人闕

戰城門

君馬黃

臨高臺

擬有所思
唐婦劉雲

魏短簫鏡歌本十二篇
今取一篇

繆襲

省柳城

吳鏡歌本十二篇
今取二篇

文體明辨六目錄卷之二

常昭

八

秋風

承天命

晉短簫鏡歌本二十二篇
今取三篇

傅玄

文皇統百睽

玄雲

釣竿

擬晉短簫鏡歌本十五篇
今取一篇

宋何承天

思悲公

晉凱歌二篇
張華

命將出征歌

勞還帥歌

隋凱樂歌辭三篇

撰人闕

述帝德本三章今取二章○於
穆後○以荒廢卷

述諸軍用命本三章今取二章○帝
德後○錄已夷

述天下太平此三

擬唐鏡歌鼓吹曲本十二篇
今取一篇

文體明辨六目錄卷之二

唐柳宗元

十

獸之窮

警嚴

宋郊祀警嚴曲
撰人闕

六州歌此下二曲
並孝宗

十二時歌

奉裡歌宋

降僊臺歌宋

宋寧宗明堂大禮警嚴曲

撰人闕

合宮歌

六州歌

十二時歌

宋山陵發引警嚴曲

撰人闕

六州歌二首高宗○顯

十二歌

永裕仁宗

宋山陵畢虞主還宮嚴警曲

闕撰人

宋明辨天目錄卷之三

六州歌神

十二時歌仁宗慈聖光

虞主歌慈聖光

卷之九

樂府五

樂舞歌辭

文武舞

漢武德舞歌 東平王蒼

巴渝舞

魏俞兒舞歌四篇

王粲

矛俞新福歌

弩俞新福歌

安臺新福歌

行辭新福歌

晉正德大豫二舞歌凡二篇

荀勗

正德舞歌

大豫舞歌

晉文武二舞歌

傅玄

宋明辨天目錄卷之三

宣武舞歌凡四篇

惟聖皇篇 矛俞第一

短兵篇 弩俞第二

軍鎮篇 弩俞第三

窮武篇 安臺行亂第四

宣文舞歌凡二篇

羽籥舞歌

羽鐸舞歌

宋前後二舞歌凡二篇

王韶之

前舞歌

後舞歌

宋齊凱容宣烈舞歌

宋章德凱容樂歌皇太后室用

敬淡

齊地德凱容樂歌北郊初

謝超宗

齊昭德凱容樂歌北郊用

謝超宗

齊宗廟凱容樂歌大廟

文體明辨六目錄卷之三

謝超宗

齊宗廟明德凱容樂歌高宗明堂

王儉

齊南郊太祖配享高德宣烈樂歌

王儉

齊宗廟高德宣烈樂歌太祖高皇帝

王儉

齊宗廟穆德凱容樂歌穆皇帝

王儉

齊南郊文德宣烈樂歌

謝超宗

齊南郊武德宣烈樂歌

謝超宗

齊明堂凱容宣烈樂歌

謝超宗

梁文武舞歌卷二

沈約

大壯舞歌

大觀舞歌

北齊朝饗文武舞歌卷四

文體明辨六目錄卷之三

十四

祖珽

文舞階步辭

文舞辭

武舞階步辭

武舞辭

隋文武舞歌卷四

文舞歌二篇一篇國丘用一篇元會用

武舞歌二篇一篇國丘用一篇元會用

唐祀天地武舞歌

園丘歌

武舞作用凱安貞觀二年太宗

世南撰等作一章國建均之無射徵中宗景龍三年造

封禪歌

亞獻終獻用凱安玄宗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祀天

道

張說

汾陰歌

武舞用凱安黃鍾均之林鍾徵開元十一年造

蔣挺

唐太廟二舞及群宰制歌

皇帝的體齊用文舞歌自此至景雲舞十章並造

又休明辨天目錄卷之二

十五

張說

獻祖宣皇帝室奠獻用光大之舞

張說

懿祖光皇帝室奠獻用長發之舞

張說

太祖景皇帝室奠獻用大政之舞

張說

世祖元皇帝室奠獻用大成之舞

張說

高祖神堯皇帝室奠獻用大明之舞

張說

太宗文武聖皇帝室奠獻用崇德之

舞 張說

高宗天皇大帝室奠獻用鈞天之舞

張說

中宗孝和皇帝室奠獻用大和之舞

張說

睿宗大聖真皇帝室奠獻用景雲之

舞 張說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室奠獻

又休明辨天目錄卷之二

十六

用廣運之舞自此至象德舞六章並造

郭子儀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室

奠獻用惟新之舞

劉晏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室奠獻用保大

之舞 郭子儀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室奠獻用文明

之舞 鄭餘慶

順宗至德大聖大孝皇帝室奠獻

用大順之舞 鄭細

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室真獻用象

德之舞 段文昌

亞獻終獻用武舞歌元七年造

張訖

宋二舞歌

太廟二舞歌元二

真宗

莫瓚用萬國朝天

亞獻終獻用平晉樂

又修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十七

朝會二舞歌元四十

撰人闕

群臣初舉酒畢作玄德開升之舞

此下二舞各二章又變六章
通十六章○太祖建隆中造

六變

再舉酒畢作天下大定之舞

六變

群臣初舉酒作化成天下之舞此

二舞各二章又變六章通
十六章○太宗淳化中造

六變

再舉酒作威加海內之舞

六變

羣臣初舉酒畢作盛德升聞之舞

此下二舞各二章通四
章○真宗景德中造

再舉酒畢作天下大定之舞

羣臣酒一行用文舞此下二舞各
二章通四章

○高宗初
造

酒載行用武舞

群臣酒一行畢作厚德無疆之舞

此下二舞各二章通四章○仁
宗明道元年章獻明肅皇太后

又修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十八

朝氏臨
朝時造

酒再行作四海會同之舞

太廟群室舞歌元十

僖祖文獻皇帝室用基命之舞

至皇武舞十章並高
宗紹興中特享造

順祖惠元皇帝室用大寧之舞

翼祖簡恭皇帝室用大順之舞

宣祖昭武皇帝室用天元之舞

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室用皇

武之舞

琴曲歌辭	
神鳳操	周成王
別鶴操	商陵牧子
龜山操	周孔丘
琴歌	虞百里奚妻
將歸操	符秦趙整
猗蘭操	唐韓愈
拘幽操	唐韓愈
岐山操	唐韓愈
文休明撰 六言 卷之二	
履霜操	唐韓愈
別鵠操	唐韓愈
胡笳十八拍	漢蔡琰
卷之十	
樂府七	
相和歌辭	
相和引	
笙簇引	霍里子高妻
擬笙簇引	魏曹植
又	唐李賀

和川	
江南曲	梁柳惲
又	唐于鵠
薤露歌	古辭 關人
蒿里歌	古辭 關人
挽歌	魏繆襲
又	晉陶潛
鷄鳴	古辭 關人
陌上桑	古辭 關人
吟嘆曲	古辭 關人
文休明撰 六言 卷之三	
王明君辭并序	晉石崇
平調曲	
長歌行	古辭 關人
短歌行	晉陸機
猛虎行	晉陸機
燕歌行	魏文帝
從軍五更轉五首	陳伏知道
清調曲	
苦寒行	魏曹操

豫章行	晉陸機
相逢行	古辭 <small>撰人</small>
長安有狹邪行	晉陸機
相建狹路間行	宋孔伉
塘上行	魏甄后
又	
又	晉陸機
浮萍篇	魏曹植
秋胡行	本七章今取二章○ <small>披恨懷有望</small>
側調曲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二
傷歌行	古辭 <small>撰人</small> 魏明帝
瑟調曲	
善哉行	魏文帝
東門行	阮 <small>撰人</small> 四
飲馬長城窟行	古辭 <small>撰人</small>
擬飲馬長城窟行	
	晉陸機
上晉田行	漢撰人 <small>闕</small>
野田黃雀行	魏曹植
豔歌行	古辭 <small>撰人</small>

豔歌何嘗行	古辭 <small>撰人</small>
門有車馬客行	晉陸機
蜀道難	唐李白
楚調曲	
白頭吟	九四 漢卓文君
怨歌行	漢班婕妤
擬怨歌行	魏曹植
又	
又	齊謝朓
又	唐李白
文休明辨	天目目錄上
樂府八	廿四
清商曲歌辭	
吳聲歌	
子夜歌	本二十章今取一 <small>章○年少時</small>
子夜四時歌	晉女子夜 <small>姓縣</small>
	古辭 <small>撰人</small>
春歌	本二十章今取三章○ <small>昔別則集清○自從別</small>
夏歌	本二十章今取一 <small>昔歌春感起</small>

秋歌	本十八卷今取二章○御 歌本十八卷今取三章○昔別春 冬歌本十八卷今取三章○昔別春	蘭金
丁督護歌	本五章今取一章	宋武帝
碧玉歌	本二章今取一章	宋汝南王名懸
桃葉歌	本四章今取一章	晉王獻之
神絃歌		廿五
文德明帝	本目錄卷二	同生曲凡二
西曲		
估客樂		陳後主
烏棲曲		唐李白
三洲歌		陳後主
襄陽蹋銅蹄曲		梁武帝
同作	本三曲今取一曲	梁沈約
江陵樂		古辭

壽陽樂	本四卷今取二曲○可憐 入公山○東臺百餘尺	古辭
江南弄		梁武帝
擬江南弄		唐王勃
採蓮曲		梁武帝
擬菱詞		唐儲光義
陽春歌		唐吳象之
樂府九		
雜曲歌辭		
文德明帝	本目錄卷二	二六
悲歌		古辭
擬悲歌		唐顧况
武溪深行		漢馬援
夜夜曲		梁沈約
長干曲		古辭
白雪曲		齊徐孝嗣
西洲詞		唐溫庭筠
齊瑟行	本名都美女自馬立齊 瑟行本名都美女自馬立齊	魏曹植
名都篇		魏曹植
美女篇		魏曹植

贈遠曲	唐陸龜蒙
平蕃曲	唐劉長卿
遊子吟	唐孟郊
節婦吟	唐張籍
涼州詞	唐王翰
又	唐王之渙
贈詩詞二首	唐劉禹錫
猛虎詞	唐儲光羲
棄婦詞	唐顧況
昭君怨	唐東方虬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三	廿九
離怨	唐張籍
怨怨	唐溫庭筠
怨辭	唐崔國輔
清鏡歎	唐孟浩然
輔樂	張文收
青青水中蒲三首	唐韓愈
卷之十一	
五言古詩上	
述德	
述祖德詩二首	宋謝靈運

述懷	
詩二首	漢酈炎
詠懷詩十六首	晉阮籍
雜詩六首	晉張協
感遇詩二首	唐張九齡
雜詩	晉張華
雜詩	晉傅玄
歲暮和張常侍	晉陶潛
擬古五首	晉陶潛
雜詩二首	晉陶潛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三十
時興	晉盧湛
雜詩二首	魏文帝
雜詩六首	魏曹植
七哀詩	魏曹植
雜詩	魏劉楨
雜詩	晉左思
在懷縣作	晉潘岳
重贈盧湛	晉劉琨
初發石首城	宋謝靈運
晚出西射堂	宋謝靈運

西陵遇風獻康樂

本五言今九一章
○摩詰即長路

謝靈運

學劉公幹體

宋鮑照

雜體三首

中唐韋應物

招隱

晉陸機

招隱二首

晉左思

迎大駕

晉潘尼

傲古

宋袁淑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

盛唐儲光羲

文休明詩 天目錄卷之二

三二

雜詩

晉張翰

和劉柴桑

晉陶潛

和郭主簿

晉陶潛

初去郡

宋謝靈運

效陶彭澤

中唐韋應物

閒適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晉陶潛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晉陶潛

歸田園居三首

晉陶潛

飲酒十首并序

晉陶潛

九月閒居并序

晉陶潛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宋謝靈運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廻溪石瀨茂林

脩竹

宋謝靈運

觀朝雨

齊謝朓

遊宴

遊西池

晉謝混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三二

遊赤石進帆海

宋謝靈運

行樂至城東橋

宋鮑照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宋謝靈運

遊沈道士館

梁沈約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

魏應璩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中唐韋應物

軍中冬燕

中唐韋應物

登覽

登池上樓

宋謝靈運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宋謝靈運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宋謝靈運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宋謝靈運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宋顏延之

宋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三二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齊謝朓

行旅

七哀詩二首

魏王粲

雜詩

晉王讚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晉陶潛

過始寧墅

宋謝靈運

富春渚

宋謝靈運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齊謝朓

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

初唐薛稷

赤谷

盛唐杜甫

寒峽

盛唐杜甫

石龕

盛唐杜甫

成都府

盛唐杜甫

南澗中題

中唐柳宗元

懷古

七哀詩

晉張載

宋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三四

桃花源詩

晉陶潛

還至梁城

宋顏延之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齊謝朓

卷之十二

五言古詩下

投贈

贈徐幹

魏曹植

贈丁儀

魏曹植

贈王粲

魏曹植

又贈丁儀王粲	魏曹植
贈從弟第三首	魏劉楨
贈張華	晉可劭
贈山濤	晉司馬彪
贈從兄車騎	晉陸機
贈書郎顧彥先	晉陸機
贈羊長史并序	晉陶潛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中唐柳宗元
酬答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三五
雜詩	魏王粲
答何劭	晉張華
答張士然	晉陸雲
於安城答靈運	宋謝靈運
酬從弟惠連	宋謝靈運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	齊謝朓
酬王晉安	齊謝朓

簡寄	
贈崔溫	晉盧諶
慙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齊謝朓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	齊謝朓
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	中唐韋應物
寄盧庾	中唐韋應物
寄大梁諸友	中唐韋應物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三六
寄暢當	中唐韋應物
京師叛亂寄諸弟	中唐韋應物
冬至夜寄京師諸弟兼懷崔都水	中唐韋應物
懷思	
贈白馬王彪七首	魏曹植
南樓中望所進客	宋謝靈運
道路憶山中	宋謝靈運
報謝	
園葵	晉陸機

送別

與蘇武三首

漢李陵

送庾氏

魏曹植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

宋謝靈運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

梁沈約

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

中唐韋應物

留別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三十七

詩四首

漢蘇武

征西官獨送於陟陽候作

晉孫楚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宋謝靈運

隣里相送至方山

宋謝靈運

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

羊何共和之四章

宋謝靈運

別范安城

梁沈約

扈從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

宋謝靈運

題詠

詠史七首

晉左思

詠史

宋鮑照

三良詩

魏曹植

詠史

魏王粲

詠荆軻

晉陶潛

張子房詩

宋謝瞻

詠史

晉張協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三八

詠貧士

晉陶潛

擣衣

宋謝瞻

界園巖水簾

中唐柳宗元

閨情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晉陸機

爲顧彥先贈婦

晉陸機

情詩

晉張華

哀挽

挽歌詩

晉陶潛

廬陵王墓下作 宋謝靈運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梁沈約

雜詩

古詩十九首 撰人闕

古詩 本五首今取四首○悲與親友別○移發

至清風 撰人闕

古詩 本三首今取二首○橘柚

撰人闕

擬古五首 中唐韋應物

文選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三九

遊仙詩五首 晉郭璞

擬古二首 宋鮑照

雜體詩 本三十首今取三首○劉太尉傷

梁江淹

感遇詩 本三首今取七首○幽居生

露○吾愛龍谷子○樹木葉落子

初唐陳子昂

古風 本五十九首今取十八首○大雅久

亂天紀○咸陽三月○蘇軾○蘇軾○蘇軾

紛葩○白雲○地宮採明珠○綠華

○蘇軾○蘇軾○蘇軾○蘇軾○蘇軾

蘇軾李白

遺興 本中前後通十人首今取九首○別

我今日○何處○當家○蓬生非無根○下馬古

盛唐杜甫

述古三首 盛唐杜甫

潼關吏 盛唐杜甫

石壕吏 盛唐杜甫

感舊詩 晉曹摅

讀山海經 本十三首今取一

文選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四十

移居二首 晉陶潛

洲水田家 盛唐王維

田家雜興二首 盛唐儲光義

卷之十三

七言古詩

述懷

四愁詩 漢張衡

擬古愁詩 晉傅玄

鳴鶴 中唐韋應

閒適	寒食陸渾別業	初唐宋之間
湖中對酒作	盛唐張謂	
遊宴	同張侍御燕北樓	盛唐儲光義
懷古	滕王閣	初唐王勃
酬答	同崔傅答賢弟	盛唐王維
簡寄	文休明辨目錄卷之二	四一
早春寄王漢陽	盛唐李白	
贈漢陽輔錄事	本二首 其一 贈漢陽輔錄事	盛唐李白
送別	送崔五太守	盛唐王維
送陳京甫	盛唐李頎	
送劉十	盛唐李頎	
留別	金陵酒肆留別	盛唐李白
危從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	盛唐李白	
題詠	觀于舍人壁畫山水	盛唐王季友
閨情	代閨人答輕薄少年	盛唐崔顥
雜詩	崑崙使者	中唐李賀
代北州老翁答	盛唐張謂	
文休明辨目錄卷之二	四二	
雜言古詩	述懷	中唐韓愈
古風	齊和	和高平朱參軍思歸作
簡寄	河之水寄子姪老成二首	中唐韓愈
送別		

送郝判官	盛唐李頎
送魏升卿擢第歸東都因懷魏校書陸渾 喬潭	盛唐岑參
題災	
龍門應制	初唐宋之問
題詠	
望夫石	中唐王建
薔薇	盛唐儲光羲
閨情	
秋夜長	初唐王勃
文體明法 六目錄卷之二	四三
雜詩	
馬嵬穀	中唐韓愈
遠將歸	中唐王建
近體歌行	
扶風歌	晉劉琨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盛唐杜甫
越王樓歌	盛唐杜甫
夜歸鹿門歌	盛唐孟浩然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	盛唐岑參

賦得青城山歌送楊杜二郎中赴蜀軍	中唐錢起
聽笛歌留別鄭協律	中唐劉長卿
夷門歌	盛唐王維
王昭君歌	中唐劉長卿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漢陂行	盛唐杜甫
瀨陵行	盛唐李白
老將行	盛唐王維
古栢行	盛唐杜甫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盛唐杜甫
燕支行	盛唐王維
北中行	中唐張籍
對酒吟	盛唐崔國輔
月下吟	盛唐李白
郢州西樓吟	中唐郎士元
賦得還山吟送沈山人	
盛唐高適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三

卷之十四

近體律詩上

五言

迷懷

秋思

詠懷

歸終南山

秋夜獨坐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三

秋夜 本三首今取一首
京○生意北來句

盛唐杜甫

閒適

歸嵩山作

盛唐王維

山居即事

盛唐王維

尋跡

盛唐杜甫

遊宴

遊春

隋邢巨

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

初唐杜審言

泛鏡湖南溪

初唐孟浩然

臨洞庭

盛唐孟浩然

漢江臨泛

盛唐王維

汎前陂

盛唐王維

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

盛唐王維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 本十首今取一首

南唐路○唐
意忽不覺

盛唐杜甫

重過何氏 本五首今取二首○春日
平臺上○頗怪如夢龍

盛唐杜甫

文休明辨 三目錄卷之三

樂府白鶴寺

初唐沈佺期

聖果寺

晚唐僧虔然

遊少林寺

初唐沈佺期

又

中唐戴叔倫

後遊脩覺寺

盛唐杜甫

過香積寺

盛唐王維

破山寺後禪院

盛唐常建

靈隱寺山頂院

盛唐綦毋潛

同王維過感化寺曇興上人山院

盛唐裴迪

宿雲門寺閣	初唐孫述
金山寺	中唐張祐
宿立公房	盛唐孟浩然
梅道士水亭	盛唐孟浩然
宿洞靈觀	中唐皇甫冉
上巳禊飲	隋盧思道
山亭夜宴	初唐王勃
秋夜宴臨津鄭明府宅	
奉和梁王宴龍泓應教得微字	初唐杜審言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三	三
夜宴左氏莊	初唐宋之問
華州夜宴庾侍御宅	盛唐杜甫
登覽	中唐韓翃
與諸子登岷山	盛唐孟浩然
登襄陽城	初唐杜審言
登兗州城樓	盛唐杜甫
登岳陽樓	盛唐杜甫
登牛頭山亭子	盛唐杜甫

江樓夕望	初唐崔湜
春望	盛唐杜甫
野望	盛唐杜甫
望秦川	盛唐李頎
登少室山寺	初唐褚朝陽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同羣公登濮陽聖佛寺閣	盛唐杜甫
登總持閣	盛唐岑參
文體明辨 六目錄卷之三	四
春日登金臺觀	初唐陳子昂
尋訪	
過故人莊	盛唐孟浩然
晚秋宿李軍道所居	盛唐僧清晝
秋夜宿嚴維宅	中唐皇甫冉
尋南溪常道士	中唐劉長卿
晚春嚴少尹與諸公見過	
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訪	盛唐王維

中唐劉長卿	
行旅	
經豐城劔池	梁陰鏗
入若耶溪	梁王籍
度荆門望樂	初唐陳子昂
晚入沐水	盛唐崔顥
江南旅情	盛唐祖詠
茂陵山行陪肅金部	
雲安	中唐李端
晚唐李羣玉	
五	
荆溪館呈兵義興	
中唐嚴維	
入關	梁吳均
塞上	隋明餘慶
晚行口號	盛唐杜甫
晚發五溪	盛唐岑參
晚泊五洲	梁陰鏗
舟中晚望	盛唐孟浩然
晚至鄉亭	盛唐鄭德玄
泊揚子岸	盛唐祖詠

盛唐常建	
泊舟肝盼	
次北固山下	盛唐王灣
晚次樂鄉縣	初唐陳子昂
晚行次苦竹館却憶十越舊遊	
中唐劉長卿	
晚次宿預館	中唐錢起
夜宿七盤嶺	初唐沈佺期
旅宿淮陽亭口號	
初唐張九齡	
六	
文体明辨 六目錄卷之三	
盛唐孟浩然	
晚宿江戍	中唐楊憑
洛陽早春	中唐顧況
途中寒食	初唐牙之問
太原早秋	盛唐李白
婺州水館重陽日作	
晚唐韋莊	
除夜宿石頭驛	中唐戴叔倫
懷古	
銅雀臺	初唐沈佺期

緱山廟

初唐宋之問

禹廟

盛唐杜甫

玉臺觀

盛唐杜甫

滕王亭子

盛唐杜甫

夜泊牛渚懷古

盛唐李白

秦州雜詩

大上首今作二首，秦州城北寺，開道等源便

盛唐杜甫

投贈

贈周處士

梁蕭統一作王

口號贈徵君盧鴻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二

盛唐李白

贈梁川張都督

盛唐崔顥

南州有贈二首

盛唐賈至

贈行脚僧

中唐戴叔倫

酬答

酬比部楊員外暮宿琴臺別跡書閣率

爾見贈之作

盛唐王維

酬皇甫冉西陵見寄

中唐僧靈一

酬暉上人獨坐山亭有贈

初唐陳子昂

同辛簿簡仰酬思玄上人林泉本四首

首○各遠
風塵隔

初唐駱賓王

簡寄

詒袁常侍

梁江淹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盛唐杜甫

寄淮南友人

盛唐李白

寄鏡湖朱處士

盛唐李頎

寄左省杜拾遺

盛唐岑參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八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

息竟便寄此本二首今取一首
○聞汝依山寺

盛唐杜甫

寄淨虛上人初至雲門

中唐皇甫曾

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

中唐李嘉祐

夏日寄東溪隱者

中唐耿漳

相次尋舉客寄住人

中唐周賀	寄校書七兄	中唐女冠李冶	懷思	迎柳吳興道中	梁吳均	望遠	陳後主	春日懷李白	盛唐杜甫	冬日有懷李白	盛唐杜甫	早寒有懷	盛唐孟浩然	所思	盛唐杜甫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九	月夜	盛唐杜甫	送別	渡荆門送別	盛唐李白	送豐城王少府	初唐楊炯	送友人	盛唐李白	送孫二	盛唐王維	送魏八	盛唐高適	送韋湛判官	中唐郎士元	送夔州班使君	中唐司空曙	送賀知章	初唐玄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盛唐杜甫	送元二適江左	盛唐杜甫	送楊長史赴果州	盛唐王維	送裴都護赴西河	盛唐崔顥	送張舍人之江東	盛唐李白	送李將軍赴定州	中唐郎士元	送陸明府之盱眙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十	中唐崔峒	送闕二十六赴剡縣	中唐女冠李冶	送子尉南海	盛唐岑參	送友人丹陽採訪	初唐徐安貞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盛唐杜甫	送楊中丞和荅	中唐郎士元	送塞秀才赴臨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盛唐高適

送人之軍中

初唐賀知章

送魏大從軍

初唐陳子昂

送鄭侍御謫閩中

盛唐高適

送少微上人東南遊

中唐皇甫曾

送韓司直路出延陵

中唐鄭士元甫

送裴侍御歸上鄉

文休明辨

一目錄卷之三

十一

盛唐張謂

送李中丞歸本道

中唐皇甫曾

送張五諲歸宣城

盛唐王維

送趙六司兵歸使幕

中唐韓翃

送友人東歸

中唐戴叔倫

送郭贊府歸淮南

中唐韓宿

送張僧水路歸北海

中唐韓翃

送丘為落第歸江東

盛唐王維

送何肇下第還蜀

中唐李端

送盧山人歸林慮山

中唐皇甫冉

賊平後送人北歸

中唐司空曙

文休明辨

一目錄卷之三

十二

送僧南歸

中唐戴叔倫

送崔三往密州觀省

盛唐王維

送李給事歸徐州觀省

初唐孫逖

揚州送人

初唐劉綺莊

虢州送天平何丞入京市馬

盛唐岑參

洛下送奚三還揚州

盛唐孟浩然

澹水東店送唐子歸嵩陽

盛唐岑參

秋日送尹大赴京

初唐駱賓王

賦得征馬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

盛唐高適

送康判官往新安賦得江路西南水

中唐皇甫冉

與胡興安夜別

梁何遜

新亭渚別范零陵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三

十三

齊謝朓

岳州燕別潭州王熊

初唐張說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

中唐司空曙

秋日別庾正員

陳徐陵

秋日別侯四

初唐駱賓王

留別

別袁昌州

隋江總

別友人

中唐戴叔倫

亭還別新豐友

盛唐孟浩然

江上別張歡

中唐戴叔倫

秋日別王長史

初唐王勃

會遇

若耶溪逢孔九

盛唐綦毋潛

長安逢故人

中唐郎士元

扈從

奉和聖製途次陝州作

初唐張九齡

奉和春日遊苑喜兩應制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三

十四

初唐李嶠

奉和登驪山高頂應制

初唐蘇頌

奉和聖製登鸞鵲樓即目

初唐孫逖

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初唐宋之問

奉和聖製賜史供奉曲江宴應制

盛唐王維

梨園亭子侍宴

初唐喬知之

宿羽亭侍宴應制

初唐杜審言

長寧公主東莊侍宴應制

初唐李嶠

省直

晚出左掖

盛唐杜甫

春宿左省

盛唐杜甫

同崔員外秋宵寓直

盛唐王維

題詠

文休明辨

目錄卷之三

十五

和尹諫議史館山池

盛唐王維

游李山人所居因題屋壁

盛唐王維

題李凝幽居

中唐賈島

題金山寺

唐韓愈

題鵝湖寺衝嶽疎師房

中唐韓翃

詠春近餘雪應詔

後周庾信

山二首

陳僧惠標

奉和周趙王詠石

後周崔仲方

賦得方塘含白水

隋李巨仁

賦得巖穴無結構

隋王由禮

賦得日中朝市滿

陳張正見

梅花

後周蘇子卿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三

十六

詠竹

梁劉孝先

房兵曹胡馬

盛唐杜甫

寶劍

梁吳均

閨情

絲毫怨

梁沈氏

長門怨

初唐沈佺期

哀挽

哭長孫侍御

中唐杜誦

哭柏巖禪師

中唐李益

代宗挽歌

中唐李端

章懷太子靖妃輓詞

初唐沈佺期

魯忠王輓詞

本三首今只一首
同題會五首

初唐宋之問

梁國惠康公主輓歌

本二首今取一首
湯沐失陳跡

中唐羊士諤

崔司業輓歌二首

初唐張說

故太子太師徐公輓歌

本四首今取一首
久踐中台

盛唐王維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十七

雜詩

反照

盛唐杜甫

梅雨

中唐柳宗元

春行

中唐李益

正月十五夜

初唐蘇味道

七夕

隋王粲

示姪佐

盛唐杜甫

遊子

盛唐杜甫

聞笛

中唐戎昱

觀獵

盛唐王維

步虛詞

中唐趙七言渠牟

有所思

此下十一首題明渠牟
辭用律故繫於此

齊王蠋

又

梁吳均

折楊柳

梁元帝

羅山月

陳陸燾

又

初唐盧照隣

梅花落

中唐劉方平

劉生

初唐楊炯

從軍行

初唐楊炯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十八

京浴行

隋越王

蜀道難

梁陸鏗

少平行

盛唐王昌齡

五言三韻

游宴

褚主簿宅會畢張子錢員外郎使君

中唐韓翃

登賢

登長城

中唐李益

酬客

酬許五康佐

中唐元稹

簡寄

旅次岐山得山友書却寄鳳翔張尹

中唐李端

下第寄友人

晚唐馬戴

送別

送唐次

中唐武元衡

題詠

昇風上各賦一物得攜琴客

中唐皇甫冉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三

一九

崔十四宅各賦一物得簷柳

中唐皇甫冉

李兵曹壁畫山水各賦得佳水帆

盛唐李頎

白鷺詠

中唐李端

閨情

寒閨

梁孝元帝

雜詩

寒食賜恩火

中唐竇叔向

端午日恩賜百索

卷之十五

近體律詩下

七言

述懷

曲江本二首今取一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

盛唐杜甫

曲江對酒

盛唐杜甫

秋興八首

盛唐杜甫

夜

盛唐杜甫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三

二一

長安卧病秋夜言懷

中唐東羽

曲江對雨

盛唐杜甫

遊宴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泉寓目

盛唐王維

九月藍田崔氏莊

盛唐杜甫

陸勝宅秋雨中探韻

中唐張南史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盛唐杜甫

同陳留崔司戶早春宴蓬池

盛唐高適

登覽

野望

盛唐杜甫

長安春望

中唐盧綸

樂遊原晴望上中書李侍郎

中唐錢起

望薊門

盛唐祖詠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三

二一

登餘干古城

中唐劉長卿

成陽城東樓

晚唐許渾

萬歲樓

盛唐王昌齡

祭金陵鳳凰臺

盛唐李白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

盛唐崔曙

尋訪

赴嘉州過城固縣尋永安超禪師房

盛唐岑參

張參見訪郊居作

行旅

中唐皇甫曾

同杜員外審言過嶺

初唐沈佺期

行經華陰

盛唐崔顥

晚泊松江驛

晚唐李鄴

長安晚秋

晚唐趙嘏

晚秋過洞庭

晚唐張泌

懷古

詠懷古跡本五言今取一首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三

一二

鸚鵡洲

盛唐李白

黃鶴樓

盛唐崔顥

蜀相

盛唐杜甫

凌歊臺

晚唐許渾

投贈

獻淮南王節度李相公

中唐劉長卿

贈闕下裴舍人

中唐錢起

酬答

酬郭給事

盛唐王維

齊和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

見寄

盛唐杜甫

贈錢起秋夜宿靈隱寺見寄

中唐郎士元

簡寄

寄蔡母三

盛唐李願

將赴荆南別李劍州弟

盛唐杜甫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二

奉寄韋十侍御

盛唐杜甫

因許入奉寄江寧旻上人

盛唐杜甫

使次安陸寄友人

中唐劉長卿

自夏口至鸚鵡洲望岳陽寄阮中丞

中唐張長卿

奉寄中書王舍人

中唐皇甫曾

寄孟東野

中唐戴叔倫

寄清涼寺僧

晚唐溫庭筠

送別

送司勳盧員外

盛唐李願

送李回

盛唐李願

送前衛縣李宋少府

盛唐高適

送陸澧倉曹西上

中唐劉長卿

送魏萬之京

盛唐李願

送人之嶺南

晚唐李郢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二四

盛唐高適

送韓十四江東省親

盛唐杜甫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盛唐李白

夜別蕭司士得成字

盛唐高適

留別

別中都明府兄

盛唐李白

朝會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盛唐賈至

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盛唐王維

奉和中書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盛唐岑參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盛唐杜甫

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即事

文體明辨

八目錄卷之三

二五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盛唐岑參

盛唐杜甫

紫宸殿退朝口號

盛唐杜甫

扈從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初唐蘇頌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

雨中春望之作

盛唐杜甫

又

上陽宮望幸

題詠

題暕上人院

題璿公山池

同題仙遊觀

雜詩

古意呈喬補闕知之

初唐沈佺期

文體明辨

八目錄卷之三

二六

關夜

宿瑩公禪房聞梵

盛唐李頎

排律詩

五言

詠懷

經廬嶽迴望江想洛陽有作

初唐劉允濟

太歲日

春日即事

盛唐杜甫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

韻

盛唐杜甫

遊宴

遊邱園

齊王融

靈隱寺

初唐駱賓王

遊悟真寺

盛唐王維

和劉侍郎入隆唐觀

初唐楊炯

陪徐僕射晚宴於兒宅

梁劉孝綽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三

二十七

登覽

登石門最高頂

宋謝靈運

早秋與諸子登虢州西亭觀眺得低字

盛唐岑參

行旅

出新林

梁劉孝威

早度蒲關

盛唐玄宗

晚度天山有懷京邑

初唐駱賓王

晚泊蒲類津

初唐駱賓王

晚憩南陽旅館

初唐王勃

懷古

白帝懷古

初唐陳子昂

峴山懷古

初唐陳子昂

投贈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盛唐杜甫

奉贈太常張卿垺二十韻

盛唐杜甫

贈蘇少卿

初唐杜審言

文體明辨

目錄卷之三

二十八

贈饒陽張司戶燧

盛唐李白

贈司馬幼之南聘

隋盧思道

在軍贈先還知己

初唐駱賓王

上韋左相二十韻

盛唐杜甫

上劉侍中

中唐楊巨源

家兄自山南罷歸獻詩敘事

中唐韓翃

酬答

奉和聖制聖壽無疆詞本十首今取一

盛

中唐楊巨源

酬張二仲彛

中唐皇甫冉

酬孟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

見寄

中唐柳宗元

賡和

奉和同太子監守還總

初唐薛元超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三

二九

和陸明府贈將軍重出塞

初唐陳子昂

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東

初唐杜審言

奉和常閣老晚秋集賢院即事寄贈徐

薛二侍郎

中唐包佶

簡寄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入使君兩

閣老五十韻

盛唐杜甫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盛唐杜甫

江津寄劉之遴

梁劉孝綽

懷思

江陵望幸

盛唐杜甫

奉州見勅目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

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燕述索

居三十韻

盛唐杜甫

送別

奉送蔣尚書兼御史大夫東都留守

中唐耿湓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三

三十

奉送王相公赴幽州

中唐韓翃

送王使君赴太原行營

中唐錢起

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

盛唐撰人闕

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

盛唐李白

無錫東郭送友人遊越

中唐劉長卿

聖善閣送裴迪入京

盛唐李頎

西使燕送孟士南遊

初唐盧照隣

送秘書晁監日本國

盛唐王維

晉別

王撫市庾西陽集別

宋謝瞻

苞從

文林明辨 下卷 目錄三

卅一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初唐宋之問

奉和聖製幸玉霄公主山莊因題石壁十韻

之作應制

盛唐王維

奉和聖製上巳於望春亭觀禊飲應制

盛唐王維

題詠

題裴式微餘干東齋亭

中唐劉長卿

雜詩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盛唐杜甫

途次近蜀驛蒙恩賜寶刀及飛龍厩馬

使還因寄李鄴二中書

中唐武元衡

七言

懷思

月夜有懷王端公燕簡朱孫二判官

中唐僧清江

題詠

文林明辨 下卷 目錄三

三二

題鄭十八著作文

盛唐杜甫

雜詩

洗兵馬

盛唐杜甫

清明二首

盛唐杜甫

東兵長句十韻

晚唐杜牧

卷之十六

絕句詩

五言

述懷

長安九日	梁江總
閒適	
陵峯採藥	晉僧道猷
遊宴	
秋日湖上	晚唐薛瑩
登覽	
登柳州峨山	中唐柳宗元
登鶴雀樓	盛唐王之渙 <small>一云朱佐日</small>
行京	
途中口號	初唐盧僊
大相碑 <small>一云錄卷三</small>	三三
江行夜詠	初唐王勃
宿建德江	中唐權德輿
懷古	盛唐孟浩然
春草宮懷古	中唐劉長卿
投贈	
寄贈	宋陶弘景
正朝 <small>一左丞相</small>	張燕公
贈韋穆卜八	初唐楊重玄
	盛唐王維

贈李山人	中唐戴叔倫
懷思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	
寒夜思友	盛唐李白
憶番禺舊遊	初唐王勃
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	中唐顧況
雜詩 <small>本三首今取二首○家住天津門○君自故鄉來</small>	盛唐岑參
文休明辨 <small>一不卷六目錄三</small>	盛唐王維
送別	卅四
送別	盛唐王維
送胡大	盛唐王昌齡
送方外上人	中唐劉長卿
送人住宣城	唐潘佐 <small>世次無考</small>
臨高臺送黎拾遺	
聽江笛送陸侍御	盛唐王維
留別	中唐韋處物

別輞川別業

盛唐王維

題詠

天台山

中唐僧靈澈

題慈恩塔

唐荆叔世次無考

崔興宗寫真詠

盛唐王維

題畫帳遠帆

中唐皇甫冉

新嫁娘

中唐王建

詠堯

中唐常應物

詠硯

中唐劉禹錫

詠梅花

初唐王適

文休明辨 六卷之目錄三

三五

詠楓葉

梁簡文帝

斑竹

中唐劉長卿

詠烏

初唐李義府

閨情

怨詩二首

唐李暇世次無考

春晚

盛唐孟浩然

拜新月

中唐李端

長信宮

中唐劉方平

息夫人

盛唐孟維

雜詩

孟城坳

盛唐王維

華子岡

盛唐王維

鹿柴

盛唐王維

南垞

盛唐王維

歌湖

盛唐王維

白石灘

盛唐王維

竹里館

盛唐王維

辛夷塢

盛唐王維

漆園

盛唐王維

湖南蘭若

盛唐僧清晝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三

三六

江雪

中唐柳宗元

對殘燈

中唐常應物

絕句

晚唐僧貫休

清溪半夜聞笛

盛唐李白

玉臺體

中唐權德輿

七言

述懷

山房春事

盛唐岑參

秋懷

晚唐雍陶

閒適

春日偶作	中唐武元衡
鄠杜郊居	晚唐溫庭筠
遊宴	
東魯門泛舟	本二首今取一首 落沙明天倒開
與賈島閑遊	盛唐李白
宿洌上人房	中唐張籍
李倉曹宅夜飲	中唐徐凝
宴詞	盛唐王昌齡
登覽	盛唐王之渙
文休明辨一八卷目録三	卅七
西亭春望	盛唐賈至
上汝州郡樓	中唐李益
尋訪	
尋鄭山人所居	中唐劉長卿
尋山家	中唐長孫佐輔
城西訪友人別墅	
晚唐雍陶	
行旅	
渡湘江	初唐杜審言
渡桑乾	中唐賈島

南行	晚唐羅鄴
山行	晚唐杜牧
江陵使至汝州	中唐王建
從秦城回再題武關	
早發白帝城	中唐李白
舟行夜泊	中唐權德輿
楓橋夜泊	中唐張繼
泊秦淮	晚唐杜牧
懷古	
本明辨一八卷目録三	三八
題廬州縉雲山開湖池	
瑤池	中唐徐凝
宿昭應	晚唐李商隱
緱山廟	中唐顧況
過楚宮	晚唐許渾
華清宮	晚唐李商隱
吳城覽古	唐杜常
易水懷古	中唐陳羽
金陵圖	晚唐馬戴
	晚唐常莊

石頭城	中唐劉禹錫
烏衣巷	中唐劉禹錫
宮人斜	中唐竇鞏
傷思溪	中唐劉禹錫
南遊感興	中唐竇鞏
過襄陽上于司空頓	中唐李涉
投贈	盛唐杜甫
贈花卿	中唐戴叔倫
贈嚴亮	三七
贈少平	晚唐溫庭筠
贈日本鑒真師	晚唐鄭谷
上徐中書	初唐褚朝陽
酬答	
酬張繼并序	中唐皇甫冉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中唐柳宗元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	中唐柳宗元
酬之	
簡寄	

寄遠	晚唐趙嘏
寄維揚故人	晚唐張喬
寄揚州韓綽判官	
途中寄李二	中唐戎昱
晚過橫瀾寄張藍田	中唐錢起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	盛唐李白
寄穆侍御出幽州	四十
懷思	盛唐王昌齡
坐中聞思帝鄉有感	中唐令狐楚
秋思	中唐張籍
蜀中九日	初唐王勃
懷苑陵舊遊	晚唐陸龜蒙
懷吳中馮秀才	晚唐杜牧
送別	
送別魏二	盛唐王昌齡

送張諫議	中唐武元衡
送盧員外	晚唐妓薛濤
送蜀客	中唐張籍
送元二使安西	盛唐王維
送人使河源	盛唐張謂
送李判官之潤州行營	中唐劉長卿
送魏簡能東遊二首	中唐李涉
重送裴郎中貶吉州	中唐劉長卿
送齊山人歸長白山	中唐韓翃
送宋處士歸山	晚唐許渾
洛陽春末送杜錄事	中唐劉禹錫
送梁六自洞庭山作	初唐張說
芙蓉樓送辛漸二首	盛唐王昌齡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盛唐李白
號州後亭送李判官使赴晉絳	盛唐岑參
別辛漸	盛唐王昌齡
別李浦之京	盛唐王昌齡
晉別	中唐盧綸
赴號州留別故人	中唐武元衡
立秋華原南館別二客	中唐張籍
會遇	中唐盧仝
逢賢島	中唐僧法振
逢鄭三遊山	盛唐王維
逢友人之上都	中唐王建
慶賀	官詞
獻壽詞	華青官
官詞	官詞

官詞本百首今取十一首○金殿遺賢○總

煙紫氣日騰騰○千年以下放明防
○秋聲清齊刻而手○通老昭陽不
柳○金吾除夜進辭名○太儀前
日暖房來○魚藻宮中鎖翠蛾○春
風院落落花堆○
樹頭樹底見飛紅

中唐王建

又本七首今取四首○曉曉日出大明
宮○碧綺簾前柳散垂○春來新插
殿裏能雲和

甲唐王涯

題詠

題楚昭王廟

中唐韓愈

題武陵祠

晚唐道士曹唐

文休明辨二下卷目錄三

題竹郎廟

晚唐妓薛濤

定山寺

晚唐薛逢

題雲公山房

中唐權德輿一云揚巨原

題葉道士山房

中唐顧況

昭君詞

中唐李端

賈生

晚唐李商隱

苑中遇雪應制

初唐宋之問

待宴桃花園詠桃花應制

初唐從臣姓名

裴給事宅白牡丹

絕句

晚唐李商隱

哀挽

哭孟寂

中唐張籍

雜詩

雜詩

盛唐張旭

江南春

晚唐杜牧

寒食

中唐韓翃

滁州西澗

中唐韋應物

江村即事

中唐司空曙

突厥三臺

初唐撰人闕

文休明辨二下卷之目錄三

四五

從軍行下六首今取二首○烽火城西

盛唐王昌齡

邊將

中唐姚合

和李秀才邊庭四時怨本四首今取二

唐盧綸世次

與歌者何戡

中唐劉禹錫

聽舊宮人穆氏唱歌

中唐劉禹錫

春夜洛城聞笛

盛唐李白

塞上聽吹笛

盛唐高適

聽隣家吹笙	中唐郎士元
聽李憑彈箏篴	中唐楊巨源
六言詩	
律詩	
酬答	
茗溪訓采耿別後見寄	盛唐王維
送別	
送萬臣	中唐盧綸
送陳明府赴淮南	
八卷之目錄三	四六
送李億東歸	中唐韓翃
三韻	中唐周賀
閒適	
飲酒樂	陳陸璣
絕句	
述懷	
歸山作	中唐顧况
閒適	
田園樂	盛唐王維

簡寄	
奉寄皇甫補闕	中唐張繼
寄李袁州桑落酒	
中唐郎士元	
懷忠	
小江懷盤一上人	
中唐皇甫冉	
送別	
送鄭二之茅山	中唐皇甫冉
晉別	
八卷之目錄三	四七
發越州赴潤州使院留別鮑侍御	
中唐劉長卿	
雜詩	
倡樓怨節二首	梁簡文帝
問李二司直所居雲山	
中唐皇甫冉	
和韻詩	
五言排律	
登覽	
奉和楊尚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	

登北樓十韻之作依本詩韻次用

中唐柳宗元

七言排律

雜詩

次光威哀韻 晚唐女冠魚玄機

聯句詩

三言古詩

登覽

喜皇甫曾侍御見過南樓阮居

盛唐顏真卿等

文休明辨大卷 目錄三

四八

五言古詩

述懷

與妻李夫人聯句

晉賈充

聯句

晉陶潛等

七言古詩

述懷

柏梁詩

漢武帝等

五言排律

簡寄

寄司空曙李端 中唐王昊等

送別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

盛唐杜甫等

集句詩

四言古詩

勸勵

孝經詩二首

晉傅咸

論語詩二首

晉傅咸

毛詩詩二首

晉傅咸

文休明辨大卷 目錄三

四九

周易詩

晉傅咸

周官詩二首

晉傅咸

春秋左氏傳詩

晉傅咸

懷思

示道光及安大師

宋王安石

樂府

述懷

胡笳十八拍

宋王安石

近體歌行

送別

送吳顯道南歸

宋王安石

七言絕句

懷古

江口

宋王安石

投贈

戲贈湛源

宋王安石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五十一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三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四

卷之十七

命

賜齊侯環命

周靈王

諭告

入關告諭從史記本

漢高帝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參用史記漢書本

漢高帝

告廬江太守東平相

漢章帝

告常山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壹

諭單于

漢元帝

漢章帝

詔

古體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漢高帝

答有司請建太子詔從漢書本

漢文帝

令列侯之國詔以上尊

漢文帝

求賢詔	漢高帝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漢武帝
察茂材異等詔	漢武帝
令郡國舉孝弟等詔	漢宣帝
置賢良方正詔	宋太祖
始策試舉人罷詩論賦三題詔 <small>叔</small>	宋神宗
選高才生受學詔 <small>叔育</small>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四	二
尊師傅詔	漢章帝
定口賦詔	漢章帝
勸農詔二首	漢高帝
徙民寬大地詔	漢文帝
復高年子孫詔	漢景帝
有喪者勿繇事詔	漢武帝
郡國等勿行苛政詔	漢宣帝
議佐百姓詔	漢宣帝
	漢文帝

遣謁者巡行詔	漢武帝
遣博士循行詔二首	漢武帝
遣光祿大夫循行詔	漢武帝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small>叔</small>	漢元帝
舉縣令詔	漢高帝
減丞尉詔	唐太宗
益小吏祿詔 <small>叔</small>	唐代宗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四	三
令二千石脩職詔	漢宣帝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漢景帝
三公糾非法詔	漢宣帝
戒不禁姦邪詔	漢章帝
條責丞相御史詔 <small>叔</small>	漢宣帝
祀無祈詔 <small>叔</small>	漢元帝
親奉祀詔	帝文帝
立孝文廟樂舞詔 <small>叔</small>	漢宣帝

議廟禮詔 <small>以上郊廟</small>	漢景帝
禁送終奢靡及申明車制服虔詔 <small>帖禮</small>	漢元帝
罷昌陵詔	漢明帝
作壽陵詔 <small>以上園陵</small>	漢成帝
獄讞詔	漢光武
除誹謗法詔 <small>從史記本</small>	漢高帝
議犯法相坐詔	漢文帝
除肉刑詔 <small>從漢書本</small>	漢文帝
文休明辨 <small>天目錄卷之四</small>	漢景帝
頒繁老幼等詔	漢元帝
議律令詔	漢宣帝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漢宣帝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漢宣帝
置廷平詔	漢宣帝
禁考獄多酷詔	漢宣帝
定報囚律詔	漢宣帝
謹死刑詔	唐太宗

恤刑詔 <small>以上刑法</small>	唐代宗
赦鴈門代郡軍士詔	漢武帝
赦天下詔 <small>赦有以上</small>	漢元帝
日食詔 <small>從史記本</small>	漢文帝
罷車騎等屯兵詔	漢宣帝
罷井泉建章官衛等詔 <small>赦有以上</small>	漢元帝
禁采黃金珠玉詔	漢景帝
却獻祥瑞詔 <small>從史記本</small>	唐代宗
文休明辨 <small>天目錄卷之五</small>	漢文帝
與匈奴和親詔 <small>從史記本</small>	漢武帝
止田輪壹等詔	漢元帝
罷擊珠厓詔 <small>赦有以上</small>	漢武帝
封丞相弘詔	漢宣帝
爵王成詔	漢宣帝
嘉霍光詔 <small>從漢書本紀本</small>	漢宣帝
褒黃闕詔	漢宣帝
命圖李晟馬燧于凌煙閣詔 <small>赦有以上</small>	唐德宗

報公孫弘詔 <small>從漢書本</small>	漢武帝
報張安世詔	漢宣帝
報貢禹詔	漢元帝
報匡衡詔	漢成帝
報許皇后詔 <small>以上答報</small>	漢成帝
復東平王削縣詔	漢成帝
賜梁王暢詔	漢和帝
賜允太子太師致仕張昇不赴南郊陪位詔	宋王安石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燕侍中曾公亮乞免	宋王安石
文休明辨 <small>天目錄卷之四</small>	六
冊禮允詔	宋王珪
賜知亳州歐陽脩陳乞致仕第二表不允 <small>詔以上</small>	宋安王石
徵嵩山隱士盧鴻一詔	唐玄宗
祠曹參求其後嗣詔 <small>以上徵求</small>	漢和帝
起防秋兵詔	宋李綱
遺詔 <small>從美昌本</small>	漢文帝
俗體	

登極詔 <small>右卿</small>	唐文宗
冊立皇太子詔 <small>右卿</small>	唐順宗
諭李希烈黨與詔	唐德宗
賜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并州廳籍撫諭戒勅詔 <small>以上</small>	宋歐陽脩
賜翰林學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權知審刑院曾公亮詔	宋歐陽脩
賜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尚書戶部郎中知制誥知審刑院胡宿詔 <small>以上</small>	宋歐陽脩
文休明辨 <small>天目錄卷之四</small>	七
賜皇叔收封徐王顥上表辭免冊禮允詔	宋蘇軾
賜皇伯新除彰化軍節度觀察晉後安定郡王從式乞免新命不允詔	宋王安石
賜新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明府依前彰信軍節度使李昭亮讓恩命不允詔	宋歐陽脩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判河南府文彥博辭加恩不允詔

宋歐陽脩

賜新除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孫沔辭免

恩賜不允詔

宋歐陽脩

賜守司徒檢校太師燕侍中判永興軍韓

琦乞州州舊任不允詔

宋安王石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

允詔

宋蘇軾

賜守尚書右丞胡宗愈乞除閒慢差遣不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八

允詔

宋蘇軾

賜光祿大夫守太保杜祐致仕詔

唐憲宗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乞致仕

不允詔二首

宋歐陽脩

賜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陳州程琳進奉乾元節詔

宋歐陽脩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文彥博進奉謝祿享加恩詔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旦馬馳詔二首

宋歐陽脩

擢裴度司徒平章軍國重事詔

唐敬宗

授孝子劉敦儒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

東都詔

唐憲宗

貶常安石等詔

唐玄宗

賜蘇瓌實封詔

唐玄宗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九

贈賜張說詔

唐玄宗

褒贈張九齡詔

唐玄宗

贈齊物太子太師詔

唐肅宗

贈常陟尚書左僕射詔

唐代宗

贈楊綰詔

唐代宗

贈甄濟祕書少監詔

唐憲宗

贈郭曖太傅詔

唐穆宗

謚楊綰文簡詔 唐代宗

贈謚段秀實詔 唐德宗

令桓彥範等配享中宗詔

唐玄宗

為李懷光立後詔

唐德宗

封張里政母徐氏為魯國太夫人詔

唐德宗

卷之十八

敕附勝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十八

古體

勅侍御史司空 漢章帝

勅司隸校尉部刺史

漢殤帝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二首

唐張九齡

勅伊吾軍使張楚賓書

唐張九齡

頒旨舉條制勅 宋歐陽脩

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置轉運判官勅

宋劉敞

誠勵諸道轉運使經畫財利寬恤民力勅

宋王安石

提轉考課勅詞

宋王安石

勅東平王傳相

漢元帝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唐張九齡

賜右屯衛大將軍叔韶獎諭勅書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十一

宋歐陽脩

賜勅獎諭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

等

俗體

皇族出官勅

加張九齡守中書舍人褚琇守給事中勅

唐玄宗

賜獲國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為獲國

軍節度使樞密院秋青罷政加平章事判

陳州示諭勅書

宋歐陽脩

宣賜崔與之夏藥勅二首

宋寧宗

宣賜崔與之臘藥勅二首

宋寧宗

賜知蘭州王文郁銀絹獎諭勅書以上賜

宋蘇軾

賜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梅堯臣獎諭勅書

勅書

賜西京作坊使知麟州王慶民獎諭勅書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四

十二

宋歐陽脩

賜知建昌軍沈造勅書

宋歐陽脩

賜新授四方館使依舊英州刺史馬懷德

進奉謝恩馬勅書 宋歐陽脩

賜隴州團練使代州部署田辛等勅書

宋歐陽脩

賜新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

使郝質勅書以上答報 宋歐陽脩

勅勝趾交 宋王安石

聖書

賜寶融聖書

漢光武

下諸將聖書

漢光武

報梁王暢書

漢和帝

答晁錯聖書以上答報

漢文帝

褒賜劉幽求聖書

唐睿宗

勞解琬聖書以上獎勞

唐睿宗

賜燕王旦聖書

漢昭帝

賜淮陽王欽聖書

漢成帝

勅喻東平王宇聖書

漢成帝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四

十三

賜東平太后聖書

漢武帝

賜嚴助書

漢武帝

賜吾丘壽王聖書

漢武帝

勅責楊僕書

漢武帝

賜趙充國書五首

漢宣帝

賜馮奉世聖書以上勅

漢元帝

制

邢氏進號賢妃制在妃

宋孫洙

徐王改封冀王制

宋范祖禹

除皇弟允初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充
感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制

宋歐陽脩

皇子除檢校少保節度使郡王制

宋李綱

皇第十女慶壽公主制

宋歐陽脩

皇致節度使除郡王制

宋李綱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宋上

文德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十四

唐陸贄

除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唐德宗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唐陸贄

除宋庠制

宋歐陽脩

除李昭亮制

宋王安石

韓琦加恩制

除王德用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羣牧制置使充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

使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制

宋如宿

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

知應天府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餘如故

制 宋歐陽脩

陸裴耀卿張九齡爲左右丞相制

唐玄宗

劉滋崔造齊暎平章事制

唐陸贄

除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文德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十五

宋鄧潤甫

宰相除三公制

宋李綱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官使除少保左輔制

宋李綱

加蕭華中書侍郎等制

唐高宗

除崔與之禮部尚書制

宋寧宗

除崔祥戶部侍郎制

唐韓愈

擢尹思貞御史大夫制

唐睿宗

擢李光弼天下兵馬元帥制

唐肅宗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彰信軍承宣使除武寧軍節度使制

宋李綱

除苗授武泰州軍節度使充殿前副都指揮

宋蘇軾

除富弼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集禧

觀使制

宋呂公著

除程戡安武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再判延

州制

除文彥博判大名府制

宋歐陽脩

褒美李朝隱制

停燕國公張說中書令制

唐張九齡

罷免宰相制

贈徐有功越州刺史制

唐中宗

贈封張柬之制

贈裴炎益州大都督制

唐睿宗

贈李絳司徒制

李愬贈太尉制

歸融贈左僕射制

唐白居易

卷之十九

誥

古體

宋明辨 天目錄卷之十七

皇致右監門衛大將軍仲郃可依前右監門

衛大將軍黃州刺史特封齊安郡公誥

宋韓維

皇姪右千牛衛將軍士儉皇弟右千牛衛將

軍叔媽可竝右監門衛大將軍誥

宋王震

常審規可西川節度副使御史中丞李虞仲

崔戎姚向溫會等並西川判官皆賜緋各檢

校省官兼御史制

唐白居易

李虞仲可兵部員外郎崔戎可戶部員外郎

制
唐白居易

魏博將軍呂晃等從弘正到鎮州各加御史

大夫賓客等制
唐白居易

鄭覃可給事中制
唐白居易

溫堯卿等授官賜緋充滄景江陵判官制

唐白居易

李實授咸陽令制
唐白居易

徐登授醴泉令制
唐白居易

李蔚除侍御史盧潛除殿中侍御史等制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十八

唐白居易

蕭峴除太常博士制

唐杜牧

張德翁除歸州刺史李承訓除福昌縣令

盧審矩除陽翟縣令等制

唐杜牧

白從道除東渭橋巡官陶祥除福建支後

劉蛻壽州巡官等制

唐杜牧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誥

宋蘇軾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脩可禮部

侍郎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

左丞禮部郎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

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

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宋敏求可

祠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誥

宋劉敞

起居舍人直祕閣同脩起居注司馬光知

制誥
宋王安石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十九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

團練推官阮坡可衛尉寺丞誥

宋劉敞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

傅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

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誥
宋劉敞

都官員外郎刑部郎中可侍御史殿中丞沈

起可監察御史裏行誥

宋劉敞

朝奉郎蘇軾可守禮部郎中誥

宋王震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誥

宋劉敞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戶部判官誥

宋劉敞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誥

宋劉敞

內東頭供奉官廖浩然可內殿崇班誥

宋沈文通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二十

將作監誥

宋李綱

軍器監誥

宋李綱

西京左藏庫副使楊文廣可供備庫使誥

宋沈文通

西京左藏庫副使高允元可文思副使誥

宋沈文通

兵部員外郎張中庸可開封府判官誥

宋劉敞

司門員外郎張鞏可開封府推官誥

唐劉敞

前鄉貢進士許將大理評事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誥

宋王安石

李承之知青州誥

宋蘇軾

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知勝關寨李守信可就轉內殿崇班儀州寨主誥

宋歐陽脩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

韓琦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

簿誥

宋劉敞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二二

虞部員外郎李備太子中允侯克明大理

寺丞曹琰等磨勘改官誥

宋歐陽脩

國子博士陳淑秘書丞薛仲簡尹源太子

中舍李隨大理評事朱壽昌磨勘改官誥

命官

宋歐陽脩

皇弟安靜軍節度使允迪可責授右監門

衛大將軍誥

宋歐陽脩

儀鸞使英州刺史張師正落刺史依舊儀

鸞使誥以上

宋王安石

參知政事歐陽脩父贈官誥

宋王安石

樞密使張昇所生母追封慶國太夫人王氏可追封國蜀太夫人誥

宋王安石

故贈司空燕侍中龐籍遺表第五女大理評事趙彥若妻德安縣君誥

宋王安石

俗體

崔楚臣可兼殿中侍御史制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二二

唐白居易

夏州軍將二人授侍御史制

唐白居易

董昌齡可許州長史制

唐白居易

崔承寵可集州刺史制

唐白居易

崔彥魯除山南西道副使李訢山東道推官楊元汶京兆法曹等制

唐杜牧

蕭孜除著作佐郎裴祐之陝府巡官崔滄
撫陽縣尉集賢校理等制

唐杜牧

樞密直學士施昌言知渭州誥

宋王安石

知制誥沈遘知杭州誥

宋王安石

吏部尚書誥

宋李綱

戶部尚書誥

宋李綱

禮部尚書誥

宋李綱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二三

兵部尚書誥

宋李綱

刑部尚書誥

宋李綱

工部尚書誥

宋李綱

太常少卿除禮部侍郎誥

宋李綱

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誥

宋李綱

開封尹誥

宋李綱

工部尚書除延康殿學士知青州兼安撫

使誥

宋李綱

郭遠自致仕起知潞州誥

宋蘇軾

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

唐杜牧

蘇軾孫從事郎符改宣敕郎誥

宋汪藻

脩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使誥

以上

宋汪藻

張直方貶恩州司戶制

唐杜牧

文休明辨
目錄卷之四

廿四

王著貶端州司戶制

唐杜牧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

不得簽書公事誥

宋蘇軾

范子淵知峽州誥

宋蘇軾

吳开莫儁散官安置誥

宋汪藻

馬總准制贈亡父諡迴贈亡祖制

唐白居易

楊於陵亡祖母崔氏等贈郡夫人制

唐白居易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誥

宋蘇軾

薛伯高等亡母追贈郡夫人制

唐白居易

宋叔康妻封邑號制

唐杜牧

吐突士暉妻封邑號制

唐杜牧

韓維故妻蘇氏末嘉郡夫人誥

以上

文休明辨
目錄卷之四

二五

宋蘇軾

契丹賀正使大首領等授官制

唐杜牧

西州迴鶻授驍衛大將軍制

唐杜牧

悉利族軍主嗟移可都軍主誥

宋歐陽脩

卷之二十

冊

祝冊

郊祀昊天上帝冊文

宋王安石

郊祀皇地祇冊文

宋王安石

德宗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唐陸贄

郊祀配帝太祖皇帝冊文

宋王安石

翼祖身帝冊文

宋歐陽脩

淑德皇后冊文

宋歐陽脩

德宗告謝肅宗廟文

宋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二六

唐陸贄

朝享景靈宮聖祖大帝冊文

宋王安石

朝享英宗皇帝冊文

宋王安石

王冊

上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

唐憲宗

上睿貞皇太后尊號冊文

唐德宗

上懿安皇太后尊號冊文

唐穆宗

尊皇太后冊文

宋歐陽脩

會昌上尊號玉冊文

唐李德裕

立冊

策立安帝文

漢鄧太后

冊肅宗皇帝文

唐賈至

立順宗皇帝冊文

唐德宗

立皇后何氏冊文

晉穆帝

宋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二七

立皇后曹氏冊文

宋仁宗

皇后冊文

宋王安石

立皇太子冊文

唐順宗

冊新迴鶻可汗文

唐白居易

冊迴鶻可汗加號文

唐白居易

封冊

封齊王策

漢武帝

封燕王策

漢武帝

封廣陵王策

漢武帝

封魯王策	漢昭烈
封梁王策 <small>以體</small>	漢昭烈
德宗冊嘉誠公主文	唐陸贄
德宗冊蜀王妃文	唐陸贄
德宗冊杞王妃文 <small>以體</small>	唐陸贄
哀冊	
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唐虞世南
唐明宗真皇帝哀冊文	唐蘇頌
文明皇后哀策	晉史臣 <small>姓名</small>
武元皇后哀策	晉史臣 <small>姓名</small>
敬皇后哀策文	齊謝朓
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唐虞世南
貞懿皇后哀冊文	唐常袞
莊恪太子哀冊文	唐王起
東平憲王蒼哀策	漢章帝

惠莊太子哀冊文并序	唐張九齡
興王伯哀冊文	唐詞臣 <small>姓名</small>
諸葛亮哀策	漢後主
贈冊	
贈元敬虞皇后策	晉元帝
謚冊	
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	唐權德輿
懿宗上元昭皇太后謚冊文	
文休明辨 <small>六目錄卷之四</small>	唐夏侯孜
王尊謚冊	晉成帝
贈謚溫嶠冊	晉成帝
贈謚郗鑒冊	晉成帝
祭冊	
詔祭楊震策	漢順帝
賜冊	
報張禹策	漢成帝
詔車騎將軍馮緄策	

漢桓帝	賜丞相諸葛亮策	漢昭烈
	詔復諸葛亮丞相策	漢後主
免冊	賜史丹策	漢成帝
	免彭宣策	漢哀帝
卷之二十一		
批答		
古體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四		三十
批答張九齡賀誅奚賊可突于		唐玄宗
德宗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唐陸贄
賜皇長子淮陽郡王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宋王珪
批答顏真卿表讓憲部尚書		唐肅宗
批答崔與之辭免叅知政事第六劄子		宋理宗

賜宰臣富弼上第一表乞罷相不允批答		宋歐陽修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罷相機務不允斷		宋歐陽修
來章批答		宋歐陽修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允斷來章批答		宋蘇軾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宋蘇軾
俗體		
批答劉洎		唐太宗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四		三一
答百寮請復御膳表		唐陸贄
批答張九齡謝蒙太子書頌		唐玄宗
批答張齡謝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		唐玄宗
批答張九齡謝知制誥		唐玄宗
批答顏真卿表謝荆南節度使		唐肅宗

答盧虔謝賜男從史德政碑文并移貫劄

京兆表 唐白居易

答京兆府二十四縣者壽謝賑貸表

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跡屏風表 唐白居易

賜賢妃苗氏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

章批答 宋歐陽脩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

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宋歐陽脩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卅二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不允批答

章批答 宋歐陽脩

賜新除叅知政事程戡讓恩命不允斷來

章批答 宋歐陽脩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

章批答 宋歐陽脩

賜右僕射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章批答 宋蘇軾

賜新除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師判并州王

拱辰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鎮撫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讓恩命第二表不

允仍斷來章批答 宋歐陽脩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

答 宋蘇軾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卅三

答

賜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田况乞致仕不

允批答 宋歐陽脩

賜新除檢校太尉守司空依前開府儀同

三司致仕韓絳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章批答 宋蘇軾

御札

古體

賜崔與之御劄 宋理宗

俗體

熙寧元年南郊御札

宋王珪

熙寧四年大饗明堂御札

宋元絳

大慶殿恭謝御札

宋歐陽脩

賜崔與之御劄

宋理宗

赦文唐德宗文附

古體

幸蜀赦文

唐玄宗

春初大赦文

唐德宗

文體用辨一、目錄卷之四

三四

俗體

登極赦文

唐玄宗

未泰改元大赦文

唐代宗

奉天改元大赦文

唐陸贄

夏月赦文

唐代宗

旱蝗赦文

唐懿宗

立皇太子赦文

唐順宗

元豐立皇太子赦文

宋鄧潤甫

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文附

唐陸贄

西京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德音文

宋蘇軾

戒勵風俗德音文文附

唐元稹

鐵券文

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

唐陸贄

賜安西管内蕃姓肅官鐵券文

唐陸贄

文體用辨一、目錄卷之四

卅五

諭祭文

皇叔故魏王下事祭文

宋蘇軾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三十日下事祭文文附

宋歐陽脩

祭故婕妤孟氏文

唐白居易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文附

宋歐陽脩

祭薛濬文

隋文帝

祭吳少誠文

唐白居易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宣祭文 <small>以上</small>	宋歐陽脩
祭迴鵠可汗文	唐白居易
祭咸安公主文 <small>以上</small>	唐白居易
回書	
使呂相告絕秦	晉厲公
贈尉佗書	漢文帝
遺匈奴書二首 <small>參用中記漢書本</small>	
草優答北單于書	漢文帝
漢班彪	
文休羽辨 <small>六目錄卷之四</small>	唐高祖
賜高麗王建武書	唐陸贄
與回紇可汗書	
皇帝賀契丹皇帝正旦書	宋歐陽脩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正旦書	宋歐陽脩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正旦書	宋歐陽脩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乾元節書	宋歐陽脩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宋歐陽
皇帝回丹契皇帝回謝書	宋歐陽脩
誓	
移京西戎兵備關東誓文	唐德宗
立江王涵為皇帝令 <small>站冊</small>	唐郭太后
赦天下令 <small>右赦</small>	漢高帝
受本明辨 <small>六目錄卷之四</small>	三七
求賢令 <small>右求</small>	魏曹操
求諫令	魏曹操
求言令 <small>右求</small>	魏文帝
分諸將祿屬租令 <small>右領</small>	魏曹操
黃初六年令	魏曹植
教	
蕭驃騎發徐州三五教	梁江淹
與李豐教	漢諸葛亮

與羣下教以上

魏司馬

下郡國辟士教右求

晉庾彬

與羣下教二首

漢諸葛亮

下豫州錄教二首以上

晉王沈

爲宋公脩楚元王墓教

晉傅亮

爲宋公脩張良廟教以上脩

晉傅亮

卷之二十二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卅八

上書上

論土崩瓦解書參用史記漢書本

漢徐樂

通進司上書以上時

宋歐陽脩

上秦王逐客書參用史記文選本○右州人

楚李斯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右納

宋歐陽脩

上救太子書

漢茂姓

論教本書以上杜

唐元稹

諫吳王書參用漢書選本

漢鄒陽

奏吳王書以上

漢枚乘

論封拜丁傳書

漢師丹

論丁傳董賢書以上女

漢鮑宣

卷之二十三

上書下

諫伐閩越書

漢劉安

論伐匈奴書參用史記漢書本

漢主父偃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卅九

論征伐書

漢嚴安

諫擊匈奴書

漢魏相

諫不受單于朝書

漢揚雄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以上在

宋蘇軾

言兵事書

漢鼂錯

上守邊備寒書

漢鼂錯

上募民徙塞下書以上

漢鼂錯

上尚德緩刑書以上

漢路溫舒

報燕王書

燕樂毅

獄中上梁王書

參用史記生書文選本。以上自訟

訟蓋寬饒書

漢鄒陽

訟陳湯書

漢耿育

救劉輔書

漢谷永

訟王尊書

漢公乘興

訟馬援書

漢朱勃

救朱穆書

漢劉陶

請封孔子後書

漢梅福

文体明辨

目錄卷之四

四十

卷之二十四

章

上災異章

古論

漢郎顗

慶文帝受禪章

有慶

魏曹植

為蕭領軍拜侍中刺史章

梁江淹

封二子為公謝恩章

以謝

魏曹植

上表

古體

出師表

漢諸葛亮

再出師表

漢諸葛亮

論佛骨表

以上

唐韓愈

勸進表

古詩

晉劉琨

求自試表

魏曹植

求通親親表

魏曹植

陳情表

以上

晉李密

薦禰衡表

漢孔融

薦劉劭表

魏夏侯惠

薦譙元彥表

以上

晉桓溫

文体明辨

元目錄卷之

四一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晉傅亮

慰劉哀表

唐韓愈

慈聖光獻皇后昇遐慰皇帝表

宋王安石

慈聖光獻皇后復土返虞慰皇帝表

宋王安石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慰皇帝表

宋王安石

議中書令表

古辭

晉庾亮

潮州刺史謝上表右漢

唐韓愈

理劉司空表右漢

晉盧諶

表中

唐豐

為崔相陳情表右漢

唐白居易

為建安王獻食表右漢

唐陳子昂

賀皇帝即位表

唐韓愈

文休明辨六目錄卷之四

四二

賀雨表

唐韓愈

為宰相賀雪表

唐韓愈

京兆府賀嘉爪白免連哩棠樹等表

唐柳宗元

為常侍郎賀布衣寶祥除右拾遺表以上

唐柳宗元

為裴相公讓官表

唐韓愈

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以上

唐杜牧

為宰相謝官表

唐白居易

忠州刺史謝上表 唐白居易

為建安王謝借馬表

唐陳子昂

為楊湖南謝設表以上

唐柳宗元

卷之二十五

表下笏記

宋體

南郊進本表右漢 宋王安石

皇太后加尊號鈐司賀皇帝表

文休明辨六目錄卷之八

四二

賀立皇后表 宋文天祥

皇子賜名額州賀皇帝表 宋蘇軾

皇子進封左衛上將軍嘉國公賀皇太后

宋文天祥

表 皇女進封同壽公主賀皇帝表

宋文天祥

乾會節額州賀皇帝表

宋文天祥

宋文天祥

宋文天祥

天申節賀表

宋陸游

壽崇節馬鈴轄司賀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天瑞節鈴司賀皇帝表

宋文天祥

馮翊郡君連氏等賀皇帝南郊禮畢表

宋王安石

德妃苗氏上賀皇帝南郊禮畢表

宋王安石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

文休明辨 元目錄卷之四

內四

宋柳宗元

爲王京兆賀嘉蓮表

宋柳宗元

賀赤烏白鵠表

宋汪藻

代宰臣以下賀雪表

宋呂祖謙

大行皇帝升遐鈴司慰皇帝表

宋文天祥

啓殯慰皇帝表

宋文天祥

啓殯皇太后表

辭樞密副使表

宋歐陽脩

宋文天祥

發引慰皇帝表

宋文天祥

發引慰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大行皇帝百日慰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禪祭慰太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大行皇帝再期慰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慰正旦表

宋蘇軾

文休明辨 元目錄卷之四

四五

正旦慰太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冬至表

宋周必大

冬至節贛州慰皇帝表

宋文天祥

冬至節贛州慰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駕幸河北起居表

宋楊億

辭樞密副使表

宋歐陽脩

辭特轉吏部侍郎表

宋陽歐脩

再乞罷宣撫使表以上

宋李綱

謝皇帝登極赦文表

宋文天祥

謝授新安郡侯表

宋汪藻

謝有集賢院表

宋夏竦

謝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表

宋歐陽脩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謝除翰林承旨表

宋蘇軾

謝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表

宋周必大

手詔令視事謝表

宋王安石

謝官召入院表

宋直德秀

謝泉州到任表

宋汪藻

永州謝表

宋范純仁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宋范仲淹

謝賜慶曆七年曆日表

宋范仲淹

宋陽歐脩

曆日謝皇帝表

宋文天祥

謝賜生日禮物生餽表

宋王珪

謝賜金帶衣馬表三首

宋蘇軾

謝賜衣襖表

宋李綱

謝賜鞍馬表

宋孫觀

代高麗王謝賜燕樂表以上

謝宰相笏記

宋王安石

謝翰林學士笏記

宋王安石

謝宣召入院笏記

宋蘇軾

謝翰林承旨笏記

宋蘇軾

及第謝恩笏記

宋陳亮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四

遺表右遺

宋范純仁

謝宰相笏記

宋王安石

謝翰林學士笏記

宋王安石

謝宣召入院笏記

宋蘇軾

謝翰林承旨笏記

宋蘇軾

及第謝恩笏記

宋陳亮

古體

諫齊王奮牋右論

為鄭冲勸晉王牋右請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魏吳質

與廬陵王義真牋

晉謝靈運

至洛與成都王牋謝

晉陸機

俗體

受徽號賀皇太子牋

唐柳宗元

文
體
明
辨
大
目
錄
卷
之
一

四

伐人皇太子正位牋以上慶賀

宋汪藻

湖南提刑到任謝皇后牋右奉

宋文天祥

文體明辯目錄卷之四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五

卷之二十六

奏疏

至言

奏

明堂月令奏右時

上星學等次異

屯田奏三首

收還武庫兵器奏右兵

漢母將隆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三

治河奏道右河

漢晉議

孝疏

陳政事疏

漢質誼

言得失疏

漢上吉

上政得失疏

漢匡衡

論治性正家疏

漢王衡

戒妃匹勸經學疏

漢王衡

請抑圖識賞武臣疏

以七體

董恒譚

諫獵疏從漢書本○右時游畧

漢司馬相如

請封建子弟疏右宗室

漢賈誼

諫起昌陵疏右園陵

漢劉向

論貴粟疏右食貨

漢鼂錯

舉薛宣疏右牧

漢谷永

論甘延壽等疏

漢劉向

救陳湯疏

漢谷永

訟馮奉世疏以上論薦

漢杜欽

文休明辨目錄卷之五

二

上鄧太后疏

漢班昭

諫昌邑王疏

漢王吉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中

奏對

日食地震對言災異

漢谷永

微行宴飲對言戒淫多

漢永谷

罷珠厓對言征伐

漢賈捐之

議禁民挾弓矢對右兵

漢吾丘壽王

奏啓

爲于彬謝脩下忠貞墓啓

梁任昉

奏狀

論淮西事宜狀右征伐

唐韓愈

論遣李憲措置邊事狀

宋周尹

陳捍禦賊馬奏狀

宋李綱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以上邊備

文休明辨目錄卷之五

三

宋李綱

爲道補薦岑參狀

唐杜甫

舉張正甫自代狀

唐韓愈

代人舉蔣係狀

唐杜牧

薦宗室令時狀以上薦舉

宋蘇軾

賀誅奚賊可突于狀

唐張九齡

爲宰相賀白龜狀以上慶賀

唐韓愈

謝知制誥狀 <small>右陳</small>	唐張九齡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small>右陳</small>	宋汪藻
觀御製喜雪篇賦狀	唐張九齡
爲南承嗣請從直狀 <small>以上</small>	唐柳宗元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唐韓愈
代進奉承天節絹狀	宋歐陽脩
賀祈廟禮畢進奉銀五百兩狀 <small>以上</small>	宋歐陽脩
舉人自代狀	唐白居易
代人舉周敬復自代狀 <small>以上</small>	唐杜牧
辭免召赴行在狀	宋崔與之
辭免禮部尚書狀	宋崔與之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狀	宋崔與之

辭免除實謨閣學士狀 <small>以上</small>	唐白居易
謝清明日賜新火狀	唐白居易
中和日謝恩賜尺狀	唐白居易
謝蒙恩賜設狀	唐白居易
謝賜告身鞍馬狀	唐杜牧
謝恩賜衣服狀	唐白居易
謝對衣金帶鞍轡馬狀	宋歐陽脩
又休明辨 <small>天目錄卷之五</small>	五
謝宣召入翰林狀	宋歐陽脩
謝宣召入院狀 <small>以上</small>	宋蘇軾
卷之二十八	
奏疏下	
奏劄	
論朋黨劄子 <small>右陳政</small>	宋李綱
再論遣使劄子	宋胡寅
論宜撫職事第四劄子	

宋李綱	論金人失信劄子 <small>以上通移</small>	宋李綱	論修六塔河劄子 <small>右河</small>	宋歐陽脩	舉蘇軾應制科劄子	宋歐陽脩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文郎職劄子 <small>以上舊舉</small>	宋歐陽脩	論狄青劄子 <small>右彈</small>	宋歐陽脩	文德明辨 天目錄卷之五	封事	陳七事封事 <small>右請政大體</small>	漢蔡邕	條災異封事	漢劉更生	上日食封事 <small>災異</small>	漢丁鴻	論霍氏封事	漢張敞	極諫外家封事 <small>以上外戚</small>	漢劉向	上高宗封事	宋胡銓	上高宗封事 <small>以上通移</small>	宋李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彈事	劾丞相衡等奏	漢王尊	劾丞相宣奏	漢涓敖	劾涓敖奏	漢翟方進	劾陳咸等奏	漢翟方進	劾薛況奏	漢翟方進	劾陳遵奏	漢陳崇	奏彈曹景宗	梁任昉	卷之二十九	盟誓	文德明辨 天目錄卷之五	七	盟諸侯于踐土	周王子虎	盟楚于宋	晉士燮	晉鄭同盟于亳	撰人闕	盟衛人于宛濮	衛甯俞	與充豫刺史共討董卓盟	漢臧洪	與蜀盟	吳大帝	與王僧辯共討侯景盟文	梁陳霸光	與高適來瑱盟	唐韋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與將士盟文	唐常舉
與吐蕃相尚結贊等盟文	
與吐蕃使盟	唐張鎰
百濟新羅盟文	唐撰人闕 唐劉仁軌
誓	
討祖約蘇峻誓	晉鄧鑒
符	
討晉安王子勛等符	晉尚書職名
討沈攸之符	南宋尚書職名
文書明辨 八目錄卷之五	八
前書符	梁江淹
討陳寶應符	陳尚書職名
檄	
告青徐二州招降郡國檄	
告郡國檄	漢伏隆
爲袁紹檄豫州	漢隗囂
檄吳將校部曲文	魏陳琳
爲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魏陳琳
	唐駱賓王

計黃巢檄	唐鄭畋
答雍閬檄	漢呂凱
喻巴蜀檄	漢司馬相如
卷之三十	
露布	
前鋒都督平交青州露布	晉撰人闕
破朱泚露布	唐于公異
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破吐蕃露布	唐常舉
又休明辨 八目錄卷之五	九
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宋潘美	
公移	
狀	
柳州上本府狀	唐鄭宗元
上戶部狀	唐鄭宗元
脩禮書狀	宋蘇洵
辭免知寧國府狀	宋文天祥
牒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唐韓愈

潮州請置鄉校牒 唐韓愈

為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唐柳宗元

判

科罪

太學生劉仁軌等省試落第過鼓申訴准式卯時付問頭酉時收策試日晚付問頭不盡經業更請重試臺付法不伏

唐張鷟

文休明辨 卷之五

十

府史杜玄掌造金匱遂盜一枚鐫敗為酒器斷絞不伏云東王未進合准常盜不合死

唐張鷟

右金吾郎將常謙於清化坊屠兒劉忽索肉不得決四十禁經一月忽男於左臺云

咆哮無上下禮

唐張鷟

揚州申江都縣人以五月五日於江津競渡并設管絃有縣人王文身居父服來預管絃并將錢物賭競渡因爭先遂打舟人臂折

唐康庭之

安上門應閉主者誤不下鍵

唐王維

評允

主爵員外郎梁瓌奏左僕射魏宰無汗馬勞御史大夫李加為佐命功臣妄爵也請皆追奪

唐張鷟

安北副都護連帥愛與人奕棊聞冠至不輟御史以逗撓糾察

唐鄭少微

丙為左僕射門立棊戟其子封國公復請

文休明辨 卷之五

十一

立戟儀曹不許 宋余靖

失事意不伏徵銅 唐張鷟

本衛狀頃者內有警急羽林將軍田達當討救之際索馬不與拒門不開覆奏往來宜失機速合處極法不伏

唐張鷟

杜俊對仗遺箭於伏內御史彈付法

唐張鷟

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為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適父之命予云不敢陷父於惡

唐白居易

番異

御史嚴宣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史田順鞭之宣爲御史彈順受賊二百貫勘當是實順訴宣挾私彈事勘問宣挾私有實順受賊不虛

唐驚張驚

辯雪

通事舍人崔暹奏事口誤御史彈付法大理斷笞三十徵銅四斤暹款奏事雖誤不失事意不伏徵銅

唐張驚

文林明辨 天目錄卷之五

十二

判能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陝仰供漁陽軍幽易絹入京百姓訴不便務款布是麓物將以供軍絹是細絹擬貯官庫

判晉

飛騎將軍劉恭膂力強羣弓馬超聚眇其一目恐不堪侍奉欲放歸鄉里又惜其身材

駁正

洛陽人祁玄恭賄司勳令余整作僞勳押入申奏大理斷泰爲首整爲從泰下伏

羽林將軍王暢薨無嫡子取姪男襲爵庶子告不合承

倉部郎中胡敬稱內外官祿准令據階級有費倉儲望請准見任官品級隨爲裨益未知可否

唐張驚

丁且奏孝門舊多僞作祥瑞並請破孝門駁審

山陽公主爲子求內官親得侍衛

末減

令史王隆每受路州文書皆納賄錢被御

文林明辨 天目錄卷之五

十三

史彈付法計賊十五匹斷絞不伏

唐張驚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訴云

家口已離本任 宋余靖

甲爲出妻已告其在家嘗出不遜語指斥

乘輿有司言雖出妻而所告者未出時事

也或疑薄君臣之禮隆夫婦之恩律不應

經

宋王回

案寢

禮部奏海州奏朱馬集岐州奏白麟見及

薦郊廟二項俱無空信州申未知合附

否

唐張鷟

都晉守左右屯衛將軍王林狀稱駕在西

京恐有警急請屯兵於宣仁門外以備非

常

唐張鷟

案候

常州申稱錢客每以種瓜為業遂被伶人

洪崖盜食其瓜並盡為客所擒遂作術化

出蒲田是瓜客乃放之崖去後了復無瓜

客詣縣告崖是妖賊

文林明辨

目錄卷之五

十四

唐撰人闕

褒嘉

錢塘人孫戢少以迎濤為事因八月迎濤

乘船衝濤船覆至死戢女媚容巡江哭以

斥設祭因而日投江水抱父屍出縣司以

為純孝州司不許乃禁媚容數日

唐撰人闕

卷之三十一

書記上書○奏記○啓

書上

與趙宜子書命鄭生歸

與范宣子論重幣書

鄭公孫僑

詒子產論鑄刑書書

晉羊舌肸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宋蘇軾

應制舉上兩制書以上

宋蘇軾

讓太常博士書

漢劉歆

文林明辨

目錄卷之五

十五

上兩制諸公書以上

宋蘇軾

重答張籍書右著

唐韓愈

答李翊書右論

唐韓愈

答李參書

宋王安石

答安師孟書

宋蘇軾

答常中立書以上

唐柳宗元

予淮南王書

漢薄昭

予蓋寬饒書

漢王生名

上席侍郎書

宋唐庚

上范司諫書	宋歐陽脩
與高司諫書	宋歐陽脩
上田正言書	宋王安石
與韓愈論史官書	唐柳宗元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宋歐陽脩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唐柳宗元
上張僕射第二書 <small>以上規諫</small>	唐韓愈
文休明辨 <small>元目錄卷之五</small>	十六
遺燕將軍 <small>從職國策本與史記刪削者不同</small>	齊魯連
遺章邯書	秦陳餘
與楊廣書 <small>以上遊說</small>	漢馮異
卷之三十二	
書記中	
書下	
上宰相第三書	唐韓愈
上富丞相書	宋蘇洵
上樞密韓太尉書	宋蘇轍

上呂晦叔書 <small>以上長謁</small>	宋秦觀
謝王學士書 <small>古通問</small>	宋秦觀
回丁判官書	宋歐陽脩
答韶州張殿丞書 <small>以上謝</small>	宋王安石
報任安書 <small>參引選書</small>	漢司馬遷
報孫會宗書 <small>參引選書</small>	漢楊惲
與于襄陽書	唐韓愈
文休明辨 <small>元目錄卷之五</small>	十七
上曾參政書	宋王安石
上張僕射書 <small>以上事</small>	唐韓愈
與孟尚書書 <small>右辭</small>	宋魯鞏
上歐蔡書 <small>右辭</small>	宋王安石
答段延古書 <small>右辭</small>	宋曾鞏
與孫司封書 <small>右表</small>	宋司馬光
答劉蒙書 <small>右明財○</small>	
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	魏卞夫人

答魏公下夫人	以上婦人書	漢楊夫人袁氏
與父張恭書		魏張就
與弟固書		漢李固
與弟書		晉羊祜
答秦嘉書		漢徐淑
又報嘉書		漢徐淑
與子書		漢孔臧
戒子益恩書		漢鄭玄
戒子書		漢司馬徽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五	十八
與子恢之書		宋王敬弘
勅子胤遺書	以上家書	漢趙咨
卷之三十三		
書記下		
奏記		
奏記大將軍霍光	台定策	漢丙吉
奏記蕭望之	右明策	漢鄭朋
奏記大司空王邑	台時政	漢范升

奏記梁冀		漢朱穆
奏記太尉宋由	以上規諫	漢何敞
奏記東平王蒼	台推薦	漢班固
奏記太尉蔣濟		晉阮籍
奏記詣南徐州新安王	以上辭免	梁江淹
啓		
皇帝即位賀宰相啓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五	十九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以上虞負	唐韓愈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右辭免	唐柳宗元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右報謝	唐柳宗元
上鄭尚書相公啓	唐韓愈	
上湖南李中丞于廩食啓		唐柳宗元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

唐柳宗元

謝柳龍圖啓以上東齊

宋蘇軾

賀翰林曾學士啓

宋陳師道

賀荆湘汪制帥立信啓

宋文天祥

賀中書蘇舍人啓

宋蘇軾

賀知縣啓

宋王安石

賀致政趙少保啓

宋王安石

文在明辨 子目錄卷之五

二十

賀致政楊侍讀啓

宋王安石

正旦賀董提舉楷啓以上

宋文天祥

與孫觀文啓右慰

宋強至

上胥學士啓古長

宋歐陽脩

上梅戶部啓古通

宋王安石

謝解啓

宋李薦

謝進士及第啓

宋歐陽脩

謝及第啓

宋蘇軾

及第謝宰相啓

宋王十朋

謝制科啓

宋蘇軾

謝館職啓

宋蘇軾

除秘書省正字謝丞相啓

宋文天祥

求興提刑謝到任啓

宋李昭玘

知常州上中書啓

宋王安石

免奉使啓

宋夏竦

謝程公關啓

宋蘇軾

謝諸郡啓

宋蘇軾

文在明辨 子目錄卷之五

廿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撫問啓

唐柳宗元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唐柳宗元

謝施帥準聚宴折俎啓以上

宋文天祥

回韓相公啓

宋王安石

答李寶文啓

宋蘇軾

回楊秘監啓

宋文天祥

答林中舍啓

宋王安石

答楊屯田啓 宋蘇軾

回同州知府朝請啓

宋范純仁

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啓

宋蘇軾

回賀揚翰林啓 宋歐陽脩

答試館職人啓 宋蘇軾

回湘潭張權縣啓 宋文天祥

回衡州宋吏部賀雪啓

宋文天祥

文休明辨 元日錄卷五

除賴守回宋衡州袖劄請宴啓

宋文天祥

回施帥準送別啓 宋文天祥

回宋衡州請餞啓

宋文天祥

上張侍郎啓 宋范仲淹

上號州太守啓 宋蘇軾

上參政侍郎啓

宋王安國

請廣帥會啓 宋文天祥

請宋衡州別宴啓 宋文天祥

請施帥準元宵宴啓

宋文天祥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唐邨宗元

送施帥準聚宴折俎啓

宋文天祥

與邁求親啓

宋蘇軾

求婚啓

宋蘇軾

代人送定啓

聘湯氏啓

代湯氏定趙氏啓

下財啓

答程公關議親啓 宋王安石

答求親啓 宋蘇軾

謝求婚啓

宋蘇軾

簡

與段會宗帖 漢谷永

與蕭道誠 <small>右責</small>	宋沈攸
與公孫弘 <small>右勉</small>	漢鄒良倩
與肇伯陵 <small>右請</small>	漢司馬遷
與人手簡 <small>右推</small>	晉王羲之
薛右扶風 <small>右辭</small>	漢丘訢
與王常	漢光武
與人手簡三首	晉王羲之
答法雲師	梁王泰
與王介甫簡	宋歐陽脩
與蘇黃州簡 <small>以上通問</small>	宋秦觀
又修明辨 <small>不目錄之五</small>	二四
與人手簡二首	晉王羲之
一右答	一
二	
答趙仲脩 <small>以上推謝</small>	宋蘇軾
與人手簡 <small>右要</small>	晉王羲之
答虞仲翔	漢孔融
與道明	宋袁粲
與王昕	北齊邢子良
回蘇子瞻簡 <small>以上</small>	宋王安石
與楊彥明簡 <small>右哀</small>	晉陸雲

狀	
為裴中丞上裴相乞討黃賊狀 <small>右陳</small>	唐柳宗元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唐韓愈
為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	唐柳宗元
賀分淄青諸州為三直節度狀	唐柳宗元
賀提刑上官正言狀 <small>以上</small>	宋曾肇
又修明辨 <small>去目錄卷五</small>	二五
回潁州呂侍讀賀冬狀	宋歐陽脩
回潁州呂侍讀遠迎狀 <small>以上</small>	宋歐陽脩
辭免除祕書監狀	宋崔與之
辭免除工部侍郎兼同脩國史燕實錄院	宋崔與之
同脩異狀 <small>以上</small>	宋崔與之
遠迎宣徽太尉狀 <small>右迎</small>	宋王安石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唐韓愈

約

僮約

漢王褒

卷之二十四

策問

制策

問賢良文學策

漢文帝

問賢良策五首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

文德期辨
天目錄卷之五

二六

朕復承至尊休德

蓋聞虞舜之時

蓋聞善言天者

蓋聞上古至治

天監三年策秀才

梁任昉

問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唐陸贄

試策

問焉治

宋歐陽脩

問焉政

宋歐陽脩

問井田

宋歐陽脩

省試問風俗政事

宋范祖禹

問取士

宋歐陽脩

問今世官人之弊

宋蘇軾

問冗官乏人相須之弊

宋蘇轍

問兵財多少之弊

宋蘇轍

進士策問

唐韓愈

問周禮官制之疑

宋歐陽脩

問周禮制禮之疑

宋歐陽脩

文德期辨
天目錄卷之五

廿七

問堯舉鯀治水之疑

宋王安石

問洪範休咎之効

宋王安石

問漢之禍凡六變

宋蘇軾

策上上

制策上

漢文帝問賢良文學策

晁錯

漢武帝問賢良策第二首

董仲舒

漢武帝問賢良策第三首

董仲舒

漢武帝問賢良策第四首

董仲舒

皇帝若曰朕聞觀古之上哲

唐白居易

卷之三十五

策子上下

制策下

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

文奉明辨 天目錄卷之五 世人

唐劉蕡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

宋蘇軾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

宋孔文仲

卷之三十六

策中

試策

問道何以因有循 宋翁合

問宰相所以寅亮天地

宋翁合

問有幽勢之盛

宋陳成甫

策下上

進策上

審勢

宋蘇洵

審敵

宋蘇洵

策略第一

宋蘇軾

策略第三首

宋蘇軾

厲法禁一

宋蘇軾

決壅蔽三

宋蘇軾

本明辨 云目錄卷五 二九

卷之三十七

策下下

進策下

無沮善六

宋蘇軾

敦教化七

宋蘇軾

均戶口九

宋蘇軾

倡勇敢十七

宋蘇軾

策斷下篇

宋蘇軾

君術第二首

宋蘇軾

君術第四

宋蘇軾

泰誓論

宋歐陽脩

春秋論

宋蘇洵

春秋論

宋歐陽脩

春秋論

下篇論

宋歐陽脩

王者不治夷狄論

宋蘇軾

三聖人論

宋王安石

論四上

史論上

史論中

宋蘇洵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五

卅二

正統論

宋歐陽脩

學妃論

宋蘇洵

六代論

魏曹同

周公論

宋王安石

管仲論

宋蘇洵

子貢論

宋王安石

續楚語論

宋蘇軾

卷之四十

論四下

史論下

原缺第三十三葉

周左丘明

春秋傳駢歇殺鄧析論

周左丘明

春秋傳邾黑肱來奔論

周左丘明

史記孔子世家論

漢司馬遷

史記漢孝景本紀論

漢司馬遷

漢書贊景十三王

漢班固

漢書贊戾太子

漢班固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五

卅四

漢書贊昭帝

漢班固

漢書贊董仲舒

漢班固

漢書贊劉向

漢班固

漢書贊司馬遷

漢班固

漢書贊匈奴

漢班固

後漢書班彪列傳論

宋范曄

晉書帝紀總論

晉于寶

魏書楊播傳論

北齊魏收

舊唐書許敬宗李義甫傳論

後晉史臣 <small>姓名</small>	舊唐書于志寧高季輔張行成傳論	後晉史臣 <small>姓名</small>	舊唐書玄宗諸子傳論	後晉史臣 <small>姓名</small>	舊唐書馬懷素褚無量劉子玄徐堅元行	後晉史臣 <small>姓名</small>	沖吳兢常述傳論	後晉史臣 <small>姓名</small>	舊唐書陸贄傳論	後晉史臣 <small>姓名</small>	舊唐書劉幽求郭元振張說說子均均陳	後晉史臣 <small>姓名</small>	希照傳論	文休明辨 <small>目錄卷之五</small>	五代史唐明宗家人從璟傳論	宋歐陽脩	五代史伶官傳論	宋歐陽脩	五代史宦者傳論 <small>以上</small>	宋歐陽脩	卷之四十一	論五	文論	莊周論	宋王安石	荀卿論	宋蘇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子思論	宋蘇軾	鹽鐵雜論	黃桓寬	論六	諷論	王命論 <small>從漢書本</small>	漢莊彪	爭日論	唐韓愈	辯姦論	宋蘇洵	存舊論	宋唐庚	論七	寓論	文休明辨 <small>目錄卷之五</small>	三六	迎命論	魏李康	論八	設論	非有先生論 <small>參用漢書文選本</small>	漢東方朔	四子講德論	漢王褒	卷之四十二	說	性說	宋王安石	師說 <small>以上</small>	唐韓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雜說三首

唐韓愈

一
二以上

三

捕蛇者說以治

唐柳宗元

祀朝日說

唐柳宗元

稽說以上

唐柳宗元

髑髏說右死

魏曹植

原

原性

唐韓愈

文林明辨目錄卷之五

卅七

原道理以上

唐韓愈

原教

宋王安石

法原

宋李清臣

勢原以上

宋李清臣

原毀右毀

唐韓愈

議

奏議

貓鼠議右災

唐崔祐甫

毀廟議

漢劉歆

禘祫議以社

唐韓愈

改鑄大錢議右錢

漢劉陶

受伊邪莫演堅議

漢谷永

鮮卑議參用本集漢書以上夏秋

漢蔡邕

復讎議并狀

唐韓愈

駁復讎議以社

唐柳宗元

私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

唐柳宗元

公族議

宋曾鞏

救災議

宋曾鞏

文林明辨目錄卷之五

卅八

卷之四十三

辯

桐葉封弟辯

唐柳宗元

論語辯上

唐柳宗元

辯晏子春秋

唐柳宗元

諱辯

唐韓愈

解

獲麟解

唐韓愈

復讎解

宋王安石

解嘲參用漢書文選

漢揚雄

進學解	唐韓愈
釋	
釋誨有序	漢蔡邕
釋言	唐韓愈
問對	
晉問	唐柳宗元
對尚問	唐韓愈
馬溪對	唐柳宗元
難蜀父老	參見史記漢書文選本
漢司馬伯如	
次休明辨	八目錄卷之五 二二九
答客難	參見史記漢書文選本
漢東方朔	
答賓戲	漢班固
卷之四十四	
序上	序畧
議論	
詩序	周卜商
春秋左氏傳序	晉杜預
周禮義序	宋王安石
新序目錄序	宋曾鞏
列女傳目錄序	宋曾鞏

戰國策目錄序	宋曾鞏
南齊書目錄序	宋曾鞏
陳書目錄序	宋曾鞏
禮閣新儀目錄序	宋曾鞏
斐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唐柳宗元	
梅聖俞注孫子後序	
內制集序	宋歐陽脩
外制集序	宋歐陽脩
次休明辨	八目錄卷之五 四十
蘇氏文集序	宋歐陽脩
廖氏文集序	宋歐陽脩
楊詳事文集後序	唐柳宗元
靈谷詩序	宋王安石
釋秘演詩集序	宋歐陽脩
送許鄧州序	唐韓愈
贈崔復州序	唐韓愈
送薛存義之任序	唐柳宗元
送丁琰序	宋曾鞏
送陳升之序	宋王安石

送江任序	宋曾鞏
送殷員外序	唐韓愈
送趙宏序	宋曾鞏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宋張耒
送楊少尹序	唐韓愈
送石處士序	唐韓愈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唐韓愈
送董邵南序	唐韓愈
文林明辨 目錄卷之五	四一
送曾鞏秀才序	宋歐陽脩
送王秀才序	唐韓愈
送區冊序	唐韓愈
送孟東野序	唐韓愈
送易帥楊君序	唐柳宗元
送徐無黨歸序	宋歐陽脩
送浮屠文暢師序	唐韓愈
送高閑上人序	唐韓愈
送參寥子序	宋陳師道
送廖道士	唐韓愈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宋曾鞏
卷之四十五	
序下附	
敘事	
尚書序	漢孔安國
史記自序	漢司馬遷
張中丞傳後叙	唐韓愈
愚溪詩序	唐柳宗元
贈張童子序	唐韓愈
文林明辨 目錄卷之五	四二
送幽州李端公序	唐韓愈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唐韓愈
送鄭尚書序	唐韓愈
序飲以上	唐柳宗元
送李愿歸盤谷序	唐韓愈
送張道士序	唐韓愈
送辛生下第序	唐柳宗元
小序	

詩小序五條	漢衛宏
史記小序二十一條	漢馬司遷
法言小序二條	漢揚雄
漢書小序十四條	漢班固
引	
送石昌言北使引	宋蘇洵
送具侯職方赴闕引	宋蘇洵
題跋	題跋
題	
題叔孫通傳後	唐皮日休
文体明辨	宋目錄卷之五
題唐氏六家書後	宋蘇軾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宋潘興祠
跋	
跋唐令長新戒	宋歐陽脩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	宋辛棄疾
跋學士題院名	宋歐陽脩
跋李世脩藏累科狀元帖	宋文天祥

跋唐田布碑	宋歐陽脩
跋隋太平寺碑	宋歐陽脩
跋晉王獻之法帖	宋歐陽脩
跋范文序摸本蘭亭序	宋歐陽脩
跋唐安公美政頌	宋歐陽脩
跋後漢郎中王君碑	宋陽歐脩
跋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宋歐陽脩
文体明辨	宋目錄卷之五
跋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宋歐陽脩
跋放生池碑	宋歐陽脩
跋唐司刑寺大腳跡勅	宋歐陽脩
跋唐華陽頌	宋歐陽脩
跋漢公昉碑	宋歐陽脩
書	
書洪範傳後	宋王安石
書鄭玄傳	宋林希

書洛陽名園記後	宋李格非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書李文公集後	宋黃庭堅
書鮮于子駿八詠後	宋王安石
書三絕句詩後	宋蘇軾
讀	宋歐陽脩
讀儀禮	唐韓愈
讀封禪書	宋劉敞
宋本明辨	四目錄卷之五
讀孟嘗君傳	宋王安石
讀賈誼傳	宋曾鞏
讀荀	唐韓愈
讀李翱文	宋歐陽脩
卷之四十六	
文	
詛楚文	秦惠文王
移雨神文	唐司空圖
鱷魚文	唐韓愈
北山移文	齊孔珪

招隱詩文	唐柳宗元
乞巧文	唐柳宗元
送窮文	唐韓愈
逐店鬼文	唐孫樵
罵尸蟲文并序	唐柳宗元
雜著	
說難	韓公子非
參定說難	
達旨	漢崔駰
疑經	唐司空圖
七發	漢枚乘
七啓并序	魏曹植
七命	晉張協
書	
平賦書并序	唐李翱
連珠	漢揚雄
連珠	漢班固
連珠二首	魏文帝
連珠三首	

演連珠十六首		晉陸機
範連珠		宋顏延之
連珠		宋徐鉉
連珠		宋晏殊
連珠		宋宋庠
義		
古義		
致仕義并序		宋劉敞
經義		
惟幾惟康其弼直		宋張庭堅
文本明辨	目錄卷之五	四七
自靖人自獻於先王		
		宋張庭堅
說書		
問小雅周之衰		宋蘇軾
問君子能補過		宋蘇軾
問大夫無遂事		宋蘇軾
卷之四十七		
箴		
官箴		
虞箴		周辛甲

十二州箴		漢揚雄
冀州牧箴		
兖州牧箴		
青州牧箴		
徐州牧箴		
揚州牧箴		
荊州牧箴		
豫州牧箴		
益州牧箴		
雍州牧箴		
文休明辨	目錄卷之五	四八
幽州牧箴		
并州牧箴		
交州牧箴		
二十五官箴	其九箴亡闕 今存十六篇	漢揚雄
光祿勳箴		
衛尉箴		
太僕箴		
廷尉箴		
大鴻臚箴		

宗正箴	大司農箴	少府箴	執金吾箴	將作大匠箴	城門校尉箴	上林苑令箴	司空箴	太常箴	尚書箴	博士箴	太尉箴	司徒箴	關都尉箴	河隄謁者箴	司隸校尉箴	侍中箴	諫大夫箴	女史箴	私箴
										大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五	漢崔駰	漢崔駰	漢崔瑗	漢崔瑗	漢崔瑗	漢崔瑗	漢崔瑗	晉張華	
										四九									

五箴五首并序	游箴	言箴	行箴	好惡箴	知名箴	口箴	視聽箴	行已箴	暗室箴	自箴	憂箴	規	出規	戲規	時規	戒	散文	守戒	三戒并序
唐韓愈						唐姚元崇	唐沈顏	唐李翱	唐歐陽詹	唐元結	唐柳宗元		唐元結	唐元結	唐元結		唐韓愈		唐柳宗元
										五十									

臨江之廩

黔之驢

永其氏之鼠

韻語

敵戒

唐柳宗元

女戒

宋張載

銘

警戒

器物銘十七首

周武王

楹銘

文休明辨

目錄卷之五

五一

戶銘

牖銘

机銘

席銘

杖銘

盥盤銘

鑑銘

鏡銘

衣銘

帶銘

屨銘

觴豆銘

觴銘

弓銘

劍銘

矛銘

井銘

鼎銘

仲山父鼎銘

筥銘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五

五二

印衣銘

漏刻銘

樽銘

潼關甲銘并序

金人銘

反金人銘

槃水銘

劍閣銘

座右銘

座右銘并序

漢李尤

宋正考父

漢崔駰

漢胡廣

漢胡廣

漢李尤

漢蔡邕

唐孫樵

周撰人闕

魏孫楚

宋司馬光

晉張載

漢崔瑗

唐白居易

續座右銘并序

宋李至

祝頌

嘉量銘

周撰人闕

鼎銘

衛孔惺

三神鑑銘

漢撰人闕

尚方鑑銘二首

漢撰人闕

鞞銘

漢崔駰

樽銘

漢崔駰

文貞公笏銘并序

唐孫樵

塗山銘并序

唐柳宗元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五

五

封燕然山銘并序

參用漢書
文選本

漢班固

石橋銘并序

唐張彧

三槐堂銘并序

宋蘇軾

伍子胥廟銘并序

宋王安石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五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六

卷之四十八

頌

散文

聖主得賢臣頌

參用漢書
文選本

漢王褒

伯夷頌

唐韓愈

韻語

上黨舊宮述聖頌并序

唐張說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一

大唐中興頌并序

唐元結

漢高祖功臣頌并序

晉陸機

趙充國頌

漢揚雄

出師頌

漢史岑

胡廣黃瓊頌

漢蔡邕

酒德頌

晉劉伶

水蓮頌

梁江淹

贊

雜贊

正考父贊	魏王粲
三國名臣贊并序	晉袁宏
贊王文儀	蜀漢楊戲
贊劉子初	蜀漢楊戲
贊糜子仲	蜀漢楊戲
庶人孝傳贊	晉陶潛
王太子讚	梁江淹
陰長生讚	梁江淹
東方朔贊并序	晉夏侯湛
管幼安畫贊并序	宋蘇轍
文休明辨 元目錄卷之六	二
王仲儀真贊并序	宋蘇軾
徵聖贊	梁劉勰
辯駁贊	梁劉勰
明詩贊	梁劉勰
誄碑贊	梁劉勰
史傳贊	梁劉勰
詔策贊	梁劉勰
情采贊	梁劉勰
養氣贊	梁劉勰
總術贊	梁劉勰

物色贊	梁劉勰
程器贊	梁劉勰
文與可飛白贊	宋蘇軾
龍馬圖贊并序	唐柳宗元
畫鴈贊并序	唐白居易
大鵬贊	晉阮脩
霹靂琴贊并引	唐柳宗元
哀贊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漢蔡邕
文休明辨 元目錄卷之六	三
史贊	
史記伯夷叔齊傳贊	唐司馬貞
史記屈原賈生傳贊	唐司馬貞
史記秦蒙恬傳贊	唐司馬貞
後漢書光武紀贊	宋范曄
後漢書皇后紀贊	宋范曄
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贊	宋范曄

後漢書儒林傳贊 宋范曄

後漢書循吏傳贊 宋范曄

晉書劉頌李重傳贊

唐史臣姓名

晉書王導傳贊

唐史臣姓名

晉書劉弘陶侃傳贊

唐史臣姓名

晉書張軌傳贊

唐史臣姓名

舊唐書高祖二十二子傳贊

後晉史臣姓名

又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舊唐書蘇味道李嶠崔融盧藏用徐彥伯

傳贊

後晉史臣姓名

舊唐書常思謙陸元方蘇瓌傳贊

後晉史臣姓名

評

史評

三國志魏任城陳王傳評

晉陳壽

三國志魏王母丘諸葛鄧鍾傳評

晉陳壽

三國志蜀漢霍王向張楊費傳評

晉陳壽

三國志吳主傳評

晉陳壽

三國志吳妃嬪傳評

晉陳壽

雜評

祀黃熊評

唐程晏

卷之四十九

碑文

正體

又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五

琅邪臺石刻

秦撰人闕

平淮西碑并序

唐韓愈

漢西嶽華山廟碑文

東漢撰人闕

終南山祠堂碑

唐柳宗元

峻靈王廟碑

宋蘇軾

南海神廟碑

唐韓愈

衢州徐偃王廟碑

唐韓愈

柳州羅池廟碑

唐韓愈

表忠觀碑

宋蘇軾

烏氏廟碑銘	唐韓愈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唐韓愈
變體	
潮州韓文公廟碑	宋蘇軾
變而不失其正	
上清儲祥宮碑	宋蘇軾
東嶽廟碑	宋曾肇
別體	
壽域碑	宋王禹偁
文休明辨 元目錄卷之六	六
碑陰文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唐柳宗元
終南太白二山祠堂碑陰文	唐柳宗元
大明和尚碑陰	唐柳宗元
記一	
正體	
新絳滕王閣記	唐韓愈
館驛使壁記	唐柳宗元

齊州二堂記	宋曾肇
游黃溪記	唐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游記	唐柳宗元
鉅姆潭記	唐柳宗元
鉅姆潭西小丘記	唐柳宗元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唐柳宗元
袁家渴記	唐柳宗元
石渠記	唐柳宗元
石澗記	唐柳宗元
文休明辨 元目錄卷之六	七
小石城山記	唐柳宗元
柳州東亭記	唐柳宗元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唐柳宗元
柳州復大雲寺記	唐柳宗元
畫記	唐韓愈
卷之五十	
記二	
變體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仙都觀三門記	宋曾鞏
木假山記	宋歐陽脩
靈隱張氏園亭記	宋曾鞏
真州東園記	宋歐陽脩
墨池記	宋蘇軾
書舫齋記	宋歐陽脩
芝閣記	宋王安石
豐樂亭記	宋歐陽脩
張若虛寶堂記	宋蘇軾
王氏清寧堂記	宋蘇軾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宋蘇軾
韓公醉白堂記	宋蘇軾
相州畫錦堂記	宋歐陽脩
有美堂記	宋歐陽脩
岳陽樓記	宋范仲淹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宋曾鞏
閬州張侯廟記	宋曾鞏
學舍記	宋曾鞏
宜黃縣縣學記	宋曾鞏

盤屋縣新食堂記	唐柳宗元
廣德軍重脩鼓角樓記	宋曾鞏
繁昌縣興造記	宋曾鞏
信州興造記	宋王安石
道州毀鼻亭神記	唐柳宗元
宋州柳先生祠堂記	宋汪藻
徐孺子祠堂記	宋曾鞏
袁州學記	宋李觀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宋李觀
筠州學記	宋曾鞏
變而不失其正	宋歐陽脩
記三上	宋曾鞏
咸平縣丞廳醕醢記	宋張耒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唐柳宗元
大悲閣記	宋蘇軾
分寧縣雲峯院記	宋曾鞏

夷陵縣至喜堂記 宋歐陽脩

卷之五十一
記三下

變而不失其正下

燕喜亭記 唐韓愈

峴山亭記 宋歐陽脩

泗州先主亭記 宋歐陽脩

醒心亭記 宋曾鞏

桂州新城記 宋王安石

偃虹堤記 宋歐陽脩

又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宋曾鞏

錢塘六井記 宋蘇軾

零陵郡初乳穴記 唐柳宗元

監察使壁記 唐柳宗元

四門助教廳壁記 唐柳宗元

河南府同官記 唐韓愈

徐泗蒙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唐韓愈

義田記 宋錢公輔

越州趙公牧笛記 宋曾鞏

王彥章畫像記 宋歐陽脩

仁宗御飛白記 宋歐陽脩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唐柳宗元

萊園院佛殿記 宋曾鞏

記四

別體

醉鄉記 右記物 唐王績

汴州東水門記并序 右首之以序而以

又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體正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右變

宋范仲淹

張益州畫像記 右變而不失其正○

宋蘇洵

志

永州鐵爐步志 唐柳宗元

紀事

無將錄 唐杜牧

拾甲子年事 唐羅隱

書何易于	唐孫樵
書田將軍邊事	唐孫樵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	唐韓愈
洛北忠林寺題名	唐韓愈
謁少室李渤題名	唐韓愈
福先塔寺題名	唐韓愈
嵩山天封宮題名	唐韓愈
迂杜兼題名	唐韓愈
華嶽題名	唐韓愈
文体明辨 六目錄卷之六	上二
卷之五十二	
字說 字說○字序○下解○字辭○私 字說辭○名說○名序○女子名字說	
字說	
仲兄文甫字說	宋蘇洵
字序	
章望之字序	宋歐陽脩
秦少游叙	宋陳師道
字解	
劉景烈字解	宋劉敞
字辭	

虞采虞集字辭	元吳澄
祝辭	
字朱元晦祝詞	宋劉子翬
名說	
名二子說	宋蘇洵
名序	
鄭荀改名序	宋歐陽脩
女子名字說	
黃氏三女甥名說	宋游九言
。行狀	
文体明辨 六目錄卷之六	上三
正體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 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 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 開國公贈太傅重公行狀	
唐韓愈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唐柳宗元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變體

宋王安石

段太尉逸事狀

唐柳宗元

述

先大夫述

宋王安石

墓誌銘一

墓誌銘上

尹師魯墓誌銘

宋歐陽脩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又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六

十四

唐韓愈

梅聖俞墓誌銘

宋歐陽脩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韓愈

唐故邕管招討副使試大理司直兼貴州

刺史鄧君墓誌銘

劉伯聲墓誌銘

宋曾鞏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宋歐陽脩

唐故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

府君墓誌銘

唐韓愈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

王公墓誌銘

唐韓愈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右處士○以

宋曾鞏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尚書工部郎中傳

公墓誌銘

宋王安石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宋歐陽脩

右千牛衛將軍仲夔墓誌銘

以上銘

宋王安石

又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六

十五

卷之五十三

墓誌銘二

墓誌銘中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宋歐陽脩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宋歐陽脩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

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宋歐陽脩

漢陽軍漢川縣令陳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唐韓愈

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唐韓愈

王會之墓誌銘

宋王安石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六

誌銘

唐韓愈

蔡君山墓誌銘

宋歐陽脩

黃夢升墓誌銘

以誌

宋歐陽脩

處士盧君墓誌銘

右處士○以

唐韓愈

戚元魯墓誌銘

右職○右銘

宋曾鞏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唐韓愈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

銘

宋王安石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以誌銘

宋曾鞏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

唐柳宗元

南陽郡君謝氏墓誌銘

宋歐陽脩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以上銘雜言○以上正

宋歐陽脩

文休明辨 六目錄卷之六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宋曾鞏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宋王安石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以上銘

宋王安石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唐韓愈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以上銘

宋曾鞏

卷之五十四

墓誌銘三

墓誌銘下

度支葛公墓誌銘 唐韓愈

又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十八

柳子厚墓誌銘 唐韓愈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宋曾鞏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張子野墓誌銘 宋歐陽脩

王深父墓誌銘以上

宋王安石

建安章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亡兄墓誌銘以上 宋曾鞏

胥氏夫人墓誌銘 宋歐陽脩

楊氏夫人墓誌銘以上婦人。以上銘

宋歐陽脩

墓誌銘四

墓誌銘有序

唐工部員外郎杜雨墓誌銘并序正體

唐元稹

墓誌

王平甫墓誌 宋王安石

亡姊前京兆府叅軍裴君夫人墓誌以上

又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十九

唐柳宗元

墓銘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誌三言

唐韓愈

題云誌銘而有誌無銘

臨川吳子義墓誌銘

宋王安石

鄭女墓誌銘以上 宋王安石

故貝州司法叅軍李君墓誌銘

唐韓愈

襄陽盧丞墓誌銘以上體

唐韓愈

題單云誌而卻有銘

唐故領南經略副使御史馬君墓誌

唐柳宗元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

唐韓愈

亡妻弘農楊氏誌以上體

唐柳宗元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文休明辨天目錄卷之六

唐柳宗元

東明張先生墓誌以上體雜言

唐柳宗元

題單云銘而卻有誌

單季子墓銘以上體

貞節先生范史雲銘

漢蔡邕

玄文先生李子材銘以上體

漢蔡邕

呂侍御恭墓誌

唐柳宗元

李元賓墓銘

施先生墓銘以上體雜言

唐韓愈

題云誌而卻是銘

劉先生夫人墓誌以上體

梁任昉

趙秀才群墓誌以上體

唐柳宗元

題云銘而卻是誌

考功員外盧君墓誌以上體

文休明辨天目錄卷之六

唐韓愈

權厝誌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以上體

唐柳宗元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以上體

唐柳宗元

誌殯

志從父弟宗直殯以上體

唐柳宗元

續誌後誌

續榮澤尉周君墓誌正

唐柳宗元

蓋石文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誌

唐柳宗元

墓碑記墓傳

下殤女子墓塋記此篇有已前銘

唐柳宗元

小姪女子墓碑記此篇無已前銘

唐柳宗元

又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墓版文墳版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誌

唐柳宗元

墳誌

令人墳誌誌

宋王十朋

墳銘

女孀墳銘此篇有誌有銘銘

唐韓愈

梓銘

母鄭氏夫人石梓銘誌

塔銘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誌七言

唐柳宗元

卷之五十五

墓碑文上

正體

太尉王文正公神道碑銘

宋歐陽脩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宋歐陽脩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

王公神道碑銘以三篇著應節

宋歐陽脩

曹成王碑

唐韓愈

漢太尉楊公碑

漢蔡邕

文烈侯楊公碑

漢蔡邕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漢蔡邕

陳太丘碑

漢蔡邕

陳君碑文

清遠郡王楊燕奇碑文

唐韓愈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宋王安石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宋王安石

郭有道林宗碑

右漢士○以上銘四言

漢蔡邕

又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四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榮陽鄭公神道碑

文右韓愈○右銘雜言不用韻

唐韓愈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右銘雜言應詔而作

唐柳宗元

越州開元寺律和尚塔碑銘并序

右銘四言○以上釋氏

唐梁肅

卷之五十六

墓碑文下

變體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宋王安石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

碑

以上職官

宋王安石

曹娥碑

右女

魏邱遲

龍安海禪師碑

唐柳宗元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

以上釋氏○以上銘四言

唐柳宗元

墓碣文

墓碣銘

零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碣

文休明辨

天目錄卷之六

止五

銘

右銘雜言

宋歐陽脩

題兼云銘而卻無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以上正體

唐韓愈

題單云碣而卻有銘

故御史周君碣銘

右變體○以上釋氏

唐柳宗元

墓碣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右正體

宋王安石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銘

以誌

唐柳宗元

仙源縣太右夏侯氏墓誌銘

宋王安石

墓表

墓表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唐柳宗元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

表

唐柳宗元

文休明辨

六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

表

宋歐陽脩

胡先生墓表

宋歐陽脩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宋歐陽脩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宋王安石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宋王安石

石曼卿墓表

宋歐陽脩

連處士墓表

以上古體

宋歐陽脩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宋歐陽脩

未春縣令歐君墓表

以上古體

宋歐陽脩

處士征君墓表

以上古體

宋王安石

權三司鹽鐵判官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君

墓表

宋范仲淹

文休明辨

廿七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以上古體

宋歐陽脩

肝表

瀧岡肝表

宋歐陽脩

殯表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唐韓愈

靈表

太傅安樂侯胡公夫人靈表

漢蔡邕

卷之五十七

謚議

謚議

仁宗謚號議

宋王珪

欽聖憲肅皇后謚議

宋王觀

成肅皇后謚議

以上帝后

宋衛涇

丞相故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唐獨孤及

文休明辨 不卷 目錄六

二八

贈太尉夏守贊謚議

宋歐陽脩

趙僖質謚議

美以謚

宋劉敞

梁王彤謚議

晉蔡充

太宰何曾謚議

晉蔡秀

賈充謚議

晉蔡秀

陳執中謚榮靈謚

以上惡謚

宋韓維

改謚

昭慈獻烈皇后改謚昭慈聖獻議

宋蔡崇禮

駁議

駁昭宗謚議

王帝

唐羅衮

宋慶禮謚專駁議

右美謚

唐張九齡

駁韋巨源謚昭議

右惡謚

唐李邕

駁獨孤及議郭知運謚

右美謚

文休明辨 不卷 目錄六

二九

唐崔厦

答駁議

代太常答蘇端駁丞相楊綰謚文貞議

美右

唐梁肅

梁王彤謚重議

右惡謚

晉蔡充

答嚴郢駁丞相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誼

謚議

唐獨孤及

答崔厦駁郭知運謚

右美謚

唐獨孤及

私議

朱公叔私謚議

漢蔡邕

卷之五十八

傳一上

史傳上

管仲傳

漢司馬遷

司馬穰苴傳

漢司馬遷

平原君傳

漢司馬遷

信陵君傳

漢司馬遷

蘇秦傳

漢司馬遷

文係明辨 天卷之目錄六

三十

張儀傳

漢司馬遷

卷之五十九

傳一下

史傳下

范雎傳

漢司馬遷

蔡澤傳

漢司馬遷

兒寬傳

漢班固

王丹傳

宋范曄

扁鵲傳

以上
正體

漢司馬遷

伯夷傳

漢司馬遷

孟子傳

漢司馬遷

仙術傳

漢司馬遷

黃憲傳

以上
正體

宋范曄

卷之六十

傳二

家傳

洪渥傳

宋曾鞏

徐復傳

宋曾鞏

方山子傳

宋蘇軾

文係明辨 目錄六

三十一

桑維翰傳

宋歐陽脩

傳三

托傳

梓人傳

唐柳宗元

圻者王承福傳

唐韓愈

種樹郭橐駝傳

唐柳宗元

傳四

假傳

毛穎傳

唐韓愈

清和先生傳		宋秦觀
哀辭		
哀求逝文		晉潘岳
歐陽生哀辭		唐韓愈
蘇明允哀辭并序		宋曾鞏
誄		
王仲宣誄并序		魏曹植
楊荊州誄并序		晉潘岳
夏侯常侍誄并序		晉潘岳
馬汧督誄并序		晉潘岳
虞鳴鶴誄并序		唐柳宗元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唐柳宗元
楊仲武誄并序		晉潘岳
卷之六十八		
祭文		
散文		
皇考太師祭文		宋歐陽脩
祭十二郎文		唐韓愈
祭吳尚書文		宋歐陽脩

韻語		
祭呂衡州溫文		唐柳宗元
祭歐陽文忠公文		宋蘇軾
祭歐陽文忠公文		宋王安石
祭程氏妹文		晉陶潛
祭穆員外文		唐韓愈
祭李中丞文		唐柳宗元
為常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		唐柳宗元
祭程相公文		宋歐陽脩
祭古冢文并序		唐韓愈
祭柳州李使君文		宋王安石
祭馬龍圖文		唐柳宗元
祭崔簡旅憫歸上都文		唐柳宗元
祭外甥崔駢文		唐柳宗元
祭丁學士文		宋歐陽脩
祭蘇子美文		宋歐陽脩
祭歐陽永叔文		宋歐陽脩

祭崔氏外甥文 <small>唐</small>	宋韓琦
爲寶氏小師祭璿和尚文 <small>右德</small>	唐柳宗元
唐李白	
僊語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宋歐陽脩
祭薛中丞文	唐韓愈
祭裴太常文	唐韓愈
文體明辨 不目錄卷之六	十四
祭吳大資文	宋歐陽脩
祭戰馬文 <small>附。右韻 詩雜言</small>	宋路振
弔文	
祭田橫墓文	唐韓愈
弔裴弘文	唐柳宗元
弔周原文	唐柳宗元
弔樂毅文并序	唐柳宗元
弔古戰場文	唐李華
弔鍾文 <small>附</small>	宋秦觀

祝文	
告	
宗廟祝嘏辭	漢蔡邕
祭告天地神祇文	漢昭烈
受禪告兩郊文	唐玄宗
福康公主宅脩築地基祭告太歲已下祝文	宋歐陽脩
萬壽觀齋殿內權奉安真宗皇帝御容祝文	宋歐陽脩
萬壽觀造溫成皇后相儀祝文	宋歐陽脩
文體明辨 不目錄卷之六	三五
啓聖院齋殿內權奉明德元德章楊皇后	宋歐陽脩
今告遷赴普安院重徽隆福兩殿奉安祝文	宋歐陽脩
脩	
迎日辭	周撰人闕
太社祝文	晉元帝
帝社祝文	晉元帝
瓊林苑交年禱祭太歲諸神祝文	宋歐陽脩

祭司芒神文	宋秦觀
仲秋告祭諸廟文	宋曾鞏
秋賽文	宋曾鞏
亳州明堂後祭廟文	宋曾鞏
祈	
蕭太傅東耕祝文	梁江淹
禱雨社祠文	宋蘇軾
祭城隍文	唐韓愈
祭門文	唐柳宗元
祭仰山神祈雨文	唐韓愈
雷塘禱雨文	唐柳宗元
求雨祭文	宋歐陽脩
曲江祭龍文	唐韓愈
祈雨祭張龍公文	宋陽歐脩
報	
祭天辭	周撰人闕
祭地辭	周撰人闕
祭城隍文	唐韓愈
祭界石神文	唐韓愈

祭仰山神文	唐韓愈
祭湘君夫人文	唐韓愈
辟	
定州北嶽爲地震祭禱祝文	宋王安石
祭酺神文	宋秦觀
謁	
洪州諸廟文	宋曾鞏
福州謁諸廟文	宋曾鞏
齊州到任謁舜廟文	宋曾鞏
祭伍子胥文	宋曾鞏
福州謁夫子廟文	宋曾鞏
謁宣聖文	宋秦觀
設辭	
祭禮殿辭	周撰人闕
九祝辭	漢蔡邕
文體明辨目錄卷之六	

文體明辯卷之一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歸安茅乾健夫校正

建陽游溶活板印行

古歌謠辭歌○謠○謳○謠○附

按歌謠者朝野詠歌之辭也廣雅云聲比於琴瑟曰歌爾雅云徒歌謂之謠韓詩章句云有章曲謂之歌無章曲謂之謠則歌與謠之辨其來尚矣然考上古之世如卿雲采芣並爲徒歌不皆稱謠擊壤扣角亦皆可歌不盡比於琴瑟則

文體明辯 卷之一

歌謠通稱之明驗也孔子刪詩雜取周時民俗歌謠之辭以爲十五國風則是古之有詩皆起於此故又通謂之詩至若國風以前歌謠之屬見諸傳記不一而足雖未必當時所作然亦有可採者及考其別則有歌有謠有誦不歌不誦有詩有辭不特歌謠二者而已故今各採一二以著詩之本始而以歌謠二字括之至如夏謠齊語皆有音韻亦詩之流也雖古集不列而近時諺詩皆往往取之故亦附焉若夫樂府歌辭雜體歌行則各見本類此不混列

歌

擊壤木爲之以歌

唐撰人闕

堯時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光之德也擊壤者答之云云日出上本有吾字豈後人因以爲歌而去之與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以力字

卿雲三章

虞撰人見各

舜將得禹於是舜與八伯唱和而成此章大明劉履曰按書大傳十四祀載前二章唱和之後繼之曰帝乃再歌而無其詞義者疑之至十五祀始見後一章乃知錯簡而及家書亦以此章誤在伊尹祠桐宮之下今依樂府集編次不惟詞意相屬而再

文體明辯 卷之一

歌一語亦不虛矣

卿雲爛兮禮綬綬莫半反禮又交今日月光華旦

復旦兮此帝唱之

明明上天叶錢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此伯達和而歸美於帝之詞

伯達和而歸美於帝之詞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叶戶四時順經叶居萬姓允

誠叶辰於予論樂配天之靈叶龍遷于賢善一作

莫不咸聽叶他暨叶瓦良叶良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

猶言已竭褰裳去叶上之此蓋帝因八伯之和而

夏人歌二章辭一名

夏撰人闕

樂為酒池糟隄從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皆相持而歌一云夏人飲

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而歌

江水沛兮舟楫敗叶薄兮我王廢兮趣歸

于毫叶薄毫叶薄小叶薄兮叶薄與叶薄第叶薄三叶薄句

樂叶薄下兮樂兮四牡蹢躅叶薄兮六轡沃叶薄兮

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此言將去樂而歸焉

麥秀歌 殷箕子一云

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成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婦人乃作麥秀之歌以詠之

麥秀漸漸新一作 今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今不我好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一 三

仇善也

采薇歌 殷夷齊

武王克殷自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乃作歌曰

采薇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

衰矣大明劉瓛曰按金匱祥謂史記載采薇之歌蓋疑其為後人擬作者太史公亦云觀詩可異焉今對此歌觀之似以無過與歸而委之命哀終

餓以死則其貞介之氣有不可干而屈者尚何得之有哉況其詞調之古又非南山采芝歌淺俚者

之此文不

商歌 一名飯牛歌 周寧戚

周寧戚

商歌 一名飯牛歌

寧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乃為商旅將任車宿於齊郭門外桓公郊迎客夜

聞之曰異哉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因授

政以

南山矸音岸叶魚白石爛叶郎生不逢堯與舜

禪短布單衣適至骭音幹叶與從昏飯上牛薄

迫各夜半叶彼長夜音時曼曼何時且叶部

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敝布單衣裁

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音黃黃犢上阪且休息吾將

舍汝相齊國按此實見三見其詞不同然既以

據作然其詞亦壯烈故并錄之其見於劉向別錄者意似相次故不列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一 四

從麟歌 周孔丘

叔孫氏之車子鈕商撫於野而獲麟喪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

麟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孔子往觀焉泣曰麟也則仁獸出而吾道窮矣乃作春秋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

心憂

上郡歌 漢撰人關

漢成帝時馮野王為上郡太守其後弟立亦自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麻

台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愛好為條教吏民慕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

日

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

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劉君歌

漢撰人闕

漢桓帝時劉君到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情臨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健能以死易生者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慝所案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

悵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諠

康衢謠

唐撰人闕

唐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其德光顯戴已與不戴已與乃從服遊於康衢間童兒謠云

文休明辨 卷之一

五

立我蒸民莫匪是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按北語見詩思

文皇矣篇中而意各不同

黃澤謠二章

周撰人闕

穆天子東遊于黃澤使官樂謠云

黃之陀

一作其馬歎

鋪魂沙

音皇人壽受一作穀與

黃之澤

叶其馬歎同玉

音皇人壽受

一作穀與

王月善也○此皆樂工承命頌祝之詞○大明劉後曰按穆王西遊竟倫與王必宴于瑶池和白雲之謠○遊獵于莘澤天寒雨雪作黃竹之詩蓋不特黃澤謠而已然明此詞格韻高古有不可及者故錄之

黃爵童謠

漢撰人闕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叶如佳樹華不實黃爵

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陽朔二年劉何

歐日盛以為必危劉氏乃上封事極諫而成帝惑於杜欽谷永之諫邪終不信悟卒致何奪之禍為斯謠者亦豈無所見邪

小麥童謠

恒帝時

漢撰人闕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

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隴胡大明劉何

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大為民害中國益遣兵而調發重及有秩者自其事也

古鄴城童子謠効王粲刺曹操

唐李賀

文休明辨 卷之一

六

鄴城中暮塵起探黑丸斫文吏棘為鞭虎為馬團團走鄴城下切玉劍射日弓獻何人奉相公扶轂來關右兒香掃塗相公歸此謠風骨不減漢魏

謳

築者謳

周撰人闕

宋皇國父為太宰蜀平公築壺於門妨於農水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

澤門皇國父之哲皇國父實與我役邑中子罕之

黔音黑色實慰我心

誦

朱儒人誦

周撰人閱

魯公四年郭人昔人伐郭魯大夫滅紀救郭侵郭敗于狐駘國人誦之曰

賊指之狐裘叶渠之反敗我於狐駘叶盈我君小

子象公時朱儒紀形貌短小是使朱儒朱儒使我

敗於郭

詩

南風詩

虞舜

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漢司馬遷曰南風者生長之音也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叶平聲謂所兮南

風之時兮可以阜厚吾民之財叶前兮

文休明辨 卷之一

七

祈父官名招音韶祈詩

周祭音公謀父史失

周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迹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

是以獲沒於祗宮

祈招之悵悵安和式昭德音思王我度式如玉式

如金形民之力量其力而賦役之如而無醉飽之

心穆王遠遊供億之繁不无傷財害民故指司馬

以謂王言祈父掌甲兵從王出遊當安和而不

驚擾用自利其德音又當思我王復用如金玉之

珍重不可過用民力縱一已之欲以困傷之也宋

金履祥曰同命之書作於祈招之後蓋穆王深悔

造父八駿之御導君於侈而能善言以自克也

朱子亦曰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言不因此而

人若豈

辭

射鳥辭

漢虎賁郎附名

漢明帝東巡有鳥飛鳴求與上虎賁郎并中之遂作此辭帝賜錢百萬因令亭壁皆

鳥書

鳥鳥啞啞引弓射石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

千石

諺附

古諺語

生相憐死相捐

文休明辨 卷之一

心誠憐白髮玄情不怡艷色媼

三月皆參星夕杏花盛桑葉白

河射角堪夜作犁星沒水生骨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

狡兔死走狗烹叶鋪飛鳥盡良工藏敵國破謀臣

亡以上

相馬以輿相士以居

心則不競何憚於病即齊景公既不能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非宅是卜維隣是卜

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枯魚銜索通素幾何不蠹

中流失船讀日循謂循水而行也一壺千金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力則任鄙智則樗里秦惠王異弟名疾號樗里子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變古亂常不死則亡

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

文雅明辯天卷之一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

幾事不密禍倚人壁

金不可作世不可度

狐欲渡河無奈尾何

越阡度陌互爲主客

削株除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

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音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不聰不明叶謀不能爲王不替不聾不能爲公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九

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

伐賊人將來叶音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

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爲虺弗摧行將爲

蛇叶唐何反

佐雖者嘗焉佐闕者傷焉助今俗助祭得食助則得飽之語

深不絕涓泉稚子浴其淵高不絕丘陵跛羊遊其

巔以上五言

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黃金滿車寧得一把地榆不

用明月寶珠詠六

奔車之上無仲尼履車之下無伯夷

文雅明辯天卷之一

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叶寒剛反

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

嘉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以上七言

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山有木工則度叶音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叶音安知其

不爲狼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叶音千人之諾諾不如

一士之諤諤以上四言

四言古詩

按詩大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即書所謂詩言志者也詩含六情故發乎情止乎禮義也古詩三百五篇詩本三百十一篇無詞故為三百五篇大率以四言成篇其他三言如麟之趾則南麟江有汜五言如維以不永懷則南卷誰謂雀無角六言如我姑酌彼金壘則南卷政事一埤益我門七言如送我乎洪之上矣則南卷八言如胡瞻爾庭有懸貍則南卷九言如四之日其蚤獻羔祭

逸小雅日月之交篇之類九言如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通風七洞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酌大雅洞之類則皆間見雜出不以成章况成篇乎是詩以四言為主也然分章複句易字互文以致反覆嗟歎誄歌之趣者居多迨漢常孟始製長篇而古詩之體稍變矣故今採漢魏以來四言諸詩分為正變二體而列之使學者有考焉至論其正體則梁劉勰所謂以雅潤為本者是也其三言詩梁任昉以為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作然考漢樂府練時日天馬等歌皆三言則非始於湛

明矣今見本類故茲不列特著其說於此

補亡

補南陔也三章并序一章章八句 晉束皙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首下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絜爾晨也殮也

循彼南陔厥草油油眷戀庭闈心不遑留彼居之

子色思其柔馨爾夕膳絜爾晨也羞也

有猗有猗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魴捕鯉嗽嗽林

林明辨天卷之一 十二

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唯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

丕祉賦而

補白華三章并序章六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晉束皙

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絜絜門子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如唐

如錯終晨三省匪情其恪

白華絳趺在陵之陬則南卷禱禱士子湔而不渝竭

誠盡敬疊疊忘劬

白華玄足在河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

葩莫之點讀曰辱按詩南陵白華華黍魚麗由庚崇丘六篇有名無詞非缺文也
考諸卿飲酒禮以爲笙樂燕禮亦云奏南陵諸篇夫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鼓則有聲無詞明矣此如琴瑟有聲而其詞曲可歌者又如抄壺齊鼓薛鼓之節聲意古壯爲題之下必有譜焉而今亡之耳漢儒不知此義乃以爲六亡詩束晉又從而補之皆非也今姑以其詞而錄之

勸勵

勵志九章章八

晉張華

張華志欲及時建脩故賦此詩以自勵而併以勉人也

大儀極幹運天迴地游四氣鱗次寒暑環周星火

火星既夕忽焉素秋涼風振落熠燿螢宵流也

也賦

天卷之一

十三

吉士思秋寔感物化日與下同月與下同往下同節下同代下同

謝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嗟爾庶士胡寧自舍也

也賦

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大猷

道玄漠將抽厥緒先民有作貽我高矩也

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般音干于游居多暇日如彼

梓材弗動丹漆雖勞樸斷終負素質也

養由姓名由某楚矯矢獸號于林蒲盧也

人縈繳音神感飛禽末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耽

道安有幽深也

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木之以質彪敝之以文如
彼南畝力未既勤蔗裝云華日致功必有豐殷

水積成川載瀾一作載清土積成山歆蒸氣也

冥榮勃山不讓塵川不辭盈勉爾志一作含弘以隆

德聲也

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川廣自源成人在始累微以

著乃物之理纏兩股牽之長實累千里也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脩

業暉當依易光日新隰朋齊大仰慕黃帝又嘗慕

天卷之一

十四

管仲子亦何人賦也大明劉復曰漢魏以下諸

自顯其志者且逝者如斯一語程子謂自漢以來

起諸有非淺學之士可得而擬焉者厥後華臣今

之望豈非力學

榮木四章并序章八

晉陶潛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

聞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鮮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去

之人生若寄顛顚有時靜言孔也念中心悵而語

也賦

采采榮木于茲託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此

又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易依匪善奚敦賦

嗟予小子稟茲周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

彼不舍安此情急日富日富詩一我之懷矣恒焉

內以也

先師子遺訓予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

脂以青塗我名車策我良名驥千里雖遙孰敢

不至賦也

簡寄

贈秀才入軍

晉嵇康

文選明辨 卷之一

康兄惠舉秀才從軍之後寄贈此詩○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同忘

歸名風馳電逝躡景字影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

姿猶言携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

小日臨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游田其樂

只音且○張也

息徒蘭圃林馬華山叶輪流磻馬鐵曰喻平阜

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

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野人逝矣誰與盡言

堅及○野人善金當望堤其鼻端若蟬翼使匠石

試之匠石運斤盡望而莫不傷不元本聞之而欲

為質吾無與言也○賦也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輝魚龍澹

七○濟口呬水而小有聲也山鳥羣飛駕言出遊

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

悲賦而著典也此章叙別後之情○大明劉展

懷思

朔風詩五章章八

魏曹植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名馬倏忽北徂

凱風末至思彼蠻方時白馬王願隨越鳥翻飛南

文選明辨 卷之一

羽賦也文帝多猜忌諸昆弟各就藩國不得以時

四氣代謝懸景運周別如俯仰言不多脫若忽然

三秋昔我叨遷至雍丘朱華未希稀同今我旋止

自京都素雪云飛賦

俯降千仞仰登天阻風飄蓬飛載則離歷寒暑十

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弟兄求今乖別也

子簡文帝下文好芳草豈忘爾胎繁華將茂秋霜

悴之君不垂眷豈云其誠秋蘭可喻桂樹冬榮賦

也此

絃歌蕩思去聲誰與消憂一作愁臨川暮思何為去聲

誰泛舟豈無和樂游非我鄰誰忘泛舟愧無榜游

二人船長也賦此也也此

停散而不雲四章并序晉人晉陶潛

停雲思親友也鐫湛新醪園列初榮

願言不從歎息彌襟北蓋元微禪華之

仕于宋者特思而賦

霽霽停雲濛濛時雨八表猶言同昏平路伊阻靜

寄止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也

十七

停雲霽霽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江

酒有酒閒飲東窓音願言懷人舟車靡從也

上章反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借歷事新競用也猶為新好字

以招余情謂其人相招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

促席說彼平生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開止好聲相和豈無他

人念子寔多願言不復抱恨如何與也庭柯之鳥

友不然而此所以念之而為

責讓

自効詩

漢書玄成

玄成以列侯侍已孝惠廟當入朝天而

自効人者削爵為關內侯玄成

赫矣我祖侯千乘在商賜命建伯有殷以綏

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德之令

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肅肅楚傳韋輔

翼元功元子交夷厥駟有庸惟慎維祗祠王凡佚

言王成嗣立越遷于鄒韋孟去位五世墳齊

也自孟至賢至我節侯惟我節侯顯德遐聞

去左右昭宣五品以訓既耆致位致仕惟懿惟英

文休明

盛厥賜祁祁白金泊也館去國彼扶陽在京

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和調六轡是列是

理咸儀濟濟明享天子天穆穆是宗是師四

遐爾通觀國之輝茅土之繼在我俊兄弟惟我俊

兄是讓是形見也於休厥德於赫有聲

致我小子越晉於京言致爵位於已身惟我小子

不肅會同古情彼車服黜此附庸見黜附庸

招之二之字誰能忍規寄之我頑誰將還征從之

夷蠻言我頑不能規寄之我頑誰將還征從之

匪俊匪作言非賢俊於茂小子終焉其度大各反
我雖段後方自勉誰謂華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
屬終當居此也誰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叶盈之
難腐其疾而自貳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可擇之辭
也尤過也言自今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

訓誠

誡子孫詩

漢帝玄成

元帝即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人傳至
御史大夫亦光中代子定國焉玄成與
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曰榮世
馬玄成復作詩自著多缺之跡因以
誡示子

之休明辨 卷之一

十九

於爾君子既令厥德儀服此恭棣棣其則咨余小
子既德靡逮會是車服荒嫚以隊明明天子俊德
烈烈不遂我愷恤我九列安我于九卿之我既茲
恤惟夙惟夜和羊畏忌是申供事靡愆天子
我監登我三事謂未顧我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比
登望我舊階先後賢也茲度宅也言父會連連
孔懷司直御事我熙我盛羣公自僚我
嘉我慶于異卿士升我同心三事維難莫我肯矜
言已居位懼不克勝而群公百赫赫三事力雖此
官皆來相慶是與我心不同也昔我
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日言我雖畢力於此然昔我

之隊畏不此居叶去今我度茲戚戚其懼嗟我後
人命其靡常靖享爾位瞻仰靡荒慎爾會同戒爾
車服無媚爾儀以保爾域叶好爾無我視不慎不
整我之此後維祿天福之幸於戲後人惟肅惟栗
無忝顯祖以蕃漢室按帝孟有諷諫在鄂二詩其
諫之辭過於詩直在鄂之諫亦失雅馴惟此二詩
宛曲可誦故持詩之史稱玄成爲相不及於父而
文采選之觀
此亦可見矣

投贈

贈士孫文始

魏王粲

初董卓之誅也萌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
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去

之休明辨 卷之一

二十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我暨我友自彼京師宗守溫
失越用遁遼遷于荆楚在漳之湄在漳之湄亦允
晏處和通簾塤比德車輔既度禮義卒獲笑語
幾求日無營厥緒雖曰無營時不我以同心雖
乃有逝止橫此大江淹彼南汜我思弗及載坐載
起惟彼南汜君子居叶居之悠悠我心薄言慕之
二篇任人亦有言靡日不思矧伊嫵婉胡不悽而
展風夕逝託與之期瞻仰王室慨其未歎平良人

在外誰佐天官四國方阻俾爾歸藩爾之歸藩作
式下國無日蠻裔不虔汝德慎爾所主率由嘉則
龍雖勿用志亦憐忒悠悠澹澹鬱彼唐林雖則同
域邈其迥深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
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上以發體

楚辭

按楚辭者詩之變也詩無楚風然江漢之間皆
為楚地自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列
於二南乃居十五國風之生是詩雖無楚風而
實為風首也風雅既亡乃有楚狂鳳兮孺子滄

浪之歌發乎情止乎禮義與詩人六義風賦北興雅頌

二

不甚相遠但其辭稍變詩之本體而以兮字為
讀豈則夫楚聲固已萌蘖於此矣屈平後出本
詩義以為騷蓋蕪六義而賦之義居多厥後宋
玉繼作並號楚辭自是辭賦之家悉祖此體故
宋玉祁有云離騷為辭賦之祖後人為之如至
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斯言也故今
列屈宋諸辭于篇而自漢至宋凡倣作者附焉
俾後之銓賦者知所祖述云其他曰賦曰操曰
文則各見本類此不舉列

離騷發動

楚屈平

平與楚同姓仕於陳王為三閭大夫三閭
之職掌士族三姓曰昭屈平序景平諸葛
卒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士制議政事
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
無不稱善其能共諸毀之王疏平平被讒
憂心煩亂不知所想乃作離騷

帝高陽楚祖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平父攝

提斗星之隨貞于孟陬音郭正月斗兮惟庚寅寅月吾

以降下生也皇覽一作揆余千千字初度兮肇錫

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均字

賦也以上紛發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能

二

耐長也江離與辟辟同芷兮紉秋蘭並香草以

為佩汨疾也余若將不一作及兮恐年歲之不一

與朝一作搴拔也此此音之木蘭香兮夕檻一作擥

洲一作之宿莽莫補反草之日月忽兮其不淹

以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草木日零兮恐

美人託詞以之遲暮不撫壯壯而棄穢惡兮何不

改乎此度乘一騏驎以馳馳通兮馳兮

來吾道一作夫先路度路兮昔三后三后之純

粹兮固衆芳之所在維申椒與兮申椒一桂

兮豈維一作夫一作彼一作之耿介

守氣馬驚以道逐兮非貪心之所貪六十一

然則方園一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

安以叶上比也先反

一一
作詠
作垢
伏清

相道相視之

回翅一作朕車

於蘭皋澤曲
日皋

尤兮退將復

衣兮纈古集作一

苟余情其信

之陸離美之好

兮唯昭質之昭

本館明辨

以游目兮

兮芳菲菲

好脩也以爲

心之可懲

申
申
舒
緩
甘

作狠
情也
一
直
以

一墅賦也
以汝何

叶音
蕒
蕒
蕒

相與衆而不

兮孰云察余

一作獨而不

中兮喟憑悲

就重華賢而

歌並禹分頁

五子大業第五

遊以佚畋田

鮮一終兮

澆子泥身被服

康娛而一作

少康夏桀之

休明烈女

菹醢

而相敬兮

授能兮循繩

民德焉錯

苟得用此下

孰非義而可

余身位危死

也 正之行

以菹醢展反

朕時之不當

余襟之浪浪浪浪貌跪敷衽以陳辭一作方歌吾既

肯此中正馬王蛇音求龍之無以察驚風

兮盍一作也埃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

余至乎縣懸同一圓欲少留此靈瑣一作方日忽

忽其將暮吉令義和弭一作方日忽

勿迫路曼曼一作方日忽

賢色也飲余馬於咸池一作方日忽

木名也折若木一作方日忽

以相通羊一作方日忽

奔為如字連也一作方日忽

體即齊一作方日忽

陸告余一作方日忽

之以日夜一作方日忽

作率一雲霓一作方日忽

離合兮班一作方日忽

倚闥闔阆而望子一作方日忽

芳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夫而嫉

姱一作方日忽

絳馬一作方日忽

吾遊此春宮一作方日忽

色願之未落兮相下女一作方日忽

今豐隆乘雲兮求處一作方日忽

如字或解佩纓以結言兮吾令寒脩一作方日忽

或作通謂理也一作方日忽

歎一作方日忽

朝濯髮於清一作方日忽

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遠公棄而

改求覽相觀於四極一作方日忽

所望瑤臺之偃蹇一作方日忽

女一作方日忽

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

來休明辨一作方日忽

而不可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一作方日忽

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末家兮

有虞所封之二姚一作方日忽

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一作方日忽

惡一作方日忽

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一作方日忽

贈之索一作方日忽

朝兮命靈氛一作方日忽

信脩而慕之一作方日忽

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執求美女一作方日忽

而釋女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一作宅
世幽昧以眩曜目無兮自此至不芳孰云
察余之善一作惡惡一作宅如字民好惡其不同兮
惟此黨人其獨異言九戶服艾以盈要兮謂
幽蘭其一作之不可佩覽一無繁草木其猶
未得兮豈理美之能常蘇取糞壤以充帟兮
謂中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
疑巫咸古神將夕降兮懷椒糈音所而要之百
神翳其備降兮日來九疑一作巖續其並迎
御皇神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語
又本明辨 卷之一 二九

忽陞一作降以上下兮求梁纓一作之所同湯禹
儼一作而求合兮擊伊尹咎繇一作而能調音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一無何必用夫行媒叶莫
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以刀
也兮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
也備及年歲之未晏也兮時亦猶其一作未央也
鴉一作鳩之先鳴兮而草使夫百草為無
字不芳此上金篇兮自叙詞自阿瓊佩
之偃蹇衆聲兮衆聲變然而葉之惟此黨人
之不諱亮兮恐嫉妬而折也之時續紛以作

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芷變而不芳兮荃蕀
化而為茅又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
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如脩之害也一死
余以蘭為可兮今號無實而容也安厥美以
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以慢一作憚一作
莫也又欲充夫佩帟既干進而一作務入兮又
何芳之能低固時俗之流一兮又孰能無變
化叶虎瓜反或覽椒蘭其音兮又况揭車與江
離叶音羅音惜茲佩之一作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
芳菲非而一作難虧兮芬出一兮至今猶未沫叶

之音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之
余飾之方叶兮周流觀乎上下音靈氛叶告余
以吉占兮歷吉一乎吾將行叶折瓊枝
以為羞也兮精瓊音悲以為音張音為余駕飛
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
以自疏連兮音道夫崑崙音兮音路音衛音以週流
揚雲霓之音騰音兮音鳴音玉音鸞音之音啾
啾音朝發軔於天津音兮夕余至乎西極音鳳凰
之音其承旂兮音高翔音之音翼音忽吾行
此流沙音兮音遵赤水音兮音容音與音摩蛟龍音

一作梁津馬橋上兮詔西皇告少使涉予叶上路

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行一作從奇又路下周

紉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也屯音余車其下乘

兮齊玉軼音大轂而並馳駕八龍之蛇蜿音同

兮載雲旗之委蛇音威儀一作透抑志而弭節作

舞韶兮聊假日以愉音樂陟一作陸升一作皇天之

赫戲一作光明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一作余

馬懷思兮蜷局音曲行一作曲而不行一作行以音抗以音抗

曰亂音樂節之名已矣哉一作篇既哉子國無

文一作明辨入卷之一

人兮一作無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一作既莫足與

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一作自沈也

日國風好色而不淫雅雅怨怨而不亂雅若雅雅雅

之外不復世之垢垢然然泥泥而不滓推以志也

日月爭光可也宋宋羽羽日日黃黃之之久久力力誠誠真真味味

歌之之揚揚涕涕洟洟滿滿然然後後爲爲

識識離離騷騷則則如如受受金金匱匱獲獲爾爾

遠遊

楚辭

屈原既放悲歎之餘聊觀宇宙之變一作

悲時俗之迫阨一作方願輕舉而遠遊質非薄而

無因由一作兮焉託乘一作而上浮遭沈濁而一作汀

穢兮獨鬱結其誰語一作使耿耿一作而不寐兮

營營一作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

勤一作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一作弗一作余一作聞一作此一作四一作句一作多一作

步徙倚而遙思兮悵惆悵兮一作而求懷一作意

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懷一作而增悲神儵一作忽

而不反一作兮形枯槁而獨留一作惟省以端操兮

求止氣之所由一作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

自得一作爾赤松之清塵兮願乘風乎遺則一作貴真一作

人之休德兮一作往世之登仙一作與化去而

不見兮一作名聲著一作而日延奇傳說之託辰星一作

其一作芳一作美一作韓衆一作仙人姓名一作之得一形穉穉以

入卷之一

浸遠兮離人羣而道遠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

奔而鬼恠時髮鬢以遙見兮精皎皎一作以一作

往來一作超一作氛埃而淑郵一作善一作者一作兮終不

反其一作故都一作仙則不反一作則實一作免衆患而不懼

兮世莫知其所如一作以上言所美一作恐天時之代序兮

耀靈一作日一作暉一作而西征一作可數者一作也一作微霜降

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落一作而一作芳一作伴一作而一作道

遙兮一作末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一作遺芳一作芳一作草一作兮

長鄉一作而舒情高陽一作以一作遠兮余將焉

安一作所程一作而一作恐一作學一作之一作不及也一作重日春秋忽其不淹

而登霞遠也兮掩浮雲而上征去也
作升

一有變世以忘歸兮意恣放肆以坦
同喬

周流六漠六合上至列缺天隙也一作天照兮降望大壑渤

之恐後之謝一作謝之不能復用巫陽計七焉

矯健得愈云春與猿吟
兮秋鶴與飛川此龍也

雲中君雲

浴蘭湯兮沐芳也華采衣兮若英也

連翥也曲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

安兮壽官也供神之虞與日月兮齊

帝服聊翱遊兮周章流靈此謂神皇皇

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

心動說一下仲天祝竟曰賦而此也朱熹曰

篇言神既降而久留與人親接故既去而思之不

能忘也足以見臣

于慕君之深意矣

湘君 光長女帝正妃娥皇也舜之妻

君湘旁黃 陵有廟

君不行兮夷猶誰留兮中洲中美要

美貌兮一有宜脩飾沛行吾乘兮桂舟

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扶君兮未來

差同蕭也一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

庭赫荔拍音搏壁也一作拍兮蕙綢

旌一作望澤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意氣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

潏潏流隱也思君兮排也

桂櫂兮蘭枻音曳叶音池 斲冰兮積雪

薛荔兮水中零芙蓉兮木末

非其處也 心不同兮媒勞

以取友言也 以石瀨兮淺淺

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問

也 鼉同騶驚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

上水周旋兮堂下則我亦退而日作也

兮江中遺棄也余佩兮漣浦采芳洲兮

遺舉兮下女肯一作時字不可兮再得

與日此篇蓋為男主人事陸神之神意曲折

尤多首以陰寓忠

湘夫人 光長女舜次妃女英也娥皇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白蘋草名今聘望與佳佳夫人指期兮夕張

鳥何萃兮蘋中習魚何為兮木上

此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心公子兮求

蛟何為兮木裔

兮江皋夕濟兮西瀝

上比而戰也

以聞佳人兮召予

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一有荷蓋音

既一作壁芳紫貝音善中菊一作占布一作本作一作

芳椒兮一作成堂桂棟兮一作蘭木一作老辛夷一作相兮

葑房一作同結一作薛荔兮一作帷一作碎一作華一作楊一作音

兮既張白玉兮一作為鎮一作疏一作石一作蘭一作草一作兮一有

以一作為芳芷一作兮一作荷屋一作繚一作東一作之兮一作杜衡一作音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一作廡門九嶷一作續兮並

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一作兮澧

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之遺兮一作遠者一作之一作去者一作女一作時

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一作比一作治一作以上一作此

文一作未一作意一作與一作前一作篇一作司一作又一作曰一作篇一作元一作有一作芷一作音

蘭一作思一作公子一作考一作未一作改一作言一作以一作芷一作叶一作子一作以一作蘭一作叶一作音一作又一作隔一作句

法一作也

大司命上台

廣開兮天門一作紫微一作紛吾一作主一作者一作乘兮玄雲令飄風

兮先驅使凍一作暴一作雨兮灑塵君迴翔兮以下一作音

踰空桑一作兮一作從女一作紛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

予一作上一作高飛兮安翔乘清精一作氣兮御陰陽吾與

君兮齊速導一作帝之一作適兮九坑一作音一作一一作露衣兮

被一作音一作披一作長一作貌一作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

兮余所為折疏麻兮一作瑤華一作芳一作將以遺兮離居

老冉冉兮既極不遑近兮一作愈疏乘龍兮一作轉一作轉一作高

馳兮一作沖一作天一作叶一作鐵一作結桂枝兮延佇一作愈思一作兮

愁人愁人兮奈何一作葉一作願若兮一作無虧固人命兮

有當一作孰離兮一作可為一作宋一作祝一作竟一作曰一作此一作篇一作賦一作而一作比一作也

則一作平一作之一作所以一作順一作受一作其一作正一作者一作亦一作嚴一作矣

少司命文昌宮第

槐一作古一作秋一作字一作一一作蘭兮一作麋一作蕪一作羅生一作二一作物一作並一作兮

堂下一作戶一作音一作綠葉兮一作素枝一作芳菲兮一作襲予一作叶一作上一作聲一作兮

二一作句一作夫一作音一作人兮一作兮一作字一作下一作自一作有一作美子一作蓀一作茶一作下一作司

何以兮愁苦一作槐蘭兮一作青青綠葉兮一作紫莖一作滿堂兮美

文一作未一作意一作與一作前一作篇一作司一作又一作曰一作篇一作元一作有一作芷一作音

人忽獨與余兮目成一作以一作上一作二一作句一作與一作下一作二一作句一作入一作不言

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兮一作生別離一作繁

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一作叶一作丁一作儵一作儵一作而來兮

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一作兮雲之際一作篇一作首一作至

之阿望一作嫩一作人兮一作未一作徠一作臨風一作悅一作失一作意一作兮浩

歌一作命一作巫一作之一作言一作一一作有一作揚一作字一作孔一作蓋一作以一作孔一作雀一作尾一作兮翠一作於

翠一作羽一作旌一作旗一作登一作九天兮一作撫一作掃一作除一作彗星一作慈一作音一作鍊一作捷一作技

長劍兮擁切艾一作蓀獨宜兮一作為一作民正一作叶一作平一作聲一作兮一作蓋

問一作意一作思一作纏一作綿一作處一作似一作風一作未一作章一作正一作言一作稱一作贊一作處一作又一作似一作雅一作與

集 310-532

東君神日

曉明溫將出兮東方照吾檻櫺兮扶桑自扶桑而來撫

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同皎兮旣明出音駕龍輶車分

乘雷轉如雷氣也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

上聲心低一作回兮顧懷叶胡威反羞聲色聲舞容

爲色一兮娛人觀者憺安肆喜樂兮忘歸桓絢急也絢出瑟

兮交擊鼓簫鐘與鐘相應兮瑤簫鳴飢虎作荒兮吹

竽思靈保兮賢姱音翺飛兮翠曾音騰傳詩兮曾

舞應律兮合節叶音靈之來兮蔽日此爲祀日而作而有蔽日

六

之云恐亦青雲衣兮出東白霓裳入西與辰矢兮

射音石天狼星名星操余弧非星名兮反淪降牛音杭援北

斗兮酌桂漿撰也持余轡兮高駝一無翔杳冥兮

以東行叶音杭言復出也。○宋阮堯

河伯舊說以爲馮夷其言荒誕不可考當是黃河之神也

與女音遊遊兮九河一作風起兮橫橫一作水波乘

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
 參蚺叶丑反登崑崙兮四望

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

魚鱗屋兮龍堂叶音同以龍鱗爲堂不言鱗者篆上文而省文也紫

貝闕兮珠宮，靈何爲兮水中。
悲其乘白鼉兮逐文

文字魚聲叶止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水流紛兮將來

下叶音戶喜其將來子伯指河交手而執手分東行別送美人

兮南浦彼滔滔兮來迎魚鱗鱗一作鱗兮媵送也

牛上壁亦巫自謂也。○宋祝堯曰：賦而比也。未熹曰：此篇亦爲女巫之詞。末言河伯與已，既已別矣。

而波猶來迎魚猶來送是其眷眷之然
已也平豈至是而始歎君恩之薄乎

山鬼單國語所謂木石之怪夔罔兩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一作旣含睇

微
兮又宜笑子慕子兮善一作窈窕乘赤豹兮

從文驪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一作

折芳馨兮遺所思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

文體明辨 二卷之二 七

兮獨後來也^{斗音}表特也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

在下戸音杳冥冥兮羗晝晦東風飄一無東字而再有飄字

今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旣晏兮孰華予上叶

采三秀也芝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

今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

石泉兮蔭松栢音博君思我兮然也信也疑作噩填填

田音
芳雲冥冥猿啾啾兮又復作啾一
夜鳴風颯颯兮

水蕭蕭叶音搜或如字思公子兮徒離憂惟也或斗以驕反宋祝堯曰

時而此也朱熹曰以上諸篇皆爲人墓神之詞以見臣愛君之意此名鬼陰而曉不可此告故以人

况君鬼喻已而爲鬼煩人之吾也其曰予子所思
曰墨角曰公子曰君若設爲鬼之令人以此君也

日予日余日我日山
中人若鬼之自命也

國殤先於民死者也
主之見日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叶音旌蔽日

兮敵若雲矢交壓兮士爭先叶音凌余陣兮躐余

行楫左騶殪兮右刃傷叶音兩輪兮繫四馬叶音

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

盡兮弃叶音原野叶音出不入兮往不反平

原忽兮路叶音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叶音

雖一作離身一作離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

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一作子兮為鬼

文休明一作卷之二

雄叶音形叶音忠臣忠君愛國之念至死不悔亦賦

也

禮蒐按北篇名或謂又豐善終者或以禮

蒐謂九歲皆化神之辭者篇皆以神名命

當從禮蒐為是

成一作禮兮會鼓陳芭能同巫所持之也更舞

姱女倡兮美女為容與一作春蘭兮秋鞠之也

長無絕兮終古按此篇言禮蒐享祀於無窮也

宋朱熹曰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忘其忠赤尤足以見其懇切

之惠云又曰此其類以三頌之屬論其

則反為國風再變之鄭衛矣諱者詳之

九章 楚屈平

宋朱熹曰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

輒形於辭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為一卷

惜誦惜者愛而有忍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叶音情非所謂誓忠而言

之兮指蒼天以為正叶音令五帝之帝以折中叶音

兮戒六神六神與一作嚮也服罪之詞俾山川

之以備御叶音兮命一作各使一作聽直叶音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群而贅音尤叶于其反

為肉外之忘懷始以背眾方待明君其知之言與

文休明一作卷之二

行其可述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察臣莫若君兮

所以證之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羗眾人之所

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眾兆人一作之所讎也一無

二也壹心而不豫猶今羗不可保身也疾也親君

而無他方有招禍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一作今

忽忘身之賤賤事君而一作不貳兮迷不知寵之

門叶音忠何辜一作以遇罰兮亦非余一作

之所志叶音也叶音行不群以顛越兮又眾兆之所哈

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叶音也一無四心

一作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當作善惡

反固一作煩言不可結而一無詒兮願陳志而

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

傺之煩惑兮中一作心一悶兮一作心一悶吾使厲神一作

余夢登天兮寬中道而無杭航一作吾使厲神一作

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一作終危獨以離異兮曰

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聚口其鏐金兮初若是而逢

殆地一作音懲熱於字有而吹整一作兮何不變此

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一作也衆無

字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

文木明辨 卷之二 十一

兮又何以爲此援一作也一無晉申生之孝子兮

父信讒而不好一作行燁一作直而不豫一作兮

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

折臂而成一作醫兮吾至一作今乃知其信

信一無然燬一作機而在一無羅張而在下

戶一作設張一作以娛君兮願側身一作而

無所欲偃回以千條一作今恐重患而離憂一作

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一作謂女一作之欲橫奔

而失路兮蓋一無堅志一作而不忍背一作有數字

判一無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一作木蘭以矯

作一無蕙兮音鑒精申椒以爲糧一作江離與

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恐精質一作之一不信

兮故重著以自明一作播茲媚一作以私處一作

也其詞明切易曉而其言作忠恐遭讒畏罪之意曲盡彼此之情狀爲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音繁既老而不衰帶長鉞一作

也或曰之陸離兮冠切雲一作之崔嵬一作被

月一作兮珮寶璐一作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

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瑶

之圃一作登崑崙兮食玉英一作吾與天地分比

一作壽與日月兮齊一作光哀南夷一作之莫吾知

兮且余將一無濟乎一作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

欷音哀歎余哀一作秋之緒風一作步余馬兮山臯一作

至也一作余車兮方林乘舫船一作或曰小船一作余上

望沅兮齊吳榜一作而擊汰一作波船容與而不進兮淹

回水而凝滯一作五朝一作枉一作兮夕宿辰陽苟

余心之其一作端直兮雖一作辟一作退其一作何傷入

淑浦一作淑浦一作地名一作余偃回一作迷不知吾

之一無所如深林杳出一作以冥冥兮乃援狄之所

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日而西浮兮顧龍

天因四毀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慍

心所倫力九及思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恍慨意昂
衆踐蹠行求曉知也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萬使人好之愈
亂曰曼意余日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
故鄉兮狺死必首丘叶音欺以首信非吾罪而棄
逐兮何日夜而忘之也兼有風義乎錄故解非謂
不恐人有泰離之餘悲然泰離章末曰悠悠蒼天
此何人哉離怨而發之和乎猶有先王之澤焉此
篇之末乃云信非吾罪而棄逐兮則未免出於情
激亦異乎和平之音矣愚按懷王不知夏屋之
血墟門之可燕歲故信譏遠直如此後二十
一年春遂拔郢而楚徙陳平之言於是乎驗矣

抽思以篇內少歌首

心一無鬱鬱之憂思兮獨求歎乎增傷思寒產之
久休明辨天卷之二 十四

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一有秋風之動容兮
變何回極之浮浮此司卡詳或曰回極天極回族
而不數計也惟思蓀一作君之多怒兮傷余心之
憂憂憂也願遙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也以自鎮音
止結微情以陳詞兮矯舉以遺夫美人亦指君
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卷中道而回畔兮反
既有此他志叶平憐音同吾以其美好兮一作
整余以其脩姱叶音戶與余言而不信兮蓋一作
為余而造怒願承閒而自祭兮心震悼而不敢悲
夷猶欲進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徒敢反茲歷

列也一情以陳辭兮蓀詳伴而不聞固切人悲
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為患叶音初吾所陳之耿
者方豈不至今其庸亡言昔所陳之言明日如此
用乃亡何獨樂斯之寒寒兮願蓀美之可完叶音
我非違衆而樂為此寒也世以願君望三五皇
之美猶可復全故不得已而此
五帝也一以為像兮惜彭咸以為儀夫何極而不
至今故遠聞鞅而難辭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
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一作而有獲少

小歌樂章音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

正叶平其是非也橋吾以其美好兮教傲一作朕辭
久休明辨天卷之二 十五

而不聽聲倡音曰有鳥音自南
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畔獨處此異域既憚獨
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一作道卓一作遠而
日忘兮願自申而不一一作得叶望北一作山而
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
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一作一夕而九逝曾不知
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
識路之營營一作往一作何靈兔之信直兮人之心不
與吾心同理一作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音容
亂曰長瀨湍流一作沂江潭叶音兮狂顧南行聊

以娛心兮軫石詳未歲鬼寒吾願或如字兮超回
志度行隱進或音薦超回隱兮低徊夷猶宿北姑
地兮煩冤窘容音亂之意見實沛徂兮誠欲沛然
去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悲莫
兮道思且行思作頌卿以自救解兮憂心不遂斯言
誰告叶原方長宋視竟曰賦而此也其倡詞意味尤
焉

懷沙懷抱沙石

滔滔水大孟夏兮草木莽莽叶莫補反傷懷永哀
兮汨汨新徂南土叶同兮杳杳上字子孔靜幽默鬱

文休明辭天卷之二

一六

結紆軫兮離愁一作而長鞠叶音格撫節情效
志兮冤屈一作自抑叶音厄列方以爲圖兮
常度未替廢也言不能易初變其初心也本迪詳
兮君子所鄙章書志墨兮希明所畫之繩墨前圖
未改叶音內厚一作質正一作兮大人所賦盛同
之新也巧倕人不斷兮執察其倏正玄墨文處幽
一作一作兮矇眊矇眊子而無見日謂之不章離婁微
聯兮替以爲無明叶音變白以而一作爲黑兮倒上
以爲下叶音鳳凰在效音奴兮維鷺音木翔舞
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平夫惟黨人之鄙交一作

固一作兮羗不知余一作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

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有一一作得所示邑大

之字羣吠兮吠所恠也非俊一作疑傑兮固庸態

也無二文質其文疏疏內今衆不知余一作之

異一作米叶此文米材朴一作委積兮莫知余

之所有叶死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

遐達也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聖賢不

生豈知其何一無故湯禹又遠兮邈而一無不可

慕二句未一無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比離愁作

作聞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法也一進路北次兮

文休明辭天卷之二十七

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死亂曰

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

情獨無匹當作兮伯樂既沒一作驥將一作焉程

兮戰量才民一作生粟一作萬民一作生命各有錯兮定

心廣志余何畏懼兮音曾傷愛哀求歎喟兮世涸

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比四句當依史記後

相文意皆知死不可讓謂勿愛兮於明一有告君

子吾將以潔類也兮宋祝亮曰

思美人託言思

思美人兮曄涕而竚音媒一作絕一有路

一作阻兮言不可結而詒叶音寒寒之煩冤一作

兮陷滯而不發申且明也以舒中情兮志志一無

沈苑音而莫一達此承路願寄言於浮雲兮渴

豐隆而不將也因歸鳥而致辭兮羗迅高而離堂

也高辛之靈晟一作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或叶去

卿事欲變節以從俗兮魂易初而屈志或如字

獨歷年而離愍兮羗馮同心猶未化叶音寧隱閔

遂方未一作改此度也有車既覆而馬顛兮寒獨

懷此異路勒騏驎而更駕兮造父為我一作操之

又休明辨 天卷之二

遷也遂次巡而勿馳兮聊假日以須肯指嵒冢仙

之西隈一作今與續作黃日入以為期開春

發歲兮白日比之悠悠吾將一作蕩一作志而愉

樂兮遵江夏以娛憂一作大薄之芳茝一作兮

寧長洲之宿莽其古惜一作吾不及古之一無人

兮其生不及吾誰與玩此芳草叶七解篇音薄以隔

也與雜菜公備一作以為交佩叶音佩音綴紛

以其一作線轉兮皆言佩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偃回

非一作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叶音竊快在

一無其一中心兮揚厥憑而不埃芳與澤其雜

綵兮羗芳華自中出叶音紛郁郁其遠烝芳氣遠

承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羗居一作

而聞章令薛荔以一作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

芙蓉以為媒兮憚寒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惜兮

入下吾不能叶音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

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能續

發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羗羗而南行兮思彭

咸之故也叶音光日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嘗信受命詔以昭時明政奉

先功切烈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

立兮獨貞臣平自而日嫉同祕密事之載心

兮雖過失猶弗一作治平等君任之重心純龐而

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激

審察其然否叶音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一作

言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

諛之溷濁一作兮賦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辜

古非字兮被讒謗而見尤叶音慙光景之誠信兮

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玄淵兮遂一作自恐而

沈流卒沒身而絕一作名兮惜離古君之不昭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
抽信兮恬安死亡而不聊音獨郭離而蔽隱兮
使貞臣而無由無路聞百里音里之為虜見虜於
兮伊尹烹於庖厨音呂望屠於朝歌兮寧戚歌
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音
吳信譏而弗一作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
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
德之優游思父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音
文公為公子時遭驪姬之譖而出奔介子推從行
道乏食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及得國貴後行者
不及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文公臨而求之介子
不出命燒其山子推抱樹而死遂封其山曰介子
文公明辨 不卷之二 二十

以流兮無舟音作楫一作而自滿背法度
而心治以私意兮辟音自警一作與此其無異寧溢死
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音志言不牙則恐刑
不畢辭以赴淵兮惜癡君之不識音志記也言不
宋史竟曰此篇則多而此少
橘頌
后皇楚嘉好樹橘徠音來服音蒲北反言兮受命
不遷生南國音兮音北音固難徙更壹志
芳綠葉素榮一作紛其可喜音去音居音例音及音會音
枝刺棘圓果一作實搏音圓今青黃雜綠文章爛爛
今精色內白音精類任道音兮音紛緼音宜脩姁
而不醜兮音一音節音嗟音爾音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
豈不可喜音去音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音生
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開音必結心自慎終不遷音失
試音兮音秉音應音無私參天地兮音願歲并音謝與長友
以音音兮音淑離音離音善音而不淫音梗音其有音理兮音年歲雖
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音前音後音以音明音已
志音宋視竟曰此篇以頌名雖曰兮音然其德實則
賦之義也宜作兩節看前一節形容其根葉華
實之紛緼後一節稱美其本性德行之高潔兩節
發端皆以不遷離徙為言平之深情在此也而後
豈專頌橘也哉

悲回風旋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一作結而內傷物有微而
隕性兮聲風有隱而先倡夫何彭風之造思兮
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音卑而不芳魚鼈
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異則蛟龍亦隱其文章
以通故茶薺茶苦薺不同蘭茝一作幽而獨
芳惟佳人謂平白之求都也兮更歷世垂世以自
貶叶平聲言已得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
羊一作浮雲也介眇志之所惑一作兮竊財詩

文休明

二

二

之所明音性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
歎歎之嗟嗟兮獨隱伏一作而思慮涕泣交下
流一作而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
掩此哀而不去寤從一作周流兮聊逍遙
以自恃叶上傷太息之愍憐一作兮氣於邑
字如而不可止紕思心以爲縲一作兮編
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
仍存髮鬢形似而不見兮心踊躍一作其若湯撫
珮珥以案按志兮超惘惘而遂行兮一作歲習習其
片穎兮一作亦冉冉而將至頽衡一作槁而節

離兮草枯則節芳已一作歇而不比合也憐思心

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叶音晉寧溘死而

流亡兮不忍此心一作此之長愁孤子吟古吟而校

收一作淚兮放子素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

隱痛也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磯以遠望兮路眇眇

之默默入景影響之無應兮聞省記想而不可

得愁鬱鬱之而一作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一字解

豈叶居心羈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結也穆

眇眇之無垠兮莽茫茫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

物有純而不可爲不可變也邈遠也漫漫一作

文休明

二

之不可量兮縹緲細綿綿之不可紆憇憇悄悄

之常悲兮翻冥冥遠去之不可娛凌大波而

流隨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蹇離

蜺之標顛抄據青冥而據虹兮遂儵忽而捫天

吸湛厚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叶乎哀反依

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叶悲感流馮憑同

崑崙以激清一作霧兮自今隱依岐山以清江

濁江水之潭淵湍之礧礧音微水兮聽波聲之洶

洶音凶轉聲入紛容容紛亂之無經兮罔芒芒之

無紀車壓也軋音押傾傾洋洋之無從兮欲進則馳委移一作

蛇之焉止欲退則漂一作翻翻一作蟠其上下兮

翼遙遙其左右叶音以皆反汜涌涌決其前後兮

伴散鏡張弛之信期叶上觀炎氣之相仍兮窺

煙液之所積火氣鬱而為煙煙所悲霜雪之俱下

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任

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變而弗

一作去兮心乎二子之調刻著志之無適刻為二

志而無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於時悼來者自

沈之怨愁作迷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

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申徒秋諫別

文休明辨天卷之二

沈方驟諫君而一作不聽兮任也重石之何益心

結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求說虎曰此篇比

臨終之自出於世亂迷惑之際詞混清而情哀傷

無復如昔時雍容整服之態矣嚴羽曰九章不如

九歌九妙哀郢尤妙

九辯正閱其師通下忠而放逐改作此以述其志云

其一

悲哉一作沈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將歸之人

沈青寥日蕭條無雲貌兮天高而氣清一作平聲宋

康一作作寥兮收潦而水清川水夏濁憐憐通悽增欷兮

薄寒之中去人愴愴憤恨朗亮二音兮去故而就

新別離坎廝一作平也兮貧窮一作士失職而志不平

廓落空寂兮踰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音計

離一作離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寒漠一作寒而無聲鴈雁

一作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聲

進而過中兮蹇池音而無成然宋視竟丁與而似也

逐感特物而興陳者與也而秋有似乎叔世則此也

其二

本明辨天卷之二

悲憂窮戚一作悲兮獨處廓空有美一人一作惜

心不釋叶音兮去鄉離家兮徠一作遠客兮音超

道遙兮今焉薄也專思君楚王兮不可化叶音兮不

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去煩懣兮忘食事

也願一見兮道余一作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

駕兮竭音快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軫市制

憫兮長一無太息涕潸潸兮下一無霜賦恍一作

慷慨絕兮不得中音亂兮迷惑私一作自憐兮何

極心怫怫音烹兮諒直宋祝虎曰賦兼風也玩

矣

其三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一作秋白露既下

一作降字百草芳奄離披此梧楸一作去白日之昭

昭兮襲以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一作茂之方壯兮余

宋玉為屈子之自余出萎約一作枯而悲愁秋既光

戒之一有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一作廣大

一作息之孟夏兮然歔條一作止而沈滅一作藏葉於邑

一作也而無色兮枝煩舉一作如而交橫一作奇顏

淫溢一作積而將罷一作音兮柯彷彿而萎黃一作情二

一樹也一擗一作音參一作音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瘵一作血敗

文休明注 不卷之二 二

一惟思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一作不當

擊騁一作音而下披節兮聊逍遙以相狎一作或忽忽

而遭一作音亂兮恐余壽之弗一作將長悼余生之不

時兮逢此世之任一作音攘一作音一作作滄容與而

獨倚兮蟋蟀鳴北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

之多方一作音仰一作音一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一作音其四

竊悲夫蕙華一作音之會一作音數一作音布兮紛旖旎一作音旖旎

貌乎都一作音也一作音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

颺以為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一作貴蕙

奇思一作音之不一作音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悶憐之慘

懷兮願一見而有一作音明一作音也一作音重一作音念一作音無一作音怨一作音而生離

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

九重一作音城一作音門一作音庫一作音門一作音維一作音門一作音路一作音門一作音猛犬信

狷一作音爭一作音吹一作音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

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一作音一塊獨守此無澤

兮一作音我一作音獨一作音不一作音澤一作音仰浮雲而求歎一作音比一作音而一作音賦一作音也

其五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一作音措一作音却騏驥而不

弗一作音乘一作音兮策一作音驚一作音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

之能善御見執轡者一作音其一作音人兮故踟一作音蹰一作音跳

而遠一作音士一作音鳬一作音馬一作音皆一作音啖一作音食一作音夫一作音夫一作音梁一作音名一作音藻一作音草兮

鳳愈一作音飄一作音翔一作音而高舉一作音圓鑿而方枘兮吾固

知其一作音一一作音鉏一作音鉏一作音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

鳳獨遑遑一作音而無所集一作音頤一作音銜一作音杖而無言兮

管被君之渥洽一作音厚一作音澤一作音太公九下乃顯榮兮誠未遇

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

兮世衰今之相者一作音芳一作音舉一作音肥一作音其一作音肥一作音而一作音不一作音度一作音其一作音材一作音也一作音騏

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一作音戶一作音鳥獸猶

兮願托志于素餐一作殮寒乞偁失節而無端

被之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尚今黥黥苗

吳被音荷稠音之晏晏一作兮然潢沈洋音而不
可帶既騎一作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
倫之非美兮好夫人小之慷慨衆踈蹠而日進兮
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
穢一作鳥事縣縣一作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
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一作脩飾而窺
一作鏡今後尚可以竄藏言脩德行政而德人言
潛伏而不至願寄言夫流星兮荒條一作忽而難
當卒靡一作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一作也

文休問辨 不卷之二

三十

其九

堯舜皆有所舉一作任兮故高枕而適諒無怨
於天下兮心焉一作取此怵惕察一作騏驥之瀏
瀏如水流兮馭安用夫強策一作諒城郭之不足恃
兮雖重介通甲之何益邈翼翼而無終兮怵音惛惛
不能久功不成而無効願沈滯而不一一作見兮尚
欲布名乎天下一作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恂一作二
一作愁音自苦莽洋而無極兮忽翺翺之
焉薄國有驥而不知棄兮焉皇皇而更索音也

審戚謳一作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
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一作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
著一作意而得之紛怵怵一作之願忠兮妬被
被離而鄣之一作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
遊志一作乎雲中察精氣月之搏搏一作驚諸
之湛湛一作白霓之習習一作飛動兮左蒼
靈一作之豐豐一作右朱雀之茷茷一作飛兮左蒼
龍之躍躍一作雷師之聞聞一作飛兮左蒼
廉之衙衙一作前輕鯨之鏘鏘一作後輜
之從從一作轍雲旗之委委一作蛇兮虺也音騎

文休問辨 不卷之二

廿一

之容容計專專一作君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為臧
善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一作視竟日賦
志之不申次願乞身以遠去而終於顯天一作其
君忠愛之至也一作視竟又曰王賦頗多然其精者
其精於九折故能與屈子齊名一作其精者
九章宋玉一作九章是王褒九章劉向之歎王逸
九思皮日休九思一作九思是王褒九章劉向之歎王逸
之所以必祖乎宋也

卜居 立身所安之

楚屈平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一作盡忠而一
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使遠背正直
故陽陽不知二首之是可非否而欲假者
通以決之遂多此其舍之端以
善俗非果未能審於所向而求之也

朱洪興曰自原作此及蘇父篇後之作悉開
規倣如司馬相如賦子虛上林則設子虛烏有先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
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

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
沾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一作充虛飛朱
鳥雀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蒼龍青龍蚺虺於左
騶兮白虎騁而為右騁一作芳建日月以為蓋兮戴
玉女於後車馳騁於霄冥之中兮休息厚一作
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厭願從容客庖神明音叶
與神明涉丹水而馳騁一作馳騁騁兮右大夏音叶
西南之遺風音黃鴻一作鵠之一壺一作舉兮知山
川之紆曲再舉兮睹一作知天地之圖方臨中國
之衆人兮託回鑒一作風乎尚羊乃至少原音叶
之壑一作野一作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
兮余因稱乎清商音澹一作然而自樂兮吸衆
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又僊兮不如反余之故鄉
黃鵠一作鵠後時而寄處兮鳴泉群而和之音叶神龍失
水而陸居兮為螻蟻音叶之所裁音叶夫黃鵠
神龍猶如此兮况賢者之逢亂世哉音叶壽冉冉
而日衰兮固僵一作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
衆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
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槩而就衡音叶或推遷一作
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謂謂音叶傷誠是之不察

兮并紉一作茅一作絲以為索方世俗之幽昏兮
眩一作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
礫石音叶數諫而至音叶臨音叶兮求
糗糒音叶順志而用國音叶悲仁人
伯之盡節兮反為少人音叶之所賊音叶比干忠
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音叶背流音叶而源
惜傷身之無功音叶已矣哉音叶不見夫夫音叶鸞鳳
之高翔兮乃集大音叶皇之壑音叶循四極而回
兮又何以異庖音叶大羊
兮屈原音叶後人音叶加音叶辭集註音叶
漢賈誼
漢文帝時誼為博士超遷至太中大夫納
用其言議以任公卿之位周勃灌嬰之屬
毀謂音叶少初學願欲擅權音叶紛亂諸事音叶
帝亦聽之以為長沙王太傅誼以請去音叶
不日得及過湘水持屈原沈汨羅已百餘
年矣誼追傷之投書以弔而因以目喻云
悲承嘉惠兮埃罪長沙音叶聞屈原兮自湛音叶
汨羅音叶及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恤兮
周音叶屈音叶厭身為庖音叶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

兮鴟鵂翔翔聞聾音聾兮導顯兮謠諛得志賢聖逆曳
今乃正倒謂隨夷伯夷謂隨夷兮隨濁兮謂跖躋音跖
焉廉莫邪子連反兮爲鈍兮鉛刀爲銛利也兮吁嗟
默主之亡無故兮兮轉音轉兮棄周鼎寶康軛底兮
騰駕罷音罷兮牛驂寒音寒兮驢垂兩耳服鹽車兮
章父冠也兮薦履下也兮漸不可以兮嗟苦先生獨
離此咎兮音咎兮辭音辭兮曰已矣國其草吾知兮子
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緲其尚逝兮夫固自引而遠
去襲也兮九淵深淵兮之神龍兮沕音沕兮淵潛以自珍
倂燥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蟻音蟻兮所貴

六沐明辨 天卷之二

三六

聖之神德兮哀濁世而自滅滅使麒麟可係而羈
兮豈云異夫犬羊般音班兮紛音紛兮其離此郵音郵兮
亦夫子之故也兮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
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
之險微兮遙增堅而去之自之兮彼尋常之汙瀆
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
蟻蟻可叶台居反兮宋朱熹曰後之君子
讀此篇蓋高其志惜其才而狹其量云
哀時命
漢莊忌
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主之不遵一作時
往者不可扳一作援兮來者不可與期一作期志

憾恨而不逞快兮抒中情而獨詩夜炯炯而不寐
兮懷隱一作憂兮憂而歷茲心鬱鬱而無告兮眾孰可
與深謀一作謀兮愁悴而委情一作情兮老冉冉而
迷之居一作處兮愁以隱約兮志沈抑而不揚道壅
塞而不通一作達兮江河廣而無梁願至崑崙之懸
圃兮采鍾山之玉英音央兮擘瑤木之曄曄兮望
閼風之板一作板兮桐音桐兮弱水汨其爲難
兮路中斷一作絕兮而不通一作不通兮勢不能凌波以一作
徑度一作徑兮又無羽翼而翔然隱憫一作憫兮不
達兮獨徙倚而彷徨一作悵兮悵悵問目而一作未思兮

文林明辨 天卷之二

卅七

心紆軫一作軫兮而增傷倚躊躇以一作淹兮日饑
饑而絕糧一作糧兮廓抱景而獨倚兮超未思乎一作
兮故鄉廓落寂而無友兮誰可與玩一作玩兮遺芳白
日晚一作晚兮晚其將入兮哀余壽之弗一作弗兮
弊而馬羸兮塞遄迴一作迴兮而不能行一作不能兮
客於濁世兮不知進退之宜當冠崔嵬而切雲兮
劍淋離一作淋兮而從縱橫一作縱兮攝一作攝兮業以儲一作儲兮
銀兮左祛挂一作祛兮於裨一作裨兮右袵拂於不周兮
六合不足以肆行一作肆兮一作同鑿枘於伏戲一作伏兮
下合矩一作矩兮規矐於虞唐願導節而式高兮志猶悲

夫禹湯雖知因其不改操兮終不以邪一作下枉

而害方世並舉而好朋兮壹一作斗斛而相

量眾比周以一作肩迫兮賢者遠一作隱而隱一作

藏為鳳皇又作鶉籠兮雖翕翅一作其不容靈

皇其一作不寤字無知兮焉陳詞一作而効忠俗嫉妬

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音容目一作道願舒志而抽馮

憲一作悲今庸詎知其吉凶璋珪一作韋維於甌

窶一作也兮靡廉一作與孟姬一作女同官舉世以為恒俗

兮固將愁苦而終窮幽獨轉而不寐兮惟煩懣而

盈匈一作胃冤眇眇而馳騁兮心煩冤一作憊懣志

三

歆憾而不憺兮路幽昧而甚難塊獨守此曲隅兮

然歆切而求歎一作平愁淒夜而一作死轉兮氣滯

沸音館溺音沸其一作若波握音凡削音凡厥音厥也而

不用兮操規矩而無一作無施音凡馳騁音凡於中

庭兮焉能極夫遠道直依一作於檻音凡檻兮

夫何以責其捷巧駟跛鼈而上山兮吾固知其不

能陸釋管晏而仁臧獲兮何權衡之能稱音凡篋音凡簞

也音凡維音凡於音凡嚴音凡蒸音凡兮機蓬矢以射音凡韋音凡負音凡擔

荷音凡以丈尺兮音凡欲伸要音凡而不可得外迫

脅音凡於音凡機臂音凡身音凡也音凡上牽聯於音凡矰音凡維音凡也音凡肩

三

傾側而不得一作無容兮固陋一作狹腹一作而不得

息務光一作人自投於深淵兮不獲世之塵垢一作

孰魁摧一作之之可久兮願退身而窮處繫山楹一作

以為室兮下被服於水渚露露濛濛一作濛濛其

晨降兮雲依斐一作雲而承宇一作虹霓一作

現紛其朝霞兮夕淫淫而淋雨一作明不能久也一作

茫一作茫而無歸兮悵遠望此曠野一作曠野下

釣於谿谷兮上要求一作於僊者一作與赤松而

一無結友兮比一作及王喬而為耦一作及使梟楊一作

髮一作也如人披一作披先導一作兮白虎為之前後一作

文一作明一作二

浮雲霧而入冥兮騎白鹿一作而容與魂一作駐一作

卓一作而日遠一作兮志浩蕩而傷懷一作鸞鳳

翔於蒼雲兮故矰繳而一作不能加一作蛟龍潛

於旋一作淵兮身不挂一作於罔一作羅知貪

餌而一作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寧幽隱以遠

禍一作兮孰侵辱之一作為一作子胥死而成義兮

屈一作沈於汨羅雖解體其一作不變兮豈忠信之

可化一作志怫怫一作而內直兮履繩墨而不頗

執權衡而無私兮稱輕重而不差一作塵

集 310—549

素兮中皎潔而淑清時馱同厭而不用兮且隱伏

聲聞便憎一作捐而煩毒兮焉發憤而紆情時曖曖

山一作二之字兮卒天一作隱而不榮太公不遇文王兮

陟列而無正叶平聲 生天墜古地字 之若過兮忽爛熳

生鼎壹一作見陽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奴叶

京反宋祝堯曰此篇出
入此賦蓋騷體之雅似者

漢淮南小山
楚辭集注

反紐
也
山氣龍旋雲氣
兮石嵯峨高豁谷峴
巖峻險

桂枝兮聊留淹王孫游一作兮不歸春草生兮萋

兮車音盜押矩切山曲音弗亦曲也心淹留兮悵音

豹穴叶音叢薄深林兮人上慄嶽岑音吟一作

八下並
石貌
樹輪橫相糾一作紛兮林木二字無茂跋一作二

羅音隨一作蓬弱白鹿麀君群二音麀也一作麀麀鹿也一

凄兮一作澼澼潤彌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

禽獸駭兮亡其曹叶但侯反上孫兮歸來一作歸來山中

以類相從或稱大山云稱小山如詩之有音雅
焉此蓋在漢書作中最高古謀者以爲亦託意

以招骨
原也

燕荆軻

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自皆亡左冠以送之既至岸道高漸驅攀筑荆軻和而歌曰

之勇其固無足言然其詞悲壯激烈非楚而楚有凡觀者故錄之

越撰人闕

今夕何夕兮牽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

判蒙羞被好兮不訾詬耻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

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欲君兮君不知

大風歌

漢高帝

高帝破黥布於會稽還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沛公擊筑自

曰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

今守四方宋朱熹曰父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

以有天下而不能為三代之王其以是夫然自千載以來人主之詞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奇偉者也

歌兒習吹以相和名曰三侯之章

漢武帝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一作慮閭一作彈為河

不勝辨

四二

殍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持兮吾山平以殍魚山

故山吾山平兮鉅野澤大野溢魚弗佛鬱不果兮柏

同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

川兮神哉沛普大及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不

封禪則不知關為我作是謂河伯一作分何不

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蕭桑紀浮芳淮泗滿久不

反兮水維水之緩

河湯湯兮激潏潏一作今迅一作流難寧

長笑置土石也兮湛兮美玉河伯一作許今新

不屬特言沈白馬毛嗟今群臣從官負薪其決

遠故無薪不屬兮衛人罪燒也蕭條兮噫乎何以

御水點東郡燒薪柴少東郡地故言早燒而

以爲洪利之竹噴林竹兮捷石留則其父希也樹竹塞

道者車石立宣防塞兮名曰宣防而導河比行三

渠後禹萬福來災矣宋晁補之曰此地復寧無水

此歌乃閭然有韻神安民則恒之意云

秋風辭

漢武帝

帝幸東阿后土饗飲中流歡甚而作此辭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

菊有芳以下句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

文休明傳

四三

河橫中流兮揚素波蕭鼓鳴兮發擢坎懽樂極兮

哀情多少壯幾時兮柰老何隋王通曰秋風樂極

乎

烏孫公主歌

漢細君

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妻烏孫王昆莫居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窮廬為

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年嗣兮酪為漿居常十思

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引極

唐元結

天曠莽兮杳決茫氣浩浩兮色蒼蒼何有兮人不測積清寥兮成元極成元極兮靈且異思一見兮藐難致思不從兮空自傷心慙勞兮意惶懷忠假翼兮鸞皇乘長風兮上狂音洪叶胡光揖元極兮本深實餐至和兮未終宋晁補之曰結性狀介有愛道閑谷之意天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無事整牙故其見於文字者亦冲澹如隱約警古鐘磬不諧於里耳加詞義幽渺玩之翛然若有塵外之趣云

山中人二章本集作洪友 唐王維

其一

山寂寂兮無人又蒼蒼兮多木群龍兮滿朝君何

文休明辨 卷二 四四

為兮空谷文寡和兮思深道難知兮行獨悅石上兮流泉與松間兮草屋入雲中兮養雞上山頭兮抱犢神與棗兮如灰虎賣杏兮收穀媿不才兮妨賢嫌既老兮貪祿誓解印兮相從何詹尹兮可卜

其二

山中人兮欲歸雲冥冥兮雨霏霏水驚波兮翠苔靡白鷺忽兮翻飛君不可兮褰衣山萬重兮一雲混天地兮不分樹晡暝兮氣氤氳不見兮空聞忽山西兮夕陽見東臯兮遠村平蕪綠兮千里眇惆悵兮思君

望終南本集作贈徐中書望終南山歌 唐王維

晚下兮紫帳微塵事兮多違駐駟馬兮雙樹望青

山兮不歸

日晚歌 唐顧況

日宵宵兮下山望佳人兮不還花落兮屋上草生兮階間日日兮春風芳菲兮欲歇老不可兮更少君胡為兮輕別宋朱熹曰此篇氣節短促而意差健故取之

訟風伯 唐韓愈

德宗貞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于七月愈特為四門博士而作此篇

維茲之字無早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

文休明辨 卷二 四五

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漫漫兮將一有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謂去陽鳥之仁兮念此下民閉其光兮不關其神嗟風伯兮其獨作爾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脩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謂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爾去雲屏屏兮次使爾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鏢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今字無欲逃其罪謂一有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一作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爾傷宋祝堯曰此而賦也朱熹曰此而

篇專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京兆尹李質之徒壑
蔽明不顯早銳專於誅求使人君恩澤不得下
流如風吹葉而雨澤不得墜也是年
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早銳請罷山云

書山石辭

宋王安石

安石遊舒州山谷
此辭於湖石

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原而不得竟
悵望以空歸宋朱熹曰此辭非學楚言而亦
非今人之語也是以談者尚之

寄蔡氏女二首

宋王安石

安石以女妻蔡子
此其所予之詞也

建業東郭望城西埃千嶂承宇百泉遶雷青遙遙
兮纔獨音離綠宛宛兮橫逗積李兮縞夜崇桃兮

文體明辨

下卷二

力六

炫豔蘭馨一作芳衆植竹娟兮常八柳薦綿兮含

姿松偃蹇兮獻秀鳥跂兮下上魚跳兮左右顧我

兮邈我有斑兮伏獸感時物兮念汝遲去聲也

兮攜幼

我營兮北渚有懷兮歸女音汝石梁兮以苦蓋綠

陰陰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蘭嗟如歸兮路豈維

望超然之白雲臨清流而長歎平聲○宋祝老曰

此篇以成前集餘然有出塵之趣視其平生行事
心術畧無毫髮肖似此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
數也

秋風三疊

寄秦觀

宋邢居實

秋風夕起兮白露為霜草木憔悴兮竊獨悲此衆
芳明月皎皎兮照空房晝日苦短兮夜未央有美
一人兮音少天一方欲從之兮路渺茫登山無
車兮涉水無航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傷

秋風浙浙兮雲冥冥鴉梟晝號兮蟋蟀夜鳴歲月
徂邁兮忽如流星少壯幾時兮老冉冉其相仍展
轉反側兮從夜達明悵獨處此兮誰適音適情長
歌激烈兮涕泣交零願言思子兮使我心悵

秋風浩蕩兮天宇高群山逶迤兮溪谷寂寥登高
望遠兮不自聊駕言適野兮誰與遊遨空原無人
文體明辨 下卷二 四七

兮四顧蕭條猿狖與伍兮麋鹿為曹浮雲千里兮
歸路遠一無字遙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勞宋朱熹曰此詩與前
篇並死其為此時年亦弱冠矣宋其言神會天出
如不誣意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同時之上等詩前
輩名好古學者皆莫能及使大壽之與其所就豈
可量哉○以
上摹擬楚詞

文體明辨卷之二

文體明辯卷之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賦一上

按詩有六義其二曰賦所謂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意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如春秋傳所載晉公子重耳亡之秦秦穆公享之賦六月魯文公如晉晉襄公饗公賦菁菁者莪鄭穆公與魯文公宴于^{莊林}莊子^{鄭地}家^{則大夫公賦}鴻鴈^{魯穆叔}叔^孫如晉見中行獻子^{晉大夫賦}荀^便賦

文體明辯 卷之三

乙

圻父之類皆以吟詠性情各從義類故情形於辭則麗而可觀辭合於理則則而可法使讀之者有興起之妙趣有誄歌之遺音揚雄所謂詩人之賦麗以則者是已此賦之本義也春秋之後聘問誄歌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士失志之賦作矣即前所列楚辭是也揚雄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者正指此也然自今而觀楚辭亦發乎情而用以為諷實兼六義而時出之辭雖太麗而義尚可則故朱子不敢直以詞人之賦目之而雄之言如此則已過矣趙

人荀況遊宦于楚考其時在屈原之前所作五

賦工巧深刻純用隱語若今人之揣謎於詩六

義不啻天壤君子蓋無取焉兩漢而下作者繼

起獨賈生^諡以命世之才俯就騷律非一時諸

人所及他如相如^{姓司}長於叙事而或昧於情

揚雄長於說理而或略於辭至於班固辭理俱

失若是者何凡以不發乎情耳然上林甘泉極

其鋪張而終歸於諷諫而風之義未泯兩都等

賦極其眩曜終折以法度而雅頌之義未泯長

門自悼等賦緣情發義托物興詞咸有和平從

文體明辯 卷之三

二

容之意而比興之義未泯故雖詞人之賦而君子猶有取焉以其為古賦之流也三國兩晉以及六朝再變而為俳唐人又再變而為律宋人又再變而為文夫俳賦尚辭而失於情故讀之者無興起之妙趣不可以言則矣文賦尚理而失於辭故讀之者無誄歌之遺音不可以言麗矣至於律賦其變愈下始於沈約四聲八病之拘中於徐^{名陵}庾^{名信}名^名間句作對之陋終於隋唐宋取士限韻之制但以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為工而情與辭皆置弗論嗚呼極矣數代之習乃今

元人洗之豈不痛哉故今分為四體一曰古賦
二曰俳賦三曰文賦四曰律賦各取數首以列
于篇將使文士學其如古者戒其不如古者而
後古賦可復見於今也然則學古者奈何曰發
乎情止乎禮義其賦古也則於古有懷其賦今
也則於今有感其賦事也則於事有觸其賦物
也則於物有况以樂而賦則讀者躍然而喜以
怨而賦則讀者愀然以吁以怒而賦則令人欲
按劍而起以哀而賦則令人欲掩袂而泣動盪
乎天機感發乎人心而蕪出於六義然後得賦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

之止體台賦之本義苟為不然則雖能脫乎律
律而不知其又入於文矣學者宜細求之

古賦上

長門賦

漢司馬相如

漢武帝陳皇后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
如以后得罪為文以諷而辭蕭統文選序
云后聞相如工文奉黃金百斤求辭悲怨
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后復得幸今
考漢書皇后及相如傳皆無
奉金求文復幸事不足信也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自虞已寬踰佚
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帝朝往而暮來兮
飲食樂而忘人后自心嫌薄貌移而不省故兮

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慙之歡心
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
兮期城南之離宮叶俱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無
不肯乎幸臨廊獨潛而專情兮天飄飄而疾風
惜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悅悅而外淫浮雲鬱而
四塞兮天窈窕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
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赴閨兮舉帷幄之檐檐叶稱
推動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閭闔孔雀集而
相存兮玄猿一作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求萃兮
鸞鳳飛翔一作飛而北南叶死心恻恻而不舒兮邪氣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

四

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婦人行
不迷但上下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
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
金鋪兮登嘈咷音而似鐘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
杏以為梁羅丰茸衆飾之遊樹浮柱兮離樓梧音
櫓聚聚而相撐叶抽施瑰木之櫓斗拱兮委參
差以揅梁虛梁時髮一作髮以物類兮象積石之
將將音五色炫以相曜兮煥爛燁一作爛而成光
綴錯錯石之瓊瓏兮象璚瑁之文章張羅綺之慢
帷兮垂楚組之連網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

央央白鶴嗽何以哀號兮孤雌時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

披流徵音以却轉兮聲幼音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依曲次第貫穿歷覽至其意慷慨而自叩中曲情意纏綿之甚也

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悵而增欷兮蹠履起而彷徨一作長袂以自翳兮數言日

之誓應歿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搏芬若杜以爲枕兮席荃蘭而植香紫也一作忽寢寐而

夢想兮寃若君之在傍惕寐覺音教以而無見兮

寃寃明辨 天卷之三 五

寃寃廷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昂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一作其若歲兮懷鬱鬱

其不可用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同亭亭而復明

芒音妾人竊自悲傷兮究年歲而不敢忘宋晁補之曰此

與也非高唐洛神之比視寃曰此篇雖出乎風比與之義蓋其情思纏綿故言而不敢忘也

中如天飄飄而疾風及孤雌時於枯楊之類皆此也上下蘭臺遙望周步後琴變調現月精光皆與此相如賦甚多而此篇傑出者以有風與之義中意中二賦尚辭而意味淺近由此觀之賦家果可以徒尚辭哉

自悼賦

漢班婕妤

班氏世世以儒學顯至孝成時使侍以入宮貴幸皆欲游後庭帝召班婕妤侍

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賢臣在側三代末主則有嬖女今欲同聲得無近之乎帝善其言而止使侍講詩及幼寵

衆女師之無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後趙

飛燕弟自微賤與婕妤同進見飛燕

遂請使行視詔主上考問婕妤使侍對

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身未蒙福

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

對事遂釋然使侍何益故不爲也帝善其

太后長信宮因

作賦以自悼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賁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官闕兮充下陳也列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後宮既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 六

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念思兮申佩離辭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

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哀閭閻之爲郵叶盈美皇

英之女虞兮榮姒之毋周叶音特太任文王雖

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

閱蕃華之不茲痛陽祿與柘館兮仍祿祿而離災

叶日茲使侍常就二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

觀產于數月失之

不可求之叶渠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掩莫讀非莫

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叶奉

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洒掃於帷幄兮

未終死以爲期北齊書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
餘休重曰落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爲華
毀塵兮王階落若中庭萋兮綠草生室陰兮帷
毀暗房櫳虛兮風冷冷此以上感動惟裳兮發紅
羅紛綵千贈兮蔡音紕素聲神眇眇兮容靚靜處
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優綦仰視
兮雲屋雙涕兮橫流上音賦也顧左右兮和顏酌
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已過兮若浮已闕
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貞精兮極樂與福
祿兮無期綠衣衛莊姜失位兮白華周幽王申后

文体明辨 卷之三

自古兮有之上音風也○宋朱熹曰是補之以
婦人女子之能言者是固然矣至其情雖出於幽
怨而能引分以自安後古以自慰和下終不
過於慘傷又其德性之學訓之力自過人者則
論有有不及也嗚呼賢哉柏舟綠衣見錄於經其
詞義之美殆
不遇此云

擣素賦

漢班婕妤

宋章樵曰古皆后夫人親蠶分繅繅絲朱
綠之貴之以信臣之令服武帝耽於酒
色政事廢弛婕妤貞靜而
夫職故托擣素以見意

測平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初臨八見禽華化以
庶數色忽霜鶴之傳音竹風軒而結聯對愁雲之
浮沈雖松梧之貞脆豈榮彫其異心若乃廣儲

懸月暉水流清桂露朝滿涼衿夕輕燕姜含蘭而
未止趙女抽簧而絕聲改容色而相命卷提霜帛
而下去聲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佩之精明若乃吟
睠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靡麗皎若明魄
之升崔煥若荷華之昭晰音制調鉛無以玉其貌凝
朱不能異其脣若雲霞之邇日似桃李之向春紅
黛相媚綺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兩靨如點
雙眉如張頰也肌柔液音汗音性閒良於是投香
忤扣玫瑰一作擗鸞聲爭鳳音一作因松一作虛而調遠
由石一作貞而響沈散音節繁輕而浮捷節踈亮

文体明辨 卷之三

而清涼含笙總筑比玉兼金不損不斲匪楚匪
或旋環而紆鬱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中還或
已離而復合翔鸞爲之徘徊落英爲之颯沓調非
常律聲無定本叶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颺之
遠或連躍而史投或暫舒而長一作欽清寡鷺之
命羣哀離鶴之歸晚當是時也鍾期改聽伯牙池
琴桑間絕響濮上傳一作音肅史編管而擬吹周
王調笙以象吟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閒貞一作
專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綠之章發
東山之詠望明月以撫心對秋風而掩鏡闌絞練

之初成擇玄黃之妙匹一作準準華裁於昔時疑形
異於今日欲準昔時形體以裁衣想騎奢之戎至
許椒蘭之多術慙陋製之無韻慙慮蛾眉之為愧
懷百夢之盈抱空千里兮飲淚修長袖於妍袂綴
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所見迹而知心計脩
路之遐復怨芬芳之易泯一作書既封而重題箭
已緘而更結慙行客而無言為嫌而不收也還空
旁而掩咽宋祝堯曰此篇時也而末一章言自結
其信後世及也

思玄賦

漢張衡

文休明

之三

九

順帝特衛為侍中帝引、惟懼風論左右
帝嘗問衛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殺已
皆共目之衛乃諛辭而出猶共危衛衛常
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隱伏幽微難明適
作思玄賦以
言衛思云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淵高而弗違匪里仁其焉宅
今匪義跡其焉追洽服膺以求覩思也一作瞻今
綿日月而不衰也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
節竦立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博博
一一作以應懸懸旌今誠心固其如結旌明性行以
製佩兮佩夜光珠與瓊枝王綱曾謂幽蘭之秋華
兮綴之以江離美發積衣綬以酷烈香兮允塵

邈久遠而難虧既娉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
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一作
陋兮敢怠遑皇一作而舍勤幸二八八元之選
也虞兮喜嘉傳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惆
後辰而無及阿孤行之亮亮兮予不羣而介立感
鸞鷟之特棲一作兮悲淑人之希一作合叶胡
彼無合其何傷兮患眾偽之冒真且獲譴于羣弟
兮啓金騰而後乃一作信則公報也覽烝民之多僻
兮畏立辟法以危身曾煩毒以迷惑兮羗孰可一作
字與一作言言已私湛一作憂而深懷兮思續紛

文休明辨

十

亂而不理顛竭力以守義一作今雖貧窮而不改
起一作執執唯虎而試象兮貼焦原而跟止伯曰今左
行之優也義之驍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
試矣尸子又曰昔國有石焦原者臨之者皆
服苦也夫焦原之為焦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
且言已執也焦原之驍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
試象之力而守焦原之義也庶斯奉以周旋兮要
既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圓方珍
貴一作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
御兮羈一作驥一作以服箱一作行頗僻而獲志兮
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

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
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敝衣兮，被一作裋褻義
之繡裳。辨貞亮以爲鑿兮，雜一作離伎一作伎藝以爲
珎一作珎。刪一作寒昭綵藻與一作以雕琢一作琢兮，璜聲遠而彌
長。淹棲一作栖進以恣欲兮，曜一作耀靈忽其西藏。恃
已知而華予兮，鵲鵲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
道白露之爲霜。時壘壘而代序兮，疇可與乎一作其
比仇一作叶音。咨一作石惡也一作姁姁也之難並兮，想依韓
以流亡一作韓。韓一作韓依之以達一作達也，恐漸一作漸而無成兮。
留則蔽而不彰一作言，學仙不成而留於一作比。則心猶豫
文休明辨一作文卷之一
十一

而狐疑兮卽岐趾一作陟岐山之文王所居也而臚一作謫音問東市
情心疑不決故託文王陳情以問易也文君文王爲我端著兮利一作發
飛一作飛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
聲二女感於崇嶽丘一作今或氷折而不營天蓋高
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勉自強而不息兮蹈
玉階之嶢嶢此上入句舊注皆謂遞卦及變爻之象未知是否懼筮氏之
長短兮鑽東龜謂禮有東以觀禎遇九臯之介鳥
兮言卜而遇大怨素意之不逞一作呈遊塵外
而瞥瞥見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鵬鶚競於貪婪兮
我脩絮以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

占旣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傲也始裝且余沐於清
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萳
之流英良友翺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
少暉一作良友之窮野兮問三丘蓬萊方丈瀛洲三仙山也句芒
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一作累而影一作影輕一作輕
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一作曲晉瀛洲
而採芝兮聊且樂一作以乎長生一作長生憑歸雲而遐
逝兮夕余宿乎扶桑飲一作飲青岑之玉醴兮餐一作
食沆瀣以爲糗糧一作糧發昔夢於木禾穀名生崑崙山上兮
穀一作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陽湯一作湯谷兮從伯禹

禹乎稽山山名會稽也反嘉羣臣之執玉兮疾防風之
食言音聞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舜葬
乃在長沙界中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續美貌處彼湘濱
流目眺視也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
懷兮託山陂一作陂以孤魂黎高辛氏之火正視
特時衛山崩而祝融之墓融也并衛山楚靈王
舉故計及山陂也也愁鬱鬱以慕遠兮越邛州
而遠遯一作躋日中于昆吾兮日出陽谷至下憇
炎火一作之所陶揚芒熈而絳天兮天陽也水洑
云而涌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怒憂思鬱悵一作其
難聊顓苦骨反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晉茲顧

金天昊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舉麾
分纒也朱鳥以承旗驪鳥建木於廣都兮言至廣
下也撫也若華木而躊躇超軒轅國名在西
海兮跨汪氏之龍魚狀如鯢聞此國之千歲兮
二國人壽曾焉足以娯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輝
收神而遂徂歟神化而蟬蛻兮用精粹而為徒蹶
瓊白門西而東馳兮云台也行乎中野亂弱水
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權
一作龍舟以濟子聲上會帝軒帝之未歸兮悵倘
一作伴而延佇惻也河林之蓂莢兮偉關雎之戒
文休明辨 大卷之三 十三

女黃靈市詹不而訪命兮穆也天道其焉如曰近
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遠昧其難覆兮神
幽而難壽充謨察也一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
雖逢昆兄其必噬也齊公時有牛哀者病七日而
之不自知鼉令殪而尸亡兮取獨禪而引世
為虎下其尸於江逆流而上成而復生見者
帝批字以爲相宇自以德不及乃委厥授之
而死生錯而不齊兮誰司命其不斯叶音寶號
行於代路兮後牌祚而繁庶呂太后出宮人以賜
家在清河請於主遣臣者願如趙近家宦者忘之
誤置代籍伍中資卿弟應臣者不欲往繼之乃
行至代代主獨幸寶卿及入即王肆侈於漢庭兮
位是爲文帝立爲皇后生景帝

卒銜恤而絕緒王莽女爲平帝皇后及莽位
死尉廐也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逮武過郎署見
顯顯也時爲郎文帝好文而郎好武武帝好文而
臣貌醜陛下好壯臣已老矣臣以黃弱冠而司哀
三世不遇帝感其言擢會稽都尉黃弱冠而司哀
兮設王隧而弗處前賢自殺家惶恐夜葬之王莽
疑其詐死有司素賢造家基不夫吉凶之相仍兮
恒反側一作而靡所稜負一作天以悅牛兮豎
叔而幽主夢天墜已不勝顧而見人黑而上麓深
目假喙號之日牛助余少勝之魯人召之及并宿
庚宗婦人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牛問
其名號之曰牛至魯使爲內豎牛欲亂
其室而有之叔孫疾牛不遵食而餓死文斷祛而
文休明辨 大卷之三 十四

忌伯兮聞謁告賊而寧后晉寺人勃鞞字伯楚
賊文公論曰勃鞞斷其袂及文公入勃鞞求見公
恨之不欲見於是召勃鞞其畏通悔公謀作見
勃鞞以之故求見公公見通人開於好惡兮豈
愛一作惑之一作能剖羸穢識而戒胡兮備諸外
而發內胡也乃蔡長城以備之而胡亥之禍即
於或輦賄而達車兮孕行在一作產而爲對司學
命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可也富乎司命曰
三十年後車子生當還之擊比後大富及期夫婦
其期以迷避之路達夫妻寄而車下夜生子問
子學是也所向何處食困慎龜以言天兮占
水火而妄訊日食梓慎曰梓水是秋旱十八年夏

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神龍曰不用梁叟患夫黎
吾言鄭將又火子產不聽亦不後火梁叟患夫黎
丘兮丁也厥子而割音恣揮也東方刈梁國之比
有奇鬼善效人子音昆弟黎丘丈人有市醉而歸
有鬼效其子扶音道告之丈人醒而詢其子其子
泣兩地曰草無非也丈人曰是必奇鬼我固聞之
明日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其真子恐父不能
逐也往迎之丈人以親所提一作現而弗識兮矧
幽冥之可信母縣纏以滓音滓一已兮思自愛以
自疹音勿牽制於彼天監之孔明兮用裴忱音忱誠
而佑一作仁湯縹也體以禱祈兮上用人罷湯乃
藉及瓜自為機蒙龐大禡音同以拯人一作景
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它一作辰司馬公自疾

文休明辨 不卷之三

十五

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實之股肱可乎曰可移
於民公曰民者國之本無民何以爲國曰可移於
歲公曰歲所以養民也歲不登何以爲民子幸曰
君善言三榮必魏穎亮以從理治一作兮鬼亢可
以斃秦音謂夫子寧有變妻武子有疾命其子穎
從治命而移之其後秦恒公使往伐晉次下輔
氏晉使穎拒之忽見老人結草以充回國穎而顧
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余是以報也答辭適行而種
布德兮樹德茂乎英六國名禹封皋陶桑末寄夫
根生兮并既彫凋一作而已毓皆彫落唯寄生罔榮
於桑之末以喻衆國有無言而不離兮又何能而
已哉而英六獨存也
不後查遠迹以飛聲兮執謂時之可蓄音積也言時

仰矯首以遙望兮窺愀惻而無傳逼一作區中之
隘陋兮將北度而宣徧遊行積氷音積此方之磴
磴音堅兮清泉汨音開而不流寒風淒其一作未至兮
拂穿岫之騷騷音風動貌玄武龜蛇縮於一作鼓甲
中兮騰一作蛇蛇曲而自糾纏結魚矜音矜鱗而并
聚凌音另兮鳥登木而失條音糾坐太陰之屏一作
屏室兮慨含歎一作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
兮曲音屈顛項音顛之而宅音宅都庸織絡於四裔
兮其勢如織音斯與彼其何瘳彼此如一望寒門
之絕垠兮縱余縲乎不周迅颺一作瀟音蕭其
文休明辨 卷之三

十六

送我兮驚飈飄而不禁音平趨一作谿嚶音嚶之洞
穴兮漂音浮也一通川一作之砾砾亦深經重陰乎
寂寞兮愍一作墳墳羊音羊上之精怪也之潛深追忽
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右音密之關兮兮
不識蹊路之所由速音召燭龍音西蛇身而赤其目
視乃明音不不寢是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音
瑤谿之赤岸音東兮弔祖江名之見音也煙
日鼓其快人而龍身是與聘王音王於銀臺
飲馮段阻江于龍谿之陽聘王母音母於銀臺
兮羞進王芝以療飢戴勝音崑崙之立有人音燕勝
母慈貌其既歡兮又謂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

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麗以蟲媚兮增嫵眼而蛾眉舒妙一作妙同婧一作射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佳一作佳音上服也一作微也離一作離今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礪一作作以遺光獻環珮與璵一作璵兮申厥好以玄黃雖色豔而賂一作賂美分志浩蕩一作而不嘉何一作反雙材一作悲於不納兮並誅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藹一作花字鳴鶴交頸雉鳴相和處于懷春精蒐回移一作叶牛如何涉明忘我實多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一作音瞻崑崙之巍巍兮臨滎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一作中高地

文休明辨

卷之三

正十七

以龍負之兮巨螭龍之飛梁發閭風之曾一作曾構个一作个而為牀骨瑤桑以為猴兮一作白水以為漿一作音使也巫咸以占夢一作木兮一作木之元符一作符令德於正中兮一作木而一作木之一作木秀以為敷既一作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安仰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寮以夙會兮一作伏恭一作伏職而並一作豐隆一作雷其震霆兮列缺也一作伏輝一作輝其照夜雲一作雲師一作雲以交集兮一作東沛其麗塗一作麗故一作麗以一作麗用一作麗琬與而樹葩一作麗蓋兮一作麗援一作麗應龍有翼曰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

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劍揭一作低昂以低昂冠一作冠號一作號其映蓋一作映兮佩綝一作佩以輝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一作八而超驤一作超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而飛颺一作飛撫一作撫軛一作軛上一作上都一作上之赫戲一作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瑤一作青龍以捷一作捷及一作及芝一作芝右素威一作素以司鉦一作鉦前長離一作離使拂羽兮後一作後衡一作衡平玄冥一作玄屬箕伯一作箕以函一作函風兮一作風激一作激洪一作洪而為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警一作警涉清一作清霄而升遐兮浮蔑

文休明辨

卷之三

十七

蒙一作蒙而上征紛翼翼一作翼翼以徐戾一作徐兮一作徐焱一作焱回回一作回其揚靈一作靈帟一作帟使闢扉兮觀天阜干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長洩洩一作洩以彤彤一作彤和也一作和考治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惟盤逸之無數一作數兮一作數懼一作懼繼往而哀來素一作素有一作有女一作女撫絃而餘音兮一作音大容一作容帝一作帝樂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靜一作靜志兮一作志迨我服以翔翔出紫宮之肅肅一作肅兮一作肅集太微之閭閭一作閭命王良掌策駒兮踰高一作高閣之將將一作將建一作建周車一作車星之幕幕一作幕兮獵青林一作青之芒芒一作芒學威張之撥一作撥方割一作割刺一作刺張一作張兮射一作射蟠一作蟠冢之封狼一作封上一作上為一作為星觀壁

東壘中於北落兮伐河鼓牽之磅礪乘天潢
湫之汎汎兮浮雲漢天之湯湯倚招搖攝提星並
名以低回劉久居流兮察二紀日月五緯之
綱繆相次適皇偃蹇大矯逾萬及以連卷
兮維脊叢賴以方驤並馳以連卷
戾沛音派並以罔象仿兮爛漫靡貌小以迭過
過音唐凌驚雷之流礚兮弄狂電之淫裔踰厖頑
小之象永未於宕音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
無涯兮乃今窺一作乎天外揚北陽北星第
而頽吟兮臨舊鄉之暗烏謁文悲離居之

卷之三

十九

勞心兮情悄悄一作而思歸魂眷眷而憂顧兮焉倚
輪轉而徘徊一作離遊一作以愉音樂兮豈愁
慕之可懷一作出閭闔兮降天塗一作乘疾一作忽
兮馳虛無雲霧一作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纓
聯翩兮紛暗曖一作眩眩音混兮反常閭闔一作收
曠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一作初於四方一作天今
改脩脩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一作文章煥以
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一作御六藝一作之珍駕
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為畧兮歐儒墨而為
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喜曾氏之歸

耕兮慕歷陵之嶽峯晉參事孔子十餘年忽念二
耕歷山盤兮共一作恭夙夜一作昔而不貳兮固終
始之所服墨也夕惕若厲以省晉兮懼余身之
未勅也也二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惡
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繫繫一曰天
長地久歲不啻俟河之清祗懷憂得速度以自
娛上下無常窮六區合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颻神
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人希栢舟前風悄悄
憂客不飛松喬高跼孰能離附結精遠遊使心攜

卷之三

二

迴一作志一作竭一作來從玄謀謀一作獲我所
求夫何思
歎逝也賦
晉陸機
伊天地之連流紛升降而相襲日望空以駿驅節
循虛而警止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特
應忽其不再老晚晚而一作將及懣憂藥之無徵
恨朝霞之難挹望陽谷日出以企予惜此景之屢
戢也悲夫川閱總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
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
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經終古而

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譬日及花木體之在條恒雖盡

而不一一作弗竊雖不竊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亮

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謂靈根之夙殞

怨具爾躬之多喪叶平泮堂構之頽一作瘁一作愍一作城

關之丘荒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亡咨余命

一作之方殆何視天之茫茫傷懷其多念一作感一作作

威貌粹而鮮一作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

端慘止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居允堂而衍宇

行運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無多夫何往而不

幾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叶平信松茂而

之一作明辨一作天卷二

稍悅望之焚而蕙歎一作苟性命之不一一作殊同豈

波而異淵瞻前軌之既漫知此路之艱難啓一作體

而源憚懼茲形之將然毒螫娛情之一作寡方然

感目之多顏亮一作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復一作怵

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步寒林以悽惻一作玩

春翹而有思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一作年一作頌

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一作親落一作難而日稀友

靡靡一作而愈索一作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

百樂隕一作心其如亡哀緣情而來宅一作託末契於

後生余將老而為客然後拜節安懷妙思天造精

浮神淪一作忽忽在世表寤大暮之同寐何吟晚以怨

早指彼日之方除一作豈茲情之足攪感秋華於衰

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一作憂而弗達夫何云乎識

道將顧嘆天地之大德一作生遺聖人之洪寶一作解心

索於末迹聊優游以娛老一作文易以動人六朝人

善一作而發乎然一作未獨有哀而不傷之義則變風

焉一作之義猶有一作焉

秋興賦并序 晉潘岳

晉十有四年一作武帝太始 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

毛以太尉一作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

高閣連雲陽景罕曜一作輝曜見而襲純綺之士北

焉處遊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

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

寢匪遑底寧譬猶也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

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

篇其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一作遷迴覽花時之

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一作盡而春敷兮嗟夏

茂而秋落雖末事一作草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

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

落而變寥慄兮若在遠行終山臨水送將歸

王九夫送歸懷慕徒也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

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以而悼近

四感遠行登山之疾疾一作心今遭一塗感其一

而難忍嗟私日之可哀兮諒良一慨愁而不盡

有歸鶩一作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殞於

是一作乃并輕筵一作綺藉莞蕝一作蕭蕭御袷衣庭

樹撼秋空以灑落一作勁風夙興而吹帷

嘒嘒以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天晃朗以彌

高兮一作三日悠陽一作而浸微河微陽之短晷

覺涼夜之方末月朧朧出以含光兮露淒清以

凝冷熠燿一作繁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

鴻之晨吟兮一作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聽離

而不寐兮獨展轉一作於華省悟特感之道一作急

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駁一作以承弁冠兮素

髮颯以垂領仰羣雉一作之逸恍兮攀雲漢以

遊騁登春臺之熙熙兮一作珥金貂之類類

徘徊趣舍之殊途兮庸詎識其躁靜聞至人之休

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周出主而

入死一作列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後底闕

日

偶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猿而不履一作人之行投趾

幾不踐而得石以容足之地一作而投趾

而後龜祀骨於宗桃兮思反身於綠水一作致青泉

也一作而祀之貴則貴矣思反身於綠水一作且欲往以歸

來兮忽投絃以高厲耕東臯之沃壤兮輪耒耜之

餘稅泉涌湍於石間兮菊飭芳乎崖澁一作湍秋

水之涓涓兮一作玩游鯈一作之漱漱

遊逍遙乎山川之阿放聊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一作是誠樂也一作以與名高而全體多

者之儼然其篇中恭徒感節惜老差卑之詞不一

而足則其真情又自有不可掩者但具常尚覽春

流風一作有者走以取之

閑已賦 唐韓愈

愈字伯康於汴未幾晉竟又佐張建封

於徐州封又遷憲龍去來居丁洛時德

宗貞元十六年也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一作伊特勢而則然獨閑

閑一作其為已兮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

今在隱約一作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

乃嗟歎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順神而保

年有至聖而為之依歸兮又何一作不自得於艱

難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遠一作行舟

問以
云無

唐韓愈

15

德宗貞元十九年冬，愈爲監察御史，以言
早視陶非黜逆之陽，令明年春至。邑達
在，告歸。道時，偶罷之以度支
來，記事而反，愈爲此賦以別之。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期四為一歲下何深之
不即上何高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咸喜能而好
脩寧安顯而獨裕顧阨窮而共悲惟知心之難得
斯百一而為收歲矣未_{韓貞元}而遂逐侶蟲蛇於
海陬遇夫人之來使_{將命}闢公館而以_{一作}羅羞索
微言_{微妙言}於亂志發孤笑於憂物向深而不鏡
一作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_{不齊}以_{一作}異序卒
爛漫而同流何此歎之不可恃遂駕馬而廻輶_車

山礧礧其相軋樹蓊蓊其相摻雨浪浪音浪其不
止雲浩浩其其字一作其常浮知來者之不可以數
期哀去此而無由倚郭郭而掩涕空盡日以淹留
宋琬是曰賦也其中山礧礧其相軋四句
殊覺自在方是談家語有比興之義存焉

唐柳宗元

善憲三時宗元爲祀部員外郎坐王叔文
黨貶永州司馬武因歷年不得還自悔平
少負銳不識幾微喪志失
身以至於此遂作此賦

閔吾生之險阻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沈鬱以杳眇
兮涕浪浪音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
遠遊言不愜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含喙而

人本因辨 六食之三

二六

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爲與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
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驚駘以爲騁玄虬蹶泥兮畏
避鼃黽行不容之崢嶸兮質魁黜壯而無所隱鱗
介槁以橫陸兮鴟嘯羣而厲吻心沈抑以不舒兮
形低摧而自慙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
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重華幽而野死
今世莫得其僞真屈子之悄微兮執危辭以赴淵
叶一均反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一作艱叶渠
列往則以考已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崑而企踵
兮瞻故邦之殷輶麟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蒼勃以

揚氛空廬頽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
淪放兮匪魁魅吾誰隣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之
謨言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黜貴顧余
質愚而齒減時方宜觸禍以貼危身知徒善而
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結之勤備兮曾莫
理夫茲川殷周之廓大方南不盡夫衡山十餘
囚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絕乎中原叶未詳此四句
非三代之壤汗潦以噴如兮蒸沸熱而恒昏叶又
賊鳥鵲乎中庭兮燕葭生於堂筵雄也蓄形於木
杪兮短狐或伺景古於深淵仰矜危而俯慄兮

又本明辨 天卷之三

廿七

殽日夜之拳拳慮吾主之其保兮忝代德之元醇
計未孰眇軀之可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
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叶無後害之無辱兮匪
徒蓋乎叢或德宋說或曰或也亦用北義是

夢歸賦

唐柳宗元

宗元在永州懷思
初聞而作此賦

惟攢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為歸精氣注以凝互
兮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于荒陬兮心慊慊而莫
違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憎和翳而愈激歎或騰
踴而上浮兮俄淒淒或之無依圓方混而不形

兮顯白醇白之霏霏上茫茫而無尾兮下不見
夫木一作陸若有鉢音迷也一作余以往路兮
馭儼儼以回復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
風纏纏音以經耳兮顛行舟迅而不息洞然
于以一作瀾漫或水兮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
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感靈一作幽漠以瀟汨
冰流兮進招悵而不得白曰邈其中出兮陰霾披
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兮牙參差之白黑崩
上下以徊徨兮聊按行一作以自抑指故都以委
墜兮瞰鄉閭之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

又本明辨 天卷之三

二八

摧解兮垣牆不飾含山嶠嶠山以巖立兮水
汨汨以漂激魂恍惘若有亡兮涕汨浪以隕賦
意類或黃昏之黥或黑兮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
喜而怡儼兮心回互以壅塞鐘鼓噤音以成旦兮
陶去幽而開霽音蒙其復愷兮執云枉桎之不
周音夢覺而仍精神之不可計兮余無蹈夫歸路
傭仲尼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叶去惟道大而
無所入兮循流游乎曠野叶未老聃遁而適戎兮
指淳茫以縱步蒙莊音之恢恠兮寓大鵬之遠
去苟速適之若茲兮胡為故國之為慕首丘音

首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鳥獸之鳴號兮有動
心而曲顧膠余衷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列
茲夢而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宋祝唐曰賦也中
含詞與怨意其有
得於變風
之餘者哉

病暑賦

宋張耒

吾將東走於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峯蔭白雲之搖
曳兮瞻石溜之玲瓏松林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
多悲風邈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
如飛蓬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覽星
辰之浮沒視日月之隱晦披閭闔之清風飲黃流
宋張耒
天卷之三
廿九

之巨派羽翰不可以挿余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
墜既欲泛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鑠骨向異避喧
之趨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荒兮飛
雪停氷之所聚鬼方窮髮無人迹兮乃龍蛇之維
慶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大熱吾不知夫
所逃萬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
自然兮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兮譬燎枯
而灼焦矧空廬之湫卑兮其蛄蝸之踞縮飛蚊幸
余之露坐兮壁蝸伺余之入屋此等句絕似宋
景差等作賴
有客之哀余兮贈端石與斲竹得飽食以安寢兮

瑩枕氷而簟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兮乃聖賢
之高躅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於煩酷宋初老
全用招魂大意意脉
歸於騷人之賦矣

那一作隱不詳賦

漢賈誼

謂為長沙王太傅居三年有服飛入道舍
止於坐閣誼以長沙卑涇自恐壽不得長
故為賦以自廣

單闕音遇之歲又帝六年丁卯○一四月五夏庚
子也日斜時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
物來倅倅也作萃一私恠其故發書占之識一作言其
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問于作請服加以
文亦明華天卷之三
三十一

數之度謂余去何之吉庫告我凶言其災苗淹速一作
請對以意一作音德萬物變化固亡休息韓音韓韓音韓而
而遷或推而還音德形氣轉續變化而嬗音韓韓音韓而
穰音穰穰音穰亡問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加音加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疆大夫差以敗越
樓會稽句踐伯世斯姓遊遂成卒被五刑傳流胥
靡音靡連鎖役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音糾糾音糾索
命不可測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音遠物回
薄震蕩相轉雲烝雨降糾錯相紛大鈞音鈞造音造轉音轉者謂

漢 禰衡

衡衣江夏太守黃祖長子射尤善射
客大會有獻鸚鵡者射舉酒於衡前曰禰

薄奚遭時之險戲一作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

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遊

鵲鵲慧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繫於九

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一篇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

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游化靈仙之所
窟宅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瑰富
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關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異與其路
幽迴或倒景古影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始經魍
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
禋祀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然圖像之興豈
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焉能輕舉而
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違忽而存
之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誅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

文公明辨二天卷之三

廿七

升者也方解纓絡紫羅求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
聊奮藻以散懷

太虛遼廓而無閼礙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爲川瀆
結而爲山阜嗟台嶽之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蔭
半宿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
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曹令五岳以此天齊峻此山亦宜配之
極於周詩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者以守見
不之也可往之者以路絕而莫曉晒夏蟲之疑水整
輕翻而思矯舉理無隱而不彰啓二奇謂一赤一白示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觀靈驗

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率不死之
福庭荷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帝居也在釋
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
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龍陟峭嶠之崢嶸齊櫓溪
而直進落邪行五界五縣而迅征跨穹隆之懸磴
臨萬丈之絕冥深淵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
之阜并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
垂堂危之子乃求存乎長生必契誠於幽
昧履重險而逾平既充階於九折路威夷夷而
脩邇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藉蔓蔓美

文公明辨二天卷之三

廿

之纖草蔭落落高之長松靚翔鸞之裔裔聽鳴
鳳之嗶嗶和過靈溪而一濯疏跡煩想於心胸蕩
遺塵於旋流發五蓋貪戀真志遂之遊蒙天中追
羲農之絕軌躋二老老子玄之蹤陟降宿信迄
于仙都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閣
一作珍瓏於林間玉堂陰映於高隅彤雲斐亶
以翼霓日炯晃光明於綺疏窓八桂森挺
以凌霄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風佇芳於陽林南林
醴泉涌溜於陰渠北渠建木滅景於千尋此木日
琪樹瓊瑤而垂珠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羅漢飛

之揮霍

變易忽出有而入貌

無於是游覽既周體靜心閑害焉出莊子喻嗜欲也已去

世事都捐投刃皆虛目牛無全凝思幽巖朗詠長

川爾乃羲和也日御亭也午遊氣高寒也閒法鼓鐘琅

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肆也遂觀天宗天尊爰集通仙

群挹以玄土之膏漱以華池之泉散以象外之說

暢以無生之篇悟道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世

也隙 泐色空以合跡忽卽有而得玄也
細釋一名無

也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觀色空也恣語樂以終日等

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以性示成

文保明辭卷之三

友人范策期曰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宋祝堯曰賦也造悟真遣累之辭以寓尋幽履勝之情

其源亦自頤
騷遠遊中來

甘泉賦

漢揚雄

漢成帝時直宿郎楊莊薦揚淮文似司馬
相如帝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爲趙

飛燕求子召維待詔承明之庭求於四月
正月從帝甘泉以制度壯麗奏此賦以風

2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時止音擁神休尊明號同

符三皇錄功五帝卹亂廢也錫羨拓迹開統於是

迺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

君如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句陳使當兵旁反獨堪叶通

興之天地以壁壘兮捐之怪石變之而扶之首跌捐扶之

猶狂鬼是八神入方而警叩兮振殷音轉而車裝

蚩尤之倫帶干將劍而秉玉戚兮飛蒙茸亂而走

陸梁跡齊終總以韓尊並積其目膠轡今錢夜照

迅奮以方攘分散馬羅列布鱗以離背兮柴虎音

參差並不齊魚頰而烏同魚赤盛留窪又霧

集而蒙地氣曰茅務合方半散照欄燦以成善

於是乘與子乃登夫以風車飾兮而翳華芝

單四蒼螭六素虬
葉渠伊友
雙各志
綏安龍行
離

乎慘音森一作慘 纒音翰 陰閉音然 陽開音法

文体明辨 八卷之三

聯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旃旒其上也鳥車曰旌龜蛇曰旒到

偈音竭竿貌之旖旎俱屈桑也流星尾以電燭分咸翠

蓋而鸞旗屯黃騎於中營兮方併玉車之千乘平

聲音駢音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先合遺風

房友臨商衍之崑崙晉勇從衆多貌兮超紆謫非折之清

澄登其泉東而至也天門兮馳閭闔卯天

而入凌兢處寒涼是時未臻夫甘泉也廼望通天峯

之繹繹叶代切下陰潛以慘慄寒兮上洪紛而相

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頃日高慶荒而不可虛彌度

平原售也其墾漫兮列新蕘於林薄攢弁閭也與

菱荇鉞兮紛被麗菱荇其無鄂也無鄂崇丘陵之賦崇丘陵
騷大說兮深溝發巖而為谷深溝發巖為谷為谷建建建建
離宮般班以相燭兮封巒石關連靡手連屬離宮般班
於是大厦雲譎波詭大厦雲譎摧摧摧摧而威觀而威觀
仰矯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無見正瀏濫仰矯首
以弘憫以弘憫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徬徨兮指東西
冤魄眇眇而昏亂據軫軒而周流兮忽軼軼冤魄眇眇
而無恨而無恨樹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璘璘樹之青葱
金人伉伉金人伉伉其承鐘簾兮嵌又其承鐘簾嚴嚴嚴嚴
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其龍鱗揚光也光也之

本朝詩 卷三

四一

所灼所灼配帝居之懸圃兮象太之威神洪配帝居
嶠具嶠出兮檄嶠具嶠出北極之嶸嶸列宿乃施於上紫北極之嶸嶸
星翼星翼兮日月纔經於挾板星翼雷鬱律雷鬱律於巖於巖
突也兮電倏忽於墻藩突也鬼魅不能自建兮半鬼魅不能
長途而下顛歷倒景長途而下而絕飛梁兮浮蛟螭而掀而絕飛梁
拂天左援槍而右玄冥拂天左援兮前燦前燦而後應門而後應門
聖叶聖叶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泉聖叶汨以生川蛟龍連汨以生川
繼於東厓兮白虎屯圍乎崑崙崑崙繼於東厓膠流膠流於高於高
光兮容光兮容彷彿徬徬於西清彷彿徬徬清清前殿前殿巍巍兮巍
和氏璧玲瓏抗浮柱之飛檠兮神莫莫而扶傾閱和氏璧

閭闔閭闔大其廖廓大其廖廓靜兮似紫微宮之崢嶸駢交靜兮似紫微宮
錯而受衍錯而受衍兮岷岷岷岷罪巍罪巍乎其相舉乘乎其相舉乘
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曳紅彩之流離兮雲閣而上下
颺素氣之宛延襲璇室颺素氣之宛延與傾宮與傾宮兮若登高若登高
而遠肅乎臨淵而遠肅乎臨淵言當以言當以若若迴迴矣肆其矣肆其
駭兮被駭兮被桂椒而鬱移桂椒而鬱移楊香芬第以穹隆兮楊香芬第
構榦而將構榦而將榮榮香香呖呖以混批以混批擊也擊也
兮聲野隱而歷鐘兮聲野隱而歷鐘香香風風排玉戶而颺金鋪兮排玉戶而颺金鋪
發蘭惠與發蘭惠與芳芳帷帷一有一有彌彌張張其拂汨其拂汨
鼓動兮稍暗暗擊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鼓動兮稍暗暗
之之本朝詩 卷三 四二

若夔牙之若夔牙之鼓琴般僅棄其剖削鼓琴般僅棄其剖削日兮日兮
王蘭王蘭投其鈎王蘭繩繩維維方也征倚與倕方也征倚與倕
人兮猶髮髯其若夢人兮猶髮髯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眩於是事變物化目眩
迴盖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螭螭迴盖天子穆然
之之之中惟天所以澄心清寃儲精垂思遇感動之中惟天所以澄心清寃
天地逆登天地逆登三神三神者迴搜迷索偶臯伊之者迴搜迷索偶臯伊之
徒冠倫魁能徒冠倫魁能其崇之惠其崇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挾東征之意相與
齊齊乎陽靈之官靡薜荔而為席兮折乎陽靈之官靡薜荔而為席以以
芳吸清雲之流霞兮飲芳吸清雲之流霞片木之靈英片木之靈英於於乎乎
神之固兮乎神之固兮乎祗之堂建光耀之長旂祗之堂建光耀之長旂兮昭兮昭

象罔出而侮人兮螭蜃過而垂涎微精神之所
兮幾孤墟之不全偷朝夕以昧遠兮固識之所
羞慮異日之或然兮復歷之以茲樓時不可以驟
得兮姑從容而浮游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
故丘觴酒醪以為壽兮旅穀核以為儀儼雲霄以
趨侍兮笑言樂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兮飛鳥起
而參差恨所思之遲暮兮綴明月而成詞噫故變
之相詭兮猶傳驛馬之更馳昔何負而遑遽兮今
何暇而遨嬉豈造物之莫詔兮惟元元之自貽將
苦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為題哲人之知其故

宋明辨 天卷之三

四十五

兮蹈夷險而皆宜視蚊蚋之過前兮曾不介乎心
思正余冠之崔嵬兮服儒佩之焜煌從公於樓兮
聊裴回以相羊宋祝堯曰賦也少游黃樓賦其定
辭之流數子由黃樓賦其定賦之

超然臺賦

宋蘇轍

東海之濱日光所先歸高臺之凌空溢晨景之潔
鮮幸氛翳之收霽兮逮朋友之燕閒舒埋鬱以延
望兮放遠目於山川設金壘與玉竿兮清醪索其
如泉奏絲竹之憤怨兮聲激越而眇綿下仰望而
不聞兮微風過而激天曾陟降之幾何兮棄溷濁

乎人間倚軒楹以長嘯兮袂輕舉而飛翻極千里
於一瞬兮倚無盡於雲煙前陵阜之洶湧兮後平
野之泮漫喬木蔚其蓁蓁兮興亡忽乎滿前懷故
國於天末兮限東西之路艱飛鴻往而莫及兮落
日耿其夕躔嗟人生之漂涯兮寄沍枿於海壖有
之情苟所遇而皆得兮違既擇而後安彼世俗之
私已兮每自予社於曲全中變潰而失故兮有
驚悼而涕瀾誠達觀之無不可兮入河有於憂患
於醉兮滅膏火之焚煎雖晝日其猶未足兮埃明

宋明辨 天卷之三

四十六

月乎林端兮醉而相命兮霜凝磴而踟躕馬蹏
躑而號鳴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於城邑兮
徂清夜之既闌所往之樂易兮此其所以為超
然者邪宋祝堯曰其

屈原廟賦

宋蘇轍

泛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叶俱覽江上之
重山兮曰維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
遷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爲墳叶未悲夫
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此意乃一徘徊江上
欲去而不決兮俯子仰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

嗟予獨何以爲心忽終章九章終篇也之慘烈兮逝

將去此而沈吟吾豈不能高舉以遠遊兮又豈不

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

正如此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

而改行叶平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何愛於久生

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導余以上訴歷九關而見

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叶未懷瑾佩蘭而無所

歸兮獨惻惻乎中浦叶未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

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况復見兮高臺自子之

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叶下意賢者畏譏而

改度兮隨俗變化斷方以爲圓叶未鼂勉於亂世

而不能去兮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雄

乃謂子爲非智叶未惟高節之不可企及

兮耳夫人以不吾與叶未違國去俗而不

顧兮豈不足之免叶未於後世嗚呼叶未嗟予

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逃害亦或然兮嗟予區區

爲其難叶未分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叶未大

我何悲子所安叶未於分叶未屈原作此賦時

原心而原志然不事而楚語其辭之亂有發於

古辭但其用辭以今之所未發也然其詞甚奇

關以衆知者

屈原廟賦

宋蘇轍

婁京兮梯婦寂寞兮屈氏楚之孫兮原原作原

之子伉直達兮誰復似宛有廟兮江之浦叶未

來斯兮酌以酒叶未吁嗟神兮生何辜九疑陰兮

湘之淚鼓桂棹兮蘭爲舟橫中流兮風鳴厲忽自

溺兮曠何求野莽莽兮舜之丘叶未舜之輪兮

繚九州中有長遂兮可駕以遊揉王以爲輪兮斲

冰以爲軸伯翳叶未俯以御馬兮皋陶爲予參乘

慘然愍子之強死兮泫然涕下而不禁叶未道

子以狂夫重丘兮紛占人其若林叶未晤伯

夷以太息兮焦衍爲予而歔歔古固有是兮予又

何恠乎當今獨有謂予之不然兮夫豈柳下之侯

禽彼其所處之不同兮又安可以謗予叶未抱關

而擊柝兮予豈責以必死宗國隕而不救兮夫子

舍是而安去叶未子將質以重華兮叶未此

義蹇將語而甘涕予豈如彼婦兮夫不仁而出訴

慘然然予聞言兮使華之自爲處子惟樂夫掛

讓兮坦平夷而無憂朝而從之遊兮顧予使予昌

言叶未言出而無忌兮暮還處以燕安嗟乎

所好今既死而後能然立意尚遠又與風義彼鄉之人兮
夫孰知予此歡忽反顧以千載兮喟故宮之頽垣
叶卡詳○宋說亮曰賦而雜出於風此其六義反
覆優柔沈著痛快以古意而為古詞何患不占又
曰大蘇之賦如危峯特立有巖然之勢小蘇之賦
如深潭不測有淵然之光○以上正體而併雜間
出於
其中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

四九

文體明辨卷之三

文體明辨卷之四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賦一下

古賦下

子虛賦從漢書本

漢司馬相如

相如少遊梁嘗于虛賦來李王武貴歸或
邛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豕待漢武帝
嘗讀此賦而善之曰漢獨不得與此人同
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可與相如自言為此
賦而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諸
侯之事不足非請為天子遊獵之賦帝令
尚書給筆札乃為
上林賦以諷諫焉

楚使子虛言也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

出田田罷子虛過蛇言本詐說烏有先生事也為此

難亡是公氣是人也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

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

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楚名之

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

騎田于海濱列卒滿澤果罔謂彌山射掩菟麟

也麟鹿射麋格麟騫於鹽浦也割鮮染輪射中獲

多矜而自功叶居銀反自矜顧謂僕曰楚亦有平

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

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

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
徧觀也又烏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
子之所聞見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
見其一未觀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爾
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
盤紆弗鬱隆崇律崕岑峯參差日月蔽虧音蔽虧
也半見交錯糾紛上下青雲龍音龍波音波陂音陂陀音陀
貌下屬也連江河其土則丹青赭音赭赤音赤至音至白音白惡音惡雌音雌黃
白垺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
玫瑰琳珉昆吾瑊音瑊玃音玃玄厲音厲礪音礪石武夫其東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

二

則有蕙圃衡蘭芷若音若萼音萼窮音窮昌蒲江離蘼蕪諸柘
其巴且蕉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祭降音祭陲音陲靡音靡邪音邪案
衍音衍壇音壇受音受觀音觀綠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
生葳音葳析音析斯音斯苞荔薛莎青蘋其埤溼則生藏蓂兼
葭東牆彫胡薤藕音藕祗盧奄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
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夫容陵
華內隱鉅石白沙音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龍毒冒
同音同鼈音鼈龜音龜此二句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榧音榧楠音楠豫章
桂椒木蘭樂離朱楊檀音檀查音查梨音梨棗音棗橘音橘芬芳音芳
氣其上則有宛雛孔音孔鸞音鸞騰音騰遠射干音干並音並其下

則有白虎玄豹螭音螭蛇音蛇龜音龜驪音驪豸音豸於是乎乃使馴
傳諸士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音駁馮之駟乘
彫王之輿靡魚須音須之澆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
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音箭三句
陽子音陽孫陽伯驂乘娥阿音娥御音御者音者爲御案節未舒卽
陵狡獸音狡遇音遇反楚蚤蚤麟距虛軼音軼過野馬轉音轉而殺
也音也駒駘音駒乘遺風音風千里射游騏條音騏伸音伸同倩音倩洌音洌皆疾
也雷動音雷森至星流電擊音擊弓不虛發中必決毗洞胃
達掖絕乎心繫音繫日音日後若兩獸音獸拚音拚少音少占音占草蔽地於
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

三

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音微訖音訖受訓音訓也
觀衆物之變態音態故音故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音阿細音細錫音錫
榆音榆糾音糾縞音縞雜音雜織音織垂音垂霧音霧縠音縠縠音縠縠音縠縠音縠縠音縠
谷也音谷紛紛音紛排音排拂音拂衣音衣示音示戍音戍削音削戛音戛戛音戛戛音戛戛音戛
臂扶輿倚靡音靡翕音翕呬音呬衣音衣萃音萃萃音萃萃音萃萃音萃萃音萃
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音繆繆音繆繆音繆繆音繆繆音繆繆音繆繆音繆繆音繆
若神之髣髴於是乃羣相與僚音僚僚音僚僚音僚僚音僚僚音僚僚音僚僚音僚
勃翠上金隄揜翡翠射駿驥微矰出纖繳音繳矰音矰矰音矰矰音矰
白鵠連駕音駕鷺音鷺鷺音鷺鷺音鷺鷺音鷺鷺音鷺鷺音鷺鷺音鷺
游於清池浮文鵠揚旌音旌旌音旌旌音旌旌音旌旌音旌旌音旌旌音旌

罔毒冒鈞紫貝擬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一
脫水蟲駭波鴻沸音善涌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
琅琅礪例去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音計
志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纒乎
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泊乎無
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
日馳騁曾不下輿附割輪粹自以為娛臣竊觀
之齊殆不知於是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
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汎觀齊國王悉境
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獲

文休明辨 卷之四

四

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
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
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
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
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
章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
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階音諸鉅海南有琅邪觀
乎成山射乎之果音仙浮勃澥音海游孟諸音澤津音津邪
讀日與肅慎音外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
丘仿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胃中曾不

帶芥若乃倣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恠鳥獸萬端鱗
倅音充仍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
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
生又見客音見為客也而是以王辭不復何為無以應哉
按此篇有一句用韻者有二句用韻者有三句用
韻者有五句用韻者有三句無韻與上下俱不
相此者豈古體若
此歟後多族此

上林賦

漢司馬相如

亡是公听音斷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
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
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

五

而外私音私通肅慎捐國逾限越海而田音田于其
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
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
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
辱音辱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
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
西極丹水更音歷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霸音霸產音二水
出入涇渭音仁鄠鵠音瀟瀟音瀟水紆餘委蛇經營其
內蕩蕩乎八川音至至音自分音自流相背異態東西南北
馳驚往來音去出乎椒丘之闕行乎州淤之浦徑

乎桂林之中過乎決鳥明莽之塹與上汨疾乎混
沅順阿而下叶後赴隘咽之口叶孔觸穹石激堆
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叶變渾弗葉交汨去疾偏
通側相逼
同側也泌澗橫流逆折叶征轉騰也相逼漈
洌也相蔽滂潭沆溉叶居氣反並穹隆雲撓也曲宛渾
膠鑿踰波趨湍酸泣瀝下瀨叶力批反結巖衝擁
幽奔揚滯沛叶音奈臨坻注壑灋潏實隊隨陸沈沈
隱隱砰磅訇礚音磚急轟慨皆湔滴涵涸音決泠
渠鼎沸皆水波轉馳波跳沫汨漁漂疾二反悠遠
長懷也寂謐無聲肆乎求歸叶求然後灝漾潢
文係辨六

巖參差九嶠截薛南山我我叶魚巖岵巖崎推委
崑崎叶平振拔也溪通谷蹇產屈折也溝瀆兮呀豁間
皆淵谷之形容也阜陵別隄鳥同叶歲魄畏龐丘虛壘疊
隱麟鬱蠓登降施靡連延也陂池旁類貌狎豸允浴淫
鬻水流溪之間散渙夷陸亭臯千里靡不被築揜以綠
蕙被以江離糅以靡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芟莎
叶蘇揭車衡蘭叶陵延反橐本射干叶經天反芷薑蘘荷咸
持當作符若蓀鮮支黃礫將茅青蘋叶汾反布濩罔澤
延曼太原離靡廣衍叶平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
郁菲菲衆香發越胎蠻音屬蠻聲作也布寫晻夢呖第叶疑
文休四辨二卷之四

加於楯軒青龍吻螺於東箱象輿端應車也婉憚於西
 清靈園象仙蹤燕於閒館倜傥仙人之倫暴於南榮屋
 倚傾嵯峨嶸嶸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珉
 玉旁唐字本作陽珍幽文理文磷赤瑕駁孽雜重其間
 橘叶古甘叶朝采琬琰和氏璧出焉厠於於是乎盧
 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萸棣荅選離芳支羅乎後
 宮列乎北園叶反馳丘陵下半原叶雲反揚翠葉机
 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叶前

卷之四

人

誅沙棠櫟儲華楓枰櫨番落宵邪叶詳仁頻并問
 欖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
 葉後林古茂攢立叢倚連卷曲也傾危詩詭支崔
 錯交雜也癸骹古委字坑衡徑直貌聞珂相扶持也垂條扶
 疏四布也落英幡纚飛揚貌紛溶音溶荇音荇攢支疎攢也倚杞音杞
 那也從風劉荏苒古丹款林木鼓動之聲蓋象金石之聲管
 簫之音柴音差池茈虢音此旋還音環乎後宮叶
 倫反雜槩音集系輯同被山緣谷律反魚循阪下隰視之無
 端究之亡窮於是乎玄援素雌蜺攖飛蠅蛭蜩攖
 猱音猱獫狁音猱胡敫蜺音猱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

經天蟠枝格偃蹇杪顛叶典踰絕梁膾殊榛音
 先捷垂條掉希間叶經牢落陸離爛漫遠遷若此
 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官宿館舍叶泰庖廚不徙
 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
 乘鑊象六馬駕六馬也玉蚪拖蜺旌靡雲旗叶隸前皮軒
 後道游孫叔賀字子叔奉轡衛公大將軍參乘皂
 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此四句韻未平鼓嚴簿鹵簿縱獵者
 與叶掌江河爲陸音祛以泰山爲櫓音望車騎雷起殷
 震天動地先後陸離分散也離散別追淫淫裔音上綠
 陵流澤雲布雨施生也生取龜豹搏豺狼手熊羆

天卷之四

九

足蹙羊蒙也鵲蘇絳也白虎被斑文跨壁馬也
補陵三嶠之危下磧歷之坻音徑峻赴險越壑厲
水推蜚廉弄解薦音皆上聲而韻補叶去聲未詳格
蝦蛤鉞音猛氏霜要裹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項
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翺
翔往來也駸駸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
侵淫促節儻疾速遠去流離輕禽蹇屨狡獸轉
白鹿捷狡蒐軼赤電遺光耀追恠物出宇宙彎蕃
弱夏良滿白羽射游梟櫟音蜚遽擇肉而后發先
中而命處弦矢分甄射的殪一發死仆此二句然

未詳若夫青琴古神女處代司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閑

而化燔許屈許然猶然也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

德隆於三皇功美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讀日車馬之用抗此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古韻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苑之獲則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墜碎不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遂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宋祝堯曰子虛上林雜曰兩篇實則一篇也賦之問答體原於卜居漁父之篇厥後外士草述之至

十二

文休明辨 六卷之四
漢而此體遂盛此二賦及兩都等作皆然首尾是文中間是賦體已變矣世傳既久變而又變其中初之賦以鋪張爲靡而專於詞者則流爲齊梁唐則流爲唐末及宋之文體性情益遠而六義漸盡矣然此等之半固將進士大夫於臺閣釋其蘊蓄此其用非徒爲山林草野之士賦詠景物而已則得之矣又曰相如之賦雖多虛語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與詩之賦諫何異揚雄乃曰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巳戲乎隱具亦責之過矣

兩都賦有序

漢班固

漢明帝時固爲蘭臺令史帝脩洛陽宮西京父老有經帝不都長安之意固恐帝去洛陽作兩都賦以諷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

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馬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常作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祖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問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

文休明辨 六卷之四

十三

嗣抑國家之遺美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臯陶歌虞奚斯魯公于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兮之漢室又如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脩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治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

眩曜西都賦是也折以今之法度東都賦辭曰是也

西都賦

有西都長安賓問於東都洛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揔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嶠有南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紉輪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眾流之限汧汭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

人休明辨 天卷之四

十四

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謂秦漢之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制平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在秦野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秦建策留侯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寔惟作京形勢於是晞秦嶺職北阜挾澧漸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凡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修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問閭且于九市開場貨別隧市分

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闔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中修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平名亞春陵中信陵連交合衆騁鷺乎其中市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陵宣帝霸陵文帝北眺五陵高惠景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綬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一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七充奉陵邑蓋以疆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上言國陵之盛封畿之內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

十五

厥七千里卓犖諸夏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綠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錯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峻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存焉下有鄼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兩荷鍾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紛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數

澤陂池連乎蜀漢漢書作澤陂繚以周牆四百餘

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

計此其中乃有九章之麟大宛之馬黃支

之犀條枝之鳥類至于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

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太紫紫微

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閣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

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禁楹以布翼荷棟桴而高

驤雕玉瑱以居楹栽金瑩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

光爛朗以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轉開

文休明辨 八卷之四

十六

同閨房周通門閤洞開列鐘虞於中庭立金人於

端闕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啓扉徇以離宮別

寢承以崇臺閒館叶平轉煥若列宿紫宮是環

清涼宜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叶平

宇若茲不可殫論叶平增盤崔嵬登降照爛叶平

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叶平

官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

茝若椒風披香發越上數句皆漢蘭林蕙草驚

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臨於孝成屋不呈材不

露形裏以藻網絡以編連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

缸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叶平

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鉅砌玉階彤庭硯城綵

緻琳珉青瑩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縹綺組

綰紛叶平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卜有四

位昭儀婕妤長使少使五官順常無消窈窕繁華

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叶平左右庭中

朝堂百寮之位蕭何叶平魏相叶平謀謀乎其

佐命則垂純輔翼則成化叶平流大漢之愷悌蕩

亡秦之毒螫叶平故今斯人揚樂和之聲作

文休明辨 八卷之四

十七

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叶平諫叶平故

老名儒師傳叶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

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元元本

本殫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周以鈞陳之立

衛以嚴更之署叶平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郎之廉

孝虎賁贅衣闥尹叶平陸戟百重各有其司叶平

周廬千列微道綺錯輦路經營脩金飛閣自未央

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陵墜道而超西墉

混建章而連外屬叶平設璧門之鳳闕上祗稜而

棲金爵內則別風飀飀曉曉眇麗巧而竦擢張千門

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閭閻爾乃正殿崔嵬層
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音盪而出駁蘇合娑蘇可
洞指鳥諸及以上請以與天梁宮名上反宇以蓋戴
也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鑒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
蹇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焚楣雖輕迅與標
狡猶愕胎而不能階時攀井幹音來而未半目
眩轉而意迷拾櫺檻而却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恍
恍以失度巡迴途而下低既懲懼於祭望降周流
以彷徨步甬道以繁紆又杳窅而不見陽排飛闌
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

十八

後太液音池覽滄海之湯湯音揚揚波濤於碣石激
神岳之嶺將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以上
室之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峭崿金石崢
嶸音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坎壈之混
濁鮮顯氣之清英騁文成李少之不誕馳五利大藥
之所刊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貫列仙之
攸館非吾人之所以上爾乃盛娛遊之壯
觀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或靈而講
武事叶木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草內
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叶木水衡

虞人理一作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罟網連
紘籠山絡野叶常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鸞
輿備法駕帥群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統鄭鄩歷上
蘭六師發逐百獸駭彈震震燐燐雷奔電激草木
塗地山淵反覆叶蹂躪其十二三乃恟怒而少
息爾乃期門飲音飛別刃攢鋒要蹏音追蹤鳥驚
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倚弦不再控叶平矢不單
殺中必疊雙颺颺音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
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音猱猱狻猊狻猊狻猊
竄叶上爾乃移師赴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兇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

十九

觸蹏音許少音施巧秦成音力折音椅音倮倮
扼猛噬腕角挫脰徒搏獨殺叶式挾師音豹拖熊
螭曳犀犛犛象羆超洞壑越峻崖音蹶音斷巖巨
石頽松栢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
子乃登羣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
三軍之殺獲音原野蕭條目極四裔音禽相鎮
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音昨音陳輕
騎以行魚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爵以
之盛音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集乎
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

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倚
倚若擣錦與布繡燿燿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
鵠鳩鵲鸛鵒鴝鵒音逆鳬鷺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
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輦輅登龍舟
張鳳蓋建華旗音反祛黼帷鏡清沅靡微風澹淡
浮櫂女謳鼓吹震然音反聲激越管音屬天鳥群翔
魚窺淵招白鵬下雙鵠投文竿出比目撫鴻置音
御婦綴方舟並驚俛仰標樂遂乃風舉雲搖浮游
洧覽前乘秦嶺後越音九嶷東薄河西涉岐雍宮
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

文休明辨 天卷四

廿

按山川究休祐之所用叶平聲采遊童之歡謠第
從臣之嘉頌以上言遊童之盛於斯之時都相翠邑邑
相勸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二韻士食舊
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音清商脩族世之所
嚮工用高魯之規矩絜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音
稱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音清十分未得
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予實
秦人矜夸宮館保界河山信識昭襄音秦二而知始

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為乎夫大漢之開元也音始奮
布衣以登皇位由數莽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
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攻有橫而當天討
有逆而順民故安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何權宜
而拓其制時豈恭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
曾不是覩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
以建武音武之治永平音明之事監于太清以變
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
合相戒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樞
郭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

文休明辨 天卷四

二一

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
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音光於是聖皇乃
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蒼輿
雲靈擊昆陽憑怒雷震音平遂超大河跨北嶽立
號高邑音高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
之濫滌音清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晉統接漢緒
茂育群生恢復彌宇勲兼乎在昔事勒乎三五音
紐豈特方軌並迹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
聖之險易云爾音一而哉凡夫建武之元天地革
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

寔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
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
龍驤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
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
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商祖
社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
勒成儀炳乎世宗武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
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于永平之
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辟雍明堂靈臺之上儀脩袞龍之
法服鋪鴻藻中景鐸也大義揚世祖廟正雅樂神人

文在甲子 卷之四

二二

之和允洽群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
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
燭幽然後增周舊脩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
于諸夏總八方而為之一字極是以皇城之內宮
室光明闕庭神麗叶音奢奢不可踰儉不能侈言奢
此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
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詎合乎靈囿若
乃順時節而蒐狩聞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
制考之以風雅叶音奢歷騁虞覽四職叶音奢嘉車攻
采吉日以上四音皆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

鯨魚鱗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禁音混和
玲瓏天官景從盛威盛容山靈護野芻御方神
之八方兩師泛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
戎竟音野戈鋌利音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音
如焱焱音炎揚光飛文吐焰生風攸音野歎音
山音曉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音平遂集
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音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
帥然後舉烽伐鼓申音三驅輶音輕音一車霆激驍
騎電驚由基音射音范氏音施御弦不音睨音
也音禽鸞不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
文休明辨 卷之四

二二

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踴音餘足士
怒未音渌音筆音及音散也先驅街路蜀車按節音於是
薦三犧效五牲音祭禮神祇懷音百靈觀明堂臨
辟雍音揚緝熙宣皇風音時音方音登靈臺考休徵音
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音始音目中夏而布德瞰四
裔而抗稜音咸西盪河源東濤海潯音北動幽崖南
曜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
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音轡音失音水懷奔走而來
賓遂綏哀牢音開求昌音未音詳置求昌音春王三朝
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方音之圖籍膺萬

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
樂供帳置平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
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鑾班玉
觴嘉珍御太平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
斜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鐃管絃曄煜
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部舞備太古畢四
夷奏間奏德廣所及僭比其休音堯音離音
罔不具俱一作集萬樂備百禮既皇歡浹群臣醉降
烟臘熅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
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多其懼其侈心

廿四

之將明而怠於東作也乃中舊章下明詔殊命
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
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
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脩織紉男務耕耘
器用陶匏服尚素玄倫及耻纖美而不服賤奇麗
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一於是百姓滌瑕
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源滅
廉耻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
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
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

與嗟歎玄德謹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語言百部
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誅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
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
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此以相較
之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乎土
中平夷洞達萬方輻輳音秦嶺九峻涇渭之川
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
御列仙孰若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延及太液昆明
鳥獸之園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

二五

義侵禮孰與履法度翼翼濟濟子徒習秦阿房之
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
王者之無外音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嬰然
貌失容遂巡音降階音然意下捧手欲辭
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一五篇之詩賓既卒業
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
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小子狂簡不知
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辭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冥

變五位之神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
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加反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望皇莅止造舟為梁備罭
老國老五更乃父乃兄抑抑威皇一作儀孝友光明
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漢家所供化唯神未觀厥
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陟陟反
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和祥風祁祁和甘雨百

文林明發二卷之四

二六

穀蒸蒸成庶草繁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育上聲

寶鼎詩

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氣上歆浮雲寶鼎見
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祭祖廟兮享聖神昭
靈德兮彌億年叶福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嘉祥阜兮集
皇都發皓白羽兮奮翹翹英容潔朗兮於淳情彰
皇德兮俾周成未延長兮膺天慶叶平聲○宋魏
亦一篇也前篇極其弘曜賦中之賦也後篇折
以法度賦中之雅也篇末五詩則又賦中之頌也

六義猶存是以取之嗣是張衡作兩京賦南
都賦左思作三都賦大抵祖此今不復錄

藉田賦

晉潘岳

伊晉之四年武帝泰正月丁未當作皇帝親率群
后藉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
應掃路封人遺宮封上掌舍設行馬青壇蔚其
嶽立兮翠幕黜丁敢反以雲布結崇基之靈址兮
啓四塗之廣阡阡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
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青猶音介服于
縹青白輒兮緝轅綴於黛和儼儲駕儲皇於屢左
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僚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
文林明發六卷之四

二七

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色盛兮按游車之麟麟
車微風生於輕輿上兮織埃起於朱輪森全璋
以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叶平若湛露之晞曉朝
陽兮似衆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駕車車
萃閭闔天洞啓參也三奎方駟兩常伯陪乘太僕秉
轡后妃獻種種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犂耨掌
升降之節官正設門閭之蹕叶毗天子乃御玉輦
蒞華蓋衝牙佩鐔銓王綃統綵金根照耀
以晃炯兮龍驤騰驤而沛艾行貌表朱玄於離坎
方此飛青綱於震兌方西中黃曄以發暉兮方采

五色紛其繁會五輅王念象鳴鑾九旗印月為常

通帛為旂旌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旌旒旒旒璅鉞

為旗龍蛇為旒全羽為旌析羽旌旒旒璅鉞

也入藥藥也雲罕也曉曉也蕭蕭也管嘲嗒也知孔以嗽嘈

兮鼓鞀也磁隱以砢也磁荀也簾巖以軒也者兮也以猛獸

貌洪鐘越乎區外震震也軒填塵驚連天以幸乎

藉田也蟬冕也頽也以灼灼兮碧色也肅其芊芊似夜

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巔也於是伐皇乃

降靈壇撫御耦也耕游場也染履洪縻也牛在手三

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也或五也推也或九也夫大

推于斯時也居靡都鄙人也民也無華也商也長幼雜

文休明辨 卷之四 二八

選以交集士女頒斌而咸也戾也被褐振裾垂髻總

髻躡踵側肩荷裳連袂也黃麾為之四合兮陽

光為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并舞乎康衢

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藝靡

推也一作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勵躬先勞以悅

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

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也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

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

弗任四人也民之務不一也一作野有菜蔬之色朝靡

代耕之秩也無儲穡以虞也災徒望歲以自畢也一作

必三季也夏商之衰皆此物也律也微也今聖上昧且不

顯夕惕若慄圖置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

之恤畏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

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諷日重

簋普淖也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

黍稷馨香旨酒嘉粟宜其民和年豐而神降之吉

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

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

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

乎千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

文休明辨 卷之四 二九

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

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不亦遠乎

不亦重乎敢作頌曰

思樂旬畿薄採其芳大君戾止言藉其農也叶奴其

農三推萬方以祗也暗耨我公田實及我私我也說斯

盛評我也簋斯粢我倉如陵我庾如坻也連念茲在茲

永言孝思民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

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宋祝堯曰按臧榮緒晉書

為試要之篇末雖足頌而篇中純是賦賦多頌少

當名曰賦然馬揚之賦終以風班清之賦終以頌

非異也田賦詩詞於淫樂故不可以不風莫都

大禮慶成賦

宋張耒

維宋六世宗壬申元祐七年仲冬將有事於南郊於是天子乃翳青雲之屋乘雕玉之輿應龍受轡招搖翼輶建虹霓之脩竿兮飈彗星之飛旂太一執節以先驅兮二十八星拱手仰武祀經營而周流貌貅六師雷靈萬乘初沸以雲湧忽山峙而川靜蓋天子粹然玉潤健然天運望宮門而動色顧執策而命進惟烜赫之靈源兮實鼻祖於神明覽光德而來降兮館玉宇之嚴清張成英之廣樂備干籥之盛舞景光交徹鸞鶴來下升殿神嬉靈豫醉

宋休明辨 大卷之四

三十

爵飽頤翼異清廟觀德之宮七聖宣太二祖太真在天時降于宗時降于宗世有哲孫豈弟無疆惠我文人瞻祖祐而念功兮顧禰室而感親聖孝油然而發中兮在位望而含辛霽陽告旦祥飈掠塵從去我髦士來祗精裡御史肅吏司馬飭兵既透透遲遲日雲流而日行兮又洵洵業業海運而天聲靈旗洪旆翕赫欽霍兮攬擎龍虎而亂鯢鵬雄驚懽威而震伏兮柔良化禮而肅清弛威張戰天戈兮固已熄滅蚩尤而折撓槍執飛廉圍商羊爲之有司兮義和磨刮盡獻其光明蓋頃都空問翹

首跂足俯窺屨綦傍規佩玉者忽焉不知手之加額口之成祝也於是背都城望惟宮郊垌坦其迤遞兮場圃既寒而畢功頽青雲以連屬此下形容紫虹霓之經緯紫微下屬於兩觀句陳錯施於萬雉扶顛之神仰立而拱翔德之龍下抱而曳疑神變之欵成兮涌九地而出峙連廡千柱廣殿萬杙飛甍闢楠洞牖屹壁酸股之隅眩目之極唐韶洛閣下執筭而莫計班倕操斤而自惑者類非資材於斷墁固皆機杼之紡績也一室之用足以溫一家一宮之費何啻衣一國此有驚震之蹕既震洵

宋休明辨 天卷之四

三一

擊之聲咸寂寂齋寢之靜深兮何清虛而邃密天子兮端而虛儼而一多儀未舉精意已寒甲夜始晦嚴鼓載作飛欵走伏神警鬼愕望舒騰精以燭霄兮玄冥收威而布德叶得靈囂五震軫車將中天子乃被袞執玉兮齋明莊栗之誠動于進趨表于形容千燎具揚萬炬畢融上揜熒惑旁爍燭龍近爲朝陽遠爲融風赫赫曠曠煌煌輝輝列次之士野屯音之師歸如酌醇醪而御兼衣黃沚汪洋璧玉照徹祥綬衡布協氣下浹音爲樂和形爲人悅白質之獸簫聲之鳥紛披雜沓應奏而舞節陟

降既周燎煙始升奔星走虹奉璧薦牲豐隆奔馳
而仰驚兮祝融焜煌而上征開閭闔兮闕清都后
帝燕兮百神愉圓錫蓋兮方獻興岳輪固兮漢效
濡於是禮備樂成整車而旋萬類環極端門闢天
賞出千庾恩流百川北包大壤南盡島蠻民西
越流沙東窮海壖令未脫口雷動風傳野無窮人
獄無宿愆破械解縲負帛囊錢車及其舍士復其
伍效伎呈才千鏡萬鼓天子舉酒以屬群公咸曰
休哉天子之功系曰於穆聖皇廷皇極兮嚴恭精
裨帝來格兮柔祇並立儼牲璧兮文祖右坐臨有

本明華 卷四

三二

赫兮於惟祖宗有常則兮諸兵畏刑愛貨良兮貨
於政有損益茲不易兮帝則鑑之哉穀錫兮兢兢
業業一二日兮三載一祀年萬億兮宋祝堯曰賦
雅頌蓋上聚司馬班揚諸作然化腐為奇其意
而與其辭正後學之所當學也知此則誦朝華於
已波啓夕參各未振何患語言之陳腐哉告曰
傷於情刻則自苛抑諸賦已然此又何足議哉

黃樓賦并序

宋蘇轍

熙寧神宗十年七月河決澶淵水及彭城下余兄
子瞻適為守為水備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
二丈八尺子瞻廬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以
身率之與城存亡水既涸子瞻曰不可使徐人重

被其害乃增築徐城即城之東門為大樓焉望以
黃土曰土實勝水轍於斯樓引水之遺迹乃作黃
樓賦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
嘻殆哉在漢元光武帝年元光河決瓠子騰壓鉅野衍溢
淮泗剗上梁楚受害二十餘年下者為汙澤上者
為沮洳剗上民為魚鼈郡縣無所天子封祀泰山
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
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韻之嗟惟此邦俯仰千
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為一
文俾朋游 卷之四 十三

窺吾壖之摧敗呂梁頽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
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為海聲
舞魚龍於墮壑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
鞀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去閭閻之橫潰乎
冬日之既迫水泉縮而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
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
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
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天安於樂者不知
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自今我
嘗與子憑茲樓以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

為城引長河而為帶原臯衍其如席桑麻蔚乎布
旆畫阡陌之縱橫分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
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霏霽山川開闔蒼
莽千里叶去聲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借馳群石傾
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沛没人
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為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
之峰歸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翱翔崑崙我相重激
水既平渺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
斷為缺傷心極目叶莫麥熟木秀離離滿隰飛鴻
群往白鳥孤沒橫煙澹淡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

廿四

泮漫古汴入焉匯為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鳥
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
月之東出金鉦薄於青嶂陰氛為之辟易窺人寢
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楫而入戶使人體寒
而戰慄息洶洶於羣動聽淵流之蕩涌可以起舞
相命一飲千古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
夫昔之居此者乎未寓此前則項籍劉備後則光
弼李建封姓張戰馬成群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
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為虛空山
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遺老既已灰滅而無

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閔河決於疇昔
知變化之無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眾客釋然而
笑頽然既醉河傾月墮携扶而出宋明范日賦也
知賦之當流而不知賦之當則宋明范日賦也
知賦之當則而不知賦之當則宋明范日賦也
此賦兼之可謂能洗當時文體之病
矣。以上變體而流於文賦之漸

文體明辨卷之四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

三五

文體明辯卷之五

賦二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

俳賦自楚辭有製芝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
相如左烏號之影弓右夏服之功箭等可始分
兩句作對之影弓右夏服之功箭等可始分
之不足向今特取此涉於情願含風興諸義者錄

文賦并序

晉陸機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
遺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錫文尤
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
文依明辯卷之五

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
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
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逐也蓋所
能言者具於此云爾

佇立中區以玄覽覽順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
逝瞻萬物而思紛也悲落葉於勁秋喜一作柔條
於芳春心凜凜一作以懷霜志眇眇一作而臨雲詠
世德之駿俊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
嘉藻麗一作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
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驚八極心游

萬仞其致也情曠曠不明而彌鮮明物昭晰明而
互進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
流濯下泉而潛浸音長淫於是沈辭佛恍若游魚
銜鈞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縷繳而墜
曾雲之峻收百世一作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
朝華於已披落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一作須臾
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
咸叩懷響者必畢一作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
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
擾或龍見而鳥瀾如鳥游或安帖而易施或岨岨

文依明辯卷之五

二

諧而不安聲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
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踟躕於燥吻終流離於
濡翰辭理扶質以立辭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
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以
歎或操觚觚以率爾或含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
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冥而求
音幽絲邈遠於尺素吐滂沛也乎寸心言恢之而
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清條之森
森繁風飛而飈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
二量紛紜揮霍態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

契而為匠文宗在有無而僂俛仰俯當淺深而不

讓雖離方而避圓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

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臨論達者唯曠詩緣情

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清明碑披文以相質誄纏

縣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

以彬蔚音彬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音熒煒

燁一作而論詰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

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韋其為物也多姿其

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遺言也貴妍暨音

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

文休明辨 卷之五

音振不之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

失機而後會匪操末以續竊謬玄黃之秩序故典

忍垢濁而不鮮或仰偏一作於先條或俯侵於後

章或辭害而理比也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

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

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

適中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以一作居要乃

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補片而效勸

一作亮功多而繁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

清麗芊眠音眠炳若繡縠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

乃開合乎彙篇雖行軸於于懷怵他人之我先苟

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若音若發穎秀豎離

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為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

音之所緒經緯心半落心失貌而無偶意徘徊而不

能禱音禱去也音雄石韜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櫟

音之勿剪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音里於白雪音

也吾亦以濟夫所偉音也或託言於短韻對窮

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

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音平或寄辭於瘁音音瘁言

徒靡而弗華音華混蚩蚩而成體索良質而為瑕

文休明辨 卷之五

音寒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

異徒尋虛而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

猶絃音也而微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

務嘈囋音才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

音高而曲下寤防露音未與桑間又雖悲而不

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以一作去濫闕大義之

遺味同朱絃之清汜音汜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

不豔若夫豐約之裁音裁俯仰之形因音識變曲

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音樸而辭輕或

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以覽之而必察或研

之而後精警猶舞者趁起同一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非華說實之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余一作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也過識前脩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藁簫之罔窮與天地乎竝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手掬患挈瓶之器喻小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蹉跎音鴝遲音鴝於短韻放庸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過去不可止

文休明辨六卷之五

五

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胃脰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美以馭選音雜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而一作溢目音冷冷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晉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蒐以探賸頓清爽而一作自求埋翳翳音翳而逾伏思軋音軋其若抽是故一作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音勦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也一無伊茲文之為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使無閼音閼通億載而為津俯貽貽於來

葉仰觀象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平塗無遠而不弥理無微而不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按此篇論詩賦等體及尚巧貴研之語皆非至當之論蓋當時文章之弊也至如片言居要雖愛必捐諸句又自有不可少者故取之

蕪城賦

宋鮑照

蕪城者廣陵故城漢吳王濞之所都也至余孝武帝時臨海王子瑱鎮荆州照為其府參軍隨至廣陵于瑱叛逆照見故城荒蕪而子瑨事實同於濟遂為此賦以識之

文休明辨六卷之五

六

江複關之限四會五達之莊道當昔全盛之時時車挂轆音轆人駕音駕有扈閭撲地歌吹沸天葦通音通貨鹽田錐音錐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修泰法佚周令音佚崇墉剝濬洫圖脩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榦烽櫓音櫓之勤格音格高五獄袤廣三墳音墳若斷岸龜音龜似長雲製礧石以禦衝音衝者音者櫛櫛壤土以飛文音飛觀基局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音代五百餘載竟瓜剖一作而豆分音豆出英澤葵音葵依井荒葛音葛結音結羅虺音虺階關音關磨音磨一音一魑魅山鬼野鼠城

低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飢厲厲寒鴟嚇

雛伏越古暴字藏虎乳血餐膚崩榛塞路崢嶸

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忽飛灌莽杳而無際

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以頽直視千里

外唯見起黃埃糾於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

局黼帳歌堂儻問之某琬淵池碧樹弋林釣渚之

錦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

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佳麗一作人蕙心執質玉

貌絳脣莫不埋冤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輩之愉

文休明辨六卷之五 七

樂離宮之苦辛坎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

為蕪城之歌七曰邊風起一作急今城上寒井徑咸

芳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何言也宋祝竟曰賦

風興之義比賦與秦離哀同情然秦離哀同情

過於辭言窮而情不可窮若此賦則辭過於情言

窮而情亦窮矣此古今人之所以不相及也

雪賦

宋謝惠連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統王

遊於苑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陽延枚叟來

相如姓司末也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

王乃歌北風於衛詩北風其涼詠南山於周雅天上

同雲甫授簡於司馬如相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

妍辭俾色揣稱為寡人賦之相如於是避席而起

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古齊也雪山峙

於西域六岐昌周發詠於來思今我來思姬

滿王名申歌於黃竹國中大雪人東曹風以麻

衣比色如雪楚諺以幽蘭儷曲白雪之曲蘭盈尺

則呈瑞於豐年表丈則表沴於陰德雪之時義遠

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升焦泉一作涸

暢谷凝火井滅溫泉水沸潭無涌炎風不興北戶

墜扉裸胡壤不衣垂繒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

文休明辨六卷之五 八

沙連氛素靄捲日靄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

遂多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氲蕭索霭霭浮浮瀟

瀟奕奕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綠毫而冒棟終開

簾而入隙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既因方

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眴隔則萬頃同縞瞻山則

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壁達如連璐美庭列瑤階

林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鵬失素純袖愜冶玉顏掩

嫋若乃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神山

曜照崑山爾其流滴垂水綠霑屋宇承隅繁兮若

馮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繽紛繁霧之貌皓汗蛟

繁之儀迴散繁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
無窮羞難得而備知若乃申娛玩之無已夜幽靜
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
醇酎御狐貉之燕衣對庭鵲之雙舞瞻雲鴈之孤
飛折園中之萱草摘階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
憐枝葉弟也之相遠馳遙思於千接願按手而同
歸鄒陽聞之憊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
乃作而賦積雪之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
衾兮坐芳絳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
又續而為白雪之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

文休明辨 卷之五

九

醜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褫珮而解紳怨年
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
鮮耀一作輝於陽春歌卒王乃尋繹吟詠撫覽扼腕
顧謂枚叔枚字也起而為亂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
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玄陰
凝不昧其繁太陽耀不固其節節豈我名繁豈我
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像任地班形素因
遇立汗隨染成縱心皓一作然何慮何營宋惠連
作此賦以高麗見奇蓋其承可陳子賦盡細賦亦
自荀卿雲蓋諸賦中來後人詠雪皆脫胎焉至於
二歌微招意語意風靡別為一體又騷之變者然
猶發乎情而含風比興義意味近占非若枯樹賦

族事為歌徒存聲律而已嗚呼情之不可已也如此夫

月賦

宋謝莊

陳王曹植初喪應名劉名端憂多暇綠苔生閣芳塵
凝樹悄焉寂懷弗一作怡中夜迺清蘭路暗桂苑
騰吹去聲寒山弭蓋秋坂臨瀛深堅而怨遙登崇
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晞空素
月流天沈吟齊章東方之殷勤陳篇數月出抽毫進
牘以命仲宣王粲仲宣跪而稱曰臣東鄙幽介
也長自丘樊昧道懵學孤奉明恩臣聞沈潛地既
義高明天既經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桑出
文休明辨 卷之五

十

於東沼嗣若英若木於西冥引玄兔於帝臺集
素娥於石庭胸眺音應見東方日警闕音
魂未成生曰日示冲虛順辰通燭從星澤風則
賦風增華台三室揚彩軒軒官委照而具業昌
入漢而樓月淪精而漢道融漢宣帝李夫人夢
此若夫氣霽地表雲欽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
菊散芳於山椒也鴈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
降澄暉之藹藹音列宿掩綈音長河韜映音
祗也雪凝圖靈天水鏡連觀宮觀霜縞周除音
冰淨君王乃厭晨歡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音

樂也去燭房卽月殿芳酒祭鳴琴薦若乃涼夜自

淒風篳成韻親懿莫從羈孤遞進聆臯禽之夕聞

聽朔管北笛之秋引於是絲桐練擇響音容歌舞

選和徘徊房惆悵陽阿房露陽阿鋒林虛籟風

淪池滅波情紆曲軫痛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上

日美人適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

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響未終餘景就早滿

堂變容迴遑如失又稱歌日月既沒兮露欲晞歲

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陳王曰

善乃命執事獻壽薦璧敬珮玉音服之無斁宋祝

文休明賦卷之五十一

賦也此篇雖用雪賦格而事屬各極其妙先敘事

次評景次詠題次詠遊賞而終之以影又得詩人

所賦之情故隔千里兮共明月之句極爲奇世所稱賞

嘯聲也賦

晉成公綏

逸群公子體竒好異傲世忘榮絕弃人事晞一作

高慕古長想遠思去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

游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一作研

道德之玄與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一作狹

世路之阨一作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踰俗而遺身乃

慷慨而長嘯于時曜靈日俄景流光濛汜音似日

逍遙攜手踟躕步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乃

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燦發起協黃宮於清

角雜商羽於流徵飄游雲於泰清天集長風乎萬

里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欲更爲良實自

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

物近取諸身役使心御用氣說動發脊有曲發口

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濇音細而不沈

清激切於竿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

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

奢淫濟洪大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風則生風

文休明賦卷之五十二

布唱引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

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慷慨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驚

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

至和故極樂而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

而騁望喟仰一作拊手而抗首嚮長引而慘音亮或

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柔擾或澎

淖而奔壯橫鬱鳴而滔水流涸水乾列繚眺長

而清昶逸氣奮涌繽紛交錯列列飈揚嗽嗽一作響

走胡馬之長嘶迴一作寒風於北朔又似鴻鴈之

將雛群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

物無窮機發響速佛鬱衝流參譚雲屬皆多相
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
谷南箕動於穿蒼清颺振平喬木散滯積而播揚
蕩埃靄之溷濁變陰陽之至和移淫風之穢俗若
乃游崇岡陵景也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盤石漱清
泉藉皋蘭之倚靡貌蔭脩竹之嬋娟亦美乃吟詠
而發散聲驛一作驛而響逆舒蓄思之悱憤奮又
結之纏絲心滌蕩而無索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
象金革並樂器擬則也陶匏衆聲繁奏若笳若簫礪
破震隱訇磕礪音嘯發徵則隆冬熙蒸騁羽則
文休明辨卷之五

十三

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春鳴條
風音韻不恒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
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喑
瘖音伏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羗殊尤也而絕世越
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于時絃駒結舌而
齊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魯人發聲輟聲而止
歌審子名歛手而歎息鍾期弃琴而改聽尼父忘
味而不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凰來儀而捐翼乃
知長嘯之奇妙蓋亦音聲之至極宋祝堯曰凡人
則有依傍有摹倣其成不難若作此等文必須委
危駕空將無作有或引他事比狀或就別事間解

全足虛空形容出來方見作手此賦頗得此
體苟以類長何患不能為無敵官之文乎

野鷺賦

宋鮑照

集陳之隼以自遠而稱神栖漢之雀乃出幽而見
珍此瓊瑣也禽其何取亦則景而承仁捨水澤之
驩逸對鐘鼓之悲辛豈徇利而忘命將感愛而投
身入長羅之逼脅悵高繳之樊縈邈辭朋而別偶
超煙鶯而風行跨日月以遙逝忽瞻國而望城踐
菲迹於遥塗昇弱羽於丹庭瞰東西之繡戶眺左
右之余曷貌纖殺也而含悴心翻越而慙驚若將
墜而墮谷恍不知其所寧惟君固之珍麗實妙物
文休明辨卷之五

十四

之所股翔海澤之輕鷗巢天宿之鳴鶉鵲程才於
臬猛暈薦體之雕文既敷容以照景亦避翮而排
雲雖居物以成偶終在我以非群望征雲而延悼
顧委翼以自傷無青雀之御命乏赤鴈之嘉祥空
穢君之園池徒慙君之稻梁願引身而剪迹抱末
志以幽藏於是流歲遂遠慘節方崇雲纏海岱風
拂嶠潼飛雲馳轍飄沙舞蓬視清池之初涸望綠
林之始空立振蒲之寒渚託隻影以為雙工疎宛
拔喙而掩背悲結悵而滿胃處朝晝而離念假外
見而遷排涉脩夜之長寂信專思而知哀風梢梢

而過樹月蒼上而照臺水依岸而早結霜託草而
先摧欽雙翻於水裔翹孤趾於林隈情無方而兩
集事有限而星非之類在俄頃而猶悼矧窮生
之所懷此以下託於人奈開宿世之高賢澤無微而
不均育草木而明義愛禽鳥而昭仁全頌卵而來
鳳放乳鹿而感麟雖陋生於萬物若沙漠之一塵
苟全軀而畢命庶鬼報以自申也此賦從鸚鵡賦
中來雖亦尚辭而其使婉動之處實以其情使之
然也以六朝之特而有賦若此則知辭有古今而
覺耳文選乃不錄此賦前輩謂昭明識語詎不信
夫

文休明辨末卷十五

十五

緒白雜毛馬賦

宋顏延之

宋文帝為中郎將時嘗受武帝緒白馬之
賜及帝受禪去馬乃死帝命群臣賦之
之時為秘書
監故有是作

維宋十有四載文帝元嘉十四年也盛烈光乎重華不數少
世武義粵其肅陳文教迄已優洽泰階之平可
升興王之軌既一作按訪國美於舊史考方哉四
載於往牒昔帝軒轅黃帝軒轅氏陟位飛黃神服服皇后后唐
先膺錄赤文龍馬候日漢道亨而天驥呈才武帝
天馬于渥魏文德懋而澤馬效質伊逸倫之妙足
自前代而間出竝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所

文休明辨末卷五

五

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是用精曜天駟叶協從靈
物咸秩暨明命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有肆險其
險遠以稟朔經或踰遠而納賁賁聞王會之阜
昌和函夏之充物總六服侯爵以收賢馬掩七
戎西戎有而得駿蓋乘風之淑類貫先景景風先
疾之洪胤故能代驂象輿歷配鉤陳可去齒筭延
長聲價隆振信聖祖之蕃錫一作晉皇情而驟進
徒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梳髮叶方雙瞳夾鏡兩權
顙協月異體峰生殊相逸發叶方超捷絕夫塵轍
驅驚迅於滅沒叶莫簡備塞門獻狀絳闕叶且
刷幽燕書秣荆越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
恐其馳騁無度也惟帝惟祖爰游爰豫飛輶軒以
戒道環轂騎叶而清路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鑿
以節步具服金組蕪飾丹轡叶寶鉸星躔縷章
霞布進迫遮列一作却退屬輦輅欵忽聳擢以鴻
驚時濩畧而龍翥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侍御
至于一作露滋月肅霜侯至秋登或王于興言闡
肆作威稜臨廣的坐百斛並臺料擇武藝品驍
騰流藻文周施和鈴重設睨影高鳴將超走中
折此分馳迴場角壯未埒別輩越群絢練實同

絕捷趨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經玄蹄而電散
歷素天並蹄素支而冰裂齊門也馬胃沫緒汗溝走
血熱汗並蹤跡迴唐道畜怒未涑洩一作乾心帝
降而微怡都人仰而開悅妍變之態既華凌邁之
氣方厲叶力藥下餘一蹄躡蹻之牽掣一作隘通都
之園束春西極而驟首望朔雲而踈足將使紫驚
駢衝綠蛇衛轂纖驪接趾秀驥以上四者齊于暗
折叶馬于觀王毋於崑崙墟要帝臺神人於宜仙嶽
盤于遊政此下有作鏡前王夏太肆於人上取悔
文休明辨 不卷之五 十七

義方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徙解裝鑒穆武周穆王
憲文光漢武帝振振民隱脩國章戒出豕之敗御
豕突出期為趙簡子御有惕飛鳥之跼衡周穆王田
鳩飛時於衛若驚之以策馬故祇慎乎所常忽
警一作備乎所未防輿有重輪之安馬無乏方陸
駕之佚處以濯龍內與深委以紅粟之秩
祿服養知仁從老得卒加弊帷聖以收什質天情
周皇恩畢亂曰惟德動天神物今於時馴子明
也駿充階街堅兮稟靈月聖祖雲龍兮雄
志侔音儻精權奇善行兮既剛且淑服轡羈兮効

足中黃劄殉驅馳今願終惠養蔭本校兮竟先朝
露長委同離兮宋祝亮日賦也兼有風義蓋其詞
賦家所不可少者至唐李杜
詩馬之作則又出於此矣

舞鶴賦 宋鮑照

散幽經相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鍾浮曠之藻
質抱清迴之明心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
匝日域以迴驚窮天步而高尋踐神區其既遠積
靈祀此而方多精舍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叶
死引圓吭頤之纖婉頓脩趾之洪矯叶青熟霜毛
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叶朝戲於芝田夕飲乎
文休明辨 不卷之五 十八

瑶池厭江海而遊澤掩雲羅而見羈去帝鄉之岑
寂歸人寰之喧卑歲崢嶸而催暮心惆悵而哀離
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涼沙振野箕風動天嚴
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音長河雪滿羣山叶既
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迴曉月將落感寒
難之早晨憐霜鴈之遠漠沙臨驚風之蕭條對流
光之照灼咲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始述叶
以鳳踰終宛轉而龍躍躑躅徘徊振迅勝摧驚身
蓬集矯翅雲飛離網別赴合緒相依將興中止若
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逸翮後塵期翦先路

指會四會之通規翔臨岐矩步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
機逗止節角疎也視分形長揚緩驚竝翼連聲輕迹
凌亂浮影交橫衆變繁姿參差游密烟父霧凝若
無毛質風去雨還不可談悉既散寬而盪目迷不
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整袂容而自持仰天居
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
心耻巾拂二舞兩停九弄劍雙止雖邯鄲善歌其
敢倫豈陽阿名舞之能擬入衛國而乘軒乘軒公卿
出吳都而傾市吳王問閭莖女于西閭門有雙白
送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未視竟日賦也
文宋書卷之五 十九

其詞之不能盡在六朝時可謂工而又工者也中
間若無毛質之整神容以自持等語亦皆超詣末
叙其事古末王明嘯賦格特惜其不知
古人之賦止不在盡其言而後為工耳

螢火賦

唐駱賓王

唐高宗末年貢王為長安主簿生賦幽繁
有感於夜甚出入之時託之而作此賦以
寓其憂思之意云

伊玄功之播氣有丹鳥之賦象順陰陽以一作亭
毒資變化而涵養每寒潛而暑出不知來而藏往
既發暉而一作外融亦含光而內朗若夫小暑南
收大火點西流林塘改夏雲物迎秋忽凌虛而赴
遠乍排叢而出幽均火齊珠之宵映如夜光繼之

暗投近將歸而未返忽欲去而中留入槐榆而熠
發若改燧而環周繞堂皇而影遍疑秉燭以嬉遊
點綴懸珠之網隱映落星之樓乍滅乍興或聚或
散居無定所習無常軌叶龍泛灩乎池沼徘徊乎林叶龍岸狀火井之沈
熒似明珠之出漢叶龍名值衝飈而不烈逢淫雨
而逾煥叶龍灼灼兮如湛盧之夜飛的歷一作
兮象招搖之夕爛叶龍與夜燦而相炫照重陰於
已昏鑪共燭火而齊息避太陽於始旦叶龍爾其
光不周物明足自資偶仙鼠而伺夜謝飛蛾之赴

文宋書卷之五

二十

嬉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至人之無迹
懷明義以應時處幽不昧居照斯晦隨隱顯而動
息候昏明以進退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遷
化腐木以一作含彩集枯草而藏煙不貪熱以作
爾苟進每和光而曲全豈如鎔金而自鑠寧學膏
火之相更叶龍蟬蛸之胃蛻怵蟻蝱之慕羶匪傷蟬
蛸之夕叶龍不羨龜鶴之年捨榆飛而控地搏扶起
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豈逍遙之異筌夫何化之
斯化無使然而自然若乃有來斯無通去不至排
朱門而獨遠昇青雲而自致匪偷光於鄰壁寧假

輝於陽燧終徇已以效一一作能靡因人而戍事物

有感而情動迹或均而行異釋必應之於同聲道

周求之於同類始未明於趨捨終詎識其指意子

尚不知魚水之為樂吾又安知螢火之所利高明

兮有融遷變兮無窮牛哀條而化虎一作非羽泉

忽兮生熊血三年而藏碧冤一變而一作非一一作非成

虹知戰場之化一作憐憫冤獄之為蟲彼剽飛作

鱗之弱質尚矯翼而凌空何微生之多蹟獨宛頸

以觸籠與壁光之照廡同劍影之埋豐觀道迷而

可復庶鑒幽而或通覽光華以自照顧形影以作

文休明辨 六卷之五 二十一

而相書感秋夕之殷憂暫宵行之二而字一作耀耀

離耀耀飛兮絕後連殷愛積兮明白剪見流光之

不息愴驚魂之屢遷如過隙兮已矣同奔電兮忽

焉儻餘光一作之可照庶寒灰之重然宋祝堯

虛整學徐庾體纖妖媚時尚之殊無可取

此武備有發乎情之義得鸚鵡野刺之微旨是

或錄之又曰此而賦也本取強以比此或此其明

或其意前後復出既繁且塞

賦三 文賦 或楚辭上居漁父二篇已肇文事而子虛

後人放之純非其體蓋議論有辭之文也今姑

錄膾炙人口諸篇以備一覽學者誠能真知其

非而不惑於世俗之

長楊宮賦

漢楊雄

漢成帝將大誇功人以多禽獸乃命右扶

風俗氏入南山四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陽

漢中張羅網置不捕禽獸以備車騎長

楊射熊館以網為周罔罔獸獸其中今胡

民不得收殺雖生至射熊館還上北賦以

之風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

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元延獵長楊先命右

扶風節左太華山而右褒斜谷名一採藏辭言差

而為弋獵紆南山以為且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

文休明辨 六卷之五 廿二

於山隅帥軍萃蹕蹕也一作法園錫戎獲胡陽戎人

所獲其擒熊羅拖家豬木擁槍纍以木相纏以為

儲胥舊籬也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

農人三旬有餘其勤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

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

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令樂遠

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疲車甲叶說本非人主之

急務蒙客卿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邪

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

僕嘗倦其談不能一一其詳請畧舉其凡而客自

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
窳窳音軌其民鑿齒之徒以上三者皆相與磨牙
而爭之豪俊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安於是上帝
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
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斬也邑下將降旗一日
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食
鞬音鑑鑿也生蟻音介也胃被滯汗叶音以為萬姓
請命乎皇天廼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叶音規
億載愀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
帝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弊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

廿三

革鞬音馬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
璚瑁而踈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
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衍之樂憎聞
鄭衛幼音秒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
薰鬻音句作虐東夷橫叛羗戎毗睨閩越相亂遐氓
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帝勃怒爰整
其旅乃命驃騎將軍衛青汾沅沸渭音盛雲合
電發音非颶騰波流機駘蜂軼疾如奔星擊如
震霆碎輶輶音名破穹廬腦沙漠髓余音名遂獵
一作乎千庭驅羣駘燒煥音見分黎音名單于

磔裂屬國音越夷坑谷跋扈莽刊山石蹂躪輿廐
係索老弱音奴吮音也鉞音也金鏃淫夷音也
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領音也上向故曰樹領
匈奴伏音也二十餘年尚不收惕息夫天兵四臨
幽都音也先加音也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
四征羗音也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
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矯足抗手音也
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末無邊城之災金革之
患今朝廷音也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
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履莫不沾濡士有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

廿四

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
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音也險安不忘危乃時
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音也習馬長楊簡
力狡獸校武影音也乃萃然登南山瞰鳥弋音也
名西歷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
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敗獵陵夷而不禦也
是以車不安朝日未靡音也旃從者髮髯委屬而還
亦所以奉太尊音也之烈遵文武音也之度復三皇
之田反五帝之虞音也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
姻以時男女莫荒出惜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

見百年就見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懸鳴鞀磬之和建碣磬音禁鞀磬之聲也虞夏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詩有也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頌吹合雅古阮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瑞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千將來比榮乎往號平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

入休明辨 天卷之五

廿五

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政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發蒙廓然已昭矣朱視竟曰謂答之賦如子虛上林首尾雖是文而中猶是賦也此篇則自首至尾純是文而賦之本義失矣既後唐末及宋諸儒以之爲賦豈非濫觴於此哉

阿房宮賦

唐杜牧

六王鼎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鬬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蟲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

不齊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凄凄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王孫見蘇醉樓下殿輦宋于秦朝歌暮夜一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繼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髮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官車過也輶轡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韻似非賦體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綆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重叔掠其人倚疊如山一作斂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

二六

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布一作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使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

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謂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使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秋聲賦

宋歐陽脩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日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礚如波濤

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縱縱錚錚金鐵皆鳴

廿七

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

嗟悲哉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

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憤

茂佳木葱龍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

勝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

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周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

能其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黝然黑者爲星星柰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哉賊亦

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

廿八

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前赤壁賦

宋蘇軾

壬戌仲秋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

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

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

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櫂一作棹兮今蘭漿一作葉

擊空明相映兮泝流光一作光兮今懷望美

人兮今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

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

詳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

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

南飛此非曹孟德字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

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名

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

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

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

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

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

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

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北下子情思客亦知夫水

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此句盈虛者如彼

而卒莫消長也此句蓋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

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

無盡一作去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

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風

赤壁賦 卷之五 廿九

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

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

子之所共食一作作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

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宋謝枋得曰此賦學莊子文法無一句與莊

駢語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為也

後赤壁賦 宋蘇軾

是歲之歲十月既一一作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

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

在地仰見明月領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

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

者薄稟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

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

以待子不期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

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

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巖

巖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援鵲之危巢俯馮

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

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悲蕭然而恐凜

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

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

赤壁賦 卷之五 三十

如車輪玄裳綺衣晏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翩過林阜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皆非子也邪是學莊子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颶風具四方賦

宋蘇過

仲冬之夕客有扣門指雲物而告余曰海氛甚惡非祲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蔽上

文林明辨 大卷之五

世一

叶未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之暴怒掠眾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頌瓦擗屋礮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濤瀾襄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竝驚會千車而爭逐虎豹駭駭鯨鯢奔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而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蹙予亦為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盡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

光來喧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悅理草木之既偃輟軒檻之已折補茅茨之罅漏塞墻垣之頽闕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管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昔之飄然若為巨邪吹萬不同果足怖邪蟻之緣也噓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叶苦夫噓呵曾不足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鵲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叶無彼視吾之慄慄亦爾汝之相莞叶去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辯陋耳目之不廣為外物之

文林明辨 大卷之五

三二

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髣髴之過目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邪虛邪惜吾知之晚叶去也未視竟曰嶺南有颶風每作特難過嶺故作此賦尤為人所瞻炙然終不能脫當時文體之弊也

賦四

律賦按賦至律體已變矣下逮六朝沈約輩出徐叟繼起又復隔句對聯以為四六而律益細限以入韻受之以音律諸情對偶精切為工而於情於辭皆非論古體之變至此則元氣既斂科更用古賦遂棄此律而不習今數篇以備一體其說以戒云

寒梧棲鳳賦以孤清夜

唐王勃

鳳兮鳳兮來何所圖出應明主言棲高梧梧則輝
陽之珍木鳳則丹穴之靈雛理符有契誰言則孤
遊必有方駭南飛之驚鵲音能中呂嗟入夜之啼
鳥况其晶靈蕭散節物凄清疎葉半頌高歌和鳴
鳥也將託其宿止人也焉知乎此情月照孤影風
傳暮聲將振耀其五色俟簫韶之九成九成則那
率舞而下懷彼衆會罔知淳化雖璧沼可飲更能
適於醴泉雖瓊林可擇復想巡於竹樹念是欣往
耶忘晝夜何安安而能遷則思思其不暇故當披
拂寒梧翻然一發自此西序言投北闕若用之銜
文休明辨 云卷之五 三三

詔真宣命於軒堦若使之遊池庶承恩於歲月可
謂擇木而侯處卜居而後歇豈徒比跡於四靈常
棲棲而沒沒列矣

明水周禮以盥取明水於臬賦以玄化無幸至
以共祭祀之明也蓋賦以玄化無幸至

唐韓愈

古者一一作聖人之制祭祀也一一作無必主忠信崇吉
獨不貴其豐乃或薦之以水不可以黷斯用致之
於一作天其事信美其義惟玄月實水精故求其
本也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煇一作周官
侯清夜或將祀一作圓丘於玄冬或將祭祀一作方

澤於朱夏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視
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少同功於造化
應於有生一作於無形象未分徒騁離婁之目光
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既齊芳於酒醴詎比賤於
潢汚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于以表誠潔于以戒荒
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爲如得其宜情一作明水
之薦一作斯在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
蘖之名實處罇壘之器降於圓魄殊匪一作金莖
之露一作出自方諸一作陰疑大乍一作似鮫人之淚
在南海中與人將以贊于陰德一作非配夫于一作

文休明辨 云卷之五

三四

陽燧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兎影騰一作
流精聊設監以收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而垂一作
作象的一一作爾而呈始漠漠而茫一作霜積漸微
微而浪生豈不以德協于坎同一作類類則感
形藏在一一作空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理一作不
謬虎一作太師一作建嘯于谷之義一作可崇足以驗聖
賢一作聖真一作之無黨一作知一作天地之至公竊
比太羹之遺味幸希薦於廟中一作漢宗貞元八年禮
畢以此賦命題時進士中第者二十三人其間
多知名士而愈名在十三時號爲龍虎榜云

披沙揀金賦一作寶之道

唐柳宗元

世說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
往往見寶雖嶠文品亦云

沙之爲物兮視汗若浮金之爲寶兮耻居下流沈
其質兮五才或闕耀其光兮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以脩然
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
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爲儔披而擇之斯焉見
寶盪浸淫而顧眄指炫煥而探討動而愈出幽以
卽明涅而不淄既堅且好潛雖伏矣獲則取之翻
混混之濁質見熠熠之殊姿久暗未彰固亦將君
是望先迷後得孰謂弃予如遺其隱也則雖昏昏
淪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于至道其
文休明辨 不卷之五 卅五

遇也則散奕奕動融融煥美質兮其中明道若昧
兮契彼玄同儻俯拾而不弃諒致美于無窮欲蓋
而彰將炯爾而見素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觀
其振拔汗塗積以錙銖碎清光而競出耀真質而
特殊雖處囊而纖光乍比劍拭土而異彩相符用
之則行斯爲美矣求而必得不亦說乎豈獨媚旭
日以晶瑩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乍
分粲若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岐
昌卽詠陸文可侔而昭明是選若然者可以
以議披沙之所託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

爰來拂以增光寧謝蒲籬之學汰之愈卽詎懸擲
地之才安有希採掇於求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
有物混成賦虛象生天地之始 宋王曾

妙物難摸先天有諸著自無名之始生乎立極之
初不縮不盈賦象寧窮於廣狹匪雕匪斷流形罔
滯於盈虛觀此一聯則幸則開 原夫未辯兩儀中
含四象雖欲兆於形管曾莫知夫影響問洪纖而
莫得自契胚渾考上下以都忘孰分天壤及夫太
樸將散三光欲萌清濁待茲而一判昏明由是以
相生然後品彙咸觀用作有形之始淳和外發或

文休明辨 不卷之五

三六

知至道之精是何小不隱於纖介大不充於寰海
配一氣以冥運亘終古而斯在縱陰陽之推盪我
質難移任變化之紛紜斯形不改豈不以有者真
有之基物者生物之先冥搜而兆朕斯顯寂聽而
音容莫傳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
聚而爲山川觀此一聯則字相得在草木使視焉
且無訝深蟠於厚地搏之不得疑上極於高天本
自疆名誠難取類其始也既出無而入有其終也
亦規天而矩地既不可指掌而窺又不可因人而
致明君體之而成化則所謂無爲而爲君子執之

而立身亦同乎不器之器無反無側神之聽之諒
潛形於恍惚實委化於希夷傾毀何田固東持之
在我剛柔有體將用捨以隨時今我后掌握道樞
恢張天紀將窮理以盡性思反古而復始巍巍乎
執大象而撫域中達妙有之深旨此曾毀試之故
器也

金在鎔賦金在良冶
求鎔成器

宋范仲淹

天生至寶時貴良金在鎔之姿可觀從革之用將
臨熠耀騰精乍躍洪鑪之內縱橫成器當隨哲匠
之心觀其大冶既陳涌籊斯在俄融融而委質忽
文休明辨 云卷之五 三七

曄曄而揚彩英華既發雙南之價彌高鼓鑄未停
百鍊之功可待况乎六府會昌我稟其剛九牧納
貢我稱其良因烈火而變化逐懿範而圓方如令
區別妍媸願爲軒鑑軒鑑
鏡也儻使削平禍亂請就干
將劒國之寶也有如此者欲致用於君子故假手
於良冶時將禁害夏王之鼎可成君或好賢越相
之容必寫是知金非工而弗用工非金而曷求觀
此鎔金之義得乎爲政之謀君喻冶焉自得化人
之旨民爲金也克明從上之山彼以披沙見尋藏
山是務一則求之而未顯一則棄之而弗顧曷若

動而愈出既踴躍以求伸用之則行必周流而可
鑄美夫五行之粹三品之英昔麗水而隱晦今躍
冶而光亨流形而不縮不盈出乎其類尚象而無
小無大動則有成士有鍛鍊誠明範圍仁義俟明
君之大用感良金而自試居聖人天地之鑪亦庶
幾於國器

長嘯却胡騎賦清肅閑外
胡騎肅去

宋范鎮

制動者以靜善勝者不爭伊劉氏之長嘯却胡
人之亂將初歷歷以傳聞合圖風靡遂稍稍而引
退一境塵清當其分晉室之憂勤守弁門之衝要
文休明辨 云卷之五 三八

邊寇衆至虜戰數挑勝不叩以近決敵不可以前
料凌雲拔幟誰爲趙壁之謀訴月登樓獨引蘇門
之嘯出自予口期於衆聞徵角更變宮商互分儼
神意以不動服戎心而若醺終夜長吟故異雞鳴
之客遠人咸聽遂收烏合之羣是知安可破危利
能圖害攻而至吾不爲之戚服而去吾不爲之泰
亦猶雅歌之樂坐鎮軍中不假射聲之威橫行塞
外豈不以嘯木予發抑揚而自娛騎雖爾衆顧視
而如無旣傾聽以知漢乃散逃而入胡若楚軍夜
遁之時聞歌於四面殊漢將道窮之日振臂而一

呼宜夫深謀者為衆歸尚力者必自匿此以安而得傳彼以疆而失利因惟口之出好去滿目之異類遂使本朝雙闕時有內面之人廣漠一隅不逢南牧之駟大哉人籟斯分邊兵遂潛蓋得先聲之術曾無黷武之嫌談笑而却秦軍理宜共底偃息而藩魏室功亦難蕪是何據一郡之尊憑百姓之助勢至小也以德而大嘯甚微也因誠以若使被髮之醜類咸審音而遠去夫如是則有天下之君曷為西北之慮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汾陽征虜
文休明辨 不卷之五

廿九

宋秦觀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匹馬雄趨方傳呼而免胄諸羌駭矚俄下拜以投兵方其唐祚中倣胡塵內侮承范陽倡僣之亂值承泰代宗因循之主金縢不足以禦其貪嗜鎧仗不足以止其攘取雲屯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羣難破重圍之虜子儀乃外弛嚴備中輪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按轡以徐行於是露刃者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尚臨於金甲想可汗未厭於蒙羸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幃幙

之盛果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悍勁屬我師之困乏校之力則理必非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衛四環去兵兩夾雄鋒無鎧鉞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據鞍以出若乘擒虎之驟失仗而驚如棄華元之甲金石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至大也以誠可開矧爾熊羆之屬困乎蛇豕之群於是時也將乘驕而必敗兵不戢則將焚唯有明信乃成茂勲吐蕃由是而引歸師殲靈夏僕固於焉而暴卒禍息并汾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於孤

文休明辨 不卷之五

四十

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曷為鋒鏑之交下遭遺紀綱而不以蓋念至威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於恢詭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衛造國良之壘向若怨結不解禍連未央養威嚴於將軍之幕角技巧於勇士之場攻且攻今天變色戰復戰兮星動若如此則雖驍雄而必弊顧創病以何長符秦兮南伐之師坐投肥水新室恃北來之衆立潰昆陽固知精擊刺者非為將之良敢殺伐者非用兵之至况德善之身積宜福祥之天昇故中書二十四考焉由此而致題下謂錯用成文亦一體也

文體明辯卷之五

文體明辯 入卷之五

四一

文體明辯卷之六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樂府一

按樂府者樂官肄習之樂章也蓋自鈞天九奏
葛天八閎樂之來尚矣咸池以降代有作者故
六代之樂周人兼用之時世雖更而玄音不廢
迺知周公制禮之功於是爲大也秦有壽人之
樂五行之舞大率準周制而爲之漢興樂家有
制氏世世在太樂官雖曰但能紀其鏗鎗鼓舞
而不能言其義然古樂猶有存焉高祖時叔孫

文體明辯 入卷之六

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其後過沛自制風起之
詩令僮兒歌之是爲三侯之章而房中樂則命
唐山夫人造辭傳至於今孝惠時以夏侯寬爲
樂府令迄于文景習常肄舊無所增改至武帝
立樂府乃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
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
調可謂盛矣然延年以曼聲協律司馬以騷體
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鴈群篇靡而非典
時有河間獻王德奏雅樂而不用惜哉哀帝惡
其聲而罷之良有以也東漢明帝分樂爲四品

一曰大子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
 饗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
 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頗具而制亦
 不傳魏氏所作音靡節平雖三調之正聲實韶
 夏之鄭曲逮及晉世則有傅玄張華之徒曉暢
 音律故其所作多有可觀然荀勗攻杜夔之調
 聲節哀急見譏阮咸不足多也梁陳及隋新聲
 日繁唐宋以來制作甚富然較諸古辭則相去
 遠矣今採漢以下諸辭分爲九品而列之一曰
 祭祀二曰王禮三曰鼓吹四曰樂舞五曰琴曲

六曰相和七曰清商八曰雜曲其題不襲古而
 聲調近似者亦取附焉名曰新曲使作者有考
 焉嗚呼樂歌之難甚矣工於辭者調未必協諳
 於律者辭未必嘉善乎劉勰之論曰詩爲樂心
 聲爲樂體樂體在聲聲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
 君子宜正其文安得律辭兼得者而使之作樂
 哉又按樂府命題名稱不一蓋自琴曲之外其
 放情長言雜而無方者曰歌步驟馳騁疏而不
 滯者曰行蕪之曰歌行述事本末先後有序以
 抽其臆者曰引高下長短委曲盡情以道其微

者曰曲吁嗟慨訝悲憂深思以呻其鬱者曰吟
 因其立辭之意曰辭本其命篇之義曰篇發歌
 曰唱魏曹操有氣條理曰調梁江從簡有律憤
 而不怒曰怨感而發言曰歎晉石崇有怨又曰
 以詩名者古有嬌女詩晉楊方以弄名者以章
 名者漢廟樂有三侯以度名者古有採桑度青
 以樂名者以思名者宋僧惠休有江以愁名者
 處愁今不錄此編雖不悉載然觀所錄亦可
 觸類而長之矣又按唐庚有云古樂府命題皆
 有主意後人用以爲題直當代其人而措辭旨

哉斯言學者所當深念也
 祭祀樂歌辭按祭祀所以根本作樂所以致思
 以六律大同五聲入音六舞分而序之以祀天
 神四望以祭地祇山川以享先祖先妣則祭大
 用樂其來久矣古詩序所備吳天自威命則亦
 祀天地之樂歌清廟則祀太廟之樂歌我莊載
 芟良邦則明堂社稷之樂歌是也又其奏樂亦
 有次序周禮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
 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是也秦威典籍禮樂前定
 漢興高帝詔以孫通制宗廟樂太僕迎神于廟
 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
 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此豆上奏
 之樂歌清廟之歌不以爲歌亂人聲欲作於倫
 之猶古清廟之歌也豈歌所終下奏休成之樂
 美神明也豈也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今所傳
 者雖安世房中歌及武帝祀下十九章而已明
 帝分樂爲四品其一曰大子樂郊廟上陵用之

然其解亦不得自晉而下代有制作雖不能盡
合古調然使今之學者得以考夫詩歌之體而
論其得失焉則亦不可廢也今取其說於下云
為郊廟羣祀諸品而錄之并著其說於下云

漢郊祀歌

撰人編

按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乙
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多舉司
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畧論律呂以
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曰練時曰日
帝臨曰青陽曰朱明曰西靈曰玄冥曰維
泰元曰天地曰日出入曰天馬曰天門曰
朝麗首曰象載瑜曰赤蛟以正月上辛用
事牛泉閣立使童男女七十人歌之則此
歌乃相如等所作而青陽以下四章並注
云鄒子樂疑是作者姓名蓋與相如同事
者所謂數十人中之一也又按武帝所
神馬因次為歌及黜曰王伯作樂上以承
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錄下得馬詩以為歌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

四

協於宗廟先帝自性豈能知其音邪今觀
此歌有天馬二章則宗廟亦用之不特郊
祀也愚謂古禮祀天子于南郊祭地于北郊
迎時氣于五郊而巳武帝因秦人之陋信
方士之說乃祀太乙于甘泉祭后土于汾
陰祀五時于雍而南北五神之制久置而
不講何其悖於禮也今考其歌如帝臨
泰元天地后皇四章則祀太乙后土之樂
也如青陽朱明西靈玄冥五章則祀五
時之樂也如練時日天門等章則又
則天地五時通用之樂也其餘五章則亦
郊廟之所通用蓋其歌雖雜於樂官故亦
雜紀於史冊非一祭始末之全文也詞多
古雅非後世所及特其中有一難曉者故今
取其可通者錄之凡十五章

練時日三言四句

練時日候維有望叶平煥人說管音青蕭蕭延四

方之神九重開霞之旂也旌旂
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多也靈之下若風滿十

速疾也左倉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疾也

先以兩先驅般布也商裔流靈之至慶陰陰

陰靈相放慈慈也震澹也心靈已坐丘音飭同

也虞樂也至旦承靈億安牲蘭栗言牛角之小樂盛

香尊桂酒以尊酌宿八鄉之神靈安留吟也青黃

之四時徧觀此眺瑤堂衆婢音互並綽奇麗也此下數

樂而神女顏如茶言美女顏如茶也兆逐靡言武義反

靡而荷被華文厠也霧縠縠之輕細也阿細細也

文休明辨 卷之六

五

佩珠玉俠扶同嘉夜芳蔭蘭芳澹也安容與也

嘉觴

帝指天臨此下五章言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也意變備得其所清和

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偃武后土富

媼土德以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同黃

青陽此祠東

鄒子樂

青陽開動根荄音波草以遂言皆生膏潤并兼愛

歧岐行凡有足而畢逮也震聲發榮言草木舒榮

發可處頃頃日聽言禁中處敬穴者聞雷震枯槩

叶盈之反少長
 曰天在孕曰胎羣生嘽嘽徒感反惟春之祺福也

鄒子樂

朱明盛長男字古敷與平萬物桐也明稚生茂豫靡有

所訕敷華就也成實既阜也大既昌登成甫也大田百鬼

迪進也嘗廣大建祀肅雍不志神若有善祐也之傳世

無疆

西景神少昊也

劉子樂

西顥沆碭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舊不廢斗音姦

偽不萌
祆孽伏
息隅辟
讀曰僻
越遠
四貉
四夷咸服
鼻

人作明辨
六卷之六

六

墨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

玄冥方此之神

鄒子樂

玄冥陵陰蟄蟲蓋藏也古厚字木杳落抵也冬降霜

易亂除邪革正典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

義望禮五獄欲之時播收嘉索

惟泰元一十四

惟泰元尊天神妃坤為母故蕃釐讀曰壹經

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

而復始雲風霑電降甘露百姓蕃滋咸循厥緒

繼統共恭謹曰勤順天皇之德龍鱗此句爲泥

選休罔不矜許乙及飾嘉籛列陳庶幾宴享
成振整也
叶平

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鐘鼓竿笙雲舞翔翔招搖靈

旗畫也九夷賓將也猶從

天地雜言二句

天地並況助同賜也惟予有慕爰熙興也紫壇思求

厥路之恭承禋祀縕豫爲分此紛華也甫繡

周張此句曰肅若舊典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

三
淫同合好效龍虞同恭一九歌畢奏斐然殂鳴琴

其前喜叶詩百官齊齊各攷事盛生實且進聞

其有不喜吏反下下

七

膏言以牲實俎以蕭煇脂神奄讀日留臨須史頁

也長薦音離靈前揆音光耀明叶音寒暑不忒音況

皇章以此既若展詩應律銷鳴王玉鳴函含宮吐

角激徵清發梁歌聲繞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未久

長聲氣遠條也達鳳鳥古神夕奄虞也蓋辭孔

也甚平享聲

天馬凡二首首三言句
數不同各注於後

太一況天馬下言此天馬乃太一所賜故來下也露也赤汗血沫

呼內
反
流赭
如流
赭也
志倣
儻精
權奇
策踴
浮雲
騰

鳥上馳上驥體容與世同萬里今安匹龍鳳

友馬生明載反○此元鼎四年秋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九夷皆蠻貊

此馬遠來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馬毛色如虎化若

鬼變化若天馬徠歷無草經千里循東道言從西

天馬徠執徐時在辰將擢舉誰與期言當齊諸侯

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武命好仙常乘

之往登天馬徠龍之媒天馬既來游闔闔門觀玉

臺上帝之居此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李

景星顯見音信星土彪列謂彰著而象車昭庭日

親以察牛刺列父言懸象秘事昭顯參侔開閭今

鼎瑞參等於開闢也爰推本紀汾隍名鄆方音

而焉誰改轉出鼎皇祐元始五音六律依音謂和

也饗讀日昭言聲變並會雅聲遠姚姚姚

空桑琴瑟空桑出善木結信成四興遞代釋代奏

八風生殷殷音隱鐘石音羽簫簴音舞鳴河龍

供鯉醇色也犧生百末百草華旨酒布蘭生布列

若蘭之泰尊柘漿析朝醒以漿漿解微感心攸通

脩名言精微所應其心攸通周流行常羊音通也

思所并思與神瓊瓊瓊復正直往審音寧音歸也

日所克當往馮馮夷河河螭螭切和疏寫平言馬

靈靈使切馮夷水水神神令之上天布施后土成

穰穰豐年四時榮此元鼎四年夏得

齊居產草九莖連華宮童効異宮中之童披圖案

謀玄氣之精回復此都精蔓蔓日茂芝成靈華

此元封二年夏

后皇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物指寶發冀州冀州兆蒙

祉福沅沅音充流四塞假同狄夷合處也附經營

文休明辨天卷六九

萬億咸遂厥宇居

華燁燁三言三

華燁燁固靈根神之序過天門車千乘音敦音

昆侖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音按音蘭堂神之

行旌容容音揚音騎音沓音沓音從從音

二聲神之徠泛翊翊音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掄音

壇宇九疑賓音夔音龍音二聲神安坐音鳩音占音

讀日翊翊合所思音神音嘉虞音樂音中貳觴音

也福滂音洋音邁長延沛施祐汾之阿音楊金光橫

五神三言二

五神相五帝為太包四隣四方土地廣揚浮雲托
摩嘉壇椒蘭芳以椒蘭之芳璧玉精璧乃玉之精
英華光益億年美始興方典交於神若有承廣
宣延諸神咸畢觴靈輿位儀寒引其侍位
也淫也滌滌然然

赤蛟三言二

赤蛟蛟蛟黃華蓋上有黃氣露夜零晝晝
百君百君龍位龍位椒漿靈已醉靈

天卷之六

十

既享錫吉祥祥極降極降嘉觴靈殷殷
光揚光延壽命求未央其冥塞六合然逝
藏輯也萬國靈輿意象輿儀待也票然逝
旗透蛇音移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無喪喪
昔殷周之雅頌功德光名著於當世貴
譽垂於無窮今漢郊廟詩歌有祖宗之事人音
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有被定日人外有上休
樂府詩以對於廷自公卿大夫歌歌者和
識其銓銷而不論其意欲以風助
衆庶皆不論其意欲以風助

晉郊祀歌五郊

傅玄

晉武帝受命之初百歲草創泰始二年詔
郊祀明堂禮樂惟用祝儀遵周室舊禮
禮之義何改章而
已使傅玄為之詞云

夕牲歌此下二章章四言十句

天命有晉撥穰明明我其夙夜祇事上靈常于時
假迄用有一作成於薦玄牡進夕其牲崇德作樂
神祇是聽叶平

迎送神歌

宣文烝哉日靖四方求言保之夙夜匪康光天之
命上帝是皇嘉樂殷薦靈作景祥神祇降假享福
無疆

饗神歌此三章章四

天祚有晉其命維新受終于魏奄有兆民燕及皇
文休明辨天卷之六

十一

天懷柔百神不顯遺烈之德之純享其玄牡式用
肇理神祇來格福祿是臻

時邁其猶讀昊天天子之祐享有晉兆民戴之戴

畏天之威敬授人時不顯不承於猶繹思皇極斯

建庶績成熙庶幾夙夜維晉之祺

宣文維后克配彼天撫寧四海保有康年於乎緝

熙肆用靖民叶爰立典制爰脩禮紀作民之極

莫匪資始克昌厥後求言保之叶未詳

晉天地郊明堂歌

傅玄

夕牲歌四言十

皇矣有晉時邁其德受終于天光濟萬國萬國既
光神定厥祥虔于郊祀祇事上皇祇事上皇自幅
是臻巍巍祖考克配彼天叶韻嘉牲匪歆德馨維
饗叶韻受天之祐神化四方

降神歌肆言十

於赫大晉膺天景祥二帝邁德宣茲一作重光我
皇受命奄有萬方郊祀配享禮樂孔章神祇嘉饗
祖考是皇克昌厥後保祚無疆

天郊饗神歌三言四

整泰壇祀一作皇神精氣感百靈賓蘊朱火燎芳

文休明辨天卷之六

十二

新紫煙游冠青雲神之體靡象形曠無方幽以清
神之來光景照聽無聞視無兆神之至舉歆歆靈
爽協動余心神之坐同歡娛澤雲翔化風舒嘉樂
奏文中聲八音諧神是聽叶韻咸潔齊並芬芳烹
牲脍享玉觴神說饗歆裡祀祐大晉降繁祉祚京
邑行一作四海叶韻保天年窮地紀

地郊饗神歌三言四

整泰折俎皇祇衆神感群靈儀陰祀設吉禮施夜
將極時未移祇之體無形象潛泰幽洞忽荒音祇
之出夢若有靈無遠天下毋祇之來遺光景昭若

存終冥冥叶韻上祇之至舉欣欣舞象德歌戎文祇
之坐同歡豫澤雨施化雲布樂八變登教敷物咸
享祇是娛齊既繁侍者肅玉觴進咸穆穆饗嘉泰
飲德馨祚有晉暨群生溢九壤格天庭保萬壽延
億齡

明堂饗神歌四言十

經始明堂享祀匪懈於皇烈考光配上帝赫赫上
帝既高既崇聖考是配明德顯融率土敬職萬方
來祭常于時格保祚永世

齊二郊樂歌

謝超宗

文休明辨天卷之六

十三

按周禮天神也祇用樂不詞而漢以後
取皆得通用可謂畧矣齊雖學國不承而
命黃門郎謝超宗改造而超宗所造又
刪定前代頗延之謝莊之詞故能平備而
無歷代因陋就簡之失然其詞亦有過
者故今合而錄之

肅咸樂歌以宋顏延之夕牲歌酌定實出
入奏二郊通用此下六章章四
言十

賁承寶命嚴恭帝緒奄受敷錫升中拓宇亘地
皇隆天作主月域來賓日際今土開元首正禮交
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列序

引牲樂歌以顏延之夕牲迎送神儀
酌定牲出入奏二郊通用

皇乎敬矣恭事上靈昭教國祀肅肅明明有牲在滌有潔在俎以薦王衷以答神祐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望夜高燎佇晨

嘉慶樂歌

增損謝莊詞薦豆呈毛並奏二郊通用

我恭我享維孟之春以孝以敬止我烝民青壇曉霽翠幙端凝嘉俎重薦蕪籍再升設業設虛饗容王庭肇禋配祀克對上靈

昭韻

日夏樂歌亦刪顏延之辭迎神奏

南郊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禮行宗祀敬達郊禋金枝中

元休明辨

天卷之六

十四

樹廣樂四陳月御案節星驅扶輪遙輿遠駕曜曜

振振聲告成大報受釐元帥

北郊

詔禮崇營敬饗玄時靈正丹帷月肅紫輝社展薦登華風縣凝凝神維戾止鬱葆遙莊昭望歲芬環游辰太穰哉尚禮橫光秉藹

未至樂歌

皇帝入壇東門奏二郊通用

紫壇望靈翠幙佇神率天奉贊整地來賓神貺並介泯祗合祉恭昭鑒享肅先孝祀威藹四靈洞耀

三光皇德全被大禮流昌

登歌

凡二章章四言八句皇帝升壇奏

南郊

報惟事天祭實尊靈史正嘉兆神宅崇禋五時昭粦六宗彝序介丘望塵皇軒肅舉

北郊

佇靈敬享禋肅彝文縣動聲儀薦絜牲分陰祗以貺昭祀式慶九服熙度六農祥正

南郊

文德宣烈樂歌

此下四歌並見樂舞類禮之有序也

元休明辨

天卷之六

十五

武德宣烈樂歌

北郊

地德凱容樂歌

昭德凱容樂歌

嘉祚樂歌

雜言十二句皇帝飲福酒奏二郊通用

嘉禮承休錫盛德符景緯昌華應帝策聖藹耀昌基融祉輝世曆聲正涵月軌書文同日述寶瑞昭神圖靈貺沅瑞液我皇崇暉祚重芬冠冠往籍

昭夏樂歌

凡二章章三言十二句送神奏

南郊

薦饗洽禮樂該神娛展辰旆回洞雲路拂璇階紫
雲鵠青霄開曉皇都顧玉臺留昌德結聖懷

北郊

薦神升享序林淹玉俎停金奏寶旆轉旒駕旋溢
素景鬱紫躋靈心顧留宸睞洽外瀛瑞中縣

昭遠樂歌

四言十二句皇帝
親臨位奏南郊用

天以德隆帝以禮報姓尊俯陳柴幣仰燎事展司
采敬達瑄薌煙贊青昊震颺紫場陳警示策肅志
宗禋禮非物備福唯誠陳

隸幽樂歌

四言十句皇帝
親臨位奏北郊用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

十六

后皇嘉定祗玄時慶承帝休圖祗敷敷靈祉匪纂周
序軒朱凝會牲幣芬壇精明佇蓋氣郊調川瑞昌
警岳祥泰計友

休成樂歌

四言十二句皇帝
親臨位奏二郊通用

昭事上祀饗薦具陳回鑾轉翠拂景翔宸綴縣同
敷錫鐘石昭融羽炫深昇簫韶行風肆序輟度肅
禮停文四金聳衛六馭齊輪

梁郊廟明堂雅樂歌

沈約

梁武帝即位之初思古樂命沈約作雅
歌其川之郊廟明堂者表官出入奏後
與三朝同用呈帝出入奏呈雅取詩呈矣

上帝臨下有赫也牲出入奏雅雅取禮記
帝牛必在滌三月也薦毛血奏雅雅取禮記
雅取尚書至誠感神也降神之迎送神奏
雅取禮記祭統五君之尊爵飲酒之
之食福酒亦古獻爵之意也聖王爵飲即
外又有祭歌則各隨所祀而用之給詞雖
乏古調而音律頗諧

俊雅

本三章今取一章錄於蕭門故本類
集郊廟明堂不載此歌而但載於三朝
豈爲此也今存其目以備祭祀之樂云

皇雅

本三章今取一
章錄於蕭門故本類

華蓋拂紫微勾陳繞太一容裔被綖組參差羅罕
畢星回照以爛天行徐且謐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

十七

滌雅

此四言十四句

將脩盛禮其儀孔熾有膺斯牲國門是置不黎不
猶靡愆靡忌呈肌獻體永言昭事俯保皇德仰綏
靈志百福具膺嘉祥允洎駿奔伊在慶覃遐嗣

雅雅

反本興敬復古昭誠禮容宿設祀事孔明華俎待
獻崇碑麗牲充哉蘭幄肅矣簪纓其贊既啓我豆
既盈庖丁游刃葛盧驗聲多祉攸集景福來并

誠雅

本三章今取一
章錄於蕭門故本類

我有明德馨非秬黍牲玉孔備嘉薦惟旅金懸

設和樂具舉禮達幽明敬行樽俎鐘鼓云送遐福是與

獻雅四言六句

神宮肅肅天儀穆穆禮獻既同膺茲釐福我有馨明無愧史祝

禮雅本二章今取一章四言十四句

盛樂斯舉協徵調宮靈響慶洽祉積化螭八變有序三獻已終坎牲瘞玉酬德報功振聿成呂投壤生風道無虛致事由感通於皇盛烈比祚華嵩

登歌

又休用辨云卷之六

南郊本二章今取一章三言十句

嘏既明禮告成維聖祖主上靈爵已獻壘又盈息羽籥展歌聲倏如在結皇情

北郊本二章今取一章四言十句

方壇既埽地祇已出盛典弗魯群望咸秩乃升乃獻敬成禮卒靈承無兆神響載謐允矣嘉作其升如日

明堂凡五章章四言十二句

帝居在震龍德司春開元布澤含和尚仁群居既散歲云陽止飭農分地民粒惟始雕梁繡拱丹楹

玉墀靈威以降百福來綏右青帝

炎光在離火為威德執禮昭訓持衡受則靡草既凋溫風以至嘉薦維旅時羞孔備齋緹在堂笙鏞在下匪惟七百無絕終始右赤帝

鬱彼中壇含靈闡化迴環氣象輪軌綴駕布德焉在四序將收音宮鼓五飯穆駿駟宅昇居中帝臨外宇升為帝尊降為神主右黃帝

神在秋方帝居西皓允茲金德裁成萬寶鴻來雀化參見火斜幕無玄鳥菊有黃華載列笙磬式陳彝俎靈罔常懷惟德是與右白帝

又休明辨云卷之六

九

德盛乎水玄冥紀節陰降陽騰騰氣凝象闕右黑帝司智莅坎駕職衣玄袞寒圻地晷度迴天悠悠四海駿奔奉職祚我無疆求逢民極右黑帝

宗廟本七章今取二章四言十句

殷兆玉筐周始郊王於赫文祖基我大梁肇土七十奄有四方帝軒百祀人思未忘求言聖烈祚我無疆

有夏多罪殷人塗炭四海倒懸十室思亂自天命我職凶殄難既躍乃飛言登天漢爰享爰格福祿攸贊

唐冬至祀昊天於圓丘樂歌八章

太宗貞觀二年，禮部奏：「唐虞世祖，孝孫既定雅樂，至六年，郊禘禘禘，世祖等分撰樂章，其後更造不一，而其詞多用僞語，無漢人風調，其辭數首，以存一代之制。」

降神用豫和七言四句

上憲聰命膺會昌盛德殷薦叶辰良景福降兮聖德遠玄化穆兮天曆長

皇帝行用太和此下三章章四句

穆穆我后道應千齡登三處大得一居貞禮唯崇德樂以和聲百神仰止天下文明

登歌真玉帛用肅和

文休明辨六卷之六 廿

闔陽播氣甄曜垂明有赫圓宰深仁曲成日麗蒼璧煙開紫營聿遵虔享式降鴻禎

迎俎入用雍和

欽惟大帝載仰皇穹始命田燭爰啓郊宮雲門駭聽雷鼓鳴空神其介祀景祚斯融

酌獻飲福用壽和四言四句

八音斯奏三獻畢陳寶祚惟永暉光日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七言四句

疊璧凝影皇壇路編珠流彩帝郊前已奏黃鍾歌大呂還符寶曆祚昌年

武舞作用凱安五言八句

昔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鄭郊赤鳥見印山黑雲上大賚下周車禁暴開殷網幽明同叶贊非祚齊天壤

送神用豫和七言四句

歌奏畢兮禮獻終此下六龍馭兮神將昇明德感兮非忝授降福簡兮祚休徵

唐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樂歌八章

撰人闕此詞亦諸撰人闕亮等所撰

迎神用順和五言八句

文休明辨六卷之六 二一

萬物資以化文泰屬昇平易從業惟簡得一道斯寧具儀光玉帛送舞變成英忝稷良非貴明德信惟馨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全圓丘

登歌真玉帛用肅和此下二章章四言八句

至矣坤德皇哉地祇開元統紐合大承規九宮肅列六典相儀永言配命長保無虧

迎俎用和雍和

柔而能方直而能敬厚載以德大亨以正有滌斯恡有馨斯盛此去介茲景福祚我休慶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圖立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七言

玉帛牲牷分薦享羽旄干戚遞成容一德惟寧兩儀泰三才保合四時邕

武舞作用凱安詞同冬至圖立

送神用順和四言

陰祇叶贊厚載方貞牲幣具舉簫管備成其豐惟肅其德惟明神之聽矣式鑒虔誠

唐玄宗祭皇地祇於汾陰樂歌

按圖立方丘祭天地之正禮也漢武帝信方士之說乃祭於甘泉汾陰而後世或踵

文休明辨天卷之六

廿二

行之皆非禮矣特以此詞類得周禮六律五音互變之義故錄之又按文粹作肅宗方丘歌則此詞實肅宗時

迎神用順和林鍾以下各冊變凡四章章四言八句

林鍾為宮

韓思復

太樂仰暢殷薦明神一降通感八變必臻有求斯應無德不親降靈醉止休徵萬人

太簇為角

盧從愿

坤元載物陽樂發生播殖資始品彙咸亨列俎蒸布方壇砥平神歆裡祀后德惟明

姑洗為徵

劉晃一作見

大君出震有事郊裡齋戒既肅馨香畢陳樂和禮備候暖風春恭惟降福實賴明神

南呂為羽

韓休

於穆濬哲維清緝熙肅事昭配永言孝思滌濯靜嘉馨香在茲神之聽之用受福釐

皇帝行用太和黃鍾宮此下七章章四言八句

王駿

於穆聖皇六葉重光太原刻頌后土疏場寶鼎呈符歆雲降一作祥禮樂備矣降福穰穰

登歌與玉帛用肅和黃鍾宮此下七章章四言八句

文休明辨天卷之六

廿三

聿脩嚴祀展事禮宗祥符寶鼎禮備黃琮祝詞以信明德惟聰介茲景福永末無窮

迎俎用雍和黃鍾宮此下七章章四言八句

賈曾

蠲我漸饒潔我膋蕭有豆孔碩為羞既臧至誠無昧精意惟芳神其醉止欣欣樂康

酌獻飲福用壽和黃鍾宮

蘇頌

禮物斯備樂章乃陳誰其作主皇考聖真對越在天聖明佐神宵然汾上厚澤如春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太簇

樂奏云闕禮章載虔禋宗于地昭格于天惟馨薦
矣既醉歆焉神之降福求求萬年

武舞用凱安

黃鍾均之

蔣挺

維歲之吉維辰之良聖君綏冕肅事壇場大禮已
備大樂斯張神具醉止降福無疆

送神用順和

源光裕

方丘既膳嘉饗載謐齊敬畢誠陶匏貴賁芳簋豐薦芳俎盈實永永福流其昇如日

宋郊祀樂章

又体明辨 六卷之六

二四

宋初郊祀承前代之制命翰林學士賈

安奠王帛用帛安奉頌用豐安酌獻用禋
安飲福用禮安亞終二福用正安達仲亦

用高安真宗咸平中親郊更撰其詞至仁宗景祐中哲宗元符中徽宗政和中高宗

建炎初更續不一紹興中御製樂章及分命大臣與兩制儒館之士一新撰述義節

詳備皇帝入中壇用乾安降神用景安盥
洗升壇亦並用乾安天帝地祇位奠玉幣

並用嘉安太祖位奠玉幣用廣安太宗位
奠玉幣用化安降壇還位亦並用乾安奉

用豐安舟諸鹽九再升壇亦並同乾安
天帝位酌獻用禧安地祇位酌獻用光安

太祖位躬獻用彰安太宗位酌獻用韶安
遷位人小次亦拉川乾安文舞退武舞進

亞獻終獻並用止安出小次立諸飲福位
俾亦並用訖安飲福亦用立安還位亦

用乾安徽豆川熙安送神川景安望燎望

十曲寧宗朝更造二十九曲其詞多主於理而風格音調又出唐人之下故不備錄特收其差勝者列之

降神景安

高宗紹興中撰此
下六章章四言八句

陽動黃宮日旋南極天門蕩蕩百神受職爰熙紫

壇煩黃殊色神哉沛來盖親有德

降壇乾安

此與下章並
寧宗朝撰

天容澄謐景氣晏和璣竿薦醇銷璆叶歌帝降庭

止夜其如何神助之休宜爾衆多

終獻正安

敬事天地升僭祖宗陳盥于三介觴之重秉德翼

文体明辨 卷之六

二五

翼有來雍雍相予祀事福嘏日溶

送神景安高宗詔撰

撰沼

九霄眇邈神不可求何以降之監德之脩三獻備

成神不可留何以送之保天之休

諸望燎位乾安

此與下章並
宗朝集

莫神乎天陽噓而生日月星辰皆乾之精肆求厥

類與陽俱升。眊燎于壇。展也大成。

請望瘞位乾安

地戴萬物陰翕而成山嶽河嶺皆坤之靈克肖其

象與陰俱凝。眊塞于坎。思求厥成。

唐祈穀于南郊樂歌

褚遂良

按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
上帝左傳載孟獻子之言曰啓蟄而後
祈穀也鄭玄曲禮傳書乃云正月之郊爲
大報天不知大報之郊在十一月也又云
夏止之郊祭感生帝不知上帝即昊天
上帝本開有感生帝之說也又云郊而
祈穀奉令二說而一之不知春郊之專爲
祈穀也是以諸儒咸以其說爲不然更漢
也及此齊書儒議見郊開始其說行之
隋及唐宋因而不廢然玄之說猶謂上帝
卽感生帝因郊而祈穀而後世既知祈
穀之爲止祀禮不可廢持奉玄之說而增
祀感生帝耳苟有說者廢而止之一言可
決惜乎其不能也又謂制祈穀配以前漢
而宋人以太宗配恐亦非禮今姑錄唐宋

文休明辨 卷之六

二六

祈穀樂歌以備一闕而感生之樂
別前而不載伴作禮樂者有考焉

降神用豫和 詞同丘

皇帝行用太和 詞同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此下二章章

履艮斯繩居 中體正龍運垂祉昭符啓聖式事嚴

禋聿懷嘉慶惟帝永錫時皇休命

迎俎用雍和

殷薦乘春太壇臨曙入簋盈和六瑚登御嘉稷匪

飲德馨斯飫祝嘏無易靈心有豫

皇帝酌獻飲福酒用壽和 詞同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七言

玉帛犧牲申敬享金絲鍼羽盛音容庶俾億齡提
景福長欣萬寓洽時邕

武舞用凱安 詞同丘

送神用豫和 詞同丘

宋高宗祈穀樂歌 凡八章章 撰人闕

降神用景安 詞同丘

盥洗用乾安 此與下二章

帝顧明德監于克誠齋戒滌濯式示潔清郊丘合
祛享意必精既盥而薦熙事備成

文休明辨 卷之六

二七

升壇用乾安

帝臨崇壇媼神其從稽古合祛並侑神宗升階奠
玉誠意感通貺施鼎來受福無窮

上帝位奠玉帛用嘉安 徽宗

上穹昊天日星垂曜臨臨下土王國是保維玉與
帛寅恭昭報永左右之欽若至道

太宗位奠幣用宗安

於穆思文克配上帝洞選休成遵揚嚴衛祇薦明
誠肅陳量幣享茲吉錫中錫來裔

還位用乾安 此與下章

還位用乾安 詞同丘

克昭王業命成昊天泰時裡燎八陛惟闡肅然威儀登降周旋是謂精享神監吉蠲

奉俎用豐安

至大惟天云何稱德展誠致薦牲用博碩誠以牲寓帝由誠格居歆降祥時萬時億

上帝位酌獻用嘉安

三陽肇新萬物資始精誠祈天其聽斯邇願均雨暘田疇之喜如坻如京以備百禮

太宗位酌獻用德安

天錫勇智允惟太宗功隆德盛與帝比崇禮嚴陟文休明辨六卷之六 二八

配誠達精衷尚其錫祉歲以饗豐

齊寧祭樂歌

謝朓

按齊寧有二月令仲夏大雩亦左傳曰雩見而雩蓋龍見乃建巳之月陽亢之時陰

氣難達故雩祀作焉此雩也周禮司巫氏大旱則帥巫而舞雩蓋小旱則祈於小

神如社稷之屬早甚乃大雩而此早雩也其並祀五帝則本鄭玄所云雩祀五精

之帝也齊明帝建武二年早雩何休之建

議以為武帝既配方精于明堂則今亦宜

配饗于雩壇當時遂從其議未知於禮當

否也其後並祀配饗紛紛不一則皆齊俗

之矣今其樂歌存焉姑錄之其五

帝聖則別有論議以後明堂篇中

迎神歌凡八解解三言四句解

清明暢禮樂新候龍景選貞辰解陽律亢陰軌伏

耕下土荐種稑二宸儀警王度宣澹雲漢望昊天

三張盛樂奏雲儷集五精延帝祖四寧有飄縈有

秩和鬯芬圭瓚秘五靈之來帝閣開車煜燿吹徘徊

六解停龍轡徧觀此東雨飛祥雲靡七壇可臨奠

可款對八社鑒皇心八

世祖武皇帝歌凡三解

濬哲維祖長發其武帝出自震言八光御寓七德攸

宣九疇咸叙靜難荆衡凝威言一赫日丕承夕

惕刑政化一車書德馨言二盛紉去昭星夜景非雲

曉慶衢室成陰璧木如鏡言三燈光玉帛樂被匏絃

於鏗在詠陟配於天自宮徂兆靡愛牲牷我將我

享未作豐年三

青帝歌凡三解

營翼日鳥殷霄凝冰泮玄蟄昭言一景陽陽風習習

女夷歌東皇集言二春酒秉青珪命田祖溼群黎

三

赤帝歌凡三解

惟此剪德德恢台兩龍在御炎精來言一火景方中

南訛秩靡草云黃含桃實言二族雲蒼鬱溫風扇興

雨祁祁黍苗遍言三

黃帝歌 九三解七

稟火自高明毓金挺剛克涼燠資成化群方載厚
德解陽季句萌達炎徂澤暑融商慕百工止歲極
凌陰冲二泉流疏已清原隰甸已平咸言祚惟億
敦民保高京三

白帝歌 九三解二

帝說于允執矩固斯藏百川收滌精景應金方解一
嘉樹離披榆闔命鳥賓夜月如霜金風方嫋嫋解二
商陰肅殺萬寶咸亦道勞哉望歲場功冀可收解三

黑帝歌 六言四句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

三十一

白日短玄夜深招搖轉移太陰霜鍾鳴冥陵起星
迴天月窮紀解聽嚴風來不息望玄雲黝無色曾
冰裂積羽幽飛雪至天山側二關梁閉方不巡合
國吹饗蜡賓統微陽究終始百禮洽萬祚臻三

送神歌 九言四句

敬如在禮將周神之駕不少留一躍龍鑣轉金蓋
紛上馳雲之外二警七曜詔八神排闥闔度天津
解有滄興膚寸積雨冥冥又終夕四伴棲櫓維萬
箱皇情暢景命昌五

隋寧祭誠夏歌 七言六句

撰人闕

朱明啓候時載陽肅若舊典延五方嘉薦以陳盛
樂奏氣序和平資靈祐公田既雨私亦濡民殷俗
富政化敷

唐寧祭樂歌 貞觀中造

撰人闕

降神用豫和 詞同冬至國立

皇帝行用太和 詞同冬至國立

登歌真玉帛用肅和 此下二章章四言八句

朱鳥開辰蒼龍啓映大帝昭饗群生展敬禮備懷
柔功宣舞詠句液應序年祥叶慶

迎俎用雍和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

卅一

糾筵分彩瑤圖吐絢風管晨凝雲歌曉轉肅事蘋
藻虔申桂奠百穀斯登萬箱攸薦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 詞同冬至國立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此言四句

鳳曲登歌調令序龍雩集舞泛祥風綵毳雲迴昭
睿德朱干電發表神功

武舞用凱安 詞同冬至國立

送神用豫和 詞同冬至國立

宋明堂歌

謝莊

按周制祀上帝于明堂而以文正祀之蓋以周丘祭天其禮極簡未足以盡其意之

委曲放於季秋使有大饗之禮焉帝即天
也不曰天而曰帝親之也故以文王配也
我將之詩則其樂歌也後世因之故有明
堂之祭然晉時樂歌二郊明堂得以通用
似未得周公制禮之意至宋明帝使劉莊
造明堂歌始得專用且其儀節先後有序
亦一代之美制也故錄之但其並祀五帝
則惑於注疏而然然自漢以來已有此誤
尙何責於宋乎至若其詞
尤有可議則別論於後云

迎神歌三言三句

地紐謐乾樞回華蓋動紫微開旌蔽日車若雲駕
六氣乘綢繆曄帝京輝天色聖祖降五靈集構瑤
祀登珠簾漢拂幌月樓檐舞綴暢鐘石融駐飛景
鬱行風懋采盛潔牲牲百禮肅群司虔皇德迷大

文帝明辨卷之六

三二

孝昌貫九幽洞三光神之安解玉鑾景福至萬寓
歡

登歌四言十句

雍臺辨朔澤官練辰潔火夕照明水朝陳六瑚貴
室八羽華庭昭事先聖懷濡上靈肆夏戒敬升歌
發德永固鴻基以綏萬國

太祖文皇帝歌依周頌體雜言二十句

維天爲大維聖祖是則辰居萬寓綴塗下國內靈
八輔外光四瀛蒿宮仰蓋日館希旌複殿留景重
檐結風括胡一作櫺接綿達嚮承虹設業設虛在王

庭肇禋祀克配乎靈我將我享維孟之春以孝以
敬以立我烝民

青帝歌三言依木數十二句

驂映夕駟照晨靈乘震司青舂鴈將向北也桐始
莢柔一作風舞暄光遲萌動達萬品新潤無際澤
無垠

赤帝歌七言依火數六句

龍精初見大火中朱光北至圭景同帝在在離實
司衡水雨方降木槿榮庶物盛長咸敷阜恩覃四
宜被九有

文帝明辨卷之六

三三

黃帝歌五言依土數十二句

履良宅中寓司繩御四方裁化遍寒燠布政周炎
涼景麗條可結霜明冰川折凱風扇朱辰白雲流
素節分至乘經晷啓閉集恒度帝運緝萬有皇靈
澄國步

白帝歌九言依金數六句

百川如鏡天地爽且明雲冲氣舉盛德在素精木
葉初下洞庭始揚波夜光徹地翻霜照懸河庶
收成歲功行欲寧決地奉渥聲宇承秋靈

黑帝歌六言依水數十二句

歲月既晏方馳靈乘坎德司規玄雲合晦鳥路白

雲繁亘天涯雷在地時未光飭國典閉關梁四節

遍萬物假福九域祚八鄉晨晷促夕漏延太陰極

微陽宣鵲將巢冰已解氣濡水風動泉按此五其

祀青陽朱明西顧玄冥四歌而增黃帝以爲五也

世俗通稱爲五郊漢詞皆四言其行五言數以造

詞則自往始也梁蕭子顯曰洪範五行一曰水二

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月令木數入火數上

土數五金數九水數六火數七西方有木三土五

故數八南方有火二土五故數七西方有木三土五

言得土三言得火五言得水七言得金九言得木一

若依洪範木數用三則應水一火二金四也若依

月令金九水六則應木八火七也竊料莊之意必

以洪範一二之數言不成文故有假然使兩言

並連於理無害於言以數立言爲何難也且九言

又休明辨 天卷之六 三四

一可實爲兩言矣嘗讀古詩入言如胡勝爾也其

應猶今九言如四之口其登獻羔祭正之訓何其

然哉然則莊六言如玄冥合玄鳥路以下其句

已似三言強合而大詩固有大言近世自爲一

體耳可微而爲之而莊已不能矣况九言乎又上

世歌莊自謂依周頌而然則頌我將祀文王

定句不知何以云依周頌而爲之也其後南齊

魏季祭五帝歌因其體不蹈其弊勢使然也今著

送神歌 三言二

縕禮容餘樂度靈方留景欲暮開九重肅五達鳳
參差龍已沫雲既動河既梁萬里照四空香神之
車歸清都琬庭寂玉殿虛摩化結孝風熾顧離心

結皇思 去

隋五郊樂歌辭

故其祭亦以五郊之神也其神既以帝攝

黑帝也隋高祖仁壽元年詔牛弘卿言

許善心虞世基等改其樂詞其祀園

丘皇帝入至版位及迎送神奏初獻奏誠

復位亦奏皇夏祀五郊迎送神登歌其

詞與前代不相上下而五郊歌用其方音

錄之凡五章已四言十二句

震宮初動木德維仁龍精戒旦鳥曆司春陽光照

又休明辨 天卷之六 廿五

物溫氣先導嚴處載驚膏田已冒犧牲豐潔金石

和聲懷柔備禮明德惟馨

赤帝歌徵音

長嬴開庠炎上爲德執禮司衡持衡御國重離得

位芒種在時含櫻薦實木槿垂絳慶賞既行高明

可處順時立祭事昭福舉

黃帝歌宮音

爰稼作土順位稱坤孕金成德履艮爲尊黃本內

色官實聲始萬物資生四時咸紀靈壇汎掃盛樂

高張威儀孔備福優無疆

白帝歌商音

西成肇節盛德在秋三農稍已九穀行收金氣肅
殺商威颺戾巖風鼓莖繁霜隕蒂厲兵結暴敕法
慎刑明神降嘏國步惟寧

黑帝歌羽音

玄英啓候冥陵初起虹藏於天雉化於水巖關重
閉星迴日窮黃鍾動律廣莫生風玄樽示本天產
惟質恩覃外區福流京室以上

隋朝日夕月誠夏歌各一章章五言八句

撰人闕

文帝明辨天卷之六

三六

朝日

扶木上朝暎嵯山沈暮景寒來遊暑促暑至馳輝
末時和合璧耀俗泰重輪明執主盡昭事服冕
虔誠

夕月

澄暉囑地域流曜鏡天儀曆草隨弦長味怡遂望
虧成形表蟾光竊藥資王母西郊禮既成幽壙福
惟厚

唐朝日樂歌貞觀中造

撰人闕

降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同丘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同丘

登歌真玉帛用肅和此下二章章四言八句

惟聖格天惟明饗日帝郊肆類王官戒吉珪真春
舒鍾歌曉溢禮云克備斯文有秩

迎俎用雍和

晨儀式薦明祀惟光神物爰止靈暉載揚玄端肅
事紫幄興祥福履攸假於昭令王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同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詞同冬至同丘

崇牙樹羽延調露旋宮扣律掩承雲誕敷懿德昭

文帝明辨天卷之六

三七

神武載集豐功表睿文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同丘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同丘

唐夕月樂歌貞觀中造

撰人闕

降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同丘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至同丘

登歌真玉帛用肅和此下二章章四言八句

測妙爲神通微曰聖坎祀貽則郊裡展敬璧薦登
光金歌動映以載嘉德以流曾慶

迎俎用雍和

肅晨爭舉天宗禮闕夜典涼秋陰明湛夕有醑斯
旨有牲斯碩穰穰其暉穰穰是積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至圓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四言

合吹八風金奏動分容萬舞玉鞘驚詞昭茂典光

前烈夕曜乘功表盛明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至圓丘

送神用豫和詞同冬至圓丘

宋高宗朝日樂歌

撰人闕

按宋史載真宗景德中朝日夕月歌各三章徽宗大觀中夕月歌四章高宗紹興中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

廿八

朝日夕月歌各十章則高宗儀節備載今錄之不必論其詞之高下也

四言

降神用高安

圓鍾為宮

玄鳥既至序屬春分朝于太陽厥典備存載嚴大

采示民有尊揚光下燭煜燐東門

黃鍾為角

升暉麗天陽德之母率無頗偏兼燭下土恭事崇

壇禮樂具舉頌御六龍裴回容與

太簇為徵

周祀及闡漢制中營肸蠁是屆禮神以兄我潔斯
璧我肥斯牲神兮燕享鑒觀孔明

姑洗為羽

屹爾王宮泛臨翊翊惠此萬方豈唯五色以脩陽
政以冒地德雲景杳冥施祥無極

初獻升殿用正安

天宇四簫嘉壇聿崇肅祇嚴祀登降有容仰瞻靈
曜位居其中既安既妥沛哉豐融

真玉幣用嘉安

物之備矣以交於神特惟炎精不忘顧歆經緯之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

卅九

文璆琳之質燦然相輝其儀秩秩

奉俎用豐安

扶桑朝暾和氣肸飭奉此牲牢為俎孔碩芬馨進
聞介我黍稷所將以誠茲用享德

酌獻用嘉安

匏爵斯陳百味旨酒酌以獻之再拜稽首鍾鼓在
列靈方安留眷然嘉薦維時之休

亞終獻用文安

禮登沃盥誠意肅將包茅是縮奠畢重觴煥矣情
文既具醉止熙事備成靈其有喜

送神用理安

義和駕兮其容杲杲將安之兮言歸黃道光赫萬物無古無今人君之表咸仰照臨

宋高宗夕月樂歌凡計章祀 撰人闕

降神用高安

園鍾爲宮

金行告道玉律分秋禮藏備闢西郊茲祀事脩精意潛達求孚于休神之聽之爰格飈旂

黃鍾爲角

時維秋仲夜寂天清實嚴妙事用荅陰靈壇墠斯

又休明辨 卷之六

四十

設黍稷維馨雲車來下庶歆厥誠

太簇爲徵

邇日著明麗天作配潔誠以祠禮行肅拜光凝冕服氣肅環珮庶幾昭格祇而不懈

姑洗爲羽

穆穆流輝太陰之精盈虧靡忒寒暑以均克禋克祀揆日涓辰牲碩酒旨來燕來寧

升殿用正安

倚歟崇基右平左城祗率典常屆茲秋夕陟降維寅威儀抑抑其神鑒觀穰簡是集

奠玉幣用嘉安

少采陳儀實曰坎祭禮備樂舉嚴恭將事予以奠之嘉玉量幣神兮昭受陰陽萬彙

奉俎用豐安

穀旦其差有牲在滌工祝致告爲俎孔碩盼饗是期祚我明德備茲孝欽式和民則

酌獻用嘉安

白藏有序享維其時躬即明壇禮惟載祇斟以瑤爵神靈燕娛歆馨顧德錫我蕃釐

亞終獻用文安

又休明辨 卷之六

四一

肅雍嚴祀聖治昭彰清酒既載或肆或將禮匪三獻終然允臧其辟止其樂且康

送神用理安

歌奏云闕式禮莫愆以我齊明罄其吉蠲神保聿歸降康自天蘿圖永固億萬斯年

宋祀司中司命樂歌

撰人闕

按宋史載此歌而不及司中司命神位史記纂錄首文耳實非有缺也凡五章章四句

迎神用欣安

冠峨峨兮服章粲粲靈來下兮進止委蛇我涓我

壇我潔我俎降輿卻旌於茲享御詩未字今波乳
有聖字宜當
叫上聲

升降用欽安

紳綏舒舒佩環鏗鏗陟降上下壇燎光明有盟于
壘有悅于巾不吳不敖庶以安神

奠幣用容安

我誠既潔我豆既豐神來降斯有儼其容薦此嘉
幣肅乚雍雍何以侑之於樂鼓鐘

酌獻用雍安

酌茲吉酒既盈且芬式用來歆衍衍熏熏何以寧

又依明義 天卷之六

四二

神薦有嘉筵何以錫民曰惟豐年

送神用欣安

雲兮飄飄風兮稜稜颺馭反空杲日來昇歸旆揚
揚衆樂鏘鏘我神式懽思我嘉祥以上日
月星辰

唐祀風師樂歌玄元天寶中 包佶

迎神此下三章章
四言八句

太皞御氣句芒肇功蒼龍青旗爰候祥風律以和
應神以感通鼎俎脩饗時惟禮崇

奠幣登歌

旨酒告潔青蘋應候禮陳瑤幣樂獻金奏彈絃自

昔鮮凍維舊仰瞻盼饗群祥來湊

迎俎酌獻

德盛昭臨迎拜異方爰候發生式薦馨香酌醴具
舉工歌再揚神歆八律恩降百祥

亞獻終獻三言

簪蕪備玉帛陳風動物樂感神三獻終百神臻草
木榮天下春

送神七言
八句

微穆敷華能應節飄揚發彩宜行慶送迎靈駕神
心饗跪拜靈壇禮容盛氣和草木發萌芽德暢禽

又依明義 二卷之六

四三

魚遂翔沫水望翠蓋逐流雲自茲率土調春令

宋祭風師樂歌九六章七 撰人闕

迎神用欣安此下二章章
四言八句

夫物絪縕神氣撓之誰歟其司維南之箕俶哉明
庶我祀維時我心孔勞神其下來叶音

洗升降用欽安

神哉沛矣厥靈載揚乚靈如何剡剡皇皇我其承
之繩繩齊莊往從鬱人爰俠斯芳

奠幣用容安此下三章章
四言八句

育我嘉生神惠是仰載致斯幣庶幾用享鼓之舞

之式繁爾神錫福無疆佑此下民

初酌獻用雍安

樂中造

我求於神無臭無聲神之燕享惟時專精大磬在列
燂燎在庭侑我桂酒娛其以聽

亞終獻用雍安

樂中造

栗栗壇坫載是豆觴醇烈氤氲普薦芬芳酌之維
宜獻之維時民有報侑靈用安之

送神用欣安

樂中造

荃其止乎秘乚其容奄橫四海蹇莫之窮時不驟
得禮焉有終荃其行乎余心懽懽

天卷之六

四四

祀雨師樂歌

玄宗天寶中造九五章

包佶

迎神

此下三章章四言八句

陟降左右誠達幽圓
當作作解之功樂維有年雲
駢戾止灑露飄煙惟馨展禮爰列豆籩

奠幣登歌

歲正朱明禮布元制維樂能感與神合契陰霧離
披靈馭搖裔膏澤之慶期於稔歲

迎俎酌獻

陽開幽塾躬奉鬱鬯禮備節應震來靈降動植求
聲飛沈允望時康氣茂惟神之貺

亞獻終獻

三言八句

奠既備獻將終神行令瑞飛空迎乾德祈歲功乘
煙燎儼從風

送神

七言

整駕昇車望寥廓垂陰薦祉蕩昏氛饗時靈既俊
如在樂罷餘聲遙可聞飲福陳誠禮容備敬俎終
獻曙光分跪拜臨壇結空想年年應節候沾雲

宋高宗祭雨師雷師樂歌

九七章章四言八句

撰人闕

迎神用欣安

天卷之六

四五

衆萬之託動之潤之昭格孔時維神之依洽然後
先肆我有顧是邪非邪紛其來下

叶未詩

初獻盥洗升降用欽安

言言祠宮爰考我禮維西有壘維東有洗爰絜爰
滌載薦其醴神在何斯匪遠具邇

奠幣用容安

需兮隱兮蹶其陰威相我有終胡寧不知我幣有
陳我砥斯珪豈唯有陳于以奠之

初酌獻用雍安

山川出雲裔裔而縷載靈載濛其德迺溥自古有

年胡然五祖無簡我觴無怠我祖師

瞻彼南山有虺其出維蟄之禽維鵠之息眷焉顧

饗在夏之日觴豆匪報皇恩忘德

亞終獻用維安二位

作解之德形聲一兮爰張獻爾酌則三兮仁為

我興有假云胡有私下王是冒庶其遠而

送神用欣安

陰旄載旋鼓車其鞭問神安歸冥然而三皇有正

命祀事孔蠲其臨其歸億萬斯年以上風

文體明辨卷之六

四六

文體明辨卷之六

文體明辨卷之七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樂府二

祭祀樂歌辭下

宋高宗祀嶽鎮海瀆樂歌九四十三章

撰人闕

東方

迎神用疑安

帝奠九壺孰匪我疆繫我東土山川相望平祀事

孔時肅雍不忘樂峨濠鴻郁哉洋洋

文體明辨卷之七

初獻盥洗升降用同安

青陽肇開祀事孔飭鬱人贊既其馨苾苾敬爾威

儀亦孔之則神之格思無我有歎

奠玉幣用明安

司曆告時惟孟之春爰舉時祀旅于有神鼓鐘既

設珪帛具陳阜蕃厥物以福我民

初酌獻用成安

嚴嚴天齊自古在昔膚寸之雲四方其澤惟時東

作祀事迺飭惠我無疆恩霑動植右東嶽

惟山有鎮雄於其方東孰為雄于沂之疆祀事有

時爰舉舊章我望匪遙庶幾燕饗東平縣○有

瀕洞鴻濛天與無極導納江漢節宣南北順助其

功善下惟德我祀孔時以介景福東平縣○有

我祀伊何于彼長淮導源桐栢委注蓬萊扞齊護

楚宣威示懷豆籩列陳亦孔之偕東平縣○有

亞終獻用成安東平縣○有

我祀孔肅神其安番客與裴回若止若浮治此重

觴申以百羞無我敦遺萬邦之休

送神用凝安

蹇兮紛紛神實矣止以飲以食以享以祀東平縣○有

冥神亦歸止以醉以飽以錫爾祉

南方

迎神用凝安

朱明盛長我祀用飭厥祀伊河山川咸秩如將見

之繩繩齊栗神哉沛兮逍遙來格

初獻盥洗升降用同安

爰熙嘉壇揭虔忘祀鬱人沃盥贊我裸事于降于

登以作以止莫不肅雍告靈饗矣

奠玉幣用明安

我祀我享儀物孔周一純斯舉二精聿脩璞兮其

溫絲兮其紆東平縣○有是薦潔蠶神兮晉安

初酌獻用成安

神曰司天居南之衡位焉則帝于以冥方南訛秩

事望禮有常庶幾嘉虞介福無疆東平縣○有

維南有山于彼會稽作鎮在昔神則司之厥有舊

典以祀以時百味維旨靈其燕娛東平縣○有

維水善下利物曰功逶迤百川誰歟朝宗蕩蕩大

受於焉會同膺蕭列陳以答鴻深東平縣○有

四瀆之利經營中國南曰大江險兮天設東平縣○有

爾有神隄其廟食望秩孔時我心翼翼東平縣○有

文休明辨東平縣○有

亞終獻用成安東平縣○有

神之游兮洋洋對越濬平容與盼蠶斯答九奏既

備八音攸節重觴申陳百禮以洽

送神用凝安

薦徹豆籩熙事備成靈兮將歸羽旄紛紜飄其近

矣浮空薈雲悵然顧瞻有撫懷心

中央

迎神用凝安

天作高山屹然中峙經營厥宇萬億咸遂火熙土

王爰舉時祀繩繩宣延彷彿來止

初獻盥洗升降用同安

思來感格肅雍不忘禮儀既備濟濟踴踴絜絜致敬往薦其芳交苦有承神兮孔饗神平

奠玉幣用明安

練日有望高靈來下何以告誠心惟物假有能斯實有寶斯藉于以奠之神光燭夜

初酌獻用成安

與天齊極伊嵩之高顯靈効典神休孔昭飭我祀事實俎鸞膺以侑旨酒其馨有椒右中微高山位

禹畫九州河內曰冀霍山崇崇作鎮積勢我祀如

文休明辨 卷之七

四

何百末旨味永神燕娛者神畢至右中微霍山位

亞終獻用成安並同

禮樂既成肅容有常奄留逍遙申畢重觴仰臚所求降福滂洋師象山則以況皇章

送神用凝安

虞至旦兮靈亦有喜蹇用驥兮象輿已轡粥音送兮靈聿歸矣長無極兮錫我以祉

西方

迎神用凝安

有岌斯安有涵斯洽聿相厥成允祀是答爰飭迺

奏迺奏既協於昭降止是遵是接

初獻盥洗升降用同安

靡實不新靡陳不濯人之弗蠲矧敢將酌載晞之悅載濡之勺洗儀告備陟降時若

奠明玉幣用明安

彼林有戾音池祭山彼澤有沈倚與西望弗弗弗淫迺追斯邸迺恍斯尋邛禮既卒是用是歆

初酌獻用成安

屹削厥方風雲斯所陰邑有宮伋伋俟俟清酤在尊靈眷在下于俎獻兮則莫我吐右中微華山位

文休明辨 卷之七

五

維吳崇崇于汧之西瞻彼有隴赫赫不迷克禋于

嶽我酌椒齊於凡有旅祗公維躋右中微吳山位

奄浸坤軸滋殖其熾而典斯稽有陞有墜弗替時

舉元聖斯酌胡先于河實委之會右西海位

自彼崑墟于以潜流念茲誕濶豈候不猶在昔中

府暨海聿脩迺既望止神保先旨右西河位

亞終獻用成安並同

肅肅其儀既旨既溢治其畢酌偏茲博碩祀事既遂不敢許射精神或醉止我心斯懌

送神用凝安

迺羞既微迺秦及闕無餒斯俎式聽致謁不蹇不

北方

迎神用凝安

我土綿綿孰匪疆理維時幽都匪日隄只滌哉良
月朔風其同曷阻曷深其亦來降叶胡公入

初獻盥洗升降用同安

壽官輝煌聿脩時祀續其臨矣吉蠲以埃居乎昂
昂行乎遂遂敬爾攸司展采錯事

奠玉幣用明安

文休明辨 卷之七

六

相子陰威厥功浩浩一歲之功何以爲報府有珪
幣我其敢私肅肅孔懷予以將之

初酌獻用成安

瞻彼芒芒曰北之常既高既厚迺紀迺綱薦鬯伊
始靈示孔將玄服鐵駕覽此下方右此微恒山位

赫赫作鎮幽鎮之垂蕪幅我民食哉且宜克配彼
嶽有嚴等衰音藥猶言等差益我灌禮其敢不祗右此微

位山

八裔皆水此一會同云云天墟洞蕩洪濛至哉維
坎不有斯功所佚伊何黃流在中右此微

水星之精播液發靈不脅于河既介以清翼翼盥
薦椒糈芬馨載止載晉爰弭翠旌右北微

亞終獻用成安叶胡公入

俎豆紛披金石繁會脩以貳尊匪瀆匪怠我儀既
周我心孔戒儆兮容與彷彿如在

送神用凝安

靈既醉飽禮斯徹兮靈亦樂康樂斯闕兮雲征蹇
舉不可尼也止今薦福錫祉曷有極兮右山

隋社稷誠夏歌凡四章章四言八句 撰人闕

春祈

文休明辨 卷之七

七

厚地開靈方壇崇祀達以風露樹之松梓勾萌既
甲芟柞伊始恭祈稔盛載膺休祉右社歌

粒食興教播厥有先導神致潔報本惟虔瞻榆束
耒望杏開田方憑戢福佇詠豐年右稷歌

秋報

北墉申禮單出表誠豐穰入薦華樂在庭原隰既
平泉流又清如雲已望高廩斯盈右社歌

民天務急農亦勸止或茲或庶惟豐惟芑涼民戒
時歲云秋矣物成則報功施必祀右稷歌

唐祭太社樂歌

撰人闕

特貞說中魏徵等奉詔造太社樂其
迎神詞詞夏平方丘送神詞詞冬至國

左而太樂舊有迎送神二
歌今合而歸之五章

迎神北下三章舊四言

烈山有子后土有臣播種百穀濟育兆人春官緝

禮宗伯司禋戊爲吉日迎享茲辰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

登歌眞玉帛用肅和

后土凝德神功叶契九域底平兩儀交際戊期應

序陰墉展幣靈車少留俯歆樽桂

迎俎用雍和

文体明辨天卷之七 八

美報崇本嚴恭後事受露疏壇承風啓地紫案登

俎醇犧入饋介福遠流羣生畢遂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詞同冬

坤道發生敷九稼陰陽乘仁暢八埏緯武經文陶

景化登祥薦祉啓豐年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

迎神四言入詞

告祥式就酬功載畢親地尊天禮文經術貺徵令

序福流初日神馭爰歸祠官其出

宋高宗祀太社稷樂歌七十七章章

撰人闕

迎神用寧安

函鍾爲宮

五祀之本社稷有嚴茲作伊始夫敢不虔吉日維

戾式薦豆籩神其來格用介有年右春社用

功烈在民誕受露雨良耜既歌乃揚帳舞是奉是

尊厚禮斯舉相其豐年多稌多黍古秋社及臘用

太簇爲角

是尊是奉茲率傳章樂音純繹薦溢圓方情文備

文体明辨天卷之七 九

矣神其迪嘗來觀錫羨多穠懷穰

姑洗爲徵

殺資土養民賴穀生功利之博莫之與京式嚴祀

壇因物薦誠禮具樂奏惟神顧歆

南呂爲羽

國主社稷時祀有常肅若舊典報本不忘榮盛豐

潔歌吟青黃尊神倏來百物賓將

盥洗用正安

祭重齊肅神格專精沃洗于昨涓潔著誠清明望

矣熙事備成以似以續如坻如京

升壇用正安

坤地之道粒食有先歲謹祈報禮嚴豆籩降登祿薦罔或不虔以似以續宜屢豐年

奠玉幣用嘉安

土發而祭農祥是所筵豆加籩典禮有彝維茲珪幣用告肅祗神靈降鑒錫我繁釐社用

赫赫媼神稼穡是司方是藉欽報本攸宜嘉壇建祀玉帛陳儀明靈昭格以介蕃釐秋用

還位用正安

國主太社地道聿神稷司百穀利毓維均練日新

文休明辨 卷之七

吉采盛苾芬神燕娛矣福此下民

奉俎用豐安

嘉承天和黍稷翼翼默相農功繄神之德俎實犧牲舊章是式嗣有豐年我庾維億

初酌獻用嘉安

封土崇祀有烈在民千載不昧福此人群洗爵奠

擊有酒其芬神具醉止愷樂欣欣社用叶氣嘉生年穀順成萬億及秬如坻如京奉時惇牲告於神明歌此耜良於昭德馨右秋用

亞終獻用文安

風雨時若自天降康稼穡滋殖自神發祥穀我婦子豐年穰穰報本嚴祀齋明允臧

徹豆用娛安

報本之禮載于甲令靈壇昭告神既來聽徹彼豆籩精誠斯罄實惟豐年豐夫之慶

送神用寧安

乃粒烝民功昭萬古國有常祀薦獻式叙肅肅雍雍舊章咸舉神保聿歸介我稷黍

望瘞用正安

地載萬物民資迺功報本稱祀太稷攸同禮樂既

文休明辨 卷之七

備訖埋愈恭神其降嘏時和歲豐似上

齊藉田樂歌

此本祭先農之歌而題云藉田者以其祭因耕藉而行也凡二章

迎送神升歌升歌即登歌也四言八句

羽鑾從動金駕時遊教騰義鏡樂綴前脩率先丹耦躬遵綠疇之靈聽之歲殷澤柔

饗神歌四言

瓊竿既飾繡蓋以陳方燮嘉種求毓宵民

隋先農誠夏歌四言十句

農祥晨晰土膏初起春原倣載青壇攸祀斂蹕長

阡迴旌外遺旁俎飾薦山壘沈滓親事朱絃躬持
黛耜恭神務穡受禧降祉

唐祀先農樂歌

凡五

撰人闕

迎神用咸和

此下三章章四言八句。四章並補亮等造。

粒食伊始農之所先古今攸賴是日人天耕斯帝
藉播厥公田式崇明祀神其福焉

皇帝行用太和

詞同冬至國丘

登歌真玉帛用肅和

樽彝既列瑚簋有薦歌工載登幣禮斯真肅肅享
祀顯顯纓弁神之聽之福流寰縣

文
明辨
卷之七

一一

迎組用雍和

前夕親牲質明本俎沐芳整弁其儀式序盛禮畢
陳嘉樂備舉歆我懿德非馨稷黍

皇帝酌獻飲福用肅和

詞同冬至國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此下三章

羽籥低昂文綴已千鍼蹈厲武行初望歲祈農神
所聽延祥介福豈云虛

武舞用凱安

詞同冬至國丘

送神用承和

四言八句。太樂舊詞。

三推禮就萬慶所凝賓賓志遠薦袞惟興降歆肅

薦垂祐祖膺送神有樂神其上昇

宋祭先農樂歌

凡十

撰人闕

迎神用靜安

此下三章章四言八句。八言無應中造。此

先農播種九穀務滋鹽壇致享良耜陳儀吉日維
亥運屬純熙樂之作矣神其格思

皇帝升降同用安

此下三章章四言八句。此

居德之厚厥祀攸陳土膏仰脉農事先春鏗然金
奏儼若華紳陟降于阼福祿惟神

真玉幣用敷安

此下三章章四言八句。此

親耕後祀明靈來格九有駿奔百司庇職獻奠肅

文
明辨
卷之七

十三

肅登降翼翼祈彼豐穰福流萬國

奉俎用豐安

此下三章章四言八句。此

將迎景福乃薦嘉牲藉于千畝用此精誠

初酌獻用成安

此下三章章四言八句。此

耒耜之教帝實開先致養垂利古今民天嘉薦報

本於以祈年誠格和應神娛福延

此下三章章四言八句。此

有周應曆實起后稷相時神功率由稼穡振古稱

祀先農並食阜我昌我時萬時億

此下三章章四言八句。此

文舞出武舞入用正安

此下三章章四言八句。此

羽葆有奕文武交相周旋合度肅祿無疆

亞終獻用同安此下四章章四言

旨具百味酌備三疇貳觴既畢禮洽意周庶幾嘉享格神之幽相我穡事錫以有秋

飲福用禧安

幽明位異施報理同克恭明神降福乃豐我膺受之來燕未崇豈伊專享于彼三農

徹豆用款安

莫重於祭非禮不成簋豆有踐爾殽既馨神具醉止薦以齋明贊徹孔時釐事斯成重

送神用靜安

文体明辨 天卷之七 十四

神之來止風駛雲翔神之旋歸有迎有將歌以送之磬莞鏘鏘何以惠民豐年穰穣

唐祀先蠶樂歌凡五章章八句 撰人闕唐書云

迎用求末和亦德

芳春開令序韶苑暢和風惟靈申廣佑利物表神功綺會用天宇黼黻藻宸中庶幾承慶節歆奠下帷宮

皇后升壇用肅和

明靈光至德深功掩百神祥源應節啓福緒逐年新萬寓承恩覆七廟佇恭禋于茲申至懸方明遠

慶臻

登歌真幣用展敬

霞莊當作列寶衛雲集動和聲金危薦綺席玉幣

委芳庭因心罄丹款先已勵蒼生所冀延明福於茲享至誠

迎俎用潔誠

桂筵開玉俎蘭圃薦瓊芳八音調鳳律三獻奉鸞觴縈案申大享庭寓冀降祥神其覃有慶錫福永無疆

飲福送神用昭慶

文体明辨 天卷之七 十五

仙壇禮既畢神駕儼將升佇謁深祥啓方期庶績凝虔誠資宇內務本鼎粢絜靈心昭備享率土洽休徵

宋祀先蠶樂歌凡六章章八句 撰人闕

迎神用明安高宗紹興中造

功被宸宇僊蟲之靈有神司之以生以成典禮有初祀事講明孔蓋翠旌降集于庭

初獻盥洗升降用翊安此下二章並合

掩抑笙簫鏗鉉金石神來燕俟嘉我休德奉祀之臣洗心翊翊錫茲福禧以惠四國

奠幣用娛安

皇天降物變化若神聖實先識躬以教民功被天下為萬世文幣以達志庶幾微聞

初酌獻用美安

此下三章並與中造

盛服承祀出自公桑衣不羽皮利及萬方百味旨酒有飴其香神其歆止洋洋在傍

亞終獻用惠安

日吉辰良禮備樂作精誠內孚俎豆交錯升歌清越侑此三爵黎民不寒幽顯同樂

送神用祥安

文休明辭

天卷之七

十六

神之來矣靈風肅然云胡不留歸旒有翩乃舉舊典歲以告虔降福我邦於萬斯年

以上先農先蠶

宋祀高禩

新制樂歌高宗朝造。凡十章章四言八句

撰人闕

降神用高安

園鍾為宮

聿分春氣施生在時襟宮肇啓精意以祠禮儀告備神其格思厥靈有赫錫我繁釐

黃鍾為角

眷此尊祀實惟仲春青圭束帛克祀克禋庶蒙嘉

惠嗣續訖訖神之降鑒雲車來臻

太簇為徵

倚歆襟官祀典所貴粵自艱難禮或弗備以迄于今始建壇壝願戒雲車歆此誠意

姑洗為羽

春氣肇分萬類滋榮惟此祀事皆象發生求神以類式昭至誠庶幾來格子孫繩繩

升壇用正安

有奕襟宮在國之南壇壝既設威儀孔嚴登祀濟濟濟神兮顧瞻佑我皇祚宜百斯男

文休明辭

天卷之七

十七

蕤玉幣用嘉安

肯律載陽有駟頤頤祈我繁祉立子生商三牲既薦玉帛是將克禋克祀有嘉其祥

奉俎用豐安

祗後襟壇潔蠲羊豕博碩肥腍爰具牲醴執事駿奔肅將俎几神其顧歆求錫多子

青帝位酌獻用祐安

伏羲高辛位酌獻並同

瑞駟至止祀事孔時酌以清酒裸獻載祇神具醉止介我蕃禧乃占吉夢維熊維羆

亞終獻用文安

仲春涓吉藏事祿祠禮備樂作籩豆孔時貳觴畢
舉薦獻無遠庶幾神惠祥啓能熊

送神用理安

嘉薦令芳有嚴理祀神來燕娛亦既醉止風馭言
還栗然歛起以祓以除錫我繁祉右高

隋蜡祭誠夏歌四言十

撰人闕

四方有祀八蜡酬功收藏既畢榛葛送終使之必
報祭之斯索音色三時告勞一日爲澤神祇必來
鱗羽咸致惟義之盡惟仁之至年成物阜罷役息
民皇恩已洽靈慶無垠

文帝明辨 卷之七

十八

唐蜡百神樂歌

撰人闕

此歌貞觀中造唐神歌其降神送神並
用豫和詞同冬至國丘太樂舊詩又有
迎神送神二歌文合而錄之或疑降神
迎神並錄似爲重複然考玄宗開元十一
年則立樂歌有降神迎神
則此自不刊妨也凡五章

降神用豫和詞同冬

皇帝行用太和詞同冬

迎神太樂舊詩○此下
三章四言八句

八蜡開祭萬物咸祀上極天維下窮坤紀鼎俎流
馥樽彝薦美有祗咸希來止

登歌真玉帛用肅和

序迫歲陰日躔星紀爰稽茂典聿崇清祀綺幣
舒瑞珪虹起百禮垂裕萬靈薦祉

迎俎用雍和

緹籥勁序玄英晚候堦階開儀幽歌入奏蕙馥彫
瓊蘭芬玉酌大饗明祗永綏多祐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詞同冬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四言

經緯兩儀文化洽削平萬域武功成瑤絃自樂乾
坤泰玉鉞長歡區縣寧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

文帝明辨 卷之七

十九

送神太樂舊詩

十旬歡洽一日祠終澄彝拂俎報德酬功慮虔容
肅禮經儀豐神其降祉整馭隨風

宋尚宗蜡祭樂歌凡四十二
章四言八句

撰人闕

東方百神

降神用熙安

園鍾爲宮

玄冥凌厲歲聿其周天地閉藏農且息休古爲蜡
禮伊耆肇脩爰薦饌馨以迓颺旂

黃鍾爲角

維大明尊實首三辰功赫萬物光被廣輪歲方索
饗咸秩群神靈旂來下尸此明禋

太簇爲徵

三時不害四方順成酬功報始以我齋明幽頌土
鼓樂此嘉平降祥幅員惠于函生

姑洗爲羽

日昱乎晝容光必照彤璽之交惟人所召有堅在
下視茲升燎肅若其承雲駢星曜

初獻升降用肅安

文休明辨

云卷之七

二十

禮儀告具必儼容莊工歌優奏聲和義章崇壇陟
降濟濟踰踰靈光共仰嘉薦芬芳

奠玉幣用欽安

大明位

晨曦未融天宇澄穆有虔秉誠將以幣玉如在左
右罔不祗肅神兮安晉錫以祉福

神農位

農爲政本食乃民天神農氏作民始力田先嗇之
配禮報則然有幣將之維以告虔

后稷位

播種之功時維后稷推以配天莫匪爾極崇侑清

祀是爲司嗇陳幣奠將永祚王國

奉俎用永安

享以精禋馨非稷黍工祝致告孔碩爲俎執事駿
奔繩繩具舉神之嘉虞介福是與

酌獻用擇安

大明位

肇禋備祀攷民美報時和歲豐奉醴以告維照臨
功等於載燾酌獻云初明神所勞

神農位

文休明辨

云卷之七

廿一

維酒欣欣維神冥冥是顧是饗來燕來寧耒耜之
利神所肇興萬世永賴無斁其承

后稷位

釋之蒸之爲酒爲醴推本所由於焉洽禮周邦開
基邠家是啓獻茲嘉觴拜下首稽

亞終獻用慶安

申以貳觴百味且旨禮告三終神具醉止旌容騎
沓揚光芬委降福穰穰被大豐美

送神用宣安

禮樂既成神保聿歸言歸歸何所紀天維豈唯優

豐嗣歲所祈億萬斯年神來燕娛

西方百神

降神用熙安

園鍾爲宮

玄冬肇祀始于伊耆歲事聿成庸答蕃釐眷言西

顧匪神司之歸功爾神翩其下來叶音釐

黃鍾爲角

魄生自西照望太陽下暨諸神貺施萬方節適風

雨富我囷箱恭承嘉祀維以迪嘗

太簇爲徵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七

廿二

神周小大奠方茲土祭列方壙禮迨猶虎有功斯

民祀乃其所非稷馨香厥祐周溥

洗姑爲羽

豐年穰乂美芳職職籩豆方圓其儀孔碩風馬在

御雲車載飭來顧來享維娛休德

初獻升降用肅安

盥獻恭莊燎煙芬酷載陟載降禮容可度叶未欽

惟爾神上下肅肅成我稷黍鑒此牲玉

奠玉幣用欽安

夜明位

穠穠太陰禮嚴姊事璧玉華光推以哀對十二周
天歲乃有終蓋我備物莫報元功

神農位

耒耜肇興自神農氏稼穡滋殖爲農者始作配明
祀奠以告虔萬世佃漁帝功卓然

后稷位

明明周祖維民之恤播種爲教下民廼粒曾是索
饗而匪先公萬物難報阡陌之功

奉俎用承安

時和歲登物無疾疢實俎間膏報神之福匪神福

文體明辨 卷之七

二三

之曷成且豐肥腴咸有維神之功

酌獻用擇安

夜明位

除壇西郊坎其擊鼓自靈至止結璘作主秬鬯湛
淡玉斚觥縹是謂嘉德神其安晉

神農位

蕩蕩鴻明稱秩群祀配以帝式重農事潔我圭
瓚黃流在中靈其鑒茲肱饗豐蝻

后稷位

歲十二月祀有常典登列司晉言及其本酌彼泰

尊百末蘭生承神嘉虞繫此德馨

亞終獻用慶安

歌磬臚臚骨蕭激香颺御滄留申以貳觴相與震
澹告靈其醉庶幾聽之成我熙事

送神用宣安

禮備樂成澹然將歸其留道遙象輿已輾偃蹇欲
驤羽毛紛委忽乘杳冥遺此福祉

南方百神

迎神用簡安

維物之精散乎太空維索之饗合聚而同迺擊土

文體明辨 卷之七

二四

鼓于歲之終格彼幽矣盼縉其通

初獻盥洗升降用穆安

有恍其新有匪其縈言念清祀弗簡弗褻誠意純
交品物斯列是用告虔靡神不說

奠幣用吉安

百室機杼衣褐具宜民以卒歲神實惠之言舉祀
典答神之釐有隴斯陳振古如茲

酌獻用穆安

神農位

肇降生民有不粒食維時神農迺爲先耑爾耒耨

耜云誰之因酌以汙尊我思古人

后稷位

維后之功配天其大祀而稷之萬世如在黃冠野
服駿奔皇皇自古有年神其降康

亞終獻用曼安

豐年孔多百禮以洽匪極神歡何以昭答載酌之
酒用申其勤神具醉止與物交欣

送神用成安

卒爵樂闋禮儀告備神保聿歸敢以辭致順成之
方其蜡乃通自今以始八方攸同

文體明辨 卷之七

十六

北方百神

迎神用簡安

蕩蕩闡決氣清沈寥彷彿象輿麗于霄霄蹇其來
下肅然風飄神乎安晉於焉逍遙

初獻盥洗升降用穆安

齊誠揭虔敬恭祀事維儼之容維縈之器雍雍樂
成肅肅禮備神其燕娛錫祉庶類

奠幣用吉安

神宅于幽呦呦沈沈至和塞明考我德音神聽靜
嘉儼乎若臨幣以薦誠敢有弗欽

酌獻用禋安

神農位

先嗇之功神實稱首以耜以來倣載南畝列籍皇
墳億世是守何以爲報爰潔茲酒

后稷位

煌煌后稷實配于天司穡作稼民以有年匪神之
私歲以醴告酌彼泰尊于德之報

亞終獻用曼安

蘭生百末申以貳觴神具醉止爛其容光遺我豐
年萬億及秭俾民驩康以洽百禮

又作明辨 天卷之七

二七

送神用成安

靈之來兮蚪龍沓沓下土光景憑陵間闔靈之旋
兮羽衛委蛇倨蹇高驪遺此蕃釐按陳祥道謂禮書
奏樂而清華東方之樂則用太蔟姑洗南方純賓
西方夷則無射北方則黃鐘爲均於理或然今觀
禮書則云不同未是執是以上起祭

隋釋奠先聖先師誠夏歌四句

撰人闕

經國立訓學重教先三墳肇冊五典留篇開鑒理
著陶鑄功宣東膠西序春誦夏絃芳塵載仰祀典
無窮

唐皇太子釋奠樂歌五章 撰人闕

迎神用承和亦曰宣和
四言八句

聖道日用神幾不測金石以陳絃歌陟載爰釋其
菜匪馨于稷來顧來享是宗是極

皇太子行用承和七言
四句

萬國以貞光上嗣三善茂德表重輪視膳寢門遵
要道高闕崇賢引正人

登歌眞幣用肅和北二章章
四言八句

粵惟上聖有縱自天旁周萬物俯應千年舊章允
著嘉贊孔虔王化茲首儒風是宣

又作明辨 天卷之七 廿八

迎俎用雍和

堂獻瑤篴庭敷璆縣計去禮備其容樂和其變肅
肅親享雍雍執眞明惟馨蘋蘩可薦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七言
四句

隼集龜開昭聖列龍蹲鳳峙肅神儀尊儒敬業宏
圖闡緯武經文盛德施

武舞用凱安詞同冬
至國立

送神用承和詞同

宋釋奠樂歌 撰人闕

按宋史載釋奠樂歌三篇
大觀各六章而大晟府廢也
宗景祐微宗
爲備故今錄

采而錄之凡十四

迎神用疑安此下六章並大晟府撰造

黃鍾爲宮

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純竝隆神其來格於昭盛容

大呂爲角

生而知之有教無私成均之祀威儀孔時維茲初丁潔我盛藻永適其道萬世之師

太簇爲徵

巍巍堂堂其道如天清明之象應物而然時維上

文休明辨卷之七

應鍾爲羽

聖王生知闡迺儒規詩書文教萬世昭垂良日維丁靈承不爽揭此精虔神其來享

初獻盥洗用同安

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維丁豐犧在俎雅奏在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升降用同安

誕興新文經天緯地功加于民寔千萬世笙鏞和鳴棗栗豐備肅肅降登歆茲秩祀

奠幣用明安大晟三

於論鼓鍾于茲西雍棗栗盛維碩有顯其容其容洋洋咸瞻像設幣以達誠歆我明潔

泰俎用豐安此下五章並大晟府撰造

道同乎天人倫之至有饗無窮其興萬世既潔斯牲棗明醑旨不懈以忱神之來暨

酌獻用成安

文宣王位

大哉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祀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文休明辨卷之七

文國公位

庶幾屢空淵源深矣亞聖宣猷百世宜祀吉蠲斯衣昭陳尊簋旨酒欣欣神其來止

鄒國公位

道之由興於皇宣聖維公之傳人知趨正與享在堂情文寔稱萬年承休假哉天命

亞終獻用文安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盞維清且旨祭獻維三於噫成禮

飲福用綏安此下三章並大晟府撰造

章用之改
曰娛安

儀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用疑安大晟府

有嚴學官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雍歆茲惟馨颺馭旋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釋奠

唐享龍池樂歌

沈佺期

唐玄宗龍池特宅在隆慶坊南坊人所居忽變為池望祀者與焉玄宗在東都黃龍池一女子容豔異常拜於牀前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也爾宮謫駕安有功臣陛下祠號鈞天之樂願賜一曲以光族類帝於夢中為鼓胡琴倚歌聲凌波之曲龍女再拜而去及寤盡記之命樂工自神龍池而翻之因與文武臣宴於凌波宮臨池奏新聲池波湧起有神女出於波心乃所夢之女也望見帝良久方沒玄宗語宰相置祠池上每歲奉和開元元年內出祭龍池樂章編入雅樂十六年祭壇於興慶宮以仲春之月祭之祭後今姚元崇等十人奉和聖製為樂章十篇其詞皆用七言律體而太府少卿沈佺期一篇格調獨高今按龍池之祀既非禮典律詩之體又非樂章姑存此篇以著樂歌之變云爾

文體明辨 卷之七

三二

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邸第樓臺多氣色君臣鳧鴈有光輝為報寰中百川水來朝此地莫東歸

魚山神女祠歌二首並雅

唐王維

迎神曲十一

坎坎擊鼓魚山之下叶發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進紛舞舞陳琬席湛清醑風淒淒兮夜雨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苦復苦

送神曲九

紛進拜兮堂前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語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思繁絃靈之駕兮儼欲旋倏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潯潯以上

漢安世房中歌

唐山夫人

房中有房中之樂秦改曰壽人皆以歌后之德至漢則婦人用以為祠於房中故

文體明辨 卷之七

卅二

亦名房中歌蓋其名雖異而司其用之則與矣惠帝二年更名安世樂今考其歌乃楚辭也高祖樂楚聲故漢七所樂而不為於宗廟而實用以為享神又其世次在前故特列於不廟之首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同謂樂充官廷

芬樹羽林開米羽于崇牙之雲景杳冥金支樹羽為秀華庶旄翠旌旌旌皆縣樂之飾也此下三章章四言八句

七始人之始四時華始萬物英華始唱和聲神來宴英

聽也庶幾是聽粥粥音粥謙音謙送細參音參齊人齊人情忽乘青玄天熙福同事備成清思去助助音助助音助助音助

之特經緯冥冥言神靈忽升忽降經緯天地而不可測也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敕身齊齊讀日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也備四極遠之極爰轉

王侯秉德其鄰左右翼翼恭敬顯明昭式清明

賜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四言

海內有茲紛亂東北詔撫成師各置部校師武臣

承德行樂音洛交逆師行而和樂舞音舞旬音旬群慝

言伐也肅為濟哉蓋定燕國言何服從則燕

四言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和而有民所懷叶胡

文體明辨 卷之七

三二

太山崔讀如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能言

安其所樂終產葉反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飛龍

上天叶護反高賢指王愉樂民人此下二章

豐草萋葉反女羅葉反施音施善音善何如誰能回亂大莫

大成教德長上聲莫長被無極

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同治本約讀日治本約

澤弘大叶木加被寵咸相保音補德施去聲大世受

延壽叶如九又

都荔遂芳都良薛荔俱宵宸佳華叶木詳言桂華

此二句皆言神孝奏也天儀若日月光乘玄四龍

回馳北行音羽旄殷盛芬多哉芒芒廣遠孝

道隨世我署音分文章四言

桂華此二字當自為一行而上繫於上章之末乃

是也此歌章名皆亡而桂華美芳獨存但傳寫有

誤馮馮音滿翼翼承天之則吾易音易久遠燭

明四極慈惠所愛美若順休德香杳冥冥克綽音

求福叶華力反下同芳美此二字即此章

行然章內無美芳字而有美

磴磴音磴反即即音實師象山則法也言實

山而為嗚呼孝哉案音撫撫戎國蠻夷竭歡象譯來

文體明辨 卷之七

卅四

致福叶同上燕臨是愛終無兵革叶乾

嘉薦芳矣告靈饗叶平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誠惟

德之臧建侯叶建之常承保天休令問音名不忘

此章大指在惟

皇皇鴻大明蕩音蕩侯音侯休德嘉承天伊樂厥

福叶華在樂不荒惟民之則在樂不荒亦一章之

浚音深則師音衆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音久孔容翼翼

四言

孔容之常承帝天之明謂明命也下同下民之樂音

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

忘此下二章章四言八句

承帝明德象山則雲施稱民求受厥福又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上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劉履刪次安世房中歌按漢書禮樂志云

章而章句錯亂故劉敬錐分別之然謂疑本十二章而誤為十七章樂府集以漢則明德四句合於上章則是十六章也馬端臨又以鄒游遂芳十句為一章并章以下八句為一章美芳以下八句為一章蓋未知漢書章名在詩後又甚天其後劉履累加刪次合置七詳庶幾篇章簡明而詞意疏暢也附于左以備參考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官庭芬樹

文体明辨 卷之七 三五

羽林雲景杳其金支秀華庶旄翠旌七始華始肅唱和聲神來宴娛庶幾是聽粥粥音送細齊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嘒嘒經緯冥冥韻重○此章言高田作樂以備孝享至於送神而其餘敬愈不忘也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韻重行樂交逆簫勺群慝肅為濟哉蓋定燕國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此章有規勉之意

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雷震震電燿燿

明德鄉治本約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此章大樂申言上章之意

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兼臨是愛終無兵革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永保天休令問不忘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則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今問在舊

孔容翼翼

文体明辨 卷之七 三六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容之常承帝之明韻重下民安樂受福無疆此反覆推言敬

天安民則子孫永保其福意謂不然則四海困窮大祿未終矣其為戒不亦深乎

晉宗廟樂歌

晉武帝泰始二年使博士撰宗廟樂章受五帝五帝之禮四海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至東晉孝武帝太元中破符堅始獲樂工楊震等開習舊樂於是廟金石始備乃使曹毗王琨增造宗廟登歌然郊祀遂不設樂今取三人所造合而錄之以備一代之制人以見自漢以後晉制兩全而其詞義猶勝於後代焉此二十章

夕牲歌雅言

傅玄

我夕我牲猗歎敬止嘉秦孔時供茲享祀神鑒厥

誠博碩期歌祖考降饗以虞孝孫之心

迎送神歌四言十句 傅玄

嗚呼悠哉日鑒在茲以時享祀神明降之神明斯降既祐導之謂我無疆受天之祐赫赫太上巍巍聖祖明明烈考丕承繼序

登歌凡十六章章四言句數不同各注於下

征西將軍諱宣帝高祖此下四章章八句

傅玄

經始宗廟神明戾止申錫無疆祗承享祀假哉皇祖綏子孫子燕及後昆錫茲繁祉

文体明辨天卷七 三七

豫章府君諱宣帝西子 傅玄

嘉樂在肆庭薦祀王堂皇皇宗廟乃祖先皇濟濟辟公相予烝嘗享祀不忒降福穰穰

穎川府君諱宣帝傅 傅玄

於邈先后實司于天顯矣皇祖帝祉肇臻叶音本支克昌資始開元惠我無疆享祀永年

京兆府君諱宣帝傅 傅玄

於維曾皇顯顯令德高明清亮匪競柔克保乂命祐基命維則篤生聖祖光濟四國

高祖宣皇帝諱宣帝北第此下七章章十二句

曹毗

於赫高祖德協靈符應運撥亂釐整天衢黜格宇宙化勳八區肅以典刑陶以玄珠神石吐瑞靈芝自敷肇基天命道均唐虞

世宗景皇帝諱師宣 曹毗

景皇承運纂隆洪緒皇維重抗天暉再舉蠡爾二寇劉淵擾我揚楚乃整元戎以膏齊斧疊疊神斧赫赫王旅鯨鯢既平功冠帝宇

太祖文皇帝諱景帝 曹毗

太祖齊聖王猷誕螭仁教四塞天基累崇皇室多文文体明辨天卷之七 三八

難嚴清紫宮威厲秋霜惠過春風平蜀夷楚以文以戎奄有參墟聲流無窮

世祖武皇帝諱文長子 曹毗

於穆武皇允恭欽明應期登禪龍飛紫庭百揆時叙聽斷以情殊域既賓僞吳亦平晨流甘露宵映朗星野有擊壤路垂頌聲

中宗元皇帝諱宣帝曹 曹毗

運屯百六天羅解貫元皇勃興網籠一作江漢仰齊七政俯平禍亂化若風行澤猶雨散淪光更耀

金輝復煥德冠千載蔚有餘榮

肅宗明皇帝諱昭元 帝長子 曹毗

明明肅祖闡弘帝祚英風夙發清暉載路姦孽縱
忒罔式皇度躬振朱旗遂豁天步宏猷淵塞高羅
雲布品物咸寧洪基永固

顯宗成皇帝諱衍明 帝長子 曹毗

於休顯宗道澤玄播叶通 木反式宣德音暢物以和邁
德蹈仁匪禮弗過聲敷以純風濯以清波連理映
阜鳴鳳棲柯同規放勛義蓋山河

康皇帝諱岳 帝母 弟 八句 曹毗

文休明辨 末卷之七 三九

康皇一作穆穆仲嗣洪德為而不宰雅音四塞開
邪以誠鎮物以默威靜區宇道宣邦國

孝宗穆皇帝諱穆 帝子 四章 章十二句 曹毗

孝宗夙哲休音允臧如彼晨離耀景扶桑垂訓華
幄流潤八荒幽贊玄妙爰該典章西平偕蜀北靜
舊疆高猷遠暢朝有遺芳

哀皇帝諱丕 帝長子 曹毗

於穆哀皇聖心虛遠雅好玄占大庭是踐道尚無
為治存易簡化若風行民猶草偃雖曰登遐徽音

弥闡悃悃雲韶盡美盡善

太宗簡文皇帝諱昱 帝少子 王珣

皇矣簡文於昭于天靈明若神周淡如淵冲應其
來實與其遷臺壘一作心化日用不言易而有親
簡而可傳觀流弥遠求本愈玄

烈宗孝武皇帝諱曜 簡文 帝第三子

王珣

天鑒有晉欽哉烈宗同規文考玄默允恭威而不
徇約而能通神鉦一震九域來同道積淮海雅頌
自東氣陶淳露化協時雍

文休明辨 末卷之七 三九

饗神歌凡二章 字句不 同各注於下 傅玄

曰晉是常享祀時序宗廟致敬禮樂具舉惟其來
祭普天率土犧尊既奠清醑既載計好亦有和羹
薦羞斯備烝烝末慕感時興思登歌奏舞神樂具
和叶明祖考來格祐我邦家敷天之下罔不休嘉
四言十 八句

肅王在位濟濟臣工四海來格禮儀有容鍾鼓振
管絃理舞開元歌永始神胥樂兮肅王在位臣工
濟濟小大咸敬上下有禮理管絃振鼓鍾舞象德
歌詠功神胥樂兮肅王在位有來雍雍穆穆天子

相維辟公禮有儀樂有則舞象功歌詠德神胥樂
今十七句

唐太廟樂歌

張說

按舊唐書載太宗貞觀中太廟樂歌十三
章九樂舊辭三章中宗神龍元年更造二
十章玄宗開元七年更造十六章代宗以
後續造十三章然唯開元張說之詞為勝
故錄之除樂舞凡十一章

迎神用末和三言八句

肅九室諧八音歌皇慕動神心禮宿設樂妙尋聲

明備一作裸真臨

律迓氣音入玄依玉几御黼筵聆愜息優周旋九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七

四十

韶遍百福傳

信工祝永頌聲來祖考聽和平相百辟貢九瀛神

休委帝孝成

皇帝行用太和此下四章章四言八句

時文聖后清廟肅雍致誠勤孝一作在貌思恭玉

節肆夏金鏘五鍾繩繩雲步穆穆天容

酌瓚登歌用肅和

天子孝享工歌溥將躬裸鬱鬱乃藝一作管蕤矣

以達陰聲以求陽奉時烝嘗永代不忘

迎俎用雍和凡二

在滌嘉泰麗碑敬牲角握之壯色純之驛火傳陽

燭水溉陰精太公胖俎傳說和羹

齊盛豐潔俎豆有馨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鼓鍾管

磬肅唱和鳴皇皇后祖賚我思成

酌獻用文舞見樂舞類

羣室真獻各用其室之舞見樂舞類

皇帝飲福受脰用福和四言

備禮用樂崇親致尊誠通慈降敬徹愛存獻懷稱

壽粹感承恩皇帝孝德子孫千億大包天域長亘

不極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七

四一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同和此言

六鐘翕協六變成八佾徜徉八風生樂九韶令人

神感美七德今天地清

亞終獻用武舞見樂舞類

徹豆登歌此下二章七言十句

止笙磬徹豆籥廊無響官入玄主在室神在天情

餘恭禮罔愆嘉黍稷饗豐年

送神用雍和

眇嘉樂援靈爽感若來思如往休氣散一作迴風

上返寂寞還惚恍懷虛駕結空想

宋太廟樂歌

撰人闕

宋朝太廟有辟享有郊祀明堂前朝享而其儀節唯朝享最備今雖米而爵之凡三十六章章句

皇帝入門用乾安高宗明堂前朝享造

於皇我后祇戒專精齊肅有容祖考是承造次匪懈孝思純誠神聽有格福祿來寧

盥洗用乾安高宗郊祀前朝享造

維皇齊精醲假于廟觀盥之初維以潔告衍承祖

宗恤祀昭孝誠心有孚介福斯報

皇帝升殿用乾安高宗明堂前朝享造

文休明辨元卷之七

四二

肅哉清官煩珠照惺神之來思八音振作亦為龍

章奉玉惟恪匪今斯今先民時若

迎神周興安奏

黃鍾為宮寧宗朝享造

威英備樂簋席列竿詩歌安世聲叶皇雅翠旗羽

蓋雲車風馬神其來兮以燕以下

大呂為角此下二章並高宗紹興中時享造

聖靈在天九闕崇深風馬雲車紛其顧臨擁祥儲

休昭答孝心孝孫受祉萬福是膺按此篇皆諸祭

如風馬雲車之類皆不厭詳也

太簇為徵

嘉承和平秩祀為先乃練休辰祝史告虔內心齊明祀具吉蠲交際恍惚如在後前

應鍾為羽寧宗朝享造

文以謨顯武以烈承聖訓之保祖武之繩有肅孝假式嚴衍烝神其來今以宜以寧

真瓚此三章並太祖建隆中時享造

瑞木

木符啓瑞著象成文於昭大號協應明君靈命有屬鴻禧洞分歌以升薦休嘉洽聞

文休明辨元卷之七

四三

馴象

嘉彼馴象米歸帝鄉南州毓質中區效祥仁格巨獸德柔遐荒有感斯應神化無方

玉鳥

素鳥爰止淳精允臧名符瑞牒色應金方絜白容與翹英奮揚孝思攸感皇德逾張

用同和之舞見樂舞類

奉俎用豐安建隆中時享造

麗碑剗牲以魚以烹博碩肥腍薦羞神明祖考來格享于克誠如聞馨歆式燕以寧

初獻盥洗此下四章並
寧宗朝享造

精粹象天明清鑒月冉御茲盟益致其潔齊容願
若誠意洞徹百禮允洽率履不越

羣室酌獻各用其室之舞見樂舞類

還位用乾安

旅楹有閑人神允協福以德昭饗以誠接六樂宣
揚百禮煇燁對越在天流祚萬葉

降殿用乾安

黼幄蟬蛸殿旂寧燕尊彝獻裸瑚簋陳薦眎儀天
旋淳音韶變通求厥寧福祿流美

文休明辨天卷之七
四四

入小次用乾安

皇容肅祗天步舒遲對越惟恭敬事不遺陟降泣
止永言孝思上帝臨女日監于茲

文舞退武舞進用正安此下仁章並高
宗如祀朝享用

八音諧律綴兆充庭進旅退旅肅恭和平盛薦祖
宗靈監昭升象功崇德通觀厥成

亞獻用正安

威神在天享于克誠申以貳觴式昭德馨遵豆孔
嘉樂舞具陳庶幾是聽福祿來成

終獻用正安此下三章並
寧宗朝享用

秉德翼翼顯相肅雝疏簾三舉誠意益恭光燭黼
黻和流笙鏞子孫衆多福祿來從

用定功之舞見樂舞類

出小次用乾安

廟楹邃嚴夜景藻清文物炳彪禮儀熙成帷官載
敞珮珩有聲帝復對越將受厥明

再升殿詣飲福位用乾安

明明維后詒厥孫謀系隆我漢陳錫哉周以孝以
饗世德作求介以繁祉萬邦咸休

飲福用禧安高宗明堂
朝享造

文休明辨卷之七
四五

赫赫明明德與天通施于孫子福祿攸同日靖四
方民和年豐有秩斯祐申錫無窮

還位用乾安高宗郊祀
朝享造

帝既臨享步武鳴鸞陟降規矩顯昂周旋登歌一
再典禮莫愆神之聽之祉福縣乚

徹豆用豐安建隆中
朝享造

鼎俎既陳豆籩既設金石在庭工師就列備物有
嚴著誠致潔孝惟時思禮以雍徹

送神用興安神宗熙寧
中時享造

鐘鼓維旅籩豆孔時衍我祖宗既右享之神亟來

止孝孫之喜神保聿歸孝孫之恩

降殿用乾安高宗郊祀

於皇上天欽哉成命集于冲人不承列聖爰熙紫
壇于廟告慶膺潛通休祥荐應

還大次用乾安高宗明堂

神明既交恍若有承欽翼齊莊福祿具膺王業是
興祖武是繩佑我億年以莫不增

後周大裕歌

撰人闕

西魏恭帝元年受周太祖平荆州大獲樂

氏樂器准成周制備六樂其文銘具未及
施用而周武帝受禪明帝祚祚華魏氏之
樂未臻惟正武帝建武二年六代樂成於

四六

文帝明辨 天卷七

是周丘方澤五帝宗廟大裕樂文皆具其
詞皆與前代出入唯大裕歌前代不傳故

今錄之以備
一體比二章

昭夏樂四言十八句

律在夾鍾服居蒼衮杳杳清思綿綿長遠古傳聲

就祭于合班神于本來庭有序助祭有章樂舞六

代賓歌二王和鈴以節儉華斯鏘齊官饌玉鬱華

浮金洞庭鐘鼓龍門瑟琴其樂已變惟神是臨

登歌四言

神惟顯思不言而令玉帛之禮敢陳莊敬奉如帛
勝薦如受命交于神明愍于言行按伶大祭也此

簡畧豈其始終儀節與宗廟通用而畧之歟然考
當時宗廟歌辭又有不能相編者不知何謂姑志
此云

宋裕享樂歌四言八句

撰人闕

迎神用興安高宗郊祀

黃鍾為宮

時維孟冬霜露既零合食盛禮以時以行孝心翼
翼維神來寧肅倡斯舉神具是聽

大呂為角

於稷孝思嘉薦維時誠通茲格咸來燕娛神之聽
之申錫蕃釐於萬斯年未保丕基

文帝明辨 天卷七

四七

大簇為徵

於昭孝治通乎神明寒暑不忒熙事備成牲牷孔
碩黍稷惟馨以享以祀來燕來寧

應鍾為羽

苾芬孝祀薦灌肅雍致力於神明信咸通靈之受
留惠我龐鴻廣被萬寓福祿攸同

真贊用嘉安仁宗至和中

昭穆親祖自室俎堂禮備樂成肅然裸將瑟贊黃

沚條鬯芬芳氣達淵泉神孚來享十平

酌獻各用其室之舞見樂類

送神用懷安

仁宗嘉祐中造

靈神歸止光景肅然福祥裕世明威在天孝孫有慶駿烈推先佑茲基緒彌萬斯年以上宗廟

王禮樂歌辭

按古有五禮曰吉凶軍賓嘉禮屬嘉禮則禮儀以祭為先而易中亦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漢世樂歌至今猶傳蓋自所重也故出編以祭祀樂歌為首然冠婚升附上徽雖上尊號立太子禮田大射皆王制所不可闕者特以其雜屬五禮難以類分故今自為一類而以王禮括之蓋本朱子所補于篇以廣作樂者考焉

宋理宗寶祐二年皇子冠樂歌凡二十章章四言八句

撰人闕

文休明辨卷之七

四八

皇帝將出文德殿用隆安帝

於皇帝德乃聖乃神本支萬世立愛惟親敬共冠事以明人倫承天右序休命用申

賓贊入門用祇安

豐芑詒謀建爾元子揆禮儀年筮賓敬事八音克諧嘉賓至止于以冠之成其福履

賓贊出門用祇安

禮國之本冠禮之始賓升自西維賓之位于著于祚維子之義厥維欽哉敬以從事

皇帝降坐用隆安

路寢闢門黼坐恭已羣公在庭所重維禮正心齊家以燕翼子於萬斯年王心載喜

皇子初行

有來振振月重兮輪瑜玉在佩綦組明兮左徵右羽德結旌兮步中采薺矩矱循兮

賓贊入門

我有嘉賓直大以方亦既至止厥德用光冠而字之厥義孔彰表衷純備黃耇無彊

皇子請受制位

吉圭休成其日南至天子有詔冠爾皇嗣為國之

文休明辨卷之七

四九

本隆邦之禮拜而受之式共敬止

皇子升東階

茲維祚階歷義有在歷階而升敬謹將冠詳未經訓昭昭邦儀榮榮詳未正纁賓筵壽考未艾

皇子升筵

秩秩賓筵籩豆孔嘉帝子至止衿纓振華周旋陟降禮行三加成人有德匪驕匪奢

初加

帝子維賢懋昭厥德跪冠于房玄冠有特鼓鐘喤喤威儀抑抑百禮既治祚我王國

初醮

有賓在筵有尊在戶磬管將七醮禮時舉跪稱祝辭以求燕譽寶祚萬年磐石鞏固

再加

復及肇祥震維標德乃共皮弁其儀不忒體正色齊維民之則璇霄眷佑國壽箕翼

再醮

冠醮之義匪酬匪酌于戶之西敷共以恪金石相宣冠醮相錯帝祉之受施及家國叶末

三加

文牋明辭卷之七

五十

善頌善禱三加彌尊爵弁峨峨介珪溫溫陽德兮長成德允存燕及君親厥祉孔蕃

三醮

席于賓階禮義以興受爵執爵多福以膺匪唯服加德加愈升匪唯德加壽加愈增

皇子降

命服煌煌跬步中度慶輯皇闕化行海宇禮具樂成惕若成懼寶璫厥躬有秩斯祐

朝謁皇帝將出

皇王烝哉令聞不已燕翼有謀冠醮有禮自條在

庭適相厥事頌聲所同嘉受帝祉

皇子再拜

青社分封前星啓燄繁弱綏章厥光莫揜容稱其德蓄學之驗芳譽敷華大圭無玷

皇子退

玄袞黼裳垂徽永世勉勉成德是在元子胙土南賓厥旨孔懿允一忠字作百無愧

皇帝降坐

愛始於親聖盡倫兮元子冠字邦禮成兮天步舒徐皇心寧兮家人之吉億萬春兮右冠禮

文牋明辭卷之七

五一

宋冊立皇后樂歌

撰人闕

按宋史載冊立皇后樂歌六篇乃孝宗高宗孝宗等宗廟所造也今雜采其可觀者錄之凡十三章四言八句

皇帝升坐用乾安

孝宗淳熙十六年造

乾位既正坤順斯承日麗于天月斯遡明維帝受命維后並登黼裳尊臨典冊是行

使副謂正使副使也

入門川正安淳熙三年造

卜月維良練辰維臧臣工在庭劔佩瑤琨來汝疑丞明命是將有淑其儀無或怠遑

冊寶出門用正安

淳熙十六年造

有璽範金有冊鏤瓊汝使汝介持節以行禮始文
德達于穆清是恪是虔依我和聲

皇帝降坐用乾安

淳熙三年造

冊行何邇于門東偏禮備樂成合扇鳴鞭皇舉王
趾如天之旋燕及家邦億萬斯年

皇后出閣用乾安

淳熙三年造

日薰椒屋雲霞壁門有華端節來自帝閣統天惟
乾合德者坤我龍受之福祿永繁

冊寶入門用宜安

此三章並淳熙三年造

德隆位尊禮厚文繆乃篆斯金乃鏤斯玉群公盈

文休明辨

天卷二七

五二

門執事有肅願言保之永鎮坤軸

皇后降殿用承安

規殿沈沈斗氣收明章婦順表正人倫躡是左

城暨于中庭尚宮顯相罔有弗欽

皇后受冊寶用成安

高宗紹興十三年造

鏤蒼玉芳盛德載揚鑄南金今作鎮椒房虔受賜

兮有燁其光宜室家公朱芾斯皇

皇后升坐用和安

嘉泰三年造

寶璽瑤冊既抵既承繡褥席載躋載升柔儀肅
穆瑞命端凝永膺多福如川方增

內命婦入門用惠安

淳熙十六年造

天子九嬪王宮六寢有燁令儀載秩華品福履綏
將節用躬儉訓未知其德音千以來諗

外命婦入門用咸安

此二章並淳熙十六年造

魚軒鼎來象服是宜班于內庭率禮惟祗化以婦
道時維母儀是慶是類于胥樂兮

皇后降坐用徽安

正位長秋容典備矣王假有家人倫至矣儷極倪
天多受祉矣螭螭螽斯宜孫子矣

皇后歸閣用泰安

紹興十三年造

文休明辨

天卷二七

五三

太任徽音太姒是嗣則百斯男周室以熾天子萬

年受茲女士如奴事任從以孫子右婚禮

宋崇恩太后崇恩元符皇后劉氏以居崇恩宮故有今稱崇恩樂歌

此十四章七言入句撰人闕

入門用顯安

覩天生德作配元符儀刑壹則輔佐帝圖登崇廟
祔勒號璫璵烝嘗億載皇極之扶

神主升殿用顯安

日嬪于京作天之配進賢審官克勤其志於穆清
廟本仁祖義億萬斯年神靈攸暨

迎神用興安

黃鍾爲宮_二奏

闕宮有恤堂筵屹崇靈徽匪遐精誠感通必芬維
時登茲明祀冷然雲車有來其馭

大呂爲角_二奏

羽旌風翔翠蕤飄舉儼其音徽登茲位處笙鏞始
奏合止祝啟是亨是宜末求伊祐

太簇爲徵_二奏

枚枚闕宮鼎俎肆陳烝昇明靈登其嘉新鼓鐘既
戒旨酒既醇攸介攸止純嘏存臻

文舉明辯天卷之七

五四

應鍾爲羽_二奏

旨酒嘉肴于登于豆是亨是宜樂既合奏衍我懿
德執事溫恭靈兮允格有翼其從

蕤洗用嘉安

列爵陳俎芬芳和羹撝金罍石洋洋和聲禮行伊
始我德維明既盥而往於昭斯誠

升降用熙安

笙簫紛如陟彼廟庭銷_上佩玉懷茲先靈神保事
止音容杳冥繁禧是介萬年維寧

酌獻用明安

雖雖玉佩清醑維良采盛具列有饒其香懷其徽
範德洽無疆於茲燕止降福穰_上

亞獻用神安

嬪于潛邸爰正坤儀關雎化被思齊名垂柔德益
茂家邦以熙皇心追崇永羞牲粢

退文舞進武舞用昭安

翩然干戚揚庭陳階文以經緯武以威懷其張其
弛節與音諧迄茲獻享妥靈綏來

終獻用儀安

珩璜之貴綈綸之尊天作之合內治慈溫元良鍾

文舉明辯天卷之七

五五

應祉福乾坤以享以祀事亡如存

徹豆用成安

銷洋純繹於論鼓鐘周旋陟降齊莊肅雍維壘既
旨維籩伊豐歌徹以雍介福來崇

送神用興安

黍稷維馨虞業充庭既欽既戒靈心是承顧予烝
嘗言從之邁申錫無疆是用大介_上

宋上徽號樂歌

撰人闕

按宋史載上帝后徽號樂歌九篇而後皆
多今雜未而錄之庶使學者可互用以爲
式也凡十四章

冊寶入門用顯安此章並孝宗淳熙十五年上高宗造
於穆高皇功德兼隆稱天以誅初謚未崇載藉禮
典揚徽垂鴻涓日之良登進廟宮

冊寶升殿用顯安

有瑑斯寶有編斯冊導以麾伏奏以金石祲威盛
容煌煌赫赫臣工奉之鴻靈來格

上徽號用顯安此章並孝宗淳熙十五年上高宗造

金石充庭珎珎在列繪畫乾坤形容日月魏魏功
德顯顯謨烈垂億萬年鴻徽昭揭

逆神用歆安

此四章及下三章並徽宗上崇恩太后劉氏造

文休明辨卷之七

五六

黃鍾爲宮二

籥豆大房犧尊將上馨香既登明靈迪嘗其樂伊
何吹笙鼓簧靈來無嫉降福無彊

大呂爲角二

吉蠲維時禮儀既備泰璋戔戔羣公在位神之格
思永錫爾類展彼令德於焉來暨

太簇爲徵二

雍雍在宮翼翼在庭顯相休嘉肅雍和鳴神嗜飲
食明德惟馨綏我思成式燕以寧

應鍾爲羽二

犧牲既成籩豆有楚攬金擊石式歌且舞追懷懿
德令聞令儀靈今來格是亨是宜

壘洗用嘉安

嘉肴旨酒潔粢豐盛既盥而往以我齊明有孚顙
若黍稷非稊神之格思享于克誠

升降用熙安

珎玉錚珚其來雖離陟降孔時步武有容恪茲祀
事神罔時恫綏我邦家福祿來崇

酌獻用明安

旨酒嘉栗有飮其香衍我淑靈歆此令芳德貽彤
文休明辨卷之七

五七

管號正椒房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退文舞進武舞用昭安徽宗冊贈明建寧皇后劉氏造

秉翟竣事萬舞撝金總干揮戚節以鼓音禮容有
煇彤嚮來歆淑靈是聽雅奏愔愔

亞終獻用和安上崇恩皇后造

望高六宮位應四星輔佐君子警戒相成禱衣褒
崇琛冊追榮于以真之有椒其馨

徹豆用成安上明達皇后造

登獻罔愆俎豆斯徹神具醉止禮終樂闋御事既
退珊珊佩珮介我繁祉歆此綢繆

送神用歆安上崇恩

禮儀既備神保聿歸洋洋在上不可度思神之來
兮彤鑾之隨神之去兮休嘉是貽右

宋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冊寶樂歌

撰人闕

宋史載英中哲高光寧理上朝樂歌七篇而儀節詳畧各有不同今補采而錄之附四庫章四言八句

皇帝升坐用乾安哲宗

大矣孝熙帥民以躬奉承寶冊欽明兩宮萬樂具
舉一人肅雍化繇上始四海來同

文體明天卷之七 五八

皇帝隨冊寶降殿用正安光宗紹熙

德厚重闢冲澹粹穆何以名之維慈維福寶鏤精
鏐冊鐫華玉物盛禮崇不昭群目

中書令奉冊詣皇帝褥位用禮安此下二

宗紹興十一年造

聲樂備陳禮容罔忒相維倬公虔奉玉冊皇則受
之慕形於色既壽且康與天無極

侍中奉寶詣皇帝褥位用禮安

祖啓瑤光誕生明聖尊極夙儀帝康作命寶章煌
煌導以笙磬還燕慈寧邦家倬慶

冊寶授太傅奉詣東階下寧宗嘉泰二年造

鼓鐘煌煌儀物載陳儀物陳矣爛其瑤琨咨爾上
公相予文孫勿亟勿徐奉我重親

太傅奉冊寶出門用聖安紹興十一年造

肅肅東朝帝隆孝治猗歟丕稱寶冊斯備皇扉四
闢導迎慶瑞德邁太任有周卜世

太傅奉冊寶入宮門用正安紹興四年

熙辰禮備濟濟雍雍言奉斯冊重親之宮宮惟既
敞協氣感通皇儀親展壽祉無窮

太傅奉冊授提點官用禮安此下三章並紹興十一年

文體明天卷之七 五九

造

孝奉天儀信維休德發越徽音禮文靡忒永保嘉
祥時萬時億歸于東朝含飴燕喜

太傅奉寶授提點官用禮安

肅雍長樂克篤其慶河洲茂德沙麓啓聖是生睿
哲蚤隆丕運欽稱鴻寶末膺天命

冊寶升殿用聖安

禮行東朝樂奏大呂羽衛森陳簪紳式序雲幄遂
嚴宏典是舉天子萬年母儀寰宇

冊寶詣宮門此下二章並寧宗慶元二年造

堯門疊瑞似幄齊輝重坤靖夷麗冊華徽天子仁
聖禮文弗遠福壽康寧同燕會闈

太皇太后皇太后出閣升御坐

文母受壽載錫之光總集瑞命宜君宜王惠以仁
顯慈以德彰保佑子孫受福無疆

內侍官奉冊寶詣讀冊寶位

理宗定三年造

徽音孔昭寶篆斯刻金昭玉粹有燁斯冊載祈載
祝以燕以翼寶之萬年與宋無極

太皇太后皇太后降坐歸閣

慶元二年造

宋有明德天保佑之以壽繼壽以慈廣慈聲文宣

又休明辨

天卷之七
六十

昭福社茂綏神孫之休燕及華夷

宋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冊寶樂歌

撰人闕

按宋史職掌三朝正上皇帝冊寶
樂歌五篇今雜錄之以備一體凡十四章

章四言
八句

皇帝發冊寶降殿用正安

光宗紹熙元年造

帝受內禪改元紹熙欽崇慈親孝心肅祇迺建顯
號冊成不儀發冊廣庭聲歌侑之

中書令侍中奉冊寶詣東階下用正安

孝宗

乾道七年
中造

宗郊斯成交舉典冊汝輔汝弼威儀是力陳于廣
庭迨此上日巍巍煌煌烏觀在昔

皇帝奉太上皇帝冊寶授太傅用禮安

奉太

上皇后冊寶同
孝宗淳熙二年造

翠華之旗靈囂之鼓陳于廣宇相我盛舉來汝公
輔庸乃儀矩毋愆于素以篤多祜

冊寶出門用正安

乾道七年造

天門九重蕩蕩開徹金支秀華垂紳佩玦或導或
陪率履不越注民耳目四表胥悅

冊寶入宮門用正安

淳熙十年造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七

六一

南山之叢皇壽無窮太極之尊皇名是崇奉茲寶
冊于皇之宮皇則受之於昭盛容

太上皇帝出宮升御坐用乾安

此下三章
並紹熙元年

年

正重璫編禮合冊具穰穰至尊華殿是御德配有

虞紹唐授臣於萬斯年受天之祐

太傅中書令奉太上皇帝冊升殿用聖安

慈皇天臨辟表怡怡欽哉聖子親奉玉卮驚拊尚

呼歡浹華夷邇臣捧冊是恪是祇

太傅侍中奉太上皇帝寶升殿用聖安

瑟彼華玉篆魚紐龍與冊並登咨爾上公詠以歌詩協之鼓鐘是陟是降靡有弗恭

太上皇帝降御坐用乾安年造

天地清寧日月華光歸尊慈極萬呼未央慶函百嘉壽躋八荒上皇萬歲俾熾俾昌

太傅中書令侍中奉太上皇后冊寶升殿

用聖安年造

大哉乾元既極形容坤元德至寶與比隆寶冊並登勒崇垂鴻相我緼儀肅七雍雍

皇帝從太上皇后冊寶詣宮中用正安年造

文體明辨卷之七 六二

七年

維冊伊何鏤玉垂鴻維寶伊何範金紐龍翊以贊御間以笙鏞誰敢不恭天子寧從

太上皇后出閣升御坐用坤安年造

重翟出房褰衣被躬委委蛇蛇河澗山容聖皇臨軒聖母在宮並受鴻名與天無窮

內侍官舉太上皇后冊寶詣讀冊寶位用

聖安年造

仰瞻慈闈登進寶冊維時暫御祇率厥職曰壽曰名母兮兼得儷我尊父億載無極

太上皇后降坐歸閣用坤安年造

榮懷之慶莫盛於斯三宮四冊五葉一時德阜而豐福大而滋子子孫孫于時保之年造

宋冊立皇太子樂歌撰人闕

按宋史載冊立太子樂歌五篇乃太宗真宗孝宗寧宗所造今雜採而錄之以備一體凡五章章四言八句

皇帝升坐用乾安此下二章並孝宗乾道元年造

宋受天命聖緒無疆惟懷永圖乃登元良涓選休成冊書是將黼坐天臨穆穆皇七

太子入門受冊寶用明安

文體明辨卷之七 六三

於維皇儲玉潤金聲體震之海重離之明冊寶具舉環佩鏘鳴守器承祧維邦之榮

太子受冊寶出門用明安年造

淵中象德玉裕凝姿進退周旋有肅其儀既定國本益隆慶基無及兩宮福祿如茨

祥臣稱賀用正安太宗至道元年造

皇儲既建聖祚無疆鸞旌列叙雞戟分行前星有爛瑞日重光際天接聖溫文允臧

皇帝降坐用乾安年造

我禮備成我駕言旋降坐而跽奏鼓淵淵國本既

定保佑自天克昌厥後何千萬年古立太子

宋高宗親耕籍田樂歌凡七章章八句

撰人闕學士撰

皇帝出大次用乾安

勤勞稼穡必躬必親為籍千畝以教導民帝出乎震時維上春天顏咫尺望之如雲

親耕

元辰既擇禮備樂成洪縻在手祇飾專精三推一撥端冕朱紘靡辭染履以示黎甿

升壇

文體明辯天卷之七

六四

方壇屹立陞級而登玉色下照臨觀耦耕萬目咸覩如日之升成規成矩百祿是膺

公卿耕籍

羣公顯相奉事濟莊率時農夫舉耜載揚播厥百穀以佑我皇多黍多稌丕應農祥

群官耕籍

畋畋良耜我田既臧土膏其動春日載陽執事有恪于此中邦農夫之慶稷卨餘糧

降壇

肇新帝籍率我農人三推終畝祇事咸均夢鑒孔

時粲然有文受天之祐多稼如雲

歸大次

教民稼穡不令而行進退有度琚瑀銷鳴言歸煥惺禮則告成帝命率育明德惟馨右指

隋大射登歌十五言二

撰人闕

道謐金科照時又玉條明優賢饗禮洽選德射儀成鸞旗鬱雲動寶軼儼天行巾車整三之司裘飾五正鳴球聲高殿華鍾震廣庭烏號傳昔美淇衛著前名揖讓皆時傑升降盡朝英附枝觀體定杯水觀心平豐觥既來去燔炙復縱橫欣看禮樂盛

文體明辯二卷之七

六五

喜遇黃河清右射禮

文體明辯卷之七終

文體明辨卷之八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鼓吹歌辭按鼓吹者諸樂之總名也其名起於戰國時魏國雜門周說謂鼓吹者不測之詞說者云鼓目一物也自竿簫之屬非鼓合奏別為一樂之名也月所於用亦各不別用之朝會宴饗者曰黃門鼓吹漢明帝分樂為四品而黃門鼓吹居其二即今所傳漢殿中御食飯舉七曲及太樂食舉十三曲是也與魏世武吹長蕭同用之道路從行者曰騎吹西京雜記漢大駕祠甘泉汾陰備千乘萬騎有黃門前後部鼓吹今所傳後成黃雀玄雲逐如期諸曲是也宋武帝有事於太廟車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唐制大駕法駕小駕皆有鼓吹宋其名為導引皆其類也其師行而奏之馬上者曰儀吹漢李延年因胡曲而造新聲是也其旋師而奏之在廟者曰短簫繞歌吹在戰國時未名鼓吹至漢明帝分樂四品始歸諸鼓吹署也宋大

文體明辨 天卷之八

禮車駕宿衛所止夜鼓警場奏鼓吹若巡幸則夜奏於行宮並號警嚴曲蓋本古之警鼓所謂夜戒守鼓者也王吉行師行皆當用之以上五者總名鼓吹然其詞不盡存而存者又皆在由雅而趨俗不可為法今姑存其品而詳之曰黃門鼓吹二曰騎吹三曰橫吹四曰短簫繞歌五口警嚴庶幾足以盡鼓吹之類乃若其詳則各載於其目之下此不及論

黃門鼓吹

黃門鼓吹者漢朝宴饗會之樂

燕亦作宴鄭云從大禮也燕私也樂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燕樂之有相通也古者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於是而有蓼蕭湛湛之詩則此燕樂之始也漢明帝分樂為四品其三黃門鼓吹天子宴樂群臣用之故漢書帝元和三年定殿中御食飯舉七曲一日鹿鳴二曰思齊三曰維天之命七曰大之層數又漢太樂有食舉十三曲一日鹿鳴二曰重來三曰初造四

文體明辨 天卷之八

二

曰伏安五曰歸來六曰遠則七日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涼十曰涉大河十一曰大置酒十二曰承元氣十三曰薄淡其味東漢大亂樂章亡缺魏武帝平劉表獲漢雅樂出河南杜陵於荆州傳其雅樂曰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詩騶虞後左延年改變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唯鹿鳴因而不改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盤禮曲皆初食舉樂備鹿鳴至泰始五年詔傳上壽酒食舉樂東漢公卿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是勗言鹿鳴以宴嘉賓無當於朝饗乃除宋武帝時王韶之作律夏四章行禮後二章上壽酒歌一節殿前奏歌三章行禮後二章上武帝之作律夏三章行禮後三章行禮亦用之此皆文宣之初未造改制至武成帝始定三朝之樂元會大饗協贊不獨月堂黃門樂應於殿上凡二十五曲後周亦有二十四曲皆名曰夏雅南齊運祚短促元會十四曲亦名曰夏雅南齊運祚短促元會十四曲其名曰和又有十曲朝會樂章四東宮朝會樂章五亦以和名五代梁朝會二曲以和名謂漢高祖天福中元日大宴樂工登殿其河大類雅雅虞殯而舞亦不成列蓋是時禮樂已消亡矣周雖大祠如廟川樂其餘祠祭不用朝會二十八曲其後又命蘇易簡等分撰三十三曲其類各口安而又以威德祥壽之目神宗熙寧以後因事更定增減樂章於是明高宗紹興十五年正旦朝會以群臣唱詩尊慈極始用樂上章此十此歷代朝饗樂章黃門而作故今分為朝享燕會品二而論

其源流如此若其歌辭不能悉載姑錄其若如左云

晉四廂樂歌凡十

正旦大會行禮歌

鼎歌四章章四言八句

荀勗

於皇元首羣生資始履端大饗敬御也繁祉肆覲羣后爰及卿士欽順則元允也天子

明明天子臨下有赫糾四表宅心惠浹荒野料

各柔遠能邇孔淑不逆約來格祈祈邦家是若

光光邦國天篤其祐丕顯哲命顧承三祖世德作

求奄有九土思我皇度彝倫攸叙

文辭明辨 天卷之八

三

維祖維宗高朗緝熙對越在天駿惠在茲聿求厥

成我皇求之式固其猶讀日往敬用治

華歌本四章今取一章四言八句

張華

明明我后玄德通神受終正位協應天人容民厚

下育物流仁躋我王道輝光日新

公緩歌本十五章今取二章字句不同各注於下

成公綏

聖皇君四海順人應天期三葉合重光泰始開洪

基明曜參日月功化俾四時宇宙清且泰黎庶咸

雍熙善哉雍熙雜言九句

明明聖帝龍飛在天與靈合契通德幽玄仰化青

雲俯育重淵受靈之祐於斯萬年四言八句

王公上壽酒歌

玄歌一章四言八句

傅玄

於赫明明聖德龍興三朝獻酒萬壽是膺敷佑四方如日之升自天降祚元吉有徵

華歌一章雜言四句

張華

稱元慶奉壽觴后皇延遐祚安樂撫萬方

食舉東西廂樂歌

鼎歌本十二章今取四章章四言句數不同各注於下

文辭明辨 天卷之八

四

荀勗

賓之初筵藹藹濟濟既朝乃宴以洽百禮頌以位

叙或廷或陸祭饗台嬰亦有兄弟守于陪寮憲茲

度楷平觀頤養正降福孔偕此下二章章十二句

昔我三后大業是維今我聖皇焜耀前暉奕世重

規明照九畿思輯用光時罔有違陟禹之跡莫不

來威天被顯祿福履是綏

振鷺于飛鴻漸其翼京邑穠穆四方是式無競維

人王綱允敕君子來朝言觀其極八句

時邕斌斌六合同塵往我祖宣威靜殊鄰首定荆

楚遂平燕秦廢文皇邁德流仁爰造草昧應乾
順民靈瑞告符休徵響震平天地弗違以和神
人既戡庸蜀吳會是賓肅慎率職楷矢來陳韓澈
進樂均協清鈞西旅獻葵扶南效珍蠻裔重譯玄
齒文身我皇撫之景命維新六

華歌本十章今取章章
雜言句數不同各注於下

張華

明明在上不顯厥繇翼翼三壽蕃后維休羣生漸
音德六合承沅三正民辰朝慶麟萃華夏本職貢
八荒觀殊類散見充廣庭鳴玉盈朝位廿二

文粹明辨卷之八

五

濟濟朝位言觀其光儀序既以時禮文煥以章思
皇享多祐嘉樂永無央六

泰始開元龍升在位四隩同氣燮寧殊類五臚也

來備嘉生以遂凝庶績臻太康申繁祉胤無疆本

支百世繼緒不忘繼緒不忘休有烈光永言配命

維晉之祥聖明統世篤皇仁廣大配天地順動若

陶鈞玄化參自然至德通神明清風暢八極流澤

被無垠四

宋四廟樂歌凡六

王韶之

肆夏樂歌

歌本四章一於日鑠二日將三三日
法章四日九功客入四廟旅作於
助皇帝常陽四廟旅作於
入發服四廟旅作於
黃鍾太簇二廟作法章九功二曲今
玩其詞唯將將為勝故錄之四言八
句

將將蕃后翼翼羣僚盛服待晨明發來朝饗以八
珍樂以九韶仰祇天顏厥猷孔昭

大會行禮歌本二章今取一章四
言八句姑洗廟作

皇矣我后聖德通靈有命自天誕受休禎龍飛紫
極造我宋京光宅宇宙赫赫明明

王公上壽酒雜言四句
黃鍾廟作

文粹明辨

六

獻壽爵慶聖皇靈祚窮二儀休明等三光

假前登歌本三章今取一章四
言八句姑洗廟作

烝哉我皇固大誕聖後端維始對越休慶如天斯

久如日斯盛介茲景福永固駿命

食舉歌本十章今取二章並太
廟作字句不同各注於下

五玉既獻三帛是饗爾公爾侯鳴玉華殷皇聖

后降禮南面元首納嘉禮萬邦同歡願休哉君臣

嘉燕建五旗列四縣去聲樂有文禮無倦融皇風

窮一變雜言十
六句

王道純德彌淑寧八表康九服道尊禮讓移風

俗移風俗未充融歌盛美造成功諫微烈逸無窮
三言十

梁三朝雅樂歌章九

沈約

梁制雅樂三朝所用凡六篇奏官出入奏後雅與二郊太廟明堂同皇太子出入奏虎符則詩君于萬年永錫爾胤也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尚書周官貳公弘化寅允天地也二詩酒長个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微饌奏雍雅取記史大享客出以雍飲也其詞過於嚴整不合古調今姑取章數錄之

俊雅本三章今取一

開我八襲闢我九重珎流響縷絃有容衮衣前
文休明辨六卷之八

七

邁列辟雲從義兼東序事夫西雍分階等肅異列

齊恭

胤雅四言十

自昔殷代哲王迭有降及周成維器是守上天乃
眷大梁既受灼灼重明仰承元首體乾作貳命服
斯九置保置師居前居後日星比耀克隆萬壽

寅雅三言十

禮莫違樂具舉延藩辟朝帝所執桓蒲列齊莒垂
袞毳紛容與升有儀降有序齊簪紱忘笑語始矜
嚴終酣醕

介雅本三章今取二

壽隨百里洽慶與三朝升維皇集繁祉景福互相
承申錫永無遺穰簡必來應

百味既含馨六飲莫能尚玉璽信湛湛金卮頗提
淥敬舉發天和祥祉流嘉貺

需雅本八章今取三

五味九變兼六和令芳甘旨庶且多三危之露九
貞禾圓按方丈紫星羅皇舉斯樂同山河

九州上腴非一族玄芝碧樹壽華木終期采之不
盈掬用拂腥羶和九穀既甘且飫致遐福

又休明辨六卷之八

八

擊鐘以俟惟大國況乃御天流至德爾食斯不揚
盛則其禮不謏儀不式風猷所被深且塞

雍雅本三章今取一

百司警列皇在在陸既飫且醕卒食成禮其容穆
穆其儀濟濟凡百庶寮莫不愷悌奄有萬國仰由
天啓

北齊元會大饗樂歌辭章六

撰人闕

按北齊及齊並有元會樂然惟北齊儀節最備其辭無可觀者附之仍存其名以見行禮之序也

賓入門四箱當作廂奏肆夏四言

昊蒼眷命興王統天業高帝始道邈皇先禮成化
穆樂合風宣賓朝荒夏揚對等玄

皇帝出閣奏皇夏

皇帝當安羣奉臣奏賀皇夏

皇帝入宁變服黃鍾太蔭二箱奏皇夏

四言十
六句

我應天曆四海為家協同內外混一戎華鶴龜龍

馬風乘雲車夏章夷服其會如麻九賓有儀八音

有節肅七於位飲和在列四序氣氤三光昭晰若

文體明辨卷之八九

哉大矣軒唐比轍

皇帝變服移幄坐於西箱帝出升御坐

姑洗箱奏皇夏

王公奠璧奏肆夏

上壽黃鍾箱奏上壽曲雜言
四句

仰三光奏萬壽人皇御六氣天地同長久

皇太子入至坐位酒至御殿上奏登歌

本三章今取一
四言八句

大齊統曆道化光明馬圖呈寶龜錄告靈白靈非

衆八荒非遯同作堯人俱包禹迹

食至御前奏食舉樂本十章今取二章
字句不同各注于

下

彤庭爛景丹陛流光懷黃綰白鵲驚成行文贊百

揆武鎮四方折衝鼓雷電獻替協陰陽大矣哉道

邁上皇陋五帝挾三王窮禮物該樂章序冠帶垂

衣裳雜言十
六句

兩儀分牧以君陶有象化無垠大齊德邈誰群超

鳳火冠龍雲露以絜風以薰榮光至氣氤氲三言
十二句

文舞將作先設階步辭此戶四曲並
見樂舞類

文體明辨卷之八十

文舞辭

武舞將作先設階步辭

武舞辭

皇帝入鐘鼓箱作皇夏

宋朝會樂歌

撰人闕

按宋史載朝會樂歌六篇蓋太祖太宗
真宗神宗哲宗高宗歷朝之所更定者

也今雖採之然高宗所定者居多
取其簡而備也諸首詳之凡九章

皇帝升坐用隆安制此下四章皆四言八
章景德
中造

金奏在庭群后在位天威煌煌嚮明負象高拱穆

清弁冕端委盛德日新禮容有煇

公卿入門用正安

萬邦來同九賓在位此未詳疑奉璋薦紳降庭

止文思安安威儀棣棣此與臣哉降哉介爾蕃祉

上公上壽用和安此下十一章並

八音克諧萬舞有奕上公奉觴率茲百辟聲效呼

嵩祀聖人壽億載萬年天長地久

皇帝初舉酒用瑞木成文

按唐制元日殿門侍郎奏祥瑞宋人因之故自歌以角轉若日驕而說日

語和禮者勿用可也

文獻明辨六卷之八

十一

厚地效珍嘉木紀瑞匪刻匪雕其文見意三登太

平允協聖治詩雅詠歌有光說醉

再舉酒用滄海澄清此言

百谷王符聖治不揚波效殊祉德淪淵滄海清應

千秋叙五行

三舉酒用瑞粟呈祥此言

至治發聞惟馨香播厥百穀臻穰穰農夫之慶歲

其有禾易長畝盈倉箱時和物阜粟茲茂嘉生駢

穗來呈祥自今以始大豐美行旅不用齋餼糧

群臣酒行用正安此二章及下章

群公卿士咸造在庭式燕以衍思均露零穆穆明

明於斯為盛歸美報上一人有慶

明明天子萬來福同嘉賓式燕曷不肅雍燕以示

慈式禮莫愆樂胥君子谷止可觀

酒一行用文舞此下二曲並

酒載行用武舞

皇帝降坐用乾安

帝坐煢煌廷紳肅穆對揚天休各恭爾服頌聲洋

洋溢文郁郁禮備樂成求膺多福以上

晉冬至初歲小會歌此言二

文體明辨六卷之八

十二

張華

日月不留四氣回周節慶代序萬國咸休庶民群

后奉壽升朝我有嘉禮式宴百寮繁肴綺錯旨酒

泉停笙鏞和奏磬管流聲上隆其愛下盡其心宜

其壅滯詠之德音乃宣乃訓配享交泰求載仁風

長撫無外按冬至亦大朝會之日而此歌乃列之

未也

晉宴會歌此言二 張華

盛麗我皇配大垂光留精日晷經覽無方聰明有

暇延命衆臣冠蓋雲集錡俎星陳有蒸多品八珍

代變羽爵無算究樂極宴歌者流聲舞者投袂
歔歔動容有節絲竹竝設宣暢四體繁手趣擊歡足
發和酣不忘禮好樂無荒翼翼濟濟

晉中宮宴會歌五言十 張華

先王統大業玄化漸八維儀刑乎萬邦內訓隆壺
闡皇英垂帝典大雅詠三妃執德宣隆教正位理
厥司含章體柔順帥禮蹈謙祗螽斯弘慈惠慘木
逮幽微徽音穆清風高義邈不追遺榮參日月百
世仰餘輝

晉宗親宴會歌五言十 張華

文粹明辨天卷之八 十三

族燕明禮順饌食序親骨肉散不殊昆弟豈他
人本枝篤同慶榮棟著先民於皇聖明后天覆弘
且仁降禮崇親戚旁施協族姻式宴盡酣娛飲御
備羞珍和樂既宜洽上下同歡欣德教加四海敦
睦被無垠

宋徽宗大觀中聞喜宴樂歌七言八句

撰人闕

狀元以下入門正安

多士濟濟于彼西雍欽肅威儀亦有斯容烝然來
思自西自東天畀爾祿維王其崇

初舉酒賓興賢能

明明天子率由舊章思樂泮水光于四方薄不其
芹用賓于王我有好爵賓彼周行

再酌於樂辟雍

樂只君子式燕又思服其命服攝以威儀鐘鼓既
設一朝醕之德音是茂邦家之基

三酌樂育人才

聖謨洋洋網紀四方烝我髦士觀國之光遐不作
人而邦其昌以燕天子萬壽無疆

四酌樂且有儀

文粹明辨天卷之八 十四

我求懿德烝然來思籩豆靜嘉式燕綏之溫溫其
恭莫不令儀追琢其章髦士攸宜

五酌正安

思皇多士揚于王庭鍾鼓樂之肅雝和鳴威儀抑
抑既安且寧天子萬壽永觀厥成

宋徽宗政和中鹿鳴宴樂歌七言八句

撰人闕

初酌酒正安

思樂泮水承流辟雍思皇多士烝然來從雖雖濟
濟四方攸同登于天府維王是崇

再酌樂育人才

鐘鼓皇皇磬管鏘鏘登降維時利用賓王髦士攸宜邦家之光媚于天子事舉言揚

三酌賢賢好德

鳴鹿呦呦戴弁依俅烝然來思旨酒思柔之子言邁泮渙爾游于彼西雍對揚王休

四酌烝我髦士

首善京師灼于四方烝我髦士金玉其相飲酒樂曲吹笙鼓簧勉戒徒御觀國之光

五酌利用賓王

文華明鏡 不卷之八

十五

邀不作人天下喜樂何以况之焉飛魚躍既勸之駕獻酬交錯利用賓王縻以好爵以上

騎吹按騎吹者車駕從行道路所奏之樂

辭成黃雀玄雲遠如朝諸曲皆是騎吹惜其辭不存故今難於短篇統觀之中而不作能

川而唐制大駕法駕小駕皆有馬宋初因之

名曰導引北郊祀明堂宗廟藉田封禪上

京神主附廟迎奉祖宗御容赴宮觀寺院先車駕行幸並用之徵宗政和七年更其名爲

熙寧備成六引尋復舊制自號迄唐詞亦不傳今所有者唯宋導引歌辭而已其聲多川

正宮雅仁宗景祐二年有事明堂用舊后宮山陵發引真宗章獻皇后制以率懿皇鍾李

氏川正平調仁宗用黃鍾羽真主還京用太石調仁宗御容赴景靈宮川道調率因事隨

時定所屬宮調以律和之或云正宮與正樂

之今與正聲相背而楊傑以爲鼓吹之器既

異先代而施設樂與正樂不同若以律呂

行是或一見也又漢武帝時南越加置七郡

皆設鼓吹班超拜長史假鼓吹麾幢魏晉之

世又以假諸將帥及牙門又晉魏川謝朓

擊鼓鼓吹沒追贈長水校尉鼓吹以華唐

制四品以上官婚葬則鼓吹亦官五品得鼓

四品鼓吹而宋則自皇太子及一品至三品

皆有本品鼓吹而人數不同則臣下得用鼓

吹自漢以來皆然也詞雖無存制

則可考姑附著於此以資博識云

宋太祖開寶元年南郊導引歌辭二首此

氣和玉燭虛化著鴻明緹管一陽生郊裡盛禮燔

文休明辨 不卷之八

柴畢旋軫鳳凰城森羅儀衛振華纓載路溢歡聲

皇圖大業超前古垂象恭階平

歲時豐衍九土樂昇平觀寰海澄清道高堯舜

衣治日月竝文明嘉禾甘露登高薦雲物煥祥經

兢兢惕惕持謙德許禪云亭

宋寧宗明堂大禮導引曲 撰人闕

合宮親饗青女肅長空精意與天通后皇臨顧誰

爲脩文祖暨神功函蒙祉福歲常豐聲教被華戎

兩宮眉壽同榮樂戢穀末來崇

宋真宗親享太廟導引曲 撰人闕

躬朝太室列聖大功宜綵伏雜甘泉祕文升輅空
歌發一路履祥煙珠旒薦獻極精虔列侍儼貂蟬
穰穰降福均寰宇垂拱萬斯年

宋寧宗親耕籍田導引曲二首

撰人闕

春融日暖四野瑞煙浮柳苑更桑柔上膏肓起條
風扇宿雪潤田疇金根轂轉如雷動羽衛擁貔貅
扶耨老稚康衢滿延歧望凝旒

斗移星轉一氣又環周六府要時脩務農重穀人
胥勸耕藉禮殊尤壇壝巖峙文明地黛紉駕青牛
文修明辨 卷之八 一七

雍容南畝三推了玉趾更遲留

宋孝宗乾道中發太上皇帝高宗太上皇后

吳冊寶導引曲

撰人闕

重華真主晨夕奉庭闈祀慶成時乾元坤載同
歸美寶冊兩光輝斑衣何似赭黃衣此事古今稀
都人歡樂萬呼震坐壽總天齊

宋光宗恭上壽聖皇太后高宗后至尊壽

皇聖帝壽壽成皇后訓導號冊寶導引曲

撰人闕

皇家盛事三殿慶重重聖主極推崇璫編寶烈相

輝映歸美意何窮鈞韶九奏度春風彩仗煥儀容
懽聲和氣彌寰宇皇壽與天同

宋寧宗嘉泰二年加上壽成太皇太后壽

吳冊寶導引曲

撰人闕

思齊文母盛德比姜任擁佑極恩深湯孫歸美熙
鴻號鏤玉更繩金虞庭萬辟萃華簪法仗儼天臨
層闌慶典年年舉千古播徽音

宋徽宗政和三年追冊明達皇后貴妃導

引曲

撰人闕

來嬪初載令德冠層城柔範藹徽聲熊羆夢應芳
文修明辨 卷之八 十八

蘭郁佳氣擁雕楹珠宮縹緲泛蓬瀛脫誕世緣輕
空餘寶冊光瓊玖千古仰鴻名

宋真宗奉太廟寶冊導引曲

撰人闕

祖宗垂佑亨會協重熙德澤被烝黎虔崇尊謚陳
徽冊藻衛列威蕤宸心致孝極孜孜展禮詔台司
祥煙瑞霧浮清廟絳寓被純禧

宋顯仁皇后徽宗賢妃高陵發引導引

曲

撰人闕

長樂晚綵戲萊衣奄忽哀報僊期帝鄉渺渺乘鸞

去啼紅嬪御不勝悲蒼梧煙水杳難追腸斷處過江時銀濤千萬疊不知何處是瑤池

宋欽宗山陵發引導引曲 撰人闕

鼎湖龍遠九祭畢嘉觴遙望白雲鄉簫笳淒咽離天闕千仗儼成行聖神昭穆盛重光寶室萬年藏皇心追慕思無極孝饗奉烝嘗

宋莊文太子孝宗嫡長子薨發引導引曲十一言 撰人闕

秋月冷秋鶴無聲清禁曉動皇情玉笙忽斷今何在不知誰報玉樓成七星授轡騷驚種人不見恨

文體明微天卷之八 十九

難平何以返霓旌一天風露苦淒清

宋神宗元豐二年慈聖光獻皇后仁宗后薨神主還宮導引曲此下八曲曲 撰人闕

龍輿春晚曉日轉三川鼓吹慘寒煙清明過後落花天望池館依然東風百寶泛樓船共薦壽當年如今又到苑西邊但覓斷香翰

宋光宗紹熙五年孝宗神主還宮導引曲 撰人闕

孝宗純孝前聖更何加高蹈處重華丹成僊去龍

輜遠越岸暮山遐波神先為捲寒沙來往護靈樑九虞禮舉神祇樂萬世祐皇家

宋神宗元豐八年時哲宗即位神宗神主附廟導引曲 撰人闕

歲華婉婉侍宴玉皇宮瑯輦出房中豈知軒后丹成去望絕鼎湖龍壽原初掩歸蹕五雲重唯餘寶冊書鴻烈清廟配三宗

顯仁皇后神主附廟導引曲 撰人闕

近虞長樂猶是憶賓天何事駕仙輶簫笳儀衛辭文華清辨卷之八 二十

宮闕移仗入雲煙於皇清廟啟華筵昭穆謹承先千秋長奉烝嘗孝永享中興年

宋神宗熙寧四年英宗御容赴景靈宮奉安導引曲 撰人闕

鼎湖龍去仙仗隔蓬萊輦路已蒼苔漢家原廟臨清渭還泣王衣來鳳簫驚扇共徘徊帳殿倚雲開春風不向天袍動空繞翠輿回

泰安神宗皇帝御容赴景靈宮導引歌辭 宋蘇軾

帝城父老三歲望堯心天遠玉樓深龍顏髮鬢笙

蕭遂腸斷屬車音離宮奏色瓊瑤林雲閣海沈沈
遺民猶唱當時曲秋鴈起汾陰

逆奉神宗皇帝御容赴西京會聖宮燹天
禪院奉安導引歌辭 宋蘇軾

經文緯武十有九年中遺烈震羗戎涓橋夾道千
君長猶是建元宮西瞻溫洛與神崧蓮宇照瓊宮
人間俛仰成今古流澤自無窮

景靈宮奉安顯仁皇后神御導引曲

撰人闕

坤儀厚載遺德滿寰中歸御廣寒宮玉容如在殿

文粹明辨 卷之八

二十一

興遠長樂起悲風霓旌絳節下層空雲闕曉瞳眈
真游千載安原廟聖孝與天通

橫吹

橫吹者軍中馬上所奏之樂也晉書

也周禮地官之屬以鼓鼗鼓軍事鼙鼓以鼓
之長八尺者也角有舊說鼓尤以鼙鼓為最
與黃帝戰于涿鹿帝命夬角為龍鳴以禦之
故謂之鼓角也胡中者本以應胡旋之聲後
漸用之橫吹而胡角則胡所用鼓角也胡角
而為之也凡黃帝之說不可盡信而鼓角與
胡角聲類既同則其曲亦得相參用是正
自漢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雅得摩訶
樂第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得二十八
解麗音以來雅存十曲一日黃鶴今或作黃
鶴吟二曰龍頭吟亦作龍頭水謂龍頭曲也三
折楊柳入曰黃單于九曰赤之楊十曰望行

人然考西京雜記戚夫人善鼓瑟入塞望

歸之曲則高帝時尸有之矣不起於此也

又有八曲曰開月別離也曰洛陽道日

長安道日秦使行日胡旋落北本胡旋曲其

後笛中吹之曰紫雲馬從軍久戍懷歸之作

也曰驃馬或什驃馬馬從軍久戍懷歸之作

又有四曲曰雨生收詩昔衣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有雪霏霏之意或云穆天子遊于

黃宅之曲筵霞華澤天子乃休作日中大寒北

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之曰我

徂黃竹是也二說不同前說近是日劉生劉

生不知何代人說前說以宋所為劉生之辭

者其稱其任使家放周遊五陵三秦之地或

云抱劍專征為符節官所未詳也曰胡旋

日洛陽公子行皆後代所加也世謂橫吹上

五曲乃於前十曲中出開入關出塞入塞

黃單于赤之楊六曲而加後世謂胡旋曲

長安道秦使行梅花落紫雲馬雨雪劉生古

劍行洛陽公子行十一曲也今按諸曲古辭

唯存出塞紫雲馬二曲而鄭維則云今大常

試樂工習大梅花小梅花是梅花落一曲至

宋尚存也猶意梅花既下胡旋則其辭必非

中國所能通曉宋時所習不過習其辭而已

梁鼓角橫吹三十六曲其二十五曲並亡

金輪際唯王鉅鹿公主紫雲馬黃雲馬

擬古橫吹曲

隴頭水

五言

宋軍啟

秦天水郡有大阪名曰隴坻亦曰隴山即漢隴關也其阪九回上者七日乃終上有清水四注下所謂隴頭水也

隴頭征人別隴水流聲咽只爲識君思耳心從苦節寒凍弓弦斷風鼓旗竿折獨有孤雄劍龍泉字不滅

前出塞九首

八首

唐杜甫

前出塞詩皆肅宗乾元時甫在秦州思玄宗大寶間事而作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在伊州西公家有程期亡命名也亡命謂脫其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

文体明辨

云卷之

廿三

一何多棄絕父兄恩吞聲行負戈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挑了青絲捷下去萬仞岡

俯身試拳旗

磨刀鳴咽水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

亂一作錯錯已又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

麒麟戰骨當速朽大明劉琨曰論者謂子美古詩

去如此篇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

送徒既有長上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

怒噴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訣決一作絕

不復同苦辛

迢迢萬餘里一作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似指蕃倏忽數百羣我始爲奴

僕幾時樹功勳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

王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

殺傷

驅馬天雨去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會

同水間已去漢月遠何事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

望不可攀

文体明辨

云卷之八

廿四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雄劍四五動彼軍

爲我奔虜其名王王名有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

行戶郎列一勝何足論

從軍十年餘一作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

羞雷同中原有闢爭指靜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

志安可辭固窮

後出塞五首

並五言句數不同各注于下

唐杜甫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

丘去聲召當作占募赴蘭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

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
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王國入殺其二子以血統金而成者○右十四句

朝進東門門洛都營幕上河陽洛陽橋落日照大旗馬
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
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
誰恐是霍嫖姚霍去病嫖姚校尉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勲此義人重高勲所未及豈知英雄主出
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
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西地日收胡馬群誓開

文苑明辨 不卷之八

二五

玄冥北地持以奉吾若

獻凱日繼踵兩蕃生蕃與奚契丹也靜無虞漁陽胡豪俠

地擊鼓吹笙竿雲帆轉遼海梗稻米東吳越羅與

楚練照耀輿臺並賊軀主將請安位益崇氣驕凌

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通一作通衢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貲不足

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

洛昏待安洛山日南中夜間去道歸故里但空村

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蘇誠曰詳味此詩等

身尋國而洛山盡殺其子者恨不知其姓名耳
○以上並十二句○大明劉復上出塞本漢詩

使吹曲名其詞不傳如王粲從軍詩即其體也
聚詩五首不過不美其主將曹公戰伐之功詞氣
卑語無足觀者此前後諸篇即極敘其征夫
怨勞苦之情軍中奮勇策畫之態併與其征夫
見意中欲言者而盡得之且以見夫主將位崇而
氣驕射廷賞費之過厚是以或刺或問可憤可傷
殆有風雅之遺意豈但突過黃初而已哉

折楊柳行章五言今收一

宋謝靈運

鬱鬱河邊樹青青野田草舍我故鄉客將適萬里
道妻妾牽衣袂淚沾懷抱還拊幼童子顧託兄
與嫂辭訣未及終嚴駕一何早負竿引文舟饑渴
常不飽誰令爾貧賤咨嗟何所道此詩極盡征
文苑明辨 不卷之八 上六

折楊柳五言

唐李白

垂楊柳綠水搖艷東風年花明玉關雲葉暖金
煙美人結長想對此心凄然攀條折春色遠寄龍
庭前

梁鼓角橫吹曲

撰人闕

瑯琊王歌章八章今取五

瑯琊復瑯琊瑯琊大道王陽春二三月單衫綉襪
襠

瑯琊復瑯琊女郎大道王孟陽三四月移鋪逐陰

涼

瑯琊復瑯琊瑯琊大道王鹿鳴思長草愁人思故鄉

客行依主人願得主人疆猛虎依深山願得松柏長

快馬高纏鬃遙知身是龍誰能騎此馬唯有廣平公號獨也與之弟

紫駟馬歌本二章今以一

高高山頭樹風吹葉落去一去數千里何當還故處

龍頭流水歌本三章今取一

文體明辨卷之八 廿七

龍頭流水流離西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

折楊柳歌本五章今取一 撰人闕

遙看孟津河楊柳鬱婆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

慕容家自魯企由谷歌五言

撰人闕

郎在十重樓女在九重閣郎非黃鸝子那得雲中雀

龍頭歌本二章今取一 撰人闕

龍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

白鼻騮五言

後魏溫子昇

按高陽王樂人歌有可憐白鼻騮之句後人摘其語以爲此歌

小年多好事攬轡向西都相逢狹斜路駐馬詣當壚

擬白鼻騮雜言

唐李白

銀鞍白鼻騮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就胡姬飲

胡吹疑即胡 舊曲

撰人闕

淳于王歌凡二章章五言四句

肅肅河中有育熱須含黃獨坐空房中思我百媚

文體明辨卷之八

二十八

郎

百媚在城外千媚在中央但使心相念高城何所妨

捉搦歌本四章今取二

華陰山頭百丈井下有流水徹骨冷可憐女子能照影不見其餘見斜領

黃桑柘屨蒲子屨中央有絲兩頭繫小時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

橫吹別曲

隔谷歌凡二章字句不一 撰人闕

兄在城中弟在外外無絃箭無拈食糧之盡
若為活救我來救我來六句
兄為俘虜受困尋骨露力疲食不足弟為官吏馬
食粟何惜錢刀來我贖四句

木蘭辭雜言六

古辭撰人

木蘭不知名詳作
男子代父征行

唧唧復唧唧一作從從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
唯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
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
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
文辭明辨 不卷之八 二十九

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
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一作辭爺娘去暮宿黃
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
辭黃河去暮至一作宿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
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
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勲十二轉賞賜百千
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一作欲與木蘭
不願尚書郎
願馳千里足一作願借明送兒還故鄉爺娘聞女
來出郭相扶將阿妹聞姊來當戶理紅粧小第聞

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
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總理雲鬢掛鏡貼花
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一作驚惶同行十二年不
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一

免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按樂府雅志此詩為敘
多實理而有古意然朝氣神金折寒光顯微衣之
類已似李白疑唐人所作必非漢魏時詩也故文
苑英華以為韋元甫詩今按此詩有二篇其一
後篇或元甫作若此篇必非元甫所能及也

短簫饒歌

按短簫饒歌者師旋鼓功之樂也
也蓋簫饒也而有長簫短簫長簫為
而鳴之則人以金饒止鼓即此器也周禮大
司樂曰王師大獻則奏饒樂注云風力之樂
也大司馬曰師有功饒樂獻于社注云兵樂

文辭明辨 不卷之八

三十

日世司馬去曰得意則饒樂所以示喜也饒
字亦作凱漢時稱鼓吹饒樂蔡邕云鼓吹軍
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勸士調教
漢此則周禮樂又似木於黃帝而為之不知
義多難曉饒樂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八篇而
成帝造二十二篇後漢高祖造十五篇此齊武
造三篇唐高宗元和中和中元徽造十二篇
進之而未嘗施用宋徽宗政和中諸儒請
造饒歌許之尋以亂棄寧宗時姜夔造十四
篇饒歌太常以上諸歌大抵皆倣漢制而為
之然考漢歌不專軍樂如朱鸞鐘以祀瑞然
篇為軍中節鼓而言至若上之回則巡幸之
高也若上陵則祭祀之事也若艾如樂正山
務樂殊不可曉豈其篇章簡陋使然歟又如
而亦列二饒歌雖未可信理亦有之姑存其
疑以俟知者今按前代諸歌不能盡錄姑錄

其學以為學者式焉

漢短簫鏡歌本十八曲今取三曲雜

撰人闕

按漢短簫鏡歌十八曲一曰未驚漢初有朱鷺之祥因圖其形飾鼓遂以名此二曰思悲翁三曰艾如張艾蘭以爲防諱日而張蔽也穀梁傳曰艾蘭以爲防通四曰上之回武帝元封四年行幸雍卽此意也一云剪艾葉爲蔽張之具亦同五時通回中道後教遊幸焉上指武帝之往也回地名卽回中也五日將進酒一作權離六曰戰城南七曰巫山高山八曰上陵因上陵而爲之也九曰將進酒十曰君馬黃十一曰芳樹十二曰有所思十三曰雜子班十四曰聖人出十五曰上邪一作上雅十六曰臨高臺十七曰遠如期亦曰遠期十八曰石流一作

文休明辨天卷之八

三

石晉馬端臨曰諸史皆以此歌爲軍中之樂多叙戰陳之事然以此名義考之非專爲戰伐也鄭玄曰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雄于野人而總歸諸短簫鏡歌耳實木必皆軍中之樂也又其字多此誤義復難曉蓋由古今樂錄皆言辭雖相雜不復可分攷沈約云樂人皆音聲和傳調詠不可復解比古樂錄以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也劉復曰十八曲今解戰城南君馬黃臨高臺三篇其餘詞調雖古而義或未

戰城南十三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人托語烏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

子指逃此上皆自誓死戰之詞蓋因見水深激激波騰涌蓄其真氣同騎也戰鬪死驚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室其上也通南北今築禾黍人爵賢不獲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指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此軍中真怨之不能言賢必有非所當使而使之戰鬪以死者不復收葬是棄之也賢者棄而爲劣存是使賢路蔽塞若既無所資益而思良之士亦將絕意於仕進矣故特爲之反復思念而數息之也

君馬黃什二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也交換之有騮馬淺黑色也祭未有緒疑有脫誤詳美人歸以南心反文體明辨天卷之八 卅二

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比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止極悲思見君不從諫幸意妄行不知其乘馬不良恐致顛踣而爲之憂傷也

臨高臺七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則使黃鵠高飛離哉翻叶乎關音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高臺以比朝廷之尊水清且寒喻政事之而不不得采川黃鵠以下則以比大臣權力強盛而有反逆之勢故欲去而使君得享其永祚也詩人憂國懷君之忠義猶然見於言詠之中篇末或錄所謂羊舌夷伊那何之類大明徐補御日古

張翥歌辭曰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有香草
日以蘭蕙為高飛離故離絕工美可為七言示也

擬有所思

唐婦劉雲

朝亦有所思暮亦有所思登樓望君處藹藹蕭關
道掩淚向浮雲誰知妾懷抱玉井蒼苔春院深桐
花落盡無人掃

魏短簫鏡歌

本十二篇今取一篇雜言十句

此歌亦倣漢而作一日楚之平亦作初
之平言魏也代朱鷺二日戰策陽言曹

公也代思悲翁三日獲呂布言曹公東
圍臨淮生擒呂布九代艾如張四日克
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還
代上之同五日舊邦言曹公勝袁紹還

文辭辨

卷之八

魏初破死士代倉離六日定武功言
曹公初破鄢武功之定始乎此也代戰

城南七曰屠柳城言曹公破北塞並白
檀破三曰烏桓於柳城也代北塞並白

九曰平南謂言曹公南平荆州也代上陵
代將進酒十日應帝期言文帝受命應

期也代有所思十一日應帝期言文帝受命應
穆燕結成熙也代芳樹十二日入和言

明帝總統改元代和德澤流布也代上
邪今謂諸辭風調遠不遠漢

屠柳城一稿差勝故錄之

屠柳城

屠柳城功誠難越度龍塞路漫漫北踰岡平但聞
悲風正酸蹋頓授首遂登白狼山神武熱海外求
無北顧患

吳鏡歌

本十二篇今取二篇七雜

此歌亦倣漢而作一日吳精缺言漢室
衰微孫堅奮起志在匡扶王述於此也

當朱鷺二日漢之季言堅悼袁之微痛
中之亂則與兵奮擊功蓋海內也當思悲

翁三日據武師言惟辛父業而奮征也
當艾如張四日烏林言周郎破曹操於

烏林也當上之同五日吳風言惟謹以
使民忘其死也當離六日克皖城

言惟魏征魏江太守朱光破之於皖
城也當戰城南七日開背言蜀將關

羽背棄吳德惟八日師浮江而會之也當
巫山高入日通荆門言吳蜀交好中有

閑羽自失之怨戎變因而生變吳乃治
兵終復初好也當上陵九日章洪德言

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當將生百
十日從歷數言惟從錄圖之符而建大

文辭辨

卷之八

魏也當自所忌十一日承天命言惟以
德也當道化至盛也當芳樹十二日玄

化言惟脩文則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
天下喜樂也當七邪按昭之詞勝於終

樂然亦無大過人者惟秋風承
天命二篇頗有風調雨順之

秋風一句作十五句聲調似不相協疑
也

秋風揚沙塵寒露霑衣裳角弓持弦急鳩鳥化為

鷹通雁邊垂飛羽檄寇賊侵界疆跨馬披介冑恍

慨懷悲傷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窮達固行分

壯志士思立功黃髮思立功邀之戰場身逸獲高

賞身沒有遺封

承天命三十

承天命於音昭聖德三精垂象符靈表德重晶石
立九穗植龍金其鱗鳥赤其色與人歌億夫歎息
超龍升襲帝服墨及射淳懿體玄嘿夙興臨朝勞
謙日易簡以崇仁放遠讒與愚舉賢才親近有
德重均田疇茂稼穡審法令定品式考功能明
黜陟人思自盡唯心與力家國治王道直思我帝
皇壽萬億長保天祿祚無極

晉短簫鏡歌本二十二篇今取三篇

傳玄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八

三五

武帝令傳玄作短簫鏡歌曲二十二篇
以述功德一曰靈之祥言宣帝之佐選
猶虞舜之事堯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
武以誅孟達之逆命也代朱鷺二曰宣
受命言宣帝禦諸葛亮也代思悲翁三
曰征遼東言宣帝討滅公孫氏也代艾
如張四曰宣輔政言宣帝之樂也代上
之回五曰時運多難言宣帝討吳有征
無戰也代翁離六曰景龍飛言景帝賞
順夷逆升隆無疆也代戰城南七曰平
玉衡言景帝調萬國也代巫山八曰
文皇統百揆言文帝用人有亮也代
陵九曰因時運言文帝因時之變濟施
其謀也代將進酒十曰惟庸蜀言文
平蜀封建諸侯也代有所思十一曰天
序言武帝用人各盡其才也代十一
代上邪十三曰金重運言武帝應受國
代君馬黃十四曰於穆我皇言武帝致
敬宗廟也代雅子班十五曰仲春振旅

言晉鬼田以時也代聖人出十六曰夏
苗田言晉鬼田為苗除害也代臨尚臺
十七曰仲秋爾田言本寇討以時不廢
武事也代遠如期十八曰順天道言仲
冬大閱山武備文也代石流十九曰二
竟言武帝即位化光四表也代分唐
十曰玄雲言武帝用人各盡其才也仍
漢書名二十一曰伯恭言武帝受命仍
將來集也代黃爵行二十二曰約竿言
武帝德配堯舜有呂望之佐也仍漢
舊名按務成玄雲黃爵行約竿四曲本
野吹曲而今擬改於短簫鏡歌之中殆
不可曉又按者曲唯文皇統白
換玄雲鈞竿三篇差勝故錄之

文皇統百揆雜言二

文皇統百揆繼天理萬方武將鎮四隅英佐盈朝
堂謀言協秋蘭清風發其芳洪澤所漸潤礫石為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八

三六

珪璋大道侔五帝盛德踰三千咸光大上參天與
地至化無內外無內外六合並康又拉康又邁茲
嘉會在昔義與農大德德斯邁鎮征及諸州為著
衛玄功濟四海洪烈流萬世

玄雲十五言三

玄雲起山嶽丘作祥氣萬里會龍飛何蛇蛇鳳翔
何翩翩昔在唐虞朝時見青雲際今親遊方焉
國流光溢天外志音鶴鳴在後園清音隨風邁加
反制成湯隆顯命伊摯來如飛周文獵渭濱遂載呂
望歸符合如影響先天天弗遠輟耕綜地時一作網

解褐衿天維元功配二王芬聲世所稀我皇叙群
才洪烈何巍巍桓桓征四表濟濟理萬幾神化感
無方髦才盈帝畿丕顯惟昧旦日新孔所咨一作
茂哉聖明人一作德日月同光輝

釣竿雜言三

釣竿何冉冉餌芳且鮮臨川運思心微綸沈九
淵太公實此術乃在靈秘篇機變隨物移精妙貫
未然游魚驚著釣潛龍飛戾天戾天安所至撫翼
翔太清太清一作異兩儀出渾成玉衡正三辰造
化賦羣形退願輔聖君與神合其靈我君弘遠畧
文體明辨卷之八 廿七

天人不足并天年初弁時昧昧何茫茫日月有徵
兆文象興三皇蚩尤亂生民黃帝用兵征萬方逮
夏禹而德衰三代不及虞與唐我皇聖德配堯舜
受禪即祚享天祥率士蒙祐靡不肅庶事康庶事
康穆穆明明叶音荷百禄保無極末泰平叶皮

擬晉短簫鏡歌今本十一篇 宋何承大

晉安帝義熙中承天私造此歌此十一
篇一日朱鷺二日悲公三日離離四
日戰城南五日巫山高六日上陵者七
日將進酒八日君馬九日芳樹十日上
所思十一日臨高臺十二日遠期十三日
篇皆仍舊舊名而小變之其操作也諸

故特

思悲公即思悲翁也雜言二十八句

思悲公懷衾衣東國何悲公西歸公西歸流二叔
幼主既悟優禾復優禾復聖志申營都新邑從斯
民從斯民德惟明制禮作樂興頌聲興頌聲致嘉
祥鳴鳳爰集萬國康萬國康猶弗已捩髮吐餐下
羣士惟我君繼伊周親觀盛世復何求

晉凱歌二篇並五言

張華

命將出征歌

重華隆帝道戎蠻或不賓徐夷與有周鬼方亦遣
殷今在盛明世寇虐動四垠豺狼染牙爪群生號
嗷晏元帥統方夏出車撫涼秦衆貞必以律藏否
實在人威信加殊類疎迷思自親單醪豈有味挾
纘感至仁武功尚止戈七德美安民遠跡由斯舉
永世無風塵

勞還帥歌

微旄背天德構亂擾邦畿戎車震朔野羣帥贊皇
威將士齊心旅感義忘其私積勢如鞞弩赴節如
發機聲動山谷金光耀素輝揮戰陵勁敵武步
蹈橫屍鯨鯢皆授首壯士未清夷昔往冒隆暑今

來白雪霏征夫信勤瘁自古詠采薇採榮於舍爵
燕喜在凱歸之故有采薇出車之詩與周禮愷樂
獻社之義不同則此二篇當之燕會之役今稱凱
歌不知何謂豈當時燕勞之禮已廢而徒寄其名
於凱歌歟姑從本集以

隋凱樂歌辭三篇並四言 撰人闕

述帝德本三章今取二章

於穆我后濬哲文明膺天之命載育群生開元創
曆邁德垂聲朝宗萬寓祗事百靈
八荒霧卷四表雲褰雄圖盛略邁後光前宸區已
泰福祚方延長歌凱樂天子萬年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八 卅九

述諸軍用命本三章今取二章

帝德遂覃天維宏布功高雲天聲隆韶濩維彼海
隅未從王度皇赫斯怒元戎啓路
鯨鯢已夷封疆在闕班馬蕭蕭歸旌奕々雲臺表
效司勳紀績業並山河道固金石

述天下太平凡三章

阪泉軒德丹浦堯敷始實以武終乃以文嘉樂聖
主大哉爲君出師命將廓定重氛
書軌旣并干戈是戢弘風設教政成人立禮樂事
興衣裳載緝風雲自美嘉祥爰集

皇皇聖政穆神猷牢籠虞夏度越姬劉日月比
耀天地同休永清四海長帝九州按張華與此歌
以後樂章皆然本無取然自漢魏而下
率皆臨樂獨此二歌以凱樂爲名故特錄之

擬唐鏡歌鼓吹曲 唐柳宗元

憲宗元和二篇進之一曰晉陽武言唐師起晉陽
也二曰武牢言太宗討王世充實建德助
之戰武牢言平薛仁果於涇州也六曰蒼梧
言平蕭銑也七曰河右言平李軌也
九日齊本邦言太宗滅劉武周平并州
也十日生谷言李靖滅吐谷渾于西
海上也十一曰高昌言李靖滅高昌也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八 四十

十二曰東蠻言東蠻酋長謝元升入朝
群臣請賜甘章服如周書王會詩云
嚴密氣亦促迫而乏後游之節獨歌之
窮一編誦義
差勝故諫之

獸之窮奔大麓天厚黃德唐以上 狙獷犬之酋服

甲之羣音羔羣弓弭也矢箠音服失 皇旅靖敵逾
覺自亡其徒匪予戮也 矧音周 豈無北字豈無北字豈無北字 即音 猛虎
慄慄靡以尺組也 噉音 以秋音 祿卿那以爲黎之
陽土茫茫富兵戎盈倉箱之者德其能享叶平
豺兕授我疆

警嚴歌也。警嚴者，車駕所止宿衛警場之聲。
鼓者也。王者師行，吉行皆用之。其制也，於
周而自漢迄唐，寂然無聞。至宋始行之。故其
時大禮車駕宿衛，所止宿衛警場，若以
夜奏於行宮，而人數多寡，互有增損。蓋以
宿衛之制，非徒取觀聽之盛也。其歌名有六
州十二時，每更三奏之。仁宗嘉祐初，李元
其後，始率太廟亦用之。明堂增合宮歌，山陵
發引增昭陵歌。其主還京，增虞主歌。宋宗
祀又增降仙歌。我徽宗政和七年，改六州名
為崇明。祀十二時為古禮，尋復舊制。其屬歌
吹而用屬，實有之。若導引曲，宋史雖與此
列而用屬，實有不同。故今釐而釋之，使
歸本類。庶學
者無所惑云。

宋郊祀警嚴用並雜言句數不
同各注于下

撰人關

文獻明辨 六卷之八

四十

六州歌三十二句此
二曲並奉宗

嚴更末今夕是何年玉衡正鈎陳燦天宇起祥煙
協風應江海安瀾重規仍疊矩聖主乘乾舜授禹
盛事光前稱壽玉后邊三年親祀一陽回律八鄉
承宇觚陛紫為壇仰天顏齋居寂誠心肅禮容專
鳴鐘石擁輿衛五輅列駢闐聽金鑰虎旅無眠儼
千官須期顯相嘉邇一人儉德動天淵費減大農
錢神祇格宗祧燕人民悅祉福正縣縣

十二時歌三叶

庭有燎疊鼓鳴鼙更問夜如何信坐彪列天象森

羅虞旦闕宮畢鵬清廟旋拓博儀繼倚那嘉頌可
同科扈聖萬肩摩飭躬三宿奉時緝儀多丘澤合
撤演從義和神光燭雲車風馬芝作蓋玉為珂奉
瑄成禮燔柴竣事休嘉碑隱丹闕湛恩波共頌乾
坤廣祉邊鄙投戈覆孟連瀚海洗甲挽天河欣欣
喜色長遇六龍過奏雲和三脊薦嘉禾

奉禋歌三十六章

初仁宗時李照等撰郊祀警嚴曲請
以族客為名帝以其義無取更名曰
奉禋後
遂因之

葭飛璇籥孕初陽雲絕清臺薦景祥風應律日重
木休明辨 六卷之八

四十一

光歲功順底金穰壽而康庭壺樂無疆皇展報新
禮樂觚陛詠賓鄉珠幄煥黃登瑞縹陳俎豆澹嘉
觴袞衣輝煥寶佩琳琅真椒漿慶陰神來下鳳
翥龍驟靈燕喜錫符仍降嘏鏞管琳琅懽亮神之
出校蘭堂輦路天香輕煙半襲旂常祉滂洋受登
宣室返馭齋房恩與風翔華封祝皇來有慶八荒
同壽寶曆無疆

降僊臺歌三十一句
奉宗

漏殘柝靜鷄聲遠到高燎入層霄雲表蟠瑞靄天
步下嘉壇旂旆飄搖黃麾列伏龍貅整氣壓江湖

導前從後盛官僚玉佩間金貂望扶桑日漸高陰
霾霜雪底處不消消聲路祥飈披拂絳紗袍雲間
端闕仰岩峽挾春澤喜浹黎苗禮成大慶驚三抃
受昕朝

宋寧宗明堂大禮警嚴曲

並雜言句數不
同各注于下

撰人闕

合官歌二首

聖明朝曠典乘秋舉大饗本仁祖九室八牖四戶
敕躬齋戒格堪輿盛牲實俎竝侑總稽古玉露乍
肅天宇水輪下照金鋪燎煙噓鬱尊香雲門舞髣
髴明辨

卷之八

四三

翺翔坐靈心咸嘉娛衆星俞美光錫照煥珠清曉
御丹鳳湛恩偏浹率溥歡聲雷動嶽鎮呼徐命法
駕萬騎花盈路萬姓齊祝壽同天地事超唐虞看
平燕雲從此興文偃武待重會諸侯舊東都

六州歌九首

商秋肅嘉會協中辛路涓寢脩禋祀聖德昭清端
志感盤竭肅精錫繡排天仗羽衛續紛朝太室迺
中宸被袞接神明時平天地俱清宴兼金行萬寶
物盛藹清馨瞻煥座春容煥燕三靈真瑤爵薦量
幣清思竊冥冥望崑崙輪嘉祥寒細緼誠殫禮洽

慶休成潤澤被生民端門肆青昕庭稱賀俱將戲
殺萬壽祝明君

十二時歌二首

炎圖肇天祚昌期聖德茂重離英明經遠溥哲昭
微寶儉更深慈觀萬國累洽重熙對時報禮秩神
祇玉帛湊華夷肅雍顯相百辟盡欽祇奄嘉虞英
壁真華茲神安坐景氣澄虛極光燄燭長麗展詩
應律萬舞逶遲三獻洽皇儀藉靈祿慶祐來宜禮
無違鳴鑾臨帝闕飛鳳下天倪清和寰宇霽澤一
朝馳醇化無爲萬祀鞏丕基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八

四四

宋山陵發引警嚴曲

並雜言句數不
同各注于下

撰人闕

六州歌二首

並三

堯傳舜盛事千古難并回龍馭辭鳳掖北內別有
蓬瀛爲天子父冊鴻名萬年千歲福康寧春秋不
說楚冥靈萊衣綵戲漢殿玉卮輕宸游今不見煙
外落霞明前回丁未霧塞神京正同符光武中興
擎天獨力扶傾定宗廟保河山乾坤整頓庚庚功
成了脫屣遺榮訪崆峒容與丹庭笑挹塵寰不留
行吾皇衣戀淚血灑神旌腸斷濤江渡明日稽山

暮雲東望元陵祐高

中興運孝治格昇平迴駟馭汧鳳駕冊寶初上鴻
名龍樓問寢候雞鳴史翻來戲綵衣輕坤蹕夜照
老人星金觴上壽長願燕慈寧乘雲何處去愁斷
紫簫聲追思金殿椒壁丹檻又誰知勤儉仁明風
行化被官庭佑聖主底明時陰功暗及生靈離官
晚花卉娉婷甲觀高潮海崢嶸往事回頭忽飄零
空番嬪御掩泣望霓旌會稽山翠未裕陵高而今
便是蓬瀛右顯仁皇后

十二時歌三詩

文休明辨天卷之八

四五

壁門雙闕轉蒼龍德壽儼祇宮軒屏正坐天子親
拜天公儀紳笏羅鵷鷺榮庭中僊家歎不盡人世
壽無窮誰知雲路王京成就催返璇穹轉手萬緣
空見說煙霄好處不與下方同塵合霧迷濛筆蕭
寥亮樓閣玲瓏中興大業巍巍稽古成功事去孤
鴻忍聽宵柝晨鍾靈輿駕素帟低香幄茸浙江潮
萬神護川后滋恭因山祗事崔嵬禹穴此日重逢
栢城封愁長夜起悲風歌清廟千古誦高宗

宋裕陵歌九句

宋初嘗嚴六州十二時二曲仁宗
發引增昭陵歌自是襲用三曲各以

其夢命名此歌名
宋裕乃神宗陵也

升龍德當位富春秋受天球膺駿命玉帛走諸侯
寶閣珠樓臨上苑百卉弄春柔隱約瀛洲旦旦想
宸遊那知羽駕忽難留入馬入丹丘哀仗出州神
笳聲凝咽旌旆去悠悠碧山頭真人地龜洛與鳳
臺幽繞伊流滿峯岡勢結蛟虬皇堂一閉威顏杳
寒霧帶天愁守陵嬪御想像奉龍輶牙盤楮索肅
神休何日覲雲裘紅淚滴衣襟那堪風點綴栢城
秋

宋山陵非虞主還宮警嚴曲並註各注于

文休明辨三卷之八

四六

丁

撰人闕

六州歌三十一句

承聖緒瘡意在升平驅貔虎策豪英號令肅天兵
四方無復羽書征德澤浸群生睿謀雄雋絀漢高
狹陋慕三皇二帝登閔緝樂綴文明將升岱嶽告
功成玉牒金繩騰寶飛聲事難評軒鼎就清都一
夢俄傾飛霞佩乘龍馭羽衛入高清祥光浮動五
色迎鸞鳳維簫笙因山功就同軌人至銘旌畫髮
行背重城楚笳凝咽漢儀雄盛攀慕傷情唯餘內
傳知向蓬瀛

十二時歌三十七句○仁宗嘉祐

望嵩邱永昭陵畔王氣壓龍圖羣洛靈光鬱鬱起
嘉祥虛綵帟轉哀伏閨幽堂歎仙鄉路長景霞飛
松上珠襦宵掩細扇晨歸崑閬茫茫滿目東郊好
紅葩闌芳韶景空駘蕩對春色倍淒涼最情傷從
輦嬪嫔指瑤津路淚雨泣千門萃珥璫曾億薦瓊
觴春又至人何往事難忘回斜陽斷腸聽鈞天嘹
亮清都風細木欄花滿誰奏清商紫幄重簾外時
飄寶香環珮珊珊警問何日反瑤房

虞主歌亦名虞仲歌三十二句○嘉祐聖光緒皇后

文體明辨 不卷之八 四十七

轉紫芝指東都帝畿愁霧果簫聲宛轉輦路逶迤
那堪見郊原芳菲日遲遲對列鳳翼龍旗輕陰黯
四垂樓臺綠瓦瓦琉璃仙仗歸壽原清夜寒月掩
綸禧翠幃瑠輪空及靈蟪蛄長岐嵩峯遠伊川渺
瀕此時還帝里旌旛上下葆羽蔽蕤天街迴垂楊
依依過端闌閭闔正開金扉軼射暖暉虞神寶
篆散輕絲空涕洟望陵宮女嗟物是人非萬古千
秋煙慘風悲

文體明辨卷之八

文體明辨卷之九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歸安茅乾健夫校正

建陽游榕活板印行

樂府五

樂舞歌辭

文武舞

凡音樂以舞為主而舞以文次之者

老堯曰大成亦曰成也舞曰大舞亦曰大武皆

禹曰大夏皆文舞也湯曰大濩周曰大武皆

武舞也周人兼用六代之樂文舞列于阼階

文體明辨 不卷之九

舞是也而天下者以揖讓得之則先奏文舞

武舞也而天下者以揖讓得之則先奏文舞

武舞也而天下者以揖讓得之則先奏文舞

武舞也而天下者以揖讓得之則先奏文舞

武舞也而天下者以揖讓得之則先奏文舞

武舞也而天下者以揖讓得之則先奏文舞

武舞也而天下者以揖讓得之則先奏文舞

武舞也而天下者以揖讓得之則先奏文舞

武舞也而天下者以揖讓得之則先奏文舞

武舞也而天下者以揖讓得之則先奏文舞

天卷之六

—

辭莫能曉其句度而東平王蒼又造武德舞
 歌則舞之有辭自漢始也然已失古意矣
 文帝始漢曰渝舞曰昭武舞五行舞曰大武
 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其詩多即
 前代之舊所引作者唯巴渝詩而已明帝造
 武始成然章域三舞總名大鈞樂舞者皆號
 曰舞故又和羽蓋舞如廟朝享皆用之而冠
 服不同昔武帝造正德大豫二舞又改曜昭
 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使傅玄造
 舞尋停二舞而同用正德大豫舞馬中武帝
 即位後日前舞大豫曰後舞用之二郊而廟
 舞尚缺孝武時又改前舞曰凱容後舞曰宣
 烈尋改正德曰宣化改大豫曰興和南齊亦用
 凱容宣烈二舞梁造大壯大觀之舞陳武帝
 亦用之至文帝更易七德九叙之舞魏初制
 雲和太武皇始三舞至文帝更爲崇德章烈
 而祿名之曰大成云北齊二郊用覆纛舞太
 廟內至川恢祚昭烈等及光大四舞朝享用
 文武二舞皆不階步階步者舞出入所作之
 別辨 不卷之六 二
 樂名諸本司官出入奏鐘鼓之義故用肆夏
 然其辭見於簡籍則自此齊始也後周武成
 初造山雲之舞又定大舞大武正德武
 德以備六代之樂而世傳夏信明造南郊丘
 郊配水歌詞皆名雲門舞言所謂雲門者耶
 丘雲水散文帝詔牛弘等定文武之舞唐高
 祖時祖孝孫定雅樂更文舞曰治康武舞曰
 凱安高宗時詔郊廟享祀奏文舞川功成慶
 善舞武舞用神功破陣樂尋以神功破陣不
 入雅樂功成慶善不可降神故皆停罷而郊
 廟用治康凱安如故蓋唐之大舞有三一曰
 七德舞太宗所制本秦士破陣樂也後更名
 神功破陣樂二曰九功舞亦玄宗所制即功
 成慶善樂也三曰上元舞亦玄宗所制其樂有
 官十洲得一慶雲之曲著於雅樂又高宗崩
 改治康舞曰化事以避諱武后毀唐太廟於
 是七德九功之舞皆亡自後復用隋文舞也
 舞而已也郊祀初獻作文舞亞獻終獻武
 舞入廟降神以文舞初室角獻各用其廟之

天卷之九

11

祀通廟之主合食舞亦如之其用武舞與郊
 若章斌若正德若宣文若前舞若執容若直
 化若大觀若九叙若山雲若治康若九功若
 上元若元景若文舞也若昭武若大武若武
 領若大豫若官武若後舞若宣烈若武若武
 大壯若七德若章烈若大義若安省武若
 也唯雲翹育命原翔靈應雲和皇始覆焘不
 知孰爲文孰爲武武後梁造崇德舞以祀昊
 天歷平舞以享宗廟後唐因之後晉朝會文
 舞曰昭德武舞曰成功後漢郊廟文曰治安
 武曰昭德燕享文曰觀象武曰善勝後周郊
 廟文曰政和武曰善勝燕享文曰善勝武曰
 講功德周郊廟文曰政和武曰善勝燕享文
 曰崇德武曰象戈武與更造不一元大器可
 陳其川之郊廟者文舞曰文德曰發祥流慶
 曰曰河和曰右文化俗曰化武治定曰帝臨
 至曰孝昭曰昭德曰廣生儲佑曰儲靈錫慶武
 舞曰武功曰降真觀德曰定功曰武功廣德
 曰崇功昭德曰神煥錫美曰禮洽儲祥曰厚
 明辨 天卷之九 三

漢武帝舞歌四言十句

東平王蒼

明帝永平三年公卿奏世祖廟畢名東
平王蒼議以漢制宗廟各奏其樂不肯
相襲宜曰武皇而歷亂中興武功盛大
樂舞宜曰大武之舞乃進武德舞歌詩
遂用之於
光武廟焉

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又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
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叶
疏章明圖識
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

功

巴渝舞按巴渝舞者本漢武舞也高祖因

率賁人以從焉前鋒勇而善戰既定秦中

以功封侯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

其舞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便工習之

巴渝舞蜀稱巴蜀又有渝水故以名其

舞曲四篇一曰安臺本歌曲四曰行辭本歌

曲昔書云其辭既古莫能曉句度則齊人

王黎改制其辭黎問巴渝師李管仲王而

得歌之本意乃改造四篇以述其意因名

俞兒舞後於太祖廟並作之以備作俞蓋

取俞美之義與漢初異矣文帝黃初三年

改曰昭武舞曹氏曰宜武舞而章下仍以

俞爾今詩樂辭于巴俞舞之下以見此舞

之所由起其辭則與文

武並列不復置於外云

文帝明辨 天卷之九 四

魏俞兒舞歌四篇 王黎

予俞新福歌雜言十

漢初建國家匡九州蠻荆震服五刃三革休安不

忘備武樂脩宴我賓節敬川御天永樂無憂子孫

受百福常與松喬游蒸庶德莫不咸歡柔

琴俞新福歌四言

材官選士劍弩錯陳應桴蹈節俯仰若神綏我武

烈篤我淳仁自東自西莫不來賓

安臺新福歌雜言十

我功既定庶士咸綏樂陳我廣庭式宴賓與師昭

文德宣武威平九有撫民黎荷天寵延壽尸千載

莫我違

行辭新福歌雜言

神武用師士素厲仁恩廣覆猛節橫逝自古立功

莫我弘大對恒恒征四國爰及海裔漢國保長

慶垂祚延萬世

晉正德大豫二舞 歌荀勗

武帝泰始九年命郭夏宋徽等造正德

大豫二舞修傳玄荀勗張華爲之辭而

爲辭爲勝故錄之凡二

正德舞歌

文帝明辨 天卷之九 五

人文垂則盛德有容聲以依詠舞以象功干戚發

輝節以笙簧羽箭雲會翊宣令蹤敷美盡善允協

時邕煥炳其章光乎萬邦悲萬邦洋洋承我晉

道配天作享元命有造上化如風民應如草穆穆

斌斌刑于經兆文武旁作慶流四表無競維烈永

世走紹

大豫舞歌

豫順以動大哉惟時時邁其仁世載雍熙兆我區

夏宣文是基大業維新伐皇隆之重光累暉欽明

文思叶平迄用有成惟晉之祺穆穆聖皇受命經

周品物咸寧芳烈雲布文教旁通篤以淳素玄化
治暢被之暇豫作樂崇德同美韶濩濬遠幽遐式
遵王度

晉文武二舞歌

傅玄

武帝泰始中既造正德大業二舞又改
舊昭武舞曰宣武之舞羽箭舞曰宣文
舞使傳玄為辭成詩而樂
序此二舞同用正德大業舞云

宣武舞歌此四篇字句不同各注

惟聖皇篇三言十 予俞第一

惟聖皇德巍巍光四海叶虎禮樂猶彤影文武為

表裏乃作巴渝肆舞士劍弩齊列戈矛為之始進

又休閑舞 天卷之九

六

退疾鷹鷂龍戰而豹起如亂不可亂動作順其理

離合有統紀

兵篇四言十

弩俞第二

為短兵其勢險危疾逾飛電回旋應規式節齊

聲或合或離電發星驚若景若差兵法攸象軍容

是儀

軍鎮篇五言十

弩俞第三

弩為遠兵軍之鎮其發有機體難動性必速重而

不遲銳猶分鏑射遠中微弩逾之樂壹何奇變

姿退若激進若飛五聲協八音諧酬殽宣武象

天威

窮武篇歌雜言亂三 安臺行亂第

四按漢巴渝舞安臺行辭本二篇王

行辭作行亂豈以篇中有亂辭而改

辭為亂辭抑本辭字而傳獨之誤歟

窮武者喪何但敗北叶未詳或桑弱忘戰國家亦

廢秦始徐偃既已作成前世先王鑒其機脩文整

武藝文武足相濟然從得光大叶從亂曰

高則亢滿則盈亢以危盈必傾去危傾守以平冲

則久濁能清混文武順天經

又休閑舞 天卷之九

七

宣文舞歌此二篇篇雜言句

羽箭舞歌七言十

義皇之初天地開元網罟禽獸羣黎以安神農教

耕創業誠難民得粒食澹然無所患叶平黃帝始

征伐萬品造其端軍駕無常居是曰軒轅軒轅既

勤止堯舜匪荒寧夏禹治水湯武又用兵孰能保

安逸坐致太平聖皇邁乾乾天下興頌聲穆穆且

明明惟聖皇道化彰激四海清三光萬機理庶事

康帝龍升儀鳳翔風雨特物繁昌却走馬降瑞祥

揚及陋簡忠良百祿是荷眉壽無疆

羽鐸舞歌九

昔在渾成時兩儀尚未分陽升垂清景陰降興浮
雲中和含氤氲萬物各異群人倫得其序衆生樂
聖君三統繼五行然後有賢文皇王殊運代治亂
亦續紛伊大晉德兼往古越犧農邀舜禹參天地
陵三五禮唐周樂韶武宣世蕭韶六代具舉澤露
地境化々天寓聖明臨朝元凱作輔晉天同榮晉
浩浩元氣遐哉太清五行流邁日月代征隨時變
化庶物乃成聖皇繼天光濟群生化之以道萬國
咸寧受茲介福延千億齡

又體明辨 卷九

宋前後二舞歌

王韶之

武帝紹興末亂之後改正德舞為以事
大豫舞為後舞使韶之造前用之二郊
而前舞飲馬凡二篇
篇四言 十四句

前舞歌

於赫景明天監是臨樂來伊陽禮作維陰歌自應
富舞由功深庭列官懸陛羅瑟琴翻簫繁會笙磬
諧首簫韶雖古九成在今導志和聲德音孔宣光
我帝基協靈配乾儀刑六合化穆自然如彼雲漢
為章于天熙熙萬類陶和當年擊轅中韶永世弗
闕

後舞歌

假樂聖后寔天誕德積美自中王猷四塞龍飛在
天儀刑萬國欽明惟神臨朝淵默不言之化品物
咸德告成于天銘勳是勒翼翼厥猶同媿媿
其仁順命創制因定和神海外有截九圍無睚見
旒司契垂拱臨民乃舞大豫欽若天人純嘏孔休
萬載弥新

宋齊凱容宜烈舞歌

宋初改正志大豫為前後舞孝武時有
司奏言前舞後舞有平占制於是改前
舞為凱容之舞後舞為宜烈之舞既而
建平王宏又議以凱容為前舞宜烈為
後舞

又體明辨 卷九

九

武舞故以正德為宣化之舞大豫為興
和之舞知前舞後舞凱容宜烈宣化
興和之本正德大豫舞而正德大豫即
文武舞也考之南齊書凱容舞旒羽
本舞之韶華之文也魏之大韶成舞乃
之五行漢之武德乃六舞也占等郊廟
朝廷文武並用今考宋書及南齊書
載前舞歌辭則宋章皇太后室奏德
凱容之舞昭皇太后室奏昭德凱容之
舞宜烈太后室奏宣德凱容之舞齊武
帝止郊廟凱容德凱容之樂久矣昭
德凱容之樂太廟諸官並奏凱容樂是
有文而無武也齊南郊太祖配享祭高
德宣烈之舞是有武而無文也齊宗廟
太祖室奏高德宣烈之樂後有齊宗廟
凱容之樂是以帝后分文武也齊武
昭初凱容文德宣烈之舞大武武德
宣烈之舞是以宣烈分文武也又齊
超宗造明堂樂歌有凱容宣烈樂共為

一章是又品文武而為一也凡此守不
可曉豈喪制之後清樂崩壞而然歟
今姑難錄其辭以俟智者評焉
合十一言字句不各注下下

宋章德凱容樂歌四言八句 皇太后室用

殷淡

幽瑞浚靈表彰嬪聖翊載徽文敷光崇慶上結繩
祥中維飾詠永屬輝猷聯昌景命

齊地德凱容樂歌北郊社賦用

謝超宗

繕方在端幽陰掩珎晷仰靈心詔源委遍丘林禮
獻物樂薦音

文体明辨 天卷之九

齊昭德凱容樂歌此下二章章四言八句

謝超宗

慶圖濟邈蘊祥秘瑤倪天炳月嬪光紫霄邦化靈
懋闡則風調儷德方儀徽載以招

齊宗廟凱容樂歌大中 謝超宗

奕條霄蔚瓊源浚照懋矣皇烈載挺明劬永言敬
思式恭惟教休途良又榮光有耀

齊宗廟明德凱容樂歌四言二十句 高宗明皇帝

用室

王儉

多難固業殷憂啓聖帝宗續武惟時執競起柳獻

百堵興詠義維祀夏功符受命遠無不懷邇無
不肅其儀齊濟其容穆穆赫矣君臨昭哉嗣服允
王維后膺此多福禮以昭事樂以感靈八簋陳室
六舞充庭觀德在廟象德在形四海來祭萬國咸
寧此上五章是有文而無辭也

齊南郊太祖配享高德宣烈樂歌四言

王儉

饗帝嚴親則天光大焉奕前古榮鏡無外日月宣
華卿雲流霽五漢同休六幽咸泰此一章是有武而無文也

齊宗廟高德宣烈樂歌四言二十四句 太祖高皇帝

文体明辨 天卷之九

用室

王儉

悠悠草昧穆穆經綸乃文乃武乃聖乃神動龜危
亂靜比斯民誕應休命奄有八寅握機肇運光啓
禹服義滿天淵禋昭地軸澤靡不懷威無不肅戎
夷竭歡象來致福偃風裁化恒日敷祥信是含曜
拒草流芳七廟觀德六樂宣章惟先惟敬是饗是
將

齊宗廟穆德凱容樂歌四言八句 皇太后室用

王儉

太姒嬪周塗山偃禹我后嗣徽重規疊矩肅肅闕

官翔翔雲舞有饗德馨無絕終古此上二章是以

齊南郊文德宣烈樂歌八言

謝超宗

營泰時定天衷思心緒謀筮從田燭置燿火通大
孝昭國祚融

齊南郊武德宣烈樂歌八言

謝超宗

功燭上宙德耀中天風移九域禮飾八埏四靈晨
炳五緯宵明膺曆締運道茂前聲此上二章是以

齊明堂凱容宣烈樂歌八言

文休明齊天卷之九

謝超宗

醴醴具登嘉祖咸薦饗洽誠陳禮周樂備祝辭罷
祿序容輟縣外去蹕動端庭鑾回嚴殿神儀駐景
華漢高虛八靈奈衛三伐解述翠蓋溢耀舉辭凝
晨五虛息節金輅懷音式誠達孝底心肅感追憑
皇鑒思承淵範神錫懋祉四緯昭明仰福帝徽俯
齊朕生此一章是混文

梁文武舞歌

沈約

武舞有天下命武舞為大壯文舞為
大韶前郊舞奏與鍾東陽始化也此
舞奏林鐘與鐘始化也明堂三廟舞奏
舞奏取於陰土之義也三廟即大壯

索夷則大觀奏姑洗取其月王也此
約篇之辭凡二篇篇四言二十四句

大壯舞歌

高高在上實愛斯人眷求聖德大拯彝倫率土方
燎如火在薪懞懞黔首暮不及晨朱光啓耀兆發
寧曼我皇鬱起龍蹕漢津言屆牧野電激雷震
闕華之甲彭濮之人或貌或武漂杵浮輪我邦
雖舊其命維新六伐乃止七德必陳君臨萬國遂
撫八寅

大觀舞歌

皇矣帝烈大哉興聖奄有四方受天明命居上不

文休明齊天卷之九

十三

急臨下惟敬舉無僭則動無失正物從其本人遂
其性昭猶九功肅齊八柄寬以惠下德以為政三
趾晨儀重輪夕映棧竿忘咄梯山匪復如日有恒
與天無竟載陳金石式流舞詠咸英韶夏於茲比
盛

北齊朝饗文武舞歌

祖珽

陳武帝饗樂有國宗祀明樂通達梁
明大壯大韶二舞文治以昭名樂更造
七德九叙之舞而世尊司弘成所樂太
廟神室對歌乃以歌容武德為名不知
何謂也弘義以歌容武德為名不知
之則歌容武德為名不知之則歌容
自制也舞冬至祭天樂雲和之舞夏至
祭地奏大武之舞迎尊祖考奏皇始之

舞文帝時以韶舞為樂德武舞為章列而總名之曰嘉成尋改大成北齊作覆野之舞以享天地作恢神昭烈宣政光大四舞以屬太廟神室而朝饗則用文武二舞皆有階步今考求擬舞歌不傳而北齊祖延所造歌詞僅有神室四舞而無所遺蓋云者豈其舞之於夫述者已矣而有者亦無異於前綴歌皆不錄而獨取朝饗二等求之且以見階步之辭始見於此也凡四篇篇四言句數不同各注于下

文舞階步辭計六

我后降德肇峻皇基播鈴大號振鐸命期雲行雨洽天臨地持茫茫區宇萬代一特文來武肅成定於茲象容則舞歌德音詩鏘鏘金石烈烈匏絲鳳

文舞明辨 天卷之九

十四

儀龍至樂我雍熙

文舞辭四篇

皇天有命歸我大齊受茲華旦爰錫玄珪奄家環海寶子蒸黎圖開寶匣檢封芝泥無思不順自東徂西教南暨朔罔敢或携比日之明如天之大神化之洽率土無外眇眇舟車華戎畢會祀我春秋服我冠帶儀協震象樂均大賴蹈武在庭其容藹藹

武舞階步辭計十二

大齊統曆天鑒孔昭金人降洗火鳳來巢眇均虞

德千戚降苗夙沙攻主歸我軒朝禮符揖讓樂契咸韶臨揚惟序律度時調

武舞辭二十

天眷橫流宅心玄聖祖功宗德重光襲映我皇恭已誕膺靈命宇外斯燭域中咸鏡悠悠率土特惟保定微微動植其遠其性仁豐庶物施洽群生海寧洛變契此休明雅宣茂烈頌紀英聲鏗鏘鐘鼓掩抑簫笙歌之不足舞以禮成鐸矣王度緬邁千齡

隋文武舞歌

文舞明辨 天卷之九

十五

北齊之後漢後周武帝初造山雲之舞又定大夏大漢大武正德武德以備六代之樂二郊等壇太廟祫禘朝會並用之世傳成信所撰南郊五郊及配帝歌辭皆曰雲門舞豳以傳云雲出天氣山出雲氣而即指雲門為山雲歟隋文帝平陳之後盡得宋齊舊樂更詔牛弘柳顧言許善心虞世基蔡徵等定文式之舞又準樂記六成以象應旋功焉然考後周六代之舞今不盡傳故并雲門不歸特錄隋二舞以存文武之制云凡四篇篇四言句數不同各注于下

文武歌二篇

皇矣上帝受命日天睿圖作極文教遐宣四方監觀萬國陶甄有苗斯格無得稱焉天地之經和樂具舉休徵咸萃要荒式序正位履端秋霜春雨

句○圖
立用

天聰有屬后德惟明君臨萬寓昭事百靈濯以江
岸樹之風條盤地畢歸窮天皆至六戎行朔入蠻
請吏煙雲獻彩龜龍表異綈和禮樂燮理陰陽功
由舞見德以狀彰兩儀同大日月齊光元會用

武舞歌二篇

御曆應則乘乾表則以功戡亂順時經國兵暢五
材武弘七德憬彼遐裔化行充塞二道備舉二儀
交泰情發自中義均莫大祀敬恭肅鐘鼓繁會萬
國斯歡兆民斯賴享茲介福康哉元首惠我無疆
文休明辨 元卷九 十六

天○又○正○立○用○

惟是御寓惟帝乘乾五材並用七德庶宣平暴夷
險拯溺救燔九域載安兆庶斯賴續地之厚補天
之大聲隆有截化單無外鼓鐘既奮千戚攸陳功
高德厚政謐化淳鴻休永播久而彌新元會用

小祀天地武舞歌

高祖時郊廟祭手安舞六變一變象龍
宗神章萬石定安舞六變一變象龍
興參建一變象克定廟中三變象夏
資服四變象江准平五變象擒伏使
六變復位以崇象兵還旅又句七德
九功上元三舞今考舊唐書所載祀
封禪樂及唯有一舞用於亞終二
獻而化康七德九功止元諸舞皆無具

詞不知何謂今
錄一二于篇

園丘歌

武舞作用凱安九二章言八句

昔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鄴郊赤鳥見印山黑雲
上大資下周車祭暴崩殷網幽明同協贊鼎祚齊
天壤宗貞觀六年諸亮

堂堂聖祖與赫赫昌基泰戎車盟津偃玉帛塗山
會舞日啓神暉堯雲卷征旆風猷被有截聲教覃
無外中分舞龍三年造

封禪歌

文休明辨 元卷九 十七

亞獻終獻用凱安五言八句。元十三年封泰

天○祀

張說

列祖順三靈文宗威四海黃鉞誅群盜朱旗掃多
罪戡兵天下安約法人心改大哉千羽意長見風
雲在

汾陰歌

武舞用凱安四言八句。黃鍾均之

造

蔣捷

維歲之吉維辰之良聖君綏綏見諸事壇場大禮已
備大樂斯張神具醉止降福無疆

唐太廟二舞及群室舞歌

太廟崇神用文舞每室的獻各用其廟之舞帝祫亦如之亞獻終獻用武舞其各廟之舞在太宗時詔顏師古等撰定弘農府君至高祖太武皇帝六廟樂曲舞名其後變更不一而自獻祖而下其長發之舞太祖曰大明之舞世祖曰大成之舞高祖曰天舞太宗曰大運之舞肅宗曰景雲之舞玄宗曰大和之舞肅宗曰維新之舞代宗曰保大之舞德宗曰文明之舞穆宗曰和寧之舞敬宗曰大鈞之舞文宗曰文成之舞武宗曰大定之舞昭宗曰成寧之舞其舞閣下若然自後宗而下書文皆不載今取其存者錄之總十九章章四言句數不同各注于下

文德明辨

天卷之九

十八

皇帝酌醴齊用文舞歌二十句自此章至景雲舞十章

並玄宗開元七年造

張說

聖謨九德貞言五千慶集昌胤符開章先高文杖鉞克配彼天三宗握鏡六合煥然帝其承祀率禮罔愆圖書露出日月清懸舞形德類詠諡功傳黃龍蛇蟠綵雲踴躍五行氣順八佾風宣介此百祿於皇萬年

獻祖宣皇帝諱黑高祖也室奠獻用光大

之舞自北至末章並八句

張說

肅肅藝祖滔滔濟原有雄玉劔作鎮金門文王餘

緒后撥謀孫肇裡九廟四海來尊

懿祖光皇帝諱大錫高祖也室奠獻用長發

之舞

張說

具禮崇禋備樂承風魏推幢主周贈司空不行而至無成有終神與王業天歸帝功

太祖景皇帝諱虎高祖也室奠獻用大政之

舞

張說

於赫元命權輿帝文天齊八柱地半三分宗廟觀德生鏞樂敷封唐之兆成天下君

世祖元皇帝諱拓跋珪高祖也室奠獻用大成之

文德明辨

天卷之九

十七

舞

張說

帝舞季歷襲聖生昌后歌有嫺胎炎乎黃天地合德日月齊光肅雍孝享祚我萬方

高祖神堯皇帝諱高祖也室奠獻用大明之舞

張說

赤精亂德四海困窮黃旗舉義三靈會同早望春雨雲披大風溥天來祭高祖之功

太宗文武聖皇帝諱世民高祖第二子室奠獻用

崇德之舞

張說

皇合一德廟宗百神削平天下大拯生民上帝配

食單于入臣戎歌陣舞曄曄蒸蒸

高宗天皇大帝諱治天宗室真獻用鈞

天之舞 張說

高皇謨首端拱無為化懷德鬻兵戡句驪禮尊封

禪樂盛來儀合位嬪后同稱伏羲

中宗孝和皇帝諱顯高宗室真獻用大

和之舞 張說

退居江水鬱起丹陵禮物還舊朝典中興龍圖反

及駿命恭膺鳴球香瓚大禧是承

睿宗大聖真皇帝諱旦高宗室真獻用

文休明辨一卷 二十

景雲之舞 張說

景雲霏爛告我帝符噫帝冲德與天為徒笙鏞進

遂俎豆唐無春秋孝獻因復此都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諱隆基玄宗室真獻用廣運之舞自此至象德舞六章並顯示以後

造 郭子儀

於赫皇祖昭明有融惟文之德惟武之功河海靜

謠車書混同虔恭孝饗穆穆玄風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諱亨玄宗

室真獻用惟新之舞

第三

劉晏

漢運惟來神功中興風驅氛侵天獲黎蒸二光再
明庶績其凝重熙累洽景命是膺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諱豫宗室真獻用

保大之舞 郭子儀

於穆文考聖神昭彰肅勺羣慝含光遠方萬物茂

遂九夷賓王愔愔雲韶德音不忘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諱豫宗室真獻用

文明之舞 鄭餘慶

開邸除暴時邁勛尊三元告命四極駿奔金枝翠

文休明辨元卷九 廿一

葉輝燭琬琤象德億載貽慶湯孫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長子德室

真獻用大順之舞 鄭綱

於穆特文受天明命夕恭玄默化成理定出震嗣

德應乾傳聖猗歟緝熙千億流慶

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諱純順室真獻

用象德之舞 段文昌

肅肅清廟登顯至德澤周八荒兵定四極生物咸

遂群盜滅息明聖欽承子孫千億

亞獻終獻用武舞歌元七年造

瑟彼瑤爵亞維上公室如弄風門不容躬禮殷其
本樂執其中聖泉求慕天地幽通

禮匣三獻樂徧九成降軒陛仰歎皇情福與仁
合德因孝明百神畏四海風行

總總千戚填填鼓鐘奮揚增氣坐作爲容離告訖
鳥合如戰龍萬方觀德肅肅邕邕

宋二舞歌

後梁太祖開平初造崇德之舞以祀昊天開平之舞以享宗廟後唐周之晉高祖朝會文舞曰昭德武舞曰成功後漢高祖用太常張昭之言史唐治康曰治

文体別集

十一

安武安曰派德用之郊廟九功曰觀象
七德曰講功施之燕享後周太祖治
友爲政和康德爲善勝觀戲象爲崇德講
功爲象成宋太祖建隆之初寶殿首
更爲崇德爲文德舞象成爲武功舞
後朝宗和規改文德爲玄德升聞之舞
武功爲夫人大定之舞而郊廟則仍通
用文德武功之舞其武舞六變一變
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
楊底定四變象荆湖歸復五變象甲
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別造舞教太宗
時和鑾又改玄德升聞爲化成天下天
下大定爲成加海內用武舞亦上三變
變象登臺講武二變象漳泉奉六變
象清越來朝四變象兵還振旅每變樂歌
肅清銀夏六變象兵還振旅每變樂歌
各一章真宗獻享文舞曰發祥而慶武
舞曰降真觀德又因太宗哉萬國朝大
之舞郊廟並奏之仁宗享明堂定文舞

又体明辨

下卷之九

廿三

眞宗

眞瓚用出國朝天

鴻源濬發睿圖誕彰高明錫羨累洽延祥巍巍赫赫
祖溥率賓王煌煌文考區宇大康珍符昭顯寶曆
綿長物性茂遂民俗阜昌甫田多稼禾黍穰穰含
生嘉育鳥獸跄跄入絃統域九服匪荒沐浴惠澤
祇畏典常隔谷分壤望斗辯方並襲冠帶來奉圭
璋戔戔雙闕濟濟明堂諸侯執帛天后當陽何以
辨等衮衣繡裳何以褒德輅車乘黃明聲煥赫惟
頌汪洋啓茲丕緒佑我無疆大統斯集大樂斯揚

俯隆宋祐仰繼寧蒼

亞獻終獻用平晉樂

五代表替六合携雕封疆竊據兵甲競馳天顧黎
獻塗炭可悲帝啓靈命濬哲應期皇祖丕變金鉞
俄麾率土執贄演俗來儀瞻彼大鹵竊竊此餘基
獨迷文告莫畏天威神宗繼統璿圖有輝尚安泰
爾罔眩格思六飛鳳駕萬旅奉辭後來發詠不陣
行師雲旗先路壺漿塞岐天臨日照宸慮通微前
歌後舞人心悅隨要領自得智力何施風後備冒
政治淳熙書文混一盛德咸宜干戈倒載振旅言
天休明辨 天卷之九 四

歸誕昭七德未定九圖安宋中云真宗因太宗成
義平晉曲造之功之舞則此
亡歌即周和定功之舞也

朝會二舞歌凡四十
四章 撰人闕

群臣初舉酒畢作玄德升聞之舞凡
二舞各二章又六變六章通十六
章章五句八句八句八句八句八句

治定資神武功成顯睿文貢輸庭實旅酬會羽儀
分優華千年運垂衣萬乘名孰知堯舜力明德自
升聞

約法皇綱正崇文寶曆昌遣人振木鐸農器備尸
將瑞日含王宇卿雲藹帝鄉萬邦成一統鴻祉與

天長

六變

宸衷威容盛聲明禮樂宜九州臻禹會萬國戴堯
天貢職輸琛寶皇猷煥簡編含和均暢茂鴻慶結
非煙

朝會儼威儀司常建九旗舞容分綴兆文物辨歲
莖運格桃林牧畔開洛水龜帝功潛日用化俗自
登熙

螭階聊載筆記瑞軼唐虞丹鳳儀金奏黃龍負寶
圖群材新械樸仁政煦蒲盧蕩蕩巍巍德豚魚信
天休明辨 天卷之九 廿五

自孚

接聖宅神都方來五達區陶賢熙帝載靈命握乾
符至化當純被斯文益誕敷車書今混一聖治奉
三無

聖皇臨大寶八表湊才賢經緯文天賦剛柔德日
宣建邦隆柱石造物運陶甄共致升平業綿長保
億年

神化妙無方巍巍邁百王鶴書搜隱逸龍陛策賢
良拱揖朝羣后賓筵開四方洪圖基億載淳曜應
彌光

再舉酒作天下大定之舞

皇猷敷八表武誼靡三邊蘭鐃韻兵日靈輿偃伯
麟日年奉珍皆述職削衽盡朝天功德超前古音
微播管絃

伐叛大威震恢疆帝業多削平倖誦殺涵煦極陽
和蹈厲觀周舞風雲入漢歌功成推大定歸馬偃
琕戈

六變

惕厲日乾乾潛蟠或躍淵伐謀參上策受鉞總中
堅田訟歸周日民謠戴舜年風雲自冥感嘉會翼
文休明辨 卷之九 廿六

飛天

壺闕夕逆命投袂起親征虎旅聊攻伐梟巢慶蕩
平天威清朔漠仁澤被黎氓按節皇輿復洋洋載
頌聲

蠢茲淮海帥保據毒黎苗不悟龍興漢猶同犬吠
堯六師方雨旒孤壘自冰消千載逢嘉運華夷奉

聖朝

上游荆楚要澤國洞庭深自戰同文世皆遇拱極
心一戎聊杖鉞九土盡輸金太定功成後薰風入
舜琴

席卷定巴印西遐盡率從岷峨難負阻江漢自朝
宗迷職方舟集驅車九折通粲然書國史冠古耀
豐功

銑旅慶回旋邊防盡宴然鍵橐方便武飛將亦韜
弦震曜資平壘文明協麗天洸洸成大業赫奕在
青編

群臣初舉酒作化成天下之舞

各二章又六變六章通十大章
章五言八句太宗淳化中

軒昊方同德成康粗比肩素風惟普暢皇道本無
偏陰魄重輪滿陽精五色圓要荒咸率服卓越聖
文休明辨 天卷之九 廿七

功全

聖德比陶唐千年祚運昌茂功雖不宰鴻業目無
疆極塞成清謚齊民益阜康文明同日月遐邇仰
輝光

六變

蕩蕩無私世巍巍至聖君山河分國寶日月耀人
文厭浥疑甘露輪囷吐慶雲正聲蕪大雅洋溢應
南薰

鴻範合彝倫調元四序均歲功天吏正御死物華
新底貢陳方物來賓列遠人奉常呈九奏嘉貺動

穹旻

大君隆至化興運契千齡觀禮俄班瑞夷寬惠實
庭成文調露樂奉聖拱辰星舞佾方更進朝陽上
楚萍

禮樂昭王業宸區致太平革車停北狩雲稼屢酉
成國有詳延詔鄉閭講誦聲日華融五色遐邇仰
文明

亭障戢千戈人心浹太和務農登寶穀獵俊設雲
羅儀鳳書良史祥麟載雅歌嘉辰賓宴喜星拱弁
戎殺

文德明辨

卷之九

冠古耀鴻徽聖仁及隱微二南江漢詠九奏鳳凰
飛設虞羅鐘律盈庭列舞衣文明資厚德怡懌兆
民歸

再舉酒作威加海內之舞

韋輅征汾晉隳城比燎毛桓桓勗軍旅將將御英
蒙神武誠無敵天威詎可逃王師宜利澤需若沃
春膏

振萬方明德疾徐咸可觀鏗鏘動金奏蹈厲總朱
干夾進昭威武申嚴警宴安守方推猛士當用鴟
爲冠

六變

宣謝始觀兵桓桓稱鼓行一戎期大定載績議祖
征善政從師律神功冀武成勗哉勤誓衆王業自
經營

蔡教方柔遠旣闋禮可招獻圖運日際歸國象江
潮撫運重熙盛提封萬里遙選同有虞氏文德格
三苗

南暨宣皇化東吳奉乃神舞千方耀德執玉自來
賓巢伯朝丹陛韓侯覲紫宸古今歸一揆懷遠道
彌新

文德明辨

卷之九

遺俗續陶唐來蘇後聖皇布昭湯弔伐恢復漢封
疆金鉞申戡剪朱干示發揚宜哉七德頌千載播
洋洋

乃眷嘗西顧偏師暫首征靈旗乃直指獷俗自亡
精禹叙終馴致堯封漸化成不須嚴尉候於廊海
彌清

千戚有司傳威容著凱旋象成王業盛役輟武功
全兵寢西郊閱書惟北闕縣聖神膺景命卜世萬
斯年

羣臣初舉酒畢作盛德升聞之舞

之舞自及祖建隆以來郊祀明堂

配享以及明享皆各用其室之

舞後祫饗更不一而自僖祖而下

寧之舞與日七頂之舞巨祖曰大

元之舞十祖曰皇武之舞太宗曰大

定之舞真宗曰熙文之舞仁宗曰美

成之舞英宗曰治隆之舞神宗曰大

明之舞哲宗曰重光之舞徽宗曰承

元之舞欽宗曰端慶之舞高宗曰大

德之舞孝宗曰大命之舞光宗曰大

承之舞餘皆闕而不著按五代之

歌世已不傳故特取宋代有

之舞自北至武舞五章並

僖祖文獻皇帝諱昭太祖室用基命

之舞高宗諱宗中時享造

於穆文祖自天發祥肇基明命錫羨無疆子孫千

文休明辨 卷九 廿二

億宗社靈長神之格思如在洋洋

順祖惠元皇帝諱珣太祖室用大寧

之舞

於赫皇祖濟發其祥德盛流遠奕世彌昌孝孫有

慶嘉薦令芳神保是享錫羨無疆

翼祖簡恭皇帝諱敬太室用大順之

舞

上天眷命佑我不基翼翼皇祖不耀其輝積厚流

長福祿攸且祀事孔時曾孫篤之

宣祖昭武皇帝諱弘殷太室用天元

之舞

天啓炎曆集我大命長發其祥篤生上聖夷亂芟

荒乾坤以定時祀聿脩孝孫有慶

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諱匡室用

皇武之舞

赫赫藝祖受天明命威加八紘德垂累聖祀事孔

明有嚴笙磬對越在天延休錫慶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諱烈太室

用大定之舞諱宗明堂

煌煌神武再御戎軒特惠南土旋定太原車書混

文休明辨 卷九 廿三

同聲教布宣維天佑之億萬斯年

真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諱恒

第三室用熙文之舞此下二章並紹

於穆真皇維烈有光丕承二后奄翼萬方威加戎

狄道格穹蒼歆時禋祀降福無疆

仁宗神文聖武明孝皇帝諱實

室用美成之舞

至哉帝德乃聖乃神恭已南面天下歸仁歷年長

久垂裕後人祀脩舊典寶命維新

英宗憲文肅武宣孝皇帝諱顥太室

用英宗憲文肅武宣孝皇帝諱顥太室

懿王允讓室用治隆之舞前宗郊祀

穆稷英宗持盤守成世德作求是續是承齊家睦族偃武恢文於薦清酌之欣欣

仲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諱頊英室

用大明之舞北下二章並紹

於昭神祖運撫明昌肇新百度允配三王遐荒底績聖武維揚永言執競上帝是皇

哲宗欽文睿武昭孝皇帝諱煦神宗

室用重光之舞

於皇濬哲適駿有聲率時昭考丕顯儀刑功光大

業道協三靈永祚厥後永燕來寧

徽宗聖文仁德顯孝皇帝諱佶神宗

室用承元之舞孝宗朝

帝撫熙運晏粲協期禮明樂備文恬武熙道光授受謀深燕詒駿命不易子孫保之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諱桓徽室

用端慶之舞自北至大承舞三章並與中興享造

於皇欽宗道備德宏允恭允儉克類克明孝遵前

烈仁翊函生歆效肆祀永燕宗祊

高宗聖神武文憲孝皇帝諱構徽宗

室用大德之舞

於皇時宋自天保定高宗受之再僕景命紹開中典翼善傳聖何千萬年永綏厥慶

孝宗哲文神武成孝皇帝諱伯琰宋

秀女傳王備之次室用大倫之舞

聖人之德無加於孝思皇孝宗履行立教始終純誠非曰笑貌於萬斯年是則是倣

光宗憲仁聖哲慈孝皇帝諱惇孝宗

室用大承之舞紹興中

於皇光宗握符御極昭哉嗣服惟仁與德勤施於

民靡有暇逸萬年之思永與宗祊

雜舞按古約宋書云前世樂飲酒酣必起自

宜曼耳時人所談議在曼舞不識舞之麗若

已未尤重往往以舞相屬以爲舞之麗若

飲酒以舞相屬然則安舞以爲舞之麗若

武帝大明中以舞相屬然則安舞以爲舞之麗若

庭漸帝時王僧虔上表論之以爲舞之麗若

真知言也隋文帝初亦罷不用其後牛弘請

有舞舞若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比則諸舞抑又甚矣故今削而不錄特更

晉書舞存其名并錄其

公莫舞即巾舞也相傳漢晉以來其月會

史不傳高祖且謂此云公莫古人相

中蓋項伯衣袖之遺式晉人因爲之舞
而記載者合與諸書之故其能曉其
義乎

鞞舞鞞字亦作整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
女二日章和二年中三曰樂久長四曰

四光皇五曰殿前牛挂樹校章和章帝
年號則此曲爲章帝時作或章帝受焉
之皆未可知也蓋帝時有李太后者能舞

舞之堅既西隨段熲燒武備聞其舊有技
文未必明製依前曲改作折歌五篇
一曰明製舞帝一曰太和聖帝三

日明製舞長四曰天生丞氏五曰舞之
不易不收字之黃即僅以成下四之既
樂焉待曹植亦作五篇一曰平二曰

文休明辨

卷之九

十六

事者假化而爲之也晉武帝令傳玄作
歌五篇陳於元會一曰洪業二曰天命

三曰景皇帝四曰大晉五曰明君宋明
帝自改歌辭至梁謂之舞舞明捨有

同三篇按宋書小鼓有舞曰大鼓謂
之舞而無所詳舞舞皆豈謂焉古謂而
舞舞則製自梁歟今考漢魏及宋明帝

明君御四海聽鑒畫物情願望有譴罰竭忠身必

明君篇十五言五

明君篇十五言五

榮蘭佳一作出荒野萬里升紫庭茨草穢堂時掃

截不得生能否其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已演有焉
有爲無不成聞君不自信羣下執異端正直罹浸

潤茲片奪其權雖欲盡忠誠結舌不致言
舌亦何憚肅忠爲身患叶明清流豈不潔飛塵濁

其源叶未岐路令人迷未遠勝不還忠臣立君朝
正色不顧身邪正不並存譬若胡與秦胡秦有合

時邪正各異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目新群日統
在網衆星拱北辰設令遭闇主斥退爲凡人雖薄

共供日時用白茅猶可珍珍冰霜晝夜結蘭桂
摧爲薪邪臣多端愛用心何委曲便辟讀日順作

實情指動隨君所欲偷安樂目前不問清與濁積
僞罔時主義交以持祿言行恒相違難歷甚谿谷

文休明辨 卷之九

三七

昧死射乾沒覺露則滅族

樂舞

即七言詩也漢書有北曲至晉武帝
之故又各格樂舞其歌首句曰世寧

故又名晉世寧舞至宋改爲宋世寧齊
改爲齊世昌世昌舞並存然無可取故不
錄

鐸舞

振鐸而舞也古辭一篇曰聖人制禮
樂其實則諸如總曰太和時晉曰雲

門應陳於元會其後宋明帝梁劉捨各
爲之辭今考魏宋歌辭皆亡其辭雖有
亦不足取

幡舞

晉元會曲也宋明帝

白紵舞吳舞也後舞舞有中袍之會紵木
白紵舞吳舞也後舞舞有中袍之會紵木

節節為夢吳音呼緒為紆故自紆為
步舞也晉辭新舊合三宋刊市一蓋
鮑照四篇梁武帝二篇張率九篇見
武倫又命沈約和四將白紆片使自
共五篇蓋因古辭而衍之也諸辭正
多不足取獨鮑照一篇張率四篇差勝
之故錄

宋白紆舞歌詞本四章今取一章七言八句

鮑照

三星參差露沾濕絃悲管清月將入寒光蕭條候
蟲急荆王流歎楚妃泣紅顏難長時易戢凝華結
藻一作久延立非君之故豈安某

梁白紆舞歌本力章今取一章七言八句

文体明辨下卷九

廿八

張率

秋風鳴蕭一作蕭蕭條露垂葉空閨光晝坐愁妾獨向長

夜淚承睫山崗水深路難涉望君光景何時接下

二章章五句

遙夜方遠時既寒秋風蕭瑟白露團佳期不待歲

終闌念此遲暮獨無歡鳴絃流管增長歎

愁來多一作夜遲猶歎息撫枕思君終及及金釵釵

環稍不飾霧縠黃不能織但坐空閨思何極欲

以短書寄飛翼此下二章

遙夜忘寐起長歎但望雲中雙飛翰明月入牖風

吹慢終夜悠悠坐申旦誰能知我心中亂終然有
歲歲方晏

拂舞晉書樂志云拂舞出自江左陳於殿庭蓋開諸般舞之遺意齊云舞

白鳩約云檢其歌非吳辭也晉謝靈運詩五篇一曰白鳩二曰齊濟三曰獨漉四曰碣石五曰獨漉

觀滄海淮南王長安石一一篇又自為四篇曰觀滄海曰冬十月曰土不同曰龜鏡壽

四篇淮南王馬勝故今錄之

晉獨漉字亦作祿獨篇四言二

撰人闕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王及泥濁尚可水深殺我雍

雍雙馬叶魚遊戲田畔我欲射鴈念于孤散翩翩

文体明辨下卷九

廿九

浮萍得風遙輕我心何合與之同并空牀低幃一

帷誰知無人夜衣聲錦繡誰別偽真刀鳴箭中倚

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為猛虎斑斑叶甲遊戲

山間叶天虎欲噬人不避豪賢且篇大意以虎

明已獨天虎欲噬人不避豪賢且篇大意以虎

處常若猛虎之欲噬人而不可得故其心不逞學

指而獨處一篇氣激壯兼得此喻之義有

宋淮南王雜言十鮑照

淮南王好長生服食鍊氣讀仙經琉璃藥碗牙作

盤金鼎玉七合神丹令神丹戲紫房紫房綵女弄

明璫鸞歌鳳舞斷君腸朱城九門一作朱門九閨

月入君懷入君懷結君佩怨君恨君悵君
愛叶許築城忠堅劍恩利同盛司表莫相棄
王安求仙方士家公相請而去家小
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是歌言安仙去之
蓋詠遠不歸也然亦後人附會也本
詞旨荒唐無取者此篇擬作以寓子思君之
意託詞深遠
故特取之

白符舞

名曰白符舞舞後即拂舞之首
思係結唐政思晉而作也白吳均
說為白符鶴白浮鳩失之遠矣吳均不
存

樂府六

琴曲歌辭 按梁月入音其五曰絳琴者絳之屬
也琴之為言禁也白虎通所謂禁此

文休明辨 天卷之九

四

於形以正人心者是也廣雅曰伏犧造琴世本
曰神農氏造琴知就是其制長三尺六寸以象
昔之日廣一寸以象六合廣四寸以象四時
前廣後狹以象年甲子通下方以象天地厚
有二以象十二月餘一以象閏其絃則自一
二十七各隨所制而多寡不同伏犧用五絃
應五音文武各加一法以合君臣之思為世
稱二絃為文武絃今人多用十絃而制未大
琴不喧譁而流傳小聲不湮滅而不聞誠治世
之和音雅樂之冠也故八音之中琴為首
中而琴從諸曲若兩奏一需則琴一為器自別
有歌辭故特列焉一類其聲之別則和暢自別
楊花作神人鳴是也立折曰操舞作思觀操又
陳陽樂署所載十二操之類也風通入元
琴曲和風作日操憂感而作日操今考其成
王特鳳凰翔舞而作神鳳操則操不必皆憂感
而作也引說其事曰引實自引惟引及樂九
引之類是也今其事曰琴若其子吟其聲
曰調若子晉調之類是也倚琴而歌曰歌舞作

文休明辨 天卷之九

四

不足信也至於九引之中有笙篴引尤為可怪
大笙篴之制似琴非琴蓋本相和款雜今乃以
入琴曲謂之笙矣故皆不取焉取其近理者綠
之而轉應廣作諸篇因以附焉善乎近理者綠
微詩新聲之奇變則鋪琴亦鄭衛矣作者尚其
審

神鳳操

一作儀鳳歌一作鳳
鳳來儀操七言四句 周成王

成王特鳳凰翔
舞而作七歌

鳳凰翔儀於舞 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

兮思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

別鶴操 亦名別鶴操

商陵牧子

商陵牧子娶妻三年而無子父兄謂為不
敗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願牧子

聞之愉然而悲

將率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遠兮路漫漫攬衣作

鑑不寐兮食辰忘餐後漢書

臨山操雜言

周孔丘

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違不

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時於奈龜山何

叶寒張一宋朱子斧柯也

奏多音移次韻言

虞百里奚妻

百里奚之妻秦穆公以五羖

所貴辭好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撫

文休明辨 天卷之九

四二

百里奚叶移五羊皮憶別時烹伏扶又雌叶呼也

母雞炊炙多今日富貴忘我為

琴歌雜言

符秦趙整

晉孝武帝太元四年秦王符堅以諸氏種

戶吏宗親各領之散居片真似真侍

阿得脂阿得脂博勞旗父是仇綏尼長真短不能

飛遠徙種人晉鮮卑一旦緩急誰去阿誰一作

誰口大明劉曜曰按符堅本氏戎於五胡最盛

既破慕容垂遷上座及其子公白白奔胡卑四

萬餘戶於長安慕容垂父子弟姪皆先復用整嘗

分低位於遠外不復以詳卑為真故整又呼阿

雖若不能飛一旦羽翼稍長則有反食之患當切

將歸操雜言

唐韓愈

史記孔子既不用今將西見頃簡子至

作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

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

安歸尤歸兮歸兮一字一無與石齧兮無應龍

求

倚蘭操四言

唐韓愈

文休明辨 天卷之九

四三

孔子蒞魯轉諸侯莫能用自衛反魯隱谷之

琴鼓之自功不達時託辭於香蘭云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

施其曷焉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齊麥

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觀齊麥之茂齊麥之有君

子之傷君子之守

拘幽操雜言

唐韓愈

周文王為仁敬老禮下賢者崇侯虎潛之

援琴而鼓之

目窈窕方其凝其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有

日出今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今爲死為主
嗚呼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宋徐積丁臣罪當誅
文子之用心矣亂風七子之母不能安其
差而云母氏聖善我與令人重自責也

岐山操四言十

唐韓愈

謂大王昔商狄人攻之畢之以珠玉犬馬
皮幣秋侵不止問其所欲得土師也大王
曰土地所以養萬民也吾不爭所利養而
害吾所養遂策杖而去之驗梁山而邑乎
岐山有然歎息長琴而鼓之韓
愈曰周公室又王詩是乃祖

我家于幽州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今
狄之人將士我疆民爲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岵
同我往獨處爾人一莫余追無思我悲
不修明辭云卷之九

履霜操四言十

唐韓愈

周宣王時尹吉甫之子伯奇無罪爲後母
所譖而見逐乃集芰荷以爲衣林檎花以
爲食被幽離霜自傷見放
乃援琴鼓之而自北操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答逐兒何爲兒在中
野以宿以處四野人聲誰與兒語兒寒可衣兒飢
何食兒行十野履霜以足息又母生衆兒有母憐
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別鵠操四言十

唐韓愈

雄鵠銜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我當幸
離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

樹相隨飛

胡笳十八拍胡笳胡中樂也北齊房其書曲
亦古琴操之類故取以附是云

蔡琰

漢中郎蔡邕女琰嫁新中道遭亂爲胡騎
所獲沿於南匈奴奴主賢王皆卜二年生
二子曹操素善醫病其無後以金璧厚
贖之流耳歸於董祀琰自傷失節而不能
忘其二子
故作此詞

其一雜言十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天不仁兮降
亂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于弋日尋兮道路危
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煙雲蔽野兮胡虜盛志意乖

分義節勵對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笮

四五

一會兮琴一拍心憤怨兮無人知

其二雜言十

戎羯逼我兮爲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雲山萬重
兮歸路遐疫風千里兮風揚沙人多暴猛兮如虺
蛇控弦被甲兮爲驕奢兩拍張絃兮絃欲絕志摧
心折兮自悲嗟

其三

越漢國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無生羶裘爲
裳兮骨肉震驚羯羶爲味兮枉過我情鞞鼓喧

從夜達明胡風浩浩兮暗塞營傷兮感昔兮三拍
成銜悲畜恨兮何時平

其四

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稟氣含生兮莫過我最
苦天災國亂兮人無主唯我薄命兮沒戎虜殊俗
心異兮身難處嗜慾不同兮誰可與語尋思涉歷
兮多難阻四拍成兮益悽楚

其五
雜言
六句

鴈南征兮欲寄邊聲鴈北歸兮為得漢音鴈飛高
兮選難尋空斷腸兮思悵悵攢眉向月兮撫雅琴
文休明辨 天卷之九 四六

五拍冷冷兮意深

其六
雜言
八句

冰霜凜凜兮身苦寒飢對肉酪兮不能食夜聞隴
水兮聲鳴咽朝見長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
李難六拍悲來兮欲罷彈

其七
雜言
九句

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
野蕭條兮烽戍萬里俗賤老弱兮少壯為美逐有
水草兮安家葦壘牛羊滿野兮聚如蜂蟻草盡水
竭兮羊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於此

其八
雜言
六句

謂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謂神有靈兮何事
處我天南海北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
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製茲八拍兮擬佛饒
何知曲成兮心轉愁

其九
此下二拍
雜言八句

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人生倏忽兮
如白駒之過隙然不得歡樂兮當我之盛年怨兮
欲問天天蒼蒼兮上無緣舉頭仰望兮空雲煙九
拍懷情兮誰與傳

文休明辨 天卷之九

其十

四七

城南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
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路
兮氣將咽一生辛黃兮緣別離十拍悲深兮淚成
血

其十一
此下二拍
雜言十句

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
兮歸桑梓死當埋骨兮長已矣日居月諸兮在戍
壘胡人寵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耻問之
念之兮生長邊鄙十有一拍兮因茲起哀響纏綿

兮徹心髓

其十二

東風應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
胡蹈舞兮共謳歌兩國交權兮罷兵戈忽遇漢使
兮稱近詔遣千金兮贖妾身喜得生還兮逢聖君
嗟別稚子兮會無因卜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住兩
情兮誰具陳

其十三

不謂殘生兮却得全一作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
衣使使迎我兮四牡駢駢號失聲兮誰得知與我

文休明撰 天卷之九

四八

生死分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
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魂消影絕兮思愛遺
十有二拍兮絃急調悲肝腸攪刺音兮人莫我知

其十四

身歸國兮兒莫知隨心懸懸兮長如飢四時萬物
兮有盛衰唯我愁苦兮不暫移山高地闊兮見汝
無期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夢中執手兮一喜一
悲覺後痛吾心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兮涕淚
交垂河水東流兮心是思

其十五

十五拍兮節調促氣填膈兮誰識曲處寧虛兮偶
殊俗願得歸來兮天從欲再還漢國兮歡心足心
有懷兮愁轉深日月無私兮曾不照臨子母分離
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相知兮何
處尋

其十六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
徒相望不得相隨兮空斷腸對萱草兮憂不忘彈
鳴琴兮情何傷今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怨
長泣血仰頭兮訴蒼蒼胡爲生我兮獨罹此殃

文休明撰 天卷之九

四九

其十七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深兮行路難去時懷土
兮心無緒來時別兒兮思漫漫塞上黃蒿兮枝枯
葉乾沙場白骨兮刃痕箭瘢屈霜凜凜兮春夏寒
入馬飢脰兮筋力單音豈知重得兮入長安歎息
欲絕兮淚闌干

其十八

胡笳本自出胡中綠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
雖終響有餘兮思無窮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
之功哀樂各隨人心兮有變則述胡與漢兮異域

殊風天與地隔方子西母東苦我怨氣兮浩於是
空六合雖廣兮受之應不容宋朱熹曰發失身朋
言然能知愧以自訟又母于惡絕道其詞雖不規
規於表語而哀怨中不能自已則猶有可取者
錄之

太泰用雅 又未老也

五十

體明辯卷之九

文體明辯卷之十

樂府七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相和歌辭按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

也其別有相和引相和曲吟嘆曲平調曲清調

曲側調曲瑟調曲弄調曲並列於相和歌云

相和引按相和引有六三曰笙簧引二曰宮

引引引古辭缺宮角二引至梁沈約謂子雲

笙簧引四結

霍里子高奏世代

太泰用雅 又未老也

乙

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遂墮死

其妻隨而止之不及乃歌云云亦段河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

擬笙簧引五言二

魏曹植

按樂府集有笙簧引與引下同大畧言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

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坊漢教奏奇舞京

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底羞主稱千金壽

賓奉萬年項清酬父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

君子德馨折足恭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
流盛時不可再一作百年忽我道生在華屋處
上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亦復一作何憂大明
劉復曰此植既封為王之後燕享賓親而作也

又五言十

唐李賀

公乎公乎提壺將焉如屈平沈湘不足慕徐衍入
海誠為愚公乎公乎牀有管席盤有魚北里有賢
兄東隣有小姑隴畝油油黍與葫瓦甌濁醪蟻浮
浮黍可食醪可飲公乎公乎其奈君被髮奔流竟
何如賢兄小姑哭嗚嗚

文休明辨

二

相和曲安相和曲凡十有五一日氣出倡二
東光六日十五七日莊露八日萬里九日觀
日平陵東十日出東門十九日陌上桑古
辭及後作可錄者少畧取數首列于篇

江南曲五言

梁柳惲

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
人故人何不返春華復應晚不道新知樂只言行
路遠

又七言

唐千鵠

偶向江邊採白蘋還須女伴賽江神眾中不敢分
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

薤露歌雜言

古辭佚人

薤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不復
歸

蒿里歌雜言

古辭佚人

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
人命不得少踟躕

文休明辨

三

挽歌五言十

魏繆襲

生時遊國都死沒弃中野叶烏朝發高堂上暮宿
黃泉下叶戶白日入虞淵日沒懸車息駟馬叶呼
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
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叶問可及大明劉
人生不免而作此歌

又五言十

晉陶潛

此作於將逝之時而編次
本集者乃以為擬作誤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
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嵯峨馬為仰天鳴風聲自

蕭條幽室一已閑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
將一作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一作還其家一作居
親戚或餘悲它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一作託帶同
山阿

雞鳴五言三

古辭撰人

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一作及蕩子何所之天下
方太平一作及刑法非有貸柔協正亂名一作此下疑有
簡黃金為君門璧玉為軒堂上有雙樽酒作使耶
鄆倡劉王碧青甕後出郭門王舍後有方池池中
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
文一作天卷之十

四

我毀東廂兄弟四五人皆為侍中郎五日一時來
觀者滿路傍黃金絡馬頭頻頻何煌煌桃生露井
上李樹生桃傍蟲來嚙桃根李樹代桃殭樹木身
相代兄弟還相忘

陌上桑一作日出東南隅一作行一日一作豔影
羅敷行凡三篇五言五十三句

古辭撰人

按崔豹古今注曰陌陌女子姓桑名羅
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周王家
小羅敷出採桑於陌上摘王仁妻見而
悅之因寄詩於王仁後為周王家
上桑之詩以目明焉又按樂府詩集題曰
古辭言羅敷採桑為使君所遇羅敷盛
誇其夫以拒之與前說不同思羅敷
之夫既為趙王家今不應自誇其夫是

後說或得
其實也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
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龍係一作桂
枝為龍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細綠一作綺為
下裙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擗髭鬚少年
見羅敷脫帽著一作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
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一作使君從南來五馬立
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
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
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一作羅敷前致辭使君一

文一作天卷之十

五

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一作東方千餘騎夫
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
黃金絡馬頭腰中一作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
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
人紫白晳鬢七頗有鬢盤盈公府步出府中趨
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一作有一作豔影一作豔影
歌何音

吟嘆曲一作吟嘆曲一作有四一日大雅吟二曰王
唯王一作吟為古詞餘皆石崇
所作而王明君所勝故錄之

王明君辭并序五言三

晉石崇

王明若者本是一作王昭君以觸文帝

諱改焉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

良家子昭君配焉漢書王嬙字昭君琴操云齊國王棄之女

昔公主嫁烏孫漢書西域傳烏孫使史丹為公主妻焉

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

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於紙云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

旌僕御涕流離鞍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淚霑

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

文辭明辨 云卷之十 六

闕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

陵辱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

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

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

英朝華不足歎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

為情失節卑于之亂倫其事固為可醜然亦昭君之

後世也况其志苟不苟情至詞勝有可觀者乎

平調曲按晉荀勗謂琴瑟清濁之清商三調皆周

房中樂之道也平調曲有七十一日長歌行

二日短歌行三日猛虎行四日君子行五日

燕歌行六日從軍行七日鞠歌行

其詞獨盛於魏晉今取五篇列之

長歌行五

長短非言壽命長短有定分也

古辭 魏人

青青園中葵名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

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煌也黃華葉衰百川

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短歌行

晉陸機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不重

駐至華不再揚也頻以春暉蘭以秋芳來日苦短

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

章豈曰無感憂為子忘我酒既旨我有既臧短

歌有詠長夜無荒

七

大月割復日上宴會賓親之詩

而卒以長夜無荒為戒其

猛虎行

晉陸機

古詞云歲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

二字以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

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饑食猛虎窟

寒栖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重崇雲臨

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弦

臨無懼擢亮節難為音人生誠未易及曷云開

此襟春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人明劉瓛曰懷既或就仕時國中多難顧榮勸其還美不聽此篇之作其在斯時乎

燕地歌行凡七解十五句 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一羣燕辭歸
鴈南翔念君客游思斷一作思腸二憐憐反思歸
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三賤妾覺上守空房憂
來思君不敢忘綢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絃
發清商五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六
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事限
河梁七解○大明劉瓛曰此婦人思其君子遠行
河梁不歸之詞豈帝為中郎將時此征在外代述
文休明辨大卷之十 八

間中之意而作

從軍五更轉五首並五言 陳伏知道

一更刁斗鳴校尉連城遙聞射鵰騎懸憚將軍
名
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將弓學月聊持劍比
霜
三更夜氣新橫吹獨吟春強聽梅花落誤憶柳園
人
四更星漢低落月與雲齊依稀北風果胡笳雜馬
嘶

五更催送籌曙色映山頭城烏初起堞更人悄作
笑下樓

清調曲按清調有六曲一日苦寒行二日豫章行三日董道行四日相逢行五日豫章行六日
塘上行六日
多不勝今採六首錄之

苦寒行各人或謂之此上行五解五言二十四句

魏曹操

北上太行一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屈勿
車輪為之摧反叶樹木何蕭瑟一作此風聲正
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反叶解谿谷少人民
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反叶胡威我
文休明辨天卷之下 九

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諸葛州也水深橋梁絕

中道一正徘徊反叶胡威迷惑失故路薄通各

無宿栖反叶先行上日已遠人馬同時飢解擔囊行

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反叶

六解○大明劉瓛曰此蓋武帝屯兵河內時登陟太行遇天寒而賦之也○劉瓛又上魏武御軍三

十餘年手不令卷○詩者或樂章然又取所

舉此篇之外唯短歌而已而文章正矣又不取焉

且公吐哺為王空致士也昔漢之破士特為顧漢

豫章行五言二十句 晉陸機

豫章美郡名古白楊詞云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又云身在洛陽宮帳在豫

章山多謝枝與葉何待復
相後人必以爲諫章行

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當作川室殊途軌懿親
兄弟遠尋三荆歡同林田真田應田廣欲分財產
分爲三體即熊梓其歎曰樹本同林開分四鳥悲
研尚如此况兄弟乎遂不分制復悅茂
異林恒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成將分樂會良自
古悼別豈獨今寄世將幾何日其無停陰重前路
既已多後塗隨年侵促促薄暮景壘壘鮮克禁
曷爲復以茲會是懷苦心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
深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

相逢行一曰相逢俠路間行亦曰長
安有狹斜行五言三十句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一

古辭關人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
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
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
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
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時左顧
但見雙鸞驚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雍
雍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
所爲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此篇
與謝靈運月夜歌句則後
八三婦豔之所自出止

長安有狹斜行五言二

晉陸機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輕蓋承華景日光騰步
躡飛塵鳴玉豈僕儒憑軾皆俊民烈心厲暴勁秋
麗服鮮芳春余本倦遊客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芳
訊也欲鳴當及晨守一不足矜岐路良可遵規行
無曠迹矩步豈逮人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將
遂殊塗軌要平子同歸津大明劉履曰僕在京各
俊之士競相奔趨自謂得志莫覺其非故託岐路
爲喻而賦此以諷之蓋不特辭其所辭而所以路
之者亦深矣但
意圖而語滯爾

文體明辨 天卷之十

十一

相逢狹路間行五言十 宋孔欣

相逢狹路間道狹正踟躕輟步相與言君行欲焉
如淳朴久已散榮利迭相驅流落尚風波人情多
遷渝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虛競趨常不暇誰肯
顧桑樞未若及初九携手歸田廬躬耕東山畔樂
道讀玄書狹路安足遊方外可寄娛大明楊慎曰
並謝明欣早歲辭榮
可謂不負其言矣

塘上行五言二 魏甄后

大明劉履曰鄧都故事云甄文后甄皇后
后未嫁于子然之妻也太祖破紹文帝
特爲太子遂納爲夫人人生明帝後爲郭
后所譖賜死後宮臨終爲此詩今詳其

詞氣蓋初見弄在後宮所作非臨終時語也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方言也能行人義

禮運以夫義婦聽焉人莫若妾自知眾口鑠黃金一作仁義一作人饑

使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

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其下

並以賢豪故弃捐素所愛叶許莫以魚肉賤弃捐

葱與薤叶胡莫以麻泉賤弃捐菅反居顏與薊對反

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脩

脩一作蕭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又五言二

晉陸機

文休明游六卷之十

十二

江離香草生幽渚微芳不足宣揚被蒙風雲會移居

華池邊發藻土臺上帝下垂影滄浪泉沾潤既

已渥結恨與深且堅四節逝不處繁華難久鮮淑

氣與時隕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

男歡智傾愚女愛寵衰避妍不惜微軀退但懼蒼

蠅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大明劉琨曰此篇豈亦官中妃嬪之

流有東老而失寵者故為託江離為喻以諷其主云或曰此士衡應已之詞然不可考其何為也

浮萍篇二日蒲生行上篇首

魏曹植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來為君子

仇恪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在昔蒙恩惠和樂如

瑟琴何意今摧頽曠若商與參榮莫自有芳不若

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行雲有友期君

恩儻中還慊慊仰天歎愁心將何愬日月不恒處

人生忽若寓悲風來入懷淚下如垂露發篋造衣

裳裁縫統與素大明劉琨曰此篇大意雖本地上人意表蓋不持善自遺釋且以深望君恩之復還也

秋胡行本七章今取二齊上竭

椒佩容有結振芳岐路隅黃金徒以賦白珪終不

渝明心良自皎安用久踟躕遘車反扮巷流日下

西虞

披帷悵有望出門遲去聲所欲彼美復來儀慙願

變欣矚蘭艾隔芳蕕涇渭分清濁去去夫人子請

徇川之曲

側調曲按樂府清調之下又有側調呂向以唐書樂志云平清瑟美世謂之三調則瑟調與平清二調並列而為三不知何謂今取傷歌行一首以依知者訂焉

傷歌行五言十古辭俱人開一

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愛人不能寐耿耿夜何

長微風吹闥闔維帷幃一作自飄颻攬衣曳長帶徒

發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翻南飛
翩翩獨翔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
思泣涕忽落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瑟調曲按瑟調曲凡四十首一曰善哉行

折楊柳行四曰西門行五曰東門行六曰東
西門行七日順東門行八曰却東門行
九曰飲馬長城窟行十曰上晉田行十一曰
新成安樂宮行十二曰婦病行十三曰孤子
生行亦名孤兒行十四曰放歌行十五曰大
壙上高行十六曰野田黃雀行十七曰釣竿
行十八曰臨高臺行十九曰長安城西行二
十日武舍之中行二十一曰鴈門太守行亦
名洛陽行二十二曰離歌行二十三曰離歌
何音行二十四曰離歌羅敷行二十五曰離
歌福鍾行二十六曰離歌變鳴行二十七曰
煌煌京洛行二十八曰帝王所居行二十九

又律明辨 卷之十

十四

日門有車馬客行三十日牆上離馬行三十
十一日日重光行三十二日月里輪行三十
三日日重光行三十三日月里輪行三十
有所思行三十四日滿坂行三十七日採梨
橋行三十八日白楊行三十九日公無渡河行中
四十四日青龍行四十一日公無渡河行中
隨西折楊柳西門東門野田黃雀離歌何音
離歌羅敷煌煌京洛離歌諸曲謂之大曲其
外又有滿歌行諸調不載故左克明以附大
曲之下焉今按鈞筆臨高臺有所思三曲即
曲而詞不同其離歌羅敷行即和十五曲
中之陌上桑公無渡河即和六引中之壁
後引其詞可作出入而互其之數然古詞
既不盡仙而傳者又難盡取至於擬作而能
合乎詩人之旨者尤不多得故所錄者僅十
篇

善哉歌美行十四言二

魏文帝

上山采薇採薄暮苦飢谿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
羣鳴音希維求猿猴相追還望故鄉音希維求何壘
壘音希維求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定所

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一作

月如馳湯湯反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一作

有似客游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驅聊以忘

憂大明劉履曰此文帝因征行勞苦感物憂傷而

笑容池特以其中有所可采者故歸之愚按美蔡池

一篇首言乘輦夜行遊道遲步西園未云遊遊快

心意似已終自年則足缺人若弘濟之度縱一已

流連之情其小取也且夫若夫驅馬出遊聊以寫

憂亦人情所不能無者

又律明辨 卷之十

十五

東門行凡十四解

古辭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儲還

行丁浪上無懸衣解一拔劍出門去舍中兒母一作

牽衣啼離反他家但願富黃賤妾與君共鋪糜二

共鋪糜上用滄浪平聲天故下為去聲黃口小兒

今時清廉難犯教言法度君復自愛莫為非三解

自今時下吾今為遲去聲平慎行望君歸四解

至此再疊吾今為遲平慎行望君歸四解

婦人有窮不安其居者故劍將三其妾四之如此夫

和乎之氣可謂得

飲馬長城窟行一名飲馬行

古辭撰人

長城戰國時趙燕皆嘗築之以備胡自陰山止迤東謂之古長城至秦始皇西起臨洮東至高麗連亘萬里有北皆有泉臨漢時征伐之士飲馬于此乃作是曲此題以寄情焉亦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夜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它鄉它鄉各異縣後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食食下有長相憶大明劉琨曰丈夫之見可遇之乎前不絕因思其夫行役遠道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十六

又念宿昔思之夢寐如展轉之頃已不可見則其情慮有非他人所能知者譬猶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無障乃知天寒不經離別之人焉知思遠之苦彼但入門各自媚誰肯相與慰問乎惟類所思之人遠道素使我致致而高之知其勤厚不忘可以自釋耳此篇情思深宛最宜涵泳其詞雖若斷間而意實相屬讀者不為舊註所惑可也

擬飲馬長城窟行五言二

晉陸機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吏也勁虜在燕然平虜中戎車無停軌旆旆屢徂遷仰憑積雪巖俯涉堅水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縣長狹亮未夷征人豈徒旋末德兵爭先鳴鳴而先凶器無兩全師克薄賞行軍沒也微驅

將遵年名延陳名迹收功單時連于旆振旅勞

去歸士受爵乘街夷師傳朱慈反即舍此十如下

之詩不知何為而作。劉履又曰此篇在魏樂府中詞平理順助不失忠義之節較之演義所載從

軍書案日出東南隅行及前緩聲狀等語徒以詞藻豔麗而無曲折致趣者則有間矣故錄之但受

歸田之意為不及耳

上晉田名行四句

漢撰人闕

上晉田人有父母死个字甚孤弟者闕人為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

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

野田黃雀行五言十

魏曹植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十七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交何須多不見離別雀見鷄自投羅羅豈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捐羅網黃雀得飛飛飛摩蒼天下來謝少年大明劉琨曰建安之間朝廷衰亂而羣雄競起天下賢才往往失身自陷不獲遂其志植於此時欲收納以為已輔惜乎有所扼腕而力才不足以拔之故作此以自見觀其詞氣縱逸幾失于雅遺韻指之性清頗有任俠之偏本無可取然其間亦有感動人者故特存之而并著其說以為學詩者之鑒云

豔歌行四言十

古辭撰人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音兄弟兩三人流宕音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覽

取為吾組夫婿從門來斜倚西北隅語卿且勿野
水清石自見不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

豔歌何嘗行言一曰豔行四清雜
言十六句趨五言十句

古辭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方十五五羅列成行
一妻卒倉被病行不能相隨今人多讀如
下韻似不必叶
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二吾欲銜汝去口噤不
能開叶其甚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頽三樂哉新相
知憂來生別離躊躇顧羣侶淚下不自知四大明
得與俱新婦之人有速行病不
得與俱新婦之人有速行病不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十八

念與君別離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遠道歸還
難天那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叶若生當相
見亡者會黃泉今日樂相樂萬歲期延年舊註念
與之會大曲有隨有隨有隨在曲之前趨與亂在
曲之後大曲有隨有隨有隨在曲之前趨與亂在
至離以死晉終無怨傷且以延年
亂視其忠厚和十二氣詩然可見

門有車馬客行五言二

晉陸機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
湘投袂袂赴門中攬衣不及裝拊膺攜客泣掩淚
叙溫涼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
齒皆凋喪去聲市朝五遷易城關或丘荒此二
句指

顯言都墳壠日月多松柏鬱芒芒天道信崇替人
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此大明別發日
開有客目故鄉來者其趨迎感泣訪舊別情之情
豈得自已况機祖父世為將相著大勳於江表已
亦嘗領父兵為千門將今乃世殊事異遠離邦族
且聞故都丘荒而先帝父不歸省所以推發天道
慨思平生不能
不為之悲傷也

蜀道難雜言五

唐李白

古辭有蜀道難言古詞系
王聖之阻此篇蓋擬之也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
魚鳧王蜀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
塞通人煙秦惠王二十七年始通中國西當太白山有鳥道可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十九

以橫絕峨眉嶺地崩山摧壯士死此言秦伐然
後天梯石棧相鉤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山下
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
度愁攀援絕其險青泥嶺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
巒捫參歷井野入參一度仰脅息以手撫膺
坐長歎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巖巖不可攀但
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
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
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
爭喧豗擊水聲砅砅水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

此左衛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劔閣崢嶸而崔嵬
石名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
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
威名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側身西望長咨嗟按唐史安祿山反潼關不守楊
比至成都後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巴蜀時
臣無非之白水深知其非計欲言則不在其位
意云○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訪之既
奇其安又稱所為文白出此篇示
之讀未竟稱數四號為謫仙人

楚調曲 按楚調本漢房中樂之遺聲王僧虔
伎錄曰十曲而左克明僅取八曲一

日白頭吟 吟二日葵甫行三日東武行四日
悲詩行五日怨歌吟六日長門怨七日婕妤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之於此而所 注云與花歌同調不知何謂今依僧虔到
採僅五篇云

白頭吟 此四解五 漢卓文君

可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文
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皚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 此二句言相如之聞
皚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 此二句言相如之聞

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 此二句言相如之聞
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 此二句言相如之聞

頭蹙蹙也 向溝上溝水東西流 二妻妾復妻妻
頭蹙蹙也 向溝上溝水東西流 二妻妾復妻妻

嫁女一作不須啼願得一心人 白頭不相離 此二句言相如之聞
嫁女一作不須啼願得一心人 白頭不相離 此二句言相如之聞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徙徙 此二句言相如之聞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徙徙 此二句言相如之聞

車意氣何用錢刀 此二句言相如之聞
車意氣何用錢刀 此二句言相如之聞

亡女新寡 齊統素鮮 一作素如霜雪裁為合歡扇
亡女新寡 齊統素鮮 一作素如霜雪裁為合歡扇

怨歌行 五言 漢班婕妤

團圓 團圓 團圓 團圓 團圓 團圓 團圓 團圓 團圓 團圓

秋節至涼 秋節至涼 秋節至涼 秋節至涼 秋節至涼 秋節至涼 秋節至涼 秋節至涼 秋節至涼 秋節至涼

又 十五言 又 十五言 又 十五言 又 十五言 又 十五言 又 十五言 又 十五言 又 十五言

為君既不易 為君既不易 為君既不易 為君既不易 為君既不易 為君既不易 為君既不易 為君既不易 為君既不易 為君既不易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廿

音見疑 音見疑 音見疑 音見疑 音見疑 音見疑 音見疑 音見疑 音見疑 音見疑

反心輔王 反心輔王 反心輔王 反心輔王 反心輔王 反心輔王 反心輔王 反心輔王 反心輔王 反心輔王

涕當晉連 涕當晉連 涕當晉連 涕當晉連 涕當晉連 涕當晉連 涕當晉連 涕當晉連 涕當晉連 涕當晉連

秋稼天威 秋稼天威 秋稼天威 秋稼天威 秋稼天威 秋稼天威 秋稼天威 秋稼天威 秋稼天威 秋稼天威

刻都公且 刻都公且 刻都公且 刻都公且 刻都公且 刻都公且 刻都公且 刻都公且 刻都公且 刻都公且

此曲悲且 此曲悲且 此曲悲且 此曲悲且 此曲悲且 此曲悲且 此曲悲且 此曲悲且 此曲悲且 此曲悲且

立時常自 立時常自 立時常自 立時常自 立時常自 立時常自 立時常自 立時常自 立時常自 立時常自

帝不報及 帝不報及 帝不報及 帝不報及 帝不報及 帝不報及 帝不報及 帝不報及 帝不報及 帝不報及

絕恩紀之 絕恩紀之 絕恩紀之 絕恩紀之 絕恩紀之 絕恩紀之 絕恩紀之 絕恩紀之 絕恩紀之 絕恩紀之

年冬詔詔 年冬詔詔 年冬詔詔 年冬詔詔 年冬詔詔 年冬詔詔 年冬詔詔 年冬詔詔 年冬詔詔 年冬詔詔

時平人於 時平人於 時平人於 時平人於 時平人於 時平人於 時平人於 時平人於 時平人於 時平人於

今區其有 今區其有 今區其有 今區其有 今區其有 今區其有 今區其有 今區其有 今區其有 今區其有

玉階怨 此與下篇並 齊謝朓

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

又 唐李白

上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

樂府八

清商曲歌辭 按清商一名清樂乃九代之遺聲其曲辭皆古調迨晉南渡其音亡散牙武宣武相繼南渡得江左所傳舊曲及江表吳歌

文休明辨 夫卷之十一 廿二

隋平陳文帝嘗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乃猶加損益以新定律呂因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謂之清樂隋室衰亂日益淪缺唐太宗明十部樂清樂亦在焉至武后長安以後朝廷不中古曲工役廢弛於是音轉遠矣然其辭猶有存者又梁武帝天監中改西曲製江南弄七曲總列清商故今清商之品有三一日吳聲歌二曰西曲三日江南曲然皆多淫靡鄙俚無益於世姑詳數篇以存其弊云

吳聲歌

子夜歌 五言

晉女子夜

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歌聲悲哀苦楚憶其所怨而作者也武帝太元中琅琊王軻家有鬼夜半歌子夜聲家亦有鬼歌則子夜太元中以小人中歌凡二十篇類皆淫詞今特錄其一云使人因此更爲四時行樂之詞謂之子夜四時歌又

草

有太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皆此曲之變也按蕭士贇云子夜即白紵在吳歌爲白紵在雅歌爲子夜愚謂子夜乃歌辭白紵乃舞辭恐不同也

子夜四時歌 凡九章章五言四句 古辭 撰人

春歌 本二十章今取三章

碧樓冥初月羅綺垂新風含春未及歌桂酒發清容

昔別鴈集渚今還燕巢梁敢辭歲月久但使逢春陽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一 二二

自從別後歎音不絕響黃葉向春生苦心隨日長

夏歌 本二十章今取一章

昔別春風起今還夏雲浮路遙日月促非是我淹

晉

秋歌 本十八章今取二章

仰頭看桐樹桐花特可憐願天無霜雪梧子解千年

別在三陽初望還九秋暮惡見東流水終年不西顧

冬歌本十七章
今取三章

昔別春草綠今還墀雪盈誰知相思老玄鬢白髮生

白雪停陰岡丹華耀陽林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果欲結金蘭但看松柏林經霜不墮地歲寒無異心

丁督護歌

宋武帝

宋彭城內史徐達之為督護所役高祖使府內直督護丁并收歛有埋之達之妻高祖長女也呼肝至閣下自問欲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

文林明辨

天卷之十

二四

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一名阿督護本五章今取一章五言四句

洛陽數千里孟津流無極辛苦戎馬間別易會難得

碧玉歌

宋汝南王

名無考

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本二章今取一章五言四句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慙無傾城色

桃葉歌

晉王獻之

桃葉王獻之妾名緣於篇愛所以飲之本四章今取一章五言四句陳情江南盛歌此章後隋書王廣伐東之等流果山下及韓擒虎渡江大將任嬖奴至新

亭以尊北軍
則其應也

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

神絃歌

古辭

按神絃歌凡十一曲一日宿河二日道君三日聖郎並一章四句婦女五日白石郎立二章六日青溪小姑一章七日湖就姑八日姑恩九日採蓮童十日明下童十一日同生並二章總十八章今取同生二章章五言四句

同生曲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早知人命促秉燭夜行遊

文林明辨

天卷之十

二五

歲月如流邁行已及春秋蟋蟀鳴空堂感悵令人憂

西曲

估客樂

五言四句

陳後主

齊武帝為布衣時嘗遊樊鄧登祚以後追憶往事而作此歌使得寶月破之旨絃樂及其名為商旅行此歌蓋後主擬作也

三江結儔侶萬里不辭遙恒隨鷁首舫逐鷄鳴潮

烏樓曲

七言

唐李白

姑蘇臺上烏樓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

採菱詞更曲為詞五言十六句

唐儲光義

濁水菱葉肥
清水菱葉鮮
幾不澇濁水
志上多苦言
潮沒具區藪
滌深雲夢田
朝隨北風去
暮逐南風旋
浦口多漁家
相與邀代船
飯稻以終日
草萊將末年
方冬水物窮
又欲休山樊
盡室相隨從
所貴無憂患

陽春歌更曲為歌五言八句

唐吳象之

簾低曉露濕
簾捲鶯聲急
欲起把筇篨
如疑彩絃
澁孤眠愁不轉
點淚聲相及
淨掃堦上花
風來更吹入

宋休明辨天卷之十

廿八

樂府九

雜曲歌辭按左克月云秦漢以來文人才士之作
發或合離別悲傷之狀或言征戰行役之苦故
有各抒其志亡不見所起而有古辭可考者有古
辭亡而後人繼有擬述者又有因意命題學
古敘事者總謂之雜曲其詞間有可觀故今略
取數首以爲式云

悲歌雜言八句

古辭撰人

悲歌可以當泣
泣遠望可以當歸
思念故鄉鬱鬱
鬱壘壘叶平欲歸家無人
延及欲渡河無船
心思不能言
葉父腸中車輪轉
此歌格力絕類建安
擬悲歌雜言八句
唐顧况

邊城路
今人犁田昔人墓
岸上沙昔時江水今人
家
今人昔人共長嘆
四氣相催節迴換
明月皎皎入華池
白雲離離度青漢

武溪深行雜言四句

漢馬援

武溪深行雜言四句
有門生寄書云伏波將軍馬援自請征之
和之以

滔滔武溪一何深
鳥飛不度獸不敢
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夜夜曲蓋言獨處自傷之思五言八句

梁沈約

河漢縱復橫
北斗橫復直
星漢空如此
寧知心有文
宋明帝

二九

憶孤燐暖不明
寒機曉猶織
零淚向誰道
鷄鳴徒歎息

長千里名去上曲五言四句

古辭撰人

逆波故相邀
菱舟不怕搖
妾家揚子住
便弄廣陵潮

白雪曲五言四句

齊徐孝嗣

風聞晚翻霽
月殿夜凝明
願君早流盼
無令春草生

西洲詞古有西洲曲此篇蓋擬也五言二十八句

唐溫庭筠

悠悠復悠悠昨日下西洲西洲風色好遙見武昌樓武昌何鬱鬱儂家定無匹小婦被流黃發樓撫理瑟朱絃繁復輕素手直妻清一彈三四解掩抑似含情南樓登且望西江廣復平艇子搖明槳催過石頭城門前烏柏樹慘澹天將曙鵲鵲飛復還郎隨早帆去回頭語同伴定復負情儂去帆不安幅作抵使西風他日相尋索莫作西洲客西洲人不歸春草年年碧

齊瑟行名都美女白馬並年瑟行也今即二篇篇五言句數不同各注于下

魏曹植

名都篇二句

三十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關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叶徑天反馳驅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叶南南山叶輪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鸞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晏平樂美酒斗十千脍鯉膾子充胎鰕炮鼈炙熊蹯音煩叶鳴去傳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此端叶都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叶許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音旋大明劉琨曰昔見京城中女佩服盛麗相與遊戲于郭外而騁其射藝之精

杜其晏抄之皆情日不足不自知其非放財此以刺之也

美女篇三十

美女妖且閑叶何采桑岐路西叶蕭前反一作桑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見音素素手皓腕約金環叶胡頭上金釵釵腰佩翠琅玕叶經明珠交光體珊瑚間去聲才難叶那羅衣何飄颻一作輕隨風還縈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叶陵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叶發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叶玄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叶圭客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叶倪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叶於佳

文休明辨天卷之十

三二

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韻重叶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叶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叶他謂復曰植志在輔君匡濟策功垂名乃不克遂雖投爵封而心猶不仕故託處女以寓怨慕之情蓋于所謂不得於君則熱中其情之謂歟

寒夜怨雜言十

宋陶弘景

夜雲生夜鴻驚悽切嘹唳傷夜情空山霜滿高煙平鉛華沈照帳孤明寒日微寒風緊愁心絕愁淚盡情人不勝怨思來誰能忍

燉煌樂五言

後魏溫子昇

燉煌者古流沙也屬水之所經焉秦漢以來初爲月支匈奴之牧之境武帝開其地後分酒

泉買數建郡廢
大也煌也

客從遠方來相隨歎且笑自有燉煌樂不減安陵
調

樂府四言十

魏明帝

種瓜東井上冉冉自踰垣與君新為婚瓜葛相結
連寄託不肖軀有如倚泰山免絲無根株蔓延自
登綠萍藻託清流常恐身不全被蒙丘山惠賤妾
執拳拳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

枯魚過河泣

五言

古辭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鱖相教慎出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卅二

入

長相思

五言

唐張繼

遼陽望河縣白首無由見海上珊瑚枝年年寄春

燕

行路難

五言

唐賀蘭進明

君不見東流水一去無窮已君不見西郊雲日夕
空氛羣鴈徘徊不能去一鴈悲鳴復失群人生
結交在終始莫以升沈中路分

君不見雲中月豐盈還復缺君不見林下風聲淅

意難窮親故平生或聚散歡娛未盡尊酒空歎息

青青陵上栢歲寒能有幾人同

君不見門前栢榮耀幾時蕭索久君不見陌上花
狂風吹去落誰家隣家思婦見之嘆蓬首不梳心
歷亂盛年夫婿長別離歲暮相逢色凋換

古別離

古樂府集卷之五言三十八句

唐李端

水國蒹葭時洞庭霜落夜行舟聞商賈宿伍楓林
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間後期知幾日前路轉
多山巫峽通湘浦迢迢隔雲雨天晴見海橋月落
聞鐘聲鼓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清宵歌一
曲白首對汀洲與君佳陽別令君岳陽待後事忽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卅三

差池前期日空在木落鴈嗷嗷洞庭波浪高遠山
雲似蓋極浦樹如毫朝發能幾里暮來風又起如
何兩處愁皆在孤舟裏昨夜天月明長川寒且清
菊花開欲盡蕭蕭泊來生下江帆勢逐五兩遙相
逐欲問去時人知投何處宿空令猿嘯時泣對湘
潭竹

大陽楊氏曰此詩真景實情婉轉相
渾竹惻求之徐廣之問且罕有光脫唐乎

又五言

唐孟郊

欲別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不恨歸來遲莫向臨邛
去

自君之出矣

此下五言首首
五言四句

宋許理

漢徐幹有室思詩五章上第三章曰自君之出矣月鏡暗不冶思君如流水無有窮已中後人因而演之亦謂之思君去時作

自君之出矣珠翠暗無精思君如日月迴環晝夜生

又

宋顏師伯

自君之出矣芳帷掩不舉思君如迴雪流亂無端緒

又

陳賈馮吉

自君之出矣紅顏轉憔悴思君如明燭煎心且街淚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三四

又

隋陳叔達

自君之出矣明鏡罷紅粧思君如夜燭煎淚幾千行

又

唐玄宗

自君之出矣無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容輝

又

齊虞羲

自君之出矣楊柳正依依君去無消息唯見黃鸝飛關山多險阻士馬少光輝流年無止極去去何時歸

楊白花 鍾言

唐柳宗元

魏楊白花客貌瑣律胡太后過幸之日作歌稱其芳姿曰華太居思不已為白楊之白者聲甚悽惋示元蓋擬之也

楊白花風吹渡江水坐令官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甲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鴉起此辭而情深結

羽林郎 五言三

黃辛延年

晉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使更月林掌宿衛行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地士郡西河六郡良家子補之謂之羽林者言如羽之秀羽林之也一說羽林羽翼之義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卅五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城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髮五白萬兩髮千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回煙燭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鱸魚肥青銅鏡結我紅羅裙不惜紅羅裂門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車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財金吾子以愛徒區區

董嬌嬈 五言二

漢宋子侯

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
當春風東北起花葉正低昂不知誰家子提籠行
採桑纖手折其枝花落何飄颻請謝彼姝子何爲
見損傷高秋八月白露變爲霜終年會飄墮安
得久馨香秋時自零落春月復芬芳何時盛年去
懽愛求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
酒挾琴上高堂

焦仲卿妻

五言三百

古辭

焦仲卿妻中唐江府小吏生仲卿妻劉氏仲卿所遺自誓不嫁其家通之乃及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附傷之爲詩云

文休明辨

十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戔
衣十五彈箏篴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
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雞鳴入機織夜夜
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一作人故嫌遲非爲織作
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晉無所施更可白
公姥及時相遣歸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
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
事二三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
由吾意又憐念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

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
去慎莫留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
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槌牀便大怒小子無
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府吏
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
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再但暫還家吾今
且報府不久當歸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
勿違吾語重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昔初
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
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太恩仍

六代國詩

卷之十

卅七

更被驅遣何言復來更妾有繡腰襦歲時自主
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上綠碧青
絲繩物物各有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
迎後人晉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特爲安慰久
久莫相忘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靚妝被裙
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
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織纖
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謝一作阿母阿母怒去
母聽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
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

急母勞家裏却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千顆新婦
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
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
輾出門外車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道新婦車
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
共耳語前三誓不相離卿且暫還家去吾今日赴
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絕語新婦謂府吏感君
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
當作蒲葦蒲葦初如絲磐石無轉移前重我有親父
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襲我懷前重舉手

天卷之十

卅八

長勞勞二情同依依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
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前重十三教汝織卜四能裁
衣前重十五彈箏篴十六知禮儀前重十七遣汝嫁謂
言無誓違汝今無罪過不迎而自歸前重再蘭芝慙
阿母兒實無罪逆阿母大悲摧前重還家卜餘日縣
令遣媒來前重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前重千知十
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
銜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
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更謂之
前重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之門前重絕不

天卷之十

卅九

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將問訊不得便相許
前重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前重再說有聞家女承
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為媒人
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前重既欲結
大義故遣來貴門前重再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
老姥豈敢言前重絕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
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前重
重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住欲
何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前重再謝家事夫壻
中道還兄門前重三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前重雖
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牀去諸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
命言談大有緣前重絕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
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
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前重再交語速裝束絡繹如
浮雲青雀白鵲舫四角龍千幡婀娜隨風轉金車
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齋錢三百萬皆
用青絲穿雜綵三百匹交用前重一作市銚珍從人四
五百鬱鬱登郡門前重四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
明日來迎汝前重絕何不待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

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絕移我琉璃榻出
置前牕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袂襖
曉成單羅衫曉曉日欲暝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
變因求假暫歸重三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
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
顫再舉手拍馬鞍嗟嘆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
不可量重果不如先願又非昔所詳我有親父母
逼迫無弟兄以我應他人告還河所望府吏謂新
婦賀卿得高選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
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再獨向黃泉新婦

文宋相辨

卷之十

四十

謂府吏何意出此言重三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
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重四執手分道去各
各還家門重五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
間辭千萬不復全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
大風寒歸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
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
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
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為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
有貧女窈窕醜郭阿母為汝求便復在旦夕府
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語轉頭向戶

裏漸見愁更迫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廂菴菴黃
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屍長留重攬
裙脫絲屐舉身赴清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
顫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兩家求合葬合葬華
山傍東西直松柏左右植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
相交通重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
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傍徨多謝後世
人戒之慎勿忘大明王世貞曰此等實而不徑凡
之聖也

樂府十

之休明辨

卷之十

四一

新曲歌辭

按辭曲外又有不實等題而字異
近似者列之此篇名曰新曲歌辭云

登幽州臺歌

四言

唐陳子昂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

而涕下大明楊慎曰此詩

蛾眉山月歌

七言

唐李白

蛾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

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伊州歌

四言

唐撰人闕

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

西

短歌古有短歌行今止日歌 應顯况

新繁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轆轤上我心皎潔若
不知轆轤一轉一個悵何處春風吹曉暮江南綠
水通朱閣美人二八顏如花泣向春風畏花落臨
春風聽春鳥別時多見時少愁人一夜不得眠瑤
井玉繩相對曉

封大夫破播仙凱歌本六首今取一
首七言四句

唐岑參

官軍西出過樓蘭營幕傍臨月窟寒蒲海曉霜凝
馬尾葱山夜雪撲旌竿

女休明辨天卷之十

四二

孟門行雜言十
四句

唐崔顥

黃雀啣黃花翩翩傍簷隙本擬報君恩如何反彈
射金壘美酒滿座春平原通公勝愛才多聚賢滿堂
盡是忠義上何意得有謾諛人諛言反復那可道
能令君心不自保北園新栽桃李枝根株未固何
轉移成陰結實君自取若問傍人那得知

出塞行七言
四句

唐李頎

白花原頭望京師黃河水流無盡時秋天曠野行
人絕馬首東來知是誰

羈旅行七言十
句

唐張籍

遠客出門行路難停車飲策石門端荒城無人雪
滿路火燒野橋不得度寒蟲入窟鳥歸巢僮僕問
我誰家去行羣田頭暗天息雙岐長鞍礙荆棘綠
岡入澗投田家主人春米為夜食晨雞喔喔茅屋
傍行人起掃車上霜舊山已別行已遠身計未成
難復返長安陌上相識稀遙望天門白日晚誰能
聽我苦辛行為向君前歌一聲

邯鄲少年行雜言十
四句

唐高適

邯鄲城頭游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
仍富幾處報讎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

交休明辨天卷之十

四二

馬屯如雲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君
不見今人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感嘆辭
舊游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時
從西山頭

歌思引七言
四句

宋僧惠休

秋寒依依風過河白露蕭蕭洞庭波思君末光光
已滅渺渺悲望如思何

成都曲七言
四句

唐張籍

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冬
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

寒下曲七言四句

唐張仲素

三戍漁陽再渡遼，
騁弓在臂箭橫腰。
匈奴似欲知名姓，
休傍陰山更射鵰。

送遠曲七言八句

唐張籍

戲馬臺前山簇簇，
山邊飲酒歇別曲。
行人醉後起登車，
席上回鑄勸僮僕。
青天漫漫覆長路，
遶無家安得住。
願君到處自題名，
他日知君從此去。

別離曲八言四句

唐陸龜蒙

丈夫非無淚，
不灑離別間。
伏劍對樽酒，
耻爲遊子顏。
蝮蛇一螫手，
壯士疾解腕。
所思在功名，
誰別何足歎。

足歎

青樓曲五言四句

唐于漬

青樓臨大道，
一上一回老。
所思終不來，
極目傷春草。

昭陽曲七言四句

唐劉長卿

昨夜承恩宿未央，
羅衣猶帶御爐香。
芙蓉帳小雲屏暗，
楊柳風多水殿涼。

春曉曲七言八句

唐溫庭鈞

家臨長信往來道，
乳燕雙雙掠煙草。
油壁車輕金犢肥，
流蘇帳曉春雞早。
龍中嬌鳥暖猶睡，
簾外落花

花開不歸寒桃一樹近，
前池似惜紅顏鏡中老。

寄衣曲七言十句

唐長孫佐輔

征人去年戍遼水，
夜得邊書字盈紙。
揮刀就燭裁紅綺，
結作同心達千里。
君寄邊書書莫絕，
妾答同心心自結。
同心再解心不離，
書字頻開字愁滅。
結成一夜和淚封，
貯書只在懷袖中。
莫如書字固難

贈遠曲五言十句

唐陸龜蒙

茱萸匣中鏡，
吹照心還懶。
本是細腰人，
別來羅帶緩。
從君出門後，
不奏雲和管。
妾思冷如簀，
時時望君暖。
心期夢中見，
路遠魂夢斷。
怨坐泣西風，
秋窓月華滿。

月華滿

平蕃曲五言四句

唐劉長卿

絕漠大軍還，
平沙獨戍閑。
空留一片石，
萬古在燕山。

遊子吟五言六句

唐孟郊

慈母手中線，
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
意恐遲遲歸。
難將寸草心，
報得三春暉。

節婦吟寄平李司空

唐張籍

君在他鎮幕府，
用郭帥李師古，
以書幣之籍，
却而不納，
作此吟以寄之。

君知妾有夫贈妾明珠感君縹緲意繫在紅羅
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館裏知君用
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
不相逢未嫁時

涼州詞此與下篇並

唐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卧沙場君
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又

唐王之渙

一片孤城萬仞山黃河遠上白雲間羌笛何須怨
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又

四六

蹋歌詞二首並七言

唐劉禹錫

春江月色大堤平隄上女郎連袂行唱盡新詞歡
不見紅霞映樹鷓鴣鳴

桃蹊柳陌好經過燈下粧成月下歌爲是襄王故
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

猛虎詞五言十

唐儲光義

寒亦不憂雪飢亦不食人人肉豈不其所惡傷明
神太室爲我宅孟門爲我鄰百獸爲我藩五龍爲
我賓羆馬一何威浮江亦以仁綵章旌朝日牙爪
雄武臣高雲逐氣浮厚地隨謀震

勇日夕長相親

棄妾詞五言三

唐顧况

古人雖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欲何
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甚
周旋及與同結髮值君適幽燕孤魂託飛鳥兩眼
如流泉流泉咽不燥萬里關山道及至見君歸君
歸妾已老物情棄衰歇新龍方妍好拭淚出故勞
傷心劇秋草妾以憔悴捐羞將舊物還餘生欲有
寄誰肯相留連空牀對虛牖不覺塵埃厚寒水落
芙蓉秋風墮楊柳記得初嫁君小姑始扶牀今日
妾棄妾小姑如妾長回首語小姑莫嫁如兄夫

耶君怨五言

唐東方虬

客

離怨五言

唐張籍

切切重切切切秋風桂枝折音人當少年嫁我當
少年別念君非征役行年年長遠坐妾身中渾
淚滿堂有舅姑山川悠遠行人自不返大國調
詩籍工爲樂詩詞今觀其所作詞雖古矣音調
皆切已獨此一詩無幾近之大抵貞元以後新學
詩籍如此唐人

瑤瑟怨七言

唐溫庭筠

水簾銀牀夢不成
碧天如水夜雲輕
鴈聲遠過瀟湘去
十二樓中月自明

怨辭五言

唐崔國輔

妾有羅衣裳
秦王在時作爲舞
春風多秋來不堪着

清鏡歎同張明府

唐孟浩然

妾有盤龍鏡
清光常照發
自從生塵埃
有若霧中月
愁來試取照
半歎生白髮
寄語邊塞人
如何久離別

離別

金明辨天卷之十

四八

張文收

淚滴珠難盡
客殘玉易消
倘隨明月去
莫道夢魂通

青青水中蒲三首

唐韓愈

青青水中蒲
下有一雙魚
君今上隴去
我在與誰居

青青水中蒲
長在水中居
寄語浮萍草
相隨我不知

青青水中蒲
葉短不吐水
婦人不下堂
行子在萬里

宋朱熹曰此詩寄與婦人思夫之意古詩有里飲馬長城窟行有青青河畔草長安行有青青

此中蔡其大意與此相類大月劉復曰此詩不知何為而作此詩若類皆之予及兩漢詩然其意頗優游深渾去漢魏詩不似漢詩曲淫靡者此唐人以東府名家者亦望于此矣

文體明辨天卷之十

四九

文體明辨卷之十

文體明辨卷之十一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五言古詩上

按宋嚴羽云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騷騷再變而為西漢五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略宋名之律詩然論者以謂五言之源生於南風衍於五子之歌流於三百五篇而廣於離騷特其體未備耳逮漢蘇武名李始以成篇嗣是汪洋於漢魏汙漫於晉宋至於陳隋而古調絕矣唐初承前代之弊幸有陳子昂起而振文體明辨卷之十一

之過貞觀太宗之微波決開元玄宗之正派號稱中興於時李詩詩名王維之徒相繼有作元和詩名以下遺響復息故今採漢魏以來古詩以類列之斷自常應物韓愈而止使學者三復而有得焉則其為詩不求高古而自高古矣至論其體則劉勰所云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者是也他如扶風歌五君詠夏日歎等篇雖云五言實為雜體故茲不列

述德

述祖德詩二首陳仁

宋謝靈運

靈運祖玄仕晉官至七州都督封康樂公卒贈車騎將軍諡獻武

達人貴自我高情錫天雲蕪抱濟物性而不纓嬰垢氛叶平及段生藩魏國魏文侯以段干木為師展季救魯人展季名獲字禽即柳下惠也齊侯命成王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害也君必不不志乃公乃還弦高犒贈師弦高鄭商人晉國遇之乃犒伯之命犒勞以璧勝以十二牛秦三拜受之仲連却秦軍魯仲連齊人也遊於趙會亦來說通尊秦為仲連見符與語將新垣衍行再拜請出秦將聞之乃卻五十里臨組乍不繼對珪寧肯分例于用友此二惠物辭所賞勵志故

文體明辨 卷之十一

二

絕人謂若若高遠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垂經綸委也講綴嘉作道論改服康世屯難去既云康尊主隆斯民此也後多倣此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鮮已散止崩騰壞沸永嘉晉帝年末逼迫太元晉孝武始河外洛陽無反正

江介江淮有蹤覺也地萬邦咸震懾反橫夫流

賴君子相拯溺由道情龢暴資神理秦趙謝

才捷欣來蘇燕魏慕之地進聲文軌賢相謝

世運安成護周又與會稽王遠圖因事止高揖七

世運安成護周又與會稽王遠圖因事止高揖七

州徐允青司外拂衣五湖裏隨山疏濬潭傍巖藝
粉梓道情含塵物軒冕貞正日觀正壑美也

述懷

詩二首

漢鄧炎

大道夷也且長窘路狹且促脩翼無卑栖遠趾不
步為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不見塵
也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嘗類性稟在清濁也
富貴有人籍馬人所載貧賤無天錄之類通塞
苟由已志士不相下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終
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嶽

文休明辨六卷之十一

三

太明劉劭曰此言是之詩也

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也
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持
用有嘉何友居絳陽勸灌嬰臨衡宰謂誼性崇浮華
中調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叶桑河反抱瓦乘
龍驤不逢樂與和姓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
十六句○與也大明劉劭曰炎遭漢運衰末亂
所國之時而陳材抱器不遇施展故詩是詩○劉
復人詩詩氣度渾厚壯健悠遠多得三百篇流
風餘韻下至張衡四愁亦未失漢人詞語嚴父
恒風詩語特奇矣之有曹

詠懷詩十六首

晉阮籍

按晉書籍作詠懷詩八十餘首文選取
七首今依劉劭復取十六首而與文選
異同唐李善曰嗣宗身侍亂朝常恐罹
遭禍因茲發諫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
刺譏而文多隱避百
代之下難以清測也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
衿孤鴻號外野翔翔一作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
思獨傷心人句也此也大明劉劭曰此篇憂世道
專政故有是喻

二妃遊江濱道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婉變力轉
有芬芳江妃二女也遊江漢之湄荷音於靡情意
委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色迷下蔡注之地容

文休明辨六卷之十一

四

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去
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四
句○賦而此也大明劉劭曰初司馬昭以魏氏此
任之重亦自也謂盡忠於國至是舉權借竊欲行
篡逆故藉婉其詞以風刺之焉臣朋友皆以義合
故借金石之交為喻所謂文多隱避者如此亦不
失古人諷諫之美矣劉劭會孟謂從二妃來不謂有
此結語蓋所請如截奔馬者此文詞變化之妙學
者亦不可不知也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蓬零落從此
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
山首趾屈一身不自保何况戀妻子凝霜被野草
歲暮亦云已畢也○十二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訖富貴焉常
保清露被臯蘭凝霜露野草朝為美媚少年夕
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大劉劉復曰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都也安漢中趙

李本詩頗延之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

鎰書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反戶道失路將如何

甘聞東陵封邑平水近在青門霸城門在長安東外連吟

距阡陌南七為阡子毋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

四面膏膏火自煎焚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龍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青雲樹

之自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又且馳徘徊空

堂上怵怵也憂懼莫我知願觀卒歡好去不見悲別

灼灼西墮同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

因依周周尚銜羽羽願必以一羽他鳥猶然後行

飲蛩蛩亦念飢足於蛩蛩之北力有餘力者必假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首陽山山下有采薇士上

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何許疑霜霰衣襟一作寒

風振山岡玄雲屯重陰鳴鴈飛南征過鴻發哀音

素質游流商聲悽愴傷我心十二句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閑遊子俯仰乍

浮沈捷徑從狹路僂僂越越荒淫焉見王子喬

乘雲翔鄧林在鄧獨有延年術可以一作慰我心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臯蘭被徑路青驪近駿

駿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楚文王都都

蔡楚地相追尋一為黃雀哀蔡靈侯不以國家為

而以相與馳騁乎高蔡之中山下子孫受命于宣王

者皆為流涕此詩其亦哀王之廢手蓋不敢直陳述幸平樂之事故借天地而言

懸車在西南義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

冥朝為咸池日出處暉濛汜日入處受其榮豈知窮達

士一死不再主視彼桃李花誰能久榮榮明君子

在何許歎息未合併瞻仰景山山名松可以慰吾

情十四句。此也。大明劉劭曰此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

璚脩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登高眺所思舉袂當

朝陽寄顏雲霄間揮袖凌虛翔飄飄恍惚中流吟

顧我傍悅懌未交接晤言用感傷十四句。此也。

文選卷之十一

七

楊朱哭岐路墨子悲染絲揖讓長離別飄飄難

與期豈徒燕婉情存亡誠有之蕭索人所悲禍榮

不可辭趙女媚中山其事謙柔俞見欺嗟嗟塗上

士辭自何用以自保持日此言憂君而復憂已也

於心懷寸陰羲陽將欲冥揮袂撫長劒仰觀浮雲

征雲間有玄鶴自抗志揚哀聲一飛冲青天曠

世不再鳴此見舊志無豈與鶉鷃遊連翩戲中庭

十句。此也。

夏后乘鸞與夸父為鄧林存亡後變化日月有浮

沉此言未可以之也鳳凰鳴參差伶倫發其音王

子好簫管世世相追尋誰言不可見青鳥明我心

十句。此也。大明劉劭曰此望魏之使美也。

雜詩六首

晉張協

大火流坤維南也白日馳西陸西陸秋後一浮陽日光

映翠林迴颺扇綠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栖叢菊龍

蟄暄氣凝天高萬物肅弱條不重結芳蕤花豈冉

馥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川上之歎逝前脩前代

簡人以自勗十四句。此也。時自警之詩。

朝霞迎白日丹氣霞氣臨陽一作谷日出翳翳結

繁雲森森散雨足輕風摧勁草凝霜竦竦動謂

文選卷之十一

八

高一作木密葉日夜疎叢林森如束疇昔歎時遲

晚節悲年促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姓司卜卜卜二

此也。大明劉劭曰此魏朝綱

昔我資章甫冠也以適諸越南蠻行行入幽荒既

東駱越王從祝髮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也

甌甌音瓠瓠音的的音夸瓠璠魚目笑明月不見豈不野楚

中歌能否居然別筆列陽春無和聲者巴人巴陽春

名曲皆下節也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叶勸列

四句。此也。大明劉劭曰此傷已之不遇也。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

旌出觀軍馬陣入聞鞞鼓聲常懼羽檄飛神
武一朝征長鉞鳴鞘音中烽火列邊亭舍我
衙門衣更被縵其半胡纓纓之無疇昔懷微志
帷幙竊所經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折衝樽
俎間制勝在兩楹之巧遲不足解拙速乃垂名
二十句○賦也大明劉瓛曰此篇殆作於此從
事中郎之時詳此詩則協之不略過人亦可見矣
迷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天聲下聲車如昨日望
舒指月四丘圓借問此何時蝴蝶飛南園桂枝流
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胡閩越南衣文蛇之
有胡馬願度燕風土安所習由來有固然十

又休明辨

卷之十一

九

此篇蓋作於河間內史之時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林荒庭寂以閑幽
岫山有穴岫日深淒風起東谷有淪興南
岑而高者雖無箕畢二宿名九月宿于箕則期膚
寸側手為膚自成霖澤維登隴雉鳴寒援擁條吟
溪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投來循岸垂時聞
樵采音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為道
勝貴陸沈自沈也游思聲竹素竹簡純
墨林二十句○賦也大明劉瓛曰協

感遇詩二首

唐張九齡

魚游樂深池鳥棲擇高枝嗟爾蜉蝣羽翳暮亦何
為有生豈不化所感奚若斯神理日微滅吾心安
得知浩蕩揚朱子徒然泣路岐十句○此而賦也
見世道之難進志莫申感憤而作是詩然其
意含蓄似有不可得而盡言者請看其淵玩之
漢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袖中一札書欲飛寄雙
翼冥冥獨不見耿耿徒緘憶紫蘭秀空蹊皓露奪
幽色馨香歲欲晚感歎情何極白雲在南山日暮
長太息十句○此而大明劉瓛曰此詩蓋放
未能從焉太息而已○劉後又曰九齡
詩多雅淡此二篇尤得古風人音格

雜詩十四

晉張華

又休明辨

十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東壁正昏中之日冬固
堅陰寒節升也繁霜降常夕悲風中夜興朱火
燈青無光蘭膏坐自凝重衾無暖氣挾纈細如懷
冰伏枕終遙昔寤言莫子應平求思慮崇替
也慨然獨拊膺此而大明劉瓛曰華見

雜詩二十

晉傅玄

志士惜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
翔玄景影隨形運流轉歸空房清風何飄飄微
月出西方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反蟬鳴高
樹間野鳥號東廂織雲持髮髻淫露露我

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
為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此也大明判
其詞雖若繁復而意實清落讀者謂之

歲暮和張常侍名無考 晉陶潛

市朝懷舊人驟驥指日感悲泉處入明非今日
歲暮余何言素顏欽光潤白髮一已繁分關哉
秦穆談旅齊力豈未愆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
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酤至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
慮顛賴由化迷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此

文休明 奉卷之一 十一

劉琨曰歲暮十二月末公劉琨詩云歲暮于東堂而立帝帝前此詩適當其時故詩此意

擬古五首 晉陶潛

晉自退公後所作之詩類多清因陽時託諷之詞然不名題片故以擬古詩等目

名其題云

榮榮牕下蘭客密堂前柳初與君昔別時不謂
行當又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
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
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昔言可與離隔復何有
句此也此篇為當時無可與同心愛國者發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句九遇食十年著一

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奇容顏反我欲觀其人晨
去越河關反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
來意取琴為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上言初曲終曲
操七到孤鸞別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十六句賦也大明劉琨曰此詩安貧自樂之詩
其言東方一士乃假設之詞以寓已意云爾非必
真有此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指美清夜達
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

灼灼葉中華叶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十句
也大明劉琨曰此詩始作於元應之初乎日暮以日暮時之垂沒天無雲而風微和以喻帝幸遇

又本四卷 卷之十一 十二

又知其若樂無幾矣是時宋玉劉琨行竊立以應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之議而恭帝雖得一時而面之樂不無感於懷警備雲間之月行將掩蔽葉中之草不久零落當如何哉其明年六月果見廢為零陵王又明年被弑此詩預為憫惜之意不其深歟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郭至
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唯見
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
行欲何求十一句賦也大明劉琨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
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

誰待本不值高原今日復何悔也上聲。十句。○此亦四音云而飲已之失也。不復直。遂改借種系江邊為喻其言微矣。

雜詩二首四句

晉陶潛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此情晉宋達遙萬里輝
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
易不眠知夕求欲言無予和去聲也揮杯勸孤影
日月擲人也去有志不復驛念此懷悲懷終曉不
能靜此也。大月劉履曰此蓋初開朝
代耕也。此也。大月劉履曰此蓋初開朝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
常糲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一作冬足一作

又宋同祥

卷之十一

十二

大羅布羅締以應去陽交音正止爾不能得
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便利也拙生失其方猶計
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也。大明劉履曰此自悼其貧乏而且

時興十八

晉盧諶

壘壘圓象運悠悠方儀廊也。開忽忽歲云暮遊原也
采蕭藿也。北逾却山與河南臨伊與洛三水各
凝霜露蔓草悲風振林林也。秋落芳葉零藥
藥也。水反重貌芬華落下泉也。激列也。清曠野
增遼索也。登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嶠也。時形變

隨時化神感因物作也也。澹也。安靜乎至人心恬然存
宇一作玄漠賦而此也。大明劉履曰此謂天下喪亂
未霜風下泉也。冠盜之侵也。而芳

雜詩二首

魏文帝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徨彷徨忽已父白露霑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
月光天漢也。天迴西流三五也。謂星正縱橫也。草蟲
鳴向悲孤鴈獨南翔鬱鬱多愁思一作思絲絲思
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
我中腸五年八月。○賦也。大明劉履曰按文帝黃初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一

十四

西北有浮雲亭亭立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
飄風回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一作至具會古

客子常畏人十二句。○此也。大明劉履曰此篇以
指也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也。此篇以

洪業顯致太平邪殆非魏文所作也且檢本集亦
詩之說此亦足以見其一端矣

雜詩六首

魏曹植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_{植自}在萬里江湖

迴且深方舟_{舟也}安可極離思_{去聲}故難任_堪孤鴈

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_{舉首貌}思慕遠人_{指領欲託}

遺音形影忽不見_翻翻傷我心_{下二首首十二}

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_{飛舉}吹我入雲

中新高上_{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_脫

遠從戎毛褐不掩形微_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_{去聲}

如_此沈憂令人老_{此也大明朝履日此篇數身自}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一 十五

西北有織婦綺綺何續紛_叶明晨秉機杼

日晏不成文_叶太息終長夜_叶嘯入青雲身

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

鳥繞_速樹翔_翔嗷_嗷嗷_音索群願為南游景_日

見我君_{十四句}

南國有佳人容華_{容華}桃李朝遊江北岸日夕宿_相

泣_二湘_湘泣_湘時俗薄朱顏誰_為發皓齒_皓俊_俊

仰歲將暮榮耀_{榮耀}夕_夕恃_{八句}

僕夫早嚴_也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_也

我仇將騁萬里塗東路_{在齊}安足田江介_也則_則多

悲風淮泗_{名水}馳急流願欲一輕_便捷齊惜哉無

方舟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_{此下二首首十二}

大明_劉復_曰此言_{殉國之志}

飛觀_{去聲}百餘尺臨牖御_也櫺軒_{櫺軒}遠望周千里

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_{一作}自閒_野夷

國讐亮不塞_{悲則反}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_{指蜀}

望思欲赴泰山_叶輸_輸旛_旛反_{秦山}吳_吳接_接絃急悲聲

發聆我慷慨言_也

七哀詩_{七哀詩}注_{不足信}十六_句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一 十六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_叶胡上有愁思_{去聲}婦悲

歎有餘哀_叶借問歎者誰言是_音宿_音義子

妻_叶行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栖_叶先君若清路

塵安若濁水泥_叶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_叶諧_叶

基_基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_叶胡君懷良不開_叶

其賤妾當何依_叶今乃_叶浮沈異_叶不相_叶與_叶

特以孤妾自喻_切切_切哀_切之_也此篇在_在丘作

故有願為西南風之語_蓋蓋_蓋血_血當_當都_都西_西內_內

雜詩_二 魏劉楨

職事相煩_作填委文墨_{案牘}紛消散_也馳_馳翰_翰

也未暇食日晏不知晏於沈迷憊頓也書回回
自昏亂釋此由西域祭高且遊觀去方塘
含白水中有鳬與鴈叶安得肅肅羽從爾浮一作
游波瀾叶即叶必叶積叶輸叶作叶時叶所叶賦叶也

雜詩十二

晉左思

秋風何烈烈一作白露為朝霜
柔條且夕勁綠葉
日夜黃明月出雲崖
皦皦流素光披軒臨前庭
嗷嗷晨鴈翔高志局四海
塊然守空堂壯齒也不
恒居歲暮常慷慨感傷之意

在懷縣作

晉潘岳

文休明

卷二十一

十七

南陸夏日所迎脩景朱明也送末垂將盡初伏啓
新節隆暑方赫赫朝想慶雲興夕遲去聲白日
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涼颼自遠集輕襟隨
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於瓜瓜田田節節
者蔓長苞瓜粉粉薑芋紛廣畦規及稻栽稻生生可可
者蕭芊芊蕭黍苗何離離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
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遠京輦四載迄
至于斯器非廊廟姿雙出固其宜徒嘆鳥志
眷戀想南枝因適暑大明劉覆日乃如外外吃吃今
起起一一有有情情而而不不可可缺缺者者正正字字色色自自所所嘗嘗觀觀省省且

因以狀已之虛薄乏
用會特物之不若

重贈盧諶

晉劉琨

握中有玄一璧本自荆山和得得璞璞求求惟彼
太公望尚昔在渭濱嬰平平鄧生名何或激千里
來相求白登幸曲起逆逆平平封封邑邑鴻門賴留侯侯
重耳晉公公任任五賢狐孤孤偃偃武武子子司空司空季季子子小白公相
聲聲射射石石鈞鈞公公仲仲糾糾桓桓苟能隆二伯桓文文指指安問黨
與離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吾衰久矣夫昔何
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復麟
西狩涕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

文休明辨

卷二十一

十八

與去平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
華蓋駟驅雙輶輶也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與
又此也大明劉覆日此篇專言已志之不伸而又
願願虛虛誕誕為為題題者者豈豈以以樂樂平平之之敗敗未未幾幾而而并并州州又又沒
于石勒後後後奔奔幽幽州州得得與與謀謀
故故述述其其情情以以告告之之歟

初發石首城

宋謝靈運

自珪尚可磨斯言指諸諸易為緝汗染染雖抱中孚爻
易中孚九五五猶勞貝錦詩小雅雅卷卷伯伯篇篇言言諸諸言言之
也十心若不亮微命察微察微之意如絲日月喻人人帝帝時
光景成貸有遂遂兼兼茲茲情情內內史史之之出宿薄京畿晨發

搏曾同風重去輕平生別再與朋知辭故山
日已遠風波豈還特迢迢萬里恍茫茫終何之遊
常羅浮山行息心廬霍仁期越海陵三山羅浮
三浮湘水歷九疑山欽聖舜若旦暮懷賢屈原
亦懷其皎皎明發必不為歲寒欺賦也大明劉琨
乃孟顓表其有異志遂往京都上表自陳文帝
而不之罪而以為臨川內史詩蓋將赴臨川初
而作

晚出西射堂在永嘉郡西南 宋謝靈運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連嶂巖巖山嶠青翠
杳深沈曉霜楓葉丹夕曛日入風氣陰節往感不
又休明辨不卷之十一 十九

淺感來念已深羈離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
勞愛如何離賞心撫鏡華白緇髮挽帶緩促衿同
安排出莊子言徒空言幽獨賴鳴琴賦也大明
運破諸出守常不得意
因步出射堂而作此詩

西陵一名西興在遇風獻康樂謝靈運
五章今取 一章八句 宋謝靈運

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遙但自弭路長當語
去誰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昨發浦陽江汭水
日今宿浙江錢塘水岸賦也

學劉公幹名體八 宋鮑照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一作龍山集君瑤臺上一作
飛舞兩檻前茲辰冬時自為美當避豔陽天一作
豔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此也大明劉琨日此照
雪為詩詞華而不意發其審時處有
雖怨而益離然所請陽與皎潔者自當有辨

雜體三首 中唐常應物

沈沈匣中鏡為此塵垢蝕暉光何所如月在雲中
黑五南金既雕錯鑿帶共輝飾空存一作鑒
物名坐使妍姸惑美人竭肝膽思照冰玉色自非
磨瑩工日日空歎息此下二首皆上

同聲自相應體質不必齊誰知賈人鐸能使大作
又休明辨不卷之十一 二十

音樂辭反鏗鏘發官徵和樂變其哀於人
神既昭享鳳鳥一作亦下去來音豈非至賤物
一奏升天階則物情苟有合莫問玉與泥此
碌碌荆山璞下和獻君門荆璞作有求和氏非有
思所獻知國寶至公不待言是非吾語一作欲然此
道今豈存此也

招隱十人 晉陸機

按淮南小山招隱士篇謂深山窮谷非
子所宜處而招其來歸今晉人乃以招
尋為美欲就其之俱隱而所謂招來者王
康琚即為反招其名題前後不同如此
明發將旦而光心不夷振衣聊躑躑躑欲安之

幽人在浚谷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
構密葉成翠幄葉音結風也佇蘭林回芳

薄如字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

靈波頽響赴曾曲坎也至樂非有假安車洗淳樸

富貴苟難圖稅也駕從所欲賦也大明創復日機

山林隱居之詩故是篇然卒託為空言而不及

招隱二首

晉左思

杖策倚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

室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耀陽林石泉漱瓊瑤

纖鱗或一作浮沈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

又本明辨

待嘯歌灌也木自悲吟秋菊蕪也餒糧幽蘭間

去聲重平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也吾簪賦也大

其山之志故作此詩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龍林也前有寒泉井聊可

瑩心神峭一作精青葱並鮮間竹柏得其真酒貞

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也去

有屈伸結綬生纏牽彈冠去上埃塵惠連下惠

非也吾屈首陽情夷非吾仁相與觀所尚逍遙

極也良辰賦也大明劉復曰思徒

迎大駕句

晉潘尼

趙王倫之亂也東海王越奉惠帝許都軍
敗奔下邳越率川士迎大駕還洛尼時預
此作有

南山鬱岑崟音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繁被

廣隰日隰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歸雲乘輿也

揖世故尚未夷嶠名函谷方峻澁狺獯夾兩轅豺

狼當路立翔鳳嬰籠檻驥驥見維繫俎豆昔嘗聞

軍旅素未習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戰賦也此也

日尼之仕也當惠帝昏庸諸王構隙至於初遷車

駕此詩託為路人之志焉

又本明辨

宋袁淑

倣古

訊問也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昔隸屬李將軍

廣十載事西戎匈奴結交車高闕山下極望見雲

中漢郡四面各千里從音橫起嚴風寒燠豈如節

霜雨多異同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名勤役

未云已壯年徒為空乃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賦

此也大明劉復曰汝宋書彭城王義康多司徒

尚書事過又帝寢疾積年不愈而義康專秉朝政

勢傾遠近又兼劉湛之徒阿意推崇相與謀害康

不復有存立之體淑歷仕其間始有倦遊之志淑

憂國為心者惟淑一人而已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十六 盛唐儲光義

四鄰競豐屋我獨好卑室窈窕高臺中時聞撫清
瑟狂飈動地起拔木乃非一相顧始知悲中心
且慄里命子弟恨不居高秩日入賓從臨清晨
冠蓋出中庭有奇樹榮早衰便疾此道猶不知微
言安可述大明劉勰曰此篇每比義大樂喻朝廷
尊榮而禍發不測何乃樂知之徒道
貪冒富貴而不顧畏其意切矣按此題與下維
同作二人俱為保山僞官徒能誑人而不自覺勸
以此詩有魏晉風格故錄之

雜詩十四 晉張翰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

文選明帝 卷之三 二二

華花如散金嘉卉亦有觀去顧此難久耽反樂也
延頸無良食也足託幽深榮與壯俱去賤與老
相尋歡樂不照煩慘愴發謳吟謳吟何嗟及古人
可慰心既而此詩後評之詩

和劉柴桑柴桑令劉程 晉陶潛

山澤久見招胡車乃躊躇直為去親舊故未忍言
索居良辰入奇輝羣杖還西廬上京舊荒舍無歸
人時特見廢墟茅茨已就治聲新疇復應平也禽
谷風也東風轉凄涼春醪解飢劬荷女雖非男講
以此酒之慰情良勝無栖栖世中事歲月共相踈

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年外身名同如派賦也

和郭主簿八句 晉陶潛

酌醕室前一作林中夏也貯直呂反清陰凱風
南風因時來回颺吹我襟息交遊閒業卧起弄書
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
小知非所欽春林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荷子戲我
側前一作學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選
遣望白雲懷古一何深賦也大明劉勰曰此詩
初去郡三十一句 宋謝靈運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一 廿四

彭薛裁也知耻漢宣帝時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乞骸
骨歸宣公未遣也府宣帝時為司馬
位位稱達生木能達伊維也子秉微尚高尚
謝序名廬園當去樓巖卑位代躬耕願已雖自許
心迹猶未并也無庸不能妨當作方周任古之有
疾保長卿姓司馬名相畢娶類子後與尚長男
斷家五五薄薄遊似生前漢那月為司馬
恭承古人意促一作裝這柴荆荆扉牽絲綬及元
興晉安帝解龜印在景平負心二十載於

今廢將也迎理棹端也還明遵清驚術也長河日外

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

明想石挹飛泉攀林攀取落英戰勝臞瘠者肥更

日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由見富貴又榮之榮

止一於止水也流歸停滯同水即是義義唐范化

獲我擊壤擊壤而歌情既大同稱疾去職此詩在

卷中

效陶彭澤

中唐常應物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反胡物性有如此寒暑

其奈何撥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何久盡醉茅簷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一

二五

下一生豈在多賦也

閒適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晉陶潛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忘作

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也勸農人平疇交遠

風良苗亦懷新猶言雖未量歲功即中中之事多

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間津日入相與歸盡漿

勞聲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一作人○

日古人處賦賦之中躬耕樂道非若世徒為農

以耕稼日樂又賦此詩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晉陶潛

人生歸也有道衣食固其端玄都孰云都不管而

以求自安玄都及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叶居晨

出肆微勤日入負禾還旋山中饒霜露風氣亦

先寒叶胡田家豈不苦弗復辭此難叶那四體誠

乃疲庶無異患千天反鹽手濯足息簷下斗酒散

襟顏叶促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玄但願長

如此躬耕非所歎叶也

歸田園居三首

晉陶潛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一

二六

此詩蓋彭澤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辭翰誤落塵網中一去

三十年在十字之下為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

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夕種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不覺遠見遠

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巔戶庭

無塵雜虛室有餘閒叶何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

然二十句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輶白日掩荆扉虛室

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折處披草共來往相見無

雜言但道去桑麻長桑麻已長我志一作日已
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深貌○十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長興一作理荒穢帶月
荷上去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
惜但使願無違人句○

飲酒十首并序

晉陶潛

余閑居寡歡兼此夜已長偶得美酒無夕
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
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詞無詮次聊命故人
書之以爲歡笑爾大明劉琨曰清曉退歸

又手胡世 卷之十一 二七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替共之邵生名瓜田中寧似
東陵時平為侯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
曉買反其會一理渾合之逝也將不復疑忽與一
觴酒日夕歡相持十句○

積善云有報夷叔伯人在西山中輪善惡苟不應
何事空立言謂積善有報九十行帶索榮各期事
而以純索飢寒况當年九下之前不顧固窮節
百世誰常傳八句○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所欲有酒不肯飲但願

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後能幾條
如流電驚鳥鳥昇太舒百年內持此欲何成首下四
賦也○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謂自何能爾心遠
地自偏脚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十輪山氣日
夕佳飛鳥相與還旋音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賦
大明劉琨曰此篇
寫休閒自得之趣

秋菊有佳色裛露以衣綴其英汎此志憂物謂
也遠去我遠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自傾日入
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舒嘯而東軒下聊復得
休休明辨 天卷之十一 二八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奇姿凝霜殄滅異類卓然見
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一作提壺撫寒
柯遠望時復爲一作後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
與也大明劉琨曰此蓋追思既往
之非以慶今日安節保身之身也

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叶問子爲誰與平
父有好懷叶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叶
縷衣敝叶茅簷下未足爲高棲一世皆尚同叶君
願其泥深叶感父老言稟氣寡叶所諧叶及紆叶回轡誠
可學遲已詎叶豈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叶

咸亨十六句。試也。大明劉勰曰：此詩本為飲酒而作，然當時鄉曲之人，適有相過，侯問勉其仕者，故因興共飲，且述德意之對，恐在我之不可，以成其素志，已定又安肯遠已而徇人也。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迴且長，風波阻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

大明劉勰曰：此篇追述其為會而仕。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而折荆布地。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晉之酒，中有深味。

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也。真汲汲，曾中叟。孔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也，譽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指伏牛，孔安為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六經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也，意飲空負頭上巾。中渡酒，但恨多謬誤，君常恕醉人。

二十句。賦也。大明劉勰曰：貞德秀謂淵明之學自經術中來，今觀此詩所述，蓋亦可見其光能淵明制于酒，雖快飲至醉，猶自警飭而出。語有度如此，其賢於人遠矣哉。

九日閒居并序

晉陶潛

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常恒，一作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數月也。舉俗愛其名，露晝喧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鴈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頽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庶爵耻虛舉，寒華徒自榮。斂襟獨閒誚，緬也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田南樹也。種植園激流植援，爾也。植木當壚以。宋謝靈運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病亦作丘園。中國中屏，上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紅日激澗代汲井，插槿當聲列塘群。木既羅戶，衆山亦當軒。一作牕。葉音。靡迤。趨下田。一作迢遞。瞰高峯，寡欲不期勞，即事罕人功。唯開蔣生徑，求懷求羊蹤。一作。居杜陵竹下，開三遊賞心不可忘。妙善得之趣，冀皆能。一作同。同。明劉勰曰：靈運詩，居石壁，既又上室田南，因役工而作此詩。石門在嶺縣界，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廻溪石瀨，茂林脩竹，大句。宋謝靈運

躋也險築幽居披雲卧石門苦滑誰能步葛弱草
可捫嬾嬾嬾長弱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
佳期何由敦芳塵凝瑤席清醕滿金鐏洞庭空
波瀾桂枝徒攀翻結念為霄漢孤景莫與援
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援早聞夕飈急晚見朝
日暎出始出號崖傾光難晉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
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車出莊子言日出而得以遊日入而息也
慰安營寇營者匪為去聲衆人說真與智者論也
大明列履曰按山居賦有南北兩居自註云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蓋靈運幽隱之志猶以田南山
豈為未深改又此新營也

文庫明辨 卷之十一 三

觀朝雨句 六 齊謝朓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麗日常俗常觀也
復集九成也臺空深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
衣坐重門猶未開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
希驥舉首乘流畏曝鰓江海大魚不得上動息無為龍則曝鰓水次動息無
蕪遂岐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先王之義能去翦
北山萊賦也大明劉琨曰北山萊始任內職所作

宴遊

游西池在丹陽城西 晉謝混

悟彼蟋蟀詩篇唱信此勞者歌見伐木有來月

豈不疾良遊常蹉蛇逍遙越城肆領言屢經迴
阡被陵關高臺眺飛霞友惠風蕩繁園
白雲屯聚也曾阿景日吳鳴禽集水木湛清華
叶胡寒棠順隔蘭汀徙倚引望芳柯夫人指友愆
歲月遲暮也晚獨如何無為牽所思南榮誠其多
無使思慮營營多謂多思慮也

遊赤石 地名在進帆海 宋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宿於淹晨暮陰霞
屢興沒則莫周覽倦瀛壖海餘地况乃凌侵入
窮髮北有真海川后神時安流天吳伯靜不發

文庫明辨 卷之十一 卅二

揚帆采石華挂席亦帆拾海月石華海月溟漲無

端倪音涯虛舟有超越仲連輕齊組子牟魏

名眷魏闕矜也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叶計月請

附任公言終然謝也天伐孔子困於陳太公任在

先竭天伐即先伐之謂也賦也大明劉琨曰史言

靈運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山水偏歷諸賢

動喻旬朔所至得為詩詠此游海一篇亦其體也

未言終然謝天伐其後靈運在臨川為有司所糾

遣使取之乃與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

魯連取竟以此自致天伐徒為空言而不能踐惜

行樂至城東橋句 宋鮑照

大明劉琨曰行樂六臣並作行樂且謂出疾服藥行而宣導之然與謝靈運器不相涉

詳此特字畫之誤今止之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嚴車臨迥陌延瞰歷城
闔蔓草綠高隅城脩楊夾廣津迅風首先旦發平
路塞飛塵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懷金近從利
撫劍遠辭親爭先萬里途各事日午身開芳及稚
節少年含彩吝驚春喻盛年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
淪容華坐消歇端為誰苦辛賦中大明劉瓛曰此
不可徒為淪沒也

石壁精舍

讀書齋謝安宅也

還湖

康中作句十六

宋謝靈運

文休明

卷之十一

廿三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潛忘
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歛暝色雲霞收
夕霏交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
偃息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
試用此道推賦也大明劉瓛曰雲運說十居田南
時復泛舟湖上竹遊舊居此詩也

遊沈道士

名館八十

梁沈約

秦皇始皇御宇宙漢帝武帝恢武功懽娛人事盡情性
猶未充銳意三山海上三山神仙也上託慕九霄中既表祈
年觀去聲秦穆公所造復立望仙官漢武帝寧為聲心好

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遇可淹
留處便欲息微躬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矜
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外物為念在玄空朋
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
一舉凌倒景身在下照故其影倒也無事適華嵩
紅山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賦也大明劉瓛曰
換有志台司而武帝終不用於是猶引止足陳情
老病欲謝事而歸休焉此因遊沈道士館作詩以
見志大舉欲脫迹山林非去塵累唯與朋好賞適
以終餘年而已非若秦皇漢帝貪慕無窮有此也
所謂通雲路凌倒景亦不過寄興而言又極夫登
望知已之人投老而來同意亦可見

文休明

卷之十一

廿四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

八

魏應璩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於問子遊何鄉戢翼
正徘徊胡言我塞門也來將就衡陽山南有棲
羽先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威威反遠行蒙霜雪
毛羽日摧頹反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反
簡大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欲欲反因雲雨會
濯翼陵反高梯反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反
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和顏既以暢乃肯顧
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為聲且極歡情不

醉美無歸凡何敬爾位以副飢渴懷此也大明
復曰易遺龍顯有志弗遂而此詩蓋作於朔方
同之初木領文學之目故借旅摩以自喻也
中刻文學諸君詩向矣在建安間如平原侯王侍
而理義不及或放志以流連哉傾情而收之
不歸唯嗚於飄薄輩萬之中預富貴宴酣之
能以敬位一
為賦豈易得哉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二十

中唐肅應物

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道進池閣

涼煩痾近止一作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慙居處崇未

覩斯民康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跡忘鮮肥錫時禁

休明詩 卷之十一 卅五

蔬果幸見嘗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攸體自

輕意欲凌風翔吳中盛文史群彥今汪洋方知大

藩地一作豈曰財賦強此篇在蘇州詩篇首

兩語即接日前寫出而收守氣索可見辭飲
仰聆一聯正合題意亦可謂樂而不淫者矣

軍中冬燕二十

中唐肅應物

滄海已云晏皇恩猶念勅式燕徧恒秩乘遠及斯

人茲邦實大藩伐鼓軍樂陳是時冬服成戎士氣

益振去平虎竹謬朝寄英賢降卜賓徒罄周旋禮

愧無海陸珍庭中九劔闌堂上歌吹新光景不知

晚觥酌豈言頻單醪昔所感大醪况同欣顧謂軍

中士仰答何由申賦

登覽

登池上樓二十

宋謝靈運

潛蚪龍無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

川忤淵水流曰淵沈進德德進也而施智所拙退耕力

不任徇祿反也窮海卧病對空林衾枕味節候寒

開甕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嶽指初景初景新景

革緒風秋冬之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

鳴禽和邪舒徐傷幽歌幽風七月篇和邪萋萋感楚吟

楚詞招隱篇索居易求久離群難處心持操

文休明詩 卷之十一 三六

豈獨古無悶徵在今七月起大明劉瓛劉瓛自

半載因病登樓而作此詩是時廬陵王未獲故

念及之唐僧清表曰靈運在永嘉西堂夢見惠遠

在言外得非神功之乎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二十

宋謝靈運

援隄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下露

猶玄胡大及逶迤傍隈隩迢遞陟陁奇刑山峴

則典反嶺之過澗既勵急登棧閣木亦陵緬川渚

小曲高者復乘流玩迴轉蘋萍泛沈深菰蒲冒

覆清淺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怨見山阿人辭

蘿若在眼十五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

為美事味竟誰辯指廬陵王為徐美之等諸廢事
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排遣也此篇因登望山小
有微而作

入華子岡在南城驛驛子是麻源仙第三谷
二十

宋謝靈運

南州臨川實炎德桂樹凌傲寒山千輪銅陵銅山

映碧澗石磴瀉紅泉泉自丹砂既枉隱淪客亦棲

肥遯賢險徑無測度天路非術阡遂登群峯首邀

若升雲煙羽人仙絕髮髯丹丘仙人所居之地徒空筌言

蹟圖牒復磨滅碑版誰聞傳莫辯百代世一作後安

宋謝靈運 卷之十一 十七

知千載前且申獨往語出淮南子意乘月弄潺湲

水流恒充備也俄頃用豈為古今然日靈運既至臨

川復得遊名山入華子岡而作是詩初發美

又曰詩稱陶謝向矣鮑明遠謂謝五言如初發美

恭謂康樂問其性靈往往深造自得誠有他人所不

能及者然較之皆即之安義命而不忘憂見

於南山山在南山之北往北山院山也在南山之北

經湖中瞻眺二句 宋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日落憇陰峯舍舟眺迴渚停策倚

茂松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未仰

聆大壑淙淙奔流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屐聲作

解而謂井天地竟何感升井名長皆初

簞竹苞綠籜皮新蒲含紫茸蕭海鷗戲春岸天雞

鳴弄和風撫意化造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

去人古人遠但恨莫與同派遊非情歎賞廢理誰

通賦其大明謝靈運曰此篇特

始安縣江廣西邵還都與張湘州刺史登巴陵

陽城樓作二十 宋顏延之

江漢名水分楚望衡巫二山與南服三湘淪入洞

庭七澤藹草木荆牧日牧外經塗延舊軌登闌訪

宋謝靈運 卷之十一 十八

川陸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復却倚雲夢林

前瞻京作臺園于清霽氣齊岳陽曾暉暉薄

瀾渙庭月懷矣自遠傷哉千里目萬古陳其

往還百代勞起伏與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

請從上世人謂來蕤桑竹歲也大明劉復日宋文

安太守有中書侍郎之召自郡還

晚登三山京口還望京邑十四

齊謝朓

潮浹望長安河陽視京縣洛陽三山而望

也日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

靜如練喧一作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

遙憶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計淚下如沱霰有情知

望鄉誰能髮音軫也不變賦也大明劉履曰勝在

然觀未章則於後篇豹隱之志得無少變乎

行旅

七哀詩二首

魏王粲

西京亂無象初亂豺虎方遘患胡復奔中國

去委一作身適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

攀叶音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叶路有飢婦

人抱子棄草間叶天顧聞號平泣聲揮涕獨不還

文休明辨云卷之十一

三九

猶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叶驅馬奔之去不

忍聽此言叶况南登霸陵漢文帝岸迴首望長安

度叶反悟彼下泉詩篇人喟然傷心肝叶惟天又賦

也大明劉履曰繁以西京亂既不就仕而又遭

地荆楚因道塗所見感傷在昔遺亂思治之人家

而作是詩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叶方舟泝逆流大江日

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映斜暉巖阿增重陰孤狸馳

赴穴飛鳥翔故林流波激清響猿臨岸吟迅風

拂裳袂白露霑衣襟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

桐感人情為去聲我發悲音羈旅無終極憂思去聲壯

難任十八句此篇因久淹荆土感物興哀而作

雜詩十二

晉王讚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靡酒遲

忽至今王事離離我志未開過商參二星昔往鶴

鷄鳴今來蟋蟀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師涓

久不奏誰能宣我心賦也大明劉履曰此行役思歸而作

如作鎮軍

何人參軍經曲阿縣名二十句

晉陶潛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

岐如時來苟冥會不求自宛鬱想通衢投策簡命

又休明辨不卷之十一

四十

晨裝暫與園田疎眇眇孤舟逝懸絲歸思紆葉我

行豈不遲登陟一作十里餘目倦川金異心念山

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

形蹟拘聊且憑化造化遷終返班在廬班固通

已而貽則今甲止仁之所盧賦也大明劉履曰此篇

潛以親老家貧不得已而作此詩也

過始寧縣名野有田田日墅宋謝靈運

東髮懷耿介逐物外物遂推推還還遠志似

如昨二紀及茲年緇磷清臍疲疲蕭蕭懸貞堅

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使平剖竹竹信信中滄

海柱恍過舊山叶輪反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通
而上上洞巖峭嶺獨壘洲紫渚下連縣白雲抱
幽石綠篠竹媚清漣小葦宇臨列江築觀去聲基
層巔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為樹粉檉為楓
母令孤願言賦大明劉履日按會稽志東山西
蓋其祖父故宅在焉宋史所謂傍山帶江蓋
幽居之美者也此詩因之永新得過此而作

富春渚在富陽縣

宋謝靈運

靈運自始寧墅將赴永嘉由浙江浙
流而上每過山水佳處輒暫駐記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緬雲霧赤亭赤亭山
嵒傍江無淹薄遡流觸驚急臨圻同曲也阻參

文本月粹

卷之十一

四一

反錯岸石巖亮之泊昏分去聲泊昏無人欲與列
百仞之崖而射獵冠險過呂梁名壑名至水坎
伏地流汗不能復險過呂梁名壑名至水坎
至之宜便平背燕山之象貴止止則平生
協意合幽期淪蹟困微弱久露千祿請始果遂遠
遊諾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懷抱既昭曠外物
徒龍蟄之理也

之宣城名出新林浦向版橋句

齊謝朓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
樹旅思倦搖搖無定孤遊昔已屢反既懷懷祿

情復協滄洲海中趣驚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
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大夫答子治陶三年名
諫曰南山有玄豹隱霧雨七日不下食飲澤其毛
以成文章今夫子能薄而官大是不謂賢者隱功而
大明譽復曰朕始知出守宣城而於途中作此詩以
寫夫江路遠景且言此喜得豫而於途中之趣
則蓋塵自此隔絕矣蓋是時明帝方試君自立而
意遠矣。公優又曰天際歸舟雲中江樹雨語殆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日華川上動風光草
際浮同一巧媚無復古人渾厚風氣亦在所當削
者然以終篇較之猶為彼善於此故
姑存之而省其說使讀者知所辨焉

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句

初唐薛稷

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一

四二

波西望咸陽塗日暮愁思多傳巖既紆鬱首山
亦嗟我慄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歌客遊節向回一作
換人生知幾何賦也大明劉履曰此詩從容於
振者所及杜子美有云少保有古風
得之陝西篇信夫惜其詩不多見耳

赤谷十六句此下四

盛唐杜甫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
期晨發赤谷亭險難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
載脂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穉饑悄然村墟迴煙火
何由追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求
為高人嗤

寒破針二

盛唐杜甫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上
霜天寒寒碲不可度我實衣裳單况當仲冬交泝
沿增波瀾野人尋煙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安
未敢辭路難

石龕針六

盛唐杜甫

能罷咆我東虎豹號聲我西我後見長嘯我前俄
戎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
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爲
官采美箭箭五歲供梁齊

文律用辨

卷之十一

四三

盡無以充提携奈何漁陽騎安祿山颯颯驚
賦也○文起公曰到境扶風歌兩句則明
我字此篇與句連用四我字乃甫新格也

成都府針六

盛唐杜甫

駢駢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興忽在天一
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去
日長曾同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
簫聞笙簧信美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
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之高衆星尚爭光自古有騷
旅我何苦哀傷

史思明之徒尚在也

南澗中題針六

中唐柳宗元

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
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蔭
舞淪淪小風水或文轉如去國竟已游懷人淚空
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祇
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懷古

七哀詩四針

晉張載

文律用辨 卷之十一

四四

比芒字本作印何壘壘高陵天子墓有四五借
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恭帝陵遙相望原
陵武鬱臨臚武季葉世喪離起賊盜如豺虎
毀壞過一抔便房室中啓幽戶珠柙物
離玉體珍寶見剽及虜國寢化爲墟周墉
無遺堵蒙籠荆棘生蹊徑登童豎狐兔窟其
中燕穢不復掃及頽隴並墜發萌同隸營農圃
昔爲萬乘君今爲丘中土故彼雍門言謂
君曰君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
兒欲盜而而其子之懷也曰孟嘗君
嘗君聞之淚下承其懷愴哀往古曰此大月劉發

道亦感而有賦友其言之詳而哀之辭讀者不能無感云

桃花源詩三十

晉陶潛

桃源本東漢縣名屬武陵郡晉孝武帝太元中武陵人緣溪捕魚忘路之遠忽逢桃華林夾岸發百步盡水原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舟入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其中屋舍雖大種作衣著悉如外人自言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不復出焉問今是何世亦不知其年所設酒食皆數日歸詣太守說其事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遂迷小復得家蘇氏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攷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蜀青城山有老人持道極險遠生不識鹽豉其人多壽至有五世孫者近道稍通齊能致五味而壽益衰嘗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也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一

四五

羸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一作稷隨時藝春蠶收長一作絲秋熟靡無王稅荒路暇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冠一作無新製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請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歷牘自誌四時自戍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敵神界更及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計及顧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情桃源人也

遷至梁城今歸德府作二十 宋顏延之

眇然絕軌路長樵悴征戍勤昔邁先去徂師今來後歸軍振策賅東路傾側不及群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丘隴填郭郭銘志滅無文木石局開塞幽闐墓門黍苗延高墳惟彼維去門子吁嗟孟嘗君註見前七愚賤同埋滅尊貴誰獨問焉為文遊客憂念坐自殷憂此代知有宋云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冬太尉劉裕延之馬梁章世中奉軍使至洛陽還過梁城而作是詩言梁之敗洛道中作三詩文詞深麗為謝瞻傳亮所賞然其北使一篇但懷怨數曾無王事加監之憂故不列若此篇之觀景增情感今與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一

四六

和伏武昌武昌太守登孫權故城即武昌

齊謝朓

炎靈指遺劍爾當塗騎龍戰聖期五百千王缺中壤霸功興寓古字字縣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此二句並矜帶窮巖險帷帝音盡謀選北拒周瑜皮曹溺駿戰敗馬西龕戰同陸遜收組文者練袍江四一作海既無波俯仰流英昭表見類榮裡郊卜揆度方崇離殿釣臺臨講閣樊山仙開廣譙文物共歲發聲明且葱蒨三光厭分景

書軌欲同薦參差世一作祀祀忽寂寞市朝變舞
 館識餘基歆梁歌聲所想道轉一作轉故林衰木
 平荒池秋草徧雄圖悵若茲茂宰精伏深遐聽幽
 客滯江臯從賞華纓弁屹清卮阻獻酬良書所和
 限聞見幸藉芳音指伏武昌多承風采餘綯彩于
 役儻有期鄂渚同游衍去聲遊樂寬縱之意宣
 城詩聞伏武昌登城懷
 古而有作武昌送和之

宋体明辨
 不卷之十一

四七

文體明辯卷之十一



ZW 21181000584561